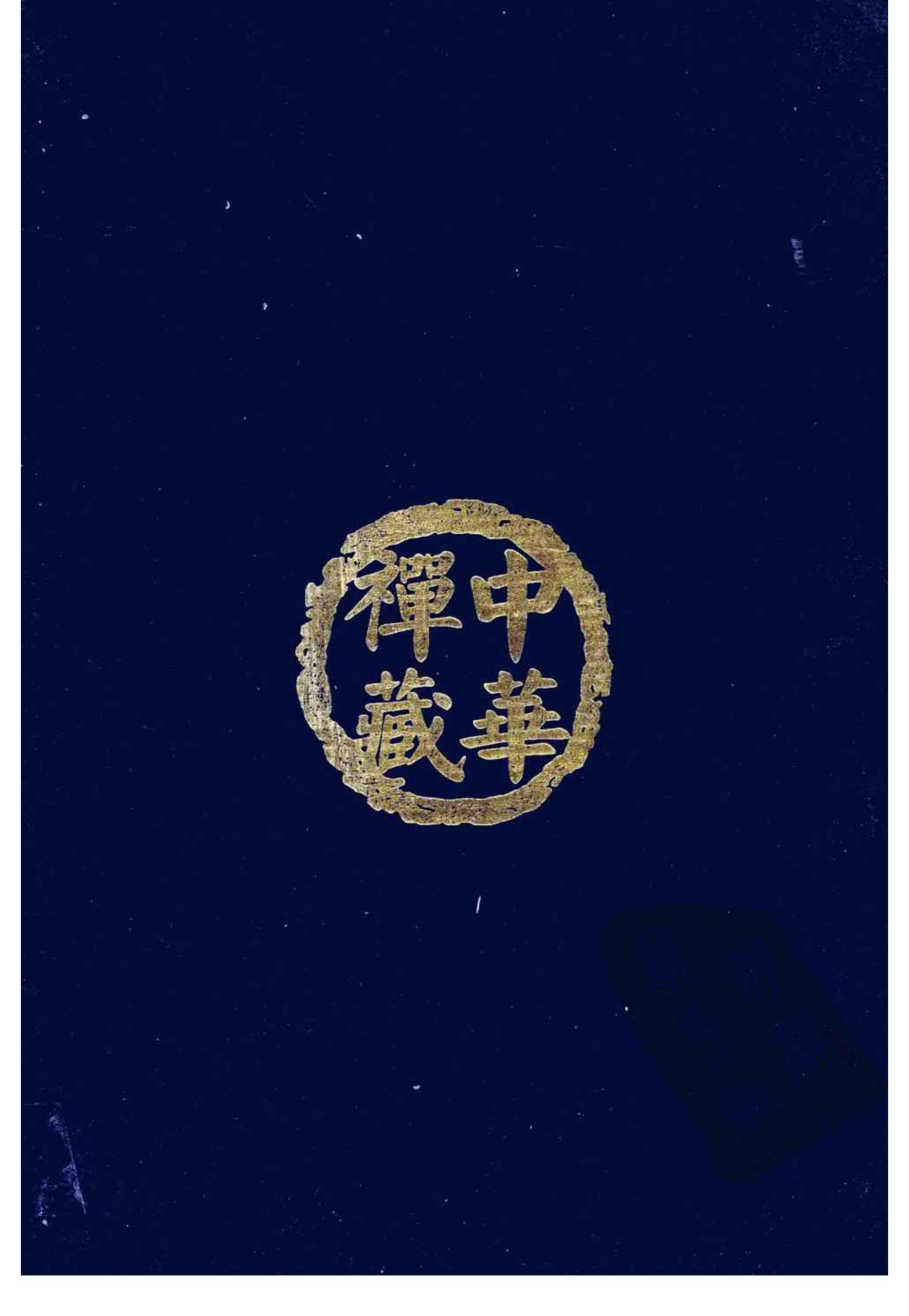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二四

(24)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解　題

一、續燈正統

編譯組

全書四十二卷。清・別菴性統編。清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序刊。本書主要輯錄南宋至明四、五百年間，曹洞、臨濟二宗高僧的列傳。作者有意承繼「五燈會元」，並補其未備。

所收人物，臨濟宗自大鑑十六世大慧至大鑑三十一世、大鑑十六世虎丘起至大鑑三十五世止；曹洞宗自大鑑十六世至大鑑三十七世止。卷末另收未詳法嗣者六人。總計約二千三百人。卷首有楊雍建、姜宸英等及作者的序文，其次爲凡例。

二、普陀列祖錄

編譯組

全書一卷。清・潮音通旭編。本書主要輯錄普陀山普濟寺開山眞歇清了禪師以下，歷代祖師的傳記語要。作者在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一六九六）作序後，三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即去世（世壽五十）；弟子古心明忞禪師乃將其行業語要補於書後，並添加自己的法語。

卷末另收有「他山知識，來山光揚宗要者」五人的機緣語要。

三、黔南會燈錄

編譯組

全書八卷。清・善一如純輯。清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序刊。主要輯錄明、清兩代黔地諸師的機緣語要。黔者，指黔州（縣治在今四川省彭水縣）。作者鑑於「披閱傳燈，見古今尊宿名目，多在江浙諸省，惟黔中未見片言點墨」而遍歷黔州諸郡，彙收全黔諸家語錄，編成此書。書中所收禪師，以四川出生者爲主，旁及雲南等地，計一一九人。

各卷內容如次：

卷首：收程春翔、杜臻的序文及編者的源啓，其次爲凡例、目錄。

卷一：收臨濟三十二世破山海明法嗣象崖性珽等五人，以及性珽的法嗣三人。

卷二：收海明的法孫語嵩傳裔等十一人。

卷三：收述中合舜等十三人。

卷四：收臨濟三十四世天童下第四代漢月下之雲空，以及破山下竹航等八人。

卷五：收傳裔法嗣宗風佛定等二十一人。

卷六：收海明法嗣大雲通醉之法孫劍端等十三人。

卷七：收海明法嗣靈隱印文之法孫樂叱等六人、曹洞三十一世雲門下第四代淡雲明光等二人、宿士類八人、傳裔法孫古雪海智等十三人。

卷八：收海明下敏樹如相之法曾孫省參海寧以下，至編者善一如純等十二人。

綜觀全書，以臨濟宗天童圓悟之法嗣破山海明的法系，人數最多。至於卷末編者的語錄，以及續補的部份乃後人所添加。

四、緇門世譜

編譯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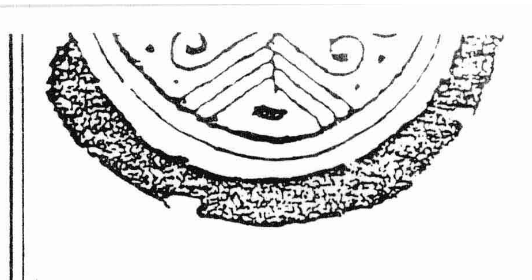
全書一卷。清・迅雷明喜等編。清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序刊。本書是爲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五宗的源流世譜；由臨濟宗第三十世迅雷明喜禪師及十方緇素所編。書中分「祖圖」「宗派」兩部份，明示五宗分派的系譜及各派的特色。卷首題名「釋氏源流五宗世譜定祖圖序」的序文，對五宗的源流及該書的緣起，有詳細的說明。

五、南嶽單傳記

編譯組

全書一卷。清・繼起弘儲（退翁）表、南潛評。清康熙年間（一六六二～一七二三）刊行。作者爲臨濟宗僧侶，認爲「臨濟氏承南嶽之明命，秉統五宗，以照耀南天下，于諸宗獨尊」，主張南嶽系爲中國禪的正系，而將釋尊至般若多羅的西天二十七祖、菩提達摩至曹溪慧能的東土六祖，以及南嶽懷讓下迄自身——衡州南嶽般若寺退翁弘儲，統括爲南嶽六十九祖。本書即輯錄此六十九祖的列傳語要；各傳末尾均附有「表」、「評」。

目次






續燈正統

清・性統 編



續燈正統序

蓋聞普陀之勝無窮也去四明雖云纔數百里然大洋當其前西望外國三韓諸山若在杳冥北接蓬萊其東則高麗日本蒼茫雲靄間當海濤盛壯排空觸岸之時風與水相搏咫尺不能辨而魚龍變怪俄頃百出及天地開陰夜起踞高項視日初出滉漾巨浸中海盡赤已而跳踴出天末光射水猶吞吐久之余素疑所聞亟欲往一觀其奇意名山大海靈異所出沒必有恢奇之人深潛好學之士出乎其間而往來禱祈者率商賈豎子無文士可與語即求諸方外禪棲釋衲之倫亦絕不可得余益疑之別菴禪師本蜀人故高峰法嗣自蜀來浙禮徑山訪天童遂住錫普陀今年謁余武林出其所著續燈正統問序於余余觀其條析世系南能北秀派別宗分殆合五燈為一豈維摩法所謂無盡燈者耶雖然薪盡則火傳然必有最初之一薪今自別公溯大慧得十有七世大慧至達磨當得幾世耶由達磨以上至於釋迦為二十八祖乃釋迦未生前一劫必有一佛凡更七劫而得七佛即又當幾何世耶別公深潛好學必能為余述之余又聞達磨自西浮海至金陵倡其教於中國今別公乃復從中國振宗風於海外豈恢奇之至將借普陀大士隱現山海俾人世終莫可得見耶他日登四明山望洛伽數百里外有光氣燭天與日光爭輝耀者必是書所在也于是乎序

康熙丁丑秋七月

賜進士第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巡撫貴州兼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法末海寧楊雍建拜撰

序

先聖有云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自達磨傳其道入東土其為道也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明心見性了生脫死予初探其門庭竟無所得且于履踐毫不相應然遇出世弘道之士擎拳豎指棒喝交馳一語一默間儼若過屠門不能禁其大嚼

也壬申春泛南海登普陀得晤別庵和尚與語連日知為大慧十七世孫也暗頷而還次年和尚以所集續燈正統徵序于予予既不能窺其門庭又安敢于和尚前作詮語哉然細詳是編以南宋為始要歸于今日補集五燈之未備是之謂續燈也以濟洞分列各清其授受表彰二桂之昌榮是之謂正統也燈續而統正將見燈燈不滅千載流光直使人人明心見性了生脫死所謂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旹

康熙癸酉春二月慈溪法弟姜宸英拜撰

序

瞿曇老子受然燈記莂為禪燈之始祖厥後祖祖相傳燈燈相續其統不亂雖其間有垂手入廛者有孤峯獨宿者有秉擅化權者有單提正令者其報緣不同其正統則一也或有化行於東南而不行於西北或有化行於西北而不行於東南皆本於報緣耳咸出自正統也徑山之下有聚雲慶忠高峯諸和尚相繼重振臨濟之道於西蜀別菴和尚嗣高峯老人西來江浙掃祖塔於徑山據師位於普陀而於鉗鎚獅象之餘志存表彰世系將濟宗先自曹溪十六世徑山編起至曹溪三十一世止次自曹溪十六世虎丘編起至曹溪三十五世止復將洞宗自曹溪十六世雪竇編起至曹溪二十七世止又收未詳法嗣及補遺共四十二卷名之曰續燈正統其心公其識遠其才全眞可與傳燈會元諸錄並行於天下後世矣後之讀斯編者忽然藥著礚著洞見古人心肝五臟未必無其人也余與和尚忝屬同門頹齡之際獲見是書喜不自勝而為之序

旹

康熙壬申夏五上澣

奉直大夫商州牧前知新寧欒城兩縣事同門法弟嘉禾沈廷勱克齋氏拜撰

續燈正統序

釋氏之有燈錄。亦猶儒家之有通鑑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歷代人君經國治民之政事。皆載於通鑑之中。自釋迦東西諸祖。以至歷代禪師明心悟道之機緣。皆載於燈錄之內。然精一執中。建中建極。帝王之所相傳也。是經國治民。何嘗不本於心哉。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經論之所稱讚也。是明心悟道。何嘗不利於生哉。荆菴和尚承嗣高峰。乃大慧十七世孫也。丙寅歲自西蜀來江浙。掃祖塔於徑山。寄杖錫於天童。余與提臺陳公。暨合郡諸先生。同請主持普陀鎮海禪寺。宗風丕振。道譽遍聞。名山藉以益著矣。壬申秋。以所編續燈正統。索序於余。其曰正統。可知其所編不苟也。余展閱數四。方識徑山虎丘之下諸禪師。如是明心。如是悟道。如是接物利生。與吾儒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以異哉。荆和尚妙齡開法。乃有餘力。編集續燈。表揚正統。豈非再來人乎。雖然如是。中峰禪師有云。未生佛祖。早傳此燈。又作麼生。請和尚下一轉語　　眥

康熙壬申桂月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

予告養親兵科給事中加七級法弟屠粹忠頓首撰

自序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末爲迦葉看破。達磨西來十萬餘里。終被神光得髓。三傳而信心銘出。六傳而壇經行。皆以闡發三藏十二部之幽微。人以法顯。法以人傳。雖曰不立文字。究亦何嘗離文字哉。繼後二桂騰芳。五燈續談。殺活齊施。縱擒並用。有權有實。雙放雙收。立賓立主。行棒行喝。所謂痛快謹嚴。高古細密。簡明發於開示。則有上堂小參。形於煅煉。則有示衆普說。見諸著述。則有偈頌著拈。別代徵評。曲盡旨趣。顯者微之。幽者闡之。即半言隻字。具大關鍵。積卷浩繁。汗牛充棟。歘歘盛矣。運會相繼。隆替不常。歷宋季元明。四五百年間。或時際迍邅。或地阻南北。行道之士。圖於偏都小邑。經世之言。沒於荒煙

蔓草。人幾論喪。法亦式微。猶幸道不終泯。理有來復。山邊水邊。尚有一箇半箇。絲繫九鼎。任荷千鈞。宗風賴以不墜也。延至明季隆慶萬曆間。如虎丘十八世。有龍池得法於善果。維時正統尙絲懸也。後得天童磬山。其道大振。又十八世。有南明得法於車溪。維時正統亦絲懸也。後得鴛湖。其道大振。如雪竇十九世。有廪山得法於宗鏡。維時正統亦絲懸也。後得壽昌。其道大振。又二十世。有大覺得法於少室。維時正統亦絲懸也。後得雲門。其道大振。如大慧十三世。有朝陽得法於秦嶺。維時正統亦絲懸也。後得聚雲。其道大振。一時法社星列雲布。互相激揚。不但荷包衲子。專趨向上。即朝臣碩士。亦知問道。徵心況值

昭代鼎興。

世祖章皇帝徵書四出。崇重法門。

當今聖主巡幸。通都大旌名剎。賜雲林額於靈隱。問栢樹話於夾山。信宿玄墓。再遊虎丘。登報恩之塔。步昭慶之壇。

賜祭

勅建金山普陀之梵宇。華宮沙門

詔見。徵問玄旨。單傳之道。於玆益著。荷擔斯道者。無時不以提持後學。開鑿人天。爲已任。廣行著述。積卷浩繁。又不啻汗牛充棟矣。但前輩錄多單本。或塔銘傳記。殘碑斷簡。中存十一于千百。諸方各闡已宗爲急務。或揀收失於刻。或博採流於濫。予因不辭固陋。會輯是編。惟冀後之來者。覽是編而有補焉。試觀南宋大慧虎丘定菴諸祖大振臨濟曹洞。凡子若孫。以一傳百。類皆奉詔說法。承旨開堂。生有封。死有謚。帝王重法。何其隆也。然盛極而衰。其弊至於市源流。賣虗聲。倚權附勢。稱楊稱鄭。勢固然也。實人致之。迨明季乘願扶危者。若龍池南明大覺廪山朝陽諸師。出參尋諸方。退守林泉。不務衒鬻。不博名高。輙計數十年。不輕見人。所接類皆銅頭鐵額。克振家聲。若天童磬山鴛湖雲門壽昌聚雲諸

師地隔千里實同一心名山大刹竪幟相望衰
極而盛時固然也亦人爲之然今盛矣予於此
又不無履霜之懼妄操著述之權非得已也其
庶幾藉法以顯人因人以傳法耳

康熙辛未歲夏五月下浣西蜀高梁嗣祖沙門性
統題於普陀之正續堂

凡例

一傳燈錄始於宋景德道原禪師繼則李遵勗居士集廣燈佛國白禪師成續燈晦翁明禪師作聯燈雷菴受禪師著普燈五燈盛行其考詳其詞博矣大川濟禪師乃輯之爲五燈會元上自迦文下及大鑑十八世考精論確無遺議者慨自明中葉法運中衰語多遺失雖大報恩刻有續傳燈南石秀禪師有增集奈考世不廣近代燈錄疊出曰補燈曰續略曰纘續曰存稿曰大統曰寶積纘述去取各有所尚是編特搜群集會爲大成與廣潤僧寶傳互相發明曰續燈仍舊名也曰正統昭法系也

一派別支殊淵源則一紀世總標大鑑千百世分門之漸自可永杜

一大鑑十六世至十八世已載會元茲復從十六世起者以濟下兒孫俱出大慧虎丘亦猶上之南嶽青原也表其所自且以補會元之未備

一大慧虎丘同出臨濟從而分列葢依平陽弘覺禪師禪燈世譜且二師傳嗣延促不同不能齊於一世而止也至於昭穆竝如會元世譜不敢涉私

一源流各有嫡出惟嫡子孫奉嫡宗祖非他人可以妄冒者如虎丘源流中海舟普慈永慈之悞已考定於存稿寶積僧寶諸集中茲仍其舊

一曹洞丹霞下五代大統删出以鹿門覺即淨因覺直接芙蓉楷常考南石秀禪師增集續傳燈與大統無異編稿已定適得鼓山爲霖沛禪師源流辨謬甚言大統並增集之悞因列如遠門續略亦曰他家自有兒孫在

一宗師語句法眼所存即一言半句可續正宗其上堂小參偈頌機語悉採諸家成集述而不作

一著述固為流通宗眼然存人為最其有未得語句者亦載於目錄中俟後有志蒐羅之士庶得因名增補也

一有嗣無錄者註曰不列章次嗣不可考者註曰無傳凡郡縣山寺稱呼俱遵近代免翻閱者猶豫

一濟宗自大鑑十六世大慧起至大鑑三十一世止大鑑十六世虎丘起至大鑑三十五世止洞宗自大鑑十六世起至大鑑三十七世止計卷四十二計冊十未詳法嗣附於卷末

續燈正統目錄

勝因靜禪師法嗣靜嗣泐潭乾

萬壽普信禪師　慧日興道禪師

光孝果慜禪師　崇寧超禪師此後無傳

廣教鸎禪師　法慧沖禪師

雪峰有需禪師法嗣需嗣泐潭乾

雪峰慧忠禪師　淨衆全禪師此後無傳

天寧靖禪師　鼓山宗譯禪師

陳易體常居士

明招慧禪師法嗣慧嗣圓通仙仙嗣東林總

石塔禮禪師　淨光和尚無傳

祥符立禪師法嗣立嗣圓通仙

報慈淳禪師

浮山眞禪師法嗣眞嗣圓通仙

靈巖徽禪師

大潙智禪師法嗣智嗣道林一一嗣祐聖宮宮嗣黃龍南

雲菴澄禪師無傳　石霜能禪師

泰岳久禪師　陳與義居士

淨因成禪師法嗣成嗣智海平平嗣大潙喆喆嗣翠巖眞

瑞巖如勝禪師　治父道川禪師

大鑑下第十七世

育王裕禪師法嗣

清涼坦禪師　淨慈師一禪師

道場法全禪師　鼓山道昇禪師

雲巖法秀禪師此後無傳　連雲行敦禪師

天目肇禪師　安巖古禪師

上巖詠禪師

大潙泰禪師法嗣

慧通清日禪師　靈巖仲安禪師

正法灝禪師　昭覺辨禪師

護國元禪師法嗣

國淸行機禪師　焦山師體禪師

華藏智深禪師　上竺圓智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

卷六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七世

天童芟菴晃禪師此後無傳　萬壽無證了修禪師
徑山寶印禪師法嗣
金山道奇禪師　金山永聰禪師
疎山本禪師法嗣
華嚴權禪師無傳
楚安慧方禪師法嗣
和菴若禪師此後無傳　訥菴俊禪師
雙林德用禪師法嗣
三峰印禪師
靈瑞肱禪師法嗣
福嚴傑禪師無傳
慈化印肅禪師法嗣
佛慧清禪師此後無傳　鐵牛禮禪師
盤龍和光世禪師　衲僧俊禪師
龜峰慧光禪師法嗣
徑山元聰禪師　雪峰元肇禪師此後無傳
報恩智因禪師
隱靜彥岑禪師法嗣

福嚴禮禪師不列章次
玉泉宗璉禪師法嗣
玉泉希瀫禪師
大潙行禪師法嗣
德山子涓禪師　德山師本禪師此後無傳
無為悟禪師　永福衝禪師
大洪祖證禪師法嗣
萬壽師覲禪師　玉泉恩禪師此後無傳
丞相益國周公　監丞周成乘居士
雲居德會禪師法嗣
萬松大璉禪師
竹林寶禪師法嗣
竹松安禪師不列章次
萬年賁禪師法嗣
龍鳴賢禪師　大潙鑑禪師
天童從瑾禪師　智門景蒙禪師
投子還菴淳禪師此後無傳　全菴存禪師
筠谷達禪師

護國宗禪師　慧雲祖禪師
華藏無見禪師　佘放牛
無疑定禪師此後無傳　趙信菴
石霜印禪師法嗣
金牛眞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眞翁圓禪師
囊山秀禪師法嗣
鼓山正凝禪師　雙林介禪師
石室彌堅禪師無傳
海西容菴海禪師法嗣
慶壽中和璋禪師　葛盧覃禪師
虛菴歛禪師法嗣
千光西禪師不列章次
卷八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中竺有禪師法嗣
眞覺信禪師　信翁朝禪師此後無傳
痴牛愚禪師　明叟宗禪師

鳳幡中禪師法嗣
呂鐵船居士　南華古衲尊無傳
華藏見禪師法嗣
金芝之念禪師
眞翁圓禪師法嗣
天寧教禪師
金牛眞禪師法嗣
普明寬禪師　毒蛇善禪師
鼓山凝禪師法嗣
瀫山德異禪師　海珠鎭禪師不列章次
慶壽璋禪師法嗣
慶壽印簡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眞覺信禪師法嗣
天寶法樞禪師
大慈巖成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空海源禪師
普明寬禪師法嗣
龍池永寧禪師

鄭昂居士　徑山有才禪師
大悲閑禪師　華嚴覺印禪師
福嚴了賢禪師　慶成沖禪師
報恩崇海禪師　光孝祖彥禪師
薦福妙照禪師　博山能禪師
石門仁禪師　龍翔宗常禪師
蔣山恩禪師　蔣山等詮禪師
光孝圓禪師　墨水曇振禪師
秀峰南禪師　法濟僧鵬禪師
報恩行禪師　薦福普仁禪師
玉泉道成禪師　大溈如晦禪師
興王如沼禪師　明招觀禪師
法宏禪師　從慶慶禪師
光孝立禪師　石泉詠禪師
大明廣容禪師　明招徹禪師
正法秀禪師　昭覺祖明禪師
正煥上座　仰山圓禪師
潭柘圓性禪師　嗣西尼眞如禪師

大鑑下第十八世

教忠彌光禪師法嗣

法石慧空禪師　淨慈曇密禪師
青原性菴唯禋禪師　道一維那（此後無傳）
雪峰元鑒禪師　報恩智因禪師
徑山元聰禪師　樵隱陳安節

東林顏禪師法嗣

公安遯菴祖珠禪師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
淨慈肯堂彥充禪師　智者元莽眞慈禪師
昭覺紹淵禪師　徽州簡上座
資福遂良禪師　萬年荷屋常禪師（此後無傳）
積善道昌禪師　保福清皎禪師
護聖麟菴開禪師　棲賢辨禪師

西禪鼎需禪師法嗣

鼓山木菴安永禪師　龍翔栢堂南雅禪師
天王志清禪師　劍門安分菴主

東禪思嶽禪師法嗣

鼓山宗逮禪師　徑山德潛禪師

雪峰北山信禪師
育王笑翁妙堪禪師法嗣
薦福無文燦禪師
杭州殊勝圓明因禪師（此後無傳）
黃龍東湖祥禪師
育王從廓禪師法嗣
開元宜意禪師（無傳）
大鑑下第二十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太原苦口良益禪師
徑山珍禪師法嗣
徑山行端禪師
曹溪覺禪師（無傳）
淨慈東叟穎禪師法嗣
江心一山了萬禪師
獄林栯堂益禪師
智者自閒禪師
龍濟友雲鑒禪師法嗣
徹菴見禪師（不列章次）
無方安禪師法嗣

枯木榮禪師
育王物初觀禪師法嗣
徑山晦機元熙禪師
用潛明禪師（無傳）
徑山偃溪聞禪師法嗣
徑山妙高禪師
何山鐵鏡至明禪師
天童止泓鑑禪師
雪峰平楚聳禪師（此後無傳）
北禪毒果因禪師
草堂隆禪師
南山壽禪師
徑山淮海肇禪師法嗣
虎丘孤巖啓禪師（無傳）
天童弁山阡禪師法嗣
圓通雪溪逸禪師
雙林介石朋禪師法嗣
靈隱祖闇禪師
靈隱普濟禪師法嗣
天童石門來禪師
雪竇野翁炳同禪師
蔣山東叟愷禪師（無傳）
天寧無鏡徹禪師法嗣

龍翔大訢禪師　保寧天倫禪師
育王祖瑛禪師　中竺正逵禪師
天衣子清禪師　祥符念常禪師
淨慈會禪師　南禪覺岸禪師
東林東暘德輝禪師此後無傳
虎丘雪窓普明禪師　平川濟禪師
別峰一雲大同禪師

徑山雪峰高禪師法嗣

東林古智哲禪師　中竺一溪自如禪師
徑山本源善達禪師　天童恠石奇禪師
龍嵒眞首座　國清無我親禪師無傳

何山鐵鏡明禪師法嗣

恭都寺

天童止泓鑑禪師法嗣

道場思珉禪師　萬壽竺田汝霖禪師

靈隱闇禪師法嗣

東林宗廓禪師　楚石琦禪師此後無傳
雪岑立禪師

雪竇野翁同禪師法嗣

嶽林水南湘禪師無傳

灌溪昌禪師法嗣

無積衆禪師無傳

卷十五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汾州筏渡普慈禪師法嗣

相國道顯禪師

靈隱林禪師法嗣

石田耕禪師無傳

徑山古鼎銘禪師法嗣

天寧力金禪師　竺曇敷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本空相禪師
徑山象源仁淑禪師此後無傳　萬壽天淵濬禪師
印宗密禪師

國清夢堂曇噩禪師法嗣

天台智巖禪師此後無傳　岱宗泰禪師

天寧楚石梵琦禪師法嗣
瑩中景瓛禪師 此後無傳　祖光上座
徑山智及禪師法嗣
靈隱忻悟禪師　天龍道衍禪師
萬壽仁禪師法嗣
用愚顏禪師 無傳
徑山文琇禪師
靈隱明禪師法嗣
雙林正菴闇禪師 此後不列章次　碧峰無作禪師
敏中智禪師 此後無傳　仲謙益禪師
西緒纘禪師
徑山復元報禪師法嗣
損菴義禪師 無傳
靈隱濬禪師法嗣
禪慧智湛禪師 此後無傳　龍山普明禪師
昭福楚馨禪師
龍翔訢禪師法嗣
天界慧曇禪師　天界宗泐禪師

中竺庭俊禪師　圓通崇裕禪師
資聖仲銘禪師　靈隱輔良禪師
淨慈懷渭禪師　靈石一舟蓮禪師 此後無傳
仲邠岐禪師　芳林啚禪師
仲達景禪師　景南亨禪師
性原道禪師
保寧倫禪師法嗣
薦嚴物先義禪師 不列章次　笑菴愈禪師 此後無傳
玉剛瓌禪師
道場琨禪師法嗣
愚溪智禪師 不列章次
萬壽槑禪師法嗣
道場明德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相國顯禪師法嗣
小菴行密禪師
天寧西白金禪師法嗣
保寧覺慧禪師　白石瑄禪師 無傳

卷十六

臨濟宗

萬松慧芝禪師法嗣
雲巖燈古禪師　聚雲燈世禪師
岫崖燈燦禪師
寶峰鐵眉麗禪師法嗣
天寧燈嵩禪師　提督陳世凱居士

卷十九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七世

虎丘紹隆禪師法嗣
天童曇華禪師

大鑑下第十八世

天童曇華禪師法嗣
天童密菴咸傑禪師　光孝善登禪師
南書記　侍郎李浩居士
教授嚴康朝居士　鳳山守詮禪師（此後無傳）
禾山心鑒禪師　智者滿禪師
何山煥禪師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靈隱崇嶽禪師　臥龍祖先禪師
薦福道生禪師　天童自鏡禪師
淨慈慧光禪師　隱靜致柔禪師
靈隱了悟禪師　蔣山慶如禪師
承天允韶禪師　侍郎張鎡居士
栢庭文（不列章次）　業海茂（無傳）

卷二十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世

靈隱嶽禪師法嗣
天童文禮禪師　道場普巖禪師
金山善開禪師　華藏覺通禪師
龍翔希璉禪師　瑞巖光睦禪師
道場悟心禪師　雪竇範禪師
瑞巖岳禪師　雪竇仲謙禪師
淨慈道禪師　虎丘曇禪師
諸菴肇禪師　秘監陸游居士

臥龍先禪師法嗣
徑山師範禪師　靈隱法薰禪師
雲居慈覺禪師　大慈道傳禪師
薦福生禪師法嗣
徑山道冲禪師
天童自鏡禪師法嗣
育王有照禪師　淨慈沅禪師
法石智禪師　西禪圓禪師
報恩先禪師　公安錫禪師
岊翁淳禪師　鼓山元智禪師此後無傳
無已謙禪師
隱靜致柔禪師法嗣
虎丘元禪師

卷二十一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天童禮禪師法嗣
育王如珙禪師　淨慈行鞏禪師

天寧衍禪師　虎丘靖禪師
翠巖守眞禪此後無傳　月庭華禪師
道場普巖禪師法嗣
徑山智愚禪師　天童衍禪師
金山開禪師法嗣
徑山心月禪師
華藏通禪師法嗣
徑山虛舟度禪師
瑞巖岊禪師法嗣
萬壽辯禪師　虎丘義禪師
雪竇謙禪師法嗣
承天夢眞禪師　慧嚴泳禪師
一關溥禪師　國清澤禪師
雪竇昭禪師
淨慈道禪師法嗣
萬壽嶽禪師　仰山無禪信禪師無傳
徑山範禪師法嗣
仰山祖欽禪師

卷二十二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徑山範禪師法嗣

淨慈妙倫禪師　天童了慧禪師

靈隱寧禪師　天童祖智禪師

雪峰一禪師　天童明禪師

雪竇紹曇禪師　雪峰可湘禪師

光孝輝禪師　國清源禪師

東林直禪師　無學元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江心元菴寧禪師　雪竇方巖堍禪師（此後無傳）

東山日禪師　石梁忠禪師

頑石玉禪師　劍關益禪師

牧溪常禪師　松巖然禪師

靈隱熏禪師法嗣

淨慈慧禪師　中竺珂禪師

國清虛舟心禪師（此後無傳）　靈隱一如因禪師

徑山冲禪師法嗣

神光隆禪師　高臺應禪師

天童敬禪師

育王頑極彌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蔣山正叟心禪師

淨慈無文傳禪師　石霜西溪心禪師（此後無傳）

開先別翁甄禪師　艮山沂禪師

東山東岡省禪師

育王照禪師法嗣

道場介清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育王珙禪師法嗣

薦福妙道禪師　保寧清茂禪師

天衣覺恩禪師

淨慈奎禪師法嗣

靈隱德海禪師　天寧景曇禪師

虎丘壽永禪師

徑山愚禪師法嗣

虎丘雲禪師　定水妙源禪師

靈石芝禪師（無傳）

徑山月禪師法嗣
南叟茂禪師　雲谷慶禪師此後無傳
明巖徹禪師　北堂森禪師
南洲珍禪師
徑山度禪師法嗣
徑山淨伏禪師　天童坦禪師
玉山德珍禪師不列章次
承天眞禪師法嗣
澤山咸禪師無傳

卷二十三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仰山欽禪師法嗣
天目原妙禪師　靈雲持定禪師
徑山希陵禪師　能仁圓至禪師
鐵山瓊禪師　匡山原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默翁一禪師　海印如禪師
陡涯戒禪師　道場信禪師

淨慈倫禪師法嗣
瑞巖寶禪師　絕象鑑禪師
永宗本禪師　竹屋簡禪師
古田垕禪師不列章次　雪山曇禪師此後無傳
竹山圭禪師　藏室珍禪師
天童慧禪師法嗣
天童淨日禪師　月澗明禪師不列章次
本翁訥禪師無傳
雪峰湘禪師法嗣
開元斷巖妙恩禪師此後無傳
大圭木禪師　開元正悟契祖禪師
無學原禪師法嗣
蔣山忠禪師　高峰日禪師不列章次
方外圓禪師無傳
江心寧禪師法嗣
大夢意禪師無傳
育王彌禪師法嗣
育王德明禪師

卷二十五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天目妙禪師法嗣

天目明本禪師　正宗了義禪師

大覺祖雍禪師　禪智以假禪師

若初禪師無傳

靈雲定禪師法嗣

般若世誠禪師　圓極規禪師此後無傳

古庭越禪師

徑山陵禪師法嗣

寶林紹大禪師　徑山正源禪師

智者了然義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空海念禪師

覺隱本誠禪師此後無傳　慧雲木巖植禪師

道場信禪師法嗣

福源清珙禪師　雞山至剛禪師

淨慈處林禪師

匡山源禪師法嗣

海門惟則禪師

瑞巖寶禪師法嗣

華頂先覩禪師　松巖元湛禪師

鳳山靈禪師　天台丁生居士

鏡堂古禪師不列章次

竹屋簡禪師法嗣

如翁申禪師此後無傳　無禪海禪師

古田垕禪師法嗣

東澗珣禪師無傳

天童日禪師法嗣

天童砥禪師　此堂澄禪師此後無傳

大愚安禪師　止堂定禪師

無日宣禪師

月澗明禪師法嗣

東山崇禪師無傳

開元恩禪師法嗣

大圭禪師此後無傳　契祖禪師

杰道者

石門永泰禪師　霞嶼元㫐禪師
廣祐永環禪師
正宗庄禪師法嗣
竺芳聯禪師無傳
天寧牧禪師法嗣
如愚慧禪師無傳
蔣山忠禪師法嗣
壽巖椿禪師不列章次　西源達禪師此後無傳
圓宗性禪師　西隱祖禪師
天目本禪師法嗣
伏龍元長禪師　獅林惟則禪師
建長印原禪師　妙峰玄禪師此後無傳
頑石璵禪師　南詔玄鑑禪師
魏公趙子昂居士　丞相馮海粟居士
龍塘得喜
禪智假禪師法嗣
寂照光禪師此後無傳　嬾菴勤禪師
般若誠禪師法嗣

高仰正友禪師
徑山源禪師法嗣
天澤德禪師此後無傳　廣化圓伊禪師
本覺文煜禪師　興聖宗德禪師
承天道瓊禪師　淨光智聚禪師
大慈上座
智者義禪師法嗣
淨慈普仁禪師
空海念禪師法嗣
竺先原禪師此後無傳　景徽猷禪師
石屋珙禪師法嗣
高麗太古愚禪師無傳
淨慈林禪師法嗣
止菴德祥禪師　天界夷簡禪師
海門則禪師法嗣
白蓮智安禪師　智旻上座無傳
華頂覩禪師法嗣
福林智度禪師

卷二十八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七世

佛蹟眞禪師
四明堪禪師無傳
大鑑下第二十八世
東明昱禪師法嗣
金陵永慈禪師
天界中禪師法嗣
君峰慧通禪師
本首座法嗣
義首座無傳
投子琦禪師法嗣
金山寶禪師
大雲興禪師
長松眞源禪師
中溪昌雲禪師
三池常慧禪師
高座覺澄禪師
無極性空聞禪師語見後卷
汝寧眞空悟禪師

和菴忠禪師不列章次
月江覺淨禪師
唐安齋禪師
石經祖意禪師
大悲智中禪師
石經祖裕禪師
翠微悟空能禪師
珪菴祖玠禪師
性空悅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山西海雲深禪師此後無傳

廣恩天溪凝禪師
金臺祖燈然禪師
四面瑞宗祥禪師
玉巖瓏禪師
山西淨空潔禪師
金臺月明窓禪師
終南古愚喆禪師
金川理菴證禪師
龍池定禪師
洪山鏡禪師
金臺性海徵禪師
無方廣禪師
投子默菴如禪師
方山雪梅芳禪師
大同天澤覺璉禪師
滄溟廣禪師
句容太初一禪師
雲中本源道泉禪師

祖堂東昇昱禪師
碧峰古林茂禪師
浮山秀峰雲禪師
南華壽菴善禪師
古渝濟川洪禪師
山西古燈慧禪師
東普慧燈然禪師
金陵正宗愜禪師
榮昌素菴理禪師
清江普濟慈禪師
青原虛中恕禪師
牛頭無照鑑禪師
金臺寶山聚禪師
金地大章文禪師
如山志禪師
金臺寶巖貴師
龍巖寶淵淨潭禪師
山東古宗印禪師

桐菴志禪師　金臺歸源順禪師
福州默傳心禪師　西岷鐵峰堅禪師
金臺察菴祖省禪師　西山大光悟慧禪師
鴛水徹堂德淸禪師　陝府月潭澂禪師
西安雲谷興禪師　無極中禪師
天成古音韶禪師　南溪本空祖法禪師
平涼默宗宣禪師　蒲州碧峰玉禪師
金臺濬禪師　河南靈皞禪師
濟陽正宗鐸禪師　錦城光眞寶禪師
錦城正堂中禪師　眉陽古檀深禀禪師
西山普門行禪師　大通重山理禪師
五臺本宗正禪師　登州無學學禪師
印宗南禪師　山西秀峰林禪師
石經白雲祖閒禪師　陝府玉峰如琳禪師
三池一菴誠禪師　陝府古源淸澄禪師
廬陵虛堂照禪師　吉水淨菴眞蓮禪師
石經儉堂節禪師　汴梁大愚哲禪師
金臺空海湛禪師　梁卿翠屏景禪師

懷慶隱山賢禪師　金川無學選禪師
鎧江海東明禪師　西寧道安學禪師
鳳山月庭繼曉禪師　平易絕流源禪師
錦江古宗傳禪師　保定月山峯禪師
山西無塵鑑禪師　滇池大空能禪師
雲南靜山仁禪師　京兆古峰恒玄禪師
山西天然富禪師　敘南太虛杲禪師
金陵古道懷禪師　渭南義堂恩禪師
蒲田夢堂覺禪師　臨潼空源達禪師
汴梁翠峰巒禪師　方山天然寶禪師
京兆南山壽禪師　中川古巖定禪師
彭城岳宗淨泰禪師　河間大紺慧禪師
鳳鳴曉東如亮禪師　大峩古愚賢禪師
天彭東溟昌福禪師　圓覺景雲山禪師
閬苑祖庭鎭禪師　金堂大菴頂禪師
金臺雪天傲禪師　保定夢亭覺禪師
瀛海智光道杲禪師　潼關紺堂淸能禪師
河南慈航海禪師　金臺大休能禪師

玉山潤禪師　古宗輿禪師
義堂忠禪師　平陽崑山玉禪師
雪堂安禪師　蓉城澤堂惠禪師
金臺荊山玉禪師　錦城洽堂溥禪師
巴山瑩然玉禪師　滇水淨光潔禪師
贛州南宗旺禪師　東普輔宗德禪師
山東鷲峰來禪師　襄城古道弘禪師
淄州壽峰增禪師　錦川體空智禪師
陝府無相鏡禪師　宛平無聽定聰禪師
保定大緣因禪師　東萊古田疇禪師
京兆古梅巖禪師　溫州察堂聰禪師
凱江大用興禪師　懷慶瑞宗譽禪師
金臺翠巖林禪師　金臺東來昶禪師
京兆佛心遇禪師　金臺雲峰秀禪師
東魯鎮宗永禪師　瀛海天然貴禪師
洛陽本然善禪師　金陵古芳林禪師
郟同素天純禪師　陝右月堂明禪師
普州大機廣禪師　開封大方廣禪師

山東慧堂聰禪師　南陽宋光慧禪師
金臺平川海禪師　京兆無邊廣禪師
金陵古燈然禪師　金臺金峰玉禪師
醴泉敬堂嚴禪師　金臺古潭淨禪師
同州寶明覺禪師　天成無相實禪師
山西天全賦禪師　三溪祖峰定禪師
巴山空天昶禪師　通州楚峰玉禪師
嘉陽鐵心堅禪師　山西敬堂愛禪師
慶陽本空明禪師　金臺逆舟順禪師
漢繁瑩堂玉禪師　興化慧堂定禪師
京兆大海澄禪師　高平大韶鏞禪師
高籃無相圓禪師　蓉城止堂敬禪師
瀘陽鼎菴鍾禪師　永川無心雲禪師
普州玉峰金禪師　棠城古燈傳禪師
保定天璧璽禪師　保定月淵深禪師
金陵大機用禪師　陝右指南端禪師
渭南天峰秀禪師　瀘陽雪堂行禪師
天彭月天澄禪師　碉門無傳印禪師

內江百川會禪師　貴陽杲堂成禪師
新城月堂明禪師　凱江慧堂聰禪師
廣善潭禪師法嗣
護國文全禪師　崇福覺華禪師
伏牛德山禪師
天寧默堂宣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東方古裕禪師
伏牛月天禪師　荊山理禪師
了禪能禪師　潭懷圓禪師此後無傳
敬堂宗禪師　徹堂冲禪師
大岡澄禪師法嗣
天眞季善禪師　普濟淨澄禪師
大岡寧禪師　智林福湛禪師
性天杲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古心實禪師
峻中榮禪師　古心安禪師
古潭碧禪師此後無傳　頂菴耐禪師
洪山賢禪師　節堂全禪師
千峰秀禪師
卷二十九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八世
西禪瑞禪師法嗣
棠城洪印禪師　東明昇禪師此後無傳
無相眞禪師　性空覺禪師
南竺璠禪師　太初忍禪師
天目秀禪師　淨慈南峰休禪師
古庭堅禪師法嗣
顯通淨倫禪師
壞空成禪師法嗣
光澤慧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大用機禪師
雲洲海禪師此後無傳　德章滿禪師
素虛理禪師
妙峰玄禪師法嗣
福緣廣禪師不列章次
無爲一禪師法嗣
寶藏玉禪師不列章次　斷峰義禪師此後無傳
祖圓通禪師

無礙鑑禪師法嗣

無隱道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獨潭昌禪師
古巖定禪師
天竺秀禪師
鐵牛勤禪師
無邊通禪師（此後無傳）
海珠澄禪師
永空如禪師

潔空通禪師法嗣

印空海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德巖本禪師
照堂默禪師
大慧華禪師（此後無傳）
雪屏錦禪師
定菴能禪師
無智眞禪師
雪光通禪師

佛蹟眞禪師法嗣

白雲滄禪師
行菴柔禪師（不列章次）
佛蹟達禪師（此後無傳）
別峰藏禪師
東山浩禪師
雪村盛禪師
鉢池清禪師

和菴忠禪師法嗣

用剛宗軟禪師
寂菴潛禪師（不列章次）
玄關鑑禪師（無傳）

大鑑下第二十九世

金陵慈禪師法嗣

寶峰明瑄禪師
太虛滿禪師
雲溪智瑛禪師
天印能持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太虛智量禪師
曉山智昇禪師
大乘碧峰清雲禪師
無相智空禪師
無相智成禪師

大乘本禪師法嗣

大乘清潤禪師（無傳）

印宗能禪師法嗣

無牙順禪師（無傳）

君峰通禪師法嗣

君峰清祥禪師
正法雪光禪師

大雲興禪師法嗣

鐵牛堅禪師（無傳）

性空悅禪師法嗣

大紬能禪師（此後無傳）
東巖亮禪師

高座澄禪師法嗣

西宗祐禪師 此後無傳
寂菴湛禪師
照堂灝禪師
金山寶禪師法嗣
破菴全禪師 無傳
眞空悟禪師法嗣
無塵鏡禪師 此後無傳
碧天朗禪師
伏牛山禪師法嗣
古峰秀禪師 此後無傳
伏牛斌禪師
天寧宣禪師法嗣
徑山英禪師
吉菴祚禪師 不列章次
東方裕禪師法嗣
天通碧峰顯禪師 不列章次
伏牛天禪師法嗣
金毫大覺禪師 不列章次
荊山理禪師法嗣
天倫義禪師 此後無傳
古溪淸禪師
了禪能禪師法嗣
法幢金禪師 此後無傳
寶藏通禪師

天眞善禪師法嗣
鏡堂明禪師 無傳
大岡寧禪師法嗣
天目進禪師
智林湛禪師法嗣
實空昇禪師 此後不列章次
祖堂與禪師
古心寶禪師法嗣
無瑕粲禪師 無傳
性天杲禪師法嗣
一菴如禪師 無傳
峻牛巘禪師法嗣
天然正禪師 無傳
古心安禪師法嗣
春山景禪師 此後無傳
無爲順禪師
中天表禪師
性空聞禪師法嗣 聞嗣投子琦悞列此
圓通湛覺禪師
余山月潭澄禪師 不列章次
天然銳禪師 此後無傳
曉天亮禪師

萬峯方禪師不列章次　曇華蒂禪師此後無傳

東滄福禪師

德巖本禪師法嗣

隱峰高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松菴主

照堂默禪師法嗣

太虛圓禪師無傳

行菴柔禪師法嗣

傑峯懸禪師不列章次

用剛軟禪師法嗣

古用連禪師不列章次

寂菴澄禪師法嗣

孤峰傑禪師不列章次　異巖登禪師此後無傳

普照亮禪師　白菴空禪師

古菴淳禪師

大鑑下第三十世

寶峰瑄禪師法嗣

天奇本瑞禪師

太虛滿禪師法嗣

天澤雨禪師

雲溪瑛禪師法嗣

天池智素禪師

大乘雲禪師法嗣

大乘淨蓮禪師無傳

天印持禪師法嗣

太極圓禪師此後無傳　極空永禪師

性空悟禪師　高子輝禪師

大寶眞禪師　大泉溥禪師

了心恭禪師

曉山昇禪師法嗣

孤峰秀禪師無傳

太虛量禪師法嗣

正宗演禪師無傳

無相成禪師法嗣

東暉杲禪師不列章次　雪菴喜禪師此後無傳

鐵壁通禪師　慧空謙禪師

無相空禪師法嗣

大鑑下第三十一世

天奇瑞禪師法嗣

關嶺正聰禪師　漢陽古巖禪師

伏牛濟菴實禪師　石州大川洪禪師（不列章次）

天澤雨禪師法嗣

無盡燈禪師

天池素禪師法嗣

大覺圓禪師　古拙悟禪師（不列章次）

東暉杲禪師法嗣

東明弘曉禪師（此後無傳）　大拙能禪師

雲峰弘秀禪師　繡巖錦禪師

天寧濟禪師法嗣

胥山法會禪師　精嚴方澤禪師

天池聚禪師法嗣

浮峰普恩禪師

東塔曉禪師法嗣

敬畏如空禪師

石門海禪師法嗣

尖峰宗隆禪師　碧天立禪師（此後無傳）

月珠海禪師

華山定禪師法嗣

鷲湖廣心禪師

斗峰琴禪師法嗣

斗峰道覺禪師

東巖善禪師法嗣

南宗印禪師（無傳）

無相頂禪師法嗣

濟舟洪禪師（此後無傳）　東明曉禪師

大機全禪師

信菴謙禪師法嗣

金臺頎禪師（此後無傳）　大雲興禪師

大方寬禪師法嗣

伏牛明理禪師

大鑑下第三十二世

關嶺聰禪師法嗣

笑巖德寶禪師

卷三十一

臨濟宗

大鑑下第三十三世

大鑑下第三十四世

卷三十二

臨濟宗

淨慈重皎禪師此後無傳　淨慈璧禪師
廣慧聰禪師法嗣 聰嗣天童覺
明州普照戒禪師無傳
大鑑下第十七世
雪竇鑑禪師法嗣
天童如淨禪師
華藏祚禪師法嗣
東谷光禪師
大鑑下第十八世
東谷光禪師法嗣
天童一擧禪師語載增集續傳燈一卷二十七紙失版不錄
天童淨禪師法嗣
鹿門覺禪師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擧禪師法嗣
天童岫禪師
鹿門覺禪師法嗣
普照辨禪師

玉前作王

大鑑下第二十世
天童岫禪師法嗣
雪竇大證禪師　獨木昇禪師此後無傳
愚菴省禪師　大方聘禪師
普照辨禪師法嗣
大明寶禪師　慈雲覺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大明寶禪師法嗣
王山體禪師　仁山恒禪師
香山俊禪師不列章次　慶壽覬禪師無傳
普照寶禪師法嗣 寶嗣普照辨
慶壽教亨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玉山體禪師法嗣
雪巖滿禪師　勝默光禪師
冀州暉禪師不列章次
仁山恒禪師法嗣
大明詮禪師

●村恐材歟

香山俊禪師法嗣

覺山謐禪師（無傳）

慶壽亨禪師法嗣

大覺弘相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雪竇滿禪師法嗣

報恩行秀禪師　竹林巨川海禪師

仙巖德禪師（不列章次）　玉山枝足禪師（無傳）

冀州暉禪師法嗣

開元廣恩禪師（無傳）

卷三十六

曹洞宗

大鑑下第二十四世

報恩秀禪師法嗣

萬壽福裕禪師　報恩從倫禪師

吾捨從寬禪師　華嚴至溫禪師

法王圓照禪師　移剌楚村居士

少林乳峰德禪師（此後無傳）　從祥禪師

從隆禪師　百泉從瑀禪師

從全禪師

仙巖德祥禪師法嗣

天寧弘明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五世

萬壽裕禪師法嗣

嵩山文泰禪師　報恩智泰禪師

靈巖淨肅禪師　和林覺印禪師

昭覺仲慶禪師　安平守讓禪師

太子文善禪師　長慶德鈐禪師

平水慧圓禪師　東川圓讓禪師（不列章次）

洪濟思印禪師（此後無傳）　廣嚴法興禪師

樂亭千金明遠禪師　南宮趙好圓鏡禪師

正覺福勝禪師　崇慶戒行禪師

盤山雲威禪師　汴梁恒祚慧林禪師

西寺慧全禪師　華嚴覺印禪師

大都延慶慧玄禪師　汴梁慧正禪師

順德妙俊禪師　順德妙乘禪師

香山汾溪福滿禪師
靈巖蕭禪師法嗣　封龍普就禪師
寶應永達禪師
弘法慶禪師法嗣
智如禪師（此後無傳）　智昇禪師
陳顯學士
香山達禪師法嗣
尉州寶宮德興禪師（無傳）
南陽丹霞智安禪師（不列章次）
萬龍聖佛思鑒禪師（此後無傳）
法王德慧禪師　香思壽禪師
香山鑑禪師法嗣
普智禪師（無傳）
香山海禪師法嗣
法王雲崧思微禪師（此後不列章次）
香山訥菴思言禪師　天慶龍巖思才禪師
南陽丹霞紹懋禪師（此後無傳）
裕州大乘福德禪師　法王普醒禪師

藏雲慧山禪師　上都華嚴惟壽禪師
山東龍泉思然禪師　中山乾明寶潤禪師
古燕鞍山智藏禪師　南陽德用禪師
晉寧顯密禪師　膠西淸淋禪師
汝州思讓禪師　輝縣白雲定聰禪師
衛輝定讓禪師　晉寧行裕禪師
輔城明金禪師　德州惟興禪師
晉寧思聰禪師　香山思初禪師
古燕圓淨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七世

寶應遇禪師法嗣
香巖文才禪師　空相珪禪師
嵩山深禪師　嵩山龍潭深禪師（此後無傳）
洛陽白馬澄禪師　洛陽天慶江禪師
嵩山龍潭端禪師　嵩山永泰祥禪師
長安順禪師　長安祐禪師
晉寧喜禪師　洛陽白馬德瑢禪師
李了本居士　林天然居士

河府一禪師
奉先壽禪師

空相珪禪師法嗣

天寧壽禪師
順德天寧才禪師（此後無傳）
南陽維摩懷禪師
洛陽天慶能禪師
陝府安國仁禪師
韶陽雲門慈禪師
遂州定禪師
解州沿禪師
曜州顯禪師
洛陽天慶福澄禪師
洛陽全禪師
遂州宣禪師
晉寧湛禪師

天界成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璽禪師（此後無傳）
磧砂覺禪師
因聖炫禪師
行才禪師
鄱陽謚菴寧禪師
廣福禮禪師
方崖龍景義禪師
吳松大覺量禪師
松江寶月泉閬禪師
隆慶靜禪師
沙縣正禪師
荊溪貴禪師
峩眉星禪師
泉上座

天慶讓禪師法嗣

熊耳子定禪師
舜都宗禪師（此後無傳）
空杏偉禪師
廣平實禪師
晉寧才禪師
晉寧澤禪師
淨明心禪師
萬安勝安禪師
晉寧霑禪師
晉寧銑禪師
洛陽昇禪師
少林春禪師
覺道禪師
劉了然
鄭惟心
廣平實

香山晟禪師法嗣

香山妙陽禪師（無傳）

大鑑下第二十九世

萬安巖禪師法嗣

嵩山了改禪師
少林宗礪覺金禪師（不列章次）
永慶就聞禪師（此後無傳）
長安滿清禪師
冀州微徹禪師
靈巖了聞禪師
鼓山海清禪師
了明上座
了宗上座

竹菴忍禪師法嗣

香山月印潭禪師（不列章次）

熊耳定禪師法嗣

香山巖山寶禪師（此後無傳）　晉寧俊禪師
永寧清禪師　長安祥禪師
熊耳愈禪師　了因上座
了妙上座

大鑑下第三十世

嵩山敃禪師法嗣

嵩山俱空契斌禪師　鄭州福禪師
風穴本深禪師　大同正朗禪師（此後無傳）
南陽寶禪師　裕州林禪師
潞州才禪師　開府安禪師
少林文禪師　汝州照禪師
風穴中菴祥禪師　襄縣壁禪師
汝寧瑩禪師　洛陽成禪師
彰德整禪師　臨晉班禪師
密縣善禪師　洛陽金禪師
安邑泉禪師　少林連禪師

少林金禪師法嗣

平陽坦山斌禪師（此後無傳）　江西空禪師
曲州順禪師　潞州靖禪師
平陽才禪師

香山潭禪師法嗣

覺林禪師（此後無傳）　契道禪師
禧玉禪師　智廣禪師
本宗禪師　廣明禪師
善信禪師　眞溫禪師
行信禪師　行成禪師
行深禪師　行淵禪師
相才禪師　相能禪師
相成禪師　具月禪師
淨仙禪師　修義禪師
圓正禪師　昌秀禪師
德貴禪師　修通禪師
廣載禪師　文琮禪師
眞旺禪師　思明禪師

壽山禪師　文賢禪師
行學禪師　正宗禪師
法順禪師　榮金禪師
祥寧禪師　淨嵩禪師
行明禪師　眞聰禪師
壽能禪師　普喆禪師
圓果禪師　道理禪師
德祥禪師　道顯禪師
永隆禪師　圓安禪師
道智禪師　慧玄禪師
如整禪師　際雲禪師
祖顯禪師　妙德禪師

大鑑下第三十一世

嵩山斌禪師法嗣

定國可從禪師

大鑑下第三十二世

定國從禪師法嗣

嵩山文載禪師　太原性成禪師此後無傳

洛陽悟明禪師　少林悟泉禪師
順德昌泰禪師　漁陽悟興禪師
滏陽如明禪師　長安圓錦禪師
永慶可洽禪師　平陽淨浩禪師
洛陽悟本禪師　古汴眞騰禪師
興國道欽禪師　長安悟才禪師
新中常景禪師　長安圓達禪師
金臺周惠禪師　嵩易國琦禪師
扶風道祥禪師　寶豐道靜禪師
黎陽繼鑾禪師　項城眞喜禪師
大梁悟曉禪師　臨潁守圓禪師
古杞佛勉禪師　雲中幸琦禪師
東昌圓玉禪師　少林本原禪師
法廣禪師　悟文禪師
悟定禪師　悟德禪師
悟方禪師　繼玉禪師
聰廣禪師　行滿禪師
海潭禪師　海潤禪師

靈聰禪師
可亮禪師
圓淨禪師
文玉禪師
悟宗禪師
悟忍禪師
鎭平禪師
道惺禪師
可順禪師

大鑑下第三十三世

嵩山載禪師法嗣

宗鏡宗書禪師
金山德寶禪師
金臺眞了禪師
白塔眞害禪師
涿州明淵禪師
鎭陽圓通禪師
偃水德進禪師

可深禪師
眞萬禪師
淨泉禪師
性月禪師
淨定禪師
繼鏞禪師
了思禪師
慧浩禪師
顯慶悟寅禪師
定州義亮禪師 此後無傳
慈仁性深禪師
興隆本通禪師
燕山覺瀛禪師
東鹿明遇禪師
黎陽法訓禪師

臨穎宗琳禪師
黎山圓斌禪師
偃城福鄰禪師
蟾源壽明禪師
洛陽周潮禪師
穎州周乾禪師
西安圓寶禪師
東魯悟聰禪師
東魯圓朗禪師
西亳悟萬禪師
伊川善梅禪師
密縣宗美禪師
定興王仲達居士

大鑑下第三十四世

宗鏡書禪師法嗣

少室常潤禪師
嵩山圓佐禪師
龍岡如遷禪師

淯川祖彝禪師
琴臺歸理禪師
衡水覺洪禪師
西亳悟心禪師
清涼智思禪師
臨縣周訓禪師
寧晉德杲禪師
偃水明潭禪師
肥鄉續隆禪師
芮城圓安禪師
南山宗朗禪師
中牟宗鐙禪師
廩山常忠禪師
興國如進禪師

續燈正統目錄終

續燈正統卷一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窓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珵禪師。秉遊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䄎。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即圓悟）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盡門庭高峻。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菴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

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躶躶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擧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眞之變其曾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盋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卽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圓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菴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從小溪雲門菴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擧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

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於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遊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裒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

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歆慕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眞請師說法親延聖壽親書妙喜菴三字幷製贊寵寄之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還聞麼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裡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蜜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修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

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巳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裡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卽其舌祇憑此口與舌頭祝君聖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渀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鸑鷟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徧九垓草木昆蟲盡歡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唸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眞實說

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卽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遏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濶休向糞掃堆上更添搕𢶍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　上堂久雨不晴豁開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　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　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

上堂僧問有麼有麼菴主竪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　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盋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　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　上堂衝開碧

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不識本來眞面目。將謂人趯德嶠詩」　上堂。去年臘月二十五。有恁麼消息。今年臘月二十五。無恁麼消息。有恁麼消息。是諸人分上事。徑山不預。無恁麼消息。是徑山分上事。諸人無分。或有人問徑山。未審是甚麼消息。驀拈拄杖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擲拄杖下座」　歲旦上堂。拈拄杖。空中作書字勢云。正朝把筆。萬事皆吉。應時納祐。慶無不宜。若作世諦流布。平地喫交。更在佛法商量。眉鬚墮落。卓拄杖下座」　上堂。買鐵得眞金。求雨得瑞雪。五峰玉琢成。千樹銀華結。龍王降吉祥。普賢呈醜拙。三世如來祕密門。今日一時都漏泄。雖然如是。這裡有一處可疑。且道疑箇甚麼。恐日出後。一場漏逗」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召大衆云。還聞麼。復舉起云。觀世音菩薩來也。在徑山拄杖頭上。口喃喃地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現前。拈須彌盧於掌上。向針眼裡打鞦韆。直饒便恁麼見得徹去。猶較拄杖子十萬八千。且道。徑山拄杖子有甚麼奇特。擲下云。不直半分錢」　上堂。徑山無寸土莊田。今夏隨宜結衆緣。備論道。懶談禪。拄杖挑來箇箇圓。不用息心除妄想。大家喫飯了瞳眠。瞳眠則不。無或若夢中有人索飯錢。又作麼生。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上堂。顚倒想生。生死續。顚倒想滅。生死絕。生死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涅槃既空。喚甚麼作眼中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上堂。月生一。鐵輪天子寰中勑。月生二。豐干騎虎入鬧市。月生三。蟭螟眼裡巨鼇跳。驀拈拄杖云。莫有同生同死底麼。出來與徑山拄杖子相見。良久云。見義不爲。何勇之有。擲下拄杖」　上堂。心生法滅。性起情亡。這裡悟去。揑怪有甚麼難。舉起拂子云。看看。觀音彌勒普賢文殊。盡向徑山拂子頭上。聚頭打葛藤。若也放開。從教口勞舌沸。若也把住。不消一擊。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古者道。了得一萬事畢。今朝是九月一。諸人作麼生了。驀拈拄杖云。不得喚作拄杖子。便了取好。既不喚作拄杖子。作麼生了。擲下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顢頇。用

格外底儱侗自言我以木橛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裡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

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麤入細師曰香水海裡一毛孔曰如何是細入麤師曰一毛孔裡香水海」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而凉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

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

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夢裡惺惺」

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秖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

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顚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剌曰明日大悲院裡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峰道底」

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

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饡秤鎚」

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

問教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

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裡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

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

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裡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

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嘘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 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師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舉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篦。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篦。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 又舉問僧。僧曰。甕裡怕走却鼈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菴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 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伏於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衆哀號。皇帝聞而歎惜。

上製師眞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爲妙喜菴。諡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蘇州府虎丘紹隆禪師。和州含山人。九歲謝親。依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下。郡守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 上堂。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一願皇帝萬歲。二願羣臣千秋。僧云。只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云。吾常於此

切僧云恁麼則攙手出長安也師云逢人不得錯舉僧云爭奈目前何師云識法者懼僧云官不容針私借一問時如何師云踞虎頭收虎尾僧云中間事作麼生師云草繩自縛漢僧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云幾行嵒下路不見白頭人乃云大衆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敢問諸仁作麼生說箇法王大寶豎起拂子云還見麼若也於此辨得三世諸佛以此接物利生歷代祖師以此流通正脉天下老和尚以此揭示頂門正眼破塵破的萬古徽猷徧界徧空眞風不墜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堪報不報之恩用助無爲之化澄澄光彩瑩徹十虛堯日與佛日增輝金輪與法輪竝轉生凡育聖統三界以爲家自利利他作四生之依怙隨緣赴感靡不孫他如鑑當臺舉無遺照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卷舒立方外乾坤縱橫掛域中日月如斯舉唱猶落今時豈不見長沙道三世諸佛共法界衆生盡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尙無佛無衆生消息只如光未發時諸人向甚麼處委悉直饒向箇裡悟去未免平地喫交且安家樂業一句作麼生道狼煙一掃諸萬方賀太平復舉阿育王問賓頭盧尊者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尊者以兩手策起眉毛良久云會麼王云不會尊者云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亦預數師云賓頭盧得大機顯大用不謾親見佛來雖然賴阿育王放過若不放過洎合打失眉毛放過卽且置尊者策起眉毛又作麼生還會麼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

上堂僧問九旬禁足意如何師云理長卽就僧云只如六根不具底還禁得也無師云穿過鼻孔僧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也師曰降將不斬僧云恁麼則和尙放某甲逐便也師云停囚長智乃云朱明啓候九夏初臨四海高人罷搖金錫心猿頓歇意馬休征戒潔滄海之珠性朗碧天之月纖塵莫染帝網交光離相絕名眞機獨露正當恁麼時安居一句作麼生道誰知鷲嶺當年事一念迴光尙宛然

上堂豁開戶牖萬里不掛片雲杲日騰空四顧淸風滿座湖光浩渺野色澄明萬象森羅全彰海印直得頭頭妙用物物眞機心境一如纖塵不立正

當恁麼時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婢視懿聞奴呼菩薩德山臨濟直得目瞪口呿有棒有喝一點也用不著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傾蓋相逢元故舊何妨來喫趙州茶　請知事上堂掩室摩竭杜口毗耶面壁九年黃梅夜渡點簡將來翻成計較殊不知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凉雲從龍風從虎作無作爲無爲恁麼會得便能恢張法席毗贊叢林共建法幢流通正脉敢問大衆據令一句作麼生道祇園今古饒春色朶朶渾開薝蔔華

上堂悠悠世事空浮沉自愛白雲歲月深舉眼盡非凡草木剛然斷臂覓安心雖然如是事無一向拈拄杖云達磨來也在山僧拄杖頭上爲諸人說安心法門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當下便心安其或未然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上堂摩竭掩室毗耶杜詞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放出陜府鐵牛觸殺嘉州大象撞透天關掀翻地軸看看磕破諸人髑髏還有識痛痒者麼良久云萬山不隔今宵月一片清光分外明　上堂僧問古人道盡乾坤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撒向諸人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云一歃之地三蛇九鼠僧云未曉師意乞師再垂指示師云海口難宣僧云盡大地既如粟米粒大只如森羅萬象人畜草芥著在甚麼處師云此問不惡僧云豈無方便師云棒打不死乃云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一句定乾坤一劍平天下便見時康道泰四海晏清向我衲僧門下又且不然拄杖子吞却乾坤了也綿綿不漏絲毫何處更有一物與諸人爲緣爲對還會麼良久云各請歸堂喫茶　解夏上堂問僧問雲門達磨九年面壁意作麼生門云念七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云還丹一粒點鐵成金僧云學人爲甚麼失却鼻孔師云與達磨雪屈乃云有佛處不得住上無攀仰無佛處急走過下絕已躬從來無向背本自絕羅籠出門撞著須菩提寸草不生千萬里自是長觜鳥休言芳樹不棲讒自說禪說道摩斯吒直饒心掛樹頭未免身沉海底莫動著動著三十棒且置休夏自恣一句作麼生道青山綠水元依舊明月清風共

一家」　上堂僧問如何是大道眞源師云和泥合水
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截斷草鞋跟乃云大道
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
言語風吹不入處和泥合水和泥合水處風吹不入
如今不免又向頭上安頭乃豎起拂子云還見麼者
箇是色復呵呵大笑云者箇是聲大道眞體在甚麼
處繡出鴛鴦無背面不知誰解覓金針」　上堂大智
圓明體無向背凝然湛寂彌滿太虛覆蓋乾坤常光
獨露削蹤滅跡離相絕名正當恁麼時本地不動一
句作麼生道一切水月一月攝」　上堂一滴水一滴
凍喝下風雷彰大用棒頭點出眼睛來照了諸相悉
空洞出門撞著須菩提拶破虛空全體露一片虛凝
絕謂情萬里淸光飛玉兔」　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
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
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是踏著它
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
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
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

蛇休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上堂日日日東出日
日日西沒人命在呼吸百年輕倏忽驀地得逢渠掀
翻生死窟卓拄杖云放出遼天鶻萬重雲一突」　傳
樞密請陞座僧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如何師云
未足觀光僧云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獨坐大雄峰
僧云恁麼則主山高案山低也師云一切坐斷乃云
佛語心爲宗一切卽一無門爲法門一卽一切是汝
諸人高肩拄杖天下橫行還踏著此門也未若也踏
著此門年年是好年月月是好月日日是好日時時
是好時明如杲日寬若太虛三世諸佛以此門生凡
育聖廣利羣品歷代祖師以此門以心契心流通正
續天下宗祖以此門揭示人天眼目提持向上一路
乾坤以此門爲覆藏日月以此門爲照臨四時以此
門爲寒暑國王以此門治天下百官以此門盡忠盡
孝庶人以此門治生產業衲僧以此門撥轉天關掀
飜地軸失口說著佛之一字漱口三年雖然如此事
無一向若或尙留門外不免露箇消息去也遂拈拄
杖云還見麼復卓一卓云還聞麼巳爲諸人八字打

開了也直須無見而見是名眞見無聞而聞是名眞聞無說而說是名眞說眞見眞聞眞說是甚麼熱椀鳴聲豈不見道從無住本流出萬端便知殁故太夫人於無相中示現受生一切諸相悉皆眞實於無滅中示現入滅一切生滅之相本來空寂凝然不動正體如如亘古亘今曾無變易正當恁麼時畢竟如何風恬波浪靜直下見靑天復擧陸亘大夫問南泉和尙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亦曾坐亦曾臥欲鐫作佛得麼泉云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師云南泉雖似鏡之臨形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只是不通簡點當時待他道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亦曾坐亦曾臥欲鐫作佛得麼只對道莫惜高名鐫石上維摩傾盡此時心」 上堂大地撮來粟米粒一毛頭上現乾坤居家不離途中事當在途中不出門喝一喝」 留首座上堂田地穩密鬼家活計從空放下坐井窺天虎丘門下不說老婆禪只要諸人眼橫鼻直三十年後免得敲甎打瓦何故物宜求新人宜求舊不起於座現諸威儀且道出格一句作麼生良久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滕樞密宅請陞座僧問雪峰示衆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牽不入未審在門外者是甚麼人師云胡張三黑李四僧云爲甚麼不肯入師云他具行脚眼僧云恁麼則穿過從上祖師鼻孔去也師云闍黎還跳得出麼僧云若然者三步雖活五步須死師云猶欠一門在僧云和尙豈不是爲學人著灸師云錯認定盤星乃云世尊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所以道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便有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單提直截究本明宗令一切人離諸執著況此一事不以心思不以意想思慮知解盡是鬼家活計若是向上人亦條條地直向父母未生前承當却來者邊行履出生入死得大解脫要識諸佛出世處麼現在諸人眉毛眼睫上轉大法輪演說摩訶般若離四句絕百非要識祖師西來意麼現在諸人六根門頭晝夜放大光明交光相羅如蠶絲網以至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盡在諸人大光明中發現只如光未發時上無諸佛下無衆生消息是汝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

也知得去處便知故樞密相公落處苟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任觀察請陞座顧視大衆云還會麼塵劫來事盡在如今好不資一毫醜不減一毫謂之萬法根源千聖窟宅空洞無像緣會即彰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興無緣慈示殊勝相作不請友開方便門明大機顯大用發大智自利利他生凡育聖從無住本流出萬端於是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長者居士等身得度者即現長者居士身而爲說法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出沒卷舒得大解脫敢問大衆且道其中人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芥城有盡年無盡長在堯天日月傍」 上堂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不拓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生法師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撫掌呵呵大笑且道笑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當陽正體露堂堂休謂當年付飲光彼既

丈夫我亦爾莫將好肉更剜瘡」 上堂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如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及大千」 上堂放一線道曲爲今時性地未明須憑指注還見麼直得山從海湧塔聳雲霄非風鈴鳴我心鳴耳不勞斂念樓閣門開頭頭現彌勒家風歷歷顯文殊境界還同按指海印發光萬象森羅纖塵不立如印印空如印印泥如印印水起無前後迥絕見知覿面提持更無回互還有當陽證據得底麼豈不見生公臺畔空落雨華頑石點頭妄通消息雖然如是忽然撞著德山臨濟老漢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驀拈拄杖卓一卓云塡溝塞壑無人會千古萬古黑漫漫」 請修造上堂如來三轉於大千趙州半藏亦如然其輪本來常淸淨一念承當誰後先雖然也是個英靈漢始得便乃橫身擔荷紹續宗風立吾家萬世不朽之功顯大丈夫特達之志抱荊山玉握靈蛇珠光耀叢林揮戈佛日直得龍唫霧起虎嘯風生象王行處絕狐踪獅子窟中無異獸雖然如是且道應緣垂手一句又作麼生道栴檀葉葉古風淸吹落人

聞香馥郁」　謝知事頭首上堂鋒芒未露如天普蓋古帆未掛似地普擎所以道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萬物生則遷謝不停四時行則寒暑流通各居其位去寒時大家寒熱時大家熱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無一法不爲妙用無一物不爲眞如處處眞無回互塵塵爾絕承當須是其中人方能恁麼去便能橫身擔荷翊贊叢林自利利他得大解脫其或未然好事不須頻話會留將和氣暖丹田」　上堂脫身已曉南柯夢始覺人間萬事空吹起還鄉無孔笛夕陽斜照碧雲紅」　上堂從來無相貌森羅萬象歷然超出威音王當機無向背所以道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通古通今凝然湛寂葢聲葢色正體如如諸人若善參詳要且即非外物盡是各各當仁屋裡事豈不見釋迦老子見明星悟道便云我觀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爲妄相執著而不證得如今只要諸人心空境寂內外無依方有自由分還恁麼證據得麼其或未然未明心地印難過趙州關」　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令驀拈拄杖卓一卓云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一二三四五梅雨炎蒸暑碓背也生華道芽知幾許古佛與露柱交參貓兒咬殺猛虎」　爲圓悟和尙學哀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流通佛祖正脉委在我圓悟大和尙直得七據寶刹統三界以爲家四海馳聲作羣生之眼目不謂法幢摧折佛日掩光後學無聞叢林失所雖然如是盡落今時何故豈不見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既無出沒師今不死我何疑惑大衆既然不死還知圓悟老人落處麼若也知得落處不勞指注倘或未然仰師之道地久天長却請眞前大家燒香復指眞云見麼拘尸城畔當時大事曾與濯錦江頭此時還循舊轍放光現瑞攝化歸眞法海珠沉人天眼滅雖然如是恁麼中有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便見無生死中示有生死無去來而示有去來雖然要且無生死去來之相故我圓悟大和尙禪河渺瀰津濟無窮名動至尊道滿天下且能事已畢隻履西歸穩坐家堂末後一句作麼生道諸人若向者裡道得圓悟老人猶

在若不然者與諸人道去也良久却顧侍者云道甚麼遂舉哀」　宋高宗紹興丙辰示微疾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壽六十臈四十五

續燈正統卷之一

續燈正統卷二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紹興府錢氏子吳越王後裔也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未幾聞僧舉靈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微有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頴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居天寧掌記室尋命分座初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菴於平江之西華閱數稔勑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沙蔣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仍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者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　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　上堂動則影現覺則氷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𨍏轢鑽到者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脈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

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埰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刹刹塵塵是要津」上堂易塡巨壑難滿漏巵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厙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劍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高宗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峰西華諡大悟禪師

長沙府大溈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眞眞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眞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爍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中梅」上堂寶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時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鋩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

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 上堂今朝正月巳
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
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
處。震天椎鼉鼓。聒地奏笙歌」 上堂渺渺邈邈十方
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睞而睛枯。口欲談而
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
陝府鐵牛。蛇齩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
肚脹。嘻」 祈雨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娑竭
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者裡。看看。
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爲震雷聲。助發威光。令
遠布。乃高聲曰。閧弄閧弄」 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
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
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
地」 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
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顢頇
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
如是。也是楊廣失駱駝」 上堂欲識佛去處。祇者語
聲是。咄。傳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

女。被誌公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
說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
水不流。誌公乃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
人」 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
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
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
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
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
我無繩墨

台州府護國此菴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
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棄謁圓悟於鍾阜。聞
僧讀死心錄曰。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
中悟。迷悟雙忘。卻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疑甚。
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
逸發。悟目爲聱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
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卻羅籠截腳跟。大
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
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并拈出。悟歸蜀。師還浙

東。鏟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錄。至題肖像。得師爲人。乃致開法處州之南明。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即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翻空」 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 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 問。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 上堂。威音王已前。者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

者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者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是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 浴佛上堂。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尙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裡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祇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須乞命。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衆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作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衆還知落處麼。金剛堦下蹲。神龜火裡走」 後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院陞座。靈峰古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即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

會麼碁逢敵手難藏興詩到重吟始見工」 示疾日
請西堂應菴華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
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於寺東
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府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
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
便是石

蘇州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閩之瑞峰章得度
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
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
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
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
師飜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 住後僧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王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
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
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
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
眞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 一日入城與道俗行
至十郎巷有問曰巷在者裡未審十郎在甚麼處師
奮臂曰隨我來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
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
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江寧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朱氏子初講楞嚴
爲成都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奉勝爲友因
造焉聞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
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裡是文彩已彰
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
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
師多呈義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
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
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悟復示以本色鉗
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
諸師歷舉楞嚴語以合拈椎豎拂下喝敲牀等用悟
笑曰你元來在者裡作活計乃點之曰你豈不見經
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

夾山師侍行悟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頓契無疑乃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者漢何未幾令分座　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者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峰　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顔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钁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冬至上堂舉玉泉皓曰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盡自然春到來　後示寂本山闍維設利頗膭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菴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圓具後東游謁大別道因看廓然無聖語忽失笑曰達磨元來在者裡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次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許悟從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膺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艸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艸賊大敗師即徹證悟以拳擊之師撫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手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師首衆悟將順世命以師繼席焉

杭州府中天竺佺堂中仁禪師洛陽人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走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留天寧由

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釀華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詔入內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為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罔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已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彭山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依大溈佛性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為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竪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住雲居師詣以所得白悟悟呵曰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衆舉師應聘師常語客曰東坡曰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竪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者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麼

眉州青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因悔過出家依慧目能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於千部堂詞辨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何讓于周金剛乎師欣然罷講南游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言有時踞虎

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參究之久忽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者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創執論乃大悟作偈寄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 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撈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也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 上堂舉石霜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乃曰宗師行處如火消氷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棨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裡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凛凛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 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長沙府福嚴文演禪師成都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 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眎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蘇州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徧參罷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聞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師與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枹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 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

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　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讒把山門爲汝開

蘇州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萬年不見死心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咸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須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嶮」　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廝似粟忽然捩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　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鄰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鄰不如遠親」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府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
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任喝一喝下座」　上堂山僧是楊岐五世孫者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裡走

杭州府靈隱瞎堂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爲僧依靈巖徽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

覺師即之悟普說舉龐公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領悟仆於衆衆掖之師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愼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曰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牴牾悟寂師東下由虎丘奉詔住臯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宗召對賜佛海禪師　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爲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　上堂好是仲春漸煖那堪寒食淸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鄰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嚀嚀你且道他叮嚀囑付箇甚麼卓拄杖曰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淸明　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餓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裡橫身爲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難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闇蛇頭擷落鬼神驚　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瓜　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鎌切菜曰莫便是和尙爲人處也無師曰研椎撩餢飥　問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項分了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鐶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曰禿項修羅舞柘枝　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　問菴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　一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脚踏轆轤　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者裡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　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濶四十丈　淳熙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

牛一種作賣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錘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鵶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峰壽七十四坐五十九夏

續燈正統卷之二

續燈正統卷三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岳州府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烏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蘇州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上堂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盋盂去爲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 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良久曰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劍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拍禪牀下座 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潤八寸 上堂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者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

桃祖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府鴻福子文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凉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汎江湖

台州府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裡未是安居萬仭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眞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然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府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酧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斷悟見大悅」　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衲僧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巽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秖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　欽宗靖康年爲尙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盋天寧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者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賴面曰甕裡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平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圓悟居甌阜公就其鉗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大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

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　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諸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慧起搊住曰古人向者裡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掀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者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二十八爲中書舍人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中書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華作麼悟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菴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浴浴畢趺坐書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撲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菴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草堂清徵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爲跋其偈刊行於世大慧嘗垂語發撥之其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鶻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擬憨算海沙要識本來眞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叉下死道得底也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嫠居常坐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正導禪師眉州丹稜徐氏子年三十得

度諳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摐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夜參舉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旦豁然趨丈室敘所悟鑑見來便閉却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破窓紙鑑即開門搊住曰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多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拔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眞假鑑然之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之文殊」 上堂師子嚬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裡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 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

雨水多各宜頻曬眼」 宣和改元己亥下詔改僧為德士師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眾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鑾僊聚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 庚子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知法有難教中明識無不委知魔得伺便惑亂正宗鐃鈸停音盋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所賴我皇聖德聖明不忘付囑特賜宸章仍還僧像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迷仙酎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

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作麽生是舊時人。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猥藉。吹盡當年道教灰」 建炎己酉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竟被害。血皆白乳。賊駭驚悔而去 師之視生死可謂如夢幻矣

韶州府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初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成灰燼。師得書擲之於地曰。徒亂人意耳。其爲人嚴冷。諸方謂之昺鐵面。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鄰田舍翁。隨例得一橛。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牀下座」 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事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下座」 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蝦蟹猶自眼搭眵。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麽。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 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嶠梵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嗄」 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長沙府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服勤佛鑑。局務不辭難。晚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所從來。稱名知爲太平才莊主。翌日入室。死心問。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麽生會。師曰。入戶巳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裡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 初住嶽麓。上堂。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

叢林因呼爲才蘇嚕」　後遷龍牙欽宗登位衆官請上堂祝香罷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䟽中道本來奥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蹔擲拄杖下座」　上堂永嘉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卽經行困卽歇其或未然兩箇鸕鷀扛箇鼈」　上堂舉死心道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　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淸苦涖衆衲子敬畏太師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垂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奄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寧波府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者裡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裡啼鶯閉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上堂杜鵑聲裡春光暮滿地落花留不住琉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者箇是無根底且道還解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

湖州府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參廣鑑瑛不契。遂造太平。久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開展。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聞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忽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者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裡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尙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擧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卽便休。遂入衆。厲聲曰。者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疑其未然。令人召至。拉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裡。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吉州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　上堂。轆轢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實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鑼道吾作舞。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非家珍。特地埋藏衣裡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棙。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竪濶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裓。師遂堅逐出院」　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辰。吾時至矣。乞還鄣南。十月四日。鄭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

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高五尺足矣。越三日。鷄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於普應院之側

南昌府泐潭擇明禪師。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頌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淸。誰家別館池塘裡。一對鴛鴦畫不成」 舉德山托盋話。頌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 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曰。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台州府寶藏本禪師。上堂。淸明已過十餘日。花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安府祥符大中淸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靑山况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府淨衆佛眞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初住淨衆。遷太平興國。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該古今。楊廣橐駞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南昌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者裡。撮摩石火。收捉雷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龍門遠禪師法嗣

溫州府龍翔竹菴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雅。醉心楞嚴。逾五秋。南游挂盋龍門。以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至晚。眼抵堂司寮。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眞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

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溫人由
是翕然歸敬未視篆舊住僧儸行規法深夜放火鞠
爲瓦礫之墟師毫不介意乃就樹縛屋陞座示衆曰
愛閒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
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
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
上堂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裡輥洗脚上牀眠
歷劫來事秖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
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
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
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
杖下座 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空
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秖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
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兎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
牀下座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者裡立
不得諸人向者裡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
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
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

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 上堂一葉落天下
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
大像陜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
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 上堂見見之時見
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流水流水
無心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
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
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 上堂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
衲僧秖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秖消
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家意旨
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
曰你問底是第二義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
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 問
鶖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
蘆 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 問有句
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

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　高宗紹興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荼毗日烝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於鼓山

南康府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僧沖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沖異其語。勉之南詢。獲記莂于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咬。師應聲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有傳此語到昭覺。覺曰。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至寂寥」　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歇阜陸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淸。華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澹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上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已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華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　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拗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旁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　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　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過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　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　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南昌府黃龍牧菴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悟一心三觀旨以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游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　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　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菴門下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　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竪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竪禪牀下座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續燈正統卷之三

續燈正統卷四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六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衢州府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得度參佛眼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出世住南明遷薦福末領烏巨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觜生華試問九年面壁何如鷲嶺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　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

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儞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
石僧點頭諸人總在者裡瞌睡笑殺陝府鐵牛」　上
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痴人面前不得說夢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痴人面前不得說夢
臨濟三玄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痴人面前不得說夢
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麼良久曰石人機似
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得
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　上堂通身是口
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橛用不到處說有餘說
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說同
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峰在你脚底」　上
堂句亦剗意亦剗絕毫絕釐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
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釐忽若撈通一線意句俱
到俱不到俱剗俱不剗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
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
轍相將携手上高臺」　上堂趙州道老僧除却二時
齋粥是雜用心號烏巨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
陞堂你諸人總來者裡雜用心」　上堂舉僧問雲門

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者僧話不得便
休爲甚麼却來鼓粥飯氣以當平生」　上堂黃梅雨
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
髑髏乾」　示衆舉□□璣問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
皆不契璣自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
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
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麼談玄說妙
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　示疾次門弟子教授汪
喬年至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
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復曰爛
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
維煙所至處纍然皆五色舍利齒舌不壞塔於寺西」
撫州府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眼
普說舉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裡膠青決定
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
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
派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
而可之」　往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

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雁一聲
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
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
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 上堂我手何
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
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
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 示
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
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
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如爲己身彼此事辦不
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
塵解脫」 上堂鷄啼曉月狗吠枯樁只可默會難入
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
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淸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
夜三更月到隐」 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闍黎
眼睛澄恁麼分明却不知卻來者裡低頭立」 因病
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
隨緣對窓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

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看衆下語皆不契師自
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曰好箇木枕子」 師律身淸
苦出入唯杖笠獨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
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南康府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祝髮
登具徧參諸老晩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
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一
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
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門望見聖僧忽契
證趨白佛眼眼曰者裡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
手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 住後上堂一
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
者裡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世界三世諸佛
總不可得見前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
立命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上堂乾
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不
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曰大衆
也須識取

南康府歸宗眞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爲名儒幼從三聖澄爲苾芻具戒游成都依大慈秀習經論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栴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因手書眞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出住歸宗

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

上堂良久召大衆曰者裡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瞋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摑成齏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閻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裡却向他道閻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

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眞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湖州府吉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圓顱受具後謁諸方至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師子尊者被難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華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者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

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艣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裡有村齋

上堂淨五眼溺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桃華碧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

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

解制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

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

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綻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見漚巳是眼中著屑擘開胸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祇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華香又作麼生師曰說者箇不唧𠺕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師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裡耳裡絕瀟灑師曰料掉無交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呑不進吐不出」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裡豬頭曰四喝巳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闡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拶破毗盧向上關貓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搥胸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貓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有達磨贊曰昇元閣前懡㦬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欛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樸鼻香雪堂行見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左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稿又

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趺坐儼然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僊人山

長沙府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寄首座者成都人遍依師席晩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群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尙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絲臻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煆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溫州府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造龍門從佛眼再歲一日同眼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眼拊公背曰好聻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尙嘗言不作者蟲豸今日因甚麼又在者裡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又作麼生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拈藥山參石頭及馬祖公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尙所舉底因緣某有個會處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唦唎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唦唎娑婆訶慧印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後知卭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紹興廿三年癸酉秋乞休政預報親

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
平時至辰巳間陞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印事著僧
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
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
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
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
長往先是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己
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
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長沙府大潙月菴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
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
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　謝供頭上堂解猛
虎頷下金鈴驚群動衆取蒼龍穴裡明珠光天照地
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
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　上堂心
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
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
歸堂喫茶去　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
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
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
邊事師曰賊以贓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
師曰闍黎無分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
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
曰風吹日炙曰嬾安呵呵大笑聻師曰波斯讀梵字
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
拜師曰過　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
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偏界有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重慶府釣魚山護國寺石頭自回禪師東川合州人
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從人口授法華能
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取崖石手不釋鎚鑿而誦
經不輟隨見而愍之令看趙州勘婆因緣久之因鑿
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電迸忽然省徹走至方
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
者裡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

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忻然可之曰子徹也遂授以僧服人以其嘗爲石工故稱回石頭有頌曰石頭和尙咬嚼不入打破虛空露些子跡旣而歸釣魚山建護國禪林化道彌著」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場方知老漢共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旣非何處不圓諸禪德老漢亦無甚麼勝你處諸人又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下座」嘗自甃石二十四片爲龕一日別衆自入掩門而逝

潼川州護聖愿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參南堂堂舉香巖枯木裡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靑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吝小厮兒師珍重便行」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宋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淸風來滿室山神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人世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者出彔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閒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成都府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衆曰護生須是殺

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

僧問放行五位卽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大平寰宇斬痴頑曰恁麼則南嚴門下士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 問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菴師遠禪師合州魯氏子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智人明鑒佛法至論無出斯也者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卽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驢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裡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總是守死善道直須是箇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自餘禪和子莫道會不得卽天下出世爲人稱宗師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一覷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上堂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者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笑看客從何處

來㸔持經卷倚松立」 浴佛上堂擧藥山浴佛公案拈云者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揚州藥山答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時纔見問只浴得者箇且不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藥山縱有大神通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者箇即且置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你說破師有十牛圖幷頌行于世

嘉定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裡坐婬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不僧動著者裡一步所以道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敢問大衆作麼生得到者田地去良久拍案曰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上堂擧趙州訪二菴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峰子細看霧卷雲收山嶽靜楚天空濶一輪寒

成都府彭縣土溪智陀子言菴主綿州人初至大隨聞擧石頭示衆偈倏然有得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菴全縱橫得自然淸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保寧府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賁坐次賁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厠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以偈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靑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閒閒靜版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為甚麼却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黃州府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竪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續燈正統卷之四

續燈正統卷五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六世

長蘆卓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著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良久曰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閒和尚」下座　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𩕳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　上堂我若說有你為有礙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竪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怗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為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　師性剛毅涖衆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

湖州府道場慧琳普明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者一著且作麼生是者一著以拄杖擊禪牀

下座　上堂一卽多多卽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
一也無多現成公案絕諸訛拈起舊來氈拍版時淸
共唱太平歌
湖州府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
醉裡唱凉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了大
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鎖却天下人舌頭若
會不得切不得謂老僧別有奇特　上堂百尺竿頭
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
來沒一錢　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
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
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
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杭州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花紅溪
邊修竹碧煙籠閒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
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湖州府安吉州烏回唯菴𥅘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
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
知佛也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皮兩片薦不薦更

爲諸人通一線𥅘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　上堂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
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
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裡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
爲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裡粉難
辨墨中煤
溫州府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
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
人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
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
參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府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上堂兵隨印轉三千
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
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
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
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
人喝一喝　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

無繫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俱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蕩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下座

福州府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搥他亦不顧且道是誰」　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凛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豁邊皺兩眉卓拄杖曰大家在者裡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曰歸堂去

福州府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母陳氏夢僧遺以明珠因詢何來僧曰余黃涅槃也覺而有娠生有奇相通身毛長二寸常謁鼓山鑒淳尋參佛心於東山及心移鼓山師典第一座心去師爲繼席又遷泉之法石僧問趙州遷禪牀一匝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者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裡」　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示衆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曰者箇是聲豎起拄杖曰者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眞體直饒向者裡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　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者裡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師嘗造七佛塔於法石工畢遂去隱夾嶺之白水巖將寂說偈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生死二途無彼無此茶毗舍利不可以數計塟法石焉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府薦福常菴擇崇禪師寧國人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裡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瞋　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麼衆無對却竪起拂子問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妄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字康侯自號草菴居士久依上封得言外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又豈知　寄上封偈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徽宗政和丁酉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于楞嚴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宣和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別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常州靖江人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為寒為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　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

山不會說禪贏得郵歌社舞呵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嶽山祖禪師法嗣

南康府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雲巖游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年十六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州萬壽圓問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可謂不耘而秀不扶而直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斯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辭去菴淮西烏崖大圓移大溈請師居第一座一日有相者謂師無後大圓不懌曰吾期子濟濟多衆如雪峰溈山不謂子僅如是奈何師曰參學唯恐無本苟有本對泥像說法亦高出諸方圓乃歎曰子器識過人玄酒大羹非常流所能知味也東歸分座國淸出世住黃巖普澤次應台之太平吉之祥符越之等慈及大能仁後自護國赴徑山　上堂瞿曇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天衣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匙筯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總不妨百華影裡繡鴛鴦自從拾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路香　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尙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旣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壽七十六夏六十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

議師便打

圓通旻禪師法嗣

九江府廬山圓通密印守慧禪師興化陳氏子初住圓通次遷潭州大溈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政和中三入內庭說法徽宗喜甚賜冲眞密印通慧六字號

南昌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為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愼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院守豫章過謁圓通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通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通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揮扇通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更請末後句通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通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者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的[illegible]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卽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卽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嗄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對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

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者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天童交禪師法嗣

寧波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勝因靜禪師法嗣

淮安府萬壽夢菴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蘇州府慧日默菴興道禪師上堂彤雲欲雪未雪暖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州光孝果慤禪師常德桃源人上堂舉南泉斬貓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五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峰需禪師法嗣

福州府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明招慧禪師法嗣

揚州府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凉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　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頌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　上堂至座前師拽一僧上法座僧惶惶欲走師遂指座曰者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屙在汝諸人因甚麼卻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嶮

祥符立禪師法嗣

長沙府報慈淳禪師上堂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

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浮山眞禪師法嗣

眉州峨嵋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郞婦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府瑞巖佛燈如勝禪師上堂人人忽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盋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廬州府無爲州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名以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竪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與語鋒投封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喬年漕淮西適冶父虛席迎師開法　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盋依前盛飯又盛羹　上堂擧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者裡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華落盡不煩公子倚欄干

大鑑下第十七世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府清涼坦禪師有僧擧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杭州府淨慈水菴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剃首參雪峰照照擧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有省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厮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露溼秋光照復質曰畢竟那裡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乾道辛卯自資林遷淨慈住後上堂擧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

無參始徹頭水菴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 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曰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情 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棙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淳熙戊戌退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已亥浴佛日入內觀堂投老嘉禾報恩爲終焉計未幾示疾作書別郡官端坐而逝荼毗得五色舍利齒拳不壞其辭世偈曰平生要用便用死蛇偏解活弄一拳粉碎虛空佛祖難窺罅縫

湖州府安吉州道場無菴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投東齋川落髮久依佛智每入室智問狗子無佛性話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曰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曰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楖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者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撥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

宋孝宗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峰

福州府鼓山寒巖道升禪師延安吳氏子十九披剃參佛智有悟侍智移靈隱居元座還里結菴曰寒巖

閩帥問諸山佛智之嗣傑出爲誰僉以師對遂出住支提次遷承天黃龍潙潭後主鼓山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裡許畐畐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魚龍蝦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結夏後一日忽問侍者今日何日曰十六日又問是何日辰曰辛卯即入室坐脫壽六十九塔香爐峰下

大潙泰禪師法嗣

長沙府慧通淸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曰趙州道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 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何異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顚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 佛性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淸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郞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勸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岳州府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壯游講肆後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有所得遠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聻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

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通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為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卻顧師問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裡人又往見五祖自通法眷書祖曰書裡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者裡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裡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日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嗣大溈焉」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閒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立盡為流俗到者裡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府天台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楊氏子年二十五棄家學出世法晚見此菴密有契證畢丁覺山者十七年每以未穩為懷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初出世住江州圓通」

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 上堂。單明自己。業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領瀋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濶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裡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鎔。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稍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 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廝煎餓廝炒。大海祇將折筋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羨沸喋。恁麼作用。方可撐門拄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 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 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祇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者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者棒是三聖合喫。雪峰合喫。師以拂子擊禪牀曰。者裡薦取」 示眾。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鶻鳥落水。魚鼈皆死。正按旁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示眾。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退國清。居景星嵓。與吳芾友。淳熙戊戌。又自景星赴隱靜

鎮江府焦山或菴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初參此菴畢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菴遽震威一喝。師大悟。有以天封勉師出世者。師搖手曰。我不

解懸羊賣狗也郎遯去乾道初瞎堂住國淸於江心稱人中得請師爲第一座後出住平江覺報淳熙移焦山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者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偏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裡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 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 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 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攙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齏拍禪牀下座 僧問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鼎州出獰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 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 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埜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攧曰他道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眞金須是紅爐煆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 室中嘗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已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華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府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槨示雙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者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

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杭州府上竺證悟圓智禪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來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常患本宗學者囿名相膠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學南宗鄙之乃謁此菴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菴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師曰祗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者箇消息菴曰是門外漢耳師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菴曰却祗從者裡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持以告此菴菴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 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氷消瓦解時此菴見之笑曰須是者闍黎始得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聰從此菴發明己事凡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者一著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眞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知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麼坐臥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續燈正統卷之五

續燈正統卷六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七世

華藏民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世居峨嵋之麓幼通六經厭俗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聽華嚴起信既爇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嚴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嚴喝曰是誰起滅師即豁然大悟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麼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剎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眞淨曰今日新豐洞裡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曰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裡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嵒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砂鑼裡滿盛油師曰大小嵒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鬍子半夜穿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穩底趣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蕖」師至徑山孝宗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乾道

壬辰二月上註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淳熙丁酉冬奏乞菴居紹熙庚戌十一月往見変承策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茳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塟于菴之西岡諡慈辯禪師塔曰智光壽八十二臘六十四

昭覺元禪師法嗣

南獄府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曰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靈隱遠禪師法嗣

寧波府東山全菴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學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裡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兒子老看看行步躘踵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噁者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你若向者裡薦得不致蹉過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跶履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佛陀耶

撫州府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聞兩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

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謁靈隱海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壬子七歲令受位今巳五載度僧無退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禪師之名特遠投誠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皷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鄉地到裹幞頭孤路行求眞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抛下破木杓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泊通嗣法書海巳入宋矣

杭州府淨慈濟顚道濟禪師出家靈隱性不羈嘗與市井浮沉喜打筋斗不著褌形媟露人姍笑自視爽然與明顚同時師爲尤甚飲酒居常爲寺僧唾罵笞逐走居淨慈爲人誦經下火得酒食便赴有詩曰何須林景勝瀟湘只願西湖化爲酒和身臥倒西湖邊一浪來時呑一口時從市喜息人之諍救人之死戲謔笑談神出鬼沒人罕有能測之者年七十三而沒一日與明顚偶識於朱涇明日之日喚濟顚乃贈以詩詩曰青箬笠前天地濶碧蓑衣底水雲寬不言不語知何事只把人心不自瞞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往來大慧之門有年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趙超然訪之問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

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橛」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菴全菴。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劍池。公因從游。乃舉無菴所示之語。請為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返。一日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菴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脫然」 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菴體著語曰。小出大遇」 孝宗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文殊導禪師法嗣

長沙府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文殊於大別未幾。適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勵聲云。吽那。由是有省。述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忽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 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施為有時拈三放兩。有時盡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鼻孔從來向下垂」 上堂。達磨祖師在腳底。踏不著。分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脈。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戮豬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

殺猪時見箇甚麽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者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後繼席文殊上堂擧趙州勘破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靑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金華府義烏稠巖了贇禪師上堂擧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靑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侍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隨衆參扣後依佛燈不契因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曰南泉斬猫話某甲看久終未透徹奈何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得醒燈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成都府漢州無爲隨菴守緣禪師本郡史氏子年十三病目依棲禪能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擧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　住後上堂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物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花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巖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裡接人誠謂造次顚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旣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旣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麽却有迷有悟要知麽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府雲居頑菴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棄謁文殊導以佛法省要問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裡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其旨往見佛性不契入閩謁竹菴於鼓山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菴應聲喝曰閑言語師頓領悟住後僧問應眞不借三界高超卽不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攛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眞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揚州府通州狼山蘿菴慧溫禪師福州鄭氏子徧參諸老晚依竹菴於東林未幾菴謝事復謁高菴悟南華昺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菴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菴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當下釋然述偈曰撥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菴爲首肯 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劃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胸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餐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金華府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豎拂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話西向三世諸佛命脈中六代祖師骨髓裡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府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良久曰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上堂舉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

有夜行人

福州府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菴忽以猫兒擲師懷中。師擬議。菴攔胸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府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觀繪胡人。有省。夜白高菴。菴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叢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菴遣師依佛眼。眼謂師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裡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超玄旨。電急星馳烏足比。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裡。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袁州府慈化普菴印肅禪師。本郡宜春余氏子。母黃生宋徽宗政和乙未十一月廿七。誕時有異徵。年十五。往從壽隆受業。隆以法華授師。師曰。諸佛玄旨。貴悟自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隆異之。閱七載。始獲剃染。遂參牧菴於潙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菴舉拂示之。師當下契旨。紹興癸酉。出住慈化。不數載。梵宇金碧。如從天降。師猶自以所詣為未足。乾乾朝夕。脇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閱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

知心體合處豁然大悟述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後於乾道己丑七月廿一日忽索筆書偈於壁沐浴更衣跏趺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五奉全身塔於本山有語錄四卷行世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府薦福退菴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沒奈何趂後也打閧嗹瓠子曲彎彎冬瓜直儱侗」　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八兩譏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　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胸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克肖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　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廣信府龜峰晦菴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者箇末是煩惱已躬下事不明更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為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為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峰菴主到者裡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者裡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已查梨煩惱盍盂無柄龜峰今日為他閑事長無明為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面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者裡立地磕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揚州府儀真長蘆且菴守仁禪師越州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

一喝曰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 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菴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 甞頌臺山婆話曰開箇燈心皂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安府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府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上堂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 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 上堂舉正堂辯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話頌曰客舍幷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幷州是故鄉

武昌府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蘇州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崖懸華倒生

湖州府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久侍正堂入室次堂問貓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竪堂欣然因命分座

淨居溫禪師法嗣

溫州府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卓拄杖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鷂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溈果禪師法嗣

荊州府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

答巳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杜家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者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巳用之橫說竪說祇要揑人箇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脣皮胡言漢語所以南院道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學人問處院曰你問處作麼生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卽回南院院巳遷化乃謁風穴穴見便問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裡行相似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

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者箇始得乃召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荊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裡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

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丞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

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

僧問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師曰獼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

問行脚逢人時如

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咬大蟲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鐵石卵」　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裹秤鎚」　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峰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祇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　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曰祇如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師曰水晶甕裏浸波斯」　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

長沙府大溈山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者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者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者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長沙府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盋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雷迸火曰巖頭道者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嚗呢嚧唎吽嚗吒」　臨示宋上堂拈拄杖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德安府隨州大洪老訥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宋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曰話墮也未審那裏是者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　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南昌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倶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府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淸月白。此是海宇淸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然。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南昌府石亭野菴祖璿禪師。上堂。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盋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省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淸風生大厦。相逢携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眞假。眞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長沙府石霜宗鑒禪師。上堂。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纇。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靑山外。

贛州府報恩文爾禪師。福州長溪李氏子。十六爲僧。十八參月菴。至忘寢食。每聞更漏鐘鼓。輒嘆曰。又過一日也。後有省典侍司數年。去遊廬陵。衆請出住吉水淸涼。徙興國梵山寧都桃林。紹興辛未郡守李子楊迎住報恩。居十年。引疾求去。移慶雲。乾道丙戌冬示寂。壽四十六。坐夏三十。葬慶雲之西園。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府雲居蓬菴德會禪師。川重慶何氏子。上堂。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華。

續燈正統卷之六

續燈正統卷七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七世

育王諶禪師法嗣

台州府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巳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不被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會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　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巳咳嗽不巳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巳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　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　四明太守以雪竇請師辭以偈曰鬧藍方喜得抽頭退鼓今方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寧波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　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掛巳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　上堂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譬如十月菊開徹阿誰要阿呵未必秋香一夜衰慰斗煎茶不同銚　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　上堂觀音巖玲玲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蟥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峰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贄禮拜烝籠參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摑一攄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曰敢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曰君子可入

入或作八

延平府西巖宗同禪師婺州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

◈反蹶皮

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慕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反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書其略曰生死海中曠劫難渡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値浮木孔耳

杭州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上堂擧雲門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者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明禪師法嗣

臨江府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薌林向居士子諲過謁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竪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塗糊人好師曰贓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爲他偏界偏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贓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怗怗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撫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懶菴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召至內殿問禪道至要師答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現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現邪上爲首肯　示衆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剌誰知是紙做　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

適。有偈題於壁曰。雪裡梅華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不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於永安

光孝慜禪師法嗣

廣德州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大鑑下第十八世

淨慈一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息菴達觀禪師。義烏趙氏子。初參應菴於天童。次見無菴於道場。後於淨慈水菴室中。明得二老垂手處。一語破的。而返至龍翔。栢堂分第一座。後開法嚴州靈巖。閱四刹。自金山被旨陞靈隱。上堂。舉二祖問達磨安心公案。頌曰。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謾」袁州府仰山簡菴嗣清禪師。上堂。舉達磨大師一日謂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師頌曰。捏目生華。立問端。得他皮髓被他謾。者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府華藏伊菴有權禪師。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參佛智裕於靈隱。時無菴居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為問。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裡穿鍼耳中出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盋。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說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華影裡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常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益自韜晦。復見應菴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泊無菴住道場。命師分座」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栴檀林任駞驟。別起眉毛項上生。剜肉成瘡還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脣邊。所以僧問石頭。如何是禪。頭曰。甎

顛。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曰。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看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宋孝宗淳熙庚子秋。示微疾。書偈趺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塟於橫山。餘骼塔萬年寺左

焦山體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癡鈍智穎禪師。舉達磨見武帝因緣頌曰。提起須彌第一鎚。玉關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茨菴堯應入此增集載一卷二十七紙以版失無從錄入）

徑山印禪師法嗣

鎮江府金山退菴道奇禪師。僧問。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意旨如何。師曰。左眼半斤。曰。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聻。師曰。右眼八兩。曰。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又且如何。師曰。鼻孔大頭向下。曰。只如鷲湖驟步入方丈。保福入僧堂。又作麼生。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上堂。此段大事。無處不周。新焦山未離東霞時。已與諸人相見了也。且道相見底事作麼生。幾多頭角成龍去。蝦蟹依前努眼睛」上堂。至道本乎無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所以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幹乾坤大地。盋盂展也。覆却恒河沙界。到者裡。象王行處。狐兎絕蹤。水月現時。風雲自異。古今敗不得。歷劫不知名。千聖立下風。誰敢當頭道。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鎮江府金山蓬菴自聞永聽禪師。杭之於潛徐氏子。幼依本邑資福出家。十五從父遊徑山。慕別峰機辯警拔。白父願學焉。峰器之。育王天童。嵩鈯菴密菴全盛時。師往來兩公間十餘年。後遊閩越江東西湖南北。凡遇名流。反復博約。雍容婉辭。盡底蘊迺已。出世台州淨慧。徙金陵保寧蔣山。轉金山。終焉。壽六十五

臘五十七

雙林用禪師法嗣

金華府三峰印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風舞有時自西還自東

龜峰光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蒙菴元聰禪師福州朱氏子於晦菴會中得心要衆推爲高弟慶元丁巳自福之雪峰被旨還徑山上堂舉藥山首造石頭次參馬祖有悟乃曰驀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機緣頌曰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　上堂舉趙州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頌曰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地華狼藉送行者求僧偈曰山前麥熟雨初晴桑柘靑連柳色新落髮不存風骨露頭頭總是比丘身□□□□十月十四日示寂塔本山

大潙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喝一喝曰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　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見一亡七踏破虛空鐵牛汗出絕氣息無踪跡擲下拄杖曰更須放下者箇始是參學事畢　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呑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時又且如何喝一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大洪證禪師法嗣

蘇州府萬壽月林師觀禪師福州侯官黃氏子僧問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作麼生師曰錯曰興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錯曰興化旗鎗倒卓三聖肝膽齊傾師曰引不著曰只如今日和尚作麼生爲人師曰一棒一條痕　舉玄

沙三種病話頌曰盲聾瘖瘂捉敗了也更問如何盲聾瘖瘂

雲居會禪師法嗣

萬松壞衲大璉禪師讚釋迦出山像曰行滿功圓徹骨窮不勝羸瘦髮鬔鬆彌天罪過今無數毗舍耶中一欵供

萬年貴禪師法嗣

温州府龍鳴在菴賢禪師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法眼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 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傷心事祇許佳人獨自知

長沙府大溈喫菴鑑禪師會稽人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 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祇曰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 上堂舉晦堂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 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話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華雨後亂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寧波府天童雪菴從瑾禪師永嘉楠溪鄭氏子從普安子回落髮謁心聞於瑞巖聞舉紅爐片雪話問師師擬答聞一喚師忽領旨留侍三年入閩見佛智于西禪智問甚處來師曰四明智曰曾見憨布袋麼師便喝智便打師接住棒曰和尚不得草草智曰瞎漢過者邊立心聞主江心師歸省命充維那一日問師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如何是一喝分賓主師便喝聞曰者一喝是賓是主師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聞笑曰汝又眼華了師即呈偈曰一喝分賓主

依然又眼華。倒翻筋斗去。踏殺死蝦蟇。初住儀眞靈巖。後遷天童。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鹿跑泉冷浸明月。龍歸港深藏白雲」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須彌安鼻孔。曰如何是禪。師曰仰面不見天。曰如何是道。師曰全身入荒草。曰作家師。曰收」 上堂。金剛圈裡翻身。築著帝釋鼻孔。懸崖頭上撒手。突出達磨眼睛。往復三回。興猶未盡。機輪一轉。勢不可停。倒拈蝎尾。婢便稽聞。順捋虎鬚。奴呼菩薩。釋迦已滅。彌勒未生。佛法祖令。總屬新天童手裡。且把住放行。如何施設。良久曰。無孔鐵槌當面擲。普天匝地起清風」 上堂。金槌運動。三世諸佛不敢當頭。法令施行。外道天魔悉皆拱手。峭巍巍本無攀仰。淨躶躶不用安排。行住坐臥。不用猜疑。好惡是非。一時放下。然後和泥合水。拽杷牽犂。任運縱橫。總無妨礙。正恁麼時。且道太平一曲作麼生唱。良久曰。鐵船橫古渡。重整舊家風」 宋寧宗慶元庚申七月廿三日。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寂。壽八十四。臘七十。全身葬心聞塔右。有頌古最佳。

溫州府智門谷菴景蒙禪師。溫之平陽邵氏子。幼喜聞鐘梵。十三披緇。習台教。以名相學不足了大事。棄之。參佛智於育王。王問貴鄉。師曰永嘉。王曰還識永嘉大師否。師擬答。王喝出。遂兀然如癡。不知寢食者累月。一日聞鐘聲。忽有悟。上方丈。王曰還識永嘉大師否。師曰。即日伏惟和尚起居萬福。王曰向上事又作麼生。師擬對。王熱棒趂出。次日又上方丈。王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因歸里省親。見龍翔。翔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箇消息。師以左手畫○相。翔以拂左擊。師以右手畫○相。翔以拂右擊。師又畫○相。于中兩手托呈。翔以拂畫兩畫。師拜起而立。翔笑曰。三十年揀貓。貓今日得此烏喙。尋還鹿園。翔以谷名師菴。又嘗謁顯寧志。初出住智門。次遷瑞巖。師孤高絕俗。弱不勝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觀禪師法嗣

蘇州府虎丘偁愷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曰。雲鬢

濃粧苦强顏爲他閒事入塵寰携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華藏純菴善淨禪師擧六祖風旛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漢開眼堂堂入死關

紹興府天衣嘯巖文蔚禪師上堂擧雲門示衆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廚庫山門又曰好事不如無師曰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山門與廚庫此時明暗自然分

栢巖凝禪師有破衲頌曰零零落落幾經年隨手拈來搭半肩午夜定回和束倒通身贏得是青天

天童穎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荊叟如珏禪師婺州人初見癡鈍鈍問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復呈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齩著氷霜透齒牙根蔕雖然無窨子一年一度一開華又嘗作偈呈癡鈍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　住後歲日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曰是甚麼千年桃核裡元是舊時仁　結夏小參我此一宗正令全提如暴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擧意卽迷源擡眸巳錯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汝三種互修尅期取證第二頭第三頭萬拄千撐轉見氣急殊不知髑髏未具已眼先明呱地一聲千了萬當雖然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　佛成道頌曰六年雪嶺成何事打失從前鬼眼睛滿面慚惶無著處至今生怕見明星

福建府雪峰大夢德因禪師作憨布袋贊曰杖挑布袋走紅塵底事何曾見得親業識茫茫無本據欲來開口笑他人

金山奇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高原祖泉禪師舉鏡清在雪峰普請峰曰潙山道見色便見心還有過也無淸曰古人爲甚麼事峰曰雖然如是我要共你商量淸曰若與麼不

如某甲钁地去。師曰。雪峰探竿在手。影草隨身。若不是鏡淸普請。幾乎猥藉」 舉九祖伏馱密多問八祖佛馱難提。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話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華發火中春」 贈黃蘗嶺開接待偈曰。路繞懸崖萬仞頭。行人到此盡生愁。驀然得箇休歇處。重疊關山任意遊

萬壽觀禪師法嗣

南昌府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良渚梁氏子。母宋氏。從天龍肱受業。參月林於萬壽。林令看狗子無佛性話。經六年。逈無入處。乃奮志自誓曰。若去睡眠。爛却我身。每至困時。繞廊而行。昏則以頭磕柱。一日聞齋鼓聲。有省。述偈曰。靑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林遽曰。何處見神見鬼。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自此機用㴱合。寧宗嘉定戊寅。出世安吉報國。次遷隆興天寧。黃龍。翠巖。蘇之開元。靈巖。鎮江焦山。金陵保寧。理宗淳祐丙午。奉旨開山護國仁皇禪寺。

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古人恁麼道。黃龍卽不然。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 上堂。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放敎心地等虛空。慈受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柁。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裡薦取。何故。濟幾度黑風翻大浪。未曾聞道釣舟傾」 上堂。三分光陰二早過。懷州牛喫禾。靈臺一點不揩磨。益州馬腹脹。貪生逐日區區者。天下覓醫人。喚不回頭爭奈何。灸豬左膊上。於斯薦得。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木上座與諸人說破。乃卓拄杖下座」 上堂。趙州道。南來者與他下載。北來者與他上載。大似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慈受道。南來者與他一面笑。北來者與他一面笑。大似歡喜。斯散笑裡有刀。若是焦山又且不然。南來者以平常待之。北來者以平常待之。也不瞋也不笑。也無下也無高。何故。淸平世界不用干戈」 朝陽偈曰。寒時急用底物。趂暖著些鍼綫。忽然臘月到來。免致脚忙手亂。對月偈曰。始見些兒光影。要了末後一段。若是無門拳頭。不打者般鈍漢」 師晚年倦于槌

拂菴居西湖學者滔衆理宗召入選德殿說法祈雨感應敕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

長沙府石霜竹巖妙印禪師進賢萬氏子受業於龍塘紹曇徧參留龍門光癡鈍穎最久抵蘇州萬壽謁月林入室次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鼠齩破燈盞林頷之歷住數剎後移石霜」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晚年築菴曰紫霞丞相趙葵燕居里第嘗延師論道理宗寶祐乙卯八月二十三日書偈曰六十九年一場大夢歸去來兮珍重珍重書畢泊然而逝塔於紫霞

興化府囊山孤峰德秀禪師福州連江陳氏子祝髮蘇之寒山上堂舉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舉似長生生曰此是第二句峰令僧問生如何是第一句生曰蒼天蒼天師曰二大老與麼提掇淚出痛腸若是第一句要且未夢見在忽有人問怡山如何是第一句只向他道劍去久矣」上堂眞淨道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寺裡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裡參退喫茶師曰大衆要會麼聽取一頌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溼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大鑑下第二十世

華藏淨禪師法嗣

福州府雪峰石翁玉禪師禮雪峰塔偈曰入閩早是四旬餘象骨崖前縛屋居誰道開平年代後春疇煙雨幾犂鋤

寧波府天童西江謀禪師被敕住天童歷四十年貌枯瘁涖衆孤峻機語峭拔音如洪鐘理宗朝三被寵錫其示衆曰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癡絕主玉几時嘗寄偈有千丈飛流氣象新巖前一吼蟄無塵之句將入滅顧侍僧曰一笑㶚身日面月面遂闔筆而逝

徑山珏禪師法嗣

杭州府中竺空巖有禪師室中嘗垂語曰黃金鑄就鐵眞人東海湧嘗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熱睡柴牀日未斜熱渴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

◆陸圓鑑

杭州府淨慈千瀨善慶禪師嚴陵彭氏子丱歲而孤萍蹤無寄就舅氏業儒往見懷楚楚知爲法器問能出家否師曰固本願耳楚遂度之爰具戒品律身甚嚴徧歷諸方無所證後聞荊叟主淨慈遂往親依一日聞舉洞山麻三斤話忽悟深旨出世宜興保安次遷嘉禾天寧後陞淨慈嘗著扶宗顯正論仁宗覽而嘉之賜金襴袈裟徽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辯及謝事築室曰歸休宴息其間泊如也元至元戊寅八月三日化去壽七十九

靈隱泉禪師法嗣

金華府寶林無機禪師上堂舉妙喜頌圓覺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華蛺蝶飛師曰妙喜可謂桃花李花總成一家雙林則不然客舍幷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幷州是故鄉　上堂蘆花對蓼紅木落山露骨彷彿揚州依希越國拈拄杖卓一下曰爲君卓破精靈窟

無位眞人赤骨律

黃龍開禪師法嗣

杭州府護國臭菴宗禪師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曰你與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寒山曰你去遊五臺作麼干曰禮拜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曰豐干開口不在舌頭上寒山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箇駝子撞著世上由來無直人　上堂舉岳林振示衆市袋口開還有買底麼僧曰有林曰不作賤不作貴你作麼生買僧無語林曰老僧失利師曰岳林設箇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箇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迭護國今日布袋口開還有買底麼良久曰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杭州府慧雲無傳祖禪師上堂佛佛廣說大智莫能知祖祖相傳凡情距能測先天後地成壞長存入死出生去來不變於斯薦得已涉支離其或未然山僧更爲下箇註脚以拂子擊禪牀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溫州府華藏瞎驢無見禪師學輿化打克賓話頌曰

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亦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杭州府放牛余居士淳祐間參無門凡有問門皆劈面截住曰不是不是及見臭菴曰吾師何所見敢對人天顛倒是非耶菴曰我在無門處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士曰是甚兩字菴曰不是不是士大悟始知無門爲人處嘗設是非關以見所得其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回光返照迴絕遮攔纔擬思量白雲萬里逢人品藻遇物雌黃重古輕今貴耳賤目任伊卜度沉吟未夢見是非關在作麼生透且看如何是第一義對答不得打折齒却逞神通暗渡江有分奔波不近貴將心來與你安大痛無聲徹骨寒摘葉尋枝非好手西天依舊黑漫漫有佛處不得住燕子銜將春色去杜宇鳴時雪滿天落紅萬點相思雨無佛處急走過覺皇寶殿不肯坐修行六載出山來方信斧頭是鐵做」　安吉州沈道婆問是非關有幾句士曰有四句婆曰四句作麼生舉士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離得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士曰汝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士曰嫁雞逐雞飛嫁狗逐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士曰月子彎彎照幾洲幾人歡喜幾人愁曰不問者箇風光士曰問那箇風光曰無男女相底士曰既無男女相問甚是非關曰別有向上事也無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士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

囊山秀禪師法嗣

福州府鼓山皖山正凝禪師舒州太湖李氏子年十七二親俱喪投黃州雙泉道璞剃落旋受具于鄂渚開元首參三祖環菴璉次參鍾山癡絕沖長蘆南山哲皆不契後參雙塔無明性明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理難伸明劈胸一拳師忽有省乃曰我生平用底遭者老漢一拳瓦解冰消了也入閩禮孤峰峰舉狗子無佛性話師不能答踰半載乃得臻閫奧呈頌曰趙州道無箭不虛發築著磕著全活全殺峰曰你也得只是未在一日峰舉德山見龍潭話問那裡是德山親到處師以手掩峰口曰潭不見龍

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華片峰曰汝今日方知泗洲大聖不在揚州出現遂俾侍香泊峰遷西禪囊山師皆隨侍峰歸寂往登石鼓次依雪峰雙林果居板首寶祐丁巳出世福州釣臺遷萬歲久之太傅賈平章請住鼓山」　上堂入院方三日追陪人事忙燈籠與露柱密密細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拍禪牀曰昨夜碧天風浪靜一輪明月映螺江」　上堂六月旦夏已中荷華開水面茘子映山紅無位眞人處處相逢擬議雲山千萬重」　鼓山入院上堂拈拄杖曰颺下住山钁斧拈起國師聖箭卓一卓曰一簇破三關機鋒如掣電左右逢原全機殺活直得大頂峰小頂峰望空斫額白雲亭湧泉亭笑裡點頭正與麼時且道功歸何所靠拄杖曰雕弓已挂狼煙息萬國來朝賀太平」　示衆萬機不到千聖攢眉正令當行阿誰敢擬便恁麼會已落第二義諦大似望梅林止渴有甚快意處衲僧家將黑豆子換人眼睛把斷貫索穿人鼻孔未爲分外且道衲僧見箇甚麼道理卓拄杖曰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于今」　舉雪峰示衆曰此事不從脣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麼處得也須子細話頌曰一滴眞珠紅潑醅般勤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意呑却臨行上馬杯」　將終集兩序示遺誡索筆書偈曰八十四年一夢相似夢破還空也無些事端坐而逝

金華府雙林一衲介禪師題傅大士像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海西海禪師法嗣

順天府大慶壽寺中和璋禪師室中示徒或握木劍或執錦蛇因海雲簡參問某甲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師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榸曰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師曰吾此處別曰如何表信師曰吾牙是一口骨耳乃兩片皮曰將謂別有師曰錯箇喝曰草賊大敗師便休次日師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至賓主歷然話問曰與麼說話汝作麼生會簡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必更鍼

錐師曰汝只得其機不得其用箇便掀倒禪牀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箇與一掌曰精靈千載野狐窟看破如今不直錢師打一拂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箇進前曰青山聳寒色月照一溪春師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箇曰流水自東西落華無向背師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箇竪拳拍一拍直得丈室震動師曰如是如是箇拂袖便出

葛廬覃禪師舉僧問石溪如何是佛溪曰矮子看戲話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來眉卓竪鐵錐無孔舞春風

續燈正統卷之七

續燈正統卷八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中竺有禪師法嗣

嘉興府石門眞覺元翁信禪師眞覺開山上堂向上一機末後一訣佛祖不傳千聖結舌者裡莫有轉身吐氣者麼出來通箇消息僧問鎚斧開山從古有師今新啓石門關借路經過不妨一問師曰把將公驗來曰如何是關中主師曰鏌鎁橫在手專慣斬癡頑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曰癡頑漢乃曰滿目溪山絕點埃無邊刹海自周圍毗盧樓閣重重現誰覩門門有善財卓拄杖曰石門關啓眞覺場開一任南來與北來　小參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大衆建法幢則固然如何是立的宗旨莫是三轉五轉竪拳下喝麼莫是默然據座拂袖便行麼莫是語言文字確古論今麼莫是灰頭土面長坐不臥麼切須仔細若是正眼不明盡墮偏邪執滯所以道醍醐上

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我祖師門下盡十方世界是箇無縫鐵壁達磨不識盡十方世界是箇無孔鐵鎚迦葉不知無汝擬議處無汝承當處旋天轉地換斗移星雙放雙收透頂透底還會麼罷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僧問畢竟如何是立的宗旨師曰少間向你道

風旛中禪師法嗣

呂鐵船居士母秦國夫人夢公安二聖住持福嚴佑至舍而生弱冠時便參空山一日山問曾見趙州麼士厲聲曰無山休去每稱於人曰某再來人也士嘗任江淮都總管乃於蘇之嘉定建永壽寺以延雲水其賡和永明山居詩及他偈言皆超倫邁俗「達磨忌拈香曰西來不稱梁王旨西去空携一隻履若言妙用與神通眞正衲僧誰數你九年面壁尋出場接得一人又無臂衣盂連累到盧能從此葛藤生不已罪過有彌天源流無滴水今朝七百八十六年逢忌辰那箇兒孫不痛徹骨髓一爐香篆一甌茶報恩却是孤恩底欲把拳頭擧似伊憐渠巳沒當門齒

華藏見禪師法嗣

蘇州府陽山金芝嶺鐵檗念禪師示衆靈山付囑天下葛藤椿少室單傳諸方是非窟安心懺罪破漆桶又要重光付法傳衣滯行貨徒勞索價爲卯團圞無縫罅壁立絕中邊臨濟棒頭開正眼拳下示生涯曹洞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雲門三句可辨一鏃遼空法眼大地山河俱爲妙用看來世界清平何用强生節目金芝今日爲諸人斷者公案去也看看以拄杖畫一畫曰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擧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話頭曰誰謂家風分兩邊一條拄杖兩人牽休觀千嶂凌雲勢好看銀河落九天擧舍利弗入城月上女出城話頌曰出城入廓兩相逢來去誰云路不同回首湼槃臺上望九州四海一家風

直翁圓禪師法嗣

廬州府無爲州天寧無能教禪師門懸一牌云謹防惡犬竺源參纔跨門便曰老和尚爲我趕狗師便入

去陳却門智首座出迎同坐少時方丈會茶智起白曰此上人得得來見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既而師訶蒙山不合引兄弟禮懺施食源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不然我宗門中合提何事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佛乾屎橛當提此事始得源曰蒙山和尚嘗問學者道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大師塟熊耳却携隻履西歸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如此提唱和尚以爲何如師曰汝莫作禪會去麼源當下如夢忽醒

金牛眞禪師法嗣

安慶府太湖普明無用寬禪師結夏上堂諸方結制有甚巴鼻太湖梁山冷氷氷地二百箇鐵額銅頭無用分作兩處提起放下吞聲飲氣擬議之間頂門著地卓拄杖曰何似晴空轟霹靂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六年雪山錯忽覩明星錯走下山來錯錯假使九州之鐵也難鑄此一錯更說甚麼大地含靈同成正覺　中峰至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天目山古佛輝天幷鑿地虎齩大蟲蛇吞鼈鼻擲拄杖曰直下來也急著眼覷大衆懷香拜請幻住大和尚慈悲開示便下座

鼓山凝禪師法嗣

松江府澱山蒙山德異禪師高安盧氏子初參承天孤蟾瑩瑩命看趙州無字話一日蟾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師罔措悱發參究因首座入堂墜香盒作聲豁然有省述偈曰沒興路途窮踏翻波是水超羣老趙州面目只如此尋謁雪巖退耕虛舟諸老舟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所供並是語實又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曰剖腹傾心舟曰趙州戴草鞋出去又作麼生師曰手脚俱露一日室中舟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峰不白師曰別是一乾坤舟大稱賞勸謁皖山山問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師擬答山震威一喝師當下釋然一日山舉宋太宗問僧甚處來僧曰廬山臥雲太宗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者裡話問師師曰邦有道則見山深肯之承天覺菴處以第一座後隱居蓮湖橋休休菴出世澱山僧問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意

旨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寶壽便打又作麼生師曰爲人須爲徹曰三聖道恁麼爲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是肯他不肯他師曰兜率陀天一晝夜人間四百年　上堂昨日十四今日十五靈利衲僧吞却佛祖從教謝三郎月下自搖艣阿呵呵莫莽鹵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示衆蘇州有常州有八角磨盤空裡走日面佛月面佛覿面和盤都托出便與麼掀倒禪牀拂袖散去法門幸甚或有猶豫之者只得把手牽汝歸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豎拂子曰見麼見底是色那箇是心喝一喝曰聞麼聞底是聲那箇是道直下正眼豁開方得入門猶是脫白沙彌要與衲僧齊驅並駕更須進竿頭一步

慶壽璋禪師法嗣

順天府大慶壽海雲印簡禪師山西嵐谷寧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孝經開宗明義章師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異之於是俾從中觀沼受業年十一納具戒十二沼聽參問一日侍沼行沼曰法燈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沼手一掣沼曰者野狐精師喏喏沼曰更須別參始得十八元兵破寧遠四衆逃散師侍沼如故沼察其誠囑曰子向去朔莫有大因緣吾將與子北渡至赤城元世祖至元庚辰五月沼無疾而逝師爲乞食造塔一夕聞空中呼師名師爲矍然乃遷居三峰道院一日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毋滯於此黎明遂策杖之燕過松鋪値雨宿崖下因擊火大悟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尙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玄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谷玄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曰孟八郎漢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迨入燕謁慶壽壽先夕夢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座天明師至壽笑曰此夜來所夢者師問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壽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榸師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壽曰吾此處別師曰如何表信壽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片皮師曰將謂別有壽曰錯師喝曰草賊大敗壽休去次日壽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

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槌壽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師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直錢壽曰如是如是師拂袖便出遂命掌記尋密付焉壽謂師曰吾有如來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毋令湮沒師掩耳而出及開法後兩主慶壽自元太祖世祖皆以師道事之有孔子之裔元措者渡河謁師請復曲阜廟祀師為言於忽都護曰孔子以大中至正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正心誠意之本教人自孔子至今襲封五十一代繼承祀事未嘗有缺忽都護遂奏命復襲封爵年五十六忽患風痺仁宗延祐丁巳閏四月一日集衆說偈畢泊然而逝荼毗獲舍利無算謚佛日圓明大師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真覺信禪師法嗣

建寧府天寶鐵關法樞禪師溫之平陽林氏子年十七往常州華藏寺禮竺西坦受業十九得度二十受具初參中峰次謁及菴皆不契乃見元翁於石門翁示以三不是話於是力參三年一日忽大悟述偈曰不是心佛物撥出虛空骨金毛獅子兒豈戀野狐窟

喝一喝咄咄咄即詣方丈翁問作甚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翁曰不是不是別道將來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翁曰錯師亦曰錯翁曰南泉即今在甚麼處師便喝翁曰離却者一喝南泉畢竟在甚麼處師拂袖便出繇是徧謁諸方首見虛谷陵於大仰後謁海印如於薦福纔上方丈印問誰師曰暫到相看印曰甚麼處來師曰江西印曰江西近日有甚麼事師曰集雲峰下藤條被人拗折了也印曰莫亂統師曰不因亂統爭得到者裡印曰且道者裡事作麼生師叉手進前曰即日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萬福印曰不涉泥水一句又作麼生師喝一喝曰風從虎雲從龍印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是何意旨師曰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印曰錯師亦曰錯印喚侍者點茶來師曰不受者供養印曰不受者供養受那箇供養師曰謝和尚盛情印曰曾見甚麼人來師曰不曾見人印曰既不曾見人那裡得者箇消息師曰若見人即無者箇消息於是

服勤爲淨頭印常謂衆曰永嘉樞侍者是煅了底金副遊東林參澤山咸値咸開室爲衆舉竹篦因緣聲未絕師奪却竹篦過左邊立曰喚作甚麽即得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篦打一下拗折而出次日咸復開室師問泗州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咸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又捉住竹篦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意旨如何咸喝一喝師曰者是鬼窟裡活計畢竟意旨如何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篦一送曰見說洛陽華似錦拂袖便出後歸石門省元翁翁纔見便曰南泉向甚麽處去也師曰說甚南泉釋迦老子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麽師曰劍去久矣翁曰趙州無齊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翁曰古人與麽道過的你別道看師喝一喝翁曰錯師又喝翁曰錯師遂禮拜翁乃曰放汝三十棒師於是潛衆十五年延祐戊午出世閩之天寶帝師錫寺額加號妙覺眞空大師後遷松溪普載」　上堂當陽一句截斷根源把住放行全機歷落坐斷千聖頂𩕳鑿開衲僧眼睛疾焰過風奔流度刃直得妙峰𨁝跳慧海波騰正當恁麽時且道開堂祝聖一句作麽生道擊拂子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孤蹤」　小參金剛正印率土咸歸佛祖鉗鎚人天罔措階梯不立知解不存德山棒通上徹下臨濟喝絕後光前一明一切明一用一切用大丈夫秉吹毛劍懸肘後符雙放雙收全殺全活拈拄杖曰鶴有九皐纔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佛誕上堂毗藍園降生八十種隨好行作象王行吼作獅子吼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復卓一卓曰阿爺阿爺」　上堂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曰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曰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曰老僧住持事繁師曰三聖大似毒龍攪海白浪滔天若不是雪峰慣入洪波爭得驪珠在握擊拂子下座」　謝殿主上堂如何是佛殿裡底悉哩蘇盧蘇盧悉哩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裡擊拂子」　舉臨濟無位眞人是甚麽乾屎橛話頌曰無位眞人乾屎橛臨濟未是白拈賊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舉牛過窗櫺話頌曰浪靜風恬意轉殊滿天星斗月輪孤時人休戀

一泓水來上扁舟泛五湖　擧香嚴上樹話頌曰上樹未上樹鐵蛇橫古路覿面笑呵呵苦瓠連根苦居三載謝歸天實以嗣法善儔主寺事至元庚辰八月示微疾作手書邀諸所與遊者入山如期畢至求法施者隨其所欲了無倦色正午沐浴端坐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擲筆而逝壽六十三臘四十五全身塔於瑞雲院

普明寬禪師法嗣

常州府宜興龍池一源永寧禪師別號虛幻子淮東涇州宋氏子世宦族九歲師淵模於廣慧寺寺故淮海肇說法處前一夕寺衆夢迎肇次日師至識者異之十二歲薙髮尋受具戒參中峰海於蘇之萬壽入穹窿謁克翁紹紹俾掌藏時年始十九偕明極杲於焦子山習定五年極曰藏主所詣如此宜亟往見人於是至淮西太湖謁無用寬方入門用厲聲叱之師作禮門外久之乃許入見問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師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用便喝出師退徹夜不寐一日聞用擧雲門須彌山話聲未絕忽有省急趨前用便打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遽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虛剩用嗒然繇是執侍左右者三年用始以斷崖義所贊已像親署書授師曰汝緣在南師遂受命南還時虛谷陵元叟端瀨翁慶幻住本皆各據名山師皆叩擊無不脗合延祐庚申住廣德大洞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師爲起廢時有宿衲無一全者遯跡石溪谿與洞相望人謂廣德二甘露門云至治癸亥宜興龍池疏請師師欣然赴之命曰禹門居久復至絕巘築室足不越限者三年帝師降號弘教普濟禪師泰定乙丑遷九里寺至順庚午再遷李山元統甲戌主常之天寧萬壽八年復錫號本覺妙明眞淨至正壬午歸龍池尋召入京宣命龍光殿陞座說法上悅賜金襴法衣加號佛心了悟庚子出領善權洪武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囑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天飛雪書畢吉祥而逝先一月池水忽竭及師順寂噴

湧異常時荼毗現五色光牙齒舌輪皆不壞設利無數門人分餘骨與不壞者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厖蕺五所建塔藏焉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五

天寧教禪師法嗣

杭州府妙果竺源水盛禪師別號無住翁饒州樂平范氏子十七依羅山常出家尋謁月庭於蔣山時孤舟居第一座諄諄誨師不置師每自奮且發願曰吾此生不作佛當入無間獄過匡廬止東林一日夜半不覺如出荊棘林洎歸羅山默舉公案如鏡照鏡師自以為開悟及掌藏鑰東林閱妙喜語有明心見性非桑門事則又復致疑不能自釋越五載重會孤舟於蔣山其後謁無能始得脫盡玄妙知解回觀從前所悟宛如一夢能撫之曰子後當大弘吾宗也於是東遊至薦福分座說法久之居南巢天曆已巳出世西湖之妙果寺　示眾凡學道人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始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未幾復還南巢至正丁亥戒飭徒眾且曰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侍僧捧紙求偈師揮此曰何以偈為端坐而逝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

澱山異禪師法嗣

袁州府慈化鐵山瓊禪師十八歲出家首參雪巖一日偶頭痛欲煎藥手提瓶子遇覺赤鼻曰你須是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為父母說法始得師有省乃述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閒話頭拈起集雲峰頂月人前拋作百花毬無何巖示寂往謁東巖巖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抱贓叫屈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眉間迸出遼天鶻復謁蒙山慶入室呈解山但曰只是欠在一日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乃跳下禪牀擒住山曰我欠少箇甚麼山打三掌師禮拜山然之次典首座　冬節秉拂曰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曰者裡無尾無頭中道齊休行也休休坐也休休住也休休臥也休休睡眼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週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向上一路萬里崖

州何以見得𥮴拄杖曰休休後示寂塔於觀音閣後
□□府□□孤舟濟禪師時月庭忠居蔣山師爲第
一座竺源至首座寮師問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
具二緣而生達磨𨈑熊耳後隻履西歸爲復是神通
妙用是法爾如然子作麼生會源曰形神俱妙師叱
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源後以師語請益無能始
釋然大悟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大慈成禪師法嗣

衢州府烏石傑峰世愚禪師郡之西安余氏子弱冠
投蘭谿顯教寺薙染受具足戒謁古崖石門斷崖中
峰諸大老佩受法訓棲止南屏三年不踰戶限時止
巖倡道大慈師往謁巖舉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是甚麼師茫然於是仍返南屏一夕聞鄰僧誦證
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眞處豁然如釋重負乃曰佛
法元在目前人自遠之耳即述偈曰時時覿面不相
逢氣力孃生幾喫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一
輪紅走見止巖巖纔見便喝曰何處見神見鬼來師
曰今日捉了賊也巖曰贓在何處師便喝巖曰開口
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來師曰徧界明明不覆藏巖
拈竹篦師便掀倒禪牀巖曰敢來者裡捋虎鬚連打
三下因命爲侍者至順辛未出世里之烏石一十六
載遷廣德石谿　開堂日僧問遠離烏石嶺來赴石
谿山開示人天路如何透祖關師曰龍生金鳳子衝
破碧瑠璃曰與麼則覿面不相識千里可同風師曰
重疊關山路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既然不立文字何得流傳至今師曰官不容鍼
私通車馬曰直指人心指那箇心師曰開口不在舌
頭上曰見性成佛性在甚麼處師曰太湖三萬六千
頃夜夜波心月色明曰記得傅大士道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此意如何師
曰切忌當面蹉過曰與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
流處也風流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此事且止
經中道大富長者即是如來爲復是累劫中來爲復
是今生契證師曰淵深華落遠山高樹影長曰今日
直心居士營建石谿道場請和尚住是同是別師曰

師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百花紅曰既然如是得何果報師曰生生歸佛地世世樂人天 上堂大道無形離名絕相不勞修證豈涉言詮一千七百祖師關仔細看來只者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若欲掃去葛藤截斷露布直須向黃面老子方欲拈花之際金色頭陀未曾微笑之時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免使後代兒孫做盡許多伎倆山僧今日更不指東畫西直截與諸人通箇消息良久曰天高羣象正海濶百川朝 洪武庚戌十二月示微疾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全身藏烏石慈雲塔院壽七十臘五十

天寶樞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逆川智順禪師溫之瑞安陳氏子母奉智者大師像甚謹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遡汀流而上曰我當爲汝子寤而有娠師生而美質宿成年七歲從仲父沙門慧光于崇興及長受具徧歷義海忽棄去入閩參天寶鐵關求依住關叱曰丈夫漢不于大叢林相頡頏乃思局此耶袖身便入師下旦過悲泣關聞乃命參堂師由是壁立萬仞晝夜不辨踰月因如廁覩園中瓠瓜觸發頓覺大地平沉走見關關曰此纔入門耳向上一著千里萬里又踰半載一日忽厲聲告關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關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地上甎鋪屋上瓦覆關曰南泉即今在甚麼處師曰鷂子過新羅關曰錯師亦曰錯關曰錯錯師禮拜而退俾典藏鑰尋命分座說法關趨寂師繼領院事未幾棄去渡江入淮禮諸祖塔由建業回浙旋返永嘉開報恩於瑞安遷主江心復開歸原於平陽朝廷賜院額及金襴袈裟號佛性圓辨禪師平章燕只不華鎭閩請住東禪雪峰洪武初詔徵有道高僧十人於鍾山建會師應詔命陞座說法上幸臨慰勞備至南還陞主淨慈六年復召入京俄示微疾沐浴說偈坐逝

縉雲眞禪師法嗣

太原府五臺山靈鷲碧峰寶金禪師乾州永壽石氏子爲邑名冑父母崇善有桑門授以觀音像未幾生師誕時白光盈室甫六歲即命出家薙染後徧歷講

肆忽嘆爲非遂更衣謁如海眞于縉雲晝夜精勤偶携筐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眞曰入定耶師曰然眞曰何所見師曰有所悟眞曰悟處如何師舉筐示之眞曰不是師擲筐於地拱手而立眞又曰不是師便喝眞攔胸搶住曰道道師揑拳便築眞曰未在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始明師由是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無數豈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亟見眞眞不諾師掀倒禪牀而出翌日復見眞眞于地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眞復畫一圓相師于圓相中畫一畫又拂去眞再畫一圓相師于圓相中畫十字又拂去眞復畫如前師于十字隅作卍字又拂去眞大笑曰參學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寧復幾人遂授記莂命往朔方道當大行先是師嘗於定中見一山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者曰此祕魔巖也爾修道其中何遽忘之後師遊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彩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後師問何之答曰入山師曰入山何爲答曰一切不爲言訖而沒叩同行者皆不見知爲文殊化身也師因就山建靈鷲菴以待方來僧俗聞風趨赴嘗至萬指至正戊子冬召入內廷值大雪夜有紅光自師室中直透霄漢上驚嘆賜金襴伽黎明年禱雨輒應敕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洪武初詔師至京住天界問法稱旨辛亥設普濟會於鍾山命師涖其事賜伊蒲饌上親幸臨御翰賜詩壬子六月沐浴更衣集衆言別弟子請偈師曰三藏十二部尙爲故紙吾言何爲端坐遂瞑目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九荼毗舍利成五色齒牙皆不壞

慈化瓊禪師法嗣

汝州香巖無聞思聰禪師香山人初參獨峰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同雲峰月山等六人立盟互相究竟次見淮西無能教教示無字話令參一日晤同參敬上座敬問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敬曰你者一絡索從甚處來師罔然乃問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曰不見道要知

端的意北斗而南看說了便去師被一拶直得不知行坐者七日偶到淨頭寮疑情不解食頃乃覺胸次輕清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直是通身汗流遂見敬敬舉扇曰速道速道師遽曰舉起分明也妙哉清風匝匝透入懷箇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向上一路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嚴山過夏復謁無方普普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鼻豎眼橫普曰者是學得底師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普曰不問者箇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師豎起拳曰看普曰好與三十拄杖師拂袖便出適值鐵山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山問仙府何處師曰汝州山曰風穴面目如何師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遍山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山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幾時離高麗山曰未在更道師喝一喝拂袖便出山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我發明了師聞而感激復入光州山中十七年方得穎脫嘗示衆曰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秉金剛劍呑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却毗盧頂顛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直教寸絲不挂月冷秋空寒灰發燄到者裡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不見船子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正眼觀來盡是閒家具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

常州府宜興玉峰寂照無極導禪師吳興趙氏子生時白光盈室者三夕值元兵下江南母計氏爲游兵俘去師長以求母持大士名至切偏尋十餘年得之河間於是偕禮普陀從鐵山瓊落髮衣謁及菴信于道場無隱元于淨慈因汎湖聞漁歌脫然有省呈元元曰此間無你棲泊處師拂衣去尋築菴弁山之陽母終葬畢一夕空中有白衣人語曰緣在宜興於是得玉峰山建寂照禪院邑人翕然宗之至順壬申正月六日無疾趺坐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三十闍維舍利無數分塔於寂照中隱二處中隱在邑之東北亦師所創也

大鑑下第二十四世

烏石愚禪師法嗣

江寧府靈谷非幻無涯道永禪師。衢之西安浮石吳氏子。父夢明果至門誕之。投烏石傑峰出家。峰問何處來。師應聲曰。虛空無向背。峰指鐘示師。師信口成頌曰。百鍊爐中滾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觸著洪音徧九垓。時年始十二。峰大奇之。旋爲祝髮。居下版服勤。積久疑滯豁釋。得無礙辯。峰爲印可。永樂間敕住靈谷。會朝廷建大齋。有禮官董事甚嚴。師若不經意者。左右怪問之。師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無暇他及。沐浴更衣。趺坐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者回撒手歸空去。雪霽雲消月正圓。投筆而逝。上聞。遣中官致祭。茶毗舍利徧布七衆。歎未曾有。

温州府護龍太初啓原禪師。日本國源氏子。父官方。卒九歲。送入建長寺出家。十八謁旨南詢。歷三年。抵福州。時吳元之丙午二月。進京貢上。引師見上。上喜。敕見季潭泐。泐指令徧參。後謁傑峰。一日峰上堂曰。雪覆千山。因甚麼孤峰不白。師出衆曰。雷聲隱隱雨點全無。峰曰。草菴上蓋瑠璃瓦。石室中藏瑪瑙瓶。師曰。大蟲騎却南山虎。峰曰。虎生七子。阿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峰曰。且放汝三十棒。由是許入室。後辭結茅廬阜。復移石龍出世。廣度邏羅暘三峰。再遷護龍。嘗垂三關語。一曰。舜若多神因甚麼向平地上㧞泥帶水。二曰。金翅鳥王劈海取龍吞。因甚麼被泥鰍吞却。三曰。三世諸佛說不得。因甚麼狸奴白牯念摩訶。永樂丁亥三月朔集衆說偈曰。生也鐵面皮。死也鐵面皮。一擊百雜碎。白日繞須彌。遂坐逝。塔於南院。

續燈正統卷之八

續燈正統卷九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七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府教忠晦菴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慧圓頂。㣲習羣書。一日棄之出嶺。謁圓悟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菴悟。皆有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註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為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為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琊。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多皆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話。一日慧過雲門菴。師侍行。問曰。某到者裡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肯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大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盋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卽大悟。慧撾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　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為甚如此。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

復。曰侍者收取拂子」　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峰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九江府東林卍菴道顏禪師。潼川鮮于氏子。久參圓悟。微有省。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侍焉。朝夕質疑。方大悟」　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烏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　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鸜鵒語鶴」　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　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旛動。雲門扇子。䟦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嘗受用」　上堂。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奈之何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牆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曰。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　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衆無復枝葉。純有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鸑鷟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筯籠不亂攙匙。老鼠不咬甑箅。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　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鏤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　上堂。

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栴檀叢林栴檀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　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師曰裩無襠袴無口　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閑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府西禪懶菴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歸里結菴於羌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菴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曰菴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入室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既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執弟子禮一日喜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動叢林　住後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如牙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羌峰頂上挐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

道過在甚麼處良久曰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
當等閒」　至節上堂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
閉戸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
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
閒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
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　上堂懶翁懶中懶最
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
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打眠」　上
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曰諦聽諦聽師曰
諦聽卽不無切忌喚鐘作甕」　室中問僧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曰新羅國裡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
重七斤聻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
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麼
却來者裡衲敗缺僧擬議師便打出

福州府東禪蒙菴思岳禪師江州人上堂牆壁瓦礫
說一切法蛾羊蟻子現無邊身見處旣精明聞中必
透脫所以雪峰凡見僧來輥出三箇木毬如弄礫劇
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卑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

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者裡有人謗普賢定入拔
舌犂耕地獄且道不謗者是誰良久曰心不負人面
無慚色」　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
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
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
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
夜茶」　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
魚活鱍鱍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溼相濡以沫慚愧
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
直透桃花浪會卽便會擬人面前且莫說夢」　上堂
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
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
布施師曰築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
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
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
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亦不如語直大小岳上
座口似㯶盤今日爲者問話僧講經不覺和註脚一
時說破便下座」　上堂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

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
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
席帽
福州府西禪此菴守淨禪師開堂拈香罷就座白椎
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纔聲便喝曰此是第
幾義久參先德巳辨來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
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
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秖如迦
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
曰秖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者箇消息也無師曰無
者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
頭師曰莫將庭際栢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
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巳是白雲千萬里
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籍不少
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 上堂談
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
擘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裡坐到者裡山僧
巳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

生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若也畢明自己
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秖悟目前不明自己
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
到西禪者裡正好勘過了打」 上堂九夏炎炎大熱
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
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
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鋩正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
不得卽不問你諸人秖如馬鐙裡藏身又作麼生話
會」 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
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
天脚下是地耳裡聞聲鼻裡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
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
上堂文殊普賢談事理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
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 上堂善鬬者不顧其
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
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
陽放牛於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
人舞雖然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

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 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旣是奇絕爲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 上堂佛祖頂顊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 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三拜 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强卽弱曰何得埋兵掉鬬師曰祇爲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 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榔標橫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游氏子世業儒早失恃怙願出家以報親恩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張紫巖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駝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脫然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卽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便曰建州子你者回別也 住後上堂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 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剎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雷激雷奔崖頹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者裡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者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者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

上頭關」　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鼈正如趙州殿裡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堪打老鼠」　上堂諸人從僧堂裡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竝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寧波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吉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曰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者沙彌更要我與你下註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菴果應菴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師參焉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氷消」　初住台之鴻福次徙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峰頂上塔心尖」　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酧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　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覰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

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淳熙丙申被旨住靈隱入對選德殿孝宗問朕心佛心是同是別對曰直下無第二人曰若是則佛卽是心心卽是佛耶對曰成一切性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又問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師曰將謂陛下忘却上悅賜佛照禪師號自是召見無時嘗留內觀堂五宿而出嘉泰癸亥三月十五作遺書集衆敘別大書云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勤盡情說破泊然而逝僧臘六十塔全身於鄮峰東菴謚普慧宗覺大禪師塔曰圓鑑

常州府華藏遯菴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者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者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出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麤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峰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寧波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諸暨翁氏子初謁妙喜于徑山山問有何能師曰能打坐山曰打坐何爲師曰若鬬何爲直是無下口處一日採椒師作頌曰含煙帶露已經秋顆顆通紅氣味周突出眼睛開口笑者回不戀舊枝頭自是乃祝髮受戒山擧靈雲見桃花悟道話師頌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鱉競頭爭」住後上堂學佛止言眞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觀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麼復曰敗缺不少便下座」上堂長沙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妙喜老人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

何換骨洗腸重整頤通身是眼更須參」　師到靈隱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秖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見淸復曰適來松源和尚擧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揜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觜」　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　開禧丁卯示寂壽七十一臘四十五塔于本山寺之西

長沙府大潙山法寶禪師福州人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秖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獹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

福州府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圜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鞫其所證乃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出住玉泉爲慧拈香」　後省慧於小溪慧陞座擧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者裡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卽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敘謝畢遂擧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又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者裡百雜

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府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最久所至受喜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輩已且欲發去妙喜曰汝但耑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自能識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者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裡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究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自外歸師見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鬍子者回方是徹頭也　初住信州博山規模法道肅爲嚴整次移薦福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犂西家拽杷者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裡老鴉雖活如死　上堂釋迦掩室淨名杜口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華大衆者一隊不唧嗇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上堂乾闥婆王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曰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曰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寧波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者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者一拳爲三聖出氣

為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者一棒後因慧室中謂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者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遂大悟慧欣然許之

溫州府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閩林氏子初謁雪峰預次依佛心才皆不甚契及依大慧於雲門菴夜坐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者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初居連江福嚴菴食指甚衆日不暇給揭偈於伽藍祠曰小菴小舍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流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山前檀越願如所戒紹興己巳春出住能仁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華摘楊花眼裡瞳人著繡鞋卓拄杖下座　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呑月浪滔天

揚州府儀眞靈巖東菴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裡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芽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雲巖拄杖分在敢問大衆且道為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靑至今　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搭上脣竪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卽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手裡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　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華下睡貓兒

江寧府蔣山一菴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

喜問甚處人師曰安州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斯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鞭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裡有粒豆爆後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為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究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　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諸山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揮身只打頭陳大喜

延平府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裡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長沙府大溈了菴景暈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華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虛空鼓驚起憍梵盋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握拳當胸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峰前亦曾錯舉

杭州府靈隱誰菴了演禪師福州人上堂面門撈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揚州府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畢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續燈正統卷之九

續燈正統卷十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七世

大慧杲禪師法嗣

福州府雪峰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

栴檀叢林栴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處州府連雲道能禪師成都漢州何氏子僧問鏡淸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斷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居果閬懷裡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杭州府靈隱毅菴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　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　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話師曰馬祖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卽今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

建寧府竹原宗元菴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若究此事如失却鎖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噁在者裡開箇鎖子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　示衆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者裡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裡待他自去理會　示衆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竪亦未爲分外　一日舉世尊初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話師曰見怪不怪其

怪自壞」垂語曰者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他他便殺了你

杭州府徑山了明禪師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師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嘗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以數百計杲以食不給且慮禍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樗栳行乞至晚食用之屬成列以歸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及被旨復僧衣住育王皆未嘗離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榜曰下喝者罰一貫錢師乃密具千錢於袖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乃往庫司語曰和尙要十兩金主事不疑即與之師袖入方丈復頓於地高聲一喝喜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喜爲一笑且曰你者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久之舉令出世舒州投子先是投子諸庄牛遭疫死斃幾盡師以願力化牛二百隻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及妙喜住徑山師來省覲洎歸長蘆妙喜送以偈曰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徑山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皤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翌旦師至和王出見與夢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竝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傳言和王以蘇州庄施徑山孝宗聞會和王入朝上曰聞卿捨蘇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爲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請師而師前二日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師在前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和王即以庄隸本山師有大因緣所在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浙兩湖因號布袋和尙再來云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

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裡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府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裳之女上堂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至今累及兒孫山僧於人天衆前無風起浪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遂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是生殺全威邪是佛祖莫辨邪是八面受敵邪是自救不了邪若向者裡辨別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屙已前墮坑落塹

蘇州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頌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豁然省悟慧下座馮濟川逐段著語曰恁麼也不得囌囉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囉悉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會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竝是詐實馮大驚」 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

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喫油餈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餈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 孝宗隆興癸未舍人張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迷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攙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潤百川朝」 上堂舉雲門示衆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秖管盞盂兩度溼」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華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華舟橫斷岸曰人場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明居淨慈往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乃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無所省辭謁善權清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曰為甚麼九成毫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卽不是汝底公悚然一夕如廁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

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屆明謁法印一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菴供雲水主僧惟尙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尙批公頰公趍前尙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尙又作麼生尙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尙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旁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尙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尙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尙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尙於東菴尙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祗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裡杲沒蛟龍丁巳秋大慧董徑山公閱其語要嘆曰是知宗門有人特以語尙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劉參政請慧說法於天竺公三往不値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

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艱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公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裡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黐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巳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者驢猶自在

旁邊煞得工夫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栢垂語曰趙州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旣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麽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頷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葢恐得少爲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彦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麽看公久之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眞歇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偉問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鎭州出蘿蔔慧卽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彦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印之嘗舉首山竹篦話至葉縣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麽山曰瞎公曰妙德到者裡百色無能但記得嘗作蠟梅詩有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裡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眞自寡處屏去紛華嘗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眞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尙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尙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

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眞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省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大鑑下第十八世

教忠彌光禪師法嗣

泉州府法石中菴慧空禪師贑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孔裡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撫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眞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釋迦老子道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瑠璃盋內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杭州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次謁雪巢一此菴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參教忠聞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以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欛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詞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裡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斯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頌曰平地攏魚鰕遼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塔於本山

吉安府青原信菴唯禋禪師福州長樂李氏子幼出閩依盱江禪悅廣獲僧服一日廣以佛國白五十三知識頌授諸維那師侍其旁聞止住林有時要見十方佛無事閒覩一片心之句便得要領廣異之還閩謁鼓山佛心才及東禪月菴果西禪嬾菴需諸老時晦菴住龜山師往叩一日夜半摸索淨巾次恍然大徹黎明趨方丈呈偈曰業識茫茫本無所據昨夜三更回頭一覷一段靈光本來獨露菴頷之復出嶺見顏卍菴於薦福入室應對敏捷顏厲聲曰者福州子被人教壞了也未幾復往梅陽見大慧慧曰如何是佛師曰覿面相逢更無別有慧曰如何保任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既而隨慧北還住育王遷徑山慧一日問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師曰唯禋只管看慧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慧遽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罰你師遂以佛祖機緣頌十數則呈慧其世尊初生曰撞出頭來早自錯那堪開口更稱尊當時若解深藏舌免得閒愁到子孫慧為擊節後開法天台眞如遷報恩豫章上藍吉州青原　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移華兼蝶至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買石得雲饒　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雲門袖頭打領腋下剜襟不妨好手子細看來未免牽絲帶綫或問報恩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拈拄杖曰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者箇是橫泉拄杖子那箇是一乘法卓一下曰千峰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宋光宗紹熙壬子六月示疾十九日書偈曰末後一句覿面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遂跏趺而逝羅湖瑩仲溫狀其行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荊州府公安遯菴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牛田淺草裏打起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呵呵呵露風骨等閒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　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

惺人

汀州府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擧俱胝豎指因緣頌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杭州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出家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諸老後聞東林示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秖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焉陳所見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於是遂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擧南泉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語默有所覺曰打草秖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裡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者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裡師擬開口林攔胸一拳師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　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　上堂擧雪峰示衆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　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跟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　上堂擧卍菴先師道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脊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裡禮汝三拜　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蘭碭拾花針六代祖師有裡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　元菴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燗燗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傅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為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於寺之南菴

金華府智者元菴眞慈禪師潼川李氏子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

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者裡撥著動著放光動地歸以呈其師師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菴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盋裡飯桶裡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菴深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淵禪師上堂鎔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直是主賓道合內外安和放行則細雨濛濛把住則朔風凜凜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復曰等閒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　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雲門具逸羣三昧擊節叩關向閃電光中與人解粘去縛不妨好手細檢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即不然忽有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答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上堂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曰還假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無有障礙師曰奇怪趙州雖是沙彌初學一撥便轉南泉如善射者發箭箭中的若不是趙州也大難承當是他便能向平常心是道處撥轉關棙子去却胸中物喪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信脚行信口道等閒拈出著著有出身之路以何爲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如何是趙州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且不是飣餖底言語排疊底章句推入在死水裡者箇便是沙彌底樣子應當學欲行千里一步爲初白日青天快著精彩

徽州府簡上座參大慧於徑山時卍菴爲首座一日

為衆入室問師一二三四五六七明眼衲僧數不出你試數看師便喝菴曰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又作麼生師擬對菴便打曰你且莫亂道師於言下有省述偈曰你且莫亂道皮毛卓竪寒只知梅子熟不覺鼻頭酸」 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老漢渾無面目言下乖宗神號鬼哭年僅三十而終

蘇州府崑山資福遂翁處良禪師山陰劉氏子十三游方初為妙喜侍者長從卍菴顏為書記能著文詞人咸以良書記稱嘗居秀州法喜院拈香為卍菴嗣再歲廬會稽海山尤太常守臨海起師領紫嚢次領崑山薦嚴資福淳熙丁未六月戊寅以疾逝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為卍菴與師所同建也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府鼓山木菴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為僧首謁懶菴於雲門一日入室菴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師當下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幾喪目前機菴許之師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者裡假饒見機而作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倒拈天下任橫行」 上堂舉睦州示衆曰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 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 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乾道癸巳八月卒瘞骨于鼓山之西崦

溫州府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牀曰洎合停囚長智」 上堂大機貴直截大用

賓嚬發縱有嚙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上堂紫蕨伸拳爭破梢楊華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者裡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窓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府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曰只者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者裡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裡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延平府劍門安分菴主少與木菴同肄業安國後依懶菴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掛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菴付以伽黎後菴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　示衆者一片田地問汝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巳是鈍置你不少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　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裡山僧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寃有頭債有主良久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示衆十五日以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以後人間無水不朝東以前以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賖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府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杭州府徑山寓菴德竇禪師興化人初住徑山至山門彈指一下便入

福州府鼓山石菴知玿禪師僧問坐斷雲山事巳彰可憐雲水自茫茫今日石門通一綫端然衣錦便還鄉且道還鄉一曲作麼生唱師曰罕遇知音曰祇如

未跨石門一句作麼生道師曰百襍碎曰已跨石門又作麼生師曰依舊却囫圇曰直得大項峰點頭岃崱峰震動師曰未爲分外曰秖今晏國師撫掌呵呵大笑曰幸得與老師相見也師曰不是冤家不聚頭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　上堂昔在東溪日華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古人恁麼道大似焦桐挂壁罕遇知音白雲今日幸遇李深卿陳仲齡二知音到來正值六合風淸萬籟俱息不免再理朱絃試彈一曲橫按拄杖曰諸人還聞麼聞卽不無且道是何曲調卓拄杖曰太古希聲無限意知音知後更誰知　上堂語是謗默是誑不語不默轉增虛妄喝一喝春風吹落桃李華淡煙疎雨籠青嶂頌趙州鎭州蘿蔔話曰些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紫電旋謾說鎭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府乾元鈍菴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秖在一槌算拄杖曰伶俐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伶俐底麼良久曰此擬張麟兎亦不過

興化府華嚴別峰雲禪師初住福州支提次遷福泉華嚴上堂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且道不昧箇甚麼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　上堂彌勒大士朝入伽藍暮成正覺總似者般鈍漢有甚用處直饒隔山望見支提雙童峰便回去腳跟下好與三十　上堂舉眞淨道也無禪也無道也無玄也無妙快活須明者一竅師曰既無禪道又無玄妙甚處得者一竅若有一竅可明如何得快活去諸人卽今要得快活麼便下座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是甚語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誑人之罪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莫鈍置他好其奈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福州府中濟無禪立才禪師上堂雪竇道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雪竇老漢顢顢頇頇儱儱侗侗更添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箇註腳隳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腳眠　上堂舉趙州喫茶去話師曰

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翻手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示衆南海波斯持密呪千言萬語少人知春風一陣來何處吹落桃華三四枝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叩諸禪宿無所入及開善歸結茅附近日勤參究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釋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月老風高萬古心

續燈正統卷之十

續燈正統卷十一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八世

育王光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妙峰之善禪師吳興劉氏子世居彭城上世皆登膴仕師生紈綺中資性高潔年十三辭家受業於德淸齊政院凡經論一見輒了大意謁諸方參佛照於鄮山於風幡話契旨照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綫斬釘截鐵起吾宗嗣是入武康結廬妙高峰下十年後分座鴈山能仁出世台州慧因遷洪福萬年諸剎退居臯亭劉寺者又十年復領明之瑞巖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晚居靈隱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但寒溫而已僧問如何是不入衆流句師曰烏龜鑽破壁曰如何是體妙無私句師曰百足馬中一頭驢曰如何是瞬目揚眉句師曰花雨巖前石點頭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紫薇花下紫薇郎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十年

後　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洩
以拂子擊禪牀左邊曰者裡是鑊湯爐炭復擊右邊
曰者裡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
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一擊曰毗婆尸佛
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上堂舉雲門普請搬柴
次乃拋下柴繇曰一大藏教祇說者箇師曰大小雲
門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上堂談玄說妙事如
厤添得時人眼裡沙赤骨律窮挨得入潑狠潑賴是
生涯懸羊頭賣狗肉喫官酒臥官街笑倒籬根破草
鞋　示衆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
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曾
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
土　師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曰來也如是去也如
是來去一如淸風萬里書畢而逝實宋理宗端平乙
未九月二十八日也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
利無數瘞於靈隱之西岡

杭州府淨慈北磵居簡禪師字敬叟潼川龍氏子世
業儒依邑廣福院得度閱卍菴語有省後參佛照機
契追隨一十五年出世台之般若遷報恩光孝大參
員西山時爲江東部使者以東林力致不可乃退隱
飛來峰北磵十年故稱北磵起應雪之鐵佛西余常
之顯慶碧雲蘇之慧日湖之道場後奉旨遷淨慈寺
上堂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
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以大圓
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喫官酒臥官街當
處死當處埋本來無位次何用强安排　上堂舉密
師伯與洞山在餅店坐次密於地上畫一圓相謂洞
山曰把將去山曰拈將來保寧勇曰非但二老提不
起盡大地人亦提不起師曰北磵敢道保寧計窮力
盡　上堂雲巖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此事澄潭不許
蒼龍蟠趙州四十年不襍用心除二時粥飯是襍用
心處兎子何曾離得窟　上堂舉子湖一日入僧堂
曰有賊有賊見一僧便捉住曰在者裡僧曰不是是
某甲湖托開曰是卽是祇是汝不肯承當師曰子湖
收處太危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家賊難防家財必
喪卓拄杖曰只可錯捉不可錯放　上堂先佛照道

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增高價北磵則不然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瓦解氷消且道與先佛照是同是別」 舉世尊初生話頌曰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 舉楞嚴六解一亡話頌曰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煙一縷開清晝百鳥不來華自紅宋理宗淳祐丙午春示疾索筆書偈紙尾復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索浴罷假寐而逝壽八十三臘六十二瘞全身於月堂昌塔側遵遺命也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

杭州府徑山淅翁如琰禪師台州周氏子上堂舉乾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者裡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曰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曰唱愈高和愈峻還他二老若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著在」 上堂拈拄杖曰蔣山喚者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者箇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作維摩贊曰毗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寧波府天童無際了派禪師上堂三五十五月圓當戶雖然匝地普天要且秋毫不露對景憑誰話此心令人翻憶寒山子」 上堂諸人十二時中上來下去折旋俯仰起居問訊瞞崇恩一點不得只今坐立儼然賓主交參面面相覷崇恩亦瞞諸人一點不得既然彼此不相瞞爲甚麼自作障礙喝一喝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上堂昨夜安排一段禪天明起來都忘却而今打鼓衆雲臻對面臨時旋捏合乃回顧侍者曰記取者一著」 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昔向今辰入大寂定堪笑天下叢林刻舟求劍二千餘年區區不已崇恩今日不動神機摸轉瞿曇鼻孔不圖打草驚蛇只要大家相見汝等諸人各宜子細觀瞻莫教錯過遂合掌曰不審不審」 上堂佛法在你日用處在你著衣喫飯處在你語言酧酢處在你行住坐臥處在你屙屎送尿處擬心思量便不是了也咄嗐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題郁山主像贊

曰策蹇溪橋蹉跌時悞將豌豆作眞珠兒曹不解藏
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
福州府東禪性空智觀禪師上堂擧僧問鹽官如何
是本身盧舍那官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
官曰却安舊處著僧再問官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
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聵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既不
薦來機鹽官只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鹽官不起
雪竇道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鹽官
不起以拂子畫一畫曰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如
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　上堂擧寶壽開堂
日三聖推出一僧話師曰衆中商量道三聖有奔流
度刃之作向平地上湧波瀾寶壽用疾焰過風之機
向虛空裡轟霹靂二老各出一隻手扶竪臨濟正法
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東禪道蚊子
如何擎大柱藕絲焉可繫須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
端的向二人邊滅却
湖州府上方朴翁義銛禪師天資奇逸辯博無礙上
堂擧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頌曰狗
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壁上挂葫蘆贊
達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
江心航折葦浪頭何似問頭危
寧波府育王空叟宗印禪師西蜀人初住湖州崇先
保壽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風吹日炙曰意旨如
何師曰釘釘膠粘　上堂大道坦然離名離相剗除
則失旨建立則乖宗從上佛祖古今知識顯大機彰
大用盡是闕空鎖夢過犯彌天印上座裂破面皮還
免得麼良久拍禪牀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平地上死人無數一心不
生萬法無咎屎窖裡頭出頭沒孤逈逈峭巍巍華須
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上堂鐵崑崙兒喫一攧南海
波斯舞不輟夜半失却攔腰帛笑倒東村王大伯拍
禪牀下座　上堂擧僧問長沙如何是上上人行履
處沙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沙曰如死
人手師曰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兎走直截根源
取之左右張翁醉倒臥官街元是李翁喫私酒
杭州府淨慈退谷義雲禪師福州閩淸黃氏子幼業

儒。從山堂淳祝髮。徧參至吳。首謁鐵菴。一次參佛照於。靈隱隨遷育王。歷十年居第一座。出住香山。五年徙台州光孝。又遷鎮江甘露平江虎丘。萬壽。及淮南長蘆。晚補育王。後退居香山。朝命起蒞淨慈。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東斗西移。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南斗北轉」　上堂。奔流度刃。疾焰過風。啐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彀已前。中的早涉迂迴了也。趙州到茱萸。葦却拄杖。即且置。只如孚上座道。聖箭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舉首山拈竹篦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等諸人喚作甚麼。葉縣省近前掣竹篦拗作兩橛。拋向階下。却曰是甚麼。山曰。瞎。縣便禮拜。師曰。臨濟一宗掃土而盡。宋寧宗開禧丙寅五月示寂。壽五十八。臘三十五。塔於寺之北隅

杭州府徑山少林妙崧禪師。建寧人。上堂。舉僧問睦州。如何是展演之言。州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曰。伏惟尚饗。師曰。睦州古佛。善應來機。雖然如是。只得八成。或問徑山如何是展演之言。即向他道。問十答百。有甚麼難。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喝一喝曰。且莫屎窖沸

寧波府育王秀巖師瑞禪師。上堂。舉道吾曰。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妙喜曰。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席帽下。元是舊時人。大衆。二老隨機應用。即不無。若是衲僧門下。未夢見在。且道衲僧門下作麼生。良久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上堂。舉灌溪參臨濟。濟下禪牀搊住。溪曰。領領。濟乃托開。師頌曰。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上堂。舉演化問報慈。如何是眞如佛性。慈曰。誰無。化不契。復請益護國。國曰。誰有。師曰。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翻身不唧嚁。直饒未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熨斗。呵呵呵。若人自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

寧波府育王孤雲權禪師。上堂。舉僧問雪峰。古澗寒

泉時如何峰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僧又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曰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檢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人問育王古澗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有送僧歸鳳山偈曰鳳凰山下鳳凰兒文彩纔彰羽翼齊鐵網縵天攔不得歸心已在碧梧枝

寧波府天童海門師齊禪師初住台州瑞巖奉旨遷天童每晨起童行捧香盒隨師各殿堂逐一行香畢還方丈望佛作回向語曰上來持誦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回向眞如云云曰以爲常而擧寺未嘗信師乃謂衆曰汝以八十一人各執經一卷聽老僧誦衆依教師在座上誦其八十一人各聞所誦皆與手中所執一字一句毫無差漏衆疑方釋知爲華嚴大菩薩再世者也

石菴正玿禪師歸湖上有偈曰鳥不驚飛水不流碧潭空潤冷涵秋一絲頭上無香餌風颭蘆花落釣舟

南康府雲居率菴梵琮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出滄海乾枯　浴佛上堂且喜今朝降獨尊率菴無物慶生辰只將一霎薔薇露洗出湖山淨法身

杭州府靈隱鐵牛印禪師上堂舉南泉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蓑煙雨屬誰家

華藏演禪師法嗣

湖州府何山月窟慧淸禪師上堂舉天台韶初參法眼因僧問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韶聞豁然開悟頌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接觜鷄雀空啾啾驊騮已千里

天童全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笑翁妙堪禪師慈谿毛氏子廣顙平頂骨氣淸豪從野菴欽受業依息菴觀於金山參松源嶽於靈隱皆不契時無用居天童徑造其室用問行脚僧游山僧師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

坐具便摵用曰此僧敢來者裡捋虎鬚俾參堂用一日以狗子無佛性話問師師擬開口用以竹篦劈口便摑師應聲呈偈曰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頷之即命侍香已而報恩約致師分座後出世妙勝次遷金文移光孝及台之報恩閩之雪峰未幾詔住靈隱開山大慈次遷瑞巖應江心無何淨慈詔下丐辭不允明年荊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憤然謂曰若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巖育王虛席復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表章大覺祖述妙喜秩然有序上堂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逺水可憐盲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真教體　舉寶壽開堂三聖推出僧話頌曰一人客路如天遠一箇歸心似箭輕彼此征途雖有異須知同日到天庭　舉汾陽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話頌曰平地無因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也是封皮作信看時天童除瞽再至大參趙公復請主淨慈悉謝之示疾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椎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

杭州府靈隱石鼓希夷禪師舉瑯琊覺法華舉相見話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舉南泉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二十棒趂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泉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禮拜而出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和梁山遠十牛圖頌一尋牛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草斜陽裡一曲新豐空自吟二見跡枯木崖前差路多草窠裡輥覓非麼脚跟若也隨人去未免當頭蹉過他三見牛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似子細看來未十成四得牛牢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且要回頭識舊居五牧牛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蹄塵不曾犯著他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六騎牛還家指點前坡即是家旋吹桐角出煙霞忽然變作還鄉曲

未必知音肯伯牙七忘牛存人欄內無牛趂出山煙蓑雨笠亦空閑行歌坐樂無拘繫贏得一身天地間八人牛俱忘慚愧衆生界巳空箇中消息若為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此宗九返本還源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聾昨夜金烏飛入海曉來依舊一輪紅十入鄽垂手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頷與驢腮一揮鐵棒如風疾萬戸千門盡豁開

福州府雪峰滅堂了宗禪師上堂空索索冷氷氷淸虛之理畢竟無身為甚麼却有許多煙雨會得麼若會得七種供養諸人若會不得滴水難消

寧波府雪竇野雲處南禪師上堂百計推尋了不見面一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取飽為期我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　上堂斬釘截鐵特地乖張就下平高衲僧笑具皇覺到此有理難伸未審諸公如何理論　上堂摩醯正眼照然赫然一處該通萬機頓赴縛虎擒龍驚天動地且平常一句又作麼生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順天府薊州盤山思卓禪師上堂拈拄杖曰登山渡水全藉者人擲拄杖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情　上堂寂寂惺惺有氣死人惺惺寂寂無用頑石嚗下載淸風付與誰

育王璞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妙智從廓禪師長溪林氏子幼穎悟不妄言年十五薙染見佛心才嬾菴需後依大圓璞有得服勤數載圓撫之以為類已得參妙喜於回雁峰下復隨侍從育王及圓繼席徑山師典第一座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而一香乃為大圓拈出也次遷育王孝宗即位[illegible]舍利寶塔詣行在安奉禁中觀堂召師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現師曰從陛下聖心發現上大悅賜師妙智禪師號日本國王閱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歲修弟子禮且送材建舍利殿師晚投老於烏石山立笑月菴作終焉計淳熙庚子示微恙說偈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塔於菴之寢室

雪峰然禪師法嗣

如如顏丙居士有僧舉趙州見南泉有主沙彌話問者士以頌答曰解把一莖茅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

頭頭皆是道眼中瞳子面前人 頌子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

大鑑下第十九世

青原禋禪師法嗣

吉安府青原淨居正菴宗廣禪師僧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在甚麼處師曰逢人不得錯舉曰還有請益分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僧禮拜師曰却較些子 上堂父子相承住此山叢林就則沒多般主賓色色皆仍舊驀召大衆且道仍舊後如何一炷清香答聖顏下座 上堂不用愛聖聖是假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但得聖凡情盡自然物我雙忘正恁麼時憑誰委悉拈拄杖曰石女穿針山色秀木人牽線海雲生乃卓一卓下座

鼓山永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曰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趂出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會麼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菴曰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出來也斬爲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師曰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明果與麼道也是鞏縣茶瓶嘉定丁丑師纂修聯燈會要傳于叢林

靈隱善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安呂氏子年十三依郡之崇福落髮十六遊方至杭受具謁妙峰於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世住里之光孝升承天次遷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峰復以朝命移育王與徑山據室者裡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住麼獃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 示衆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 上堂盡大地是紫磨金色身諸人每日開眼覰見釋迦老子心肝舉步踏著釋迦老子鼻孔說有說無是誰說生說滅是謗說即心非心是妄不

訴不謗不妄春風吹落桃李華澹煙疎雨籠青嶂」
上堂春雪寒春宵短古佛心破燈盞正法眼乾紙撚
抖擻精神只管看看到北斗西移南斗東轉上元依
舊正月半」 上堂靈雲見桃華悟去玄沙道敢保老
兄未徹香嚴聞擊竹悟去仰山道祖師禪未會禪和
家十箇五雙道我此一門全無肯路與麼亦未知玄
沙仰山舌頭落處在要見二大老麼醉我落花天借
他管絃裡」 除夕小參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
何德曰依舊孟春猶寒師曰古德恁麼答話只恐諸
人忘却今日忽有人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拈棒便打
待他道因甚麼打某甲卽向他道你更要我道孟春
猶寒那」 嘗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
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
敢道飯是米做」 送忍書記偈曰蠶絲不可織寒衣
糞字那能療得饑別欲與君安樂法正忙却未有閒
時」 生宋光宗紹熙甲寅十月十二日示寂於景炎
丁丑五月二十一壽八十三闍全身於南塔院
杭州府淨慈東叟仲穎禪師上堂切忌隨他覓無勞

向已求縱橫活鱍鱍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
下秋」 上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奉化縣裡契此翁
凸箇肚矮雙足拖箇布袋十字街頭憨憨癡癡落落
魄魄何似老龍牙手裡把柄破木杓 上堂拈拂子
畫一畫曰伏羲發天地之祕未明者消息又點三點
曰瞿曇示圓伊之形未明者消息者消息如何辨的
不見道冬至乃書雲節擊拂子」 上堂上不在天下
不在地中不在人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
處若也知得也有賓也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
知參退巡堂喫茶 上堂擂動鼓衆斯聚耳同聞目
同覩超乾坤越今古夫何故五月五是端午」 上堂
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之無可不可甘露園中蒺藜
黃檗樹頭蜜果纔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却與麼喜賈
之家不停滯貨
吉安府吉水龍濟友雲宗鍳禪師廬陵王氏子幼喜
趺坐年十二從寶壽海室淙出家十九薙髮受具二
十二參妙峰於靈隱值佛涅槃日上堂峰拈拄杖曰
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

二放下拄杖曰見你諸人不會入涅槃去也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尋登吉水之東山佛項得修山主故址木食澗飲影不出山嘗自詠曰山僧有分住煙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瑠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後峰以法衣竹篦幷自題肖像寄師曰妙峰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篦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眞秘訣　師嘗榜門曰除却眼耳鼻舌身意那箇是你自已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其或未然且居門外雪巖嘗對曰和尚嘗接得幾人師曰山僧從來不嘗按牛頭喫草　歲暮僧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門前無索債人　元至元丁亥七月二十七日忽示疾集衆囑後事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衆語也將二鼓衆請偈師索筆書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沈虛空迸裂書畢泊然而寂世壽八十臘六十一全身塔於峰巔

淨慈簡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物初大觀禪師鄞縣横溪陸氏子參北磵於淨慈領旨典文翰既住育王上堂一東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裡有蟲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株松　上堂用黑豆法換人眼睛如恒河沙會火爐頭話能有幾箇九九九三世諸佛不知有翻身踢倒五須彌何用法身藏北斗藏北斗分明向外揚家醜　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華求蒂畢竟如何悉唎悉唎旣順世塔於寺之西菴

徑山珙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氏子母陳世業儒季父爲沙門諱智隆住宛陵光孝往依之十八得剃染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諸老甚久後參浙翁於天童鍼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雙徑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盋盂話師將啓吻翁遽止之遂當下廓然紹定戊子出住四明小淨慈次歷主香山萬壽雪

寶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席」 開爐上堂。擧趙州示衆。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擧著。師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擧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 上堂。楊岐眼裡睛。臨濟頂中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 佛成道上堂。錯錯。六載草繩空自縛。了了。開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拍掌一下曰。劍去久矣。切忌刻舟」 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餧嬰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曰。大事爲你不得。小事自已擔當」 上堂。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浣盆浣盆。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漆桶漆桶。古往今來。和泥脫墼。有甚麼限。還知萬壽落處麼。劫石有銷日。虛空無盡時」 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回避處。衲僧家朝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仔細。忽然築著磕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 上堂。一升三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草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竈裡無煙。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途路不相孤」 上堂。繞禪牀一匝。揮香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看經眼。目方知落處。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 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 上堂。一句絕離微。囫圇無縫罅。善財七日尋覓不得。趙州五年分疎不下。靈山今日快便難逢。爲通一線。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宋理宗景定癸亥六月十四日示寂。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八

蘇州府虎丘枯椿曇禪師上堂。擧大梅嘗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師曰。要知馬祖落處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杭州府徑山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母陳。幼從邑利和寺出家。年十九受具。參浙翁於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東。翁曰。泗洲大聖爲甚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翁曰。且喜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許參堂。纔見便曰。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卽喝出。師以書上。又

以頌呈末句曰。空教回首望長安。翁曰。者裡是甚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於是密就入室之列。命掌記室。翁既寂。師出世里之光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淸涼。天台萬年。蘇之萬壽。永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願堂以師補處。復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値歉餘。逋券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矗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曰。爲吾裓一穴於東澗。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偈而逝」 嘗讚達磨像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寧波府天童弁山阡禪師。擧李大夫翙參藥山因緣。頌曰。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靑天。箭過新羅國」 送僧歸鄕偈曰。奪志南方問正因。正因一字不曾聞。七零八落袈裟角。惹得凌霄幾片雲」 觀音像讚曰。螺髻屈蟠春島碧。綠衣零亂曉雲寒。尋聲只麽隨流去。說甚眞觀淸淨觀

金華府雙林介石朋禪師。上堂。擧明招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室商量。便歸方丈。衆隨至。立定。招曰。纔到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趂下。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煖室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飯來」 因見郁山主畫像。旁僧索讚。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笑眼開。爲言塵淨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撥來」 佛成道日。示衆。六載將身草裡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現。未到門庭冷似灰

杭州府靈隱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上堂。擧僧問睦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師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 題世尊出山相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自來空」 送僧偈曰。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峰。抖擻屎腸都說了。莫教錯認甕爲鐘」 蜘蛛頌曰。一絲挂得虛空住。百億絲頭殺氣生。上下四圍羅織了。待無漏網話方行。師嘗纂修五燈會元

蘇州府虎丘東山道源禪師。福建連江黃氏子。肄業郡之白雲。游歷兩浙。見知識二十餘員。末後到蔣山。

見浙翁室中翁卽心卽佛話有省出世奉化清涼遷蘇州虎丘　上堂拈拄杖曰德山棒臨濟喝總是用過了底閑家潑具且道虎丘將甚麼爲人卓拄杖曰不假鉗鎚烹佛祖慣將折筋攪滄溟擲拄杖下座　題蜆子像曰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　建安徐直翁帥三山以雪峰起師至建寧光孝寺遺偈而化淳祐己酉九月二十九日也壽五十九

寧波府大慈芝巖慧洪禪師越州新昌人姓朱誕時母夢前石佛入臥內而生年十六從石佛淨因薙染謁浙翁於蔣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越州翁曰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翁曰如何是行脚事師擬議翁色莊曰汝前來答我一一分曉問著行脚事則茫然爲何所礙師曰今日來見和尚翁曰念汝新到參堂去翁遷天童師再參室中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師曰毒龍行處草不生翁曰且喜没交涉師曰入水見長人翁便喝後應丞相忠獻越王之命出世崇報寺上堂住山懶慢百事無成教爲剩語禪亦强名攣拂子曰夜來春睡重不覺到天明　住石佛上堂紅塵堆裏四經秋驗盡諸方盌脫丘忽地船頭輕撥轉却來屋裡販揚州襴衫翻著曲唱還鄉坐斷千差壁立萬仞直得韶光溢目故園桃李爭妍瑞氣騰空本地風光顯現若也頓開千眼何妨把手同歸其或未然善財一去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閑　上堂若論此事如春行大地物物皆春若是焦芽敗種又爭怪得臨終書偈曰六十三年前六十三年後臘月火燒山虛空俱出醜跏趺而逝

寧波府壽國夢聰嗣清禪師山陰于氏子出家天章佛涅槃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因甚二月十五日却向雙林樹下做盡死模樣良久曰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舉白雲端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師曰要知白雲老人落處麼曾從塞北經鏖戰敢向江南說陣圖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逼龜成兆終不能靈寶陀者裡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良久曰焉

無千里謾追風」 上堂舉曹山辭洞山洞山曰子向甚麼處去曹曰不變異處去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曰去亦不變異師曰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 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裁剪不得處桃花色轉嬌靈雲一見不疑去謝郎舞棹更呈橈」 上堂歸宗斬蛇祕魔擎叉禾山打鼓趙州喫茶十字街頭開鋪席見錢買賣且無賒」 上堂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尋常春夢無奇特獨有靈雲說向人只如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萬里無寸草頭上漫漫出門便是草脚下漫漫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處州府遂昌龍溪文禪師示衆無相無形本寂寥擬擡眸處轉迢遙蒲團靜倚無餘事窓外一聲婆餅焦

續燈正統卷之十一

續燈正統卷十二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派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寧無鏡徹禪師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話頌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福州府金鰲峰定禪師題玄沙像曰青蓑不肯換金章千古風流屬謝郎釣得錦鱗人不薦夜寒沙上聽鳴榔

育王印禪師法嗣

湖州府道場別浦法舟禪師嘗作魚籃觀音讚曰月眉斜印海門孤逐浪隨波不丈夫雙手向人提撥起却將魚目換明珠

無極覷禪師題世尊出山像曰王宮不住箇癡獃半夜逾城眞怪哉苦行六年誰采你計窮只得出山來

育王瑞禪師法嗣

寧波府瑞巖無量崇壽禪師擧白侍郎問烏窠如何是佛法大意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侍郎曰三歲孩兒也解與麼道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頌曰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露鋒鋩輕點破菩提煩惱等空平擧世尊夜覩明星悟道機緣頌曰明星現處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貧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裡火無煙

何山淸禪師法嗣

福州府雪峰北山信禪師擧世尊覩星悟道機緣頌曰六年凍得眼無光一見明星雪後霜擔水出山頻喚賣不知江海白茫茫

育王堪禪師法嗣

饒州府薦福無文燦禪師吉安泰和柳塘人從育王得法理宗寶慶丁亥六月受請住薦福次遷開先紹定己丑復主薦福據室山僧今日開地獄門普請盡大地人造地獄業證地獄果若有一人成佛作祖我誓不成正覺　上堂拈香畢乃曰天高地厚日盈月昃全提半提天地懸隔檫上座平生只會著衣喫飯聞人說佛法二字如風過樹頭如水澆頑石今日裂破面門喚作長老也欲與諸人論說一上無端冒五六月大熱行二千里修途一時打失了也雖然賴有拄杖子在拈拄杖曰拄杖子試說看卓一下曰淸平世界切忌譫言　當晚小參鼓棹揚帆駕沒底船橫行海上神頭鬼面用無文印勘驗諸方二千里遠來住山單單地提持此事擧拂子曰看看印文已露劃一劃曰錦縫已開若佛若祖若聖若凡盡向者裡一印印定直得盡乾坤大地風颯颯地衆中忽有箇犯衆出來道長老你且莫大驚小怪我在威音王佛世已證是三昧又作麼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減竈添兵傷鹽費醬一不成單二不成兩多少蘆華對蓼紅時人只看絲綸上　上堂諸佛法門祖師要妙夜來四簷雨說得盛水不漏汝等諸人若向者裡承當者裡保任以手搖曳曰料掉料掉　開爐併謝耆舊踏田上堂趙州無賓主話田地穩密底開口便道著信脚

便踏著若是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未免被人侵疆越界薦福門下總是田地穩密底人拈起香匙放下火筯一一天眞因甚如此公驗分明」 上堂臨濟處半杓拄山處半杓玉本無瑕妄自雕琢有年無德老睦州無端拶折雲門脚」 端午上堂符不書藥不採起死禁不祥拈拄杖曰幸有者箇在卓一下曰滿院熏風夏日長人在藕華香世界」 開先結夏小參大華藏海渺無邊際江河溪澗流入其中咸失本名魚龍蝦蟹游泳其中咸失本性三世諸佛於中成等正覺一切衆生於中流浪生死現前大衆於中成就無功用學拈拄杖卓一下曰開先拄杖子一口吸乾了也三世諸佛一切衆生現前大衆畢竟向甚麼處行履良久曰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冬至小參滴水氷生未可歇去崖崩石裂正好進程直饒會得一綫長要且未會長一綫直饒會得長一綫要且未會一綫長所以鄉談相似州縣不同開先則不然擾擾匆匆晨雞暮鐘喚冬作夏喚夏作冬一綫短長誰管得雪霜盡處是春風」 再住薦福當晚小參

去去實不去是法住法位來來實不來世間相常住山僧屈指五載重到東湖荷盡已無擎雨蓋春風猶在柳梢頭無一絲毫去來相無一絲毫新舊相見則與諸人共見聞則與諸人共聞箇中忽有箇出來道無文將常住物作自己用固有之你也忒煞忒煞嗄元來衆中有人在復舉德山小參不答話鉤在不疑之地時有僧出著了也山便打果然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不識痛癢漢山曰你是甚處人第二下鐵鎚來也僧曰新羅人和聲送出山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大衆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却引著僧向草窠裡頭出頭沒當時待他道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脚跟下痛與三十何故爲人須爲徹」 上堂風蕭蕭雨蕭蕭天高地厚水濶山遙達磨大師無端游梁歷銀二祖大師平白失了一臂水潦和尚不合喫馬大師一踏天下大禪佛枉自喫了四藤條說著令人恨不消」 上堂佛祖未與時天然一句子不東不西不橫不竪衲僧家東皷西嚼從朝至暮橫也無奈何竪也無奈何拍膝一下曰

若向者裡進得一步自然和聲送出兩手分付若祇向冊子上學得來印板上脫將去山無重數水無重數

結夏上堂百不知百不會飽喫飯熟打睡要得尅期取證須證如是三昧

師嘗與其友知無聞書曰住院何足道哉近年敕差堂除者何限可挂齒牙者能幾人使吾有口可以吞三世諸佛則曲彔牀終身不坐又何慊無聞以爲何如某昔者入衆見識字人多不修細行遂決意不作書記諸老擦位稱師者又多看不上眼遂無意出世今皆不遂其初矣住院十年名爲長老只是舊時燦上座飲食起居與堂僧無異相從衲子歲不下百數十人遇五日撾鼓陞堂以平時在諸老間所得細大法門隨分東語西話斷不敢以脫空語籠罩學者亦不敢以過頭語欺謾學者說到無巴鼻無滋味處欣然自笑聽者不必解笑也士大夫多相知然所知者不過謂其讀書也能文也解起廢也硬脊梁也蕊臍毛幾莖則知者鮮矣

大鑑下第二十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太原苦口良益禪師參淨慈慈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光慈曰正與麼時光在甚麼處師便喝慈曰且止汝道西湖水深多少師擬議慈便打趂出久之契悟獻投機頌曰臨機一句不露絲頭吹毛纔展大地全收慈曰從上心印汝今得之宜處深谷俟時行化咸淳癸酉出住中山靈鷲上堂臨濟德山雲騰致雲趙睦二州合水和泥拆東籬補西壁眼觀東南意在西北一箇箇祇有愛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引得後來一些沒勾當底長老連類比事磨稜合縫說黃底說黃論黑底論黑平白地上一堆一擔看來眞箇好笑若是喉中有氣底斷不走恁般蹊徑時有數僧競出師拈拄杖一時打散

徑山珍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元叟行端禪師臨海何氏子母陳世業儒師生而秀拔十二從族叔茂于餘杭化城院得度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初參藏叟於徑山叟問甚處人師曰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頓悟後

典第一座于徑山元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特旨賜號慧文正辨禪師次主中竺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會于金山命師說法事竣入覲便殿加賜佛日普照陞辭南歸養高于艮渚之西丘至治壬戌徑山虚席請師補處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只者便是麼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有師曰若以無為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為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裡捉敗趙州許你天上天下」 上堂心不是佛兎馬有角智不是道牛羊無角驀拈拄杖畫一畫曰一夜落華雨滿溪流水香」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牀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上堂遶戍朝鳴角空山夜答鐘人人皆共聽何處不圓通」 元宵上堂幷謝監收浴主維那千粒萬粒從一粒生只者一粒從甚麼處生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只者一燈從甚麼處起識得一燈千燈萬燈燈燈燈不疑識得一粒千粒萬粒粒粒粒無礙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無邊香水海拈拄杖卓一下曰頂門也少者一下不得」 問新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曰臨朕磓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 問住僧棋盤石斫破你腦門盆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 問僧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淸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 師以呵叱怒罵為慈誘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大公之道凡有利物皆陰為之沒齒不言」 生宋寶祐乙卯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書偈訣衆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氷河發焰鐵樹華開投筆垂一足而化留龕七日顏色如生世壽八十七僧臘七十六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瘞於寂照塔院分爪髮建塔化城

淨慈穎禪師法嗣

溫州府江心一山了萬禪師臨川金氏子貌瘠而弱年十五業程文有聲去從金谿常樂院祝髮游方謁偃溪聞荊叟珏簡翁敬諸老皆相脗合東叟領南屏命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

白叟叟詰之有緒爲印可焉游天台衆請開法寒巖踰三年遷仙居紫籜又十年遷疎山因事即撾退鼓江淮總統會諸山以開先迎師至叢林鼎新又十年遷住江心少拂意即棄去會廬山月澗明迎師歸東溪明寂衆復以開先請師力却不可勉應之　上堂靜悄悄鬧浩浩渾不涉階梯已踏向上道萬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撞著賣柴翁便是栽松老琉璃殿上月團團珊瑚枝上日杲杲　上堂逢堯舜則陳典謨要立生涯遇桀紂則用殺伐盡掃窠臼吾輩人乾曝曝硬糾糾淨躶躶赤灑灑何曾有許多事可怪陳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子細看來也是窮急計生　上堂拈拄杖曰此拄杖子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拈弄不出今日落在開先手裡無頭無尾能放能收離相離名能縱能奪雖然如是也只爲中下之機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以拄杖畫一畫曰放過一著　皇慶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遘疾危坐閱七日命具浴更衣書訣衆語泊然而逝闍維收五色舍利如菽無數目睛齒牙頂骨俱不燼時改作豫章烏迴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世尊舍利奉于中遣使分師之目睛舍利貯之銀盒陪瘞焉其餘分瘞東溪

寧波府奉化嶽林栯堂益禪師溫州人開法婺之天寧遷饒之薦福後主明州大平復陞彰聖晚住岳林上堂古者道我者裡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彰聖者裡亦無法與人亦不據款結案拈拄杖曰如何是佛亦脚踏蓮花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二月十五日上堂擊拂子曰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灰裡爆出底烏豆換老胡眼睛去也喝一喝曰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　上堂魯祖面壁廝谷閉門二大老雖與天寧相去數百年今日要各與他二十拄杖何故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　示衆諸上座出息不保入息二六時中切莫將身心別處襍用饒你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脚尖頭也踢出一尊古佛來不如無事好　上堂擧黃龍三關話師曰黃龍老漢頭匾所以說漳泉福建話逼眞謾得天下人過謾漳泉福

建人不過」上堂以手指左邊曰者是香爐指右邊曰者是華瓶能以一義作無量義以無量義爲一義陳尊宿織蒲鞋鄧師伯打瓦鼓」上堂諸上座步步是諸人證明處須是自肯方可歸家穩坐若不然者蟭螟腹蟹水母目鰕」上堂五千四十八卷只作一句道却遂起身曰立地待諸人構取便下座」上堂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石牌入水即乾出水即溼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臨終書偈曰八十三年甚麼巴鼻栢樹成佛虛空落地茶毗舍利瑩然齒牙數珠不壞

金華府智者雲屋自閒禪師括蒼葉氏子烏巨行九世孫也初參荊叟珏於靈隱次謁東叟穎於淨慈掌記室一日因撰佛成道疏曰發見精於午夜叟曰何不道泯見精於午夜師不覺股栗汗下如發蒙蔀徹見叟垂手爲人處自是韜晦甚堅雖雙林遷智者兩提鉏斧乃爲人所強耳皇慶壬子十月二十五日與客語笑次忽命侍僧取筆書偈而逝

無方安禪師法嗣

枯木榮禪師有三祖贊曰風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

育王觀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佛智晦機元熙禪師豫章唐氏子師與兄元齡俱習舉業齡既登第師乃從西山山明祝髮將遊方母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辭之依物初於玉几初與語驚異後謁東叟穎於南屏典記室至元間楊璉眞加奉旨取育王舍利躬詣師求記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辭歸江西元齡死難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貞丙申出世百丈至大初繼席淨慈」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蹋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他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但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水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擊拂子曰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一星螢火出孤鶴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曰南山今日結却布袋

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其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曰漫天網子百千重」 舉太原孚聞角聲悟道話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 延祐甲寅復遷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而百丈大仰爭來迎請師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辭所與遊者復書偈訣衆擲筆而化當元仁宗延祐己未閏八月十七日世壽八十二全身瘞於佘鷄石下復分爪髮塔於淨慈西隱

徑山聞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雲峰妙高禪師福之長溪人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依雲夢澤薙染受具戒首參癡絕次見無準後之育王見偃溪典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遽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曰也只道得一半會溪遷南屏師與俱後出世住宜興大蘆繼遷江陰勸忠雪川何山奉朝命居蔣山十三載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有逼師求金者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化棄刃而去元至元庚辰遷徑山先是寺罹回祿草粃纔什一不數年遂還舊觀」 示衆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一刀兩段更莫遲疑是以湼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言我是千佛一數雖然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示衆言前辨旨句下明宗東計山熾然說法湛瀆水專爲流通者裡搆得未免遍相鈍置若或尙存觀聽擾擾匆匆晨雞暮鐘」 上堂聲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乃至人之坑穽者般說話阿誰不知然粗餐易飽細嚼難饑」 上堂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覿體全眞無端鏡容大士向鷹巢躍出擘破面皮早是遭人描邈那更缺齒老胡不依本分遙望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來意在攙行奪市直得鳳樓鼓響阿閣鐘鳴鄰喉觸諱插足無門合國難追重遭揭露新蔣山迫不得已踏他船舷入他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戍樓靜附千峰月塞草閒

鎔萬里秋」　上堂五峰峭峙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在衲僧活計何曾變遷著手不得處正好提撕措足無門時方堪履踐直得山雲滃泞澗水潺湲一曲無私萬邦樂業正恁麼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今共一家」　至元戊子春僧錄楊輦眞加奉旨集江南教禪諸德朝覲論道上問禪以何爲宗師進前奏曰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上又曰禪之宗旨可歷說乎師曰禪之宗旨始於釋迦世尊在靈山會上拈金色波羅華普示大衆惟迦葉一人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於汝迦葉受囑由此代相授受而至菩提達磨達磨望此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航海而來止少林九年而得慧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也上嘉之師因從容奏曰禪與教本一體也譬如百千異流同歸於海而無異味又如陛下坐鎭山河天下一統四夷百蠻隨方而至必從順承門外而入到得黃金殿上親覲龍顏方可謂之到家若是教家只依文字語言不達玄旨猶是順承門外人若是禪家雖坐破六七箇蒲團未得證悟亦是順承門外人謂之到家俱不可也是則習教者必須了達玄旨習禪者必須頓悟自心如臣等今日親登黃金殿上親覲龍顏方可稱到家人也上喜賜食而退陛辭南歸會徑山復危懇師爲竭力營建煥然一新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師生於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九塔於寺之西麓

湖州府何山鐵鏡至明禪師福唐長溪黃氏子首謁堯叟蕘於嘉禾天寧復見偃溪於淨慈久之獲印證訪淸溪沅於虎丘藏叟珍於雙徑至元辛巳出世何山移大梅大德庚子復歸何山」　上堂著意馳求驢年見面盡情放下當陽現前香嚴聞擊竹聲徹見本來面目即不問且道恁麼熱向甚麼處回避歸堂喫茶去」　上堂原野秋陰寒螿悉吟楓林落葉片片赤心達磨頂門無骨兒孫海底摸鍼忽然摸著時如何誰道龍王宮殿深」　上堂達磨不來東土官路少人

行二祖不往西天私酒多人喫何山門前一條大路南來北往知是幾多只是中間一塊石頭未曾有人踏著衆中莫有踏著者麽擲下拄杖曰看脚下」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查渡落在雲門網子中有屈至今無處訴竪起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合喫何山手中棒且道過在甚麼處不合鼓弄人家男女」仁宗延祐乙卯十一月十五日呼其徒囑後事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回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擲筆翛然而逝壽八十六

寧波府天童止泓鑒禪師初住信州眞如移席天童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古德與麼提唱於四諦法中開鑿人天不妨善巧若據衲僧分上何啻白雲萬里」上堂拈拄杖曰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拄杖子聞與麼道不覺忻忻笑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擲拄杖下座」擧太陽玄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大士畫子曰者是吳處士畫底玄擬進語山急索曰者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玄遂有省便作禮山曰何不道取一句玄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頌曰眞空無相絕名模空底精分畫底粗道即不辭難上紙西天鬍子沒髭鬚

天童阡禪師法嗣

九江府廬山圓通雪溪逸禪師題興化像曰中原一寶有來由拶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靑白眼當機誰敢謾輕酬

雙林朋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悅堂祖誾禪師南康周氏子端平甲午八月一日生年十三依郡之嘉瑞僧偃薙髮受具一日閱華嚴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即往見別山智於蔣山山問近離何處師曰江西山曰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前曰起動和尚未幾至杭見斷橋倫於淨慈慈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曰是慈曰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慈頷之慈逝栢山介石補其處一日石室中擧庭前栢樹子話師擬議石抗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

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即命侍香久之歸廬山東巖日住圓通延師分座九江守聘師出世西林至元甲午遷開先又遷東林元貞初奉詔入對稱旨賜璽書通慧禪師號幷金襴法衣大德乙巳遷住靈隱嘗勘一僧曰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何不曾地僧罔措師便喝　問僧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　問新到何處來曰閩中師曰彼處佛法如何住持曰饑即喫飯困則打眠師曰錯僧曰未審和尙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至大己酉一日集衆訣別說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乃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三

靈隱濟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石門來禪師嘗作剪刀頌曰渾鋼打就冷光浮兩刃交鋒未肯休直截當機爲人處何曾動著一絲頭

寧波府雪竇野翁炳同禪師新昌張氏子參大川一日入室次川擧臘月火燒山話師擬開口川遽拈竹篦拄之師豁然悟旨後縛茅仗錫峰日扁戶書法華嘗有老來非厭客靜裡欲書經之句晚應雪竇　送僧之華頂見溪西偈曰高高峰頂屹雲中八十溪翁眼界空相見莫言行脚事累他雙耳又添聾成宗大德壬寅中秋日陞座辭衆而逝

天寧徹禪師法嗣

岳州府灌溪昌禪師山居偈曰閒來石上翫青松百衲禪衣破又縫今日不憂明日供生涯只在盋盂中

雪峰信禪師法嗣

紹興府大慶尼了菴智悟禪師生福州王氏幼禮祥山普升得度誦維摩經至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頓悟時北山退漳之南院閒居鼓山西菴師往參叩山問上座甚麼處住師曰不住南臺江邊山曰畢竟住在甚麼處師不審便行山叱曰走作甚麼合喫山僧手中棒師面熱汗下次日復往請益曰某甲昨日祇對和尙有甚麼過山厲聲曰更來者裡覓過在師釋然曰月明照見夜行人山顧旁僧曰看渠根器不凡遂贈以偈有相逢若問其中事風攪螺江浪拍天

之句後出世蘇之西竺一日凝絕來訪乃問子悟處如末山見大愚忽然撞著灌溪來時如何師曰大海不讓細流凝絕一笑而巳寶祐戊午住大慶僧問灌溪道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畢竟是有是無師曰八花毬子上何用繡紅旗　上堂拈拄杖曰天垂十二闌干角風滿三千世界中熱惱變成清淨境禪心頓覺悟真空靠拄杖曰有甚共語處　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古人恁麼道未免坐在者裡大慶即不然山轉疑無路溪回別有村　上堂柳絮飄風杏葉沐雨好箇生機快須薦取以拂子擊禪牀曰咄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薦福燦禪師法嗣

福州府支提愚叟澄鑒禪師寧德張氏子參無文於薦福遂得入室後出世白雲至元辛卯世祖敕住支提賜號通悟明印大師其示寂曰沐浴更衣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躍翻筋斗應跡西乾擲筆危坐而逝

續燈正統卷十二

續燈正統卷十三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太原益禪師法嗣

汾州筏渡普慈禪師初參徑山端高峰妙各有契處後北還遊燕如五臺禮文殊感大士放光居臺二年入太原參益和尚尚問曰行脚高士發足甚處師曰五臺尚曰文殊與汝說甚麼師曰脚下草鞋唱成一百文尚曰脚跟爲甚麼不落地師曰且喜老漢見得親切尚曰老僧罪過師喝一喝而出自此常造室中久之益囑曰汝緣當在本處他後設大法藥宜號筏渡禮謝歸汾州　天曆己巳出住祥符上堂靈鋒寶劍覿露現前照夜神珠隨機變轉誰家竈裏無煙不曾欠多欠少只爲面前路徑稍窄一身毛竅太多障蔽自己一段光明曠劫已來空被埋沒如今事不獲巳爲諸仁略露些子光彩俾汝等樂業榮家乃以拄杖橫肩曰看看老漢入葛藤窩裏去也至正壬寅六

月一日偶示微疾沐浴更衣書偈曰性海彼澄太虛寥廓報與諸人無法可說端坐而逝閱世八十有八夏六十有五葬全身于祥符之西崦

徑山端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竹泉法林禪師別號了幻台之寧海黃氏子依法安太虛同出家因看睦州語有省往參元叟於中竺機契俾掌藏鑰行省左丞相請主萬壽遷中竺至佛殿曰撥塵見佛誰知佛亦是塵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拶破面門點即不到雪峰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輥三箇木毬趙州七百甲子老頭陀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敘通寒温燒香叉手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定誵訛」至元戊寅遷靈隱上堂擧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者僧舌頭未免傷鋒犯手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名山肇建於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師爲第一代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照管風燭便下座」爲森監寺秉炬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即今爲汝拈却金剛圈栗棘蓬了也喚甚麼作一法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火裡烏龜作師子吼」大龍翔虛席星吉大夫三返往遣幣聘師辭不赴避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强乃具疏請師仍領靈隱三年退處了幻菴至正乙未春感微疾二月二日集衆敘平生行脚本末且誡衆曰佛法下衰無甚今日宜各努力吾世緣止於斯矣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奄然而化留龕十日顏色不變瘞全身於松源塔西

杭州府徑山古鼎生銘禪師奉化應氏子受業金峩得度會竺西坦主天童往依之典內記復走閩歸浙適元叟住靈隱師往參謁一日入室請益黃龍見慈明因緣叟詰曰只如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道二老用處是同是別師曰一對無孔鐵鎚叟曰黃龍直下悟去又且如何師曰也是病眼見空華叟曰不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師當

下廓然年五十四始出主隆教遷寶陀次中竺至正丁亥遷徑山順帝錫師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號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破畚箕禿苕帚僧禮拜曰謝師指示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問如何是佛師曰秤鎚蘸醋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仰面不見天曰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屎橛又作麼生師曰雲門不是好心曰乾屎橛與秤鎚蘸醋相去多少師曰鑊湯無冷處僧擬進語師便喝　上堂將十方世界安向諸人眼睫上絲毫不動把四大海水傾向諸人脚跟底涓滴不流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上堂舉大慧示衆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宗師爲人如蠱毒之家置毒於飲食中未嘗不欲斷人命根雖然是冤對者能有幾人　中竺用貞良謂師嘗闌化是山請歸了幻菴至正戊戌將遷寂遺書囑丞相外護復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无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荼毗舌根數珠皆不壞舍利無數徑山隆教寶陀三處分而塔焉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五有四會語錄暨外集行世

台州府天台國淸夢堂曇噩禪師慈溪王氏子祖父皆名宦母周師幼有遠志稍長博通經史藻思濬發年二十三白母出家訪道吳楚渡江從雪庭傳於長蘆遂剃染受具昭慶教相諸宗靡不研究及雪庭遷靈隱師往依侍踰年雪庭寂元叟由中竺來補其席一見脗契即命掌內記至元己卯出世慶元之保聖遷慈之開壽台之國淸最後住象山之瑞龍　上堂豎拂子曰只者箇在潙仰則父慈子孝用劍刃事施陷虎機在臨濟則大機大用卷舒擒縱殺活自由在曹洞則家風綿密金鍼玉綫明投暗合在雲門則孤危聳峻格外提持言前定奪在法眼則箭鋒相拄心空法了情盡見除五家提唱雖則金聲玉振邁古超今然而總是門庭施設直截一句不曾道著且道作麼生是直截一句高聲曰看脚下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黃河九曲出崑崙摩訶般若波羅蜜　嘗誡諸徒曰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

終夜凝坐達旦洪武庚戌徵江南有道僧館於天界師居首奏對罷上憫師老賜令還山癸丑二月甲申無疾忽戒浴易衣集衆說偈曰吾有一物無背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畢危坐而逝世壽八十有九門人智嚴等荼毗以骨石塔於國清

嘉興府天寧楚石梵琦禪師明州象山朱氏子元貞丙申六月丁巳母夢日墜懷而生方襁褓有神僧摩師頂曰此兒佛日也他日當振揚佛法燭照昏衢因以曇曜字之早失怙恃九歲入永祚寺受業十六受具戒族祖晉翁洵自崇恩遷道場師依之爲侍者繼典藏鑰一日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處有省歷覽群籍恍如宿契時元叟唱道雙徑師往參之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震威一喝師錯愕而退會英宗召高衲金書大藏師應詔入京一夕睡起聞彩樓鼓聲豁然大悟撫几笑曰徑山敗缺處爲我識破了也因成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

却是黃河六月氷後歸徑山叟迎笑曰西來密意喜子已得之矣處以第二座泰定中出世海鹽福臻天曆戊辰遷天寧至元乙亥遷杭報國」上堂僧問不愁念起惟恐覺遲如何是覺師曰牛角馬角曰如何是念師曰四五二十也不識」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甚麼字師曰切箇不字曰只如不字又切箇甚麼字師曰莫錯擧似人曰謝師指示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佛祖因緣即不問君臣慶會事如何師曰瑞草生嘉運靈花結早春曰如何是君師曰莫觸龍顏曰如何是臣師曰量材補職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片片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如月入水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俱」問晷運推移日南長至阿那箇是常住法師曰冬不寒臘後看曰教學人如何履踐師曰獨木橋子」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驗甚麼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鷂子過新羅」問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還許歸去也無師曰十里長亭五里短亭曰與麼則不歸去也師曰直須歸去曰作麼生是到家一句

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盌　問曰從東上月向西沒作麼生是不遷義師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曰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師曰瞎老婆吹火　問護明大士未降王宮釋迦老子在甚麼處師曰眨上眉毛曰謝師答話師曰恰值拄杖不在　問盡大地是箇佛身向甚麼處安居禁足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曰隨語生解漢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劈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三月懶游華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僧禮拜師曰更問一轉豈不好　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春風不裹頭　修佛殿次師問掌事僧者殿是甚麼年中盔造僧擱露柱曰何不祗對和尚師曰克絲悶耐倒來者裡捋虎鬚三十棒一棒也不恕曰容某甲伸說便禮拜師曰且放過一著　芟草次僧問有根草任和尚芟無根草作麼生芟師

劄地一下僧便放身倒師曰諸方火葬我者裡活埋僧起走師呵呵大笑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說心說性舉古舉今總是無風匝匝之波實情好與二十拄杖新羅臻今日不是盡法無民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若相委悉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其或未然明朝後日大有事在　上堂巖頭道須是一一從自已胸中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恁麼道被他掘窖深埋了也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男兒丈夫相去多少待你出窖來却向你道　上堂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拈拄杖曰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　上堂米裡有蟲麥裡有麪廚庫僧堂山門佛殿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　上堂若論生佛未具以前一段大事只在諸人脚跟下動便踏著只是不知起處你道從甚麼處起掀翻四大海踢倒五須彌正覓起處不得豈不見東山演祖道山僧昨夜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

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仔細看來元來青布幕裡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師曰誰家別館池塘裡一對鴛鴦畫不成」 上堂眉毛雖長不礙眼鼻孔雖高不礙面諸佛雖悟無二心衆生雖迷無二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上堂兎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夜來空手把鋤頭天明面南看北斗」 上堂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猫兒上露柱鐵鋸舞三臺大唐天子呵呵笑移取眉毛眼上栽」 上堂舉祖師道在胎名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曰書頭教孃勤作息書尾教孃莫瞌睡還識孃面麼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喝一喝」 上堂一道圓光阿誰無分猫兒若無分爲甚麼解捉老鼠若有分爲甚麼做猫兒千年田八百主」 浴佛上堂淸淨法身襪土揚塵圜滿報身倚

富欺貧千百億化身弄假像眞三身中浴那一身謝三孃秤銀」 上堂頭上是天脚下是地青山是青山白雲是白雲你若會得有馬騎馬無馬步行若不會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上堂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忽若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連忙道箇不必良久曰只箇不必天下衲僧跳不出」 上堂箇箇抱荊山之璧人人懷滄海之珠斡旋佛祖樞機提掇衲僧巴鼻盡謂頂門眼正肘後符靈殊不知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出格一句作麼生朝霞不出市暮霞行千里」 上堂黃檗手中棒剜內作瘡大愚肋下拳喫鹽救渴速則易敗久則難追還佛若無如是眼假曉千載亦奚爲喝一喝」 上堂拈却盋盂匙箸喫飯不得屏却咽喉脣吻出氣不得色身安法身不可不安法身色身是一是二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上堂俱胝竪一箇指頭雪峰輥三箇木毬石鞏張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鳳山無法可說不妨坐斷杭州就中却有箇好處好在甚麼處四五百條華柳巷二三千所管絃樓」 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

事已明如喪考妣你道有成褫無成褫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上堂聞聲悟道塞却你耳根見色明心換却你眼睛蒲團上端坐鍼眼裡穿綫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至正甲申遷禾之本覺丁亥帝師錫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適符昔日神僧之言後自光孝退歸天寧上堂一毫吞却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吞却一毫則難也不難也不易鋪箇破席日裡睡料想上方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築西齋爲終老計自號西齋老人洪武戊申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建大法會命師陞座說法上大悅己酉春復召師說法賜齋文樓下親承顧問暨行出內府白金以賜庚戌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召問僧中博通三藏者師與夢堂噩行中仁等應詔至京館大天界寺師援經據論成書將進忽示微疾越四日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時辛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上聞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師故特從闍維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骼及諸不壞者歸西齋塔焉計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

杭州府徑山愚菴智及禪師字以中別號西麓蘇之吳縣顧氏子幼出家穹窿海雲院受具聽賢首法師講法界觀未終篇輒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詞卽成贅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謁笑隱於建業隱文章道德傾動一時師微露文彩得交相延譽有嶼上人訶曰子才若此不思擔荷正法乃甘作騷壇奴隸乎師舌噤不能答旋歸海雲胸襟礙塞目不交睫者踰月忽一日見秋葉墜庭豁然有省走雙徑謁寂照呈所證照可之至正壬午出世昌國之隆教尋領普慈戊戌遷淨慈後領徑山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僧擬再問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在」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

平寰宇斬擬頑。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三年一閏九日重陽」。問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和尚作麼生。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付何人。師曰。老僧打退鼓。曰前無釋迦。後無彌勒。還有參學分也無。師曰。風不來。樹不動」。問佛法禪道相去多少。師舉手曰。展則成掌。握則成拳。僧禮拜。師曰。狂狗趂塊」。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問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師曰。九秋黃葉亂飄金。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老僧罪過」。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還有過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如何則是。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斷跟草鞋。曰如何是法身主。師曰。尖簷席帽。曰學人不會。師曰。現成行貨。有甚麼不會。僧擬議。師便喝」。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不揀擇時如何。師曰。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寒則普天普地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熱則普天普地熱。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門前一湖水」。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還端的也無。師曰。的。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不識」。問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因甚有千百億化身。師竪拂子曰。你道者箇是第幾身。僧擬進語。師便喝」。問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日日香華夜夜燈。曰蒲團靜倚無餘事。永日寥寥謝太平。師曰。知恩方解報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不離闍黎所問。曰如何保任。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問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虛生浪死漢」。問如何是一句中具三玄。師曰。萬仞峰頭駕鐵船。曰如何是一玄中具三要。師曰。眼裡瞳人吹木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曰學人不問者箇風。師曰。汝問甚麼風。曰家風。師曰。我者裡大功不竪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深山藏毒虎。曰見後如何。師曰。淺草露群蛇。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未審知有箇

甚麼師曰師姑元是女人做」　問聲聞見性如夜見月菩薩見性如晝見日和尚見性如箇甚麼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還端的也無師曰問取達磨大師僧擬議師曰鷂子過新羅」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眼在鼻上曰來後如何師曰脚在肚下」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脚板大如手掌曰如何是衲僧行脚事師曰緊捎草鞋」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拈起少林無孔笛等閑吹出萬年歡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彫弓已挂狠煙息萬里謳謠賀太平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上堂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一年三十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甚處著」　上堂時維三月節屆清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華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曰穿却解空鼻孔戳瞎達磨眼睛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　佛成道日上堂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假趣向否泉曰擬向即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廓如太虛豈可強是非耶師曰王老師過犯彌天將釋迦世尊六年雪山千苦萬辛所得無上大道等閑華劈殆盡合與二十拄杖當時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面被熱瞞則且置今日衆中莫有爲世尊拔本底麼如無隆教不是爲他閑事長無明忝爲遺教遠孫未免出隻手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上堂拈拄杖曰十地驚心二乘罔測卓一卓曰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靠拄杖下座」　上堂趙州道箇洗盋去其僧豁爾知歸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領旨阿呵呵囉囉哩達磨老臊胡打落當門齒」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普慈三昧諸人不知諸人三昧各各不知所以道譬如河中水川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喝一喝曰將謂合有與麼說話」　上堂舉雪峰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曰我宗

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
峰曰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峰曰我當時空
手去空手回東山演曰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
兩箇人從東京來問他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
蘇州事如何他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瞞白雲不過
何故只爲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白藕師曰
老東山可謂長於譬喻詞不逼切雖然如是要且只
說得德山雪峰影子邊事若是齊眉共躅竝駕齊驅
未敢相許何故閩蜀同風肚裡有蟲　佛涅槃上堂
湖光瀲灧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淨法界身無出
沒不須惆悵怨芳時　上堂舉東山演示衆曰祖師
說不著諸佛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綫師曰
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上堂今日又是八月一
萬壑千巖儼秋色牛帶寒鴉過別郵善財何處尋彌
勒　有誣師以事詣部使者不滿意文致其罪師竟
不與之辯且毫無慍色踰年省憲白師寃復劄請再
住徑山入院拈劄曰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者裡
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危乎猶一髮之引千鈞若非

大丞相赤手提持全肩擔荷何處更有今日諸人還
委悉麼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帝師錫號明辨正宗廣
慧禪師洪武癸丑詔有道沙門十人集大天界師居
首以病不及召對賜還穹窿戊午九月索筆書偈而
逝茶毗火焰五色香氣襲人齒牙數珠皆不壞遺骨
紺澤如青瑠璃舍利交綴塔於所居之陰復分爪髮
歸徑山瘞於無等才塔右壽六十八臘五十一
蘇州府萬壽行中至仁禪師自號澹居子又號熙怡
叟鄱陽吳氏子父仲華爲江州廣文師生五歲俾從
州之報恩寺眞牧純受業七歲得度識見超穎會西
土指空赴英宗召憩報恩見師異之授以毗尼屬令
參元叟叟視師軒渠一笑師罔措遂失展尼師壇叟
叱曰參堂去次日叟問何處人師曰鄱陽叟曰鄱陽
湖深多少闊多少師展手作量勢叟曰不是不是師
曰合取臭口遂命掌記室叟嘗謂人曰仁書記虎而
翼者也後出世斬之德章遷越之雲頂崇報吳之虎
丘萬壽嘗室中拈木枕子問僧者箇是甚麼僧曰也
知和尚老婆心切師擲枕於地僧擬議師便喝出

示衆幻軀將逼從心年松下經行石上眠珍重北山龍象衆普通年話幾時圓」上堂疊疊遠山青迢迢江水綠盡日小吳軒倚闌看不足驀喚侍者曰收取拂子便下座」上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性無住離住禪寂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夜簸錢」洪武初上以鬼神之事問師師以佛旨撰書而對上大悅癸丑蒲圻魏觀爲蘇郡守三致書延師興復萬壽使三返師乃應晚歲養閒於松林蘭若洪武壬戌三月望示疾十九日同參如愚仲訊候曰師行矣諸子在旁盍賜一言爲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諳交五十秋矣此別直詣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界是箇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筆書偈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七

續燈正統卷之十三

續燈正統卷十四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徑山端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方氏子母張出家杭良渚崇福時石湖美主淨慈師從祝髮受具戒參徑山元叟問近離甚處師曰淨慈叟曰來作甚麼師曰久慕道風特來禮拜叟曰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曰頭頂天脚踏地叟曰見後如何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叟曰何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叟頷之出世慈谿蘆山次遷越州東山四明智門洪武初驛召道行沙門師赴京館天界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仍賜還智門後兩主徑山焉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古人恁麼說話正是抱贓叫屈東山即不然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者裡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曰莫戀寒巖異草青坐却白

雲宗不妙」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
謂北鬱單越不是南贍部洲剛自騎牛更覓牛」　上
堂語是謗默是誑還有二俱不涉者麼拍禪牀曰泊
合停囚長智」　上堂終日著衣未嘗挂著一縷絲終
日喫飯未嘗齩著一粒米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
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
僧求拈拄杖曰有時乘好月特地過滄洲」　一日病
革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
化之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大衆是甚麼看取竟寂世
壽八十四僧夏六十四全身瘞寂照之右岡

杭州府靈隱性原慧朗禪師別號幻隱台州黃巖項
氏子依樂清寶冠寺魯山出家首參竺元道於紫籜
山繼謁徑山謁元叟叟問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脚下
草鞋曰者是三文錢買得的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
甲只恁麼未審和尚作麼生叟曰念汝遠來放汝三
十棒師大悟出世鄞之五峰遷金峨洪武壬子召天
下高僧建會鍾山師與季潭泐與焉季奉旨住天界
師居第一座提綱舉要得表率叢林體明年舉師主

金山戊午陞靈隱浴佛日上堂舉藥山因遵布衲浴
佛次山問你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
那箇來山便休去師曰者一箇那一箇一一從頭都
浴過藥山布衲謾商量仔細看來成話墮成話墮轉
諸訛拍禪牀曰武林春已老毫樹綠陰多」　佛誕上
堂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
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眞成大人相不是小兒
嬉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
下太平要作老胡種族直須恁麼始得法昌曰好一
棒太遲生未離兜率脚跟下好與一椎豈到今日雖
然如是大似賊過後張弓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黃面老子末上賣俏固是旁若無人雲門法昌雖則
見義勇爲爭奈劍去刻舟以拄杖畫一畫曰還會麼
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上堂今朝閏
五月初一依舊日從東畔出衲僧箇箇解知音短咏
長吟皆中律梅雨晴樹陰密林下優游何得失無位
眞人赤肉團等閒靠倒維摩詰」　佛涅槃日上堂涅
槃生死等是空華佛及衆生皆爲剩語諸人到者裡

作麼生良久拍禪牀曰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浴佛上堂香嚴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尙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衆中若有箇漢出來道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佛生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他道住持事繁便下座」爲碧峰和尙闍維奠茶五臺山拾得來誠非凡種關西子沒頭腦却是靈根惟茲一盞清茶蕩滌衆生熱惱只如則川抛下茶籃仰山撼動茶樹畢竟明甚麼邊事乃度盞曰踏翻生死海靠倒涅槃城」室中垂語曰昨夜蓮華峰被蜉蝣食却半邊你因甚麼不知冷泉亭吞却壑雷亭卽不問南高峰北高峰鬬額是第幾機衆莫有契者無何遭誣罔被逮或勸師早自爲計師不顧怡然詣所司未鞫卽應下說偈端坐而逝時洪武丙寅六月二十三也壽六十九坐夏五十八

杭州府上竺我菴本無禪師黃巖人從淨慈方山落髮依寂照於中竺掌綱維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於是見湛堂澄于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曰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弘教旣爲湛堂嗣仍爇一香報寂照不以跡異而二其心也寂照示寂時師住四明延慶照特遺書囑其力弘大蘇少林二家宗趣餘無他言師於祭筵拈香乃曰妙喜五傳最光焰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閑觸著肝腦裂氷霜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後臨終無疾坐蛻于白雲臺

蘇州府開元愚仲善如禪師吳江人上堂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爲甚麼滬瀆居民黃老之流迎之而風濤駭吐像卽沉沒吳縣朱膺東靈帛尼請之而靈相巍巍雙泛試就提捧忽爾升舟今山中所奉維衞迦葉二石相是也豈非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乎然雖如是若作恁麼會大蟲看水磨不作恁麼會眞州望長蘆恁麼不恁麼總拈却又作麼生淸平世界不用謠言」示草菴僧偈曰國師萬代善知識鳫宕草菴天下聞得在其中居住者

生雖遭想報深恩度牒親從天上降得來何翅萬黃金時中若不修僧行孤負皇王一片心」晚年因法門從子瓛瑩中住萬壽闢一室延之養老及相本空繼席待之尤至故得優游以樂其道嘗居葑門直指菴人因稱之曰直指和尚將終呼諸子訣別泊然而逝

杭州府靈隱樸隱天鏡元瀞禪師會稽倪氏子狀貌魁偉性度坦夷世間機穽不識為何物初從雪庭立祝髮從昭慶濡受具戒又從天岸濟習台衡止觀嗣有遠志乃謁無見于華頂復遊玉几叩石室室令參元叟于不動軒入門叟為厲聲一喝師不覺汗下黏縛盡脫遽稽首三拜而已叟命居侍司尋掌記室至正丙申出世里之長慶陞天衣洪武壬子詔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師應召入內從容問道賜食而退丙辰繼席靈隱」上堂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曰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上堂即心即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未浹旬嬰誣坐謫陝西至寶應謂從者曰吾報身頗異常時殆將盡乎夜宿寧國寺其住持總虛了者與師有舊相見甚驩師曰我骨有所託矣是夜聚譚飲食如常翌旦忽合爪端坐泊然而逝時洪武戊午正月[illegible]九日也法孫梵譯攜骨以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於浴佛日結龕于祖隴之側瘞焉壽六十七臘五十有五

台州府護聖廸原啓禪師臨海人為書生時拜叔父堅上人于里之寶藏寺偶閱首楞嚴經至山河大地皆是妙明心中所現物處置卷紬繹良久豁然有省白父母求出家禮寂照為師服頭陀行久而益勤出世護聖後退居東堂七年著有書曰大普幻海曰法運通略曰贅談曰疣說曰儒釋精華總若干卷又作佛祖大統賦終時壽四十三

蘇州府萬壽佛初智淳禪師送忠侍者偈曰烏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悟去一對無孔鐵鎚賣弄鬼家活計若是靈利阿師別有天然氣宇恢張本地風光顯

出衲僧巴鼻以大千攝入毫端將須彌納向芥子直踏毗盧頂上行千手大悲攔不住

寧波府天寧歸菴仲猷祖闡禪師鄞縣陳氏子從佛智匡剃染參寂照于徑山得旨出世蘆山遷香山陞郡之天寧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上堂若論第一句三世諸佛道不得六代祖師道不得天下老和尚道不得山僧道不得大衆道不得拈拄杖曰拄杖子道得麼道得也是第二句　元宵上堂十五日已前脚頭脚尾黃金蓮十五日已後白牯貍奴成隊走正當十五日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好大衆且道好在甚麼處衆眼難瞞便下座

江心萬禪師法嗣

□□府報恩無方智普禪師桂陽龍氏子住後上堂六月行人口吐煙區區只爲利名牽爭如林下無心客一覺和衣到曉眠拍禪牀曰乾明不惜口業爲你說破臘月三十日閻老子要問你索飯錢在　上堂春色濃春日融園林暖野花紅昔日靈雲一見透脫色空而今諸人總見因甚不悟若也不悟眼被色籠擊拂子曰錯教人恨五更風

南康府雲居小隱師大禪師終日方丈危坐澹如也剃餘鬚髮侍者鑷生爭取藏之信次即生舍利嘗有示信禪人偈曰信是道元功德母藥如有驗不消多有人直下承當得佛祖安能奈爾何

徑山熙禪師法嗣

江寧府大龍翔集慶寺笑隱大訢禪師九江義門陳氏子從郡之水陸院芟染自幼開爽絕倫初見一山萬既而遣謁百丈參晦機機一見器重命掌記室一日問黃龍既得旨於泐潭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甚麼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裡覓甚舊時仁又室中侍立次機舉野狐話詰曰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師擬答機遽震威一喝師當下渙然氷釋因同參苦問師答頌曰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作一坑伏惟尚饗後出世湖之烏回遷杭之報國中竺至順庚午文宗以潛邸

爲大龍翔集慶寺。妙簡名德開山。師首膺其選。賜號廣智全悟大禪師。復驛召赴闕。入見奎章閣。賜坐咨問法要。及順帝御極。待遇益隆。後以老病求退。優詔不許。敕外臺護視。使安居終老」 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撐觸。演說苦空。豎拂子曰。山僧拂子。穿却諸人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齎入新寺上堂。第一義諦。明如杲日。寬若太虛。萬彙森然。纖塵不立。若乃明今舉古。無非節外生枝。立主立賓。何異虛空釘橛。然聖旨建寺。諸官臨筵。不可只恁麼休去。還有共相激揚底麼。問答不錄。乃曰。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今上皇帝。從佛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剎海於一印中。具足八萬法門於一毫上。如華嚴會上。菩薩得無盡福德藏解脫門。於一器中。出生種種美味飲食。又於衆會仰觀空中。而雨種種珍寶。隨衆生心。悉令滿足。然後得其寶者。盡證法門。食其味者。咸成妙道。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即今崇建寶坊。闡揚法施。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讚。還有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遂擊拂子曰。四海已歸皇化裡。時淸休唱太平歌」 上堂。孤峰頂上。目視雲霄。無乃埋沒己靈。十字街頭。和泥合水。且貴流通正眼。拈拄杖曰。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千聖命脈。列祖鉗鎚。總在新報國手裡。拈起也。七穿八穴。頭頭現無邊妙身。放下也。鑑地輝天。處處彰寶王剎海。說甚麼。谿山各異。雲月是同。至化無爲。功不宰。蕩然一片古皇風。復舉。誌公令人傳語思大。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去一向目視雲漢。作甚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曰。思大被誌公一拶。直得倒退三千」 進退兩序上堂。心空及第。選佛何必選官。荷負叢林。爲衆一以爲己。報國爲法。擇人量材授職。如樂奏九成。左右進退。無不合度。只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諸人作麼生甄別。喝一喝曰。九萬里鵬纔奮迅。三千年鶴便翱翔」 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著甚來由。聲色裡睡眠。聲色裡坐臥。却較些子。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

用何妨分不分驀拈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黃龍南室中垂語曰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有箇生緣那箇是上座生緣師曰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法雖立而先王之道廢矣故當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傳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孫亦致斷絕　僧侍立次師展兩手曰八字打開了也為甚麼不肯承當僧曰恐鈍置和尚師曰許多時沒一點氣息便打　問衆曰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已道過了也畢竟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僧出曰東廊頭西廊下師曰甚麼處見趙州僧擬議師曰棒下不成龍　僧參師曰竪拂拈椎古人榜樣擎叉舞劍列祖條章衲僧門下合作麼生僧珍重便行師曰不消一劄　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笠子下撈破洛浦偏參底作麼生曰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曰即今為甚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　至正甲申五月示微疾作手書別交游囑其徒以兩朝所賜金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四日書偈趺坐而寂其年秋八月十有六日葬於石頭城塔院之後岡壽六十一臘四十六洪武甲寅遷葬於攢雲山與康僧會古塔相鄰

江寧府保寧仲方天倫禪師象山張氏子幼而岐嶷投廣德天寧竺源剃落源俾其見虎丘東州永偶過栴檀林同一僧看傳燈錄僧曰千七百則公案渾如生鐵鎖子一般只要鎖匙入手師言下點首默契乃參晦機於淨慈纔入門機曰湖山靄靄湖水漾漾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曰通身無影象步步絕形蹤機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機俾居侍司旋掌藏鑰師憚其繁嘆曰世降道衰人根浮薄即宿師碩德具大知見猶不為學者信服無他蓋表裡不純故也自是遂縛茅於吳興桃華塢一日灌園次忽驟雨疾風摧折林木霹靂一聲胸中疑礙頓釋乃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撥轉虛空顛倒騎蟭螟吞却五須彌彙於南屏室中屢叩老和尚終不肯為我說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耶元泰定丁卯出主廣德東泉遷明之佛巖笑隱居龍翔招師分座說法南臺治書吐魯舉師主保寧　僧參師曰好箇師僧恁麼行脚

僧曰撥草瞻風豈圖別事師曰喫得棒也未僧擬議師便喝」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看不見」 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 問如何是鳳臺境師曰鳳臺有甚麼境」 上堂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七九六十三九九八十一朝往西天暮歸唐土一馬生三寅石牛欄古路」 臘八上堂昨夜覩明星悟道後園風打籬笆倒曉來無蹟可追尋雪山依舊生青草」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上堂舉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劄師曰雲門一劄猿啼巴峽熊耳峰高石頭路滑師晚年卜築鳳臺之西曰新菴將終謂淨覺曇曰欲以後事相浼今日何日覺曰二十九日師曰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行矣至期召門人付囑舉手作別端坐而逝壽六十六臘五十一

寧波府育王石室祖瑛禪師吳江陳氏子幼出家曾向寺年十五祝髮受具戒初從虛谷陵于仰山聞徑山晦機道望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後出世明之隘教遷杭之萬壽明之雪竇育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有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嚴華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法身徧在一切處喧飯喧空得自由太白鄮峰煙雨裡笋輿來往亦風流晚年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裰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蓑衣婦人扣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趺坐而化臨終偈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虛空赤脚行萬象森羅笑不輟闍維遵治命以遺骨煅之炭盡益以香薪百煉不回鎔作金銅色扣之有聲附葬於三藏道法師塔右

杭州府中竺一關正逵禪師鄱陽方氏子參晦機于淨慈機問甚處人師曰鄱陽機曰鄱陽湖水深多少師曰蹬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往依中峰于天目復謁徑山元叟典記室笑隱主中竺俾

師分座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遷鳳山資福陞主報國再遷中竺　示衆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一念涉思惟全身入荒草所以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頭頭顯露物物全彰不從千聖借不向萬機求內外絕承當古今無處所恁麼解會猶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雖然既是泗州大聖因甚麼在揚州出現良久曰參後示寂世壽五十七僧臘四十四

紹興府天衣業海子清禪師上堂三歲孩兒抱華鼓八十翁翁輥繡毬嬌羞老醜都呈露直得諸人笑不休山僧昔在南屏山下糞掃堆頭拾得一領破襴衫子抖擻將呈天目不爲顧采後過崇德撞著惡辣漢被渠撦破七孔八穿收拾歸南屏深藏四十餘年不將輕與外人無端今日來天衣比看破舊相似顏色一般著來嫌袖大抖擻覺天寬直得十峰齊起舞雙澗共鳴湍盡看當場鮑老不知笑倒傍觀遂大笑拈拄杖畫一畫曰更把一枝無孔笛等閒吹出萬年歡

復舉三聖逢人則出話師曰二大老竊得臨濟些子家私各自賣弄檢點將來好與一坑埋却　同參至上堂颯颯凉風景同人訪寂寥煑茶山下水燒鼎洞中樵慈祖將常住物作人情天衣則不然供佛嬾拈華延賓不煑茶莫嫌無禮數冷淡是僧家師出世天衣時年已八十六矣

嘉興府祥符梅屋念常禪師華亭黃氏子父文祐母楊夢老僧託宿因而有娠元世祖至元壬午三月十二日誕生是夜神光燭室異香襲人既長喜孤坐年十二依平江圓明院體志出家十四薙髮受具至大戊申佛智晦機自江西百丈遷淨慈師往參承值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師於言下豁然有省投丈室呈所解佛智頷之俾掌記室延祐乙卯智遷徑山師職後版表率一衆丙辰奉朝廷遴選出世祥符至治癸亥赴京出入金門討論墳典自帝師以下皆尊愛之南還主姑蘇萬壽所著有佛祖通載二十二卷行世

杭州府淨慈元菴會藏主臨安人參晦機於淨慈居蒙堂因修涅槃堂有偈曰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驀然摸著鼻繡鍼眼裡好藏山晦機稱賞之

松江府南禪寶洲覺岸禪師吳興吳氏子從獨孤明落髮受具與梅屋同出佛智之門一日偶為衆演楞嚴至七徵心處忽淨瓶水騰湧注師懷聽衆驚愕師笑曰此偶然耳

徑山高禪師法嗣

九江府東林古智喆禪師都昌巢氏子初住興國與聖遷東林上堂過去諸佛已說未來諸佛當說現在諸佛今說且道畢竟說箇甚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盡令提綱聖凡罔測放開一線道普請同參良久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上堂明來暗謝智起惑亡黑牛臥死水癩馬繫枯樁何似東村王四老黃昏伸脚睡一覺到天光山僧與麼道切忌錯承當　上堂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切忌依他作解莫有向天外出頭底麼乃曰巡堂喫茶　禮暹道者塔偈曰髑髏元自有靈光雪竇何曾抖屎腸截斷婆婆三寸舌至今雙劍倚天長

杭州府中竺一溪自如禪師閩人幼值元兵下江南遭遊卒掠至浙遺之臨安胡氏收養令伴子讀師隅立默識無所失胡氏因子之既長俾隸里中無相寺為僧參雲峰於徑山遂得旨初住萬壽天曆年中竺笑隱訢奉詔開山龍翔因舉代住者三人御筆獨點師名住未幾化去茶毗多靈異其居萬壽時寺後有大家黃氏者重師道行嘗供伊蒲塞饌一日請歸其家進供愈勤乃開私帑所藏金玉示師師歸語徒衆曰彼黃氏以帑中寶示我將欲誘我死去為其子耳出家兒視金玉當如瓦礫古來墮此轍者頗多非但為其子為其牛馬者有之遂與黃氏絕

杭州府徑山本源善達禪師仙居柴氏子早年同及菴信行脚誓不歷職初見雪巖於仰山尋還浙參徑山雲峯入室有省峰可之適慧雲虛席命師補處後遷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居常不設臥榻夜則焚香然燭端坐達旦率以為常又體所稟與人異

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綿絮嘗以畚貧建大圓院於東路牛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敘平生行脚事畢端坐而寂

寧波府天童怪石奇禪師示衆此事如人饑渴相似說飲說食豈能救療直須自飲水自喫飯方有實効處示衆學從上先德痛切語要爲諸人開發顯示諸人倘能向者裡虛却心不卽法相不離法相一聞頓悟便是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時節是卽是不得恁麼會言多去道轉遠且截斷葛藤喝一喝下座　示衆參禪本無難易只要具大信根有決烈志萬機休罷千聖不携坐斷諸緣不存一法如太虛空了無朕迹如須彌盧屹然不動無上眞乘方可希冀

龍巖晁首座諸方屢聘高臥不起常作樂閒歌其略曰卽心是佛無心是道萬事但隨緣自覺身心好院子從來不要住便是佛也不要做律亦不會持戒亦不會破放行把住總由人執法修行驢拽磨要行便行要坐便坐也不精進也不𡤭惰一卷無字經逐日爲功課有時深深海底行有時高高山頂臥幾生修得做閒人肯爲虛名被羈鎖云云

何山明禪師法嗣

寧波府恭都寺耆廉介自持日誦法華因聆鐵鏡上堂語遂得心要嘗夜坐有偈曰點盡山窓一盞油地爐無火冷如秋話頭留向明朝舉道者敲鐘又上樓鐵鏡因陞堂特稱賞之臨終無疾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人爭奇之

天童鑒禪師法嗣

湖州府道場玉溪思珉禪師象山張氏子首參雲峰于徑塢次謁止泓于天童泓問近自何來師曰徑山泓曰未離徑山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平如鏡面險似懸崖泓曰昨夜山前因甚虎齩大蟲師擬進語泓與一掌師忽有省一日侍次泓舉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叉手進前泓曰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又作麼生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泓喜其類己令典藏元大德庚子出世郡之吉祥遷金文大梅保福帝師賜

佛心明妙之號至順壬申廣教府聘主婺之雙林元統甲戌行省選住道場　示衆此事如鐵壁銀山如大火聚湊泊不得回避不得你輩合作麼生直饒脚不點地別有通霄活路也是不快漆涌　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拈拄杖卓一下曰六月不熱正穀不結　至元丁丑四月示微疾至二十八日書偈而逝

蘇州府萬壽竺田汝霖禪師四明昌國王氏子從慈溪永樂寺梅澗福祝髮受具參止泓于天童典侍者一日室中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師忽然有省已而見悅堂誾於靈隱堂命典記室其受業師祖方會赴隆興上藍以師侍行因遊百丈謁晦機機命分座未幾繼會席出世上藍久之陞明之雪竇閱三載松江澱山虛席屈師俄寺燬師爲新之晚主萬壽僅一載臨寂更衣書偈訣衆而逝當至正乙酉五月廿五茶毗設利五色如菽粟者不可勝數壽六十六臘五十

靈隱誾禪師法嗣

九江府東林無外宗廓禪師南昌魏氏子久依悅堂一日室中舉溪聲盡是廣長舌因緣機契遂授記莂出世雲居晚遷東林送僧之東吳偈曰佛是西天老比丘何緣臥倒在蘇州憑君此去輕扶起問取二千年話頭臨終集衆說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挨倒五須彌夜半日頭出語畢而逝

續燈正統卷之十四

續燈正統卷十五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筏渡慈禪師法嗣

洛京相國一言道顯禪師鴈門人生而岐嶷穎悟英特年十二自願出家父母難之師曰兒志決矣未可强留遂落髮於郡之西山聽圓覺至知幻即離章頓然默契恍若舊識乃辭師師曰汝志宗門正其時也遊汾州謁筏渡渡一見器之命入侍寮一日渡舉竹

箇問曰畢竟喚作甚麼師方進語渡驀頭便打忽然大悟便禮拜曰和尚且止古人道佛法無多子非虛語也渡曰汝今方知吾意耶師曰和尚大恩碎身難報渡囑曰汝年且幼時至理彰師執勞座下一十七載　洪武丙辰出住汝州風穴上堂臨濟燒黃檗禪板禍起蕭墻香嚴哭溈山拄杖勾賊破家有般漢聞風穴與麼道暗自差排道老漢辱他先聖破釜沉舟箇樣師僧何堪共語山僧亦有先師所付底正欲舉似諸仁箇拈拄杖曰看看且道與古人差多少乃擲下拄杖　永樂癸巳五月十三忽告衆曰吾將行矣囑諸弟子皆法門大事泊然而化壽八十有五夏七十有七塔於汴京之南阜

徑山銘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西白力金禪師蘇之姚氏子幼依寶積院出家造徑山見古鼎銘銘舉德山見龍潭因緣示師師繹之久而有契至正丁酉出世瑞光洪武初遷淨慈辛亥春詔住天界壬子冬敕建無遮大會命師陞座車駕幸臨一日示微疾而逝塔于嘉興城西

徑山及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空叟悟禪師洪武庚戌住崇寧閱八年遷中竺會靈隱虛席師補焉居無何以前住持舊事逮至京病卒於途臨終書偈曰我年五十五耆把虛空補踏斷死生關夜半日卓午門人道淨等依法荼毗舌根數珠不壞奉骨歸瘞靈隱東岡復分餘骼葬西溪九曲之原時洪武年辛未五月三日也

杭州府天龍斯道道衍禪師長洲姚氏子諱廣孝自號逃虛子年十四出家於妙智菴元季兵亂遨遊江湖深自韜晦參徑山愚菴及盡得心髓掌內記三年出世普慶遷天龍嘗自題肖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閒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洪武中以高僧應選侍文皇於燕邸永樂中以佐命功上欲官之不可一日召見上潛令人以冠服被體進爵太子少師亟命宣謝不得已拜命故人皆以少師稱然終不蓄髮戒行尤謹賜妻妾堅辭弗受嘗有閒居詩曰春燕雛成辭舊壘午雞啼罷啄陰階讀此可以想見師半矣後病篤上幸其第問後事對曰

出家人復何所戀與之終無言遂泊然而化世壽八十有五上賜榮國公謚恭靖所著有道餘錄一卷行世有贊靈谷定巖戒道影曰以此見定巖指槐爲柳不以此見定巖認辰作斗然則何以見定巖廓太虛而爲量湛秋水以爲神其于說也無說而說其於聞也無聞而聞行猶霜潔貌若春溫榮領非常巨刹欽承莫大鴻恩名無遠而不屆德不孤而有鄰是誠謂先龍翔訢大師之嫡孫也耶

萬壽仁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南石文琇禪師崑山李氏子出家紹隆菴禮智興爲師行中仁住雲頂師往從之鍼芥相契初住蘇州普門次遷靈巖三主萬壽永樂初詔天下儒釋道流之精通文義者纂修永樂大典師應詔書成陛辭南還主席徑山」上堂僧問法筵已啓法鼓已鳴四衆雲臨請師祝聖師曰日月爲天眼須彌作壽山曰世尊出世天雨四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曰恁麼則熙怡的旨傳千古寂照宗風播四方師曰好事不如無乃曰如來出世是擔屎漢祖師西來是賣卜人自餘德山臨濟洞山雲門潙山雪峰玄沙南泉趙州輩各逞機鋒互分照用盡是販私鹽賊新普門者裡一時與他掃蕩何故幸逢堯舜世自合樂無爲復擧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者便是麼岐曰湖南長老師曰大小楊岐被洛僧一問未免手脚俱露」上堂十方無異路爲甚麼南尋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草爲甚麼桃華紅李華白良久曰打破祖師關都是自家底」靈巖上堂盡大地是自己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得底亦與三十拄杖諸方盡是粥罷上堂靈巖寺裡參退喫茶」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前金風淅瀝特地打鼓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橫鼻直敢問大衆那箇是無事衲僧良久曰棠長三尺」萬壽謝頭首秉祈雨上堂伶俐衲僧轆轆地對賓客側身而立結衆緣化炭化糧聽鬧雞鼓翅而鳴看茶瓢從地跨跳卓拄杖曰夜來江上雨分作萬家流」解夏上堂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蜾蠃知雨而封穴石蛙應節而揚葩粘手粘脚底有甚數十字縱橫底有甚數」上堂擧古德曰日出心光耀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

道有乾坤與麼說話古今徹悟者如稻麻竹葦錯會
者亦如稻麻竹葦以拂子畫一畫曰阿耨達池深四
十丈潤四十丈 除夜小參龍樹滿盛盆水迦提擲
下纖鍼德山隔江招手高亭橫趨而去朝鳴鐘暮擊
鼓風動塵起鵲噪雅鳴無一處不是者箇時節今當
臘月三十夜敢問諸人還會得麼有際天之雲濤方
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風乃可負垂天之翼 佛
涅槃上堂釋迦老子從兜率天託生大術胎中早是
染却生死重病及乎降生便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可見是攢簇不得底迨見明星出現豁然悟道正是
病眼見空華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廣說略說直說曲
說顯說密說豈非熟睡饒譫語至於臨末梢頭摩胸
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
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
弟子病入膏肓莫能療治非但世醫拱手便是耆婆
神醫只得倒退三舍北山遠孫今日却要為他療治
若療治不得後代兒孫永失恃怙若療治得便見紫
磨金色之身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觸處顯現擊拂子

曰柳色黃金嫩梨華白雪香 徑山上堂森羅及萬
象一法之所印前面是盃盂峰後面是凌霄峰中間
是佛殿喚甚麼作一法良久曰國一祖師元是崑山
人 上堂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
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 上堂但參活句莫
參死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是死句舉步踏著南辰
轉身觸翻北斗是死句作麼生是活句蘇州街雨過
著繡鞵衆擬議擲拂子下座 上堂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洗硯池頭雲冉冉
埋雞塚上草離離 室中垂語曰道源不遠在甚麼
處祖師西來為甚麼事菩提無樹誰為立名 僧問
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扶杖傍人門曰如何是賓中主
師曰堂前倚露柱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性命屬他
人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手握金剛杵 見僧庭中
過師厲聲曰屋簷坍下來也僧仰望師曰鷂子過新
羅 見僧入門便曰你者踏州縣漢脚跟下好與三
十棒曰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曰待你開口堪
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 僧參展坐具師曰我者

裡無殘羹餿飯不用使破炊巾曰和尚慈悲師曰笑倒門前靑石幢師凡四坐道場皆有成績可觀晚年引退卜地寂照塔左結廬以居壽七十餘示寂有增集續傳燈行世

龍翔訢禪師法嗣

江寧府天界覺原慧曇禪師天台楊氏子母夢明月墮懷呑之有娠生貌嶷如稍長依越之法果大均出家年十六爲大僧聞笑隱主中竺往參叩備陳求道之切隱斥曰從門入者卽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而有省一日聞舉百丈野狐話豁然大悟曰佛法落吾手矣隱曰汝見何道理師展兩手曰不直半文錢隱頷之一日師入門隱問何處來師曰遊山來隱曰笠子下拶破洛浦遍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和尚了也隱曰卽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隱便喝師從此脫然又一日隱展兩手曰我八字打開也你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隱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掩耳而出後隱主龍翔俾師分座至正壬辰出世牛首祖堂三年遷淸涼廣慧　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把柄有準則良久曰會麼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今日放一綫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曰且道是何章句　上堂者箇現成公案古今頌解者雖多錯會者亦不少所以金鍮不辨玉石不分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擔荷龍河者裡直下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良久乃噓一聲下座　示衆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鶯啼在百華枝箇中無限意消息許誰知僧問心意識遏捺不住時如何師厲聲喝曰是誰遏捺　室中謂僧曰二六時中無你啄咱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罔措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　帝師授淨覺妙辨禪師號乙未年遷保寧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於轅門上一見歎曰眞福德僧也命主蔣山踰年改龍翔爲大天寧寺詔師主之設廣薦法會命師陞座說法車駕幸臨恩數優洽御書天下第一禪林洪武戊申賜紫衣及金襴方袍御制誥命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當是時遴選有序詮衡

至公宗社有志之流山林抱道之士聯鑣而起庚戌夏六月庭議西域未臣伏上以彼國敦尙佛乘特詔師往師承命卽日登途自閩之洋凡歷國邑莫不聞風來歸辛亥秋七月至合剌國布宣天子威德館佛山寺其王待以師禮九月師示微疾王臣咸來相慰須臾沐浴更衣謂左右曰某幻緣已盡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師問曰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再四曰日出矣師怡然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三踰五日顏色如生王斲香爲龕築壇茶毗之薪火滅盡舍利無數舌根齒牙不壞收舍利靈骨及不壞者袝塋其國辟支佛塔中甲寅九月同行還朝奏陳其事上嗟悼之勑天界蔣山二寺住持宗泐等以師之遺衣藏於雨華臺之左有五會法語行世

江寧府天界善世全室宗泐禪師字季潭台之臨海周氏子元仁宗延祐戊午七月十七日生八歲從中竺笑隱受業十四薙髮二十具戒一日隱問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汝意如何師曰何得剜肉作瘡隱曰將謂汝奇特元來無所得師喝一喝隱擬拈棒師拂袖便出尋參元叟於徑山叟留掌記室後出世宜之水西洪武戊申遷中竺四月十五日入寺　上堂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屛跡爍迦羅眼洞照萬有潛形到者裡卷舒在我殺活臨時直得千歲巖中天跨跳錢塘水東海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舉拂子曰庭前石筍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復舉南泉初入院大衆送進方丈僧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曰大小南泉不唯瞞人亦且自瞞新天竺用處也要大家知忽有人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劈脊便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卓拄杖下座　辛亥遷雙徑是年冬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京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列師居首上齋戒御製章疏車駕親臨服皮弁服搢玉珪北面禮佛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先是上命師撰獻佛樂曲進呈御署曲凡八章曰善世昭信延慈法喜禪悅徧應妙濟善成勑太常歌舞以節奏之復命師陞座說法窮理盡性徹果該因顯密淺深無機不被上大悅未幾總持西白金以母老告退學師自

代上命師主天界嘗欲師蓄髮以官之師再懇得免後以逆黨坐罪著做散僧執役至鳳陽槎峰建寺徐察其非召還上賜詩有泐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之句高皇后甍臨葬忽風雨雷電暴作帝不樂召師至曰今太后將就壙爲朕宣偈送之師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天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意稍解後以老求退賜歸槎峰渡江示疾於江浦石佛寺謂左右曰人之生滅如水一漚漚生漚滅復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耶言訖復顧侍者曰者箇聻若茫然師曰苦遂寂時洪武庚子九月十四日也春秋七十四闍維舍利無算塔於撥雲山笑隱訢窣堵波之右

杭州府中竺用彰獺翁廷俊禪師久依笑隱出世明之龍峰次遷瑞巖後主中竺據室拈拄杖曰室中若無棒頭取證底我拄杖子暫不喚作拄杖子有麼僧出師曰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

佛涅槃日上堂古德道涅槃後有大人相釋迦老子涅槃久矣大人相在甚麼處以拂子打圓相曰還見麼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上堂近來衆中兄弟聰敏者多徹到者亦不少莫不自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臨機見境踢將出來活鱍鱍地不費纖毫氣力到龍峰門下正好從頭按過拈拄杖卓一下曰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

上堂眞淨道天心得自在盛夏復清凉衲僧如薦得珍重法中王卽今孟秋改旦盛夏已退淸凉復生且問諸人天心還得自在也未直饒自在更須識取法中王始得其或未然吽吽前頭大有熱在

謝首座知客侍者直歲上堂索犀牛扇子無風起浪問眉間挂劍平地干戈二俱莫涉別有條章撲碎玻璃盞子拈起無柄钁頭淺劚明月深種白雲時時歌堯舜之風日日樂羲皇之化且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翱翔

上堂函葢乾坤天光迴照截斷衆流伏惟尙饗隨波逐浪放汝一綫道如此著語還契得雲門意麼拈拄杖曰一卽三三卽一火向水中焚石從空裡立以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上堂釋迦世尊未離兜率巳自七錯八錯何況達磨航

海東來其錯。猶甚俊上座。既是他家兒孫。只得將錯就錯。拈拄杖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總在新瑞巖拄杖頭上。提向上機。指其中事。只要諸人明自本心。證自本法。驀忽一箇半箇心法雙忘。管教他穿山渡口。虎齩大蟲。剪月亭前。蛇呑鼈鼻。雖然祇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且道是從本心中發現耶。從本法中發現耶。以拄杖畫一畫。曰天下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臘八上堂。晝見日。夜見星。大地衆生。阿誰不曉。釋迦老子。捏目生華。剛道於中有箇悟處。二十一日杜口不言。幸自可憐生。四十九載脫空謾語。著甚死急。噓一聲下座」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大衆會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便下座」　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好諸禪德。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結夏小參。結却布袋口。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尙。眼不得妄視。耳不得妄聽。口不得妄言。足不得妄舉。一禁禁住。無絲毫走作。謂之圓覺伽藍。九旬禁制。酢甕中蟲子。有甚出頭分。殊不知此道

如淨日論。昇太虛空。無幽不燭。如塗毒鼓。輕輕一撾。聞者皆喪。雖然只如道居有破有居空破空。二幻既空中亦不立。畢竟喚甚麼作塗毒鼓。喚甚麼作淨日輪。喝一喝曰。大丈夫兒合自由。信脚踏翻知見窟」解夏小參。秋江淸淺時。白露和煙裊。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是本無迷悟。又要了箇甚麼。好諸禪德頂門正眼。照古照今。腦後神光。無內無外。雖則人人本具。各各現成。其奈妄想執著。不能了此。茲値聖制將圓。僧欲自恣。便從今日了。將去不妨七穿八穴。十字縱橫。若了不去。三十年後。換手搥胸。莫言不道」除夕小參。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咄寐語作麼。即今簇簇上來。兀兀立地。面面相看。眼眼相對。阿那箇是未歸人。樓上已吹新歲角。聽不出聲底。分明聽取窓前猶點舊年燈。見不超色底。端的見來。是箇皮下有血。誰家竈裡無煙。說甚麼到與未到。歸與未歸。雖然否極泰來。結交頭一句子。也要諸人共委。拈拄杖卓一下曰。梅蕚香傳春谷暖。松風聲度夜堂寒」　舉五通仙人問世尊。如何是那一通。公案。拈曰。那一通

既不識者五通敢保未徹不見道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話拈曰外道饑求王饍世尊和盤托出阿難索短不搆深泉却向鞭影裡著倒」 舉傅大士講經公案拈曰大士講經揮尺一下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已自昭彰誌公道講經竟言多去道轉遠」 舉盤山作街坊公案拈曰歌聲哭聲在在有之因甚盤山聽得便解悟去良久曰開池不待月池成月自來」 洪武建元寓鍾山端坐而逝茶毗舍利無數塔於杭之南屏

九江府廬山圓通約之崇裕禪師毗陵陳氏子首參元叟嗣見佛慧次走中竺參笑隱隱學無位眞人話師不覺釋然下拜隱曰汝何所見而便作禮師曰更無第二人隱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和尚愼毋賺良爲賤留侍十餘年盡得其道後住南禪次遷圓通育王洪武壬子秋召高僧建大會於鍾山師應詔至便殿上問佛法大意師以偈酬之上大悅賜食上前師假寐鼻息作聲鄰座引裾覺之上笑曰此老人無機心眞善知識也後示寂塔於石耳峰生於元成宗大德甲辰

嘉興府資聖克新仲銘禪師鄱陽盧里余氏子久依笑隱於大龍翔掌內記至正間住嘉禾資聖時了菴退居南堂與師雅相契合洎菴示寂師爲文祭之略曰哲人云亡宗教陵替予來醉李惟師宿契或往或來於今五歲論覈道眞窮根極底又曰矧彼妄庸傲然高位利鷙豪爭善類喪氣老成眞萎弛焉何恃師嘗却宣讓王之命有偈曰數椽茅屋萬株松蒲榻高眠海日紅不是賢王招不起山人只合住山中所著有雪廬稿

杭州府靈隱介菴用眞輔良禪師吳縣范文正公十葉孫也自幼聰穎經書若素習十五從迎福院薙髮受具戒參方天平白雲杓指見笑隱遂詣龍翔相見問答頃情解頓忘石室瑛主育王令掌藏鑰至正壬午出世嘉禾資聖歷十三載遷越之天章尋移中竺最後補靈隱嘗示衆曰達磨一宗淩夷殆盡汝等努力如救頭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素餐

之愧咎將誰歸歲月流電向上事請各急著眼。洪武辛亥正月十五日親理後事。謂左右曰。翌日巳時吾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寂。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闍維齒牙舌根不壞。設利無算。瘞歸雲塔中

杭州府淨慈竹菴淸遠懷渭禪師。南昌魏氏子。實全悟俗姓甥也。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悟挽致座下。不數年其學大進。一日悟垂問衆。罕對者。師直前應對。悟叱之。師氣不少沮。悟詰難再四。師皆不少滯。悟乃謂之曰。吾四十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唯爾與宗泐耳。悟既寂。虞文靖歐陽玄雅重師文行。僉曰。是無忝於舅氏也。師曰。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吾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耳。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師瞋目呵之曰。僧家何有是物耶。兵怒欲害之。師引頸就刃。兵不敢。嘆息而去。師出世四坐道場。住淨慈則入聖朝矣。鍾山之會。名德咸集。後退居良渚。問道益至。洪武乙卯十二月示微恙。召弟子囑以後事。怡然而逝。壽五十九。茶毗不壞者三。法語有四會錄。詩文有集行世。

萬壽霖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孤峰明德禪師。昌國朱氏子。母夢僧玠託宿。覺而有娠。幼好跏趺端坐。諸父明上座奇之。挾至金鷲俾侍灑掃。年十七得度爲大僧。遊方首謁竺西坦。聆上堂語有省。復造淨慈見晦機。機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拈棒。師拂袖徑出。復抵雙林見明極俊。會日本遣使迎俊。師送至海濱。適晤竺田於明州。田挽師歸雪竇。處以第一座。一日田上堂擧隱山泥牛入海公案。音聲如雷。師不覺廓然。述偈呈田。田歎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嘗與仲方倫結菴桃華塢。相與激揚。足不踰戶者五年。後出住松江東禪。再遷集慶保寧。湖之道場。杭之淨慈。帝師授圓明定慧之號。洪武壬子退居道場竹林菴。一日示微疾。戒飭其徒曰。汝等一眞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沒後當遵佛制依法茶毗。勿令衣麻而哭。言畢書偈。泊然而逝。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二。茶毗頂骨不壞。舍利叢布灰燼中。建塔瘞於東岡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相國顯禪師法嗣

西京小菴行密禪師初以白衣禮一言師凡見便禮拜言一日謂曰道人禮拜且止佛法在甚麼處師方學首忽聞板聲鳴言曰只者是師從此入遂求度言曰汝誠精進宜名行密力參座下三年言偶舉南泉三不是等問語未絕師曰畢竟如何言笑曰已多了也師言下得大安樂言曰佛法下衰正宜潛隱毋徇城隍得安身處最爲佳耳　宣德丙午出住西京小菴入院上堂句能剗意意能剗句意句交馳無你立處吹糠見米退一取三汝諸人脚下還有許多般也無乃拈拂子擊案兩下　又示衆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上是白雲靑天下是石頭土塊靈鷲山中拈花金色尊者破顏正是與賊人過梯一箇渾沒縫底弄得七穿八穴莫怪張郞底是李郞底却不是乃冷笑一聲　天順戊寅八月十一日告衆曰吾自住此二十餘年不曾將一字脚點染諸方隨拈拄杖曰者箇交與何人衆無對倚杖而化

天寧金禪師法嗣

江寧府保寧敏機慧禪師吳興人得法西白出世嘉禾祥符寺主保寧宋文憲公濂嘗爲師作沖默齋記

竺曇敷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佛鑑簡菴希古師頤禪師住杭之崇福徙萬壽明永樂中徵修大典師應詔事竣敕主淨慈宣德壬子忽語衆曰吾行矣書偈曰須彌一拳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兎走遂危坐而寂塔雷峰之陽

雙林閭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月江宗淨禪師蘭谿倪氏子十七從正覺院文譯受業誦楞嚴至如人以手指月示人是人因指應當見月處豁然有省往參雙林正菴菴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牛頭喫草菴奇之命典維那後出世徑山示衆坐斷凌霄已十年拖犂拽杷飽蒼煙如今休去便休去嘯月吟風樂自然晚退居東堂正統壬戌十月三日示疾當午集衆說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泊然而逝壽六十七臘五十全身塔於圓照菴

天界曇禪師法嗣

江寧府靈谷定巖淨戒禪師。吳興人。參覺原於天界。原舉桶箍爆因緣問師。師擬議。原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師言下大悟。洪武初。詔住靈谷」 舉長慶道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道總似今日老胡絕望。話頌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抑揚元是當行家。曹溪波浪如相似。那得兒孫若稻麻」 有續刻聯珠頌古行世

天界泐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佛朗湛然自性禪師。雲陽韓氏子。出家於溧陽慧照菴。禮慧海智為師。一日海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師不能對。自此懷疑者七年。時得旛川草菴一幻生福二友切磨之力。菴一日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問師。師擬議。菴擘脊便打。師憤然徹夜不睡。天明聞敲火筯聲。豁然洞徹。乃謂草菴曰。夜來公案。今日要與汝決斷。菴握拄杖問。句歸何處。語未絕。師劈手奪菴杖。拗作兩橛。擲向窗外曰。別處燒。徑入堂臥。幻生聞特問曰。且喜性兄大事了畢也。師喝曰。賊不打貧兒家。一日問菴。祖意教意是同是別。菴曰。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爐。師曰。我且不問他。後謁天界全室。舉此話問曰。某昔年曾問一師友。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他道。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爐。今日請和尚決斷。室曰。病翁年來腕無力。拄杖牀頭且靠壁。師曰。有人不肯。和尚與麼道。室拈拄杖打曰。待他露柱眼自開。鐵蒺藜槌當面擲。師便禮拜。後出世里之普光。明洪武丁巳。遷常州永慶。公選住撫州疎山。復被旨住持天童」 僧問。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曰。盌脫丘。曰。恁麼則昔時大慧。今朝佛朗也。師曰。莫認六龍城作舅家。曰。的旨師分付。回程事若何。師曰。急須吐却」 上堂。一即三。三即一。是聖是凡分不出。木人著錦衣。石女風流急。慣操沒絃琴。能吹無孔笛。深深海底行。高高峰頂立。露柱來稽首。虛空齊應拍。萬象側耳聽。大家笑一擲。且道笑箇甚麼。飯籮裡餓死人。不肯自家開口喫。饒你到三十三天。本來饑苦爭消得。卓拄杖曰。吽吽。便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旦。衲子修冬辦。撥開爐焰火。更莫問柴炭。渴飲銅汁羹。饑餐鐵釘飯。大衆還

知囊無繫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麼到與麼地不可槩懶卓拄杖下座」

謝頭首上堂布毛纔吹化現無邊華藏世界金槌在握縱擒一切諸佛如來撲碎荼甌遍地金聲玉振挈漏燈盞觸處耀古騰今兎角杖挑大千日月龜毛拂轉塵劫法輪還見佛國山踍跳撞破汝諸人鼻孔戳瞎汝諸人眼睛麼喝一喝曰春風夏雨應時來李白桃紅次第開」

上堂去年今日居楞伽山彼四衆喜此處少一人今年此日居佛國山此四衆喜彼處少一人擊拂子曰一身爲無量身無量身爲一身行則普天普地行坐則徧一切處坐說甚麼東西南北他方此界雖然此猶在化城且道寶所一句作麼生便下座」

上堂貪瞋癡戒定慧戒定慧貪瞋癡無明解脫知見解脫知見無明一切衆生諸佛諸佛一切衆生月落山無影風來樹有聲大千無對待露柱鬧縱橫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初一衲子備炭開爐汝善知識節吾不耆也之乎生佛已前茅草令清風自在滿皇都」

一日有一峰會下數僧到師問汝等是寧和尚弟子否曰是師曰借問汝家事得麼曰得師曰錯復問峽富山前三草二木晝夜作師子吼是一峰語否曰是師復曰錯僧無語師曰汝等何得五戒也不持晚年退歸普光作終焉計

成都府大隋無初德始禪師日本信州神氏子幼聰穎遇羣兒嬉戲輒引去見僧則喜動顏色從州之天寧出家受具博極羣書已而念覺阿之爲人得請命其王隨國使宣聞溪詣闕使還師願留華夏上許首參全室掌內記久之盡得其道會室有西域之行師遊古幽都憩慶壽時當洪武壬戌適獨菴衍來蒞寺事衍視師爲猶子相與激揚臨濟宗旨甚相得庚午師告去禮娥眉獻王命出世彭州大隋瓣香爲全室拈出矣一住七年法席甚盛永樂壬辰特旨卑領龍泉寺師高提祖印勘辯方來一出言象之表平昔喜賑䘏貧困薄己厚人善於誘物宣德戊申九月無病端坐書偈寂於退處之金剛室荼毗獲舍利百餘弟子輩爲建塔瘞焉

薦嚴義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祖芳道聯禪師四明鄞縣陸氏子年十四禮崑山薦嚴悅堂顏得度秉戒於鄞之五臺還侍物先義於薦嚴有所造詣洪武丙辰侍佛心住靈谷天界曇延居記室穆菴康妬中愠木菴聰咸作忘年交後出世台之廣孝遷紫籜及龐峪景山明之補陀越之能仁末主淨慈壬申淨慈厄災惑師爲一新蜀王賜衲衣盂盞永樂丙戌朝廷徵師爲釋教總裁嗣還築室湖濱曰藕華居丁亥以事赴召至京上令住五臺祐國寺未及陛忽語左右曰吾世緣殆盡後三日沐浴更衣跏趺而化當己丑七月三日也歸塟藕華居之陰世壽六十四僧臘五十有畸逸語錄行世

道場德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無文本聚禪師四明定海謝氏子年十四出家郡之五臺寺剃染習毗尼聞孤峰旺化保寧往叩之峰問聞汝和梁山十牛頌試舉看師擬對峰遽掩其口曰牛在甚麼處師曰已犯和尚苗稼了也峰曰未在更道師掩耳而出峰異之命爲侍者時仲芳倫退居寺右新菴師往來決擇至正丙午開法姑蘇覺嚴洪武中宜興靜樂院請師易講爲禪未幾詔徙蔣山於孝陵之東賜額靈谷敕物外義住持命師居第一座爲衆表率乙亥補靈隱居五載　建文己卯春示微疾蒙室範堂洪侯問値師氣喘洪曰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和尚作麼生師竦身曰喚甚麼作十二時辰洪曰爭奈氣急何師震聲一喝問左右今朝是幾曰二月二十七日乃索筆書偈曰吾年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靠倒飛來小朶擲筆泊然而化闍維頂骨不壞舍利無算門人宗衍等斂諸不壞塔於雙桂菴分爪髮瘞於靜樂

續燈正統卷之十五

續燈正統卷十六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四世

小菴密禪師法嗣

二仰圓欽禪師禾之秀水人遍參諸方亳無所契入西京謁小菴於旅舍菴問浙中有箇伶俐人汝還見麼師曰圓欽鈍漢菴曰我要箇鈍漢作監收汝還知麼師罔措菴曰數千里來可惜錯過師遂猛參一日見鼠從架上過撲翻油瓮忽爾頓契走見菴曰某已捉得了也菴搊住曰道道師曰一粒鼠糞汚却鍋羹菴曰瞎漢參堂去　成化甲午師居二仰四十餘年足不越閫四方尊宿高其行師一味謝絕塵世力追汾州高峰之爲人末後智有來參師歷示本色鉗鎚俾深入閫奧始授大法

靈谷謙禪師法嗣

江寧府靈谷潔菴正映禪師金谿人泉州開元虗席闔舉得師師奉敕以戊寅六月入院開堂僧問法筵鑒啓四衆具瞻皇恩佛恩如何報答師曰甘露泉開流大地師報恩一句蒙師指西來祖意若爲宣師曰庭前石塔聳寒空曰與麼則徧界不曾藏也師曰汝見箇甚麼曰某甲終不敢自瞞師曰眼花不少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兎角杖挑天上月龜毛拂散海濱雲曰恁麼則人天胥慶四海歸仁也師曰且合取口乃曰山僧比蒙天語以清心潔已四字敕住此剎諸人還知聖意麼只者四字是傳佛心印是鎭海明珠山僧南來特特拈出普施大衆要須知世法佛法落霞與孤鶩齊飛古佛今佛秋水共長天一色天心罔測山益高而海益深聖語難窮天溥蓋而地溥載諸人還會麼莫是不染世塵麼莫是不貪法味麼莫是不飲無爲酒不坐涅槃牀麼若恁麼會非固不非是則不是山僧今日不敢久閟爲諸人當陽指出去也乃拈拄杖卓一卓曰木人舞出法堂前一任炎天飛白雪師居後百廢俱新　永樂壬午朝京回諸山舉住福州雪峰法道之振不減眞覺洪熙甲辰奉旨住南京靈谷宣德改元卒有語錄題名古鏡三

昧行於世

淨慈聯禪師法嗣

杭州府普明立中成禪師錢塘孫氏子年十三投慈光若山出家首謁祖芳芳室中舉臘月火燒山話師呈頌曰白雲迷却舊行蹤臘月燒山火正紅忽地慈風來扇發冷氷氷處熢烘烘芳器之後於北郭建普明寺以接方來未幾請歸慈光正統辛酉六月十三日上堂住世今年八十一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著後年事後年記著今朝日至癸亥如期坐化壽八十三荼毗舍利無算建塔於普明

杭州府淨慈照菴宗靜禪師號恬軒叟郡之高氏子自幼薙落本山適祖芳聯領院事師依之久乃得旨旋與藏鑰永樂辛卯應選出住護國尋遷雪竇正統乙丑僧錄以淨慈虗席舉師補之丁卯朝廷頒賜大藏師詣闕謝恩止於彌陀寺示微疾謂左右曰吾緣止矣沐浴更衣危坐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六十塔於蔣華之祖丘

大鑑下第二十五世

二仰欽禪師法嗣

壽州無念智有禪師蜀之漢州人發足南方遊四明登天目後參二仰仰問曰行脚甚處師曰南方仰曰彼中佛法如何師曰山川無異仰曰我手何似佛手師良久仰曰莫道無異後看興化打維那機緣始浩然大徹作偈曰興化打維那平地遭殃禍昨夜南山雲飛向北山朶仰見爲之助喜曰不孤到此至嘉靖初闡化壽州十有三年而終焉

大鑑下第二十六世

無念有禪師法嗣

荊山懷寶禪師渚宮人遊壽州謁無念念曰躐縣遊州畢竟爲著何事師曰生死大事求師拔度念曰汝是荊州人麼師曰是念曰闍黎即今在甚麼處師擬對念曰若便恁麼猶較些子佛法不是商量參堂去師自此潛心座下念一日喚曰闍黎師應諾念曰在甚麼處師於言下領旨乃曰和尚大慈眞人天師也念滅度後師於嘉靖三十七年以法付鐵牛遠公隱終南

大鑑下第二十七世

荊山寶禪師法嗣

秦嶺鐵牛德遠禪師自印心於荊山後菴居秦嶺一日身披紅布袴頂笠揮鋤地中朝陽來參見曰者漢好似一頭軍師曰看箭陽作彀箭勢師近前携手行至一菴乃曰我乃徑山之裔在此待人數十年矣汝今既來當為我求人中興祖道留住三月付偈曰就身能打劫劈箬善奪窩三玄從此出三要不為多探竿影草主賓分獅子迷蹤奈我何

大鑑下第二十八世

鐵牛遠禪師法嗣

敘州府朝陽月明聯池禪師郡之范氏子係范郡司馬之後也幼居林下一日有僧過訪不遇因題聯於壁曰阿彌陀佛閑也念忙也念念得佛也無念也無無也無扭落鼻孔最上乘禪朝亦參暮亦參參到禪亦寂參亦寂寂亦寂劈開面門師見之忽然厭世便祝髮就之彼僧已先去矣遂杖笠南遊苦辛萬狀畢以是聯為提撕話久之洛伽道逢一僧偉儀殊相師在前失脚念佛一聲僧曰此敲門瓦子著他何用師遂問拋却後如何僧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始豁然復遊少林會無言語默深契但師懷念佛祖道脈擔荷非易終不自肯竟入關中過秦嶺受鐵牛之囑語載鐵牛章由峩眉返敘州居郡之朱提山朝陽洞二十年聚雲來參師問曰如何是古佛心雲即拱手云請師尊重又問不用音聲與色身將何喚作本來人雲便出令一僧參只者是僧曰只者是還參箇甚麼師曰放汝三十棒又應一座主請至祭壇指壇問曰此是甚麼所在主曰北壇師曰久聞北壇原來在者裡主罔措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端坐而逝師壽六十有六全身塔於洞之傍

大鑑下第二十九世

朝陽池禪師法嗣

忠州聚雲吹萬廣眞禪師敘州宜賓人姓李氏其先三世為婆羅門父無後禱佛生焉降神之日大士八人臨其舍一人指語父曰此八寶應眞出興於世母即厭腥食素三年離乳至十五歲在聰下與同學讀

書偶覽菊華歎曰此華今歲凋零來春發生嘗聞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讀書寧免生死竟絕學登少峩參浩翁久之返里得大慧錄並獲正法眼藏如臨舊物朝暮參禮如有所失後遇一僧見訪問曰如何是佛師擬對曰不是再進曰不是師被者一劄塵念如灰至午值僧磨刀次急問如何是佛僧云我今日磨剃刀師於言下有省次入朱提參朝陽月明和尚深蒙皷擊即以白衣歸爲祖母說法祖母逝後服闋二年方謀出家先是有髩衣道者謂里人曰此處不久當有至人出世師果於萬曆四十一年癸丑秋踰城入山禮月明和尚受具一日明謂曰汝猶有一句未會師即問是那一句曰不用音聲色身默然良久與我現出眞空來師拂袖便出乃自惟曰此事不可草草是中必有玄要遂辭之別山汲水伐薪自炊自力經行危坐脇不至席苦參三載復入朱提親近月明和尚師纔拜起便問曰畢竟如何現出明引師手掩其口豁然大悟乃曰縱然奇特終是尋常明遂出臨濟正宗源流付之後閱華嚴至入法界品毗目仙人執

善財手一須臾間歷過佛刹微塵數世界參見微塵諸佛法法不昧至事事無礙法界始解圓悟示張無盡用處從此五宗諸譌悉皆妙契初住郡之翠屏得法者四人俱先化去乃杖策入吳涉海過閩踵粵至萬曆戊午開法瀟湘之湖東還蜀住忠州之聚雲巴臺夔州之寶峰興龍　上堂劈面迎風掌當胸輥肚拳具眼衲僧向者裡用得猶是三五一輪在在光輝火樹銀花時時燦爛若也半明半暗未夢見在呵呵不是法門無面目只怕蜈蚣太多足咦」　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殺人須究親下手捉賊要識眞領頭平息了萬事丟一顆明珠衣下收焰山疊嶂從茲破愛海波濤信不流卓拄杖下座」　上堂出衆者三十棒不出衆者三十棒出衆不出衆三十棒有僧出衆問話不契乃曰直下三玄巳露何曾三要無施落花流水空去殿前古栢當機」　晉盃上堂颯颯淒風繞樹寒夜深林裡靄雲煙錢飛粉蝶千家紙露溼綺羅萬淚衫獨有長空輝月面斗牛銀漢玉闌干」　小參高聲喚云看箭遂以拂子向東指云者一箭射透十方世

界一切衆生性靈只令山頭翻巨浪海底熱烽煙枯木口喃喃髑髏淚濟濟又以拂向西指云者一箭射斷十方世界一切衆生命根只令撒手墮懸巖吐舌如扁擔打碎頻伽瓶扯斷紅絲線又以拂向上指云者一箭射開十方世界一切衆生慧眼只令頂門光亞竪纛直走金蛇百千手臂百千執萬億毫端萬億華此是涅槃經上三點老僧今日用作三箭却也當箭即△當△即箭僧問命根射斷後如何師曰斬釘截鐵進云如何是衲僧鼻孔掉轉師曰斑竹筒」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曰黑漆桶」問僧僧是自己又歸箇甚麼僧云和尚也須歸方丈師云用歸作麼僧趨前而立師云好箇臨終西方境僧云用臨終作麼師曰我是死了不曾埋底僧曰若活來西方則無也師曰如佛度一切僧曰既是死了不曾埋底又如何答得話師曰唐以劉瓚為秦王傅」僧問一句當軒八萬門永絕生死如何是絕生死句師曰毗盧頂上行」師寓金陵觀音菴朝宗禪師來參師問曰甚處來宗曰天童師曰天童近日何如宗曰大家在者裡師曰不要脫空宗曰和尚何不往天童去師便喝宗曰落在甚麼處師便打」師出世三十年雖嚴冷孤峻而又柔易雍和室中驗人不擅許可故其椎拂之下所得之士類皆銅頭鐵額能世其家者生平所記語錄之外訓世羣集總計三十種近百卷流布宇內偶示疾山神夜哭樹木摧折病中歌唱自娛三月前謂侍僧曰我臨終須大喝而去崇禎十二年己卯七月三十索筆書偈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要會聚雲眉毛出血投筆危坐至午果大喝一聲而逝師壽五十有八臘三十闍維煙至松稟結為五彩荷香徧地起骨得黃金鎖子三莖齒化為紫色五色舍利三百餘顆入土者無數平都地藏院迎十二顆建塔餘皆塔於本寺三目山之陽

大鑑下第三十世

聚雲眞禪師法嗣

忠州治平慶忠鐵壁慧機禪師營山羅氏子家世以一經傳多科甲師生而貌偉氣骨不凡八歲父見背即隨母持齋是夕見黃龍長數十丈凌霄騰於師項

師指謂兄兄曰龍也有精唐舉術者見師相而異之視師指掌中有龍鳳蓮華麟魚鳥獸文稱許不置師方就童塾業鉛塹日記數百行漸能工羔鴈且膾炙人口里中名俊咸稱之曰此羅氏龍文也時有元白道者隱邑之大蓬山師往來叩問雅意玄學道者石扃嚴戶辟穀半載師慕之母兄爲師親迎師辭之兄曰汝淸姿映玉璃藻過人淡墨紅綾木天一鳳奈何作出塵想從黃冠遊耶師曰人各有志從所願耳遂於天啓壬戌二月十九潛遁圖入山計行次大竹築室松間掩關危坐無晝夜日食米二握沸湯淡飲五味俱斷關中三載心形益暢目中屢矚異相種種疑情頓起欲扣元白以釋其惑出關訪之而白去終南路多阻師方薙髮束包行脚竟抵終南參聚雲雲曰奚往師白以終南尋道者事雲笑曰子眞昧於尋師者師見雲丰儀迥異神光陸離願居弟子之列雲曰若向來事道固善矣猶落傍蹊子欲予言夏後可也夏滿欲求開示姤者恐師暗承衣盋每以計隔之忽雲出方丈師跪乞雲大笑而去師自泣曰過至人而

不得一授遂欲捐軀赴水僧有諭以從講肆者師至聽畢復參聚雲未幾聞朝陽老人來鄷陵師侍雲溯舟往見隨衆參禮因請益朝陽陽曰只者是師曰只者是還參甚麼陽曰放汝三十棒參扣久之未得開悟轉增迷悶從前之志漸漸稍怠欲辭雲南下雲曰予有徑山之往子可稍待一日命入侍寮乃問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你如何會師纔開口雲厲聲曰者是甚麼所在汝還如是見解速道速道師彈指一下雲曰快參後侍雲往金陵聞密雲悟禪師唱道天童師欲暫辭適浙雲曰天童接人固直截孤硬但恐一去便不遇老僧宗旨負汝數年辛苦矣於是奉侍還蜀乃命師總院事自疑此生果與禪無緣乎遂盡力院中經七日隨衆念誦畢登塲忽覺渾身骨碎大笑不止遂拈偈進呈是夜普茶次雲以臨濟四喝出三爆竹召衆曰會麼師便喝雲曰不是師又喝雲曰是何等音聲師復喝雲歸方丈命師入問玄要宗旨口呈一頌雲不之印復力究三年忽一日大徹無論玄要宗旨祖意教意有庖丁解牛之勢入室密啓雲笑

日汝會老僧意麼師曰和尚大慈爲人徹底自後開
堂師皆首衆爲崇禎己卯師繼席聚雲後遷酆都地
藏涪州吟翁石砫三教長溪雲集萬縣雲來梁山慶
忠忠州雲巖南濱寶聖晚年罷寶聖席將謀退隱忠
人士依戀不忘請主龍昌院龍昌係唐白香山植柳
處先記云柳茂寺興柳衰寺敗師至而柳復新蓋今
治平也」　開法上堂方丈已出了座已登了香已拈
了還要觀甚麼第一義且向第二頭著眼豎拂子云
三世諸佛也不識汝等還會麼汝等既未會山僧喚
作甚麼若無山僧喚底怎知汝等未會若無汝等未
會怎知三世諸佛不識三世諸佛爲汝等出世山僧
爲三世諸佛出世更有爲山僧出世者麼速道速道
一僧出衆云踏破梅梢月休云火煉丹師曰撞木鐘
進云踏破了也師曰撞木鐘僧歸衆師曰撞木鐘又
僧出師曰問話且止須聽吾偈聚雲新木鐘扣擊得
玲瓏千聖齊掩耳雪火一爐紅若是伶俐衲僧自具
一付快便手脚纔見宗師眼目定動早已錯過了也
所以下雨地必滑天晴日光遮喝中主賓棒下縱奪

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立節要關拈一放一謹嚴高古
細密簡明末後轉身異類親切只得葫蘆書篇四方
八面一場打鬨且道如何是山僧即今爲人處有意
掩爐還點雪無心張弩更開弓」　上堂一棒一條痕
久雨復還晴一摑一掌血淒風驚落葉須彌頂上著
錐子海底波斯痛不徹到此方知世界覓珊瑚枝枝
撐著月」　上堂橫按拄杖云慣弄靈蛇之勢赫赫萬
層活捉生馬之威昂昂千里撒縵天網打稱意魚放
破空矢落冲霄鶴點即不到到即不點正與麼時且
問是誰家風月卓一卓曰一箇星子三隻脚家家秤
錘五箇眼僧競出問話師下座以拄杖一時打散」
擧眉首座立僧上堂黃面瞿曇拈示自是桃華貪結
子金色頭陀破顏錯教人恨五更風一人傳虛百人
傳實直至於今郎當不少今日不著便與伊重打算
節候不相饒錯過成疢患成何等疢患只爲鐵老漢
口門太寬除非汝等一齊擡擧眉山出來塞却猶較
些子」　上堂貴買朱砂畫月打牛打車不別懵懂欣
籠奈何磨磚作鏡爭得覓脛天然不長截鶴續之則

疾召大衆云且道阿膩吒峰今日有幾人作舞」 上堂天可載地可覆山可浪水可烈日可冷月可熱惟有佛法不可說設或可說也是拶鐘拶篇」 上堂年來不欲施慧智竪箇空拳也勞力朝粥午飯信口餐早眠晏起沒瞌睡雲水諸方去去來西來大意誰相憶啓我毗尼兩片皮開口令人成笑具」 上堂世界恁麼濶爲甚鐘聲披七條三三五五七七八八鳥豈是鸞鹿焉爲馬白雪陽春爲誰歌無端畫地之手也喝一喝云東桃西李柳花楊花」 文縣令請上堂擊禪牀三下云起去拂一拂曰伺候著良久曰隙暑偷光杖兎角星芒射眼拂龜毛不是山僧行正令崑崙叫屈舜若逃喝一喝曰畫公打口鼓喝退堂聲下座」

上堂天一半地一半蘇州有常州有打破蔡州城踢倒黃旛綽不笑牛首伏義則罵孔明諸葛惡惡四時無春夏一雨便秋冬」 上堂天之高也奚足高地之厚也奚足厚海之深也奚足深空之大也奚足大惟有拄杖子頭頭越格卓一卓曰今日郎向二施主有齋」 解夏上堂今歲結衆一夏大似三人證龜成鱉且道是何三人莫是總府袁寶善麼莫是副戎王一喝麼莫是善士傳性一麼莫是月維二知事麼如明鏡當臺瞞諸人一點不得還見麼主山高案山低左青龍右白虎年年三百六月月二十五逆數順數數到牛首山雲巖寺大殿裏恰似佛幻三月前靴底鹿皮鼓」 上堂迦文如來未能鄭重口角四十九年拋沙撒土歷代祖師未能鄭重口角牽藤引蔓公案不獨千七百則之多天下大和尚未能鄭重口角施伎倆使機關恰似把火燒空獼猿弄月且道即今人天座上又作麼生良久曰喜得老僧無口」 師六十歲衆請陞座甲子三百六看看今日足過此更如何滿散淸齋粥前三三後三三豐干子歸去來作接引勢下座」 問僧昔日潤侍者今朝松西堂侍者西堂相去多少云鐵脚波斯三隻眼銅頭羅刹一根鬚師曰如何是侍者事曰與和尚過杯茶來師曰如何是西堂事曰大衆不得亂語師曰著」 眉山三山侍師山行次師指二鵲巢曰且道子在那一窠三山曰放過某甲罷眉山曰者邊放過那邊放不過三日請道

看眉曰兒孫得力祖父不知師曰恁麼又爭得眉曰婆心太切師曰我也未卵三作抱勢眉曰且莫僥倖師歸方丈　師在聚雲作參頭告香請普說師拈香依式請問因緣雲曰還知落處也未師曰野火泛鐵船雲歸方丈謂書記曰即此一語徑山血脈猶在雲示衆曰識得兵中意快活過一世那裡是他快活處衆下語不契持以問師師曰殺人不眨眼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人遠話近又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他是異鄉人　問如何是玄旨師曰葫蘆葫蘆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龜開夜市　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船子和尚汎華亭

師主法三十二年十坐道場自親炙嗣法外公侯藩郡文武士夫登其門者不啻百十餘人凡演化之地屢有異跡四方之供者傾倉倒廩似非人力所能至於劻扶祖道荷負大法提挈正宗酷類洞山文履踐明驗氷操玉潔宛如積翠南英邵武故出其門者英逸高遠司理陳蝶菴曰奇表雖同滿月慈心不比死灰蓋師不愧古人矣先是師童子時相者言師掌中有龍鳳蓮華麟魚鳥獸文云是帶果行因淨土儼然在握當時名德咸以法身大士無量壽如來之化跡往往見師於假寐中或於陞堂說法中突然自謂曰豐干子歸去來一談一笑間不覺露出風采康熙戊申秋八月二十一日偶示微疾凡來問安者或談六波羅蜜而尙精進或以遊戲而豎指掌危坐經行了無病意至九月二十一日遺偈別諸檀越事畢索浴整衣命衆雲集乃曰日前諸事分示明白大衆勤理佛事謹守遺規即是報德便取涅槃門人請留遺語師張目索筆大書曰盡力難說出驢年想不來信口道箇偈非是強安排豐干子觀自在歸去來吽吽只當打箇瞌睡呵呵乃顧首座曰我去即來瞑目而逝師壽六十有六臘五十闍維得黃金鎖子數莖鬚髮化爲琉璃雙目變爲青白色齒骨不壞五色舍利無數嗣法門人三山來遵遺命迎師靈骨一半建塔高峰餘皆塔於寺西白鹿洞之旁正錄外著有藥病隨宜慶忠等集傳於叢林

續燈正統卷之十六

續燈正統卷十七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三十世

聚雲眞禪師法嗣

忠州萬松三目慧芝禪師郡之劉氏子落髮於本郡東明次參聚雲雲示以本色鉗錘力究數年方明心要初總院事後充西堂雲著源流唱和歌付之出住聚雲上堂貝葉樓前扣午鐘東風迎我華臺上懸羊雖是助春光何似堤柳舒金綱莫妄想欲會大意西來須聽山僧平空揑謊不是謊一樹眉毛額下橫十箇指頭共兩掌」

上堂生死關頭鬼神莫覷魚遊水底搖腮鳥蹈虛空鼓翅石輥飄打楊華氷稜煙騰火氣何以盡情道破爲報今朝解制」

上堂今朝仲冬十五好看禾山打鼓一椎粉碎虛空費盡麻繩索補以拂子擊禪牀三下」

臘八上堂子夜明星未出時日輪已挂兩莖眉靈雲乍見桃花笑且喜從前自不欺」

上堂敲竹篦云一聲擊破目前機是誰惺惺是誰迷青青竹映晴天日影入寒江上上機」

上堂睜眼看不見側耳聽不著却聞鐘鼓敲復覩黃葉落溪聲山色轉法輪總說別說塵剎說且道說箇甚麼喝一喝」

上堂石人作揖聞威儀鼻念眞經眼麻迷東村駭殺蒼頭老笑落春梅第幾枝」

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別說卽成魔說依也不得離也不得不依不離作麼生六月炎天凍雪花枯椿樹上結冬瓜虛空嚼啐無餘粒達者咸言是作家」

上堂血濺梵天至極之談龜哥眼赤鸚鵡嘴彎今日有來與劉老師打箇同參鼻頭上著艾脚版下出煙趙州東司不說法新婦騎驢阿家牽」

上堂舉聚雲老人道迷去猿猴探水月悟來菡薖拾華針師云老人太煞道破喝一喝云迷不迷悟不悟三脚驢兒爬上樹石人把火燒龍池賓主相逢不回互不回互蒼頭老兒退三步」

上堂卓拄杖云一面登翻一面行殘梅落罷正初春猫兒也解當巡綃畢爲心腸毒似人良久以拄杖畫◉喝一喝下座」

上堂談心論性好肉剜瘡良久默然虛空掘窟只饒六十痛棒許多受他熱瞞

24

道甚一覩明星至今錯會不少但凡老鼠不咬飯盋得來無漏猫兒不守舊窟廣運神通到者裡海底泥牛踏翻銀河斗柄不爲分外天邊玉兎闖入蟭螟眼睛許透重關如斯證得不必內收外折截短裁長設或未然教中毗尼如法信受」 上堂卓拄杖云會麼竺土爛葛藤支那別撰記不似萬年藤橫竪撐天地未會的喚作孟哥季哥會得來不是張三李四是箇甚麼擲拄杖云湜起話長」 晚住萬松上堂木人吹鐵笛石虎撞金鐘蝦蟆打口鼓螃蟹舞師公别是一般淸子弟等閒不與世人同雨沙自是心相應聾瞽只作耳邊風召大衆有打鼓弄琵琶者麼」 僧問離名離相以何爲宗師曰蟭螟眼裡推石輥曰學人不會師曰螃蟹腔中好泛船」 問如何是境師曰字水屏山絲如何是人師云聚雲有老僧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佳人面帶十斗粉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朝罷歸來打單裙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漁人夜半水中坐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賣花人引蝶相隨」 問四大分離者箇在甚麼處師云此去臨江一渡河云虛空也解開口師云漁人鼓掉春波亂」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喝一喝」 問鑿壁偷光事若何師云開門見山」 問三身中那一身說法師竪起拂子進云久雨不晴是何意旨師云當門一路滑」 問西來大意即不問今日開堂事若何師云石女持鏡江干照進云者句是承嗣聚雲的那句是中興大慧的師云泥牛向火水中紅

寶峰三巴掌鐵眉慧邏禪師北直隷眞定府趙州栢鄉縣李氏子始落髮於天台無盡楊禪師會下無盡所行乃杜多行鍊磨遊山師從之者十有六載崇禎六年率衆義眉飯僧轉變門值兵亂徒悉被害師僅以身免返忠城會郡牧少游馬公少游以書送聚雲雲見即曰是我家人來了師願領灑掃行初半載暗行玄學夜則面佛危坐伏月躶身露日問其故曰晒晒不生蟲耳時鐵壁和尙爲首座指入方丈雲示以話頭苦參一載一日雲上堂師出問如何是佛雲曰拄杖撐著月如何是祖雲曰橫肩兩檥看如何是超佛越祖雲曰提起三十棒師不覺大喝雲撫掌三下

座令參至二十五日無門可入座打數次師自誓曰就參死了罷從此工夫日勝一時時刻無間一日七炷香不知去處忽然省悟白座呈偈座徵曰見箇甚麼師曰我名三巴掌和尚座引見雲雲驗之機鋒俊逸應聲偈語了無滯礙雲將示滅書有鐵眉三巴掌實老僧趙州萬里外弟子之囑　出住華嚴上堂豎拂子曰看又看不見尋又尋不看往返無蹤跡空向我摸索擲下拂子曰冷處著把火　上堂句句有眼名為禪鼻唇直掛萬人看金針繡出鴛鴦帳大地山河共一天　上堂十箇指頭是五雙綿州附子漢州薑會得海底撈明月露地白牛角生光　上堂日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含元殿上問長安直捷便是逍遙路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來又轉西昨夜霜風露消息吹落林華三五枝　示衆日用事無別一隻草鞋爛前後兩半節費了多少線如何是爛底道理雙頭驢兒三隻角一根龜毛重九斤　除夕茶話去年有箇三十日今年有箇三十日來年有箇三十日大衆且道喚作甚麼老僧喚作過去現在未來若

有箇阿師出來云過去未來即不問請和尚道箇現在底老僧即與三掌云者一掌是佛陀者一掌是達磨者一掌是僧伽那阿師無對佛陀達磨僧伽明朝元旦各下一語來你看佛也空空無說祖也默默無言僧也忘言兩眼紅似血衲僧又作麼生山僧生得粗魯那管初一十五問來舉起巴掌打底是佛是祖　僧問爐鞴弘開未審雲來有甚消息師云半夜嚴頭孤月靜曰和尚如何出手師云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學人分中得箇甚麼師云毫毛出大樹　問第一義即不問開堂事作麼生師云緊水灘頭抛繡毬曰恁麼則學人有賴師云有緣遇著無緣錯過　平山和尚問坐脫立亡工夫如何做師云默然全無事逍遙路可登山云默然消息錯會者多師云有錯的不錯的山云如何是錯師云黑山藏鬼窟如何是不錯師云烏龜灰裡走　問和尚巴掌打在甚處師云須彌山曰太遠生師云近而不遠僧擬議師云鷂子過新羅僧禮拜師便打　問如何是體師云坐下如何是用師云起去體用雙彰時如何師云老僧無丈人

古孝廉問和尚巴掌既長因甚打不著峭然師云豈但峭然古云長底如何師云打到平都古云短底如何師云打盡天下古云究竟聻師拍手三下破山禪師過訪豎指曰者一指與巴掌是同是別師曰一樹梨華靠粉牆崇禎甲申秋同工部熊自韞入施衞一座主夢神人報曰淨掃殿堂迎趙州祖翌日師至師生平不識一字至於陞堂入室一舉一措暗應先德出之自然故當時名宿皆尊師為趙州後身丙戌轉錫南濱瑞光洞楚鳳衞侯牟公閱師錄嘆曰錯過此老遣使迎師師辭以疾公令僧俗以肩輿迓焉是時浙提陳公贇伯方及冠般勤請法師授以偈雲衲市集至無所容蓋師之直捷接人鉗拂不倦所感召也順治庚寅十月初十日以法付門人耳菴泊然而化壽六十五臘三十有二塔於觀音山熊耳菴後

大鑑下第三十一世

慶忠機禪師法嗣

成都府石樓燈昱禪師益州人久參慶忠侍忠遊江上一夕月崖居士指舟頂圓相問曰馬船亦具三十二應師曰只作得仰山半箇兒孫忠曰如何是全底師曰若要全辜負仰山忠曰其奈圓相何師曰和尚亦辜負弟子忠曰那裡是辜負處師曰三十二應聻乃印之

忠州東明眉山燈甫禪師彭山張氏子少時隨祖母食素初遊西山參鑑隨隨教觀心念佛師問曰正觀心時教誰人念隨曰者居士且觀心著次扣衡旨禪師旨便擊磬一椎師如放下百斤擔子遂將世業冷如死灰決志出家一日與內室揮鋤地中偶自嘆曰解脫之期得在何時室曰君要去即去何必在口師便長揖而別至夜自剃鬚髮尋造大峩洪椿坪雖在稠人中孜孜以一椎磬在念乃下山參尋知識至夾江遇一關主師問曰在此作麼主敲靜版三下掩却關師於此稍有所進乃於北坪效高峰死關乃自誓曰若話頭不開道不入手必不出關自丁丑二月一日入關至十九日忽如迅雷震地舉身都碎含笑未已隨即出關復返椿坪偶樓喜二上座自平山來得慶忠錄讀至木鐘玲瓏處從前所有洞然無滯遂順

舟謁慶忠於平山入室次山顧師曰汝是義山僧麼師曰是山曰普賢與汝說甚麼師曰恰遇和尚入室山曰委的恁麼說師曰有功則考無功考箇甚麼山郎驀頭三竹篦從是灰心座下一日師問無絃琴有韻撫者是誰山作鳴琴聲師曰不犯宮商和曲調作麼生彈山曰撼碎去師曰恁麼則石輥夜吹笙山曰不是好手出住三教繼遷靈峰圓通石峰興隆東明草堂開化八席」 先聚雲諱日上堂秋風秋雨底離甚麼名相惱得龜哥眼紅眨眨地把溈仰雲門法眼曹洞翻湫倒嶽輥作一團東湧西沒獨是小厮兒眼疾手快跳入杖頭祖印上放身大笑曰快活快活今日當陽用得親鐵牛隊隊黃金角」 上堂昨夜摩醯首羅會觀音大士哩哩囉囉不休拄杖子旋來報道夢釋偉上座自南浙來不參禪不打坐三教靈峰慣白拈手言罷穩貼貼地跕在面前索箇偈子與伊解交去老僧即與一偈曰有心聞不得無耳却知音圓通掉背去和天徹地傾」 巴掌老和尚示寂上堂卓三卓曰驢頭不鬬馬嘴從三掌中得來且放過虎張

聲勢從班步下聽來不堪計較直饒未出茅廬三分已定如龍如鬼底死退活走底咄看破了也」 除夕上堂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鼠鬬牛角尖到頭知委悉無鬚鎖子兩頭搖赤眼烏龜吹鐵笛明日又新春不用舊年曆」 上堂倒曳遼天拄杖牢拴三耳草鞋漫云結解爲期尚有末後一著今與汝等解開布袋於中竹頭木屑靈藏不少若遇虛空落地處一任抖擻」 解制上堂曰佛華經破故紙文殊普賢田庫奴五十三員花酒店善財百一十城脚跟未動毗盧七處九會磕睡未惺咄毗盧了善財了文殊普賢了若凡若聖乃俗乃僧無不了了卓一卓曰了不可得僧俗凡聖不可得文殊普賢不可得善財不可得毗盧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到者裡莫謂聲聞二乘不見不聞佛眼覷亦無分」 問未生事如何師云劫風吹不起曰已生後如何師云逆水泛輕舠曰前後際斷又如何師云提起三十棒曰即今在甚麼處師便打」 問空劫前是誰承當師曰王大耳曰相見得麼師曰沒頭腦曰仲冬嚴寒伏惟尊重師打曰雪火

恰投機」 問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教從何來師曰如蟲禦木曰如何演唱師曰風和萬籟清」 問如何是雲門宗師曰辣如何法眼宗師曰瞎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煞如何是曹洞宗師曰密」 師晚年罷席祖山遊鄂城訪臥雲退休於齊安之燕雲山雪堂所著有草堂規制金剛大義折疑略釋栗園典要三字經說內篇詮釋等書傳於叢林

忠州酃城山慶雲衡山燈炳禪師合江馮氏子落髮於寶峰洞然禪師偶得四家評唱至無義味處輒自喜之適萬和尚宗風大振時師方年少即隨衆師禮聚雲未幾即許入堂經三七日無門可入乃對露柱曰吾此身若不與露柱同體者誓不肯休從暮至旦果獲如一一日偶舉曰佛殿入燈籠牛皮鞔露柱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未六十日忽然前後際斷走見雲雲曰子雖入矣三句四喝四賓主又當何如師又茫然時慶忠老人爲首座一日隨忠山行次見磊石三座忠曰此不是三句前行又見四人忠曰此不是四賓主師當下釋然即拜之曰元來得恁麼近後二年先聚雲滅度慶忠廬墓師晨夕侍焉不踰年忠受平山請師充第一座時方在晉鄱陵以蜀東第一名勝四方龍象一時會集者千有五百人師雖於稠人中更勤接納是時石樓昱眉山甫汾陽覺喬松億咸受煅煉焉除夕忠問師汝還脚忙手亂麼師曰大盡三十日忠曰意旨如何師曰小盡二十九」 出住吉祥上堂六三六四六五吉祥大震法鼓黃梅三擊祖意旛華羅列飛舞今乃諸護法建普利道場特請山・陞座舉揚般若若論般若無說無聞向何處開口只聽得一尊宿在山僧拄杖頭上道大乘井索小乘錢索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德山臨濟無故入門便棒喝差甚麼使者雲行功曹傳奏大地草木咸放光明天龍鬼神歡喜信受卓拄杖曰知麼野人恒面壁三星拱吉祥」 午日示衆石輥嚼破虛空寃屈崑崙叫苦痛殺海上王郎到處敲鑼動鼓喝一喝家家蒲劍倚天寒報道今朝是端午」 僧問曹洞宗旨師指黑白二犬曰者不是曰那箇是正位師曰鷄向五更啼」 問如何是未生前事師曰我不曾與汝同參如

何是已生後事師曰我曾與汝同參日和尚恁麼得大自在師曰我恁麼得大自在　問一心不異萬法一如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飯盞子　僧看夾山參船子語師曰者漢若不是道吾幾乎半途而廢曰那裡是他底半途師指夾山語曰如何是法身師曰木魚兩箇口如何是法眼師曰香爐三隻脚　問念佛底是誰師曰鷄鳴犬吠　問和尚將甚麼為人師曰虗空頭戴角曰若遇盲聾瘖瘂三種人來如何師曰玉兎嚼寒氷僧禮拜師撫禪牀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康熙丁未師遊江浙至雙徑掃大慧祖塔二載乃歸退住忠之慶雲庚申六月十八日示微疾說偈而逝世壽七十僧臘五十三門人性珏分靈骨一半附葬于高峰祖塔之左餘皆塔於本寺之西岡

忠州高峰開禧三山燈來禪師蜀墊江曾氏子自幼業儒少列黌序長食餼堂數次棘闈咸推名匠居恒喜讀佛書及先德語錄遇無意味話輒欣好不已樂與緇輩往來有僧傳聚雲古音王傳並平山錄巴掌和尚錄讀之心醉嘗自矢曰吾異日必為聚雲兒孫越數年從本邑弔巖山南浙二師祝髮避兵江南止東明寺聞慶忠住石峰師奉書於忠忠復書有似忍賢座不過之語師讀之嘆曰者老漢婆心太切遂入山參禮半月被南師强之入夜郎會伯兄憲副公宦旋接之返蜀每謂師曰修行固善但出處大事未可草草師笑而不答戊子再謁慶忠於青山時笑亭維那夢人持黃緞一端供忠忠命亭大書以此成正覺五字晨興白忠忠曰是必有繼佛眞乘者來次日師果至忠一見便曰汝莫是曾不波耶師曰和尚莫眼華忠哂之眉山首座解衲相贈三日後命參堂忠示以沒得話頭語又戒不許看一文字時巴掌和尚亦在山中得以朝暮請益青山嚴冷枯淡坡事繁重師不以為難苦參兩月了無入處一夕啓掌和尚曰某近日坐不得行不得睡不得飲食不得昏悶幾於欲絕此事倘若無緣直可罷休掌曰汝果到此耶不久有消息了快參師佩其語功倍於前自戊子冬廿六日至己丑三月廿六夜適笑亭維那閱大慧錄至嚴

陽問趙州一物不將來州答放下著師伸首見之不覺肢節俱解乃撫案大笑曰悔悔悔亭曰汝見箇甚麼便乃爾師驀與一掌亭盡力一推師卽趨方丈忠曰作麼生師撫掌一下忠曰落在甚麼處師拂袖便出一日侍忠與掌山行次見浮雲飛度師問曰落在甚麼處忠向空一指云看掌打師一掌師方貼然己丑十月掌應施州鳳衛侯請師請充記室及到施州掌將盋袋付耳菴先期化去留偈示師師方通嗣法書於忠忠諭曰巴掌旣卸擔於汝好好擔著近載始出山省忠於靈峰入室次忠曰末後句聻師擬對忠曰不是遲二期再進忠曰不是不是忠知其未穩示以本色鉗鎚師忘寢食者三晝夜一宵開靜後忽然穎脫次早入室忠不與語周旋竟期亦不與語至夜忠登塌師作禮出脚纔跨門忠遽問曰末後句作麼生師方進語翌日忠上堂曰也大奇也大奇末後句妙難思汝諸人知麼那門外漢不是山僧悄地引則機緣又爭得進門聽吾偈全身放下隱山隈頭角纔成喜兩開展轉由吾相分付雷轟電掣出潛來卽命

首衆順治甲午歲出住忠州崇聖次遷梁山之興龍五雲緇衲迸驟向化侯譚公以夔州之曇華迎師道望彌著復創忠州之高峰戊申入浙領嘉禾之天寧」

上堂喝一喝曰雷以動之噓一聲曰風以散之卓拄杖曰雨以潤之畫○相曰日以暄之此是衲僧機關因甚註以義經妙義祗緣華野鄧居士具贊化才猷於茲飯衆祈嗣越例與諸人露箇消息還見麼先天弗違後天奉若彩鳳五色毛祥麟一隻角」

上堂松直棘曲鳧短鶴長眉先鬢後舌柔齒剛點頭三下自肯承當承當箇甚麼績麻滿筐」

上堂三山不會佛法逢著虛空一摑拄杖眉長丈三拂子眼橫尺八四四三三七七八八」

上堂江水湯湯河流蕩蕩風敲翠竹日照堤楊觸境觀不足明明無回互卓拄杖曰莫將黃葉當金錢猫兒原解捉老鼠」

上堂此事如鬧市裡颺石頭著首者便知山僧今日颺下石頭了也還有著首者麼」

上堂上大人丘乙巳則是規方是矩看將來無彼此麥裡麵兮穀裡米止止佳作仁也可知禮」

上堂之乎也者難措一辭良久默然

和盤托出委悉麼家有犢牛兒價直十二兩　上堂一不成單二不雙六門緊閉沒收藏有時鬧市街頭過三歲孩兒喚作娘頭短小尾粗長既無背面又絕肝腸若人識得打他無妨罵他無妨　慶忠老和尚圓寂上堂喝一喝云此是先師三十年來把釣持竿一句喝一喝云此是先師六十六後收綸轉棹一句且承先啓後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活水曲如帶翠山列似屏時時聚雲雨在在雙徑雲法雲密布法雨滴淋咕咽咕咽丘乙己上大人蓮社永開佐治平復喝一喝　小參長三短五七縱八橫頭正尾正眼全足全會得分文不直不會疑則別參蒼天山僧生在萬曆四十二年　小參者一句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都來沒起口處山僧爲汝道破逢人切忌錯擧　小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太和元氣草木皆春今朝是二月一了看那金風到處句者萌甲者拆萬物欣欣盡向榮面目本來不借借不借借爲君決生前鼻孔何曾別非靑非黃非赤非白名之不能狀之不得無物可倫無形可埒囫地一聲恁麼來踏破東南與西北不問天寬何嫌地窄十方世界露全身到處釋迦與彌勒擧拄杖曰還見麼擲下曰翻身踢倒五須彌大地虛空如潑墨珍重　示衆口不解說蜈蚣無脚耳不解聞木馬懸鈴眼不解見瞎驢磨麵者箇只尋常秦時𨍏轢鑽○看雨打梨華風吹柳線㊁㊂　示衆石龍驗人有三句第一要迸開頂門第二要扭轉鼻孔第三要脫體道遙須是不動唇皮分明道答還有同生同死底麼　僧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云泥猪癩狗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嘿對未審將甚麼對師云今日見兩人舁野猪　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師云馬牛羊　問如何是超生死不相干句師云山菌子　問如何是生前面目師云描不成畫不就　商州牧沈赤肩居士初任新寧參師師痛加錐劄士低首良久師云曾見夾山參船子機緣麼士云見師云試擧看士擧至夾山辭行頻頻回顧處師驀竪掌云將謂別有耶士當下釋然後見猫捕鷄鷄飛入草中師取磚一塊置地云是甚麼士作鷄鳴聲師云者話猶未圓在士將磚一脚踢去師乃印可　曹秋嶽

沈赤肩同師坐次話及布帒和尚機緣師向嶽索云乞我一文錢嶽云者一文急忙拈不出在赤肩云請向弟子乞看師云你做窮官底人向你乞箇甚麼晚居天寧二載緇素景從晨夕參請師與唱酬無倦一時達者稱爲大慧再來康熙己酉編梓聚雲三世語錄附楞嚴大藏卽返蜀爲慶忠建塔於高峰乙丑歲七月十五日集衆謂曰汝等當訃聞同門十八日午時吾行矣至期命門人舁龕至丈室親書得大自在額懸於龕首端坐龕中手書遺偈云行年七十有二開堂四十有三生死瞥然無與去來有甚相干老僧直實而道一任諸人疑者疑信者信參者參雖然如是也不得放過咦擲筆泊然而逝闍維齒牙不壞舍利盈坎附葬於慶忠塔右與衡山塔幷遵治命也有六會語錄宗旨纂要松林閑評三十卷行世

梁山太平三空燈杲禪師蓬州鄭氏子初爲郡吏一日投華銀山南宗律師披剃卽下山參聚雲時慶忠爲首座師嘗扣之忠出世平都吟翁東明青山師皆總院事當時名宿如破山明眉山甫咸下之蓋其機辯穎逸出入宋元自印心於忠後出住棲賢一日燒畬次丈雪禪師過訪師曰水鎖雙溪峰高萬仞向甚處去雪曰行路倦了上棲賢歇歇去師曰看狗子及至雪曰請和尚奉禮師曰適纔相見了也傍僧曰莫眼花師喝曰非汝境界雪曰果然名不虛傳師曰喫茶去一日師遊忠路與敏樹禪師談及時事樹曰萬事俱要造化好師把住曰梅花不在樹枝上白雪豈從天降來且道還是造化不是造化樹曰普天匝地師曰須向者裡評論始得四方屢請陞座說法師叱曰我三空非布販子禪待五百人方說小參衆不盈千者誓不上堂後迎忠於太平忠一日謂曰諸方號汝爲牙爪平時有甚機緣麼師曰古今語錄塞海堆山放過某甲一人罷師生平戮力叢林分寸不蓄與衆甘苦一事稍拂拙杖便行康熙癸卯尋匡山至隆興方伯余公迎居署內晨夕問道未及一載偶一字相違宵夜遁去公命人急追之已渡江矣丙午三月二日行化廬州病新起語衆曰八苦交煎四大分散如是而已侍僧曰和尚到此何如師曰老僧豈在古

人之下今將行矣吾平生不離大海衆滅後以骸骨付諸水濱言畢而逝

粟山高峰喬松燈億禪師鄴水馮氏子兒時每嘆曰微和尚去父兄俱以和尚呼之時有方士過門謂父曰此子命相不凡非池中物十七歲披剃於本邑慧空菴未久遇業師復初初自兩都回言南方禪席師拜會下同住邑之延福寺寺嘗開經論師雖聽習大意明了而已躬下事未得穎脫時時在念後於五龍菴遇一禪客以青州公案雲門屎橛等語每每相問未決造華銀山謁南宗宗南堂丈中見聚雲老人像又得一貫別傳五册從頭細看覺有所得遂約同志數人放舟東下至平山聞聚雲化去遂參慶忠忠時廬墓次年忠應平都請師願入侍寮一日入室次師纔入忠曰我不曾教汝師珍重便出脚纔跨門豁然領旨自此傾誠座下一十五載初住白巖上堂以拄杖橫肩曰會麼具眼者出來山僧有箇輪處僧問如何是萬物咸新句師便打如何是舜德堯仁句師亦打乃曰山花似錦澗水如藍乾坤浩蕩日月高懸擲拄杖下座」上堂連喝四喝曰喚作金剛王寶劍得麼喚作踞地獅子得麼喚作探竿影草得麼喚喚作一喝不作一喝用得麼咄臨濟老漢口門太窄」示衆韶陽餅論老茶猶是止饑接渴臨濟喝德山棒且非正令全提僧問如何是正令全提師曰拈案子山來曰學人不會師曰還安舊處著」示衆撒手那邊回頭者畔聞鐘登殿擊鼓陞堂是即是且屙屎放屎畢竟在甚麼處請下一語設道沒閒工夫好會麼以拂子作㊀相云參」師將往永興寶善居士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岸南永興曰那邊事作麼生師劈面一掌士亦作掌勢師曰我打你也打士拱手師便行」王太守問僧月到樹留影風停水不波是何意旨僧擧似師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山子上虎耳草」一居士問玉筋牙筋是同是別師曰放下著士放下師曰是同是別士罔措

＊喚字疑剩

續燈正統卷之十七

續燈正統卷十八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三十一世

治平鐵壁慧機禪師法嗣

汾陽覺天燈啓禪師山西汾陽李氏子世錦衣脫白至蜀謁慶忠於平山依止十年忽爾開悟作偈曰跋涉勞心十載餘誰知家國盡丘墟而今喜得眞消息平空白地結茆廬忠印之　出住楚華嚴寺皖國劉公請上堂師陞座公纔禮拜起師便下座　示衆一句通時句句通諸人因甚不玲瓏閑談雜話偏然好問到生前兩目盲黑夜雨白晝風紅日西去又復東箇中何事頻相詢老虎元來是大蟲　午日示衆上苑紅榴似火枝頭黃鳥如花中天節至隱蛙蝦打起鶯兒莫話一任龍舟競渡管他疊鼓暄嘩我儂瀟灑樂煙霞坐臥經行無價　師嘗作十二時歌傳於叢林略曰鷄鳴丑三箇老婆黑夜走忽然驚得木馬嘶抖擻又聽金牛吼一無舌一無口虛空撲地翻筋斗但只恁麼非恁麼管他知有不知有平旦寅只聞谿狗吠天明無人北去傳渠信有客南來問我津鼻頭痛喜還嗔野鴨去也不須尋玄提玄唱從茲定全放全收契獨尊日出卯那管他人醜與好臨流放曠沒高卑策杖逍遙隨拙巧也無憂也無惱從來一老一不老若人問我西來宗饑時喫飯寒加襖食時辰不求安飽不求榮萬緣放下無些子大地山河一口吞平息了莫厭貧綠水青山入眼塵十箇指頭兩隻手看來不是等閒人禺中巳摸著鼻頭無一事不向如來行處行男兒自有沖天志末法時勿造次閒居不妨頻遊戲大鵬入海老龍驚默默無端鼓雙翅日南午三更打罷月華吐匝地紅輪出海南驚惺曹山主中主甜瓜甜苦瓜苦不學道吾執笏舞釣魚船上謝三郎原是玄沙者老虎日昳未曹山之酒原不醉喫得三杯兩盞通打破愁城伸脚睡出乎類拔乎萃道人不賤亦不貴贏得春光度寸陰從來諸聖原無位晡時申絕煙野老來負薪到家不問廬陵米鍋裡無茶口內嗔明白了衣下珍眼中瞳子面前人鬧市臨

流稱大隱竿頭慣釣赤稍鱗日入酉下坡路兒君知否明朝日出事如何依舊三三還是九象王行獅子吼狐狸野干無處走今日當陽漏逗開舌頭原來不出口黃昏戌獨坐茆菴勝石室靜觀跛足須彌山好笑長房千里術忘却年不記日只知屎橛干照出懶下禪牀被人嗔文殊也曾遭貶叱人定亥柴門雖設無內外呼童討火月爲燈照徹單前無被蓋喜還悲否還泰竹樹相敲生萬籟曹溪之路少人行若是知音還不會半夜子悟覩明星樹宗旨惱恨雲門棒下來至今敗闕成何濟山是山水是水遇直逢曲無彼此三更六代法衣傳五葉一華誰敢擬

忠州玉山竹菴般若燈譜禪師郡之羅氏子少列黌序適慶忠闡化玉山師參扣有年未幾室氏亡故循亦薙髮一日忠於崇聖上堂師出問九重鐵鼓如何一箭便穿忠曰鼓響師作呈勢忠曰穿也穿也師便禮拜遂結菴於玉山之南數年復開九峰焉

忠州牛首雲巖野雲燈映禪師鄧陵冉氏子參慶忠於平山一日忠與僧論議忠曰如汝是善打底人設有三人與汝藝同齊把住門你如何出去時僧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適師從外歸忠舉似師師喚曰外邊行者何人忠視師師曰出也忠頷之忠閱頌古次師曰和尚也被他瞞忠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忠曰來者裡叫喚師曰者裡不叫向何處叫忠曰汝當時跳巖跳坎只爲父兄難汝而今也去尋箇事幹師作禮忠付以偈曰退後棲身地步寬殷勤好去到牛山客來切忌忘優待翠竹青松一任看

潭州萬峰汝翁童眞至善禪師蜀渝州江津江氏子少師文定公淵之後也生時母夢天鼓狀如日輪響入丹墀祖父夢僧携蒲團至庭翌午而師生八歲父守夔州師隨父詣任授以鄒魯章句輒能記之未久聞慶忠道播南濱師隨父詣寺先是忠夢大江一舟二人軒寢於內忠登舟舟即化龍越山而過黎明忠語首座曰今日看有何人來未午而師隨父至忠異之父果以師落髮作沙彌三年從上座喬公諸經論律悉能背誦十三歲善頌偈遇事指物應口而成十五歲閱大慧祖錄至竹篦子話起疑甲午參三山和

尙於崇聖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與竹篦子話自春及夏如醉如醒及忠轉江南師得朝夕參請於中秋夕與二僧擎茶偶壺蓋墜地忽爾前後際斷走見忠忠詰至婆子燒菴話師應聲稍遲忠曰未也子雖有得此處尙不能去不見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向老僧未開口前領得錯過了也經二年一日閱聚雲錄至舉長沙問惠安公案雲曰若是寶峰則不然有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向他道此去忠南二百里如云不會但道水路一半陸路一半師當下豁然從前所得一時淨盡走質於忠忠舉數誵譌師皆達旨遂印之命掌記室康熙初命師南下初住龍會遷長龍主萬峰　上堂拈拄杖云辨龍蛇眼擒虎兕機固是衲僧日用尋常事新長龍號令初行條章約法不同小小所有僧堂裡風穴廚堂裡雪峰客堂裡車頭磨房裡法演侍寮裡洪準淨房裡佛日一齊歸向拄杖頭上任渠寬行大步隨緣自在也未得十分安穩且道奇特在甚麼處靠拄杖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天衣老人大似抱贓叫屈看來看來眞個眞個何以故一二三四五屈指河沙數雪竇聞之倒退三千里緩緩只道得箇拈却一去却七上下四維無等匹　臘八上堂縱橫截毗盧之印斷送渾家剔脫開少室之門風情越量若也於斯提去何勞扣戶椎門更若殢齒粘牙未免重樓次第先佛儀式權且聽著　迎慶忠老人舍利還山上堂拈拄杖東觀西覷曰長龍不濟到處覓先師靈骨乃舉舍利曰者箇若是孤負先師者箇不是孤負長龍是與不是一筆勾下汝諸人還見師翁麼復云今辰比丘如法爲先老和尙修設清供山僧特爲舉揚須知此供不從天得不從地得不從人得畢竟從甚處得良久曰釋迦既然皆拱手何愁彌勒不揚眉　解制上堂破落門戶件件缺短蓋古之常兄弟東去西去總爲雲堂少剩不消老汾一陌紙兩塊肉斷送情魂慶快平生還知麼舊閣閒田消息在蒼池夜靜月華來　示衆露一縷於千聖頂顙之上塵塵爾刹刹爾擲一塵於萬億刹海之中恢恢焉恍恍焉遠發千鈞弩倒弄金

剛王也須退後三步衲僧門下事非小小拈竹篦曰者箇不屬壆不屬纔猛火燒虛空須彌藏北斗便恁麼去猶落今時窠臼未免喪我兒孫須是從前所得無量解脫一時蕩盡灑灑地作箇無依無倚道人火不曾燒著口風不曾吹倒樹無邊無中無前無後泥蛇飛入畫屏間野狐變作獅子吼卓一卓　示衆高亭直超而去孤負德山趙州洗盋盂了瞞他作者直須揭却頂蓋剗絕根株一一妙明一一天眞風淸皇路月映江樓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務要掀天作用整葺頹綱挽他滹沱未墜之緒今日不免爲諸人約法三章第一不得權實並用第二不得賓主齊來第三不得照用雙舉須向古德未屙已前薦行一步庶得祖風不墜千古生光還有具如是操略也無有則出來爲古人雪屈時聞版聲鳴師拍案下座　示衆龍以角聽蟻以身聽人以耳聽普賢大士以心聽拈拄杖曰此以誰爲聽昨夜北風起寥聞打颺聲　師侍慶忠於五雲一日忠入侍寮曰善侍者莫在此閉坐師曰爭敢忠曰莫瞌睡麼師作臥勢忠便打師便喝忠曰元來此處有人師便禮拜至晚忠復謂師曰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甚麼處是侍者孤負處師進曰始終作家忠曰還有與古人雪屈底麼師曰有誰是雪屈者師掩耳出　謁破山和尙於金城山曰近離甚處師曰高峰山曰高峰近日如何師垂下一足山曰上座齎師曰不識山曳杖歸方丈師拂袖便出　僧自溈山來師曰溈山近日何如曰儘利害師曰利害在甚麼處曰只爲婆心太切師曰還知此間麼曰請師垂示師便打曰更利害師曰汝若恁麼會連我也是瞎漢隨後又打　問僧溈山和尙爲甚鼻孔缺了半邊僧指師鼻曰恰似師曰汝若喚者箇作是入地獄如箭曰畢竟作麼生師曰洞庭無蓋　因僧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等語話猶未了師便喝僧擬議師拈拄杖推出復喝一喝

忠州治平竺峰幻敏禪師酆陵徐氏子生而英俊敏慧過人十歲薙髮於母兄佛喜野雲二師與萬峰善禪師同作沙彌事慶忠當時慶忠會下以善敏二沙彌頗有機辯聲振一時師雖年少沉默寡言識者知

其必成大器先是人傳善公善偈忠入堂值善圍火次令偈善曰赤光閃灼紫焰盤旋旣能點雪又爍金蓮忠打一掌歸方丈復指燈命師作偈師曰光如閃電虛空可徹未來作燈是銅是鐵時三日和尚見之徵曰是銅是鐵師曰火裡波浪起忠巽之問汝名甚麼師曰幻敏忠曰幻敏巳前師曰海底靑天外忠曰幻敏巳後師曰佛法永無窮忠曰甚麼處見師曰靈峰山下在安期日曰期解後如何師曰虛空大地日日落在甚處師顚足曰日有足顚無足顚箇甚麼師曰和尚也莫太認眞忠大笑曰復問善善曰火裡煉眞金忠曰大衆何不看二沙彌答話師閱經次忠曰眼中常見如是經典只者便是爲復別有師曰和尚直須恁麼會忠曰離却紙墨道將來師曰東邊風也不多忠曰者小師師自五雲歸忠曰聞汝慣打人師曰和尚仔細忠曰汝走路穿甚麼師曰草鞋忠曰鞵牙生也未師翹足忠曰那箇灣師曰問者話作麼忠曰三空說汝掌他要將汝來處治師曰早與他說過了也忠曰作麼生說師曰盜一賠九忠曰吾助汝遠來善曰童眞汝宜童行師事忠二十一年忠滅度衆請治平繼席　上堂山僧自入者箇社火場頭惟具一行鐵脊背一箇不變心至於禪道佛法毫無些子留滯胸中塡塞肚裏今日被衆和尚以老人轉梓之故無端擧向人天衆前睜眼看者張耳聽著畢竟道箇甚麼以爲承先啓後良久曰枝頭柳映千春茂樹裏華飄萬古香　入塔歸上堂一番景過一番新梅綻金舒巧樣呈惟有者些渾四序都盧無變亦無更作麼生是無變無更底道理莫是寶塔重新總持不動喚作無變無更得麼錯莫是舍利流輝眼存靑白喚作無變無更得麼錯莫是新長老搖唇鼓舌重打葛藤四衆等法誼如故道念恒存喚作無變無更得麼錯若會得者三錯堪報老人莫報之恩可了老人未了之業其或未然再揚家醜竪拳云四四三三七七八八　佛成道日結制說戒上堂問聖明統御萬國咸寧道合君臣河淸海晏正恁麼時和尚又作麼生師曰慣弄靈蛇勢赫赫萬層日祇如本郡文武官宰紳衿四衆等迎請和尚開場選佛且道以何利

益檀度師曰活捉生馬威昂昂千里曰恁麼則壽如山福如海瓜瓞連綿簪纓藹藹去也師曰諦當更諦當問聚雲心印臨濟綱宗如何是臨濟第一句師曰前三三後三三如何第二句師曰七不成八不就如何第三句師曰茶酙三箇棗曰恁麼不獨衲僧咸有慶文經武緯盡恩榮師曰且喜小出大遇問至道眞乘本無言說應機接物須賴激揚至道眞乘即不問應機接物事如何師曰曹溪有路人皆到曰即今隴畔寒梅新發秀山頭瑞雪鬭芳妍未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曰信是誰人得得來曰恁麼從此治平揚法化千邦萬國荷眞風師曰今日恰遇同參乃拈拄杖卓一卓云恁麼恁麼幾度頻臨江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搖金線且要應時來試看釋迦老子明星一點奇哉三漢譬說喻說論教論宗以至調跛驢醫瞎馬不過應箇時節又看歷代宗師說甚麼謹嚴高古細密簡明親切轉身異類末後拈塵柄說脫空不過應箇時節祇如現前文武紳衿護法四衆請山僧開爐選佛結百二十期致令他人劃地爲限又令披五條七條二十五條一歸依二歸依三歸依路從平地險人向靜中忙道是應時節不應時節良久復卓拄杖云木是瀟湘江上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復舉波斯匿王問世尊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若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看他波斯匿王意欲連科及第世尊即將名覆金甌今日衆中若有問第一義諦山僧但拍掌呵呵何故澼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原來總是歌

忠州桐山普門燈顯禪師涪陵夏氏子少從應院初參萬松有年適松化去慶忠應白巖之請師謁焉一日同衆侍立次忠舉默然良久話驗衆師曰大似屋裡販揚州忠曰莫道無事好師曰和尚也是無端忠便打師便喝忠曰異時不得孤負老僧師作禮而退復侍席忠於五雲一日病起呈偈曰改頭換面幾生來此日無端眼豁開分付目前皮袋子何妨馬腹與驢胎忠曰那箇是你開底眼師竪起拳頭忠曰放下

著。師纔放下。忠曰又在甚麼處。師曰明日金城寺裡有齋。忠曰放汝三十棒。師珍重便出。忠主席南城。命師作監寺。一日入方丈。忠竪起拂子。師便喝。忠曰因甚卽喝。師曰無奈院事甚繁。忠遂印之。出住桐山。上堂。拈拄杖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珊瑚林裡擁金毛。無漏國中懸明月。覿面承當。得來錯過了也。還知麼。歲曆已頒新日月。無勞更唱太平歌。卓拄杖一下。下座

夔州天元體如燈慧禪師。郡之李氏子。參慶忠於太平。一日聞忠舉香嚴擊竹話。師於言下有悟。乃啐地曰。原來只是恁麼。類頂多少英傑。忠曰道甚麼。師竪起拳頭。忠曰是甚麼。師於忠面前壍地三下。拂袖便出。住後上堂。若論此事。明明現成。豈在陞堂拋沙撒土。爲垂示耶。但願諸人眞實履踐。自有入手時節。卽今還有眞實履踐者麼。出來與山僧相見。僧問。濟北宗旨。諸家各答不同。和尚作麼生。師曰不打者鼓笛。進曰。旣爲宗師。何得如此。師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虛空眉拖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海底角接天。如何是第三句。師曰崑崙騎象走。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曰那吒帶血腥。如何是踞地獅子。師曰狐蹤絕跡。如何是探竿影草。師曰莫作兩樣看。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金剛與泥人揩背。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烏鷄石上飛。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風吹松韻清。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空谷石點頭。又僧問。臨濟賓主與洞山宗旨同別。師曰一隊猢猻夜簸錢。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青山臥白雲。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雪嶺烏龜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月移水底天。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寒梅夜發鴛鴦樹。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百昌已播舊時春。如何是君。師曰皇極開天運。如何是臣。師曰將相貴忠貞。如何是君向臣。師曰塞外不迎君。如何是臣奉君。師曰赤心惟報國。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明良喜啓。會聚風雲。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九龍方吐水。尊貴自天然。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紫禁嵩呼。偏端然致太平。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聖種賢才各不同。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腐草若無心。螢光何處是。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不見妖梅放還

疑上苑香僧再進師喝曰飯袋子好似些水老鴉捕魚囫圇吞囫圇吐何曾得些受用來夫五家宗旨非是教人冊子上記來徒銜虛名須知言句乃救病之良方貴親證親悟師家答處乃應病授藥所謂醫不執方合宜而用豈是局定死蛇頭令人墮坑落壍豎拄杖云三句四喝賓主偏正五位君臣五位王子都在山僧者裡汝還一口吞得下麼韓獹休逐塊獅子慣咬人卓一卓下座

巫陽慈祥燈遠禪師本邑人上堂擧南嶽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光向甚麼處去嶽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僧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嶽曰雖然不鑑照瞞他一點不得頌曰新月如鈎一線懸白雲淡處露中天相看疑謂寒光薄箇裡誰知一鏡圓

天峰燈南禪師忠州雷氏子示衆擧南嶽因馬祖闡化江西遣僧往探之乃命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的語記將來僧至馬祖一如教問作麼生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僧回擧似嶽嶽然之頌曰知子莫若父當仁不讓師抛戈卸甲後千里暗投機

惺徹燈法禪師上堂擧靑原參六祖首問當何所務卽得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原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原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頌曰金殿苔生刧外春吏闌人靜月華明威音那畔絕消息豈著今時麟閣勳

天寧燈九禪師讚達磨像曰對御談玄一字無九年冷坐石頭枯親將皮髓平分後那箇男兒不丈夫

慶忠燈向禪師示衆擧雲葢僧乞瓦因緣頌曰當初乞瓦向官人一問曾酬雲葢僧公案于今重拈出不妨徧地布金塼

大川燈濟禪師上堂擧三祖懺罪因緣頌曰風恙纏身已不堪何緣懺罪究根源因知罪性本空故秋水無痕月皎然

暉白燈桂禪師擧風幡話頌曰迷悟關頭逈不同廊廡暮夜刹幡風二僧若也知消息推倒長干使化龍

四維禪師擧三祖僧璨大師自二祖授法深自韜晦

居無常處積十餘年人無知者四祖道信時為沙彌
禮祖問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
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于言下大悟頌曰
無人覷著歷多年為法深藏氣骨寒孰意沙彌無忌
憚妄將一語廣流傳

天長禪師南賓冉氏子久事慶忠志修淨業忠囑以
偈云根當奇異逈非同不屬西兮不屬東節候到時
馨自若佛生一體有無中師呈偈云佛生一體無彼
無此從苗辨地識人因語佳作仁可知禮

妙德尼燈鑑禪師舉六祖本來無一物話頌曰本來
無物惹塵埃米熟功成獨倩篩衣盋夜傳三鼓後一
花五葉至今開

工部熊汝學月崖居士豫章豐城人適　懷宗皇帝
毀大內銀銅佛俄以事感帝悟命公入蜀採買銅鉛
時慶忠住平都法席大震公扣焉先是忠夢一人帳
前拜謁傍僧曰是和尚弟子來了詰旦果至忠示以
東山水上行話不踰年有悟獻臨濟宗旨頌曰霹靂
晴空風舞礫山門走入燈籠中問予臨濟之宗旨今

日牙疼未與通忠曰著著著又頌曹洞宗旨曰潛行
密用及相續曹洞家風玄又玄舌上有機織出錦目
前無我寫成篇古人落在今人手今日熱似昨日天
要會二師眞面目直須抹却五圈圈」聚雲老人諱
日拈香流水常存今古脈高山不斷去來雲青青巖
桂華香遠歲歲秋風雨露痕今日是先師翁忌辰法
孫燈紹萬里希遘拈香禮塔無物供養生平善笑聊
以為敬阿呵呵且道笑箇甚麼」忠問一毬三子是
何義士曰三界大師四生慈父曰何不說法士曰說
法已久自是和尚不聞曰我若聞非眞說法也傍僧
曰居士說法竟士指栗蓬忠謂僧曰汝無故架禍於
人士呵呵大笑忠領之」為聚雲慶誕前月忌辰將
甚去今朝生日自何來火燒不死金剛眼賺煞諸方
盡活埋咦我若不是兒孫直教罵得骨出」為敘州
朱提山朝陽池和尚立石記曰月明老人得法於鐵
牛傳大慧心印兀坐朝陽二十餘年待其人而後行
聚雲吹萬師翁獨得其宗者繼往開來今有我師鐵
壁矣水部尚書熊汝學為老人三傳法子也水木之

思勸石垂遠　章皇帝命以御史大夫未就隱終南

總憲吳天谷保泰燈明居士順天人撫蜀按涪陵見慶忠隨宜錄作書遣使迎忠忠不往公親詣山中問道未久辭忠忠召公公應諾忠艮久公於言下領悟回南濱致書於忠曰得侍吾師慶快平生但世緣相迫暫作六月之息居士一呼弟子回首相會時看說箇甚麼一日諭寮屬曰爾等莫謂本院尊大最尊大者和尚耳本院見鐵大師後方知吾孔聖朝聞之道自今以後矢志食素將身許國以酧　太祖三百年養士之恩爾等各宜熏修遵崇三寶語罷該屬等稽首再拜泣淚如雨

按察文葦菴居士早歲登第夙慕禪學及官按察一日聞衙司喝退堂聲有省拈偈呈忠曰踏著秤鎚原是鐵從前錯認定盤星積卷如山休擬議且聽當陽喝一聲

長陽侯胡屏山居士讚五祖像曰黃梅路接破頭山遇箇小兒非等閒佛性答來眞奇特栽松能不憶他年

副戎王一喝居士久參慶忠一日忠上堂云主山高案山低左青龍右白虎年年三百六月月二十五逍數稻數數到牛首山雲巖寺大殿裡恰似佛幻三月前鞔的鹿皮鼓公于座下躍然打口鼓忠呵呵大笑公拂袖便出

萬松芝禪師法嗣

忠州萬松雲巖燈古禪師郡之江氏子少列黌序初參萬松於華嚴三載始薙髮請益於松松示偈曰閃灼電光寒忻然出寶匣曠劫無明根一時都抹殺次二年請充第一座松滅後衆請繼席萬松」上堂門門有路金蛇飛電掣戶戶無私鐵馬弄雲騎脫或未然拄杖自有分曉打〇相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㊉隨緣赴感靡不周靠拄杖曰而恒處此菩提座衆中有超宗出格者麼出來爲汝決擇僧纔出師便喝僧以具搭肩歸衆師復喝乃曰有問有答氷壺推石輥無問無答雪屋守泥毬答亦問問亦答看看轆轤兩頭大輥出長街童稱歎當家兒子實瀟灑」上堂竪拂子云這時節寒凛冽獰犬威獮猷

擊雪人火裡笑嘻嘻石女低頭拜不歇拜不歇啞人嚼氷稜冷熱向誰說擊拂子云虛空拔楔太煞郎當眼裡添沙全沒交涉」 佛誕上堂周行目顧指地指天血口無端章成話墮將謂乾土擦壁那曉泥水通身惹得後代兒孫年年燒浴歲歲舌饒愈增葛藤重添垢膩今日爲伊拔除不免大家觸忤卓拄杖云還識這杓惡水麼」 示衆擧永嘉大師云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鎔頓入不思議永嘉恁麼道是卽是未免推過別人山僧則不然誰爲謗誰爲非把火燒天也不疲無耳人聞傾甘露眨夜飄梧動地輝」 示衆行脚學人脚跟點地也未不然先要具一付潔淨肚皮一雙青白眼睛脊梁硬似鐵脚板快如風把自己如糞如泥猶寃猶敵然後遊人間世幻視萬緣把住作主有時崖下一食樹下一宿遇饑寒處變逆千態萬狀不動其心到此方呌做行得脚底人畢竟又看這一番是爲著何事須要照管脚跟脚底齊㪷踏破艸鞋踢翻土塊始不負行脚一遭至於檀度信施國王水艸在在處處一任

隨分受用別有一句路上逢人莫道山僧不曾與汝說得」 示衆出家無別法眞實要離親割愛畢竟親如何離愛如何割視骨肉如生寃家謂之離把自已如眞仇敵謂之割於是投在法門拜箇師長勿論寒暑勿論勞逸勿論變常勿論順逆服勞奉事左右追隨凡應對灑掃之宜迎賓待客之緒無別巨細都要應酬縱使幹不來做不上莫起厭煩勿生退墮更不可一時離師一日違衆或有時省親事長先期告假刻日就歸日久月親廼師觀其志向察其行履果是法門種艸然後教他受戒學佛步步進道自茲至壯至老善始善終此一生算得過百生千生萬德莊嚴亦復如是所謂一子出家九族生天信矣宜矣若漫心法門爲淸淨向裡許混光陰圖便宜不曉佛爲何人法爲何物僧爲何務師長如何承奉大衆如何酬對有功有施有勞有怨逞血氣弄精魂譬如鳥鴉身在虛空心在糞艸行是俗行說是俗說混俗和光辟所不至師長不能言善友不敢責日復一日愈趨愈下爲僧至此久久自陷泥犁且不得度欲求一子出

家九族生天得乎古德云絲毫失度便招黑暗之愆雲頭邪言卽犯禁空之醜我爾大衆安肯虛消信施自恣放縱者耶山僧感傷末法不覺吐露至此一衆須知」爲慶忠老和尚拈香喝一喝曰三歲孩兒弄花鼓又喝一喝曰牛頭沒馬頭回復喝一喝曰不道不道大衆者裡見得滿眼滿耳盡是老人現前底受用縱爾年變月遷亦無增減今日乃我法伯老人三九之期畢竟將甚麽作供以手撫案曰四三一二五木馬逐風舞六七八九十日日大吉利信受奉行可知禮」師生平律身以嚴其所說法絕不許人記錄見之必火貌古形疎政黃牛之類也

忠州聚雲覺樹燈世禪師郡之丘氏子少爲書生謁萬松於楞伽得度命入侍寮經年始徹源底自印心後混跡浯江者十有六年康熙丙午慶忠移錫龍昌以聚雲久虛命師主之忠涅槃後師上堂拈香曰今朝初九道是老人二九今朝二九卻是初九卽今大衆設齋賓也有主也有且道賓主混融時作麽生是供養一句良久曰舌頭原來不離口

岫巖燈燎禪師上堂舉婆子燒菴因緣頌曰枯木寒巖異草靑凝眸坐卻白雲深一朝鐵樹花開徧氷雪紅爐烈燄騰

寶峰麗禪師法嗣

忠州天寧耳菴燈嵩禪師酆陵毛氏子始謁慶忠於平山忠命掌記室次參寶峰於熊耳隨請第一座峰滅後出住靈峰」上堂百尺竿頭流赤水蟭螟眼淚哭雙疼葫蘆好似東瓜樣畫餅充饑豈是眞喝一喝」上堂撫掌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在山僧手中粉碎去也且作麽生折合又撫掌一下」上堂羅漢走出山門土地卻歸正殿撞倒我佛頻伽直當王四家大鐵鑽」茶話若喚作茶欺三世佛祖不喚作茶背趙州公案舉杯曰畢竟喚作甚麽放杯撫掌三下」爲巴掌和尚畢九拈香九九八十一古今同此曆吾師無去來分明只者是」示衆靈峰北頭南牛欄沒半邊王三布裩破打出大泥團喝一喝云是甚麽掉頭峰上看不見五更天」示衆舉道吾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

天下知心能幾人徑山杲祖云徑山卽不然高在絕
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席帽下元是
舊時人二老今日高低落在靈峰手裡饒他不過各
與三十拄杖罰出三門去若有人問汝等但道低聲
低聲」示衆今朝六月初一諸佛也須忌諱直饒伶
俐衲僧最怕當頭一句那一句縱使道得分明恰似
東京王矮子屎糞氣」師以五宗示五栢頌申五頌
卍磊磊落落老神仙一劈華山億萬年大鵬一激三
千里傾湫倒嶽不爲顚南山起雲北山雨自古長江
不繫船一抑揚擡捺爭紛紛不及當然一句親滿眼
滿耳眞消息隨機隨用絕留停岸回驚水急良馬見
鞭行杲是毗盧眞教主何須累劫更修因◎從來不
向外邊行父子相知有幾人從體起用須知孺子攝
用歸體必取老成窄路相逢人不語多時不遇有知
音此處不從他處會必須夢裏再還魂〇〇深宮不見
五雲封夾路桃華滿樹紅粉牆白虎應須辨炭裡烏
龜事莫窮仙女却如貧女好野人番令主人同不言
不語眞君子一腔風月在其中●知恩識義人間少
反眼無情世上多鐵臉閻羅全不懼當將白眼看娑
婆撩起便行兮却爲眞子四野謳歌兮口似懸河一
句任從三貫二莫教鷂子過新羅丙申秋偶示疾以
衣盋親炙學侶等託高峰來和尙以續嗣焉未幾跏
趺而化闍維得舍利七粒塔於天寧之東
提督陳世凱燈靜居士字贊伯湖廣施州衛人弱齡
穎異因父迎寶峰說法于熊耳公朝夕參叩峰開示
偈語輒記憶不忘一語不愜于懷則端坐究參無晝
夜必求惺悟而後已歷官至提督公事之餘恒與緇
衲唱酬當時名宿咸禮下之公六十誕普陀遣使以
祝公答之以偈曰金剛不壞方爲壽舍利光明始見
眞萬法到頭渾似夢性原了處是長春

續燈正統卷之十八

續燈正統卷十九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七世

虎丘隆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染指法味因遍歷諸老門牆至雲居禮圓悟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菴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履遷互剎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慧見以偈寄贈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歸重如此　上堂九年面壁懷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　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着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擧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去飛來不暫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裡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　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裡臭猢猻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胸未是苦在　上堂飯籮邊漆桶裡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咬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

公案王節級失却帖」　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嚙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怒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峰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倘若不實喪汝性命」　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寃家倚牆靠壁成群隊不知誰解辨龍蛇」　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灸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三世諸佛眼裡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眼咬定牙關跨跳也出他圈襀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　上堂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成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

問嚴頭

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曰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曰急著眼看」　僧問婆子問嚴頭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嚴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燋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者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嚴頭曰剎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者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嚴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　問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華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　問祇者是埋沒自己祇者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筯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　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　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

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宋孝宗隆興癸未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本山

大鑑下第十八世

天童華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幼穎悟出家不憚遠遊徧參知識後謁應菴于明果應菴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入室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曰破沙盆菴頷之踰年辭回省親菴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瓫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跺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後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復遷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消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　上堂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菴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秖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吹鹿養茸　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秖迷者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秖悟者箇直饒迷悟雙忘糞掃堆頭重添𢷾𢷾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　上堂舉金峰示衆曰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者老漢忽若嚗地自然不墮凡聖窠臼　上堂舉婆子燒菴話師曰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洩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華寒灰中發焰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

濤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簡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擧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秉劍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犂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 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劍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於寺之中峰

衢州府光孝百拙善登禪師和州烏江閔氏子僧問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意旨如何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讚歎也讚歎不及曰只如雲門道我當時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畢竟具甚麼眼目師曰腦後薦取」 上堂白日鬧浩浩夜後靜悄悄長廊走波波步步無欠少不識主人翁全身入荒草撞著傅大士問訊維摩老臥疾毗耶城幾箇知天曉若是過量人不向那邊討為甚麼如此喝一喝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南書記福州人久依應菴於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菴稱其脫略紹興末示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楞嚴如遊舊國造明果投誠入室應菴搊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士駭然汗下菴喝出士退參不旬日徑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贊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 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菴頗自負士贈以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繢後却來者裡喫拳頭

湖州府長興教授嚴康朝居士嘗問道薦福雪堂及見應菴始得旨嘗有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驀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著精

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覓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松源崇嶽禪師處州龍泉吳氏子幼卓犖不凡年二十三棄家首造靈石妙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慧陞堂稱蔣山應菴爲人徑捷師聞不待旦而行既至朝夕咨請一日菴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汝作麼生師曰鈍置和尚菴厲聲一喝師便禮拜菴大喜說偈勸使祝髮隆興甲申得度於臨安之白蓮偏參諸大老罕當其意乃入閩見木菴永永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問師師曰裂破永曰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薪師曰矢上加尖永曰覷公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賺人不得師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賺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擧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卽答密菴但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密菴移蔣山華藏徑山師皆從之會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密菴遷靈隱師遂分座旋出世平江澄照徙江陰之光孝無爲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丁巳被旨補靈隱　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閒一挨一拶發明臨濟心髓殊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裡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　歲旦示衆元正啟旦萬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不惜兩莖眉和坐盤撥轉佛法世法都盧一片既是佛法世法如何得成一片但辨肯心必不相賺　示衆古者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冶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箇半箇驀然獻瞎頂門眼達磨一宗未至寂寥　示衆舉臨濟如蒿枝拂公案雪竇拈

保疑寶

曰臨濟放處太危收來太速師拈拄杖曰臨濟據令
而行不知孤負黃檗雪竇盡力擔荷也只見得一邊
且道薦福節文在甚麼處擲下拄杖」　示衆舉汾陽
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曰汾陽雖則開口見膽
爭奈落在第二頭驀拈拄杖曰者箇不得喚作拄杖
子漆桶參」　上堂舉保寧勇上堂大方無外大圜無
內無內無外學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
門百千三昧拈拄杖曰總向者裡會去蘇盧蘇盧悉
利悉利師曰大小保寧業識茫茫不奈船何打破戽
斗」　示衆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贓(丶)後
居靈隱六年晚退居東菴臨寂作手書別諸公卿又
遺書嗣法少室睦掩室開囑以珍重大法復書偈曰
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
實嘉定己巳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
奉全身塔於北高峰之原
夔州府臥龍破菴祖先禪師廣安王氏子聞緣老宿
住昭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香火一日從方丈前
過緣問菴頭有人麼師曰無人緣劈胸一拳曰你聻
師忽有省出峽從德山涓祝髮尋受具徧叩諸方抵
蘇之萬壽值雪夜坐自念行脚數年未得安穩正悶
悶不已忽聞鐘動趨後架舉首見照堂二字疑情頓
釋既而見水菴一於雙林水曰師子尊者被罽賓斬
却頭且置你道西天鬍子爲甚麼無鬚師曰非雙林
不舉此話水曰作家禪客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水遂以手拓開師曰勘破了也迨水菴謝事往參密
菴於烏巨菴命典客一日菴室中舉不是風動不是
幡動話師豁然大悟次日菴遇師於寮前謂師曰你
總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來師應聲曰方丈裡有
客菴呵呵大笑洎菴遷蔣山師侍行親炙凡五載辭
還蜀菴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叩玄
關頂門竅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師至夔門尚
書楊輔以臥龍請師出世未幾棄去復遊吳中首衆
於徑山靈隱後住常州薦福眞州靈巖蘇州秀峰穹
窿湖州資福最後約齋張公鎡請爲廣壽慧雲開山
凡六坐道場」　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
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楊岐斷勝不

鬬劣秀峰鬬劣不鬬勝秀峰乍住沒親疎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　上堂密菴先師道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秀峰則不然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只圖一粒米却得百年糧或被知事道長老長老莫道百年糧只得半年不少也得只向他道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上堂擧東山道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曰穹窿也有箇道處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禪禪」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山僧忍俊不禁為諸人作箇撒脫拈拄杖卓一下曰流水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　上堂十五日已前明似鏡十五日已後黑似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鶯遷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　示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師將示寂作手書別交游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忉怛寫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逝實嘉定辛未六月九日也時客寓徑山遺命散骨林間住持石橋收骨建塔於別峰塔之右壽七十六臘四十九

饒州府薦福曹源道生禪師南劍人分座雲居出世饒之妙果徙龜峰上堂佛法二字人人知有狠毒砒霜那容下口直饒透過威音前也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已是拖泥帶水諸人合作麼生喝一喝」　上堂今朝八月十五天色半晴半雨幾多門外遊人不覩月圓當戶也好笑又堪嗟爭似西湖寺裡一隊古佛參退歸堂喫茶」　上堂春風東扇西扇春雨似晴不晴淺碧深紅爛鋪錦繡鶯聲燕語互奏笙簧一一揭示圓通妙門頭頭流通正法眼藏擬心湊泊依前萬水千山直下知歸便見七穿八穴拍禪牀下座」　上堂雨雪落紛紛簷頭水滴滴良哉觀世音草裡跳不出也大屈水底烏龜鑽鐵壁」　上堂月生一撥倒銀山幷鐵壁月生二土宿騎牛穿鬧市月生三屋頭幽鳥語喃喃不是葛藤露布亦非入理深談正恁麼時賓主交參一句作麼生道萬仞懸崖垂隻手百華叢

裏現優曇」　上堂平旦清晨三月朝南山蒼翠插雲霄不須更覓西來意門外數聲鶯語嬌拍膝一下曰好大哥」　詠靈雲石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峰青到今晚住薦福逾月示寂

寧波府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長樂高氏子首參木菴永水菴一或菴體諸老後謁密菴於靈隱鍼芥相契開法隆興上藍遷建康旌忠撫州白楊福州太平西禪寶慶乙酉被旨陞靈隱復移天童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曰長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華香」　上堂一拽石二搬土夜半日輪正卓午老安會牧溈山牛南泉不打鹽官鼓報君知莫莽鹵火裡蝍蟟吞却虎」　上堂舉鶴林因僧扣門林曰阿誰僧曰是僧林曰非但是僧我者裡佛也不著曰因甚佛來也不著林曰無他棲泊處師曰天童若有人扣門即大開了待他入來便攔胸搊住曰道道若擬開口便與劈胸一拳在者裡轉得身吐得氣便請明聰下安排

杭州府淨慈潛菴慧光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佛性無話頌曰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纔擬犯鋒鋩喪却窮性命」　化鹽偈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盡雪華生乘時索起遼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

太平府隱靜萬菴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母黃妙喜南遷道經潮其祖父邀延禮甚謹母因夢僧入舍遂懷妊及誕父母誓不以俗累羈師甫十歲俾從壽受業越九載芟染初見木菴永於鼓山會菴陞座曰國師再來也師微笑有省次參密菴於蔣山菴室中舉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無地頭漢菴曰千聞不如一見師便毆一拳菴搊住厲聲曰者小鬼子見箇甚麼胡打亂打師曰更要喫一拳在菴連揮兩拳曰打者無地頭漢師豁然大悟無何以母老歸省旋出世廣法後移太平隱靜上堂起道樹詣鹿苑不是向上機傳少室續曹溪未爲正法眼直得無依無欲無一法當情猶落第二見放過一著卷舒在我縱奪臨時於把住處放行露柱燈籠活鱍鱍於放行處把住釋迦彌勒是他奴卓拄杖曰且道是放

行是把住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舉天衣懷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話頌曰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鈎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柳梢頭　上堂毗盧師法身主若要動地放光且來搬柴運土嗄將謂忘却　上堂百丈不再參馬祖爭得三日耳聾臨濟不到大愚焉知老婆心切仰山將得鎭海明珠爲甚到東寺面前叉手當胸却道無理可伸無言可對咄直饒傾下一栲栳敢保老兄猶未徹　上堂饑荒老鼠齩葫蘆巧計猢猻倒上樹要透報恩向上關直須一步低一步既是向上關因甚却要一步低一步待你踏著却向你道　上堂東山道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旨趣長心地不生閑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師曰東山只解無中覓有不解有裡尋無隱靜則不然空門有路人難到到者方知礙處通石上栽華還結果須知元不假春風將臨終集衆囑曰老僧生平無長物只依海衆常例安寢堂兩日足矣復書偈端坐而化世壽七十臘五十二

杭州府靈隱笑菴了悟禪師姑蘇人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公案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江寧府蔣山一翁慶如禪師福州長樂范氏子上堂春雨如膏春雲似鶴春鳥關關春泉濯濯揭却觀音腦蓋踢倒慈氏樓閣切莫將錯就錯拍禪牀曰參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一盲引衆盲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蝦跳不出斗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賺殺一船人　上堂意能劃句句能劃意意句交馳討甚巴鼻盡力道不得底句不是河南便是河北衲僧聞得與麼告報十箇有五雙鼻孔裡冷笑拈拄杖曰雲居拄杖子黨理不黨親卓一下曰雪巢初冷夜雲鬟未梳時　上堂霜明萬壑月皎千家達磨不會却返流沙拍膝曰好大哥歸堂喫茶　上堂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晦有朔聖人治世有禮有樂有刑有政衲僧門下有殺有活有擒有縱其擒也縱也殺也活也總在黃龍指甲縫裡汝若擬議不消一掐

然雖如是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上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且道是那一句良久卓拄杖曰歸堂喫茶」 上堂久雨忽晴天淸地寧雲收嶽面月落波心拈拄杖卓一下曰恁麼會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上堂諸佛不出世人人擧足踏著祖師不西來人人滿口道著既踏著又道著畢竟是箇甚麼有般漢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道明明不覆藏切忌從他覓殊不知抛却眞金隨群撮土」 上堂豁開戶牖當軒無人摑動雷門憑誰側耳裴相國印心於老黃檗溫伯雪目擊於魯仲尼衲僧門下猶在半途知縣學士今日到來雲居如何與伊相見拈拄杖畫一畫曰萬重關鎖盡一劍倚天寒晩年退隱南昌西山示寂塔於定林壽六十八夏四十九

蘇州府承天鐵鞭允韶禪師上堂一五二二五機輪無阻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有底却道錦上鋪花有底又道泥裡洗土有底又道離此二途便見丹霄獨步若總如斯論量山僧未敢相許畢竟如何良久曰逢人不得錯擧」 師住泉州光孝開堂祝聖白槌畢師曰喚甚麼作第一義莫有旁不甘者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問話語未竟師拈拄杖卓一卓曰住住今日開堂不比尋常佛事設問答到彌勒下生勾鎖連環盛水不漏也祇是空鼓粥飯氣于自己了沒交涉所以道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問答交馳如靑犬轟霹靂看者不容眨眼那堪更向言中定旨句下分宗大似緣木求魚守株待兎殊不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者裡徹去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未然更爲錦上鋪華復卓拄杖一下下座」 佛涅槃日上堂老漢當年臘月八三更半夜顚狂發剛把長釘釘眼睛直至如今無人拔山僧今日下毒手爲他拔去也看便下座

杭州府直祕閣學士張鎡居士字功甫別號約齋聞鐘聲得悟述偈曰鐘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目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開山疏曰捨林居爲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彔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參遭密菴打失鼻孔一朝拈出向冷泉捋下面皮不謂馨香奚傾

鄭重辭青松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封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寧宗嘉定壬申復請滅翁相繼闡法今專祠尙在

續燈正統卷之十九

續燈正統卷二十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世

靈隱嶽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滅翁天目文禮禪師杭臨安阮氏子家天目之麓故號天目六歲携籃隨母採桑俄念携之者誰遂有出家志年十六依眞相寺智月剃落往淨慈參混源源舉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乃謁育王佛照照問恁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一日照問是風動是幡動者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竪照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却腦蓋照喜其俊邁命典書記回杭聽一心三觀於上竺時松源嶽唱道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擬議即棒出師聞頓忘知解遂往見之獲印可辭去巡禮江淮間祖塔時浙翁琰主蔣山舉師立僧嘉定壬申張約齋請師開法慧雲次遷溫之能仁未幾退歸錢塘之西丘趙節齋微服過訪師與語終日而去翌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筆筍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師便打莫有湊泊之者後遷福泉晚居天童」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境旣不生法從何立龍湫瀉千尺瀑布且不是境鴈峰聳萬丈高寒且不是法明眼衲僧到者裡合作麼生直饒倜儻分明山僧棒折也未放在何故殺人刀活人劍」上堂事事無礙青山掩映斜陽外法法無差檻前古木鬧群鴉君不見太原孚上座走天涯揚州五更聞畫角吹斷落梅花直至如今未到家」冬至上堂黃鍾纔起時九數從頭數相將幽谷鶯啼次第雕梁燕語田父祭勾芒叢祠敲社鼓農父狎牛郎村姑教蠶婦光陰老盡世間人冬至寒食一百五」宏智

忌日上堂夜明簾外寶鑑堂前元無彖帶豈有偏圓正恁麼時畢竟誰居正位古渡無人霜月冷蘆花風靜鷺鷥眠」 上堂長頸鳥喬林不棲橫飛天外穴鼻牛山田耕了直上峰頭天下衲僧仰望不及何故嘉州打大象」 上堂投子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大似徐六擔版天童則不然仰之彌高俯察非遙橫塘宿鷺斜飛起幾隻銀瓶挂樹梢」 上堂衆生本不曾迷夜闌鷄向五更啼諸佛本不曾悟秋清鴈度長空去拍膝一下曰西窓昨夜月華明凉颷巳到梧桐樹」 元宵上堂昨夜摩騰法師徧點蓮燈助佛光明直得善信眞人失却光彩太白龍王出來道我從龍種上尊王佛時住此山未聞有者箇消息于是空中打箇閃電變作滿天黑風暴雨還委悉麼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牛頭曰見後如何師曰牛頭牛頭」 僧問和尚見佛照時如何師曰石中有玉曰見松源後如何師曰沙裡無油」 來上座問某甲有狀告投和尚師曰對頭在那裡來曰和尚便是師曰老僧與汝有甚麼冤讐來無語師捉住曰冤家冤家」 問新到汝名甚麼僧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僧擬議師便歸方丈」 僧問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意旨如何師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 舉楞嚴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曰不汝還兮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銜將水際飛」 師尤邃於易乾淳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心法朱晦菴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荅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兎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 師主五刹通不過八九年而投閒於霅渚之西丘歲月尤多然群衲參叩無異領衆時也將入寂謂侍者曰誰與我造箇無縫塔者曰請師塔樣師良久曰盡力畫不出遂怡然脫去闍維弟子收舍利幷遺骨附葬於應菴塔左壽八十四臘六十八

湖州府道場運菴普巖禪師題趙州像贊曰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舉洞山冬夜喫果子公案頌曰洞山

玷辱家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繡出鴛鴦寸舌扶持不起

鎭江府金山掩室善開禪師上堂舉密菴破沙盆話頌曰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徧界難遮掩殃害叢林子又孫

□□府華藏無礙覺通禪師靑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嚴火裏氷掐黑豆味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纔成白雪桑重絲割盡黃雲稻正靑

溫州府龍翔石巖希璉禪師潮陽馬氏子上堂舉廣慧璉與楊大年夜話次慧曰祕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者裡則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者畜生更跨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遂述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師曰內翰攀南辰倚北斗廣慧轉天關斡地軸寥寥千古許誰知斷絃須是鸞膠續　僧問昔日佛照光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却此意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曾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台州府瑞巖少室光睦禪師舉曾山霞因僧侍立次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乃問祇如熱向甚麼處回避山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曰祇如鑊湯爐炭裡又作麼生回避山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却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裡優遊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題四祖像贊曰破頭峰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處不應分付小孩兒

湖州府道場北海悟心禪師舉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時唐宣宗爲沙彌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檗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檗便掌彌曰太麤生檗曰者裡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頌曰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惶　舉唐文宗蛤蜊因緣頌曰

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大乖張雖然契得君王意爭奈全身入鑊湯

寧波府雪竇無相範禪師上堂舉趙州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趙州州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曰請和尚舉趙州方舉前話僧指旁僧曰者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台州府瑞巖雲巢嵒禪師舉經題北字話頌曰以字不成八字非當陽拈起大家知釋迦老子舌無骨黃葉將來嚇小兒　舉靈雲見桃花話頌曰三月桃花爛熳紅霞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老半是真情半脫空

寧波府雪竇大歇仲謙禪師義烏應氏子幼讀傅大士心王銘矢志出家初參息菴菴器而抑之曰汝儒者習氣不除焉能學道要到大休大歇田地須是如木偶人去師蒙激發益自奮勵一日忽有省遂以大歇自名後依松源嶽嶽室中舉祕魔擎叉話師豁然大悟出住後舉應菴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曰破沙盆話頌曰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鐵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子孫　舉維那偈曰興化當年打克賓叢林千載話猶存雲黃有棒且高閣只麼煎茶送出門

杭州府淨慈谷源道禪師舉丹霞然初參石頭剗佛殿前草公案頌曰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蘇州府虎丘蒺藜曇禪師初住四明延慶遷蘇之穹窿震澤普濟鎮江甘露眞州長蘆後住虎丘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師曰兎子何曾離得窠若有人問延慶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　上堂念念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頓超天地未分之前不歷階梯掀翻寶所便恁麼去可以開無量法門可以演百千妙義纔拈拄杖卓一下曰無量法門百千妙義盡向者裡百雜碎了也還知虎丘落處麼靠拄杖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舉靈雲見桃花話頌

日三月桃華是處開靈雲雙眼盡塵埃謝郎重整釣籠手未免將身一處埋

諸菴肇禪師舉松源示衆曰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贓◉話頌曰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短笛釣魚船　贊二祖像曰覓心無處自欺謾甘受齊腰深雪寒三拜起來依位立誰知徧界是波瀾　華亭懷古活計都盧一釣舟錦鱗入手便抽頭我來不覩師親訓柳岸依依蘸碧流

祕監陸游居士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嘗謁松源於靈隱問心傳之學可得聞乎源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士點首默契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人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見宗門別說有言無要眼聽

臥龍先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無準師範禪師蜀梓潼雍氏子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紹熙甲寅登具戒明年遊成都坐夏正法請益晧堂高弟堯首座坐禪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於是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有省明年謁佛照于育王照問何處人師曰劍州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久之復至靈隱時破菴居第一座同遊石筍菴菴之道者請益猢猻子捉不住話菴曰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侍旁有省未幾破菴掃塔天童師偕往復拉石溪月同遊台鴈至瑞巖雲巢留師分座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淸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姓茅衣冠與所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菴焉三年遷焦山次遷雪竇又三年被敕移育王又三年領嵩山少林次補徑山明年寺燬師不動容經意是冬十月旨下召入內廷上御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明上賜金襴僧伽黎復宣詣慈明殿陞座說法上垂簾而聽賜佛鑑禪師號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而多助雲至不數年復還舊觀　僧問趙州道三十年前在南方行脚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擧著此意如何師曰舌頭拖地曰畢竟如何是無賓主話師曰言滿天下曰祇如玄沙聞得乃曰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麼生師曰一

坑埋却曰可謂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師以拄杖劃一劃」上堂五峰門下百種全無禪牀逼窄堂供蕭踈脚下踏著底破磚頭碎瓦片面前撞見底王獦獠李厖胡恁麼薄福住山眞箇孤負老胡良久曰雖然如是更點分明」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遂府盋盂卭州磁碗」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一張口挂在壁上今日無端入者行戶未免拈出多年曆日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示衆若論箇事直是省要奈何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尋常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也識得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問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井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化八鄉」淳祐戊申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于朝己酉三月旦陞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將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十八日集兩序區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封言笑如平時其徒請遺偈乃執筆疾書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頌而逝停龕二七日奉全身塟於萬年正續之側去寺四十里塔曰圓照」

杭州府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子生而慧敏年十六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戒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由是大著聞穹窿破菴道望遂往依焉菴室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話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菴異之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日相激礪久乃辭去事遍參靈隱嶽淨慈充華藏演咸稱賞之後出世蘇之高峰次遷寒山會蔣山虛席廟堂以師補之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乙未復遷靈隱」上堂一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閒縱目春盡尚餘華老鶻不合過流沙拍膝一下便下座」上堂大道體寬無易無難相頭買帽此土西

天」 上堂識得心山嶽沉握金成土握土成金脚前脚後現成行貨少室峰前交點不過」 上堂石中有玉沙裡無油德山臨濟末出常流却憶寒山子時臨古渡頭」 上堂見聞覺知行住坐臥眨上眉毛早已蹉過赤脚唱山歌路上無人和」 上堂把定重關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裡放開一綫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裡而今也不把定也不放開山僧卽是諸人諸人卽是山僧三十年後莫道蔣山和泥合水」 示衆劍刃翻身猶是鈍屋頭問路太無端楚鷄不是丹山鳳何必臨風刷羽翰」 淳祐甲辰三月望示衆但得本莫愁末喚甚麼作本喚甚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 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曰末後一句分付厨山衆訝之先是師嘗建接待院於西溪曰寶壽明日忽示疾又明日退歸寶壽趨辦終焉計訣衆而逝瘞全身於院後壽七十五臘五十三

南康府雲居卽菴慈覺禪師西蜀人舉雪峰因閩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峰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王曰請師樣子峰展兩手雲門曰一舉四十九話頌曰空王殿樣子雪峰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 讚船子道影曰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老你且耐煩撐破船」 學僧問葉縣省如何是密用心處縣曰鬧市裡輥毬子曰意旨如何縣曰普請大家看話頌曰輥毬鬧市大家看一陣淸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 師嘗避雲居夜宿瑶田莊夢安樂神告曰師於此山只有一粥之緣明日午後到山晚參罷會且過有二僧相識新到例遣擯逐師竊訝之後數年雲居虛席州符起師補處師忻然承命且徵前夢方至瑶田莊未入院而寂焉

寧波府大慈獨菴道儔禪師贈製鞋者偈曰透底工夫做已圓須知密處自心傳脚跟著地隨他轉踏到驢年也未穿

薦福生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子以進士業應詔不利遂於梓州妙音院受業游成都講肆習經論紹熙壬子出峽往謁松源嶽于薦福以歲儉不果會曹源生出世妙果師造見聆入門語有省參

堂俾侍香朝夕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絕
無影響曹源徙龜峰師侍行又三年以偈辭遊浙有
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之句至浙值松
源主靈隱門嚴戶峻八閱月不得入室或以失士告
源曰我已八字打開自是他當面錯過師聞徹見曹
源嘻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嘉定己卯由徑山第
一座應嘉禾光孝請香拈曹源是時此菴元覺菴眞
逢菴原無相範石谿月等皆在會中道聞於朝忠獻
衛王以堂帖除蔣山居十有三載嘉熙己亥鼓山來
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
兼攝育王住持事」 上堂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
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
餘一箭雙鵰隨手落」 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
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裡十三者邊十五後先不
差毫髮許堪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 上堂有
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闡提不願成
佛且道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良久曰蝶穿芳徑雙眉
溼蜂掠殘華兩股肥」 上堂盡乾坤大地無絲毫許
隔是汝諸人檐擔拄杖繞四天下行脚道我無處不
到無事不知且道西天那爛陀寺戒賢論師今日說
甚麼法便下座」 上堂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
別如何是過去心師曰放待冷來看曰如何是現在
心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未來心師曰後次上堂
向你道曰如何是過去佛師曰去年梅曰如何是現
在佛師曰今歲柳曰如何是未來佛師曰顏色馨香
依舊曰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左邊
曰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右邊曰如
何是未來差別智師以拂子中間點一點僧曰心佛
衆生無向背十方刹海一毫收便禮拜師乃曰過去
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既不
可得喚甚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無
一時不在諸人頂𩕳上轉大法輪更來者裡挨肩竝
足討甚麼盌下座以拄杖一時打散」 未幾被旨遷
徑山一日忽手書龕記幷遺書且曰無準忌在三月
十八吾十五行矣不能拈香修供令撾鼓陞座辭衆
舉世尊臨入涅槃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

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師曰世尊四十九年作盡伎倆及至臨行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山僧今日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至夜分起坐侍者請偈師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茶毗舍利五色者無數遵遺命奉骨歸塟金陵玉山菴學者分其半塔於莆田玉芝菴

天童鏡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寂窓有照禪師福之閩縣鄧氏子從九峰榕菴慧得度時枯禪唱道怡山師往見之禪問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裡是他不疑處師大笑趨出禪深肯之禪遷靈隱師掌內記已而見大梅石巖虎丘蒺藜鄧峰無準金山大歇皆深契合以母老歸省謁雪峰癡絕留掌記室閩帥請開法東山大乘移福之黃蘗時左史竹溪林希逸從師論心法拳拳服膺有老來得友如師少別去伊誰伴我閒之句次補江心後遷玉几朝廷降金帛鼎建舍利寶塔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八吉祥曰如何是法師曰六殊勝曰如何是僧師曰面目現在　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鵶鳴鵶鵲噪鵲江北江南潮生潮落春風三月花草香善財何處尋樓閣喝　上堂如何是道木頭如何是禪碌磚古德與麼垂示十箇五雙恬不爲事殊不知正抓著鄧峰痒處何故建造殿宇恰用得著

杭州府淨慈清溪沅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各自分疆列界衲僧家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草鞋底還曾踏著也未良久曰踏著即禍事

泉州府法石愚谷智禪師山居偈曰栗色伽黎千百結倚松捫腹看雲飛有人問我居山趣向道春深筍蕨肥

福州府西禪月潭圓禪師開爐上堂人人盡守甕中天地覆天翻我不然直下一椎星火迸螺江燒却謝郎船

□□府報恩太古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不涉心思

意想非干默照忘懷要得洞然明白須是汗出一回且道汗出後如何驀喚侍者曰將扇子來」上堂夜冷淸霜重風來寒更多因循時節過自己事如何拍禪牀曰不是知音者如何舉向他」上堂衲僧家游方行脚撥草瞻風第一須識路徑始得路徑不錯東西南北到處為家稍涉迂回五里單牌十里雙堠那裡更在那裡擲下拄杖曰看脚下

荊州府公安虎溪錫禪師上堂心心淺處實甚深道道幽遠無人到急行踏不著緩行成錯過少林幾坐華木春却憶西來胡達磨

紹興府昆翁淳禪師佛誕偈曰毗嵐毒種毒華開添得雲門醉後杯今日柯橋風色惡淡煙疎雨洗黃梅

隱靜柔禪師法嗣

蘇州府虎丘雙杉元禪師學宋太宗夜夢神人勸發菩提心凌晨宣廷臣問菩提心作麼生發群臣無對雪竇顯代曰實為今古罕聞別峰印代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話頌曰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眞太平」舉密菴破沙盆話頌曰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為彈子海棠花下打黃鸝」書冷泉兩廊畫壁曰一一塵中堅密身改頭換面轉精神誰知東壁打西壁總是靈山會上人

續燈正統卷之二十

續燈正統卷二十一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天童禮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橫川如珙禪師永嘉林氏子父崇夫有處士名季父為沙門曰正則師年十五從其祝髮受具戒於廣慈初參石田薰凝絕沖無所入繼登太白謁滅翁咨決所疑翁舉南山筆箏東海烏賊話師擬對翁便打師豁然有省久之為斷橋所重請分座復舉出世鴈山之靈巖次遷能仁瑞光至元癸未被旨

住育王」 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師曰不落玄妙。曰恁麼則一超直入如來地。師曰且緩緩」 問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你適纔從甚處上來。曰如何得報四恩去。師曰你且從適纔路上下去」 問如何是聞復醫根除。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塵消覺圓淨。師曰漏木杓破笊籬」 問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問慶雲。雲曰庭前無栢樹。一等是問西來意。為甚所答不同。師曰不是闍黎。問老僧也不知」 上堂。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若一念無疑。地不能礙。若一念無愛。水不能溺。若一念無瞋。火不能燒。若一念無喜。風不能飄。如此。即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 中秋上堂。馬祖與百丈智藏南泉翫月。各呈自己見解。於月有甚交涉。月輪有圓有缺。孤光透徹。謂之月光菩薩照破山河大地昏暗。開一切眾生心地昏暗。老僧出母胎時。正當今夜。拈却門前大案山。放你諸人東去西去」 上堂。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育王三昧更省力。纔見僧來。便合掌。南山北山。如牛拽磨。脚瘦草鞋寬。地肥茄子大」 上堂。妙明心印。印佛則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印法則狗銜赦書。諸侯避道。印僧則箇箇盋盂口向天。還有自印者麼。若能自印。則行住坐臥。一一明了」 上堂。本無纖塵。法礙你眼睛。何得自昧。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千聖不傳底事。只在你目前。不可錯過」 上堂。先佛有頂𩕳一機。祖師有末後一句。總向諸人面前。拈出破知解窠窟。截生死根株。正體獨露。妙用全真。一塵中現寶王剎。毛端上轉大法輪」 開爐上堂。僧出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曰歸去生柴帶葉燒。乃曰古鏡闊一丈。火爐闊一丈。火談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你諸人長連牀上坐地聽」 上堂。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你總入不得。為你被三昧礙。神通礙。妙用礙。直饒不礙。也入不得」 夜參。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 室中垂語曰。南山筆箏東海烏賊。有僧遽掩師口曰。請和尚更道。師以手托開曰。朝看東南。暮觀西北」 舉黃龍三關話頌曰。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

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　舉魯祖面壁話頌曰人來面壁成何事要得心開現本源空劫巳前諸佛子話頭不舉自然圓」　師痛宗教濫觴古響瘖鬱於是引宗據祖屛遏時學崖聳標立不隨俗好惡其住育王能仁皆自公選不依阿苟榮一日謂衆曰病叟今年六十六死日將至火化好土化好西堂唯菴曰山前有片荒地師卽命疊石爲塔復自銘曰天生一穴藏吾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箇葫蘆挂趙州壁永脫輪迴超三世佛將示寂書訣衆語而化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三時至元己丑三月十八日也奉全身瘞焉有三會語錄行世

杭州府淨慈石林行鞏禪師初住安吉上方遷思谿法寶隆興黃龍吳郡承天後住淨慈上堂橫跨碧漢萬國風淸垂手紅塵千峰日出恁麼便不恁麼所以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橫按拄杖曰佛滅二千二百單六載沙門行鞏今於苕霅盡頭鼓鐘淸處顯示此印絲毫無有妄者卓拄杖曰謹白」　上堂山靜課華蜂股重林空含籜筍肌明倚欄不覺成癡兀又得黃鸝喚一聲思谿恁麼道好喫拄杖六十何故爲他不合隨聲逐色」　上堂水鄉水廓地多溼六月華蚊紫如鐵夜半起來笑不輟煩惱不輟作甚麼牀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　上堂三家村裡牛動尾巴搖拂子曰與者箇相去多少擲拂子曰洎合停囚長智」　上堂雪峰輥毬禾山打鼓祕魔擎叉道吾作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喝一喝下座」　示衆盡大地是箇金剛正體向甚處著上座芭蕉聞雷而抽且道是有情是無情南屛山下壁立三關透不過者一錯百錯透得過者千難萬難忽有不甘底出來道旣透得過因甚麼也難去明日來與你仔細相看」　問僧如何是你自己僧擬對師便推出」　舉黃龍見慈明因緣頌曰錯錯戲海驪龍沖霄俊鶴老慈明無著摸笑裡重重露栓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

嘉興府天寧氷谷衍禪師上堂朔風何蕭蕭吹彼邑下衣家業久荒蕪遊子胡不歸人生百歲豈長保昨日少年今已老翻憶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

道」 上堂劫石可消恩情難斷拍膝一下曰蒿塚青松下年年挂紙錢」 上堂冷風疎雨做新年寂寞寒氷古澗邊暖閤地爐煨榾柮逐窮不用火燒錢」 聖節上堂心正安六國通天地潤車書同風從虎雲從龍深惟海高惟嵩萬靈無處參化工但知一氣復鴻濛擊拂子下座

蘇州府虎丘雲畊靖禪師上堂我若不說破恐汝不回頭我若說破又恐諸人日後罵我去」 上堂山僧若眞正舉揚河步亭無汝著脚分且抑下威光隨汝根器未說超宗異目若知得虎丘山高一百三十尺舍利塔是隋朝建立也許汝有箇入處甘心下劣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龍門無宿客箇箇無退步底道理矮疎山三千里外賣布單跛雲門被拶折脚一等恁麼行脚豈是等閒不似汝輩只管悠悠過日」 浴佛上堂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不住且道大殿裡香湯沐浴箇甚麼若也會得手中杓子拈放自由其或未然明年此日依舊胡潑亂潑」 上堂冷如氷霜細如米末水不能漂火不能熱王母畫下雲旗翻子規夜啼山竹裂」 上堂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依與離既不可得畢竟如何卓拄杖曰漁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華對蓼紅」 上堂拈拄杖曰雲畊看山翫水拄杖子亦看山翫水雲畊渾身病苦拄杖子亦渾身病苦雲畊脫體輕安拄杖子亦脫體輕安卓拄杖曰擘開華嶽易除却愛憎難

道場巖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首參運菴顏言下了旨出世嘉禾興聖遷光孝婺之寶林明之顯孝延福瑞巖育王柏巖杭之淨慈咸淳末被旨住徑山歷住十剎室中垂語曰己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鍼鋒頭上翹足」 僧問聲前一句不墮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曰問訊不出手曰且道天子萬年又作麼生師曰瑞草生嘉運靈華結早春曰直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曰出門惟恐不先到」 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衲僧門下何用忉忉」 上堂言

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
道與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爲甚麼客山高主山低
若道是二怎奈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箇裡緇素得
出還你草鞋錢其或不然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睺羅
兒與一文　結夏上堂有一人日消萬兩黃金同此
舉劄只是無人識得若有人識得許伊日消萬兩黃
金　上堂寶林初無門牆與人近傍亦不置之於無
何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
發越其如運糞入者吾末如之何　上堂舉松源臨
寂告衆曰久參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
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師曰鷲峰老人大似
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旁觀者醜　晚住淨
慈入院日參徒問答次忽天使傳旨問趙州因甚八
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乃舉趙州行脚到臨
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
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裡動龍顏天使以頌回奏上大
悅　舉東寺示衆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
方刻舟話頌曰昨日因過竹院西鄰家穉子隔溪啼
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舉大慈上堂
曰山僧不解答話祇解識病時有僧出慈便歸方丈
話頌曰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隕
時山骨露水邊依舊石生斑□□□□十月初八日
示寂塔於徑山直嶺下曰天然高麗國嘗請師供養
八載問法弟子嘗隨千指嘉靖間王遣法嗣來山掃
塔

寧波府天童石帆衍禪師舉陸亘大夫問南泉何姓
泉曰姓王曰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
何位泉曰玉殿苔生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泉曰不居
正位話頌曰金鴨香消更漏深沉沉玉殿紫苔生高
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　舉大顛擯首座
因緣頌曰一串摩尼覿面當機賺殺首座疑殺昌黎
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金山開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石溪心月禪師西蜀眉州人舉僧問九
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
時如何峰曰須彌還更戴須彌話頌曰自家冷煖自

家知祖意何須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舉晦堂因黃山谷問捷徑處乞師指示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谷擬對堂曰不是不是谷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時方巖桂盛放堂曰太史聞木樨香麼谷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谷釋然卽禮拜曰和尙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頌曰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巖蕙送幽香　舉龐居士有男不婚有女不嫁話頌曰收拾山雲海月情團圞鼻直眼眉横龜毛拂子兎角杖敲得虛空曝曝聲　舉龐公訪大同提笊籬因緣拈曰普濟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笊籬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貓兒定把黃金鑄子期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　送僧還雙林偈曰未到雙林見舊遊眉横新月眼横秋寒暄未學宜先問因甚橋流水不流宋□□□□六月初九日示寂

華藏通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史氏子稍長無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畢將運舟遇共語畢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捍音吐如鐘他日法門爪牙也携歸武林從東堂院祖信受業經五年去參方初見鐵牛印於靈隱時無礙唱道薦福師特往叩礙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礙曰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師出躬作禮曰謝和尙證明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璉虎丘石室祉相見皆器異　淳祐初出世金陵半山次遷潤之金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景定間補天竺旨陞靈隱咸淳乙丑詔住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曰邪耶正耶又卓一卓曰說耶不說耶向者裡揀辨得出黃金爲屋未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卓拄杖曰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上堂舉雲門示衆曰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師曰雲門靈龜曳

尾拂跡跡生靈隱卽不然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直截向你道口是禍門　舉臨濟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話頌曰兎馬有角牛羊無角寸尺毫釐天地寥廓潘閬倒騎驢攧殺黃番綽　住徑山値火餘志圖恢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擲筆而逝時□□四月二十四日也全身塔寺東十里罘慝塢之陽

瑞巖岳禪師法嗣

蘇州府萬壽訥堂辯禪師上堂釋迦老子降誕王宮初生下來不妨令人疑著及乎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敗闕了也後來冷地羞慚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救搭也救搭不來收拾也收拾不上諸仁者要見釋迦老子底敗闕處麼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　上堂你也在者裡我也在者裡人夫交接兩得相見時淸休唱太平歌一貫文糴三斗半米二貫五百文買一箇大絹好諸禪德雖然如此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饑人　上堂僧問古德萬境來侵時如何德曰坐却著古德有障斷狂瀾底手段未免勞心費力或有問金山萬境來侵時如何只向他道我旣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　上堂我若與你說破將後必然罵我我若不與你說破又恐你因循蹉過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話墮了也只向他道老僧罪過寄無準偈曰鼈與猿交割不開兄呼弟應似忘懷及乎說到誵訛處又却心肝不帶來

蘇州府虎丘淸溪義禪師送僧偈曰台山萬疊入眉靑途路同行各奔程淸曉鷄啼茅店月是誰先起喚師兄

雪竇謙禪師法嗣

蘇州府承天覺菴夢眞禪師宣州人八歲爲僧十九受具二十行脚所見尊宿皆不能了決慕無準遂登徑山叩見每到室中輒戰怖且忘却話頭自此不去入室晝夜只是坐禪一日廊下行聞火板鳴有省自以爲得於是入室準問你是喫粥喫飯僧參禪學道僧師抗聲曰喫粥喫飯僧準曰更須飽喫始得師曰謝和尚供養自此只是看狗子無佛性話旣無入作

處乃過雪竇見大歇歇問甚處來師曰徑山來歇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五峰依舊揷天高歇曰那事還曾壞麼師叉手向前曰幸喜不曾動著遂挂搭歸堂一夜更深擧首見瑠璃燈豁然大悟從前所得一時氷消瓦解次日入室歇擧如何是佛三脚驢子弄蹄行聲未絕師曰一任踍跳歇曰甚處與楊岐相見師曰當面蹉過歇曰猶隔海在師拍手呵呵大笑而出久之開法永慶遷連雲歷何山主承天　上堂將心學佛攝入魔宮擬心參禪墮在陰界直饒嫌佛不肯做被拄杖子穿過髑髏恁麼看來直是無你用心處拍案曰携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上堂庭前翠竹青青砌下黃花鬱鬱喚作眞如體又是般若用喚作般若用又是眞如體忽有箇出來道我見從上佛祖說了萬千體用不似承天者檬蹊蹺莫是智過佛祖耶杜撰臆說耶卓拄杖曰好向暮天沙上望西風驚起鴈行斜　上堂韶國師道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大衆韶國師好箇頌子只是打成兩橛承天亦有箇頌雙峨峰頂上是青天

夜半捉烏鷄伸手不見掌喝一喝　上堂三伏熱不似人心熱行路險不似人心險萬斛淸風碧玉盤不知誰共倚闌干忽有箇出來道長老正恁麼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向他道作賊人心虛　擧世尊初生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話頌曰生來自恨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消還你獨尊三界內奈何今日又明朝　至元間有賢首宗講主奏請江南兩浙名刹易爲華嚴教寺奉旨南來抵承天次日師陞座博引華嚴旨要縱橫放肆問析諸師論解纖微若指諸掌講主聞所未聞大沾法益且謂承天長老尙如是矧杭之鉅刹大宗師耶因回奏遂寢前旨

□□府慧巖象潭泳禪師擧無著至五臺與老翁喫茶次翁拈起玻瓈盞問南方還有者箇麼著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因緣頌曰五臺凝望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瓈盞子喫茶時

一關溥禪師擧馬祖令僧問大梅曰和尙見馬祖師

得箇甚麼便住此山梅曰大師道即心即佛我便向者裡住因緣頌曰只將馬祖鉛刀子裂破縵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

台州府國淸溪西澤禪師普說其略曰參玄上士行脚高流撥草瞻風到一處所便乃供下入門口款謂之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衆兄弟生死若是有從古至今無有一人能免生死若是無爭奈目前遷變何生死亦有亦無不有不無當恁麼時還有漏網底麼旣是走透無門臘月三十日撞到面前畢竟如何支準等是踏破草鞋歲月飄忽不可把玩要須窮教去處分明與前來入門口欵相應始得」示衆便只恁麼歇去則適來說出許多絡索甚處安著直饒諸人一時不受打疊得淨盡山僧却有箇古話舉似諸人記得長慶道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當生慙愧無一棒到你又作麼生雪竇曰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則屈著你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二大老好一棒未免作得失論量天封則不然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華鋪錦上無一棒到你霜加雪上且道前頭爲人後頭爲人辨明得出後次挂牌時却來通吐一上

寧波府雪竇霍山昭禪師上堂即心即佛嘉眉果闐懷裡有狀非心非佛笱袁虔吉頭上插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漳泉福建頭匾似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淨慈道禪師法嗣

蘇州府萬壽高峰嶽禪師題初祖像曰開旗展陣入梁邦未覩天顏早巳降縱有神通難轉欵翩翩一葦渡長江

徑山範禪師法嗣

袁州府仰山雪巖祖欽禪師一字慧朗閩漳州人五歲出家十六薙染十八行脚初參雙林泊妙峰善石田薰諸老無所發明聞滅翁住淨慈懷香請益翁示臨濟三頓痛棒話亦無所入遂上徑山謁無準銳志咨參封被脇不至席者數載一日上蒲團忽然面前豁開如地陷時中淨躶躶地靜悄悄地浮逼逼地動

相不生者半月餘自茲坐定凝脣十年尋常入室遇學主人公話便可打踍跳若教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後同忠石梁過天目擡眸見古栢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始爆然而散從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徹見徑山老人立地處後出世潭之龍興次遷湘西道林處州佛日台州護聖湖州光孝咸淳己巳始主席仰山上堂少林一曲五傳至於六祖山深水寒發太古之清音調翻南嶽九世至於慈明唱高和峻奏絕聽之希聲所以佛法盛於江西湖南恢恢然浩浩然不可得而名焉豈料三百年來土曠人稀道隨時變黃鍾大呂寂而不作鄭音衛響亦乃不聞欽上座固無長處既在浙江那畔被一陣業風吹到潭州城裡只得改腔換調向十字街頭重翻此曲去也且道是何節拍擊拂子曰萬年歎復舉趙州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裡坐師曰揭示如來正體發明向上宗猷趙州固是好手單是不合强生節目新龍興見處又且不然金佛度爐木佛度火泥佛度水真佛齊切忌話墮忽有箇漢出來道你恁麼正是强生節目拍膝一下曰將謂無人證明」上堂一見便見一得永得展手曰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潭州內外有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千萬萬往往來來一任東西南北」謝首座維那上堂人天眼目佛祖綱維千差萬別一以貫之如何見得克賓法戰不勝南泉斬却猫兒」上堂春日曉燒痕青布穀催耕處處鳴雖然底事最分明只是不得將眼看并耳聽何故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上堂石門巇嶮玉峽潺湲未到此間不妨疑著到則到矣平展一句又作麼生古路鐵蛇橫」浴佛上堂四月八生悉達九龍吐水浴金軀雲門一棒要打殺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汝等諸人還見黃面老子麼以拄杖一時打散」上堂杜鵑啼血滿華枝底事怱怱苦勸歸歸到故鄉還似客村村綠暗與紅稀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向者裡薦得一串穿却楊岐驢子三隻脚」上堂纔恁麼不恁麼有來繇沒來繇十里灘頭廖胡子釣得一雙紅鱗錦

尾放下却是條鍬因甚如此斷岸孤舟 上堂落華三月雨殘夢五更鐘聲色都消盡玄關又一重却不得道更須直下盡底掀翻何故須彌山 上堂是亦剗非亦剗令下無私棒頭有眼因思黃檗道汝等諸人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也是睦州擔板 上堂水不洗水金不博金青天白日自古自今山僧到者裡直是揷手不入汝等諸人還信自己是仰山麼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上堂道在日用日用不知饑只喫飯寒只添衣晴天暖日挂枯梨點檢嶺頭梅樹向陽偷放南枝 上堂春雨濛濛春雲靉靆忽然杲日當空天不能遮地不能載正恁麼時如來禪且置祖師禪未在因甚如此只許參不許會 上堂呼六爲五破二作三眼觀東北意在西南仰山門下却不用者般茶飯何故佛法不怕爛 上堂純清絕點正是眞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藉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閒對寒梅幾樹花 上堂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諸佛出身處切忌錯商量縱使言前薦得句外承當仰山敢道未在何故嫩竹敲風鳴翡翠芰荷翻雨潑鴛鴦 上堂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脚者四轉語轉有落處且道落在甚麼處東京大相國寺裡有樹芭蕉風吹雨打一似破袈裟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三千里外賣却布單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禪樹上叫喧喧道門前風浩浩冷地思量眞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等閒拾得鄭州梨看來却是青州棗 上堂箇事本成現覔則不可見白圭本無瑕琢磨翻成玷執之以實法空中生閃電視之爲等閒脚下添紅綫珍重學道人好好看方便作麼生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僧問如何是德山棒師曰穿過你髑髏曰如何是臨濟喝師曰還聞麼 問如何是潙仰宗師曰父慈子孝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迅雷不及掩耳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三更不借夜明簾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體露金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山自青木自綠曰五家宗派

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頭頂天脚踏地 師
憫綱宗失據因爲提挈拈頌激揚敲唱見諦超宗一
時宗風爲之振起元世祖賜賚尊禮至元丁亥寄竹
篦麈拂皮絲水青山一同授記與高峰原妙以讚示
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
付原妙侍者壽七十餘示寂

續燈正統卷二十一

續燈正統卷二十二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徑山範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黃巖徐氏子母劉
夢月而孕年十八落髮永嘉廣慈院初見谷源道於
瑞巖聞舉麻三斤話疑之徧叩諸方一日於雲居見
山堂閱楞嚴至蚊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釋然
有省曰趙州栢樹子話可煞直截然不以語人旋謁
無準於雪竇準問從何處來師曰天台曰還過得石
梁橋麼師曰一脚踏斷了也自是人呼爲斷橋一日
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
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眞淨所頌示之師竦然良久聞
板聲通身汗下於是脫然無疑準移育王雙徑師皆
分座出世祇園遷瑞巖國淸後主淨慈 上堂荊山
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
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
橫按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 上堂舉慈明室中
安一盆水盆上置一劍劍畔安一緉草鞋凡見僧來
便指擬議便打因緣頌曰百華叢裡躍鞭過俊逸風
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覷滿懷無奈舊愁何 上
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
脚指頭拈拄杖曰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
卓拄杖曰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舉達觀穎曰七佛
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曰
七佛已下出頭又自諾曰各自祇候師曰喚七佛爲

性隷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隷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大衆要見主人翁麼以拂子拂一拂曰曉來一陣春風動開徧園林百樣華　將終與衆入室罷作手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師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師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嗒然而化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四塔於□□□□□

寧波府天童西巖了慧禪師蓬州羅氏子垂髫與羣兒戲必喜爲佛塔像一日玉掌山祖燈至其舍師向之合掌父母以師宿契遂令出家燈授以般舟三昧非其志辭往成都謁瓌菴照於昭覺器之屬令南詢乃參浙翁琰於徑山聞高原泉爲人徑直往叩之適原赴台之瑞巖師與俱往一日原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擬開口原卽喝出復以偈呈原原曰沒交涉師一日偶書白楊示衆語原閱之笑曰寫字與做言句儘得爭奈沒交涉何師憤然原曰汝緣不在此可往雪竇見準公師秉命造謁自陳來歷準呵曰熟睡去既而令充不釐務侍者一日準謂師曰覿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處不離唇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準遷育王師侍行盡得其要遂準移徑山師居第二座蘇州牧節齋趙觀文舉師開法定慧次遷永嘉能仁江州東林後至天童　佛涅槃上堂拈拄杖召衆曰黃面瞿曇乃竺乾猛將以慈悲爲弓矢以智慧爲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未嘗有一字漏泄因與生死魔軍爲寃爲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題名涅槃於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珍珠其謀意無他必欲普與盡大地衆生打破生死牢關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場而後已豈謂二千餘載猶未遂其志未奏其功山僧既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拔劍相助去也以拄杖畫一畫曰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　芙蓉長老至上堂舉唐芙蓉訓訪實性大師實性上堂右邊拈拄杖向左邊曰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話頭曰陪盡老精神杯盤

越樣新誰知村店。酒難勸玉樓人」　舉溈潭常面壁。坐南泉至乃撫常背。常曰阿誰。泉曰普願。常曰如何。泉曰也尋常。常曰汝何多事。因緣頌曰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事。檢點儂家事更多」　依妙峰於靈隱時。嘗題兩廊畫壁曰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畫虛空。善財眼裡生華。瞖去却一重又一重。晚年退居幻智菴。將終戒執事已。問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遂放身而逝。實宋理宗景定壬戌三月十一日也。壽六十五。夏四十七

杭州府靈隱退耕寧禪師。初住嘉興崇聖。次遷蘇之報恩。慧日。承天萬壽。後遷靈隱。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雨餘山色翠。風暖鳥聲喧。拍禪牀曰。堪笑老胡無轉智。少室峰前坐九年」　上堂。舉石門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門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師曰。王老燒錢言端語端。綿包特石。鐵裹泥團」　上堂。極目千峰鎖翠。滿空柳絮飛綿。可憐無位眞人。一向草宿露眠。啞三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舉僧問趙州和尚何姓。州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州曰。蘇州有。頌曰。蘇州有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拶著强分疎」　舉巖頭問欽山。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耶。頌曰。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寧波府天童別山祖智禪師。蜀順慶楊氏子。年十四得度。初聞僧誦華嚴彌勒樓閣入已還閉。遂恍如夢覺。便得頌。靈雲見桃花因緣有萬綠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愁之句。偏叩浙翁琰。無際派。高原泉。淳菴淨。妙峰善。諸老。最後見無準於雪竇。準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輒噤。不能發。繇是知解都喪。久之。作而言曰。吾生平伎倆皆死法也。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既而準移徑山。命師分座。宋嘉熙戊戌出住洞庭天王。寶祐丙辰天童燬。州帥吳公潛奏師道行。師被旨。携一囊一盋至。縛茆以居。寧郡久不雨。師禱之。輒應。繇是人情奔湊。不三年。百廢具舉。天童始還舊觀」　上堂。舉世尊將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公案頌曰

老漢平生大脫空將無作有誑盲聾臨行一語方眞
實也是闍黎飯後鐘」 景定庚申九月旦忽示衆曰
雲澹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箇眼睛活
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
侍者囑後事叉手而寂壽六十有八夏五十四塔全
身於中峰密菴窣堵波之右

福州府雪峰環溪一禪師舉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
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話頌曰劫初鑄就毗盧
印古篆雕蟲尚宛然堪笑堪悲人不識却嫌字畫不
完全」 題慈布袋讚曰逢人乞一文袋裡敵國富不
是下生遲嫌佛不肯做」 舉即心即佛話頌曰即心
即佛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

寧波府天童月坡明禪師舉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
如何門曰劄師頌曰雲門者一劄吹毛光透匣若不
是張華徒勞眼眨眨」 舉艮遂參麻谷因緣頌曰携
鋤不顧便好回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 舉離四句
絕百非話頌曰離四句絕百非遍相推過幾會知者
僧擔一擔懵懂換得兩頭淈涾歸」 舉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微涼公案頌曰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
出當家說與途中未歸客何須向外喫波吒

寧波府雪竇希叟紹曇禪師西蜀人出世佛隴上堂
僧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簷頭滴滴分明歷歷乃
曰西子湖邊泛渺茫一堤寒綠鎖垂楊誰知業債難
逃避開眼隨人入鑊湯到者裡如何即得擬欲爛熳
黃獨不顧紫泥未免蹈古人腳跡擬欲關空鎖夢塞
路斷橋又恐坐在葛藤窠裡不如隨分納些些俯順
時宜去也拈拄杖曰竪窮三際橫亘十方靠拄杖曰
碧眼黃頭會不得野梅風定暗浮香」 上堂三月春
云暮韶華似酒濃鶯啼楊柳雨蝶弄海棠風若作境
會過山尋蟻迹不作境會度水覓魚蹤畢竟如何故
鄉歸路遠日暮泣途窮」 住雪竇上堂一宿覺三擔
土腳未跨門手骨已露等閒舉一步危徑結寒華信
彩示一機斷崖飛瀑布雖然要跨乳峰門即易要入
乳峰室即難何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上堂發得
一機活出得一言當萬里無片雲青天合喫棒不待
春風著意開暗香已在梅花上」 舉僧問南泉師居

方丈將何指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話頌曰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杈雖爲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　寄天童偈曰翁翁八十再生牙爛嚼虛空吐出查撒向玲瓏巖畔樹枝枝葉葉是曇華

福州府雪峰絕岸可湘禪師擧僧問曹山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峰不白山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山曰不墮諸山色頌曰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沉在月明前

擧僧問歸宗如何是玄旨宗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宗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宗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宗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宗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麼曰聞宗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宗以棒趂下頌曰三聲鼎蓋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已半空飛華片點莓苔　漁浦接待偈曰吳山那畔越山前有飯充饑有榻眠到此便能休歇去帝鄉猶隔一潮船

紹興府光孝石室輝禪師上堂擧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公案頌曰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府國淸雲叟源禪師上堂擧僧問趙州眞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眞言州曰唵部臨唵師曰趙州禪只在口皮邊看他與麼也是喚鐘作甕忽有問國淸却向他道饑時但喫飯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上堂炎自炎涼自涼法無二法不用商量只如人人鼻孔在面上則固是知有我更問你別沼荷香何似深村稻香　防意如城偈曰六門長鎖舊封疆已是攀緣萬慮忘昨夜貧家忽遭劫元來禍起自蕭牆　守口如瓶偈曰明明只在鼻孔下動著無非是禍門直下放教如木楔青天白日怒雷奔

九江府廬山東林指南直禪師送僧還成都偈曰智不到處道一句一句當機便到家宿鷺亭前風攏柳錦官城畔雨催華

靈隱薰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愚極慧禪師參石田於靈隱隱一日室中舉雲門念七話連舉十數轉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纔跨門田遽曰雪峰輥毬師侍旁豁然領情遂衝口說偈曰雲門念七雪峰輥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田頷之

住北禪日謝劒南儒藏主雲谷慶藏主無則珍藏主上堂舉白雲開堂拈香曰衆中衣盋道友有一言半句利益我者同伸報謝山僧乍住二三故人遠來相訪又非一言半句者比豈無片香以爲供養燒楓香是著菩提邊事燒黃熟是著說佛說祖邊事而今猛烘一爐也要盡大地人知道浙西管內嘉興府川原道地且道燒底是甚麼香良久曰不下閣

送寧禪人偈曰心未寧時爲汝安落花小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畫欄

杭州府中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箇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闍黎老子索飯錢有日在

師以宋鼎既遷即謝寺事金山賢默菴雅知師且尊其道行時元兵下江南默菴被總兵伯顏脇置幕中從至武林默菴言於伯顏請師住靈隱親持請疏扣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爲誰默菴曰和尚故人某甲也師落關曰我不識你蓋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

斷江恩有詩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尚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肯爲渠來冷泉

徑山沖禪師法嗣

福州府神光北山隆禪師示衆即心即佛有水有竹屋便好非心非佛不襪不冠身自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閒倚闌干立清曉紅芭蕉引碧牽牛

禮鏡淸塔偈曰慣問門前甚麼聲池蛙笑汝自蛙鳴年來荒卻天華寺正令方纔一半行

□□府高臺此山應禪師上堂舉大隨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因甚骨裹皮隨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師頌曰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都蓋了者僧無事可思量

寧波府天童簡翁敬禪師上堂舉大梅即心即佛話頌曰郎心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

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爲義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

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靑天玉一團

育王照禪師法嗣

湖州府道場龍源介淸禪師福州長溪王氏子得度於義興法藏齊造育王謁寂窓入室契旨典侍司復掌藏鑰出世四明壽國遷開壽遷道場上堂三春云暮綠暗紅稀動爲境轉靜爲法迷不以色蓋不以聲騎風前閒聽杜鵑啼」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顯而不露隱而不藏大衆且道如何是隱而不藏底道理玉梅結子浮靑樹石筍抽條上綠窓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育王珙禪師法嗣

蘇州府崑山薦嚴竺元妙道禪師寧海陳氏子幼患右目母携禱觀音像師仰見像之右目有小蛛窠乃爲揭去目患遂愈父母以爲於佛有緣俾投杭之六和正嚴得度謁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學百法乎遂謁育王橫川珙一日聞擧乾屎橛話豁然大悟呈偈曰雲門乾屎橛光明照十方鄮峰纔發足五日到錢塘珙謂衆曰此子再來人也至元己丑出主邑之慈源遷崑山薦嚴一晚與衆會茶擧東坡訪玉泉泉問大儒高姓士曰姓秤泉曰是甚麼秤士曰稱天下長老底秤泉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士無語師命衆代語時別源源遽起剪燭了堂一咳嗽一聲師笑曰源藏主剪燭一侍者咳嗽一僧請師自代師曰洎不過此又一晚新古帆上方丈請益趙州無字話師厲聲曰夜深下去古帆歸堂惡發曰不與我說便休何用見瞋或以告師師曰他向後自悟去在古帆聞之當下廓然　仁宗詔陞黃巖鴻福賜號定慧圓明延祐丙辰淨慈靈隱兩刹爭欲致之俱不就年逾七十懷紫籜之幽絕乃往終焉

江寧府保寧古林淸茂禪師年十三爲大僧聆老宿擧高菴勸僧語不覺洟淚交下乃知有出生死超聖凡一著子淬志參訪徧歷門庭橫川居育王師往叩鎚拂之下始知觸淨出世吳之開元遷鄱陽永福後主金陵保寧」上堂僧問毛呑巨海芥納須彌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拈却門前大案山日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曰金剛腦後鐵蒺藜

曰只如教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放你三十棒。曰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記得昔日舉上座到瑯琊。問近離甚處。舉曰兩浙。琊曰。船來陸來。舉曰船來。琊曰。船在甚處。舉曰埠下。意旨如何。師曰。開口見膽。曰瑯琊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如何是不涉程途底句。師曰。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曰只如舉上座以坐具摵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又作麼生。師曰。焦甎打著連底凍。曰後來瑯琊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瑯琊遂親下旦過問云。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作麼生是觸忤處。師曰。爛泥裡有刺。曰舉喝云。長老何年到汾陽。我在浙中早聞你名。見解如此。何得名喧宇宙。瑯琊遂作禮。曰某甲罪過。那裡是他罪過處。師曰。若不登樓望。爲知滄海深。曰後來大慧道。二老相見如日月麗天。龍象蹴踏。未審還端的也無。師曰。土上加泥又一重。曰瑯琊後遇慈明。舉此話。明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而汝負墮。如何爲人。爲復肯伊不肯伊。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曰可謂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問如何是佛。師曰。釘釘膠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蟻子不食鐵。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草滿法堂。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苔封古殿。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獼猴帶席帽。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日上月下。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截水停輪。曰五位君臣。蒙指示。夜明簾外事如何。師曰。趂曉不歸家。黃昏候日出」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鬚眉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畢竟說箇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小參。舉僧問靈雲。如何是佛法大意。靈曰。臨嶋砧井底種林檎。僧曰。學人不會。靈曰。今年桃李貴。一顆值千金。大慧道。者箇公案。從古至今。無人拈出。山僧不惜口業。更爲諸人註破。臨嶋砧。臨嶋砧。井底種林檎。今年桃李貴。一顆值千金。師曰。大衆。靈雲答者僧話。且道與臨濟在黃檗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六十拄杖。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法無同相。若道是別。佛法豈有兩般。當愛大慧道。我者裡蚌

蛤。禪開著口便見心肝五臟。只者便是。雖然也是大都城裡撮馬糞漢」 小參。古人道。九旬禁足。魚遊網。三月安居。鳥入籠。生殺盡時。蠶作繭。如何透得者三重。卓拄杖曰。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 開元入寺小參。舉雪峰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為人。後有僧問雪峰。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峰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五祖拈曰。如今說向透未過者。有兩人從東京來問伊。近離何處。却曰蘇州。便問。蘇州事如何。伊曰。一切尋常。雖然。謾山僧不過。何故。只為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流來還同瓦礫。老東山依模脫墼。殊不知二大老正是食飽傷心。雖然。既是東京來。因甚却說蘇州話」 上堂。舉洞山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遂喚侍者。掇退菓桌。師曰。者箇說話。在今諸方。每至冬夜。未嘗不拈出註解。一上。然於正文。未嘗道著一句。有底道。洞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人作麼。有底道。泰首座不得菓子喫。要且盡大地人皆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殊不知。洞山有偏正回互不犯底手脚。直饒泰首座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他菓子喫。在良久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 除夕小參。今夜年盡。月盡。日盡。世事悠悠。何時是盡。明朝年新月新日新。千變萬化。又見重新。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垂鉤四海。只釣獰龍。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諸人固是不知。若得聲和響順。各守祖父田園。知道飯是米做。免向瞎驢邊滅却吾宗。卓拄杖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永福入寺小參。紅塵鬧市。十字街頭。百草頭邊。孤峰頂上。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携。聲前非聲。色後非色。檢點將來。正是髑髏前妄想。借使打破髑髏。揭却腦蓋。踢倒須彌。踏翻大海。脚跟下推勘得出。也是落七落八。通方上士。出格高人。除非自作生涯。終不守他窠窟。現前大衆。冀善參詳。山僧二千里水陸間關來此聚頭。不為別事」 冬至重建寢堂小參。豁開戶牖。重

新舊日規模當軒者誰坐斷聖凡途轍碧眼胡僧罔措釋迦彌勒猶是他奴燈籠露柱掀眉文殊普賢權作走使描不成畫不就撲落非他物華簇簇錦簇簇縱橫不是塵遑得便去山河并大地踏著便嗔全露法王身自古自今說玄說妙緇素不分者如稻麻竹葦就理就事變通逸格者能有幾人伶俐漢沒窠臼知是般事便休且道知底是甚麼事寒來暑往陰極陽生庭前玉樹華開早也勝東山水上行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舉育王夜參曰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師召大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恁麼會珍重」

除夕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夜方始到頭是汝諸人於自已分上事亦須知有到頭時節若未得到頭直須向前決擇豈不見大隨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者只一二人且如何是具大眼目者五祖海上參尋數十員尊宿洎至浮山圓鑑會中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齩破一箇鐵酸餡方得百味具足遂云華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解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鬬不休喝一喝曰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保寧入院小參當軒大坐百帀千重一句全提該天括地佛眼覷不見海口難宣今古不同途凡聖罔測直得麒麟現瑞鳳凰來儀山色呈祥人煙襍遝其奈梁寶公蹉過達磨雖曰觀音大士傳佛心印畢竟不識者箇消息是汝諸人還猛省麼卓拄杖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小參舉死心示衆曰行脚高人解開盋囊卸却包笠去却藥忌一人所在也須到半人所在也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師曰者般說話如黑石蜜中邊皆甜雖然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除夕小參今宵歲盡何曾盡明日年來實不來三十六旬如轉轂幾番潮去又潮回機輪轉處掣電猶迷大用現前誰當辨的廓情塵於未兆忘至理於言詮人人鼻孔撩天各各安家樂業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燈籠露柱突出金剛眼睛呵呵大笑麻三斤乾屎橛諸人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到者裡言思道斷心行處滅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正與麼時如何良久曰東風昨夜消

殘雪枯樹枝頭又著花

結制小參明日結夏來臨只管悠悠過日及乎打鼓陞堂直是思量不出諸人簇簇上來未免將南作北七佛以前初無者箇消息七佛以後雖有者箇消息終是不能圓悟如來無上菩提不能證入圓覺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以致諸人九十日內惟務口體不務修持背覺合塵虛延歲月五祖道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翻成計較計較得成天清地寧雲門扇子䟦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楚鷄不是丹山鳳愛向梧桐樹上鳴

上堂垂示曰向上更有事在露出獅子爪牙其間別有商量未免當門按劍只者靈鋒阿誰敢擬師辭鋒峻拔手眼卓越應菴而後師殆第一人乎嘗續宗門統要示寂保寧

紹興府天衣斷江覺恩禪師慈溪顧氏子依雲門廣孝祝髮從明之延慶聞習四教儀七日能通聞嘆異往參育王橫川室中機契掌內記德業日彰一時賢士大夫皆樂與之遊出世蘇之天平後遷開元及明之保福越之天衣一日室中衆侍立次忽扶杖而言曰老僧嵌空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顧左右曰會麼良久擲下拄杖倚蒲團而逝

淨慈鞏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東嶼德海禪師台州臨海陳氏子年十四從蜀僧安石出家參石林鞏於承天林問如何是汝自己師擬議林便推出師懷疑一日入室林問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何處著上座師擬對林便打從此徹證林遷淨慈命居侍司一日室中舉國師三喚侍者話師曰不是失却猫兒定是失却狗子林曰是孤負是不孤負師曰瞞人自瞞林以竹篦擊之曰尤吾宗者海子也至元庚寅出世天台寒巖大德乙巳遷姑蘇寒山至大己酉再遷崑山東禪辛亥敕賜金襴法衣皇慶癸丑復遷中竺延祐乙卯詔主淨慈至山門曰淸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入不得虎鮫大蟲蛇吞鼈鼻

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劍因甚猢猻子不死嚙破鐵酸餡因甚路上有饑人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水中衆答皆不契嘗頌俱胝竪指因緣曰深深無底高高絕攀思之轉遠尋之復難泰定乙丑復遷

靈隱丁卯九月示微疾召弟子付囑訖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八帝嘗賜號明宗慧忍禪師塔於育王後山之麓

嘉興府天寧竺雲景曇禪師浦江嚴氏子久依石林後住婺之治平蘇之北禪禾之天寧」 上堂金烏東上玉兎西沉伶俐衲子東討西尋忽然撞破虛空曠劫只在如今卓拄杖下座」 僧問三賢未達十聖難知如何是此宗師曰無孔笛氈拍板曰知音者誰師曰聾人爭得聞曰也知和尚慣有此機師曰鷂子過新羅」 問如何是涅槃心師曰須彌山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四大海

蘇州府虎丘東州壽永禪師送僧偈曰動靜無非一大禪何須更透未生前故園千里今歸去陸有征途水有船舉張約齋入道話頌曰一擊鐘聲透耳根三千刹海一時昏賊從赤肉團邊去明日依然不離門

徑山愚禪師法嗣

蘇州府虎丘閒極雲禪師久依虛堂於徑山居第一座一日寶葉源請益虛堂德山末後句曰若謂之有德山焉得不會若謂之無巖頭又道德山未會乞和尚慈悲指示堂曰我不會汝去問首座源詣師值師遊山歸索水濯足源亟進水復委身爲師摩捋因仰面舉前話叩之師乃掬水澆潑曰有甚麼末後句源不契復上見堂堂曰首座如何向汝道源舉似前話堂曰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源於是釋然領旨」 舉興化酬唐莊宗中原寶價因緣頌曰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留得鎮中原」 舉陸亘問南泉弟子家中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泉曰得亘曰莫不得麼泉曰不得因緣頌曰坐臥曾經幾度春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掇空把肝腸說向人

紹興府定水寶葉妙源禪師象山陳氏子秉具觀方遇僧流遯物遺道者則憂見於色虛堂以不肯下吳潛潛怒繫之獄以辱之師奉事惟謹有疑輒問隨問而解久之廓然一日虛堂曰源乎汝今太平矣及堂領徑山俾師首衆後出主平江薦嚴遷泉州水陸次遷定水舉世尊五通仙人因緣頌曰那一通你問我

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慚愧慈悲大法王丙丁離壬不麗火」上堂舉張拙參石霜霜問秀才高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者裡覓巧尙不可得拙自何來拙言下大悟話頌曰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十萬重珍重天唐張拙老鐵鎚無縫舞春風後居雲頂以至元辛巳示寂塔雲頂世壽七十有五

徑山月禪師法嗣

囗囗府南叟茂禪師舉巖頭擺渡婆子拋兒話頌曰鄂渚渡邊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舉夾山參船子話頌曰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橈奈汝何」舉龐居士下橋喫撲靈照相扶話頌曰孝順藏忤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宿世惡寃家

徑山度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虎巖淨伏禪師淮安人至元間嘗召見有偈進上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祕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衆生是由妄想執著結煩惱蓋纏迷成六道身枉受三塗苦惟念過現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寃讐或烹宰殺害不了衆生相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於一切言我不輕汝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佛國上覽大悅問從上帝王有戒殺者否師曰宋仁宗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饑甚思欲燒羊因慮後來遂爲常例寧耐一時之饑不忍啓無窮之殺羣臣皆呼萬歲上嘉納即受帝師戒

寧波府天童竺西坦禪師問僧從何方來曰金鷲師曰金鷲山高多少僧曰不見頂師呵斥之一日陞座舉世尊拈華公案其僧言下有省

續燈正統卷之二十二

續燈正統卷二十三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仰山欽禪師法嗣

杭州府西天目山高峰原妙禪師吳江徐氏子母夢僧乘舟投宿而孕繈褓即喜趺坐年十五投嘉禾密印寺出家十六薙髮十七受具二十二首謁斷橋倫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雪巖寓北磵師懷香往謁方問訊即被打出閉却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趙州無字巖一日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如是者不知其幾會巖赴南明師上雙徑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時值少林忌隨衆諷經次擡頭覩五祖眞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者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解夏詣南明巖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裡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原妙不得巖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巖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狗舐熱油鐺巖曰你那裡學得者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尙疑著巖休去過雪竇見希叟曇曇問那裡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師曰拋出大家看曇乃自送歸堂及巖挂牌道場開法天寧師皆隨侍一日巖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時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龍鬚越五載因同宿僧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德祐丙子春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後出住師子院　開堂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麼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在那一句師曰試從頭問看曰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曰龍蛇混

雜凡聖交參曰如何是箇箇學無爲師曰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選佛場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曰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曰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師曰你甚處見得僧喝師曰也是掉棒打月曰此事且止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曰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悉皆成佛曰既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曰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曰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曰湘之南潭之北曰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　示衆百千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尙以拂子擊禪牀曰總向者裡墮坑落塹還有跳得出底麼又擊一下曰三生六十劫」　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裡橫眠竪睡或歌或咏諸人還知麼諸人每日在選佛場中東行西行或瞋或喜山僧還知麼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碓擣拔舌犂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彌勒歸依因甚如此

不見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　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乃顧視左右便下座」　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箇盋盂諸人喫粥喫飯也在裡許屙屎放尿也在裡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裡許若也識得達磨大師只與你做得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參」　結制上堂大限九旬小限七日鑪中有細細中有密密密無間纖塵不立正恁麼時銀山鐵壁進則無門退之則失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荊棘切須猛烈英雄直下翻身跳出若還一念遲疑佛亦救你不得此是最上玄門普請大家著力山僧雖則不管閑非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㊂㊂㊅　雪巖忌拈香昔年瞎却我眼今朝穿却你鼻冤冤相報無休莫若克己復禮遂揷香以袖掩面作哭聲復以坐具搭左肩上作女人拜曰非惟和光同塵免得遍相鈍置」　室中垂語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杲日當空無私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

甚踏不著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元貞乙未十二月初一日黎明陞座辭衆曰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諸人自領去也衆中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辰巳間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遺命塔全身於死關壽五十八臘四十三

衡州府靈雲鐵牛持定禪師太和磻溪王氏子故宋尚書贄九世孫幼淸苦剛介有塵外志年三十謁西峰宥菴得聞別傳旨尋依雪巖居槽敝服杜多行一日巖示衆曰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晝夜一念無間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做屎杓師默領勵精奮發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至夜半忽覺山河大地徧界如雪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有頃聞擊木聲豁然開悟徧體汗流且詣方丈舉似巖巖反覆詰之無少疑遂命爲僧一日巖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於言下大悟卽出衆作禮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曰試道看師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卓子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甚麼師作掀倒勢巖笑曰一彩兩賽一日入室次巖曰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曰爲甚麼不道師拈起香盒曰者箇不直半文錢巖曰多口漢巖巡堂次師以褚被裹身而臥巖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卽放過道不得卽趂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犂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也因以爲號一時行輩靡不推服」 至元戊子至鄞縣桃源山成棲遯意未幾縣尹入山問道執弟子禮遂大唱雪巖之宗大德癸卯正月十五日示寂壽六十四臘二十六全身塔於寺北三十里沙潭其徒別流逕走浙江謁虞文靖公集求師塔銘虞問先有鐵耶先有牛耶逕曰先師親見仰山來虞笑曰吾試爲汝模畫之

杭州府徑山西白虎谷希陵禪師義烏何氏子年十九薙髮於東陽資壽院秉戒已往雙林謁虛舟遠次

依東叟穎於淨慈掌內記石林補處師職侍者一日
往叩雪巖於北磵巖學黃龍見慈明因緣詰之對答
脗合巖然之及巖遷大仰乃招師居第一座一日巖
問臨濟在黃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甚向大愚肋下
築拳師曰鈍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而出至元丙戌
巖將示寂撫師肩曰吾以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者
裡活埋却未幾巖化去衆隨請師繼席常垂三語以
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口裡道將
一句來狗子聞哇聲因甚齩破庫堂前露柱獼徑橋
吞却集雲峰是第幾機」 鐵關樞行脚時嘗叩師値
冬至小參師舉雲門餬餅因緣關呈四偈以進師問
你是誰關曰樞上座師曰從那裡來關曰雲門師曰
你是顚是狂關曰和尙眼在甚麼處師便喝關亦喝
師揮一拳關進前迎住曰打卽且置雲門餬餅意作
麼生師奮手掠去關帽關曰錯師連揮數拳關曰拳
頭無眼向後遭人檢點在師去關七條踏翻在地攔
腰數棒曰教你知我手段關曰屈棒屈棒師高聲喚
曰直歲鎖者漢送庫司著」 歲饑師每食必與衆共

一日與客語過夜半饑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爲飯
師曰不可常住豈住持人得私」 延祐丙辰行省稟
旨迎師主徑山僧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此意如何師曰親不相贈」 師早年
嘗夢遊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見一尊者指楣梁
間詩曰一室寥寥絕頂開數峰如畫碧於苔等閑翻
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剪裁師初不解及自仰山遷
雙徑始驗仰山有貝多葉經徑山有楊岐衣以一出
一處皆前定也先是世祖召對說法稱旨賜號佛鑑
禪師大德中加賜大圓追主徑山仁宗加號慧照大
辯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外護戒飭弟子說
偈訣衆示寂於不動軒全身瘞菖蒲田世壽七十六
僧臘五十七有瀑巖集及語錄行世

建昌府能仁天隱牧潛圓至禪師高安姚氏子父兄
皆前進士師志慕空宗咸淳甲戌年十九投仰山慧
朗友染服勤數載元元貞間出住能仁二載棄去所
著牧潛集有送妙智上人入浙序其略曰昔龍安悅
公旣首衆於洞山猶以已道爲未至更匿其名潛出

求之於食飲笑談之間聞素公一言之異則虛己自降踽踽爲咨詢禮不以貶名爲嫌卒能於立談之頃獲其終身之所欲豈獨雲菴之道恃以不墜使素公不賴悅以見於世世亦不識其爲何類人矣蓋名者道之表也古之人有其表則求其實以應之而今之士反以表害實一居其名則崇高之勢傲然不可復屈雖內揆其不慊亦安肯降心以求其所未至耶噫此古今所以異道之所以衰歟云云大德戊戌示寂於廬山世壽四十有三臘二十有四

袁州慈化鐵山瓊禪師十八歲出家首參雪巖於大仰一日室中舉耶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因緣有省述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閒話頭拈起集雲峰頂月人前拋作百華毬值巖示寂尋謁東巖東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拖賊叫屈東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眉間迸出遼天鶻復謁蒙山山請分座上堂冬在月頭賣被買牛冬在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者裡無尾無頭中道齊休行也休休坐也休休住也休休臥也休休睡眼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週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到此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葦拄杖休休後示寂塔於觀音閣後瓊嗣蒙山異僕列此

淨慈倫禪師法嗣

台州府瑞巖方山寶禪師一日爲衆挂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却猫兒時如何衆下語皆不契適有一僕在旁曰老鼠做大師曰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你口裡出」示無見偈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胸襟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箇轉身句衲捲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峰一笑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惟拗折枯藤拄竹篦糞火堆中消息好芋香便是道香時

□□府□□絕象鑒禪師舉洞山不安因緣頌曰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眼方知不隔一毫端」示衆舉投子問僧連日好雨且道雨從何處來僧無對後聞華嚴經有省頌曰陌路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雨一

百十城流水香

□□府□□永宗本禪師舉夾山參船子公案頌曰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許多窮性命於橈下喪看來成敗自蕭何

□□府□□竹屋簡禪師舉孚上座聖箭因緣頌曰靑絲雙鞠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夜半歸來華底月金鞭敲落亂紅飛又曰九重城裡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舉臨濟訪半田公案頌曰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

天童慧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東巖淨日禪師南康都昌廖氏子幼絕葷十五祝髮廬山之香林首參仰山石霜次入浙叩癡絕不契登徑山見無準準深器之後謁西巖慧於天童其提示一乘於準遂密契其旨俾守藏後爲開先無文璨第一座繇是譽聞日彰景定中出主圓通繼領東林至元壬辰遷育王未幾歸隱雪竇大德庚子主天童師生宋嘉定辛巳終於元至大戊申將示寂書偈曰天爲蓋兮地爲函吾奚爲乎塔與蓋厥吾骨兮山河言巳矢兮勿鑱越二日沐浴端坐而逝就化齒根不壞塔於西巖之淸風塢壽八十八臘七十有一

無學元禪師法嗣

江寧府蔣山月庭忠禪師舉僧問白雲舊歲巳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義雲曰眉毛在眼上頌曰落葉巳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華開靑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舉文殊三處度夏迦葉白椎欲擯因緣頌曰錦衣公子遊春慣白首佳人懊恨多彼富尙嫌千口少自貧無奈一身何　舉慈明冬日揭榜示衆話頌曰畫上畫下畫短畫長明明揭露浩浩商量何似京師出大黃

育王彌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東生德明禪師甬東劉氏子年十六依仗錫月潭澄剃染首謁希叟曇於雪竇復參頑極彌彌舉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因甚出得師曰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彌器之命掌

藏鑰出世育王賜號佛日普光　頌船子覆舟公案曰清世悠悠據要津一橈活計重千鈞朱涇路上行人少滄海離同方寸深後示寂瘞洞雲塔壽八十四臘六十七

淨慈傳禪師法嗣

嘉興府三塔石湖至美禪師金陵畢氏子生而穎粹無經世意出家崇因院宋咸淳年得度受具銳志徧參如玉澗瑩雲峰高月坡明皆預其席榻上首最後見無文傳於淨慈師以傳爲有道傾心事之盡揭源底元世祖至元丁亥出世吳之雙塔未幾遷禾之三塔不數年凡叢林大觀俱畢備焉既而又被旨住平江之靈巖又遷鄱陽之永福四明之育王至順辛未主淨慈所至孳孳以弘道建立爲已任曾弗少懈忽一日召衆囑後事以前三塔東所築幻修菴更名四禪誠以名實相稱者處之端坐至夜半泊然而逝壽七十有四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薦嚴道禪師法嗣

台州府瑞巖空室恕中無慍禪師本郡臨海陳氏子從徑山寂照薙落參方首謁靈石於淨慈次參一元靈逾年歸覲照照命居擇木寮後遊四明見太白砥典藏一日偕木菴聰大宗興往台州紫籜謁竺元道擬以無字話問纔開口被元一喝師豁然大悟直得通身汗下呈頌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裡壁上挂葫蘆元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繇玆感激間語同參曰此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決不在言語文字上我輩若不遇者老漢幾被知解埋沒一生他日設有把茅蓋頭當不忘所自後古鼎銘主徑山招師歸蒙堂曰涉玄奧且爲學者矜式無何以避兵還四明初出住象山之靈巖次主黃巖之瑞巖時夢堂噩居瑞龍覩師爲寂照嗣師曰素志有在不可奪也開堂日拈香曰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慍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籜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前住崑山薦嚴禪寺竺元道和尚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僧問

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風吹不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水灑不著。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眞不掩僞。曰諸法寂滅相。因甚舟行岸移。雲駛月運。師曰。好箇消息。只恐錯會。曰兩重公案。師曰。海水不生氷」 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物見主眼卓竪。曰摩竭掩室。毗耶杜詞。相去多少。師曰。一坑埋却。曰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畢竟明甚麼邊事。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 問如何是函葢乾坤句。師曰。猛虎口裡活雀兒。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金剛手中八楞棒。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李白捉月。張騫乘槎」

小參。靈巖峭絕。到者應難。已到者享用安樂。未到者姶娦孤露。孤露底正好踏步向前。享用底直須退步就已。所以道。事無一向。有時拈頭作尾。有時拈尾作頭。收放縱橫。寧存軌則。摩竭掩室。毗耶杜詞。雖曰正令全提。要且未臻其極。山僧今夜入門之始。聚首之初。與汝諸人約法三章。第一不得起佛見。第二不得起法見。第三不得道不起佛見法見。若也依而行之。管取眉毛斷結。驀拈拄杖曰。明眼漢沒窠臼。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卓拄杖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 謝專使上堂。達磨大師十萬里西來。要作箇馳書達信漢。及乎面對梁王。蕊力只道得箇不識。拈拄杖曰。有賓有主。有禮有樂。手面分開白月團頂門。撼動黃金鐸」 上堂。明月照高巖。懸水響前嶺。耳目一何清。冥然了心境。咄哉觀世音。擔雪來填井。下座」 上堂。祖師意無別法。下地走穿却鞋。上牀眠脫却襪。只恁麼太諸訛。不恁麼無合煞。潙山水牛。百丈野鴨。帶水拖泥。不足觀。腦後圓光最輝赫。喝一喝」 上堂。風不來。樹不動。心不生。境不到。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屎橛。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好大衆。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上堂。禪和家。道我無有不知。無有不會。忽有問如何是行脚事。便口如匾擔。病在於何。病在多知多解。恁麼參學。不如三家村裡種田漢。有問今歲稼穡如何。一一道出。如瓶瀉水。葢其無知解。故無揀擇。故秋氣正寒。各自歸堂珍重」 上堂。辭

親割愛剃髮染衣入此門來合為何事若也如慚識愧是眞出家一出塵俗恩愛家二出三界火宅家三出麤惑煩惱家四出細惑無明家出得四種家始稱衲僧家且道如何是衲僧家撞著寃家惡口小家」上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一一放大光明照徹恒沙國土於其中間若聖若凡有情無情被其光者無不證大涅槃獲大安樂得大受用靠拄杖曰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示衆嚴寺春深草樹肥幾回特地啓柴扉行人只在青山外杜字聲聲喚不歸」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物昭昭靈靈恍恍惚惚隨事變通了無拘束要知來處分明不離學足下足今時叢林中聞與麼道便道說老婆禪殊不知雲無心而出岫水盈科而或流遇高山而必止至大海而方休拍禪牀一下」　上堂諸佛出世是第二頭祖師西來是第三首饒你向威音那畔別立生涯百草頭邊全明殺活布袋裡老鴉未知有出身一路在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拈拄杖曰祝融峰頂上露

滴萬年枝」　開山忌拈香未見嚴頭口似磉盤既見嚴頭眼如木突本然埋拄地撐天何勞覓問主人翁呼來喚去猶欠惺惺乃插香曰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散忌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今日是開山空照祖師入般涅槃之晨山僧將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世界作一筵席百億須彌盧山作一盌飯百億香水海作一盌羹聊陳供養正恁麼時且道將此筵席向甚麼處鋪設若向世界上鋪設世界已成筵席若向虛空鋪設虛空又如何鋪設衆中莫有出手措置者麼如無山僧自出手去也豎拂子曰恒河沙世界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華簇簇錦簇簇總在拂子頭上不寬不隘無欠無餘大衆且道空照祖師還來受供也無受與不受且置你道他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擊拂子曰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結夏小參圓覺伽藍人人具足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自是諸人探頭太過不能搆得故勞釋迦調御出開方便門立期立限如逼生蛇化龍要汝親證親悟龐公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

推疑擺

心空及第歸好大衆箭不虛發發必中的語不虛發發必全眞鍼眼魚吞却嘉州大象師不問且道可大師三拜得髓還端的也無拍禪牀曰一年春又過臺榭綠陰多　上堂相逢不拈出擧意便知有打失雙眼睛留得一張口孤峰頂上呵佛罵祖竅鑿頂門十字街頭掣風掣顚符縣肘後長沙虎子湖狗拈起麤辣藜好與劈脊摟　上堂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忘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與麼說話譬如大地作射垜挽弓所向無不中的衆中忽有人出來道如斯擧唱今古罕聞山僧喚侍者點一盌茶供養他更有出來道如斯擧唱未護全提亦喚侍者點一盌茶供養他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曰雪壓難推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　室中垂問隱坐家堂主人翁因甚不識掀翻大海攧碎須彌平地上因甚蹉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

一日謝事入松巖巖爲秋江湛隱處嵩山之巔人跡罕至師唯獨處洪武甲寅夏日本國遣使入貢嚮師道風奏請師化其國上召至闕師以老病辭上憫而不遺留處天界全室泐延致丈室時宋景濂方在翰林詣師談道是冬奉詔東還甲子門人居頂住鄞之翠山迎師就養四方叩謁者無虛日一日示微疾諄諄勉衆以祖道爲重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書畢端坐而逝時洪武丙寅七月十日也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遺命闍維煅骨散太竹間居頂不敢違乃於唐塞之原奉骨瘞焉（師奉師惟謹常侍寂照立至三鼓不命不敢退）

杭州府徑山大宗興禪師台州人嘗與恕中木菴三人結伴參方罷遊紫籜累歷名刹後遷徑山臨終忽嘆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脫去

寧波府天童了堂一禪師至正壬午住台之紫籜次遷天寧天童上堂僧問昔日寶壽開堂三聖橫身相爲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畢竟明甚麼邊事師曰兩頭俱坐斷一劍倚天寒曰與麼則五位君臣齊列下三玄戈甲一時收師曰錯下名言僧喝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乃曰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好大衆不是苦心人不知便下座

上堂最初一句末後一機直下搆得燈籠露柱動地放光其或未然竹山今日失利 示衆樵歌來疊嶂帆影落汀洲猢猻戴席帽直上樹梢頭七星劍五雲樓毬打人兮人打毬萬事難把玩魚吞水面漚 上堂長紫鳥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鈯斧同鐵利鈍懸殊艮驥與駑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曰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小參靈光不昧萬古徽猷智鑑洞明十虛普應時臨亞歲節屆書雲擊動法鼓大衆雲集一一天眞一一明妙更說箇甚麼若說有法又被有礙若說無法又被無礙若說不有不無法又被不有不無礙若說不不有不不無法又被不不有不不無礙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以拂子畫一畫曰黃檗樹頭懸蜜果無言童子唱巴歌 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一毛吞巨海於中更何言師曰不勞懸古鏡天曉自鷄鳴曰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情知你亂會 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請師直指師

曰會間幾人來曰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曰只在目前爲甚麼再三不覩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

續燈正統卷二十三

續燈正統卷二十四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三

保寧茂禪師法嗣

蘇州府靈巖南堂了菴淸欲禪師台州臨海朱氏子初出世中山之開福繼遷本覺三主靈巖開堂日僧問丹山鸞鳳九苞文地位淸高隔五雲四海具瞻時一見願聞眞唱答明君師曰千峰朝岱嶽萬派肅滄溟曰萬方有道歸明主一句無私利有情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祝贊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眼不見鼻孔 問曹溪流非止水一滴忽來

千波競起時如何師曰退後退後曰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師曰莫謗山僧好」 問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生學人有疑願聞開示師曰萬人退仰處紅日在天心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師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曰千古華山山脚下又添潘閬倒騎驢師便喝」 問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師曰昨夜日輪飄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草曰仰山近前叉手意旨如何師曰奴見婢殷勤曰香嚴叉手近前又作麼生師曰大家厮漏湄曰去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 問單傳直指已涉離微坐斷千差請師答話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華難上枝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烏龜鑽破壁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時如何師曰瞎馬繫枯樁曰三九二十七牛頭南馬頭北如何是接手句師曰百華深處鷓鴣啼」 問一不做二不休時如何師曰水底撈明月曰退一步又作麼生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問如何是佛師曰面前案山子曰法即不問如何是僧師曰三頭兩面得

人憎僧禮拜師却問曰如何是法僧曰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曰洎不問過」 問陰極陽生則不問祖師門下事如何師曰石筍抽條長丈二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華陰山前百尺井曰見後如何師曰祝融峰頂萬年松曰去此二途願聞法要師曰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問學一不得學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時如何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雲門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師曰西川斬畫像陝府人頭落」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曰見後如何師曰家家門首透長安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鮎魚上竹竿俊鶻趂不及」 問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作麼生得應機去師曰夜半起來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問如何是通宗通途師曰東去西去曰如何是叶帶叶路師曰南來北來」 問蟭螟蟲吞却虎時如何師曰賞你大膽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扁僧擬議師便打曰一任舉似諸方」 問如何

是德山棒師曰義出豐年曰如何是臨濟喝師曰儉生不孝」問臘人氷鐵彈子即且置如何是金剛圈栗棘蓬師曰我早知你吞透不下曰豈無方便師喝曰棒上不成龍」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釋迦自釋迦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彌勒自彌勒曰承師有言釋迦不受然燈記畢竟受甚麼人記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拈燈籠來佛殿裡將山門安燈籠上曰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問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沙裡無油曰烏窠吹起布毛又作麼生師曰石中有髓」上堂夜來州中琴堂上般雜劇也有端嚴奇特也有醜陋不堪鬼面神頭亦自好笑且道笑箇甚麼我觀世間人是箇大雜劇所謂文武醫卜士農工商各逞已能互相欺誑逗到臘月盡頭不覺一場敗闕具眼旁觀掩口不暇喝一喝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岸柳搖金梅破玉萬邦一氣轉洪鈞下座巡堂喫茶」上堂絕羅籠脫羈鎖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咄老松源與麼說話唱

教門中足可觀光要作臨濟兒孫未得在開福莫有長處麼擊拂子曰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上堂舉松源示衆古者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治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箇半箇驀然覷睛頂門眼達磨一宗未至寂寥在師曰老松源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壽山即不然拈起也南山起雲放下也北山下雨不拈不放時如何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上堂南泉斬貓趙州戴草鞋而出與化法戰克賓設饡飯便行是皆發揮本有靈光要且不借別人鼻孔出氣所以前日首座說法高聳人天今朝道伴相過光揚宗眼且道山僧鼓兩片皮成得甚麼邊事拍禪牀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清明上堂冬至寒食一百五今朝正是三月六山又青水又綠一聲欸乃漁家曲山僧昨日偶爾郊行作得一偈舉似大衆華冠不整舍那衣禿帚還隨破畚箕五箇老婆三箇醜一雙紅杏換消梨下座」上堂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稚鐘擊鼓分明盡底掀翻猶道一詞不措

本覺據令提綱不作者般調度今朝月旦拈香攙開向上一路誰敢射虎不眞枉發千鈞之弩」滿散青苗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靈山會上退席五千逝多林中半聾半啞眼空四海必有商量心洞十方孰辨眞假卓拄杖曰綠楊陰裡戴嵩牛芳草渡頭韓幹馬喝一喝下座」

上堂春日晴黃鸎鳴大藏小藏鼻孔眼睛木馬嘶泥牛舞壽山不打者破鼓便下座」

上堂一大藏教束之高閣長期短期無繩自縛莫更紛紛紜紜直須灑灑落落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癩殺黃番綽五味拈來鑽秤鎚別有香風滿寥廓喝」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達磨老臊胡有語非干舌嚼鏃破關斬釘截鐵父子雖親不傳未是神仙妙訣喝」

上堂正覺山前明星現時釋迦世尊與大地衆生一時成佛祖師門下蹉口道著佛字漱口三日前行不到末後太過名與二十拄杖忽有箇不顧危亡底漢出來道本覺與麼判斷合喫二十拄杖山僧却須分付明窓下安排何故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

上堂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以本大願力示現自在法拈拄杖曰不是大願力卓拄杖曰不是自在法學起也千身彌勒放下也隨處釋迦只爲諸人貶上眉毛却入娑羅雙樹間去也靠拄杖曰見之不取千載難忘至正丁未八月二十五日示寂於秀之南堂世壽七十

寧波府瑞雲淸凉實菴松隱懋禪師奉化鄭氏子幼喜習禪年十八投杭之傳法寺希顏出家既剃落稟戒昭慶慧參方見南澗泉於雲居一夕松下經行聞嚴泉聲微有所觸泉命往永福謁古林林問來作甚麼師曰生死事大特求出離林曰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入此革囊師擬對林便打師豁然悟入久之林命典第一座逾年回浙會月江印主道場延師分座說法至正壬午出主明之瑞雲一日有僧問答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僧嘘一聲師厲聲便喝一住十五年後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元明㫐師之猶子也迎歸天童之此軒一日示微疾集衆訣別衆請偈師擧手指自曰此中廓然何偈之爲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枕頷而逝火葬有天華

之詳舍利無數塔於瑞雲西岡世壽八十五僧臘七十謚佛光普照大師

溫州府僊巖仲謀猷禪師謝藏主侍者上堂一默相酬雷轟電激三呼頷旨玉轉珠回七十三八十四築著磕著礙塞煞人拈拄杖曰昨夜西風枕簟凉無數蟬聲噪高樹

蘇州府定慧大方因禪師至正丙申春出世定慧時方兵興占住佛屋緇徒戚戚師曰何不休去歇去嗣是語嘿跌宕不可測識一日謝院事僑居靈巖華首座寮盛稱總管周侯義卿之賢且曰我將火化須侯作證明戊戌九月八日侯以郡事登靈巖師聞欣然出迎陪侯夜話曰某將此月十四日即此山火化侯其為我證明秉吾教下衰侯念為法外護愼無忘此言至十三日復以偈寄侯曰昨日巖前拾得薪明朝幻質不能存慇懃寄語賢侯道碧落雲收月一痕侯未深信師復以偈別衆是夜請於華乞以燥薪疊高棚仍借一龕坐去翌晨登殿與衆僧別即升柴棚燥薪得火烈焰熾然於大火聚中且祝香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劫外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熾中度數珠與華曰聊當記憶如是四衆始驚信拜禮煙焰所至多舍利且聞異香薪盡舌根齒牙不壞侯聞驚怛不已為悼章二建塔於靈巖其別衆偈曰前身元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憎愛盡時全體現鐵蛇火裡嚼寒冰具如鄭明德銘中

紹興府龍華會翁海禪師台之臨海人年三十棄家投徑山虎巖祝髮初挂搭栴檀林或譏其舉止山野乃發憤往天目參中峰久之無所入時東州居虎丘古林居開元東嶼居寒山師出入三老之門有年後出住龍華拈香嗣古林年九十三往育王守横川祖塔偶損左足艱於步履日牀坐每至清夜朗吟古人偈語其徒文渙曰和尚一生參學至此不能受用託吟詠自遣耶師笑曰大慧道癡子呻吟便不是耶渙乃禮拜既寂火化異香襲人塔於□□□

靈隱海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悅堂顏禪師出家於婺之寶林得法東

嶼初住崑山之東禪次遷萬壽臨淨慈後主徑山璽書錫金襴法衣法語失錄

建寧府斗峰大圭正璋禪師福州福清人禮湖南絕聽祝髮參東嶼聞頌俱胝竪指話言下頓悟遂上方丈呈所得嶼曰作麼師曰古今現成事何必涉思惟嶼曰既不涉思惟汝更來者裡作麼師曰請和尚證明嶼俾頌狗子無佛性話師遽曰狗子佛性無齦著眼睛枯瞥爾翻身轉喃悉哩蘇嚧嶼撫而印之後結茅斗峰漸成叢席　上堂顧視左右良久曰黃金雖貴入眼成塵便下座　上堂玉宇霜清瓊林葉落一句全提萬機寢削作者好求無病藥　上堂舉青州布衫話頌曰昨夜三更裡雨打虛空溼狸奴知不知倒上樹梢立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喚作新年頭佛法瞎却你眼不喚作新年頭佛法結却我舌畢竟作麼生便下座　臨終說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遂合掌而逝

蘇州府檣塘明因天淵湛禪師嘗依鳳山一源分座說法一日呈秉拂語曰翔鳳山前行看白雲乍舒乍捲馬泉亭畔坐聽流水或抑或揚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鳳山指便見兩字曰有此二字便是別人說話師不覺解頤點首禮謝而退出語人曰還丹一粒點鐵成金堂頭老漢之謂也

寧波府育王大千慧照禪師永嘉麻氏子年十五出家邑之瑞光禮了定落髮受具後首謁晦機於淨慈一日閱眞淨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語默識懸解遂謁東嶼於鷲嶺嶼問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嶼曰天無四壁地無八荒汝向甚麼處措足師拍案而退嶼復召至反覆勘辨遂留執侍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　示衆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參禮看教皆爲障礙何如一法不立而起居自在乎德山棒臨濟喝亦有大不得已爾至正乙未遷寶陀未幾主育王　室中垂三關語以驗來學一日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二日虛空無背向何緣有東西南北三日飲乳等四大海水

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越九年退居妙喜泉上榮室曰夢菴掩關獨處凝塵滿案泊如也洪武癸丑十月沐浴更衣索紙書偈恬然坐逝世壽八十五僧臘七十荼毗牙齒目睛不壞設利五色塔於夢菴之後

杭州府徑山月林鏡禪師本郡人受業於無傳久依東嶼因參本來人有省述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驀然摑著箇鼻孔細看元來是白丁時有老宿覷視曰可是師與一摑由是名振叢林後主徑山至元己卯示寂壽八十六塔茂霄東崖

寧波府育王雪窓悟光禪師字公實蜀新都楊氏子初出世白馬繼遷開元育王復領天童虞文靖公集嘗贊師為佛果一枝鳳毛麟角宋文憲公濂有四會語錄序讀之可以見師之半

天寧曇禪師法嗣

三空道人自幼具丈夫志不為富貴所奪見竺雲雲示趙州無字話俾參閱數年一日復見雲問生死到來時如何雲曰生是誰耶死是誰耶空乃低頭問訊雲覺其異於常乃再以前話徵之空又低頭問訊雲呵之曰切忌死在者裡空拈起總子曰數珠一百八不數日示微疾說偈而化火後得舍利無算

徑山伏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驀拈拄杖曰者箇是色卓一下曰者箇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道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曰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敕諡佛慈法喜禪師

寧波府育王月江正印禪師郡之慈水劉氏子年十三禮月溪受業後參虎巖遂獲印可出住耆之道場繼遷育王僧問如何是千丈舍那身師曰肥不露肉瘦不露骨曰如何是丈六紫磨金色身師曰切忌認奴作郎曰和尚且莫壓良為賤師曰山僧從來柳下惠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此意如何師曰無齒大蟲當路坐曰疎山道忽若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懶安呵呵大笑又作麼生師曰曹娥讀夜碑曰後來明招為他點破還端的也無師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

愁曰今日學人問和尚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未審如何指示師喝一喝僧禮拜」 問朝離東土暮往西天是甚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因甚向南嶽去師曰鮎魚上竹竿曰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孰優孰劣師曰兎馬有角牛羊無角曰恁麼則庭前一葉落天下盡知秋師曰知時別宜堪作闍黎」 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餕飯泥茶爐曰六祖踏碓又作麼生師曰兎子喫牛嬭曰一人道不識一人道不會意在甚麼處師曰鳳林吒之」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風吹石臼念摩訶曰恁麼則已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水底捉麒麟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新羅打鼓大唐齋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鬧市裡拋碌甎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只如楊岐道踏著秤錘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

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熱明甚麼邊事師曰如驢覰井如井覰驢」 問如何是金佛不度爐師曰蘇嚧蘇嚧曰如何是木佛不度火師曰悉利悉利曰如何是泥佛不度水師曰趙州東院西曰如何是眞佛內裡坐師曰嵩山破竈墮」 問如何是一生二師曰元首明股肱良曰如何是二生三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淸曰如何是三生萬物師曰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通曰只如新年頭佛法還有者箇消息也無師曰樊噲踏鴻門」 都寺辦齋上堂雲門喫餬餅齩著帝釋鼻孔雲峰喫餢飥齩著憍梵盋提舌頭諸人二時過堂喫粥喫飯合作麼生忽然齩破一箇鐵酸餡方知帝釋鼻孔即是憍梵盋提舌頭憍梵盋提舌頭即是帝釋鼻孔不見道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喝一喝」 請頭首上堂善哉三下版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古人與麼道大似按牛頭喫草雲峰則不然善哉三下版收足上蒲團脊梁生鐵鑄透過祖師關一氣轉一大藏教背手拈却須彌山七處徵心無心可覓八還辨見無見可還

夢入天宮猶未醒金鷄啼上玉闌干」　行化歸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趙州老人大似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山僧一出四十餘日有佛處與他錐破卦文無佛處也曾勘過歷了三州五縣逢人也曾錯舉來只是土曠人稀知音者少摘楊華摘楊華青山忽憶便歸去塵世要看還下來」　上堂麻三斤乾屎橛蠟人氷鷺護雪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趙州親見老南泉臨濟未是白拈賊」　青苗會上堂常啼菩薩賣却心肝學般若則易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難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易攝大千經卷入一微塵則難一掬水可以漲滔天之浪一簣土可以成九仞之山也不易也不難青山長伴白雲閒」　赴育王上堂拕犂拽耙幾經年鼻孔撩天不受穿業債依然逃不得又吹鐵笛過鄞川」　臘八上堂我觀大地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釋迦老子與麼道大似蟭螟蟲向蚊子眼睫上昨窠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道士曠人稀相逢者少檢點將來也是噇酒糟漢」

上堂學僧問五祖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甚麼字祖曰盋囉孃應菴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曰破沙盆師曰閩蜀同風肚裡有蟲」　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燈籠發笑露柱點頭雲門拈出胡餅投子道箇油油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上堂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老妙喜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帶累多少人向者裡卜度還知諸佛出身處麼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卓拄杖下座」　上堂朝忽忽暮忽忽盋盂開口只要噇空南泉打破鍋子甘贊禮拜烝籠擊拂子曰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　結夏小參瑯琊點出五病西院商量兩錯井蛙不足以語東海夏蟲不可以語氷霜若是揞空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是故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莫不向刀山劍樹上鑊湯爐炭中成等正覺拔濟有情若約山僧看來也是秤鎚蘸酢喝一喝」　解夏上堂初秋夏末兄弟家東去西去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蓋為人人脚跟下有條通天活路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與你把手

共行豈不見雲門大師問洞山近離甚處查渡夏在甚處湖南報慈幾時離彼八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洞山次日上方丈問昨蒙和尙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言下大悟雲門提出倚天長劍凛凛神鋒不易洞山敢將赤身挨他白刃正與麼時如何金烏啄破瑠璃殼玉兎衝開碧海門　至正間奉旨金山建水陸大會命師陞座說法特降御香綵緞晩年菴居榜曰松月自號松月翁

天童坦禪師法嗣

江寧府天界孚中懷信禪師明奉化姜氏子年十五出家爲大僧竺西坦由華藏遷天童師往質疑室中學興化打克賓因緣問師師曰俊哉獅子兒西領之俾掌維那職後出世明之觀音遷補陀詔賜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至正間遷中竺繼住天童御史臺奉疏命主大龍翔集慶寺明兵下金陵僧徒竄散師宴坐一室上親幸嘉之敕改龍翔爲大天界寺一日晨興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歸去矣遂瞑目侍僧撼之請說偈師瞋目叱之遂援筆書曰平生爲人列挈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已酉八月廿四日也時上統兵江陰夢師謁見問師來何爲對曰將西歸告別耳上還聞師遷化與夢符異之詔出內府帛幣助喪且命卜藏龕之地於伏牛舉龕之日上親致奠送出郡門茶毗舍利如菽貯以寶瓶光發瓶外世壽七十八臘六十四

寧波府天寧舜田明牧禪師台之黃巖人出家仙居正學寺首參天童竺西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意旨如何師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西異之謂左右曰此法門爪牙也復徧參名宿古林茂竺元道東州永元叟端東嶼海咸器重之時日溪泳居天寧師相與激揚元泰定初出世天台淨慧次遷仙居廣度處州連山尋隱居鴈山丞相列怯里不華强起主天寧錫號佛智普慧禪師弁錫金襴法衣師氣廩如秋霄即中峰闢室以居畜一鶴自號鶴松主人一日鶴忽死師以詩悼之踰年師亦示寂

玉山珍禪師法嗣

江寧府蔣山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因寺當翌日梁王登山。謂師曰。與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王曰。寺既燬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主大喜。復笑而言曰。衲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下忘却。後王賜號廣慧圓悟大師

續燈正統卷二十四

續燈正統卷二十五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天目妙禪師法嗣

杭州府天目中峰明本禪師。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覺而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喜跏趺。能言。即歌梵唄。凡嬉戲。必為佛事。九歲喪母。十五決志出家。甫冠。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往參高峰。峰孤峻嚴冷。不假辭色。見師獨權然許為祝髮。一日誦金剛。至荷擔如來處。恍然有解。時年二十有四。當至元丙戌。明年從高峰薙染。又明年受具戒。未幾。觀流泉有省。詣峰求證。峰為打趁出。既而民間謠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洞然徹法源底。峰為書眞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識。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鼻。或問高峰諸弟子優劣。峰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莖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梓楠。他日成材。未易量也。迨峰遷化。師領院事。以王臣問道為煩。因謝事。遨遊江湖。或船或菴。居無定處。咸榜曰幻住。仁宗聘召不至。賜金襴袈裟。并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復敕師子禪院。為師子正宗禪寺。時宣政院虛靈隱徑山待師。師皆不就。先是駙馬太尉瀋王王璋。當遣人問法。以為未足。復請旨親賚御香。入山參謁。師為陞座普說。英宗特旨降香。賜金襴伽黎。師每斥學者。但尚言通。不求實悟。嘗示

衆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當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夫根本者性眞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眞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別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剳脚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儻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愼乎

示衆瞻在前忽在後竹雞晝啼華鯨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嗟夫學人將此一等言句作箇相似底道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白田地添者般野狐涎沫點汚了也却不思古人開口處如大火聚如大風輪無你湊泊處又如吹毛劍等閒拈出直要斷人命根此豈可以心意識卜度而爲得哉若然則阿難不假再修二祖不勞斷臂何則彼阿難二祖聰慧過人意識明了如汝所解者彼豈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則見地不脫若見地不脫則動是情意識輥作一團在處依草附木承虛接響致使上味醍醐蘊在不淨器中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解脫鬼相似見人說心說性便乃扶籬摸壁湊泊將去纔見人舉起沒巴鼻撲轉面皮突出牙爪處未免意識不行便乃渾崙吞棗如此等輩日用一心中常有二主互相起滅有時緣般若則忘世諦緣世諦則忘般若自不知是脚跟下蹉過却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便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以爲資助又有一等顢頇佛性儱侗眞如者遇一切境界只作一箇道理硬自排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別境中排遣不行處自不知是當面著讒却謂我力量未克聞見不廣便乃參求古教該博見聞又或忘形死心停機息念以資狂慧如上二種學者蓋爲自無正念況是打頭不曾遇著箇鹹豬狗手脚底宗師與之滌

蕩坐在病中不自覺知終日肆口而談縱舌而辯總是隔靴抓癢如此參學要於生死岸頭一念相應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近世爲人師者往往不能窮源只欲學人速得知解暖熱門庭多將箇瑞巖主人公臨濟無位眞人即心即佛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輥亦不顧他立脚未穩恐他不能領解又向他道參底是誰學底是誰要見本性底是誰只欲他便向者裡認箇光影使其擎拳竪指進前退後不離當處便是西來大意學人不識好惡墮他窠臼如油入麵不得出頭誠可哀憫良由不知衆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汙染只爲情生智隔相變體殊一妄皆與萬緣谷立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知覺乃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眞如湼槃佛性等相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此妄念若欲去除須是工夫純熟脫落根蒂坐斷聖凡劃然開悟不然饒你見超二祖慧過阿難正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眼華於空裡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奈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子刺在伊命根上待伊捱到轉身不得處奮命一挨卒地斷爆地折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沉聞見覺知當處解脫併百千世界融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眞頭頭顯露然雖如是若要向衲僧面前開口吐氣更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待伊死髑髏上活眼重開方有語話分　小參大道在目前山是山水是水玄機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一念洞然萬機廓爾水晶宮秋容澹澹森羅萬象呑吐明月珠雪松齋浩氣沉沉屏几六聰交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至化無一事不演眞乘莊周雖蝶夢枕邊敢保其當機罔措子韶固蛙鬧月下未許其覿面施呈者一著子名不得狀不得即其知處已陷重圍事亦然理亦然與麼會時早沉識海所以道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解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高無界限金園春事政敷腴

示衆慧劍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鬼哭喪魂膽徧野尸橫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已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臘八示衆

亙亙絕待妙妙無依獨露眞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聻老氷枯理無礙事無礙天荒地迥萬里雲收五夜四方星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腦門圓陀陀光灼灼獨瞎髑髏背後眼光淨躶躶赤灑灑勒回三萬劫風飛雷厲之神機突出五千軸海涌雲屯之寐語大衆釋迦老子來也卽今在諸人眼睛裡仰見明星項顙上成等正覺諸人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　示衆龍牙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本上座今日爲伊翻款去也學道之人不識眞用識作麼只爲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卽不問如何是本來人喝一喝曰切忌錯下註脚至治癸亥八月十五說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奉全身塔於本山之西岡天曆已巳文宗敕諡智覺塔曰法雲元統甲戌賜廣錄三十卷入藏號普應國師

杭州府天目正宗斷崖了義禪師德淸楊氏子年十七聞誦高峰上堂語遂往參謁侍峰於死關峰令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從一他日峰爲衆舉牛過窓櫺話師聞有疑日夕體究偶過盍孟塘見松枝雪墜有省詣峰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峰痛棒打出不覺隕身崖下人意其必死同學捫蘿救之無所損乃自誓七日取證未至期豁然大悟復馳至死關大呼曰老和尚今日讓我不得也復說偈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峰乃上堂曰山僧二十餘年布縵天網子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蟹今日有箇蠛蠓蟲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去在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師請同學曰蟲大地有一人發眞歸元從一皆知之峰歎其俊快尋回省親乃奉母入武康上栢結茅以居養親事畢還山見峰峰曰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爲薙落改名了義峰旣示寂師益韜晦頹然居下版四衆累請乃勉住師子正宗焉」　示衆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甦如寒灰發燄

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老和尚處多年每被大棒打徹骨髓不曾有一念遠離心直至如今纔觸著痛處不覺淚流豈似你等歡喜踴躍齩著些子苦味便乃掉頭不顧殊不知苦味能除百病大凡工夫若到省力時如順水流舟只要梢公牢牢把舵纔有絲毫異念生管取喪身失命若到純一處不可起一念精進心不可起一念懈怠心不可起一念求悟心不可起一念得失心纔有念生即有一切邪魔入你心腑使你顛狂胡說亂道永作魔家眷屬佛也難救你戒之戒之　順帝元統癸酉除日謂侍者曰有一件事天樣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如平時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耆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趂我不及翌旦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九藏全身於獅子巖後之雲深菴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瞑及葬雪華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初中峰會葬齋次師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為老僧一會衆未深信至是始驗至元丙子七月朝廷欽師道行敕諡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

杭州府大覺布衲祖雍禪師明州寧海人侍高峰最久躬事舂爨貌甚黑瘠蘊而少文初為院主後首衆提唱超卓辛卯鶴沙瞿提舉為高峰施巨莊贍衆峰力辭瞿乃別營大覺請師領寺事及峰臨寂乃囑師以後事焉嘗有山居偈曰就樹縛茅成屋住拾荊紲戶傍溪開是他懶瓚無靈驗惹得天書三度來高風遠韻槩可想見云後於中竺桂子堂書偈坐逝

處州府白雲山禪智寺空中以假禪師得旨高峰後棲遲白雲四方禪侶聞風來赴屨滿戶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免檀那幾片柴二免人言無舍利擲筆趺坐而化

靈雲定禪師法嗣

南昌府般若絕學世誠禪師示衆有志之士趂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溫暖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大受用有等纔作工夫覺得胸次輕安目前清淨便一時放下

作偈作頌口快舌便將謂是大了當悞了一生可惜前來許多心機中途而廢三寸氣斷將何保任衆兄弟若欲出離生死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你能言能語

徑山陵禪師法嗣

金華府寶林桐江紹大禪師嚴州吳氏子世居桐江因以爲號幼入里之鳳山剃染受具戒參虗谷于徑山佩服心印歷事徧參一日曰吾今而後乃知法之無異味也遂罷參翻大藏凡三過內外學咸通其旨東嶼居淨慈命典藏鑰至順壬申出世里之烏龍後遷雲黃寶林法會稱極盛一日示微疾鳴鼓集衆敘謝衆請偈師接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言畢而化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八闍維舍利如紺珠齒牙不壞有三會語錄

杭州府徑山竺遠正源禪師歐陽文忠公之裔世居南康年二十七棄家薙染受具參方首謁虗谷谷擧龍潭吹滅紙燭話問意旨如何師曰焦石可破層氷谷曰破後如何師曰探索乃知谷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谷劈脊便棒師悚然喩旨後出世觀音興聖次補道場靈隱後遷徑山賜號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以至正辛丑六月示寂全身塔于徑山弟子分爪髮舍利藏于道場世壽七十三僧臘四十五

道場信禪師法嗣

湖州府福源石屋清珙禪師常熟溫氏子生咸淳初幼依崇福寺薙染受具戒首參髙峰峰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服勤三年無所發明辭峰峰曰溫有瞎驢淮有及菴宜往見之因至建陽參及菴菴問何來師曰天目菴曰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句甚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的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不契菴曰者也是死句師不覺悚栗汗下一日入室菴再理前話師曰上馬見路菴呵曰汝在此六年猶作者箇見解師發憤而去中途忽擧首見風亭豁然有省遂返語菴曰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菴頷之因復親炙久之

辭去菴門送之曰他日與汝同龕未幾菴遷道場師復依之典藏鑰悅堂誾主靈隱師居第二座罷參後結菴湖之霞霧山喜吟咏有山居諸偈至順辛未四月出住當湖福源」上堂把住也鋒鋩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却在千峰頂上千峰頂上相逢却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裡開堂演法昨日天湖菴畔鑿土耕煙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可傳眞寂之風仰助無爲之化正與麼時如何拈拄杖卓一下曰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翱翔」謝尊使幷三塔和尚首座都寺上堂睦州喫臨濟喫棒不是好心楊岐遭慈明晚參不是好心趙州訪道吾不是好心福源專使逼人住院且道是好心不是好心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謝殿主淨頭上堂一身淸淨則多身淸淨一世界淸淨則多世界淸淨東司頭臭氣佛殿裡蓬塵且道從甚麼處得來以手掩鼻曰又是一點也」中秋謝藏主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月方半諸人恐未知打鼓普請看道是如來藏裡摩尼珠又似賓頭盧尊者手中瑠璃盤

此也不可比辯也不可辯天風吹露溼桂花香浸雲邊廣寒殿」上堂我有一句子欲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罵我不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疑我且道如今說即是不說即是撫膝曰知我罪我吾無辭焉」上堂黃梅傳老盧踏碓石頭譏梁山不爲有一丈蓬可以使八面風無三尺鞭難以控千里馬伊蘭園裡不生栴檀黃檗樹頭討甚蜜果」上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水中鹹味色裡膠青細雨溼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上堂所聞不可聞所見不可見昨夜五更風吹落桃華片蒼苔面上生紅霞百鳥不來春爛熳」上堂喫飯要止饑飲水要止渴著衣要免寒歸鄉要到家學道要到三世諸佛開口不得處參禪要到歷代祖師插脚不入處若不如此倚他門戶傍他牆壁聽人指揮喫人洟唾總不丈夫福源與麼說話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上堂是聖是凡入門便見波斯鼻孔開眼便見蚌蛤心肝開口便見諸人兩莖眉毛橫在眼上因甚看他不見明眼人前三尺暗」上堂臘月一水生骨虛明自照不勞心力白鷗寒雁蘆

華無處尋他蹤蹟待得日暖氷融水面寬筏舊飛來照破湖光碧」　上堂卽心卽佛也不是非心非佛也不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是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麼不恁麼總不是子細看來直教你無用心處正好用心卓拄杖曰藕穿平地爲荷葉笋過東家作竹林」　住持七年後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順帝降香幣皇后賜金襴法衣闡天湖之風者莫不心爽神慕以爲眞得古先德遺型至正壬辰七月二十四云微疾中夜集衆訣別衆請後事師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書畢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塔于天湖之原以及菴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意也壽八十一臘五十四高麗國師太古愚嘗侍師得旨王聞欽渴表達朝廷敕謚佛慈慧照禪師仍乞移文江浙請淨慈平山林入天湖分師舍利之半歸國供養

金華府羅山正覺石門至剛禪師世居山麓得法遊歷罷歸里建寶坊文其楣曰正覺」　歲除日謝道德首座暨侍者看病上堂歲事除年華畢尊莫尊乎道貴莫貴乎德覺卽般若因順卽菩提佛當知種豆不生麻因果自然明歷歷然雖如是且道如何見得八福田中看病第一」　小參踏翻生死海涓滴不留推倒涅槃城纖塵不立且是不勞餘力如壯士揮戈鋒鋩不犯如人善射毫髮無差自然處處逢源頭頭合轍不假修證本自圓成盡大地是勝妙覺場徧法界是眞如實地悟取人人有分了知箇箇無斷一念不生入三摩地一塵不動轉大法輪自利利他俱登彼岸全身放下總得自繇到者裡說甚涅槃生死眞如佛性了無一法當情直得十方坐斷今日舉揚般若端爲追薦上峰最菴主不動脚跟高超樂土不勞舉念卽證無生擊拂子曰見徹本來無隱蔽紛紛桂子散天香」　臨終訣衆偈曰七十六年了然寬廓撥破虛空須彌倒卓

杭州府淨慈平山處林禪師本郡仁和王氏子生時有異徵年十二父母命投廣嚴寺出家十七受具戒參方母爲治裝使行謁及菴於金華菴留居侍司一

夕菴撚紙燭舉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師方擬答菴遽以手掩其口從此悟入菴遷道場命典藏鑰未幾秉拂陞座機如缾瀉衆咸慴伏洎菴示寂往依虗谷陵于仰山陵處以第二座皇慶癸丑出世大慈定慧瓣香爲及菴嗣復開山當湖福源再遷中竺至正癸未行宣政院使請主淨慈十八年中殿堂鐘鼓爲之一新丞相達識鐵睦爾請移靈隱正謀起廢值張吳自蘇入杭師謂衆曰吾緣盡矣乃還淨慈更衣沐浴集衆說偈而化當辛丑五月一日世壽八十三僧臘六十六敕諡普慧性悟禪師塔淨居菴右

匡山源禪師法嗣

杭州府海門天眞惟則禪師別號氷檗老人吳興費氏子母夢異僧分衞到門覺而有娠及誕異香襲人髫年禮杭之祐福高林壽爲師年十六受具戒二十三遊方謁楚石千巖無見無聞等一十八員尊宿因緣不契後之匡廬遇無極極終日不語無所啟發一日値極如厠師急趨前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極擒住曰道道師豁然頓悟于是遨遊江湖平山居靈隱招致典藏後因受業老病遂歸省侍四方學者嚮至固請開法 開堂日僧問作麼生是佛祖爲人處師曰狗舐熱油鐺曰和尚今日開堂還有爲人處麼師曰瘋虎當途坐曰豈無方便師震威一喝 問如何是日面佛師曰今日雲生曰如何是月面佛師曰夜來再看 上堂舉明果道十五日已前提水放火十五日已後鵲噪鴉鳴正當十五日風恬浪靜國泰民安有一句到你啞却我口無一句到你瞎却你眼十字街頭潘四郎頭不梳面不洗知他是凡是聖師曰應菴老漢大似倚富欺貧賣弄不少海門即不然十五日已前明不離暗十五日已後暗不離明正當十五日明暗頓忘古今絕待你諸人向甚麼處體究擊拂子曰閒中不契林泉樂坐久但聞風雨聲 臘八上堂威音王已前未曉一法一字時早是超佛越祖黃面老子因甚臘月八夜方始成道者噇酒糟漢惑亂世間何有了期海門今日點破了也汝諸人即今道得也未良久卓拄杖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上堂顧左右曰著甚死急雖然到者裡也不得

放過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道火被火燒說水被水溺會禪被禪縛以手指左邊曰刦被者僧勘破」　臘八上堂晝見日夜見星登舟疑岸動捏目便華生老瞿曇昔年到而不點則上座今日點而不到諸人要見明星麼以拂子打圓相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我若向上舉揚如下戈箭佛來祖來俱中汝等向何處逃避若能具此眼目堪爲人天之師如或不然自救不了倘有人問我西來祖意只向他道今日輸了一轉語也還有人免得此箭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我坐汝立誰得誰失縱然佛祖到來亦難辨的以拂子打圓相曰咄天下衲僧跳不出」　上堂蟋蟀鳴曉庭芙蓉照秋水遙望海天晴鷗鷺多如雨若也別解參隔越三千里往往事從叮囑起」　洪武初詔徵天下高僧赴京天界住持西白金首以師名薦俄以足疾請歸癸丑仲春示微疾一日侵晨告衆遂瞑目而逝茶毗獲舍利無數頂骨牙齒舌根不壞閱世七十有一坐夏五十有八弟子智旻等建塔于本山永樂甲午㫖名天眞宣德甲寅敕賜海門禪寺

瑞巖寶禪師法嗣

台州府華頂無見先覩禪師仙居葉氏子生咸淳間從古田垕薙染初參藏室珍于天封次謁方山寶于瑞巖築室華頂乾乾朝夕一日作務次渙然省發平生所疑一日氷釋趨白方山山說偈印之復歸華頂一坐四十夏足不越戶限闢娑羅軒以導來學」　示衆風冷冷日杲杲薝蔔花開滿路香池塘一夜生春草堪悲堪笑老瞿曇四十九年說不到阿呵呵拍禪牀下座」　示衆若論此事一大藏教詮註不及天下老和尚拈提不起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到者裡一點也用不著諸仁者饑則喫飯困則打眠熱則乘凉寒則向火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何得踏步向前論禪論道將魚目爲珠認橘皮作火不見道大機須透徹大用須直截不識東家孔丘翻却向他邦尋禮樂卓拄杖一下」　元統甲戌五月望日遺書謝道侶說偈跏趺而逝闍維白乳如注舍利凝結成五色彩瘞于所居之西錫號眞覺塔曰寂光壽七十臘五十」

寧波府松巖秋江元湛禪師久從龍象遊後參方山

得旨偶遊松巖愛其淸勝不忍去遂趺坐石上俄有二虎踞坐其側若護衛狀師命之伏枕其背熟睡山民異之即其處剏建精藍師居之不涉世事法施之外澹如也將化別衆就龕說偈曰洗浴著衣生祭了跏趺宴坐入龕藏華開鐵樹泥牛吼一月長輝天地光復謂衆曰十五年後寺當火啓龕則火可止至期果然衆亟開龕師神色如生爪髮俱長

杭州府鳳山一源靈禪師寧海人從徑山雲峰芟染參方山於瑞巖充堂司一日入室請益趙州勘婆話山曰維那你試下一語看師曰盡大地人無奈者婆子何山曰山僧則不然盡大地人無奈趙州何師當下如病得汗後住鳳山　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公案師曰世尊已是錯說文殊已是錯傳新鳳山今日已是錯舉會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一日見僧擲選佛圖師示偈曰百千諸佛及衆生休向圖中強較量心印當陽輕擲出堂堂安坐寂光場復曰古人無剪爪之工汝輩後生忍虛度光陰且擲圖選佛到極合煞時擲得一箇印出便權喜道我成佛了殊不知一切時一切處皆是汝成佛處汝却不知鍼工丁生天台人參瑞巖方山嘗蒙印許有詠瑠璃偈曰放下放下提起提起一點靈光照天照地

天童日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平石砥禪師遂愷藏主省徑山叟偈曰山頭老漢八十一我此東南大法城雙鬢又添新歲白片言能使古風淸爲人不用驅虎術養子寧忘舐犢情明月堂前坐深夜餘光分得到長庚

高峰日禪師法嗣

日本國南禪夢窓智曜國師本國勢州源氏宇多天王九世孫九歲出家十八爲僧每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剎一老僧授以達磨像遂名疎石乃決志參方初謁無隱範次見一山寧備陳求法之誠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豈無方便乎山曰本來廓然是大方便師疑悶不輟復謁高峰峰曰一山有何指示師述前語峰厲聲喝曰何不道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益自奮勵一夕坐久忽倚壁身踣豁然大悟作偈有等閑擊破虛空骨之句呈似峰峰

爲印可。乃出無學元公淵源以界。之後於本國大弘宗教。賜號普濟國師。師志在煙霞。出世非所願。聘至皆力辭。之其國主起師主南禪。入見引坐。求退。王曰吾非有他。欲期朝夕問道耳。復强師入天龍。錫師號手書。後於兜率內院示寂。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全身塔于院之後。存日所剪爪髮。瘞雲居者。髮中累累生舍利

續燈正統卷二十五

續燈正統卷二十六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四世

天童一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呆菴敬中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依天童左菴芟染久之不契出遊參了堂於天寧堂問何來師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師曰正爲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摵勢堂曰敢來者裡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中舉庭前栢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便掌從此悟入初出世撫州北禪後遷雲居洪武癸酉詔徵天下高行沙門師應詔對揚稱旨是年秋銜命祀廬山禮成詔主徑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路轉溪迴空院靜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太平時代自由身曰人境巳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曰無毛鷂子貼天飛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師曰達道者方知曰和尙何將干戈相待師曰捉賊不如嚇賊曰明眼人瞞他一點不得師曰情知你不是好心　問新到我者裡虎狠塞路荊棘參天上人到來有何忙事曰特來禮拜和尙師曰入門一句則不問脚跟下草鞋甚處得來僧擬議師便喝又問昨離何處曰廬山師曰不勞再勘　師嘗勘僧曰近奉公文務要打點上座僧曰某甲不是奸細師曰也須勘過始得曰和尙莫倚勢欺人師展手曰把將公驗來僧擬議師便掌　一僧曰久聞和尙有此機要師曰山僧失利　一僧問承聞和尙有打點之機是否師熟視曰汝來自首那曰學人撼倒禪牀去也師曰汝是甚處人曰高著眼師曰者依草附木底精靈　鏟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師舉起剷頭曰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剷頭曰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　問騎虎頭收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曰渠儂得自由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旨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　徑山上堂曰僧問九重天上承恩澤五髻峰頭據祖闕四海禪流齊側耳願聞一曲萬年歡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曰與麼則過量

人明過量事太平時唱太平歌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和尚遠辭京國近到徑山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待盋盂峰踍跳即向汝道曰適聞疏中道千年枯木逢春一代曇華現瑞可謂誠實之言師曰汝用許多心識計較作麼曰龍象筵開當此日等閒掣取錦標歸師曰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僧請益師曰汝自己分上少箇甚麼却來請益僧擬對師曰只知貪程不覺蹉路」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盋盂口向天曰此是古人底師曰花僧用得恰好曰如何是奇特事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學人不會師曰至今將不去留與老農耕」　問如何是道師曰木落崖石出曰只如先德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意作麼生師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上堂舉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荊棘林是好手時有僧曰恁麼則堂中上座有長處門曰蘇嚧蘇嚧師曰雲門與麼道雲居則不然平地上活人無數入得荊棘林是好手忽有人出來說長說短拈拄杖劈脊便打何故水流溼火就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示衆宗師家不得已一言半句無非爲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如善舞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訓學徒記持文字崇飾語言誇耀後來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路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墜地良可痛傷汝輩行脚各須帶眼莫教墮他網中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約山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者裏須辨緇素始得珍重」　上堂觸目不會道運足安知路古人與麼道大似勞而無功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驀拈拄杖卓一下曰但得雪消盡自然春到來」　浴佛上堂眞佛無形浴箇甚麼毗藍園裏妄見空華雲門令行不到今日驀拈拄杖召大衆曰今日事作麼生昆明池裏失却劍曲江江上撈得鋸卓拄杖下座」　上堂老僧開荒時於法堂基上掘得一箇鉏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急不如颺向攛檑堆頭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鞭起鐵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　上堂舉盤山示衆心月孤圓

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曰二尊宿弄物不知各各與二十拄杖不見道見義不爲何勇之有」

冬至上堂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問曰有一物明如日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坐曰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侍者掇退果桌師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是徑山見他道過在甚麼處便與掀翻果桌亦使旁觀知有宗門爪牙雖然也須脚踏實地始得拈拄杖曰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卓拄杖下座」

上堂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一暗一切暗一明一切明所以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到者裡塵勞煩惱菩提解脫縛作一塊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修因證果拈拄杖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日從今日始拄杖子亦從今日始卓拄杖曰擊碎三玄三要門普天匝地清風起」

上堂舉玄沙因鼓山至畫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沙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裡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沙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山曰爲甚和尚恁麼道却得某甲恁麼道却不得沙曰我得你不得師曰玄沙與鼓山難兄亦難弟若要出得者箇總欠悟在雪竇曰只知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緇素眼何在驀拈拄杖畫一畫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浴佛上堂舉藥山因遵布衲浴佛話師曰藥山能縱不能奪布衲能奪不能縱總未具超宗眼在黃龍南曰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早是錯下名言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今日殿中普請浴佛者箇那箇不得動著杓柄到手更莫顢頇擊拂子曰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永樂癸未十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不動軒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五闍維煙焰所至舍利如貫珠塔于凌霄之陽

壽昌源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元明原良禪師寧海周氏子初住瑞巖後遷天童有侑宏智祖塔辭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師非宿備六度萬行

之願輪則曷由樹斯大法之功於古今聖人出興作百世師千載一時惟師得之巍巍窣堵鎮茲東谷洞上一宗直規復復昭告菲詞深勸崖谷嶺師再來爲法作則

徑山悅禪師法嗣

寧波府慈谿定水見心來復禪師南昌豐城王氏子至正壬午祝髮于邑之西方寺走雙徑謁南楚久之乃得證入無何避兵會稽遂主慈谿定水凡廢者煥然一新以干戈間阻不能省母作室于潤東名蒲菴取陳尊宿義後遷鄞之天寧杭之靈隱　舉馬祖遣人送圓相上徑山話頌曰緘囘特地謝殷勤海月山雲見處親莫怪南陽太饒舌乾坤誰是不疑人」　舉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頌曰一幅氷綃五色新玉梭巧織鳳池春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舉文殊維摩各說不二法門話頌曰妙喜天中問疾過機先勘破老維摩剎塵常說虗空聽一默相酬早是多」　舉文殊令善財採藥話頌曰是藥拈來會得麼神方不必問耆婆若言殺活全工巧大地羣生病轉多」　舉靈雲見桃花玄沙未徹話頌曰盡向長安踏早春紫騮隨處逐芳塵年年歌管東風裡解識桃花有幾人」　洪武戊申召至京賜食內庭慰勞優渥適建鍾山大會敕師陞座說法復命蜀王椿從師問道有答蜀王問參禪法要書一千餘言又答晉王問禪要書五百餘言所著有蒲菴集及蒲菴外集行世

靈隱明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休菴無旨可授禪師台州臨海李氏子年十二依季父沙門仲智於石門寺十九得度爲大僧參普覺於靈隱問答之頃疑情頓釋至正丙戌出世台州安聖閱五年遷隆恩又二年補眞如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坐十三夏洪武癸丑杭郡侯命主中竺至則淨慈諸勤舊相與力爭屢却不聽不得已強居二載退臥竹院一日示疾召左右曰吾逝矣左右進觚翰師麾去曰吾宗本無言說泊然而寂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火浴齒牙貫珠不壞設利光瑩色如金晶其徒斂諸不壞并遺骼歸龍華塔而藏焉

天界信禪師法嗣

溫州府江心覺初慧恩禪師久依予中信信居護龍河上師嘗分座說法後信示寂師出世建業之聖泉次遷永嘉雅山未幾江心虛席牧守請主之所著有三會語錄

天日本禪師法嗣

金華府義烏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蕭山董氏子年七歲從諸父比丘曇芳於富陽法門院十九薙髮受具戒學律於靈芝會行丞相府飯僧中峰適在座遙見師呼而問曰汝日用如何師曰念佛峰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峰厲聲叱之師作禮求示法要峰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縛茅靈隱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雀聲有省亟往見峰峰復叱之師憤然歸夜靜忽鼠翻食猫器墮地作聲恍然開悟復往質峰峰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猫飯峰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峰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甓峰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隱天龍之東菴笑隱主中竺力薦起之宣政院脫歡亦遣使見迫師皆不諾居亡何諸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為時所容遂杖錫踰濤江東至義烏之伏龍山山如青蓮華乃卓錫巖際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時泰定丁卯十月也初山有禪寺名聖壽久荒廢師入山鄉民咸夢異僧來遂相率為伐木構精廬尋因舊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鑑普濟禪師幷賜金襴法衣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野馬入牛欄」問如何是佛師曰今日好雨曰如何是道師曰此去義烏不遠」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當胸叉手問他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堂上坐來日正午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有時歡喜有時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鎁無佛祖」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草裡臥曰甚麼人騎得師曰無髭鬚子曰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賣油婆子水梳頭曰德山棒臨濟喝意旨如何師曰惡人先做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力竪拳頭」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口開不得」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舉拳示之曰辨後如何師

曰你主在甚麼處　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師曰糞掃堆頭破苕帚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淨頭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乃擲下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照山河影動搖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背水陣圓增勇健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任是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僧禮拜師曰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乃曰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則難拈了也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　示衆今朝初一上殿已畢喝囉怛那西方日出　示衆舉德山托盋因緣拈曰末後句子德山巖頭雪峰總跳不出乃喝一喝曰大丈夫當作眞王何以假爲　示衆良久曰大衆會麼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臨濟道我在黃檗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量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杖與僧僧擬接濟便打看他的的顯示者些子無你近傍處豈常情所能測老僧尋常痛口罵你痛棒打你你不作無明會便作佛法會又何曾夢見我先祖門風所以古人云臨濟之道將墜于地痛哉正與麼時合作麼生超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示衆傅大士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玄沙曰大小傅大士祇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曰且道衲僧家日裡還曾睡也無保寧勇曰要眠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溼却觜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呵呵哩哩哩囉哩三尊宿大似徐六擔版傅大士又俗氣不除若論向上宗乘總欠悟在且道無明具甚麼眼目不見道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　示衆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曾無譜爭似無明調轉高等閑唱出千山舞大地爲琴虛空爲鼓拍拍相隨聲聲相助汝諸人須聽取白雪陽春何足數箇中端的孰知音寥寥永夜松風

度」　示衆舉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貶向二鐵圍山師曰大衆不起佛見法見還免得貶向二鐵圍山麼世尊也是憐兒不覺醜」　示衆舉瑯琊覺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曰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師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檢點將來總欠悟在無明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響」　示衆江月照松風吹面面青山展笑眉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莫怪老僧無法說勞汝諸人立片時」　示衆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諸禪德與麼說話四稜塌地了也乃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是照是用又喝一喝曰只者是賓只者是主只者是照只者是用又喝一喝曰且不是賓且不是主且不是照且不是用是箇甚麼又喝一喝曰進前求解會特地斬精靈」　示衆龍門水急一句截流茅屋風高千山起浪三世諸佛望風結舌六代祖師斫額有分天下老和尚仰羨不及是汝諸人到者裡作麼生與無明相見驀拈拄杖曰與麼與麼人

境俱奪不與麼不與麼照用同時卓一下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喝一喝」　示衆世尊拈華眼裡撒沙迦葉微笑全身落草達磨面壁皇天苦屈二祖安心老鼠居金德山行棒莽莽蕩蕩臨濟下喝喫鹽止渴僞山水牯泥裡洗土仰山揷鍬性命難逃俱胝竪指是何道理雪峰輥毬老不知羞石鞏張弓詃諱盲聾趙州勘婆大有誵譌玄沙未徹話作兩橛者一隊不唧𠺕老凍膿生前鹵莽死後顢頇罪犯彌天髑髏偏野無明烈焰不禁與渠一坑埋却拈拄杖卓一下曰直得十方世界風凜凜地法堂前何止草深一丈汝諸人向甚麼處出氣良久曰擬心湊泊二鐵圍山放之自然七穿八穴復卓一下」　客至上堂披衣登法座道者是高僧將謂多奇特元來百不能西風吹細雨落葉滿空庭有客來相訪青山自送迎」　日本國請法衣上堂舉石門聰曰西天二十八祖嗣得傳衣付法東土六祖之後得道者多只得其法不傳其衣無明則不然衣以表法故謂之法衣人能弘道故謂之法身無處不偏無處不明故謂之法眼高峰老

祖法衣一頂今日對衆請與高麗國金剛山供養去也幻住先師法衣一頂我得來三十年矣如今大拙首座又要請歸供養雖然如是從上諸祖各各有三十棒分無明亦有三十棒分衆中莫有下得者般毒手者麼有則出來如無他時後日不得向背地裡叫苦叫屈擊拂下座　元順帝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奄然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六弟子用陶龕奉全身瘞于青松菴謚佛慧鑑禪師

蘇州府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廬陵談氏子受業禾山得法中峰住後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畢竟傳箇甚麼師曰脚未跨門與你三十棒了也　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為人處師曰浴院裡燈籠笑破半邊口曰莫便是學人轉身處麼師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曰今日多幸得聞師子吼也師便喝僧禮拜師曰拜則任你拜者一喝不曾倒地在　問如來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蝦蟆跨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曰恁麼則超佛越祖去也師曰你向那裡見得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曰杜撰禪和　華嚴會僧問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既有自他如何不隔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既有始終如何不離師曰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曰此會翻宣教典毋勞說禪且望和尚直談教文師曰山僧無兩箇舌頭曰一眞法界十種玄門還有自他終始也無師喝曰那得許多骨董來曰既無許多骨董畢竟華嚴所說何義師曰說華嚴曰離却法界玄門華嚴經在甚處師曰在你諸人手裡曰與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曰贈你三文買草鞋　問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師曰我者裡不打有問即答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作麼生師拈棒僧便走師曰作賊人心虛　問禪門一派分為五宗其間還有優劣也無師曰五五二十五曰臨濟一宗兒孫徧地他有何長處師曰細魚斷鸕鷀脚白鷺驚飛上樹

梢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五宗異同請師開示師曰退身三步　示衆趙州道箇無字開口見心肝因甚諸人自生障礙有僧請益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爲甚狗子獨無師曰莫說狗子直饒你問他釋迦彌勒還有佛性也無他也道無僧曰趙州禪在口唇邊因甚只會道箇無字師曰趙州見處只到者裡僧曰和尚不肯趙州那師曰是僧曰趙州是古佛因甚不肯他師曰趙州在那裡隨後便喝　示衆諸方有海蠡禪海蚌禪鐵剗禪老僧者裡却似水上葫蘆觸著便動捺著便轉活鱍鱍地無你奈何處昨日一陽來復見說生根了也諸人爲我提起看　示衆有時伸出佛手有時放出驢脚錯有時拍禪牀有時擊香桌錯有時舌生毛唇生醭拄杖長年靠壁角臨濟德山鼻孔一時穿却錯諸禪德向者三箇錯處認得老僧請你喫無麪飩飥　示衆臨濟大師道我者裡是活祖師西來意一切臨時要用便用遂拈拂子搖曳曰我者裡也是活底要用便用一切臨時且道與臨濟底是同是別擊一擊擲下曰臨濟大師猶欠者一著在　示衆佛祖行不到處行取一步佛祖說不到處說取一句召衆曰一鋪是九里三鋪廿七里者箇是佛祖行不到處老僧行到今日初三明日初四後日初五者箇是佛祖說不到處老僧說到喝一喝曰寧與有智人厮罵莫與無智人說話　示衆譬如牛過窓欞頭角四蹄都過了惟有尾巴過不得師曰者箇是東山演祖不了事處老漢參方三十年也有兩件不了底事是甚麼兩件事饑來要喫飯困來要打眠　示衆跛者命在杖渡者命在舟有來由沒來由一身還有一身愁衲僧門下奪食驅牛擬著眼看便與閉却戶牖擬開口道便與塞却咽喉夜廊無月不點火露柱從教撞破頭　示衆慈悲不是佛忿怒不是魔明州布袋橫拕竪拕人人自屎不覺臭淨潔地上正好放屙金窠草窠相去幾何歲寒落葉無人掃一任門前堆積多　示衆天如老漢一箇獃僧爭奈諸人認他不著道他卓卓巍巍他却藞藞䃰䃰道他藞藞䃰䃰他又卓卓巍巍或時做善知識模樣談玄說妙或時現三頭六臂發瞋發惡如是等處一一

認他不著殊不知老漢不在諸人眼睛裡却在諸人鼻孔裡諸人不信伸手摸看總饒摸他不著也摸著自家鼻孔」 示衆舉臨濟道我在黃檗先師處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師曰好箇頑皮癩骨不知痛癢底麤漢何似近代兒孫箇箇皮下有血動著他絲毫不得也奇哉」 示衆舉百丈野狐因緣師曰前云不落後云不昧引得野狐隨群逐隊喝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前後五百生一時粉碎」 示衆釋迦老子推不開達磨大師趕不出引得一晦之田三蛇九鼠盡道呼蛇易遣蛇難拍膝曰有甚麼難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示衆女子臨出嫁時治家作活之法一一請教父母惟有生子養子不待教而自能所以俗書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誠哉近代宗門衲子則不然先學說法然後學做佛寧可不做得佛不可不會說法怪哉」 師不領院事居恒隨機開導行省平章咸稽顙執弟子禮屢起浙江諸名山堅却不赴遁跡吳淞間弟子就吳中構地結屋如叢林規制名師子林居十有三年道價日振元至正甲午帝師錫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號兼賜金襴法衣示寂後塔于水西原

日本國建長古先印原禪師本國相州藤氏子藤爲國中貴族師生有異徵年十三父母順捨出家航海南詢初謁無見于天台見指參中峰峰命給侍師屢呈見解峰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師退而悲泣食寢俱廢峰憐其誠因語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師聞悚然汗下一日有省趨告峰曰印原撞入銀山鐵壁去也峰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爲師釋然領解峰因囑曰善自護持復參虎谷陵古林茂東嶼海月江印諸老咸以師子兒稱之會淸拙澄歸國截師同返遐邇欽敬初出主甲州之慧林歷遷八刹後住相州之建長一日示疾謂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乃曰吾塔已成未

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端坐而逝時甲寅春正月也初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讚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世壽八十僧臘六十七

般若誠禪師法嗣

建寧府高仰山古梅正友禪師貴溪丁氏子依末山本受業後參絕學發明宗旨流寓江淮垂三十年入閩初主南浦之天心泰定甲子建陽籌蔣德懋洎長者陳益宗捨園作菴迎師開山敕額大覺妙智室中每舉狗子無佛性話鉗錘[illegible][illegible]不少假借　結制上堂仰山結制尋常活計眼裏放光鼻孔衝氣遇饑而餐遇困即眠諸方撒土揚沙高仰心空及第　解夏上堂九旬禁足特地成錯三月安居無繩自縛布袋解開乾坤寥廓放去若龜毛收來懸兎角試將兩眼挂虛空一陣涼風生殿角　上堂九旬禁足又過一半心地未明如牽火鑽光陰莫虛度了却開公案平地無端捉得賊老僧出來爲汝斷　小參月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見本來人還有會得本來人底麼良久曰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空　師生於元至元乙酉寂於元至正壬辰說法二十九夏住世六十八秋全身塔于本山

智者義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德隱普仁禪師蘭谿趙氏子年十歲依寶石秋潭受業十四祝髮二十參方時了然義弘道智者寺師往叩機鋒觸發旋命侍香復見南楚於雙徑分座說法至正乙未出世西峰淨土戊戌明高帝親師六師至婺州幸智者寺詔師主之甲辰遷淨慈一日示微疾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世壽六十有四僧臘五十有山居詩三會語錄行世

淨慈林禪師法嗣

杭州府止菴德祥禪師本郡人與同菴俱爲平山嗣德業風雅爲時賢所重一日將湼槃衆請說偈師忽倚座曰者一隊噇酒糟漢我爭如你何竟趨寂

江寧府天界同菴夷簡禪師洪武戊午主南屏淨慈兵燹之餘殿堂鐘鼓爲之一新父子繼席傳爲

盛事二十五年壬申奉旨主大天界寺

海門則禪師法嗣

湖州府弁山白蓮南極懶雲智安禪師嘉興沈氏子出家海寧淨妙謁天眞發明別傳之旨韜光晦迹交聘不赴晚居弁山之白蓮示衆萬法歸一無孔鐵鎚當面擲一歸何處抹過西天並此土靑州布衫重七斤寒巖古木瑤華春仁者殷勤問端的孃生鼻孔從來直俄然言下解知歸九九方明八十一後退歸淨妙示寂塔于弁山之南阡所著有南極語要

華頂觀禪師法嗣

處州府白雲福林智度禪師麗水吳氏子年十五從禪智寺空中假薙染習定楞伽菴越數夏出遊七閩旋還里之白雲築室以居曰福林後參靈石芝於淨慈謁斷崖義於西峰俱不契聞無見說法華頂往叩之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見曰待婆羅峰點頭却與汝道師擬進語見便喝師曰婆羅峰頂白浪滔天華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見曰我者裡無殘羹餿飯師曰此非殘羹餿飯而何見領之遂服勤數載辭去見囑以大法師佩服之復往長沙見無方普雲居謁小隱大至正甲午還福林尋主龍泉之普慈移茆山遷武峰明洪武己酉詔徵天下高僧建法會蔣山師應詔事解嚴還至杭居虎跑秋趨華頂明春示微疾仍回福林五日忽沐浴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壽六十七臘五十三闍維舍利五色齒牙數珠皆不壞建塔瘞於西院

天童砥禪師法嗣

寧波府大梅護聖無作文述禪師明之慈溪人幼不御不潔讀書入口成誦子史百家無不徧覽一日閱佛書忽心融神會如素習者白父母從東溪牧落髮就大用諱具戒首參元叟東嶼皆以器許之然不自許可遂入天童見怪石與語契合典藏鑰甚得深旨出世住鳳躍山等慈寺次遷大梅爲衆說法脫略窠臼一時名緇奇衲風靡而至帝師錫以覺智圓明號後歸老福昌而士夫名宿益勤過從焉年七旬畏煩退居花嶼湖居恒臨衆甚嚴主接賓則又津津然喜見眉目示寂於元皇慶癸丑九月也　卷二十六

續燈正統卷二十七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五世

伏龍長禪師法嗣

蘇州府鄧尉萬峰時蔚禪師溫州樂淸金氏子襁褓中見僧輙微笑合掌十六得度十九至杭受具戒參虎跑止巖巖令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抵明州達蓬山佛跡寺側卓菴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舉溈山踢倒淨瓶話驀地觸發說偈曰顚顚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費半年當日有人親在側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謁無見於華頂見囑師住山仍返達蓬單丁十載後造千巖巖曰將甚麼來與老僧相見師豎起拳曰者裡與和尚相見巖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巖曰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出明日普請砍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尚酬價巖曰不直半文錢師曰瞎巖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卽呈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直三千與大千刦被傍觀人抉破誰知不直半文錢巖謂左右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一日巖陞座舉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語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便出乃卓菴於蘭溪之嵩山凡九載巖寄以偈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三爲手書招之愛重彌至旋畀以法衣頂相　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四面好山擎日月一湖秋水浸青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仙描不就終不與君傳　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眉毛眼上橫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錯認定盤星　二僧參師問那裡來僧曰隴西師曰我聞隴西有鸚鵡是否僧曰是師曰還會吟詩作賦麼僧曰會師曰會吟甚麼詩試道看僧無對師便打曰妄語漢汝不從隴西來第二位道看僧作舞勢師曰似卽似爭奈口口不同自代曰上大人丘乙己　開堂拈香畢乃曰千聖難明不了因遞代相傳古到今今日嵩山重舉似鐵樹華開別是春向無影樹下打眠宏開飯店於虛空背上

經行大闡宗乘塵塵剎剎全彰物物頭頭合轍擊碎魔王窠臼斷送衲子命根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直得淨名杜口共贊昇平嚴頭密啟咸宣至化正與麼時祝聖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一片精光輝宇宙直教萬國奉君恩」　上堂舒兩手曰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裡入復握拳曰閉却牢關說家裡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歛僧伽黎便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尚如是說嵩山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曰嵩山門下令不虛行」　上堂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展兩手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後遊姑蘇鄧尉喜其山水盤結遂駐錫焉未幾四衆咸集成大伽藍名曰聖恩明洪武辛酉正月二十九日集衆曰老僧時節至矣即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泊然而寂奉全身塔於院西岡塔曰永光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

松江府華亭松隱唯菴德然禪師里之張氏子幼從無用貴祝髮徧叩諸方未有所契後於千巖會中聞上堂語豁然悟入石屋珙謂師曰子緣當在華亭因書松隱二字授之於是歸里築室於郭瀍之陽遂名松隱足不踰閫者三載嘗刺血書華嚴有天華滿庭之異感居民爲建寶坊洎千巖遷化衆請繼席」　開堂日僧問遠離松水來據龍峰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家風事若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斧頭是鐵作曰恁麼則龍門無宿客也師曰早已點額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曰你道老僧眉毛有幾莖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曰蹉過不少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曰那裡得者消息來曰賣金須遇買金人師便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瞖又作麼生師曰好向繡湖湖上看月明夜夜散金波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曰大衆證明學人證

拜師乃曰第一義諦已被東白和尚一鎚擊碎了也未免向第二義門露箇消息山僧數年搓得一條龜毛索子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却且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曰者兩箇老漢同門出入宿世寃家人一向孤峰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點檢將來二俱漏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新龍峰與麼提持是賞是罰渠蕎拈拄杖卓一卓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世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曰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有來由無途轍六月炎炎撒氷雪文殊無處著渾身普賢特地呈醜拙是眞說非眞說若無閒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

謝藏主維那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衲僧一任來去藏裡摩尼照徹十方洞裡桃花千葩競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神夜半看鮫珠眼光挂在扶桑樹喝一喝

結制上堂煖氣相接正在斯時深深冷灰裡撥著星兒之火向死柴頭上發機燎起互天烈焰燒却舜若多神面皮敢問諸人作麼生回避擲拄杖下座

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衆作麼生說箇見性成佛底道理良久曰幸是無瘡勿傷之也

結制上堂蠟人爲驗始於今日九十日中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恁麼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卽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衆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曰看取定南鍼

歲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驀拈拄杖曰拄杖子昨夜抽條今朝吐蕊花開五葉香徧大千且道還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卓拄杖一下喝一喝

臘八上堂明星一見出山來剛道孃生兩眼開不是髑髏乾得盡爭知春色上桃腮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腳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示衆佛是衆生界中了事漢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人若欲決了此事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折旋俯

仰與人酬酢處看是甚麼道理忽爾妄想滅知見忘突出自家一段光明洞徹十虛無絲毫隔礙始知佛與衆生本性平等一身清淨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無一塵不是眞如境界無一刹不是解脫道場所以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供如來合斯言豈欺我哉

示醫士話頭一則耆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二途開口笑不勞鍼砭起膏肓　化燈油劫初一點光明種猛烈工夫撥出來瀉入碧瑠璃裡去三千諸佛笑顏開　洪武初以有道徵未幾以病還嘗曰學佛法人無徒恃見地一知半解濟得何事顧力行何如耳戊辰四月十四示寂塔全身於松隱

金華府清隱蘭室德馨禪師義烏方氏子年二十五投伏龍祝髮執侍數載始徧參諸方久之歸覲千巖至正壬辰乃結茅城西榜曰清隱會巖遷化後出主聖壽蘇平仲嘗過訪寒溫外不措一辭蘇曰千巖老師見客口如懸河師今默然何也師曰道無隱顯焉有語默昔吾先師未嘗不言然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然而未嘗不言也蘇乃擊節稱賞洪武壬子十一月十四日示微疾集衆訣別端坐而逝留龕七日顏色如生茶毗五色舍利無數世壽七十僧臘四十有六□□□□□

杭州府天龍水菴無用守貴禪師婺州甄氏子十八歲投康侯山芝染泰定間遊浙西適千巖居龍華師叩之默有所契龍華去天龍密邇大道平力圖起廢挽師與巖主之會巖去義烏師與俱焉至正丙戌謁中峯羣疑頓釋旋居嘉禾一夕夢大道曰我已棄人間世師驚疑挐舟訪之由是復主天龍辛丑八月一日忽索筆書偈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逝行省丞相達識鐵木爾爲主後事築慈濟堂院於天龍西岡奉全身瘞焉師生平不畜長物寒暑一衲律身甚嚴嘗瘞一齒弟子函櫝中生舍利五色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有五

金華府華山明叟昌菴主浦江人縛茅里之華山往謁千巖巖示以入道旨要旋歸晝夜孳孳不怠一日

忽辭衆說偈曰生本無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長空片月語畢端坐而逝時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

江寧府天王山般若法秀禪師嘗居婺之聖壽爲第一座元大德末棲遲此山至正甲午明洪武主渡江單騎入山與話相契時遣繆總制者送供焉師久之遊廬山莫知所之而所居僊龕亦蕪矣洪武丁卯上憶其事詔工部侍郎黃立恭諭之曰朕渡江來曾謁法秀禪師與語卓有識見今其亡矣爾可選一辦道僧即舊地重新創建一菴以見朕意立恭乃擧僧紹義引見受命而去于其山蓮葯上立菴賜名般若禪院左春坊鄒濟作般若禪院記紀其事甚詳

高仰友禪師法嗣

鎭江府金山慈舟濟禪師西竺作禮曰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尚決斷師曰賊存甚麽處竺拍案一下師往復徵詰復曰諸佛不說列祖不傳除却搖脣鼓舌瞋目揚眉還我到家一句來竺默然師曰去聖時遙尙有此子善自護持

一峰寧禪師西竺呈見解師爲勘驗示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師子金毛撥不鬆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箭九回空

白蓮安禪師法嗣

湖州府碧巖空谷景隆禪師姑蘇洞庭龍山陳氏子初見懶雲後於虎丘禮石菴祝髮會菴遷靈隱師相隨七載因往天目禮祖塔憩錫歲餘忽有省入還懶雲雲爲助喜後住碧巖　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此問最親切曰覿露堂堂時如何師曰途路未爲眞曰南人如問雪我道是楊花師曰喚鐘作甕又爭得　晩年於西湖修吉山卜地爲生壙築室以居名曰正傳塔院復自製塔銘其略曰嗚呼死生一夢骨塔奚爲蓋表佛法流芳蹤不斷即幻明眞以致佛祖命脈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窣堵峻嶒峰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巖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爲身虛空爲口萬象爲舌晝夜說法未嘗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忽醒廓然頓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覿面相見西來祖意兩

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靑師嗣太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嬾雲和尙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嬾雲卽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上泝天眞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理貫古今詣實爲至銘曰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群靈昇墜恒無已時佛祖垂應爲導爲師宿膺微幸值斯化儀不善弘道隨力所宜卒於武林骨窆山崖窣堵奠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爲無爲成住壞空斯道坦夷正統八年癸亥春景隆五十二歲其所著有空谷集尙直尙理編

福林度禪師法嗣

江寧府天界古拙俊禪師姑蘇松陵人年十三投越州日鑄寺出家十五祝髮受具戒首謁石屋珙次見三衢嬾牧得禪定工夫復往叩古梅於高仰禮拜起依實供通梅打趂出如是三度被打遂結伴歸里立限壁觀九年每三年燃一指歷燃三指一日忽然瞥地乃往參福林法戰相契遂留首衆時年二十八矣衆推出世師遁跡出山留偈曰半載相依唱祖機幾番談道奉嚴威出山便說歸時路又是重添眼上眉韜光巖壑三十餘年有平生最愛隱巖谷三十年來嬾送迎之句洪武間奉旨剃度千僧至繁昌衆請東廬山開堂　示衆禪之一字亦是强名云何曰參在信而已擬議卽乖開口卽錯若是發心不眞志不猛利者遷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佛法無靈驗却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臭糟甕相似是者般野狐精直饒到彌勒下生有甚交涉眞正道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祖關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祖做箇樣子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爲甚麼事長慶坐破蒲團七箇爲甚麼事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爲甚麼事乃至歷代眞實履踐尅苦勵志爲甚麼事山僧今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爲甚麼事諸禪德旣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悟親證底樣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頭截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爲侶向長

連牀上七尺單前高挂鉢囊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
下手脚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相賺我
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永樂丁亥復奉旨于天
界終老焉

大鑑下第二十六世

鄧尉蔚禪師法嗣

蘇州府鄧尉山寶藏普持禪師萬峰付偈曰大愚肋
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
續燄古今傳後繼席聖恩為第二代虛白參師問心
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白向前問訊叉手立師
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者見解白乃發憤至第二
夜大徹師示寂後塔于萬峰之側

武昌府九峰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陳氏子九歲
從本州寶林緣受業初謁無聞聞示以高峰一歸何
處話遂入嵩山苦心研究一日有省述偈有萬象全
彰一鏡中之句乃奮志徧參後抵姑蘇見萬峰于喝
下領旨峰付偈曰五派傳來臨濟宗入門一喝露全
鋒老婆心切能容易試看泥蛇化作龍後住九峰明

洪武壬戌孝慈皇后賓天楚王聘諸山名衲集於洪
山見師驚異特留邸館請問法要上召見便殿賜坐
應對稱旨禮遇優渥欲留主京剎師力辭命中官送
還九峰丙子御製懷僧無念詩文一軸命中官賫送
諭慰彌至敕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於皎月定慧總
若巍山暫來一見此去常懷懷之不已遣人就見特
以松實松華供之兼以詩文勞之師亦以偈進曰萬
機之暇究眞玄百草頭邊大有禪毛孔徧含塵剎土
毫端現出性中天定回坐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溽
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聖壽萬斯年中官回奏上
大悅永樂甲申一日集衆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
八十年踏翻華藏海依舊水連天泊然而逝奉全身
塔於師子巖謚淸福廣慧禪師

杭州府東明海舟普慈禪師蘇州常熟錢氏子幼出
家破山聽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有疑往參
萬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何是實義峰劈頭兩
棒攔胸一踏踢兩踢曰只者是實義師起曰是卽是
太費和尙心力峰然之嗣以偈付之曰龜毛付囑與

兒孫兎角拈來問要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復囑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爲人師範師領旨結廬洞庭山塢二十九年一日過訪東明明曰和尙曾見甚人師曰見卽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但說何妨師曰萬峰明與論宗旨喜甚乃曰東明一席敢煩和尙相繼也慧昆不出月亦去也明至二十八辭衆廿九夜示寂當正統辛酉六月也師欲歸洞庭衆堅請乃繼其席上堂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曰老僧在你缽囊裡師曰者僧如出林虎被睦州收入重網深坑裡埋卻了也時有僧問未審那裡是他重網流坑處師曰你禮拜著僧拜起理前問師哭曰我爺哪我孃哪僧罔措師直打出

上堂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門曰兎子懷胎師曰古人如此問答饒你通身是眼也覷不見通身是手也摸不著還委悉麼以拂作圓相曰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舉雪峰因僧禮拜起峰打五棒僧曰某甲有甚麼過峰又打五棒師拈曰前是殺人刀後是活人劍無奈者僧不悟若悟管教雪峰喫拳有分

舉黃檗見趙州來便閉卻方丈門州入法堂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州曰賊過後張弓話頌曰一擒一縱兩施能戟去鎗來展大勳彼此機關誰識得至今疑殺李將軍

舉巴陵示衆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旣不是風幡向甚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頌曰商鞅立法太嚴酷連累鄰邦人膽寒如有縱橫無犯者秦王高拱樂函關

舉趙州訪茱萸纔上法堂萸便曰看箭州亦曰看箭萸曰過州曰中頌曰季春茱苡生前徑三月桃花茂小園可惜芳春人不識樹頭百舌更能言

沈貫問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舉手曰經也月也指也貫罔措師拍案一下曰月落寒潭貫有省乃曰吾師之道非凡情所能測師年臘並尊出世僅十載遽唱滅臨終說偈曰九十六年在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諸訛今日一齊鎖殞釋迦至我有不可數老和尙乃以拂作圓相曰都向者裡安身咄擲拂而逝當景泰康午門人塔全

身於東明左側

蘇州府鄧尉山果林檗禪師虛白參師擲蒲團曰汝試道看白曰只此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師曰且道裂後如何白擬議師便打出

松隱然禪師法嗣

道安禪師失錄姓氏矢志礪行有乃父風常行般舟三昧永樂丙申示寂遺偈曰不會掘地討天也解虛空打橛驚起須彌倒舞海底蝦蟆吞月踏翻生死大洋說甚漚生漚滅世壽七十有七

金山濟禪師法嗣

建昌府新城壽昌西竺本來禪師崇仁裴氏子七歲出家觀音寺年十三參一峰執侍七載一日聞讀淸淨經有省偈曰幾年外走喪真魂今日相逢逈不同身伴金毛石獅子回頭吞却鐵崑崙峰寂走見慈舟於金山禮拜起便問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尚斷舟曰贓在何處師拍案一下舟便喝復舉香嚴上樹話反覆徵詰有當乃承印可初住劍江壽聖寧藩致書聘師三返不赴僅答問道書授慧光普照頓悟圓通之號永樂乙酉開法壽昌 上堂拈香畢乃曰天日高明暑漸隆榴花噴火耀庭中衲僧眼裡真機露無位眞人覿面逢直下知端的擬議隔千重要達己躬事黃龍最上峰便下座 後往閩之杉關重開福田壬寅十月八日忽索筆書偈曰者箇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顚顚倒倒只隨流是聖是凡人莫曉咄來來去去去海湛空澄風淸月皎書畢趺坐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五奉全身於法堂供養

天界俊禪師法嗣

□□府東普道林無際明悟禪師別號蠶骨蜀之安岳通賢鎭莫氏子年二十棄家初習禪定工夫後參樓山淸淸舉趙州無字話師當下有省行住坐臥常在定中一日坐次忽然光明洞照無一毫可得占偈有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之句西江悟首座指見無念會念謝世遂參古拙禮拜次拙謂侍者曰者僧有福德相拈拄杖靠椅坐命師供說行脚師爲直敘拙曰你且去我不知你者樣工夫一日復上方丈拙震聲一喝拈拄杖作打勢師呈身就棒拙曰我棒頭

有眼不打者般死漢拽拄杖便出師拱立不動粜復還坐藞劄問曰大地平沉你在甚麼處師曰全露法王身粜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速道速道師曰不道粜曰因甚不道師曰亘古亘今粜曰亘古亘今即且置你在西川甚麼物恁麼來師不語良久粜曰啞子得夢向誰說一日粜爲更號無際師曰恁麼則無際亦未在天下老和尚盡向者裡成道歷代祖師盡向者裡成佛即今有說佛說祖底出來盡教伊出門去不如某甲者裡𩿃𪁺打鬨粜笑曰者漢此後不受人瞞去也

走馬燈偈曰團團馳走不停留無箇明人指路頭滅却心中些子火刀鎗人馬一齊休門下法嗣七人有付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

河南府伏牛物外無念圓信禪師金臺高氏子生宣德己酉九歲出家受具首見無際于隆恩有省入天須己卯歸牛山結茅辛己復詣繁昌參月幻幻問何處來師曰牛山幻曰人在者裡牛聻師曰覿面不相識全體露堂堂幻曰雖然爭奈頭角不全在師曰某甲今日山行困幻復拈起竹篦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上座作麼生師曰有勞神用幻曰未在更道師便進前奪竹篦擲於地幻軒渠大笑師曰某甲罪過便作禮幻乃撫而印之師菴居三十載開法伏牛

僧問龐居士道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今日請和尚彈看師欬嗽一聲僧曰不會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意旨如何師曰馬祖去世久矣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富兒易嬌曰非心非佛又作麼生師曰窮坑難滿曰某甲不會師曰若道即心即佛大似好肉剜瘡若言非心非佛何異灸瘡加艾直饒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是平地喫交且道畢竟如何良久曰坐來拭几添香火粥罷呼童洗盋盂

江寧府祖堂幽棲性天如皎禪師四明周氏子從正菴中芟染徃謁古粜一夕推簾見月有省乃曰元來恁麼翌日趨見粜便震聲一喝粜曰貧人得寶邪師曰寶即不得得即非寶粜曰憑何如是師趨前問訊叉手而立粜曰還我向上一句來師遽掩耳便出復

呈偈曰午夜推簾月一灣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覓只麼怡怡展笑顏䂐爲助喜度嶺至西坑築菴影不出山者二十年宣德壬子赴武林虎跑請後應祖堂幽棲臨終示衆曰文章佛法空中色名相身心柳上煙唯有死生眞大事殷勤了辦莫遷延大衆且道如何了辦良久曰吾今無暇爲君說聽取松風澗水聲語畢而逝弟子奉全身塔于菴左壽七十

何密菴居士法嗣

揚州府素菴田大士僧問補陀路向甚麼門出士曰上座卽今從甚麼門入僧曰抑勒人作麼士曰看脚下僧擡頭進前三步士曰錯僧便退後三步士曰錯復曰且道是你錯是我錯僧曰未舉已前早知錯了也士曰正好喫棒僧無語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去示衆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提箇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殊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工夫斯得之矣咄

續燈正統卷二十七

續燈正統卷二十八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七世

鄧尉持禪師法嗣

杭州府東明虛白慧旵禪師楚王氏子父爲丹陽稅課司遂家焉幼穎悟年十四從妙覺湛然受業適作務次然問汝在此作甚麼師曰切蘿蔔然曰汝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師曰降將不斬然異之會然遷撫之踈山師聞唯菴唱道松隱將往見至一小菴自誓曰此行若不徹證決不復回一定六日忽舉首睹松豁然有省遂返晝夜危坐端如鐵幢諸方因號旵鐵脊後抵姑蘇鄧尉謁果林林指令參寶藏眞迷悟由藏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裡泊在者裡一日室中侍立藏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猶作者般見解師遂發憤寢食俱廢至第二夜驀然徹證遂述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

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涌出一輪紅藏笑曰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雖然也須善自護持師受囑辭去於天目之平山堂結侶坐千日長期後遊安溪古道山峰巒秀拔遂有終焉志一住三十餘載影不出山宿衲爭趨成大精藍宣德乙卯敕額東明禪寺嗣領衆重修淨慈大殿正統辛酉六月廿七忽集衆敘謝訣別衆請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用得者幾句閑言語廿九辰刻跏趺而逝茶毗舍利無算塔於本山東塢壽七十臘五十有五

壽昌來禪師法嗣

建寧府天界雪骨會中禪師大闡參師問何處來闡曰逼塞虛空都無來去師曰既無來去阿誰拕皮袋到者裡闡曰內外俱空皮袋何有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西來豈有意邪師曰臘月三十日到來向何處安身立命曰信脚踏翻乾坤獨露師乃示以偈曰的是金毛親出窟法輪掉轉入塵來一聲驀地遍空吼野犴聞之腦裂開

道林悟禪師法嗣

安慶府桐城投子楚山幻叟荊璧紹琦禪師蜀之安唐雷氏子幼從玄極通受業首參無際一日聞版聲有省復參壞空有賊不打貧家一段語正統癸亥再參無際際問數年以來在甚麼處住師曰廓然無定際曰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際曰者是學得來底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際曰莫落空耶師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際曰畢竟事作麼生師曰水落石出雨霽雲收際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爾橫吞藏海現百千神通到者裡更是不許師曰和尚雖則把住要津其奈旁觀不少際拍膝一下師便喝際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斡蠱也省力師掩耳而出至晚復召師詰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說來看師從實具對際曰還我無字義來師呈偈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際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際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乃記莂焉壬申抵金陵訪月溪海舟出住後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淵

潤雲歸晚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額下
眉邊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甑
炊松粉氷鐺煮月團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却波璃
盞　問如何是佛師曰生鐵秤鎚曰如何是法師曰
石頭土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　景泰乙亥
遷投子上堂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衆臨筵請
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象峰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
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是賣
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
無師曰雖然眼裡有筋爭奈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
早猴白渠更猴黑意作麽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
竪降旗問和尙今日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
麒麟步驟丹霄外優曇華開烈焰中曰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項露風過樹頭搖問寶劍未出
匣時如何師曰神號鬼哭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佛祖
吞聲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僧
提起坐具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毒蛇頭上揩
癢猛虎口裡橫身也須是恁般人始得適來者僧大
似一員戰將敢來者裡奪鼓攙旗惜乎龍頭蛇尾死
在棒下若解轉身活路自然不犯鋒鋩所以道弄蛇
須是弄蛇手不會弄蛇蛇齩殺復擧法燈開堂曰薝
爲淸涼老人有未了公案話畢師曰大凡宗師出世
先要拈出已見然後方可定斷古今看他法燈如此
作略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幻叟今日亦爲蠶骨老人
有未了公案出來爲渠了却若有問蠶骨老人有甚
不了公案應聲便喝他若眼目定動連棒打出大衆
山僧恁麽提持且道與法燈用處還有優劣也無若
緇素得出許他是箇同參　上堂拈拄杖曰只者些
子諸譌多少師僧到者裡開口不得思量不及擧揚
不出卽今落在山僧手裡橫也由我竪也由我提起
放下卷舒殺活總由我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正當
恁麽時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尙到者裡只得乞命有
分衆中莫有爲佛祖出氣者麽良久卓拄杖一下曰
蹴瞎金剛正眼靠倒空王寶座汝等諸人討甚麽盌
便下座　上堂衆集師斂衣就座良久曰大衆分明

記取便下座」 示衆選佛場開定祖機辨明邪正在鉗鎚禹門浪暖風雷動正是魚龍變化時衆中莫有衝波激浪者麼良久以拂子打圓相曰機先一著覿面全提擊禪牀一下曰句外一言和盤揭露不許停思顧佇那容擬議分疎眨得眼來劍去久矣縱饒佛祖到來也只攢眉有分何故蓋爲非言路可通非心識可測若是英俊衲僧向未擧以前便當點首一笑猶較些子近世人心不古學者不務眞參實悟惟是接響承虛以學識依通爲悟明穿鑿機緣爲參究破壞律儀爲解脫貪緣據位爲出世以致祖風凋弊魔說熾然塞佛祖之坦途瞽人天之正眼使吾祖教外別傳之道於斯委地大覺世尊於二千年外早已識得衆生心病預設多方曲垂規則故曰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又曰衆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開悟所以結制安居剋期取證過三期日隨往無礙故知解結之有時也諸大德於九十日中還曾證悟也無已悟者且置勿論未悟者則此一期又是虛喪了也若是眞正道流以十方法界爲圓覺期場無論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擧起話頭爲始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乃至二十年三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要見箇徹頭徹尾眞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所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豈虛語哉驀竪起拂子曰還知落處麼幻叟今日不辭饒舌更爲諸人下箇註脚猛火鑄成金彈子當機捏碎乃渾圇等閒得失俱拈却風送潮音出海門」

師到園見冬瓜問園頭者箇無口因甚長得如許大頭曰某甲不曾怠隋一時師曰主人公還替你出些力氣也無頭曰全承渠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便禮拜師曰者猶是奴兒婢子在頭轉身拈篾縛架師乃呵呵大笑回顧侍者曰菜園裡有蟲」

性空首座請益蒙山三關語曰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長安路上金毛臥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裡作舞因甚不見師曰五鳳樓前鐵馬嘶曰蓮湖橋爲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甚落井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曰請師頌出師曰好與痛棒曰棒則甘領頌則乞師不吝師乃

大笑頌曰當機把斷聖凡津擬議知渠屈未伸欲識蒙山端的旨垂鉤意在釣金鱗」天順丁丑由匡廬歸蜀韓都侯於方山建雲峰寺迎師住持成化癸巳三月中示微疾衆請末後句師展兩手曰會麼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破虛空靑天霹靂阿呵呵泥牛吞却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華息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僧臘六十一建塔天成

雲南府古庭歸化善堅禪師本郡昆明丁氏子十九參栢巖宣德庚戌走金陵參無隱道道示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苦心窮究未有所入乙卯抵貴州雍蘿山入蜀脇不至席者數年始大悟正統間袖香走隆恩參無際際曰子見處因甚與老僧不同師展兩手曰者箇非別際頷之一日辭際際曰甚處去師曰十字街頭訶佛罵祖去際曰子還來否師曰不違和尙尊顏禮拜便行初遊金臺止大容山復南還住金陵天界天順間遷皖桐浮山」示衆汾陽無業道古德道人得意後茅茨石屋向折脚鐺煮飯喫過二三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召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吾輩貪利愛名汩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便忘大果誠哉是言我等惟掠虛頭妄自尊大無明三毒潛結于心逆惡境緣知無解脫據實而論且莫管你是知識非知識除却一切施爲動靜語默文字生死到來畢竟作麼生脫去不得認著箇死搭搭向長久處妄想不得執著箇轉轆轆向活脫處狂蕩但有絲毫差別見覺直饒你脊梁似生鐵鑄就機辯如懸河瀉水未免閻老子打入阿波波阿吒吒八寒八熱萬死萬生灼然灼然擊拂子曰昨夜蟭螟吞六合虛空撲碎落巖前復召大衆曰珍重」後歸里古庭建歸化禪林以弘治癸丑七月二十日示寂古庭與盤龍南北竝峙至今二大士肉身存焉

田素菴大士法嗣

□□府佛跡頣菴眞禪師示衆靑山疊疊綠水滔滔於斯會得獨步高超雖然也是尋常茶飯古人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群陷於流俗若向擊石火裡辨緇素掣電光中明殺

活可以坐斷千差壁立萬仞諸兄弟還知有恁麼時節也無今時諸方說禪浩浩盡謂脚跟點地鼻孔撩天究竟具正眼者落落罕聞所以偏正不一各立異端堅執已解彿通實理所謂正法難扶邪說競興古人道信有十分則疑有十分疑有十分則悟有十分可將盡平生眼裡所見耳裡所聞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莫存毫末只就未明未了公案上立定脚跟竪起脊梁無分晝夜無參處參無疑處疑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獃椿椿地却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打破髑髏不從他得豈不慶快平生者哉

大鑑下第二十八世

東明昱禪師法嗣

江寧府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成都余氏子生洪武甲戌幼孤見僧輙喜一日聞生死事大遂發心出家奮志參尋知識首見太初初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汝本來面目師即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眼對兩眼宣德丁未出峽遊燕京南詢至武林謁東明問無相福田衣何人合得披明便掌師曰作麼明叉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又如何明復掌師曰老和尚名不虛傳遂展具三拜未幾復遊金陵正統丁巳太監袁誠請師住持翼善庚申五月二十八日東明遺偈曰分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辛酉東明如期果寂成化丙戌師示寂壽七十三臘五十餘塔於寺左

蘇州府水心月江覺淨禪師姑蘇范氏子年十五從古拙芟染永樂壬寅參峴山宗後見東明親依最久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明曰你那裡去來師進前曲躬曰和尚那裡去來明便喝師亦喝明打出後菴居天目天順間遷里之水心成化己亥正月十九日戒飭徒衆說偈而逝壽七十九臘五十一

天界中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峰大闡慧通禪師建寧邵氏子從斗峰祝髮往參雪骨中一夕有省成偈曰手把龜毛索毗盧頂上推三千諸佛祖一串穿將來旦詣丈室見中中曰還我話頭來師復衝口曰坐斷恒沙界全心一物

無浮雲都散盡獨耀一輪孤中可之後住君峰二十餘年淸遠之風從化者衆弘治辛酉二月十七日集衆說偈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更添一歲事尤奇若問老僧何處去虛空獨露笑嘻嘻沐浴更衣趺坐而逝

投子琦禪師法嗣

順天府涿州金山寶禪師參楚山山問面南看北斗且道明甚麼邊事師曰和尙合取口好山曰未在師曰瞞別人即得山曰如何是透關眼師振聲一喝山曰向上一機又作麼生師曰靑天白日卓午山曰未夢見在師曰木童拈玉綫石女度金鍼山曰轉身一句速道速道師曰雨添山色秀風來竹影移山拈拄杖師便喝拂袖而出山曰放汝三十棒師轉身作禮曰謝和尙慈悲山曰子雖有滔天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師俛首默然山肯之

□□府唐安湛淵齋禪師依楚山最久一日入室次山問如何是至理一言師曰有口說不得山曰松風流水爲甚麼却說得師曰爲渠無口山曰你道他說些甚麼師曰和尙適來問甚麼山曰祇如絕音響處還有說也無師曰有則灼然有只是聞不及山曰聞即且置你道他說箇甚麼師乃竪起拳頭山曰還有聞得及者麼師以手指香爐曰是渠却聞得山曰因甚渠却聞得師曰爲渠有耳山曰汝亦有兩耳爲甚聞不得師曰雖然聞不得瞞他一點不得山曰放汝三十棒師便禮拜

襄陽府大雲輿禪師久侍楚山一日山出郡歸衆途迎山曰我不曾下山亦未嘗出郡且道甚處去來師曰大衆久立請和尙回寺山曰那裡是寺師曰鐘聲響得好山呵呵大笑師便禮拜後山付偈曰躬自西州定宗旨親從投子付袈裟他年出世提綱要不立孤危是作家

順天府房山石經海珠祖意禪師掩關次一日楚山到關前擊門一下曰請關主相見師斂手鞠躬而立山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曰只爲婆心切肝膽向人傾山曰不涉有無時如何師曰某甲到者裡却不會山曰待汝出關與汝一頓師曰某甲即今亦不在關內山指關門曰爭奈者箇何師便喝山曰天氣炎烝

善加保護師便禮拜

□□府長松大心眞源禪師三泚張氏子謁楚山問從上佛祖言不及處行不到處請師直指山拈拄杖曰齋師便喝山便打師又喝山又打師便禮拜一日室中侍立次山曰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師曰道不得山曰因甚道不得師曰他沒口山曰大好沒口師曰謝師答話

□□府松藩大悲崇善一天智中國師彭縣人體貌奇異年十二從月光受業後居松藩一日楚山過其廬師述悟由山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山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波斯嚼氷雪不覺齒牙寒山曰拈過有無如何湊泊師曰夜深誰把手同共御街遊山曰向上奇特一句作麼生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花一雙靑白眼何用撒泥沙山印可之

□□府中溪隱山昌雲禪師參楚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昌雲山曰號齋師曰隱山山曰雲在山中隱如何又出山師曰只因夜來鶴帶過嶺頭關山曰化爲霖雨時如何師曰偏潤寰區山曰忽被猛風吹散時如何師曰依舊靑天白日山呵呵大笑

順天府房山石經豁堂祖裕禪師成都亘氏子久從楚山遊一日山閱經次師詣前曰和尙看底是甚麼山喝一喝曰你道是甚麼齋師亦喝山舉起經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者一卷經流出且道者一卷經從甚處得來師彈指一下山便休去

□□府三池月光常慧禪師簡州李氏子參楚山山曰久聞上座嘗覽大藏是否師曰和尙莫謗某甲好山曰白底是紙黑底是墨畢竟如何是經師曰和尙太殺不本分山曰作麼生是不本分底道理師曰經齋山曰似卽似是卽未是師便禮拜

□□府翠微悟空禪師關西人久依楚山一日入室次山問踏翻大地無寸土徹底窮源事若何師曰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山曰還假履踐功用也無師曰履踐則不無功用卽不可得山曰只箇不可得處亦不可得子又作麼生師擬進語山震威一喝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

江寧府高座古溪覺澄禪師蔚州人從雲中天暉祖芟染閱大藏歷五寒暑於無字話染指乃叩月溪復往投子見楚山親炙久之得盡其旨隱固始之南山有年明天順間住金陵高座　結制小參三條椽下坐堆堆把定身心若死灰撥出爐中些子火驚天動地一聲雷還有不惜眉毛者麼良久乃曰有時三世諸佛與火爐說法覓火和煙得有時火爐說法三世諸佛諦聽擔泉帶月歸於斯會得芥子納須彌也得須彌納芥子也得正眼觀來兩箇火爐三世諸佛結住于青州布衫一粒芥子百億須彌收歸於雲門胡餅兩堂雲水穿又穿不得齩又齩不得大衆正當恁麼時畢竟作麼生還會麼拍案曰眉間撈出金剛燄露柱燈籠盡放光成化癸巳八月九日集衆訣別端坐而逝少頃衆泣師復開目曰不須如是復瞑目長往

珪菴祖玠侍者因病次楚山入寮躬視時值心上座來山顧師曰如何是心師曰開口不容情山曰未在師返顧心曰何不禮拜和尚心便就禮一拜山休去後病革有痛苦聲山曰平日得力句到者時節還用得著麼師魁首山曰既用得著又呌喚作麼師曰痛則呌癢則笑師曰只如三寸氣斷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雨過天晴青山依舊山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師曰曠劫不違今何有間山曰恁麼則子不曾病耶師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山復執師手曰者是甚麼師便合掌曰某當行矣振身端坐而逝

廣善潭禪師法嗣

鳳陽府槎山護國無用文全禪師濟南商河劉氏子年十九投靈巖祝髮初見月天次參別傳有省入傳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汝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昨夜泥牛吞皓月今朝木馬吐清風傳曰一歸何處薺師曰一自白牛歸雪嶺直至如今不見蹤傳頷之復往金山謁無極極囑師見寶月月問有草鞋錢麼師曰青山不露頂曰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孤光明月普天輝萬象森羅全體現一日月入堂坐次呌曰寒寒師便搬火爐向前月曰如何是火爐邊事師敲火爐三下月微笑而出入室次月拈拄杖子者是拄

杖子且道主在甚麼處。師奪拄杖擲地叉手而立。月曰看者漢撞却拄杖子了也。師拂袖便出。月爲印可。後出世槎山「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今來龍象交參。諸山共處。感皇上之洪恩。賢士大夫之護佑。安立禪期。助斯聖化。命山僧舉揚宗眼。令末運得種善根。雖然猶未是衲衣下事。且作麼生是衲衣下事」僧問三乘。郎不問。直指事如何。師曰雙峰頂上鶴棲樹。九龍山下鳥啼花。曰西來祖意。蒙師指東土相傳事若何。師曰嶺上青松千古秀。澗邊流水萬年淸」問如何是白水境。師曰一片荒田堆四野。三間茅屋壯諸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白虎頭邊天子廟。黑龍潭上帝王基。曰人境兩忘時如何。師曰蘇武不知靑羝意。七郎常恨白鴉歸。僧禮拜。師拍案一下

江寧府崇福大慧覺華禪師。維揚劉氏子。初見海舟。有省。復參寶月於繁昌。獲印證。住後上堂。舉拂子曰威音那畔只是者箇。如今目前也只是者箇。若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不喚作拂子。亦瞎却人天眼目。大衆畢竟喚作甚麼。若也直下見得。便知迦葉微笑。得紹如來傳燈。二祖覓心。堪續祖宗正脈。驀竪拂子曰還見得麼。良久曰千聖不能識。擊拂子下座

河南府伏牛翠峰德山禪師。關陝西夏人。幼質朴。年三十始出家。從雲南牛首海爲弟子。海寂。師得遍參。而凝膺之物。終苦未除。因古峰指參寶月潭。潭曰子期心固遠。特欠一番徹骨在。過此從死中活來。向人出言吐氣。始有著落。不然總沒交涉也。師聞於是入伏牛苦心六年。始得大悟。出世瓣香爲潭公拈出也。異日在都門吉祥時。以衆廣朝廷。聽讒言致怒。師爲捨衆歸伏牛。衆益盛。說法凡三十年。一日謂衆曰歸歟歸歟。吾北人歸化首丘願也。遂還京居延壽。未幾示寂。年八十有一。弟子奉全身。瘞於寺曾同之後。有贊師像曰有風斯淸。有月斯明。猗歟翠峰。玉振金聲

大岡澄禪師法嗣

杭州府天眞毒峰季善禪師。鳳陽吳氏子。父宦遊廣東。雷陽而生。年十七出家。初遇源明。明示以無字話。師當下便能領解。舉陳明。明曰我二十年看箇無字。

如蚊子上鐵牛。子纔學做工夫便有許多知見。復曰
觀子根器雖異。切莫被人哄去作長老。悞汝大事。師
蒙誨。誓此生以悟爲期。正統壬戌入川參無際。會際
赴召入京。遂掩關關中不設臥具。惟置小凳。昏重幷
去。覺一日聞鐘聲有省。說偈曰。沉沉寂寂絕施爲。觸
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
其時適際遷化。遂依月溪。溪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
却那。日惟東敲西擊。暗垂勘驗。一日侍溪園中坐次。
溪曰。你向來看甚麼話頭。師曰。無字。溪曰。如何是無
師曰。如今看來。恰似口金剛王寶劍。溪曰。如何是金
剛王寶劍。師曰。寒光燄燄。耀古騰今。溪曰。還我劍來。
師曰。擬動則犯他鋒鋩。溪曰。橫按當軒時如何。師曰。
佛來也殺。祖來也殺。溪曰。老僧來聻。師曰。亦不相饒。
溪曰。殺後如何。師曰。且喜天下太平。溪曰。畢竟如何
是無字意。師曰。贓賊分明。溪曰。賊即且置。還我贓來。
師曰。六六三十六。溪曰。未在更道。師曰。夜短睡不足。
日長饑有餘。溪曰。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
尾巴過不得。師曰。了無一法當情。僧繇通身露地。溪

曰。你即今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何處不稱尊。後
辭溪。抵浙掩關天目萬峰菴。月溪亦蒙旨欽賜歸金
陵大岡。遺書召師付囑。師適因事他出。溪臨委息。命
送衣拂畀之。師住山凡四十餘載。天順間建西湖之
三塔。泊天目之招明。吳山之寶蓮。南山之甘露。成化
初掩關石屋。後住慈雲嶺天眞」 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前江潮急魚行澀。後嶺峰高鳥泊難」 僧
請益。曰。高峰道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
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
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
畢。未審是那一句。師曰。待汝悟即向汝道。曰。不會。師
曰。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
我奪却你拄杖子」 示眾。寶劍全提。日用中高揮大
抹。肯從容卷兮魂膽。迎風舒也髑髏。徧地橫萬死
萬生渾不顧。一鎗一騎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
刃參天不露鋒。以拂子拂一拂。曰。虛空廓徹無消息。
萬里無雲天漢碧。撈得須彌入藕絲。彌勒釋迦齊叫
屈。倒騎鐵馬逐西風。驚得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

奇特會孤負已靈不作奇特會抱贓叫屈且作麼生會良久曰解藏天下於天下始見林梢挂角羊」成化壬寅示寂於天眞塔建本山

太原府五臺山普濟孤月淨澄禪師西河張氏子首參月溪溪令看趙州無字話三日有省溪異之復入蜀獨居飛雪山三年一日炊飯定去覺時飯已成穢以地坐久足爲冷濕所侵不能起得人荷至後山調息始愈一日坐木上聞爆竹聲豁然大悟自是一切時中洞然明妙謁廣福呈所得福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眉毛橫眼上鼻孔大頭垂曰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汝又向甚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清明天順丁丑還清涼代王延詣內掖問道尊禮之令旨建寺於華嚴谷額曰普濟命師住持有山居偈曰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高眠枕石頭格外生涯隨分足都緣胸次一無求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閒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山青葉又黃臨寂坐脫於本山

江寧府大岡夷峰寧禪師付法偈曰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證無授法法無前後

潼川州蓬溪智林天淵福湛禪師以勤苦入道獲記月溪及開堂弘化大爲楚蜀禪學所歸壽七十七寂時有倒騎鐵馬吼西風明月淸風一樣同之句蓋辭世偈也有天淵錄二卷行世

續燈正統卷二十八

續燈正統卷二十九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八世

西禪瑞禪師法嗣

棠城聲文洪印禪師古渝棠城張氏子禮雪峰蓄養有年因峰遷化未獲印可遠扣楚山值定王薨世三周除禫請山陞座師出問雷音動地選佛場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未審皇恩佛恩如何補報山曰蕩蕩皇風淸六合明明佛日照三千師曰祝讚已聞師的

旨拈花微笑意如何山曰機前有語難容舌獨許頭陀一笑傳師曰玉梅破雪紅葉凋霜適官家除禫之辰乃鶴駕仙遊之日未審甕世主人金容即今何在山竪拂曰在山僧拂子頭上成等正覺放大光明與如來共轉法輪汝還見麼師曰與麼則偏界絕遮藏也山曰要且有眼覷不見師曰只者覷不見處不隔纖毫山曰未是妙師曰未審如何是妙山曰二邊俱抹過始見劫前人師曰蒙師點出金剛眼死去生來不更疑山曰俊哉衲子透網金鱗出語標宗不忝西禪之嗣更須保任切勿自欺師曰人天證明謝師印可

◎澀疑胡

性空無極聞和尚嘗作顯宗歌曰達此宗無今古撈破虛空還自補聲色堆頭妙覺場放去收來無間阻體中妙夜半木人臨鏡照波斯南岸嚼寒氷塞北湖皃街市閙用中玄石女吹笙碧樹巔趙州葫蘆挂東壁村中王老夜燒錢玄中玄妙中妙寶絲網裡鬭明珠須向暗中通一竅海潮音熾然說師子筋琴彈白雪兩岸青山笑點頭百年古調翻來別聞嗣投子琦偎列此

◎口疑於

古庭堅禪師法嗣

太原府五臺山顯通大巍淨倫禪師雲南康氏子生□宣德丁未正統間從無極泰芟染古庭居浮山師往叩室中機契後住顯通　上堂無孔鐵鎚當面擲黑漆崑崙攔路坐莫有挨撈得入拈弄得出底出來道看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不是天晴便是下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金剛窟裡萬菩薩曰未審尋常所說何法師曰清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今年調雨水農家好春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飯仙山轉身即向汝道乃曰拈砒霜作醍醐亦曾有也撒珍珠如瓦礫誰箇不然開眼上樹特地喪全身夢昇兜率也是揚家醜未動情思轉魔女盡成菩提寶器不勞腕力指娑婆便爲妙喜淨邦長水滌嶽積而來瑯琊覺氷消而去信脚踏翻瑠璃穽等閒擊碎珊瑚枝　上堂三聖震威一喝正法眼裡撒沙南泉白刃高揮古佛家風掃土何必不必探竿豈在人手湘南潭北塔樣脫體持來不萌枝上放春回烈燄堆中飛片雪有斯作略可

謂其人誰家井底無天到處波心有月」 上堂體相用三大齊彰璺塵攝入因果智五周頓證法法圓融百城煙水不出一毫十世古今匪移當念紅藕華開聞水香觸著蟭螟蟲半邊鼻青山低處見天濶展開瘦蛟子一莖眉百川競注水體不流萬竅共號風本自寂金師子不勞踞地水牯牛隨分納些動容滿目家山依舊青天白日」 冬至示衆五頂瓔珞堆千松珠玉枝盡臺山泉石煙雲飛樓涌殿總是文殊一隻智眼眞光是汝諸人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還知從不曾動著渠一莖眉毛麼若也與麼見得便爾攝大千於毫端廣塵沙於法界其或未然切忌東卜西卜我爲汝諸人眞實告報今朝冬至一陽生珍重」 示衆山高海濶月朗風清松蒼石白夏暑冬寒如是歷歷分明一一成現且道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莫有道得底麼不妨出來道看若無老僧自道去也拈拄杖便下座」 示衆演祖道有則奇特因緣學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既落人耳如何諱得老僧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舉似大方令他倚門傍戶者一箇箇壁立千仭便下座」 示衆老僧者裡也不說東村李大郎太儉也不說西村王二姊太奢也不會安角呼兎也不會添足畫蛇早起一盂白粥午後一盌清茶誰管他陳年爛葛藤冷地開華展兩手曰汝等諸人來者裡討甚麼乾木查」 山居吟曰無事山房門不開十堦春雨綠生苔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後示寂於本山

佛蹟眞禪師法嗣

處州府白雲無量滄禪師示衆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住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栗棘蓬相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之所呑噉施爲動靜通身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終日獃椿椿地聞聲見色管取㘞地一聲去在雖然切忌喚鐘作甕喝一喝

和菴忠禪師法嗣

寧波府用剛宗軟禪師示衆大凡做工夫只要起大疑情不失正念千疑萬疑祇是一疑纔有間斷即落

空也見汝等做工夫未曾半月一月打成一片焉得不走作果若眞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又不得起一念歡喜心纔有絲毫異念即打作兩橛只管勇猛忿將去終日如箇死漢子相似到者般時節那怕甕中走却鼈大衆忽然甕中捉著鼈時如何切忌認奴作郎

大鑑下第二十九世

金陵慈禪師法嗣

江寧府高峰寶峰明瑄禪師吳江范氏子俗業斵因海舟令造塔院足傷索酒舟曰幸傷足若斫去頭誰千醒汝能喫不師媿遂求爲僧一日燒火般柴次舟曰是甚麼師曰是柴舟曰是柴將去燒師致疑通夕不寐忽爲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刈以鏡照之大悟趨見舟舟拈棒師奪棒曰者條六尺竿多時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呈偈有笑裡藏刀子細看句舟曰即此偈可紹吾宗遂以偈付之有臨濟兒孫獅子子之句後住金陵高峰寺天奇瑞參師問甚處來奇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爲復別有去處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麼曰曾到師曰四川境界與此間何如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師擧拳問四川還有者箇麼曰無師曰因甚却無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曰本瑞終不向鬼窟裡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奇拂袖便出師喜爲克家種草堪支吾道遂書偈付之曰濟山棒喝怒如雷殺活臨機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放出一枝新師於成化辛卯臘月九日示寂塔全身於東明寺左

九江府廬山雲溪碧峰智瑛禪師少壯苦不識字晩年信口成章時多稱之囑門人智素偈曰見徹孃生親面目尤宜勤守護天眞爪牙養就崢嶸日哮吼一聲百獸驚

君峰通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峰清祥上座久依大闡一日忽有省呈偈曰法性空無礙平等觀自在截斷兩頭機是名超三界闡爲是之

思南府正法雪光禪師族趙氏偏歷諸方至靈峰度

夏聞擧嚴陽尊者問趙州公案有省擧似寂照曰無功用處正好用功莫認些子光影有悞生平復結冬於景德一日定中聞巖瀑聲觸發默擧從上佛祖機緣一一透得遂往參潔空從頭擧似巳空曰不見道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道了便入寢室師自是茫無意緒懷疑不決一日見寒山詩吾心似秋月之句凝滯頓釋後菴居古山臨終書偈而逝

天寧宣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天才英禪師示衆默堂老人平地上湧起波濤虗空裡敲出木楔中人毒氣同來剛道親見寶月不知瞎却多少人眼睛啞洎合饒舌

大岡寧禪師法嗣

杭州府天目寶芳進禪師付法偈曰眞性本無性眞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

性空聞禪師法嗣

荊州府圓通夢菴嬾牧湛覺禪師長安由江張氏子幼慕禪悅從藍田秀芟染矢志究明生死朝夕孜孜至於寢食俱廢一日有省往見性空求決擇既而蒙印證明成化丙戌開法圓通上堂選佛場草深三尺空王殿浪捲千尋圓通有一句子囫圇吐不出吐出不囫圇若有人檢點得出許他具一隻眼

淨慈休禪師法嗣

杭州府昭慶幻寄雪庭禪師仁和桂氏子成化癸巳謁休休於仙林一見契合因閱楞嚴至於一毫端現寶王刹有疑後詣江陰乾明寺覩萬佛閣金碧崢嶸忽有省明弘治戊申除夕聞鐘聲從前履踐不覺瓦解述偈曰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休休應淨慈請師復依侍乃蒙印可年四十開法昭慶」上堂心不是境境全是心觸處不逢渠何背汝所以心不自心鄰雞唱曉露觀音境不自境庭樹花開吐光影塵中總是自來賓堂內主人須喚惺良久曰切忌瞌睡便下座」上堂洪鐘有口元無舌一擊全聲四海聞撈得錦鱗頭角露許看平地卷風雲」擧巖頭示衆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時有小嚴問如何是塗毒鼓頭以手按膝亞身云韓信臨朝底嚴無語頌曰烏藤攪動

四溟水鰕蟹魚龍喪膽魂進退觸波遭點額那堪跨跳聽雷崩」擧雪峰示衆飯籮邊餓死人無數海水裡渴殺人無數至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話頌曰小店梨花酒正香牧童指出幾人嘗任渠點滴不沾口已是渾身臥醉鄉」擧南泉見鄧隱峰來指淨瓶曰淨瓶是境你不得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峰將瓶傾水於泉前泉休去頌曰落英片片逐東風狼藉春光滿地紅設使向前收拾得餘香猶有隔牆東」擧僧問玄沙如何是學人自己沙曰用自己作麼話頌曰平生不作江南夢怪殺人來說鷓鴣衣錦未能歸故國三家村裡覓皇都」擧洞山初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話頌曰白圭三復瑕難掩一默如緘語路差稍變動巳迷家萬頃秋光天水碧一聲漁笛隔蘆花」又嘗有詠黃鸝詩曰多情自信惜春光飛入園林錦繡鄉記得小窓驚我夢滿庭紅杏帶斜陽

大鑑下第三十世

寶峰瑄禪師法嗣

安陸府荊門州天奇本瑞禪師南昌鍾陵人父江堂母徐氏年廿二棄家遠投荊門無說能薙髮能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後遇高郵全首座同往襄陽途中偶聞婦人呼猪聲全曰阿孃牆裡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者些關棙子孃孃依舊是婆婆師矍然汗下一日病甚有暉禪者勉師曰病中工夫切不可放過因擧大慧在徑山患背瘡晝夜叫喚或問慧還有不痛底麼慧曰有曰作麼生是不痛底慧曰痛殺人痛殺人師於言下豁然透得孃孃依舊是婆婆意旨又一日聞山鹿叫喚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底道理遂往蜀中謁楚山問某甲閒時看來了然明白及至臨機因甚茫然山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後遊金陵路次忽然如從夢覺從前所得一場懡㦬遂參寶峰於高峰鍼芥相契遂蒙印證（語具寶峰章中）住後落堂開示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別法若向者裡知箇落處定也有分慧也有分宗也有分教也有分佛法世法無可不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其或不然定也不是慧也不是宗也

不是教也不是蓋爲不識本心名爲狂妄經云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諸佛諸祖惟傳一心不傳別法汝等不達本心便向外求於妄心中起妄功用如邀空華欲結空果縱經塵劫只名有爲須知所謂見性成佛者見性不是見他人之性成佛不是成他人之佛決定是汝諸人本有之性與十方法界秋毫不昧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但向二六時中一切處回光返照看是阿誰不得執定一處須是於一切處大起疑情將高就下將錯就錯一絲一毫毋令放過行住坐臥時便看者行住坐臥底是誰見色聞聲時便看者見底聞底是誰覺一觸時便看者覺底是誰知一法時便看者知底是誰乃至語默動靜周旋往返一一返看晝夜無疲倘若一念忘了便看者忘了底是誰妄想起時便看者妄想底是誰你道不會只者不會底又是阿誰現今疑慮你看者疑慮底又是阿誰如是看來看去萬境不能侵諸緣不能入得失是非都無縲紲明暗色空了無彼此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盡聖盡凡都盧祇是一箇誰字更無別念上下無路進退無門山盡水窮情消見絕豁然爆地一聲方知非假他求咄」示衆閒花野草露眞機劍號巨闕蛺蝶穿園拍板扉珠稱夜光兩岸蘆花齊點首雲騰致雨一條江水件鷗飛露結爲霜山僧於此盡情吐露更有一句尚未曾道㊉會麼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苗向日輪」寂後門人於弘治十一年戊午建塔於衛輝府輝縣白鹿山之白雲寺左

雲溪瑛禪師法嗣

九江府匡山天池林隱靜菴智素禪師東萊趙氏子生景泰甲戌八月十八早年父母俱喪十五從五臺天成寺大用祝髮謁雲溪得旨後住天池」上堂體露金風光皎潔一色明明無間歇羚羊挂角覓無蹤海底蟾蜍吞却月」荊藩請住東山上堂在天天高在地地厚一毫端上應時納佑此猶是者邊事且道那邊事作麼生拊几曰釋迦睡重彌勒起遲下座

吉菴祚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法舟道濟禪師郡之思賢里張氏子年二十一投天寧爲行者時默堂宣受寶月記歸自繁

昌師往謁服勤久之復詣東禪從昂祝髮參吉菴菴門庭孤峻師能朝夕咨叩一日聞磬聲豁然洞徹尋趨方丈菴曰子著賊也師曰賊已收下曰贓在甚處師振坐具曰狼藉狼藉曰者掠虗漢狼藉箇甚麼師一喝歸衆菴可之未幾長安覺王寺請居第一座室中秉拂機用莫能湊泊嘉靖初住金陵安隱」僧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鬬泥牛水底眠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麼」精巖寺晚參精巖寺裡撞鐘府譙樓上擂鼓同時顯大神通穿透千門萬戶大衆還聞麼若道不聞爭奈鐘鼓分明人人有耳若道聞將甚麼聞即今鼓絕鐘消聞底事又作麼生試道看卓拄杖曰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陸五臺問畫前元有易不師曰若無伏羲將甚麼畫臺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臺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師曰莫著文字臺曰請和尚離文字發一爻看師召居士臺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又問至人無夢何也師曰常人於現前虗幻分別境界不知全體是夢認為實有而以昏昧想心緊念神識紛飛境界為夢所謂寤寐俱夢夢中復作夢也至人於自心境界如實而知故於現前虗幻境界妙用冷然通徹無礙而睡夢亦自明明而知歷歷而覺所謂寤寐一如者也故至人無夢之說非有無之無乃是無夢無非夢夢與非夢一而已矣又問夢裡須臾何以歷涉萬里師彈指一下曰千里萬里只在者裡問聖人有妄念不師曰無曰既無妄念何用兢兢業業師曰兢兢業業故無妄也問為政如何得無倦師曰榮辱得喪毀譽是非一切不管但慮其心行其所無事則無倦矣問終日喫飯何故不曾齩著一粒米師曰喫飯底人居士還曾見不問四方上下有窮盡不師曰居士試返觀自己心量有窮盡不士良久曰實無窮盡師曰世界亦然又問地獄實有不師曰人作了惡歷歷自知雖經久遠憶持不忘便是業鏡自心明知自惡不能自釋便是法王心地不空地獄實有心若空了地獄隨空」示禪人偈曰工夫不問四威儀聽板聞鐘好下疑打破未生時面目好來爐畔

受鉗鎚道本無爲豈屬修有修頭上更安頭虛空若使重加柄野草閒華正好愁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寶珠無前年尙有無珠說今日無珠說也無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刹刹蓮華藏認著依然是外頭後遷弁山晚退歸天寧嘉靖庚申秋示寂壽七十四臘五十二荼毗塔禪悅堂

天通顯禪師法嗣

湖州府天池月泉玉芝法聚禪師嘉禾富氏子母馮生弘治壬子子月晦日兒時每藉地趺坐折草念佛母曰此兒佛弟子也稍長通經史年十四從資聖堅受業受具後矢志參學夙夜匪懈一日閱壇經有省往謁吉菴不契復見法舟舟多所啓發一日聞僧舉僧問大顚如何是見性顚曰見卽是性不覺釋然一笑述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峰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未幾結制於漏澤之雲峰忽憶雪巖問高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話便見得生死一致寤寐一如一日聞友人誦天通夢居碧峰寺裡有如來之句遂詣碧峰纔見便問碧峰寺裡有如來莫便是和尙不峰曰上座還見麼師曰縱見也是金屑落眼峰曰者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便歸方丈次日峰上堂舉古德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底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此二語甚有誵譌試爲酬一語看師曰前不構村後不迭店峰曰未在更道師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峰曰有甚得力句試舉看師遂呈二偈峰曰未免落人圈繢師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繢峰便掌曰是落不落師豁然大悟平昔所蘊皆氷釋已而侍峰過杭遊南屏至宗鏡堂峰登座曰此處正好說法師曰說法已竟峰便下座顧師問曰還記得我所說底法麼師曰劍去久矣峰領之遂爲印可後出住天池示衆至道無爲非有爲無以造其深絕學無學非力學無以臻其極譬猶玉之在璞珠之在淵非剖鑿採求終無以獲故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孜孜矻矻廢寢忘餐惟欲究明大事此者參禪學道之榜樣也奈茲禪林秋暮法道荒凉逐妄

隨邪無復自振惟知粥飯現成不愧虗消信施或遊心異學肆志辨聰或穿鑿機緣馳求義解是皆唐喪光陰徒增業識如舍父竄子飄零無據可勝嘆哉若是英靈漢直須於生死岸頭猛著精彩一念純眞纖塵不立如遇怨敵單刀直入不顧危亡如墮深井念念無他但求出路若能具如是深心管取到家有日也

上堂舉趙州勘二菴主公案頌曰鋪席經過只一般爭知死貨活人拈東行賣貴西行賤看破方知不直錢

上堂釋迦世尊降誕於毗藍園中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已是漏逗不少末後拈華示衆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露布重彰便恁麼休去猶較些子使再揚家醜以聾瞽後昆豈予之所願哉只如衆兄弟久參練達者舉著便知寧堪矢上加尖若是初參晚進不免曲垂方便還有問話者麼僧問金軀初降九龍吐水聖誕重逢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金鳳銜花呈瑞彩錦鸞翻調奏新簧曰周行指顧示眞機今日如何露消息師拈拄杖曰拄杖子上透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下透十八重地獄擊破閻羅王頂門俯應群機萬象森羅咸稽首宣揚般若大地山河側耳聽僧曰恁麼則昔時靈鷲今日天池師曰一道神光輝宇宙莫將今古較疎親便下座

陸五臺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即今總在甚麼處師指庭樹鳴蟬曰者裡也有一箇士曰聲響便是麼師曰喚作聲響即蹉過也士又指石問無情說法只如者箇作麼說得師曰居士喚者箇作甚麼士曰石頭師曰又道說不得

師於嘉靖癸丑五月十九日示寂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八有語錄二卷行世

金臺覺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萬松慧林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從天自平野獲聞心要後遊金陵聞僧誦丹霞上堂語遂大徹時伏牛空幻寓廣德師往謁呈所見即蒙印可後住徑山一日辭衆書偈曰七十六年萍踪何倚本無去來應緣而已書畢而逝

天目進禪師法嗣

嘉興府東塔野翁曉禪師無趣空參每呈見解師皆

不語一日謂趣曰我有一言要與汝說趣聳耳而聽師但笑而不語趣再四懇請師復笑趣始具威儀作禮跽而哀懇師乃曰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貴在直下體究子若果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箇一歸何處趣從此死心看話頭經三載一日聞雞鳴有省詣師求證師反覆徵詰有緒乃付以大法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

壽堂松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峰古音淨琴禪師本郡建陽蔡氏子幼卓犖不羈每嘆世間有求皆苦年二十五從東峰祝髮初見大闡無所啓發次謁性空關主得遇宿衲靜晃鄰席一日見晃閱古梅語錄中有僧上方丈曰某有箇入處梅便打出僧又進方丈梅復打出晃笑曰者僧實有悟處只是大法未明耳師聆晃語便起身設禮求示入道旨要晃曰佛性雖人人本有若不以智慧攻化只名凡夫今欲成辦此事直須盡掃葛藤枝蔓只將一句無義味話頭自疑自問自逼自拶不肯求人說破不肯依義穿鑿決要命根頓斷親證親悟如此晝三夜三追勒將去年深月久忽然心華發明如雲開見日古人公案一一洞了始知無禪可參無佛可做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如人到家不問路也師蒙示誨即死心研究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復過滇南參壽堂抵雞鳴灘忽然大悟洎見壽堂鍼芥相投即承記莂歸隱斗峰正德壬申遷瑞巖　示衆學道人當截斷諸緣屏息雜念單提本參話頭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失凡靜中所見善惡影象皆繇不正思惟致見種種境界若是正因衲子做工夫當睡便睡一覺便醒起來抖擻精神摩娑兩眼鮫定牙關捏緊拳頭專心正念切切思思疑來疑去到水窮山盡時節忽然疑團迸散頓見自己一段本地風光非從外得到者箇時節纔名入門亦名得地更要求明眼宗匠決擇不可便休一法不明直須辦明一理不通直須通透假使悟後不能通達化門古人謂之坐在百尺竿頭不能透徹一切智海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珍重

續燈正統卷二十九

續燈正統卷三十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三十一世

荊門瑞禪師法嗣

德安府隨州關子嶺龍泉無聞絕學明聰禪師。邵武奚氏子。母吳。十七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宿衲相詰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其意如何。師依文而答。宿譏訶之。師從此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遂往見天奇。奇可之。住後上堂。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劈脊便打。曰。合取狗口。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聖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畫圓相示之。笑巖寶侍師圍爐次。師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巖曰。一火焚之。師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巖曰。有則有。佛眼覷不見。師曰。子還見不。巖曰。不見。師曰。爲甚不見。巖曰。若見即非眞父母。師曰。善哉。巖復以偈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呈似師。師遂付以偈曰。汝心即吾心。吾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佛心非吾心。復囑曰。汝當護持。緣熟智愚皆度。後示微疾。訣衆說偈。趺坐而逝。全身塔於寺右。

漢陽府□□古巖禪師。中年雙目失明。笑巖參。師問。何所來。巖曰。親從關子嶺來。師曰。無聞老兄好麼。巖曰。好。師曰。如何見得好。巖曰。老來康健。師曰。爭見得康健。巖曰。著衣喫飯。坐臥經行。師曰。恁麼則不出常情。巖曰。要且常情莫測。師仰面大笑。翌日巖入室。師曰。嶺頭老兄。先師嘗許他悟處。見得只是太朴無博學。巖曰。和尚博學乎。師曰。老僧亦非博學。巖曰。恁麼則一同也。師曰。亦有不同處。巖曰。如何是不同處。師曰。他有眼。我無眼。巖曰。和尚若無眼。爭得見渠無博學。師又大笑。囑曰。子器非凡。深根固蒂。廣作利益。非

汝而誰惜吾衰老不及見矣嚴拜謝而去

河南府嵩縣伏牛濟菴大休實禪師新鄭李氏子幼投寶珠受業年二十訪老宿古心心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尋入火場打三有省述偈曰法身本無相法相本來空會得者消息處處顯家風後往謁天奇途遇天眞月印二禪客同至關子嶺奇問你三人一路麼師曰雖然一路來處不同奇曰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便珍重奇曰未在更道師便喝奇曰父母未生前喝箇甚麼師無語而出自後數呈伎倆奇皆不諾一日侍奇於承天奇問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你作麼生會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奇爲助喜　住後陞座須彌作舞海水騰波龍象交參人天共聚大地山河同宣妙句三賢十聖共證菩提眉藏寶劍起寒光袖隱金鎚行正令明殺活顯全機舉拂子曰還有明眼衲僧不顧危亡向前一肩擔荷得麼便下座　笑巖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竪起拂子巖曰此外更有指示也無師擲下拂子巖便禮拜復敘及參關子嶺話師曰怪道親見作家來巖便喝少頃師又問無聞別來四十年未知近日鼻孔如何巖曰與和尚鼻孔一般師曰上座還見老僧鼻孔麼巖曰見師曰向甚麼處見巖曰兩眼下口門上師曰有祕密句曾向上座道麼巖曰曾道師曰試舉看巖曰合取臭口師拈拂子巖便拂袖而出

天池素禪師法嗣

襄陽府大覺圓禪師漢川人儀貌豐碩聲如洪鐘參靜菴默有所契菴付以偈曰一枝正法眼列祖遞傳來付汝待時至馨香偏九垓師受囑後隱居襄西笑巖爽菴來求依侍師曰上座錯了也老漢平生溫飽自適別無所長爽曰某等生死事大語未竟師約而笑曰老漢亦有生死何獨爾有爽曰某恨晚進多無恒志和尚豈拒人哉師曰出家兒本自無事爾何無事生事少間曰粥飯自辦始得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語曰問旣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閒名正恁麼時外道悟箇甚麼巖擬進語師遽以手掩其口曰猶挂脣齒在巖乃釋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及西天外道占偈曰自笑

當年畫樸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師稱賞之後無疾而化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

天寧濟禪師法嗣

嘉興府胥山雲谷法會禪師嘉善懷氏子投大雲寺芟染時法舟掩室天寧師往參舟示以念佛是誰話一日齋次食器墜地豁然有省於是入天界韜晦三年復菴棲霞千佛嶺下又移天開巖弔影如初凡客見無論貴賤皆問以日用事畧敘寒溫必展蒲團令坐返觀終日無雜話別時必叮嚀曰人命無常莫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如何以故歸向者日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莫更有奇特處麼師曰切忌喚龜作鼈 問如何是吾人直捷用心處師曰舉不顧即差悞擬思量何劫悟 居常不設臥具晝夜危坐四十餘年如一日萬曆乙亥正月五日示寂壽七十五臘五十六塔於大雲寺右

嘉興府精嚴東谿方澤禪師嘉善任氏子首謁天寧法舟舟一日室中舉龍潭見天皇悟在何處不是指示汝心要話師言下有省後蒙印可 解制秉拂佛法雖徧一切世間而未嘗有絲毫透漏你作麼生結雖無絲毫透漏亦未嘗有絲毫蓋藏你又作麼生解故知百丈曲引初機爲此方便之辭其實莫能結莫能解也設使有箇孟八郎漢出來道我能向百丈結不得處一結結斷直使天下衲僧忘前失後求出無門亦能向百丈解不得處一解解開直使天下衲僧七縱八橫自由自在却甚奇特諸上座彼旣丈夫我何不爾良久擊拂子一下曰吽

天池聚禪師法嗣

紹興府浮峰普恩上座山陰金氏子年十歲往從延福鑑湖受業至十九忽念生死事大奮志尋師初至大慈叩首座無際際示以心生則種種法生之語師當下有所契入呈偈曰返本還源便到家亦無玄妙可稱誇湛然一片眞如性迷失皆因一念差復見法舟於天寧呈所見舟可之又謁萬松林於烏石峰松問何來師曰天寧松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松曰不

是不是。師曰。天寧道是。和尚如何道不是。松曰。天寧則是。我則不是。師疑不決。後參玉芝。復舉前話。芝曰。是與不是。未出常情。二俱喫棒有分。師曰。如何是出常情句。芝與一掌。師當下豁然。平昔凝滯。一時融釋。芝曰。汝既如是。當善護持。復以偈囑曰。莫向支流辨濁清。是非盡處出常情。鐵鞭擊碎珊瑚月。會看東山水上行

東塔曉禪師法嗣

嘉興府敬畏無趣如空禪師。本郡秀水施氏子。生弘治辛亥十月十八。幼慕宗乘。留心體究。同法舟濟參訪數載。後見野翁。徹法源底」 啓關示衆。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玄關竅。放出從前者漢來」 元宵示衆。畫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裡捉得室利。謾誇好手。恁麼告報與諸人。未免笑破虛空口。諸人若也未曾然。再看鼇山顛倒走。參」 小參。衆立定。師喝一喝。曰。禍出私門。便歸方丈」 示衆。言前薦得。已天涯。句下承當。路轉賒。一擊鐵圍如粉碎。海天空濶鴈行斜」 除夕小參。時窮何似日窮好。曰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王老夜燒錢。老漢雖無一物。也要應箇時節因緣。乃拈拄杖曰。只者箇無窮無盡。歷劫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教涉憂相牽。擲下拄杖曰。歷劫得來今斷送。拍雙空手接新年」 示衆。佛是衆生屋裡了事人。衆生是佛屋裡不了事漢。誠能以佛與衆生。一時放却。則了與不了。誰為剩語。卓拄杖曰。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端陽示衆。佳節端陽。何曾訂約。五月五日。年年撞著。風搖蒲劍碧楞楞。日照榴華紅灼灼。道在時節因緣。豈論正法末法。向來著意馳求。通身是草。今日信手拈來。無不是藥。竪拂子曰。大衆且道。此藥治甚麼人的病。擊拂子曰。不但老維摩。藥王藥上。也須一劑」 示衆。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便下座」 一日湖邊步月。謂一僧曰。明月與清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此中。只是出不得。僧曰。打草驚蛇作麼。師曰。上座又作麼生。曰。看脚下。師大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萬曆己卯仲冬。謂門人性冲曰。來歲仲秋十五六間。吾行

矣子宜知之庚辰八月十六日沖如斯而至師集衆說偈曰生來死去空華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阿呵呵明月淸風吟弄語畢端坐而逝世壽九十

石門海禪師法嗣

德安府隨州七尖峰大休宗隆禪師靑州益都賈氏子依郡之石佛薙髮後寓成都北寺爲典座一日出街挑水忘所行忽頭撞壁有省衝口成偈曰大地山河體性空那分行走與西東偶然撞著無私句萬水千山總一同因就河南乾明寺無盡室中呈所得無盡乃印以偈曰道高不假修德重事理周一枝正法眼付與隆大休」 住後垂三關語以示學者一曰吹毛寶劍被石人持去挂在萬仞峰頭四壁無路如何取得二曰有一如意珠被木人擎來拋向大海波中不假舟航如何覓得三曰盡大地是箇火坑燒却了也惟有一莖眉毛在未審是何人見得」 在菜園次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指菜曰黃瓜茄子僧不契下山見一尊宿宿曰你從何處來僧曰尖峰來曰大休有何言句僧擧前話尊宿合掌曰眞大慈悲 嘉靖壬寅十一月八日集衆書偈曰三際握來爲拄杖十方原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置筆端坐而逝

華山定禪師法嗣

廣信府鵞湖養菴廣心禪師字無它上饒鄭氏子偶過戚處會道者談四生義遂了物我平等大意萬曆乙亥從洛太平寺剃染南還至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聲有省述偈曰夜靜江空濶船推囫囵聲不知何所往擔子半邊輕次走見華山山拈一段生緣六不收話有疑猛提七日始得身心脫然歸里住靈山中臺除夕覩闔山野火始大悟嘗畫大圓相於壁曰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傷白若能向圈裡圈外下得註脚許你學道無疑後遷鵞湖己亥以無異典元座室廓嘗置無門鎖以驗方來鎖旁書偈曰上古留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 僧問嘗聞明心見性未審性作麼生見師曰今日有客忙不暇向汝道客去僧仍理前問師曰適來對客見麼曰

見師曰向汝道不暇還在此作麼」問打破虛空時如何師舉手約退曰走開走開僧走師曰可惜許癸丑說法建陽東山董巖天啓丁卯三月朔示微疾至二十八丑刻召衆至說偈曰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日紅偈畢端坐而逝壽八十一臘五十三塔唐帽山

斗峰琴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峰天眞道覺禪師本郡建安張氏子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有省占偈曰一手拍兮一手鼓無位眞人越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同一毋往見古音音賞之旋囑以大事

大方寬禪師法嗣

河南府伏牛無礙明理禪師汾州和氏子參松竹大方隨衆打七有一聲虛空碎獨露法中王之句後同月菴大圓入終南一日菴舉高峰銀山鐵壁話師頓悟述偈曰一覺心空疑便消拈來放去自逍遙云云過謁大方方曰伏牛打七郎不問終南靜室意如何師曰伏牛打七泥團土塊終南靜室放大光明方震威一喝曰卽今光明何在師向前一掌方呵呵大笑曰如是如是

大鑑下第三十二世

龍泉聰禪師法嗣

順天府善果月心笑巖德寶禪師金臺吳氏子生正德壬申臘月望日弱冠聽講華嚴至十地品不覺身心廓然歎曰千古同一幻夢耳遂決志出家從廣惠能祝髮明年受具雖深信知有不肯自休徧謁大川月舟古春古拙諸老後至關子嶺參無聞問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聞乃厲聲曰十聖三賢汝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連下數語皆不契遂發憤寢食俱廢一日携籃臨澗洗菜忽一菜葉墮水旋轉捉不住因有省提籃喜躍而歸聞立簷下問是甚麼師曰一籃菜聞曰何不別道師曰請和尚別問來至晚入室聞舉玄沙敢保老兄未徹話師曰賊入空室聞曰者則公案不得草草師喝一喝拂袖便出未幾復往見濟菴古巖大覺輩諸老皆器重之再參無聞乃授記莂復親炙年餘辭去回翔湘漢間

後抵金陵寓淨海牛首高座等處數載還里居圓通次遷南寺鹿苑慈光善果諸刹 端陽上堂大慧道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兩手槌胸叫冤苦大慧老漢大似少箇禁方向靑天白日見神見鬼笑巖則不然今朝正是五月五雲從龍兮風從虎山僧要與現前諸大聖凡賭箇賭信手拈來百草頭甜者甜兮苦者苦拈拄杖曰驀然突出者一條穿過從上諸佛祖是你現前諸人百樣俱有爲甚麼只少者一條忽有箇見義勇爲底憤憤地向前道和尚且莫壓良爲賤若論者一條敢道人人不欠分毫乃擲下拄杖曰汝宛不知何妨尖上更加尖堆上重添土 上堂男兒固奮衝天志莫若從頭放下來直把髑髏枯死盡仍教死眼豁然開 上堂舉南嶽一日遣僧去探馬祖且囑曰待渠上堂時便出問作麼生看渠有何言句可記將來僧往一如所教馬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僧回舉似嶽嶽深肯之師曰馬大師三十年不少鹽醬方可聚徒說法山僧者裡三十年不曾見箇鹽醬汝等在者裡討甚麼盌以拄杖一時趂散 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擬通問如何穿過髑髏面 僧參問從上千七百老凍儂某甲今日一串穿來獻與和尚伏請判斷時門外忽犬吠師遽顧侍者曰看是甚麼客來侍者出問話僧罔措師曰上座適纔問甚麼僧擬重舉師與連棒打出 一日有二尼參禮拜起左右各立師曰女子如來前入定有錢不解使臺山婆子驀直去解使却無錢你道者兩箇老婆禪如何得恰好去尼左者走過右邊右者走過左邊合掌相向各噓一聲師曰與麼非但解老婆禪更會鼓粥飯氣尼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師曰山僧眉毛且置周金剛買油餈點心食到口邊被婆子奪却劉鐵磨請潙山往臺山大會齋潙山不赴等是者箇時節你道爲甚麼取舍不同二尼作禮曰某等若不來禮拜和尚爭得見古人神通大用師曰好各與三十棒恰値拄杖不在且歸茶堂喫茶 僧問如何是文殊普見三昧師曰死人眼曰如何是觀音普聞三昧師曰死人耳曰如何是一言道盡底句師曰死人口 一僧請益現

世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話師曰汝有疑否曰有疑師曰有疑則為人輕賤無疑則應墮惡道僧沉吟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把出你不會底來看曰不會教某甲把出箇甚麼師曰汝之罪業劃然消矣僧禮謝而去」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落第幾機師曰總落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師曰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曰畢竟得箇甚麼師曰灼然畢竟得箇甚麼」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柳影橫塘魚上樹槐陰罩地馬登枝僧曰與麼則形影兩分曲直自顯去也師曰未曾飽食廬陵米徒把滿園認作天」僧參問承聞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如何是大事因緣師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僧不肯不拜而出師喚回示以偈曰諸佛出於世唯為大因緣屙屎並放尿饑餐困打眠目前緊急事人只欲上天談玄共說妙遭罪復輸錢僧慚惶作禮而去」有兩官人遊山入門哦曰茂松修竹回顧見師便問如何是道人家風師曰茂松修竹曰有何旨趣師曰自家覷不足留與客來看」有士人閱師淨土偈乃問佛說是經則有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作證吾師說偈有何人證師曰居士舌頭亦不短又問何為不思議功德師曰前街人喚犬後巷罵貓兒又問老師今年高壽師曰論年不見箇葷腥作麼不槁瘦了」僧問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如何是遮那師曰淨地不須屙」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話頌曰三十六物都灰燼只遺一雙枯眼睛置向九衢深夜後無光明處作光明」舉世尊拈華公案頌曰師資妙契芥投鍼似海如何無處尋石火光中曾著眼始知佛祖不傳心」舉經題六字頌曰黑白未分已墮偏那堪擬議費鑽研西乾此土諸賢聖鼻孔撩天總被穿」示座主荷鉏到處費工夫三兩文錢足可圖鉏得他家田地淨自家田地盡荒蕪」示僧法中幽趣眼中瞖向上玄機境上塵黑漆桶邊箍子斷太平國內自由人靜坐寒巖此病難男兒爭肯自相瞞轉身一步無多子始信塵含法界寬」室中垂語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元無佛法世法之名迴出黑山鬼窟一句作麼生道又佛

◎有下疑有脫字

旣出世祖已西來佛法世法相爲建立不犯化門道將一句來又佛生凡聖對待之門世法佛法名言强立總括過一邊衲僧本分一句試道將來又尋常間語言問答甚平易甚不思議剛被人問箇如何是汝本有底佛性爲甚麼却反眼竪口啞又旣爲佛子志階佛地因甚一箇佛字最不喜聞　晩年退居京城柳巷於萬曆辛巳正月十六日示寂奉全身塔於小西門外世壽七十僧臘四十八

漢陽嚴禪師法嗣

九江府廬山大安禪師襄陽郝氏子幼禮古宗祝髮於梅林宗與古巖同出天奇之門而巖居終南龍象景附宗因使師就巖參學焉師至一語投機輒授衣盂後棲廬嶽三十年道風藹著楚人事之尤謹新都汪伯玉甞從師質疑多有開發萬曆己卯五月朔說偈示寂弟子就廬傍築浮屠以藏舍利世壽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

石州洪禪師法嗣

太原府五臺山龍樹菴實應禪師一日晨與覩明星有省述偈曰日出東山月沉西嶂昨日今朝曾無兩樣

太原府五臺山楚峰禪師居祕魔巖十餘載木食澗飲人不堪其憂師恬如也一日聞火爆聲大悟占偈曰眼睛突出死柴頭赫赫神光照四洲觸處現成人不委幾回春去又逢秋

玉堂和尙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看脚下曰如何行履師曰驀直去

敬畏空禪師法嗣

蘇州府車溪無幻古湛性沖禪師秀水張氏子初見無趣遂有所契尋棄家從趣芟染趣一日擧徑山三玄三要頌徹骨徹髓道一句三玄三要絕遮護之句問曰此二句中山僧欲取一句爲法你道取那一句好師曰和尙適纔問那一句趣瞋目叱曰得恁無記性師曰祇爲和尙徹骨徹髓趣曰不然爲汝一人卽得爭奈大衆何師曰取卽不辭孤負先聖要我後人趣領之師在徑山集無趣語錄一日歸覲趣曰一向作得些甚麼事師曰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

書特請和尚僉押即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者是我底你底齊師曰和尚不得攙行奪市趣便將集本擲下師便趨出少頃呈偈趣曰者是你作底麼師曰某甲不解鼓粥飯氣若謂有所作孤負和尚不少趣點首」　住後示衆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迥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特地光輝生佛未分時靈源獨耀不落見聞不隨聲色直下無一絲毫頭徧界全彰奇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是曲爲今時更或光境俱忘契心平等究竟亦非的旨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者裡絕行絕解絕照絕用絕理絕事若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如鐵牛之機羅籠不住今日明眼人前不敢囊藏被蓋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曰諸上座還委悉麼耀古騰今只者是大千沙界一閒身」　示衆孤峰頂上濶步大千十存街頭知音少遇不禮維摩詰不尊傅大士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　示衆大道體寬長空絕跡按下雲頭別通消息同生同死風行草偃且道把住爲人好放行爲人好良久曰乾坤一

合地胡餅日月兩輪天氣毬」　示衆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今猶瞌睡魯祖見人便面壁不解寒溫祕魔走到便擎叉全無禮義南山鼈鼻不若死猫西院鑷刀渾如鈍鋸且道大悲如何爲人輪王總未拋三寸徧界先聞刀斧聲」　示衆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卓拄杖曰昨宵時雨滴空堦一片綠苔俱打濕」　浴佛上堂毗藍園裡曾呈醜古佛堂前又露形不是日光三昧力如何洗得你身清大衆釋迦老子今日誕生未審此時還曾落地也未一僧出曰落地了也師曰你見甚麼人說僧無語師曰杓卜聽虛聲」　僧問蕩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千株松下百草頭邊」　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眞佛師曰與我般一束柴來僧肩柴至又問師曰者奴子好惡也不識便打」　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藤穿茷縛曰意旨如何師曰三十年後」　僧參師問何處來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

王鼻孔漫撩天如何是廬山落處曰請和尚尊重師便低頭休去」火炮偈團圞無縫罅綿密不通風一點無明發分身剎土中」示人動口全拋一片心擬思量處不知音百千年外看家話倒腹傾腸說與君」起念求心心即念頓然無念念無心九重之內常爲主徹古該今不動尊盡心竭力作工夫內外推尋實總無正恁麼時無計可忽聞村內一聲鷄即心即佛隔皮言非佛非心亦是權端的要知眞實處直須吐盡野狐涎師菴居二十餘載萬曆庚戌受徑山請不數月疾作仍返車溪辛亥冬示寂茶毗塔於徑山世壽七十二僧臘三十

鷲湖心禪師法嗣

廣信府弋陽暠山慧濟次齋智季禪師饒州樂邑程氏子生萬曆戊子十一月三日產地無聲至月滿始啼年二十五染病甚苦有禪者告以生死不明其苦過上遂決志出俗投雲谷喜祝髮二十七參鷲湖心看念佛是誰話有省一日湖舉二鼠侵藤話師問枯藤斷了向甚處安身立命湖隨將熱茶劈面一潑師豁然大悟遂承付囑崇禎甲申開剏暠山庵治己丑還峰頂丁酉衆請就暠山開堂」結制上堂今朝結起布袋口七七從來四十九假若離斯擬別求昧却衣珠向外走喝一喝曰是野干鳴是獅子吼」上堂佛法從來本現成吾人日用實相應只因不剔雙眉起大地純金不識金」上堂拈拄杖曰者箇喚作拄杖即觸不喚作拄杖即背且道喚作甚麼卓一下曰點開千聖眼超出萬機先」僧問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深藏不肯露父子愼風規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如何是曹洞宗師曰金鍼穿玉綫繡出錦鴛鴦如何是雲門宗師曰孤標高迥出佛祖類難齊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白雲歸碧岫紅日照靑山」問向上宗乘請師拈出師曰風吹牌子動

續燈正統卷三十

續燈正統卷三十一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三十三世

善果寶禪師法嗣

常州府宜興龍池一心幻有正傳禪師溧陽李氏子。年二十二投荊溪靜樂院樂菴芟染。菴示以本分事。師遂矢志曰。若不見性明心決不將身倒睡。一夕聞瑠璃燈華爆聲有省。學似菴。菴頌之。未幾菴遷化。師直造燕都謁笑巖於觀音菴。巖問。上座何來。師曰。南方。巖曰。來此擬需何事。師曰。但乞和尚印證心地工夫。巖曰。若果識得心地何須印證。師曰。雖然不得不舉似一過。巖曰。參堂去。師珍重便出。至晚入室方具述所以。巖驀踢出隻履曰。向者裡道一句看。遂把話頭一時打斷。懡㦬而出。通夕不寐。翌日巖出方丈。見師猶立簷下。驀喚上座。師回顧。巖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豁然悟旨。後禮辭。巖乃書曹溪源流付之。復贈一笠曰。覆之毋露圭角。師受囑徑往臺山縛茅祕魔巖。居十有三載。會太常唐鶴徵問道。懇師南還住荊溪龍池六載。復遊燕都寓普照。後仍歸龍池。上堂。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驀豎拂子曰。鷂子巳飛天外去。獃郎猶向月邊尋。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葫蘆。佛誕上堂。今晨四月八日。是我釋迦如來示生降誕之時。山僧忽然思量。二千五百餘年巳來。不知有多少路見不平之輩。務要別尋一箇人來。與我釋迦老子比勝負較優劣。殊不知我釋迦如來是何等一箇面孔。汝諸人還覷得我釋迦如來脚跟立地處麼。還曾夢見我釋迦如來項相麼。良久曰。擧手扳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驀豎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擲拂子便下座。上堂。老僧者裡不問久參晚進。貴要正知正見。知見若正。了生死如反掌。自不落他斷常有無二乘偏見。更有甚麼商量。若有僧問作麼生是正知正見。但向他道老僧在你脚下。良久喝一喝下座。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屋北鹿獨宿。曰。不會。師曰。溪西雞齊啼。問。如何

是奇特事師曰蝦蟆捕大蟲曰恁麼則不奇特也師曰猫兒捉老鼠僧禮拜師便喝曰老和尚為甚麼放某甲不過師厲聲曰老僧有事你且去　有士人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問意作麼生師曰無孔笛幾人解吹士曰弟子得否師曰得士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西河火裡坐　士大夫從師遊師每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二語罕有契者　山居偈曰五峰雲頂古文殊盡日跏趺總笑余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師風度簡易神觀凝肅以法道為己任而機用妙密迴出常情於萬曆甲寅二月十二日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與劇談宿昔抵暮索浴眾察師意懇請遺訓師舉所著帽者三眾無語師撫膝奄然而逝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四荼毗靈骨塔于本山之右

江寧府靈谷曇芝禪師參笑巖問曰古人道打破鏡來相見未審打破鏡向甚麼處相見巖曰慚惶殺人師於言下釋然領旨遂忘却禮拜舞蹈而出服勤數載巖付偈曰微笑拈華第一機相傳八八未知非今將從上非非法分付英賢力荷歸

太原府五臺瑞峰三際廣通禪師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一念不生諸數滅萬機休罷十方空界空數滅漚澄海諸佛眾生影現中後居臺山壽昌經謁問臨濟大師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何意旨師曰向道無多子又覓甚意旨曰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在未審甚處是靈雲未徹處師曰却是玄沙未徹曰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道婆子甚處是趙州看破處師曰却是婆子看破趙州昌眾頌師曰知是般事便休老僧不解恁麼

嘉興府天寧幻也佛慧禪師會稽史氏子母夢僧託宿而娠年十四禮天台松谷受業一日晨課至白毫宛轉五須彌處忽有悟舉呈谷谷奮挺逐之於是徧參諸方機契笑巖遂為笑巖室中子出住燕山天寧優曇苑晚南還寓天寧上堂簫吹鳳至琴奏鶴來益展龍降杖携虎伏因緣會遇針芥相投正恁麼時莫有道得底麼良久曰鐘聲徹曉鷄唱黃昏若欲了知

也不消得唵穆栗臨娑訶」 示衆西來大意乾屎橛。多少人嚙嚼不徹。當時我悔來遲好與推他一跌。管教他喫得進冠不出。免使兒孫費脣舌。咦日出千山曉。春回大地華。柳煙門外縧。遊子未歸家。喝」 示衆。生一乾坤。死一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界。何曾譭得諸人。若也譭得。那討甚麼是非好惡。賢善財能。灼然些子。譭不得欠不得。你道是甚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一身落魄五宗心」 僧參。師曰甚處神祇。何方靈聖。曰金粟。師曰在彼作甚麼。曰司園。師曰蔬菜割時還叫痛麼。僧作負痛聲。師曰老僧刀也未下。叫喚作麼。曰今日親見和尚。師曰盲人摸象」 師生平丈室翛然。不廢萬行。凡利物邊事。靡不樂爲。然皆出自以緣。未嘗干謁。天啓丙寅□月將示寂。撿曆示侍僧曰過二日可。侍僧驚問。師曰吾將有所適。侍僧涕泣固留。師笑諸曰更留三日亦可。至期浴出。更衣跏趺榻上。適報製龕工竣。遂趨寂。壽九十一。臘七十八。□□□□□□□□

徑山沖禪師法嗣

嘉興府興善南明慧廣禪師。海寧韓氏子。出家本寺。參無字話有疑。請益車溪。後入雙徑。於地拾片紙。有覯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有省。往呈溪。溪可之。住後示衆。箇般奇特事難言。薦直皁亭跳上天。帝釋鼻梁遭磕破。波斯痛倒海門前」 雙徑示衆。前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兩眼不能。至今年年三十。精骨獻青天。我禪已說了。汝等作麼生參」 聞谷問了郎業障本來空。爲甚麼師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却。師曰本來空。曰爭奈頭何。師曰本來空。曰爲甚國王一臂墮地。師曰本來空」 泰昌改元仲冬廿七。囑後事畢。奄然而逝。骨瘞徑山曾同塔。

大鑑下第三十四世

龍池傳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密雲圓悟禪師。常州宜興蔣氏子。父曦。母潘。兒時喜兀坐。若有所憶。持者長讀壇經。知有宗門事。一日過山灣。突見堆柴有省。年三十。乃投龍池祝髮。時中看得心境兩立。請益於池。池曰你若到者田地。便乃放身倒臥。師昏惑。池無他示。曰惟罵詈。師

忘懷坐臥不寧一日自外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頓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時池居燕都普照師往覲池曰汝離三載還有新會處麼師曰有池曰何不呈似老僧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池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圓悟特來省覲和尚池曰念子遠來放子三十棒師珍重便出又眥侍立次池曰忽有人問汝如何抵對師向前竪起拳池亦擧拳曰老僧不曉得者箇是甚麼師曰莫道和尚直是三世諸佛也不曉得南還事徧參會池再主龍池師歸侍池上堂擧拂子問諸方還有者箇麼師出震聲一喝池曰好喝師連喝兩喝歸位立池曰更喝一喝看師便出法堂次日池召入室曰老僧昨夜起來走一轉把柄都在手裡了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曰若據圓悟扶持佛法任他〇〇〇〇〇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池於是以衣拂付之萬曆丁巳師出繼席龍池天啓壬戌遷天台通玄甲子遷金粟崇禎庚午赴閩黃檗辛未復育王四月陞天童　上堂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拈拄杖竪香几曰方便門開也竪拄杖曰眞實相示也諸人還委悉麼若也見得徹去便可以拈拄杖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拄杖子用然後拄杖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汝諸人切莫向古廟裡去躱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　上堂六月日頭眞箇熱赤肉團邊如火逼試問現前諸兄弟無位眞人徹未徹若也徹向無陰陽地上竪去横來若也未徹未免明日熱如今日熱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今朝七月六日無論一葉落不落而天下秋案兄弟已備知矣擧拂子曰一塵起也作麼生是大地收的道理擲拂曰若知撲落非他物始信縱横不是塵　上堂竪拄杖曰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擲下杖曰老僧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擧便下座　解制上堂八月一結制畢腰間包頭上笠通玄寺裡放開門行脚衲僧攙先出爲人拶著要翻身切莫被他穿却鼻復擧洞山曰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亂走作麼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坐斷路頭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奴兒婢殷勤太陽日直饒不出門

亦是草漫漫地同坑無異土者隊老古錐總被山僧折倒了也諸人還知出身處也無若也知得日消萬兩金不爲分外其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喝一喝

上堂到座前作病勢曰老僧氣喘不能說法遂咳嗽吐痰於地曰衆兄弟試道道看良久衆默然師乃以脚抹却歸方丈

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要老僧陞座應箇時節老僧再三思量無可計較何也雄黃燒酒固是不宜要且無錢買糯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箇富不有餘貧無不足的平等法門正可與世移風易俗遂擎起兩拳曰只將者兩箇大粿子供養大衆一任橫齩豎齩忽然齩著自家底管取人人飽足免得窮斯煎餓斯炒爲甚如此到底輸却自家寶

上堂諸人盡道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論祇如老僧終日趕著諸人不般磚便擔瓦不運土便擡石見你們稍遲縮不是喊便是罵汝諸人作麼生會還知老漢爲人處麼良久曰三生六十劫

普請上堂據衆兄弟擔了飯米來伴悟上座各各要明己躬下事固不合輕易動靜然而諺有之曰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興百丈創叢林立規矩有普請例諸方尊宿亦有普請說所謂作則均其勞饑則同其食以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當閒致令古風凋喪法門淡薄無他蓋主法者阿容之過也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竄所以謂之大道謂之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是畏刀避箭躲懶偷安不足爲伴雖然却有箇驗處且道以何爲驗良久曰打鼓普請看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百萬軍中斬顆良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取了荊州放魯肅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殺却陳友諒幷吞數十州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當今天下太平國王萬歲曰料揀已蒙師指示全提向上事若何師以拄杖擉曰速退速退

問如何是五眼圓明師曰老僧者裡祇有兩隻

問學人到此一月不見堂頭時如何師曰者老漢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

問如何是三寶師曰一頓胡餅兩頓粥曰不問者三寶師曰老僧日日奉持

問狹路相逢髑髏粉碎正恁麼時無位眞人

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恁麼則萬里無雲。一輪迥照去也。師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問。如何是暗中明。師曰。東村王老夜摩肩。曰。如何是明中暗。師曰。南海波斯晝洗面。曰。明暗相去幾何。師曰。分身兩處看」問。大悟底人還有憎愛也無。師曰。能愛人能惡人。曰。此是儒家世間之說。豈大悟出世之事。師曰。汝是甚麼人。僧擬議。師喝出」師凡六坐道場二十五年。宗風大振。其接人無論初機積學。唯以本分鉗鎚。不少假借。故席下多英傑者。其一去一就。纖毫不苟。崇禎辛巳。國戚康宇田公爲皇貴妃賫紫衣入山。請師陞座說法。復命。僉旨住持金陵報恩。師以衰老遜謝。壬午春。拽杖歸逋玄。七月三日。示微疾。五日。作書辭護法。六日。有僧自都中來。問。喝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畢竟作麼生會。師便打。僧禮拜。師曰。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已不了。喫棒不一。七日晨興。巡閱匠工如平日。及午。歸丈室。登榻跏趺未竟。泊然而逝。世壽七十七。僧臘四十八。塔全身於天童之南幻智菴右隴

常州府磬山天隱圓修禪師。本郡宜興閔氏子。依龍池剃染。參父母未生前話。一日。讀楞嚴至佛叱阿難此非汝心處。默有所省。但於乾峰一路涅槃門話有疑。後聞驢鳴。豁然大悟。於是徧謁妙峰幻也諸老。既而復歸龍池。一日。入室。問。歷歷孤明時如何。池曰。待你到者田地與你道。師便喝。池曰。汝還起緣心麼。師拂袖便出。久之。受印可。洎池遷化。師於萬曆庚申縛茅磬山。不數載。漸成精藍。次遷法濟。後住苕之報恩」上堂。一塵不立。猶在半途。截斷衆流。尚居門外。且到家一句。作麼生。顧視左右曰。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上堂。禪非解會。迥絕功勳。妙體湛然。眞機獨露。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想。不可以言宣。不可以默照。不可以色見。不可以聲求。說甚麼覩明星方可悟道。聞擊竹遂乃明宗。似者般漢。到衲僧門下。棒折猶未放在。且道。衲僧有甚長處。卓拄杖曰。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上堂。資生貴圖求富。參禪貴圖求悟。求悟若似資生。箇箇成佛作祖。大小高峰。末後兩句曰。咄。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恰

似首尾不相照應報恩則不然資生何必求富參羅何待求悟者裡直下承當人人超佛越祖喝一喝卓拄杖曰炎天汗流脊解衣林下涼」　小參舉南院一棒話舉乃曰風穴當時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山僧若作南院待他道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劈脊便打管教渠七通八達雖然今時有等莽鹵漢便作一棒會埋沒先聖瞎人眼目不少諸人又作麼生會喝一喝曰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示眾山僧住箇破院子多病不能為汝等提持佛法賴土木瓦石為諸人轉大法輪發大機用諸人切不得當面蹉過若蹉過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示眾舉雲門到灌溪有僧舉溪語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問門作麼生斷你記者一絡索門曰學即易出也大難驀頭一點僧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逐句尋言門曰你適來與麼舉那還著於本人僧曰是好不識羞門曰你驢年夢見灌溪復與一摑僧曰某甲話在猶自不知門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與帝釋商量甚麼事慣得其便僧曰豈干他事隨語生解門喝曰逐隊喫飯漢果然果然者僧不惟孤負灌溪亦且蹉過雲門若是伶俐衲僧達其端倪不妨一生參學事畢今日眾中還有救得者僧底麼山僧為汝證據良久曰更聆一頌當場體用得全機著著分明何更疑只為從前皆學解到頭難作克家兒一日驀地入堂一喝眾駭然無語師四顧而出次晚乃召眾曰山僧昨晚為汝等立在萬仞巖頭命如懸絲今晚為汝等用老婆禪亦命如懸絲復喝一喝曰且道今日者一喝與昨日一喝是同是別會得者出眾道看一僧出纔禮拜師拈棒劈脊便打僧起師曰速道速道僧擬議師復打僧退師卓拄杖曰瞎漢乃曰臨濟道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遮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是金剛王寶劍耶是踞地獅子耶是探竿影草耶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耶者裡會得方作得我臨濟兒孫若會不得切忌亂統以拄杖旋風打散」　問如何是理藏鋒師曰虛空撲

落地曰如何是事藏鋒師曰湖州蘿蔔宣州薑曰如何是理事藏鋒師曰有水皆含月無花不帶春曰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曰無手人行拳」問既是師子兒爲甚麼被文殊騎却師曰理能伏豹」問山嶽傾頹爲甚煙霞不散師曰捨大戀小曰獨臨玉鏡爲甚眉目不覩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腦後看曰與麼則飲光生面重開燠殘榴飛處笑顏新師曰過那一邊曰只如大悲千眼阿那箇是正眼師拈起拄杖曰還見麼曰傑侍者喚作破沙盆還有報恩分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瞎驢滅却風猶振臨濟綱宗千古威師曰賴遇闍黎」師於崇禎乙亥九月廿三示寂塔全身於報恩順治戊戌遷葬荊溪海會之左壽六十一臘三十七

紹興府雲門雪嶠圓信禪師鄞縣朱氏子年九歲聞僧誦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語遂知信向佛乘二十九棄家訪秦望禎山主禎舉他心問僧何處來僧曰天竺心曰我聞有三天竺你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其僧茫然無對師聞舉疑情頓發次日拽杖登石高蹬提曰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忽然前後際斷如空中迸出日輪相似乃說偈曰石貼背脊骨翻身脇肋骨仔細看將來動也動不得復喝曰張三殺人李四償命次往天台據頭見古雲門三字豁然大悟述偈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踢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蹤影若見他時打斷筋遂返縛茅雙髻峰一日謁雲棲呈偈曰不解西方不學禪偶來塵世只隨緣三間茅屋傍溪住兩扇竹窗關月眠碎盡衲衣那有結養長頭髮欲成顛自從會得西來意白雪飄飄六月天後參龍池室中機契萬曆乙卯住靜徑山千指菴崇禎戊寅開法廬山開先癸未結制嘉興東塔晚住雲門僧問如何是雙髻家風師曰一堆土罷幾箇峰頭曰大師法嗣何人師曰遠山終日看雲裡鐵牛嘶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破二作三曰意旨如何師曰常言俗語」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甚麼時節曰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鳥不宿」問四大分散時向甚麼處去師曰棺材裡曰意旨如何師曰深埋黃土僧禮拜師便喝出」上堂四十年來恁麼

行斬開碧落血腥腥其中果有希奇事獅子遊行不問程稽首燈王如來普願微塵國土衆生同入般若波羅蜜門大衆且道般若波羅蜜門作麼生入舉拂子曰鑒」 陞座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信上座則不然黏魚水底聚鷂子貼天飛會得箇中意成佛更無疑 崇禎乙亥開府余大成司理黃端伯等訪師請於徑山大殿上堂咄咄咄徑山乃唐宋已來之徑山擊拂子曰八十一人在此經過非今日之徑山非一日之徑山也千年常住一朝僧今日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且道還有祥瑞也無鐘樓生耳朵佛殿又懷胎黃公問如何是鐘樓生耳朵師拈起香曰會取者箇曰如何是佛殿又懷胎師曰產下也黃禮拜曰須是和尚始得師乃曰今承衆護法命山僧登於此座理荒殘之祖席扶陳爛之頹綱者箇喚作狗尾續貂那管家家門前火把子釣魚船上謝三郎不問媳婦騎驢阿家牽道將一句來還有入道得麼良久曰一拂擊開金殿月萬家無箇不光明」 卽日赴齋於寒翠樓

齋畢師謂衆曰山僧今年六十六復輪指曰丙丁戊已庚良久曰怪道把人牽來拽去元來水牯牛入命宮拕泥帶水東觸西觸雖然且喜水足草足」 一日示微疾書訣衆偈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氷霜曉喫盃茶坐脫去了書畢擲筆而逝當順治丁亥八月二十六日也世壽七十八臘四十八全身塔於雲門右麓

湖州府淨名抱朴大蓮禪師臨安駱氏子年十五投青山妙嚴祝髮二十二受具雲棲久遊講席一日自念教相旨趣雖有理會處生死岸頭全用不著遂入徑山坐禪三七日中廓然洞徹述偈曰自幼失親孃偏覓於他鄉驀然一相見更不再思量解制往參龍池問自遠趨風乞師指示池曰老僧牙齒疎缺師曰親切處更乞一言池據座師喚侍者點茶來池曰上座不妨伶俐師曰某甲耳聾池休去一日辭去池曰老僧猶有語言未盡在師曰和尚言雖未盡其意某甲已知池曰且道老僧意作麼生師便喝池曰再喝喝看師轉身便出池以源流拂子付之」 住後僧問

佛是何義師曰覺義曰佛還迷否師曰迷曰既覺云何復迷師曰不迷又問作麼曰也須問過師拈棒打出」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蛺蝶穿華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掀眉掃白雲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彼此無消息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推窓看月明」 熊魚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舉茶盃曰請茶曰我在靑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意作麼生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 問如何是麤三斤師曰斤兩分明」 日用相應頌曰◑並行黑白却同年(牛)芳草茸茸到處眠○一旦秋空雲翳盡●夜深何處是家園師於崇禎己巳八月二十四日示寂塔於□□□□□□□□□□□

興善廣禪師法嗣

建寧府普明鶖湖妙用禪師海寧鄭氏子年十二出家禾之興善從南明廣受業稟具雲棲偶一日閱思益梵天經有省述偈呈廣廣呵之執侍數載終覺礙膺後閱五祖演下載淸風話始得釋然一日廣學香嚴偈問師師擬答廣便喝師將啓口廣又喝師頓領玄旨廣付以偈曰無傳無受法無傳無受心付與無手者掣斷虛空筋崇禎己卯入閩重建普明辛巳冬始開法示衆若論佛法山僧無下口處今日新山門拏我拄杖子浪蕩遊戲穿過果子嶺直到火燒橋失脚一跌落在深溪幸有舊佛殿肯來相救不惟相救且騎却項歸來新山門叫屈要山僧判斷新山門舊佛殿各與三十拄杖理不曲斷還有證據者麼良久擲下拄杖曰一任旁人道長短大家歸去煖房中」 斷拂老人住靈峰師晉謁衆請陞座擧拂子曰會麼卽心卽佛猶是誵訛非心非佛可無趨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穿花蝴蝶深深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點水蜻蜓欵欵飛大衆還知普明恁地擧踢抓著靈峰癢處麼是他能濶步大方踢倒諸聖項顙峭巍巍孤迥迥有時把住有時放行有時放行中把住有時把住中放行栴檀林裡純是栴檀獅子窟中無非獅子衆中忽有箇伶俐漢出來道靈峰底蘊無端爲普明露布山僧但向道祇因曾與同牀睡是故深知被底穿卓拄杖下座」 同雲門信謁新月

次門指問那半箇在那裡去了師良久曰會麼門曰也只得半箇師却問那半箇在那裡去了門亦良久師曰也只得半箇門乃呵呵大笑 介菴進再參繡蹄門師曰是甚麼進擬答師震威一喝進掩耳便出師可之 一日示疾告衆曰大凡禪衆上者參禪學道中者乘戒俱急次者肯心辦道其餘碌碌不足齒也病朽亦從此過來今風火將散乃得覷破一機不被昔緣纏縛你且道是那一機淸風鴈落聲聲羽秋雨梧桐脈脈山復索筆著偈曰生也錯死也錯鐵牛掣斷黃金索擲筆曰咄遂泊然而逝當崇禎壬午十月十一辰時也壽五十六臘四十四門人介菴進一初元奉靈骨建塔於禾之興善

續燈正統卷三十一

續燈正統卷三十二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三十五世

天童密雲悟禪師法嗣

長沙府潙山五峰如學禪師臨潼任氏子丱歲失怙從五臺天齊薙髮圓具於澄律師遂徧歷諸方參天童於金粟一夕話次童驀伸脚曰你作麼生師以脚踢之童笑曰未在師曰和尚道看童倒臥師曰也只是困童曰又與麼去也師禮拜一日辭行童握拂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卽分付汝師連跳曰不要不要童曰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師轉身曰某甲去也童乃付後掩關弘濟寺僧問如何是烏龍一滴水師曰虛涵萬象僧擬議師以杖趁曰不宿死屍問釋迦出世端爲何事師曰貧兒思舊債僧禮拜師曰何不再問僧拂具便出師曰癡漢又恁麼去也僧參師敲門一下僧擬開口師卽閉却

門問文殊起佛見法見聲未絕師曰闍黎當受山僧頂禮僧擬開口師以手掩却師出關率衆至烏龍潭以拄杖探水曰因甚龍不見侍者向前禮拜師便打者便喝師以兩手掩耳者打筋斗而立師哂之師至大潙同慶寺祖塔坐次明維那禮塔來師曰禮者枯骨作麼明曰將謂忘却便禮拜師遂起去一日普請擇菜明維那曰我要止靜去師曰那裡不是靜明打師一掌師曰作麼明曰那裡不是靜師大笑癸酉春出山抵金陵中丞余集生請駐錫祇陀林緇白聽法者萬指未幾染微恙至七月二十二日午刻書偈擲筆而逝法嗣養拙明迎歸靈骨建窣堵波於大潙之麓

蘇州府鄧尉山漢月法藏禪師生緣梁溪蘇氏自幼閱顗於本邑德慶及長讀高峰錄有疑歷十餘秋至三峰掩死關聞折竹聲忽然大徹時天童旺化金粟師往謁爲值童上堂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階下漢僧曰請師接上階德曰月落後相見童乃顧師曰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拂具便

出開爐卽命首衆」 住後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不是涅槃心如何是第二玄師曰亦非正法眼如何是第三玄師曰三世諸佛只自知六代祖師口難宣僧作禮師曰汝既知時節吾今不再三乃學盤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徑山曰向上一路熱盌鳴聲師曰不傳不然熱盌鳴聲我今無說汝亦無聞下座以拄杖旋風打散」 上堂年年冬寒夏熱朝朝夜暗晝明使得十二時辰看看能有幾人喝一喝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病起上堂山僧前日通身是病晝夜攢簇不得何啻四百四病正當病時病亦是病藥亦是病那知更有箇不病者及至病退身安從前寒熱衆苦相貌總不知向甚處去也三百骨節八萬毛竅一一抖得乾乾淨淨偏覓病源了不可得始信者髑髏皮袋裡面直是安置伊不得病與不病是甚麼閑大衆祇是一箇身子且道因甚有兩樣喝一喝曰夜塚髑髏原是水客盃弓影竟非蛇箇中無地容生滅笑把遺編篆縷斜」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

胎度人已畢拈起拄杖曰者上座甚麼劫中成佛來僧出衆曰容某甲說道理得麼師曰大喩三千小喩八百祇要恰者上座意便了僧曰拘留孫佛劫中某却與者上座同參直至如今圓不圓分不開無數知識出世例皆懷懼放過和尚明鑒是神通是三昧師曰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僧擬倒几案師下座顧大衆曰三峰今日死中得活 上堂露柱脚跟穩密燈籠眼界光明閱徧五湖禪客握草盡作黃金驀然杌子墮落驀殺堅牢地神一向點胸點肋到此漫不關情山僧眞實相告又道平地陷人喝一喝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師舉百丈再參馬祖被祖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頌曰盡道英雄志可伸長驅席捲見精神葫蘆谷斷燎天火一馬爲龍得幾人 僧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石幢倒卓門前水樹骨橫撐殿後山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黑袈裟下雲承座白椰標邊風逗人曰如何是安隱禪師曰坐到月圓香未過臥教日出粥方粘曰如何是安隱事師曰鐘聲過後催廚版經韻消時接夜香曰無眼耳鼻舌身意意旨如何師曰牀下龍眠雲半夜石邊鳥宿露初更問未雨已前時如何師曰凍草帶殘雪寒花夾野雲曰正雨時如何師曰陰陰煙霧裡落落數家村曰忽然傾倒時如何師曰大江初漲白孤嶼不停雲曰雨收雲散又作麼生師曰芒鞵携短杖隨意過橋東師室中嘗舉竹篦子話勘驗學者稍或擬議便痛打出崇禎乙亥七月示疾侍者問如何是身後事師曰牀頭老鼠偷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者復問師舉手曰放下幔子著遂酣睡至中夜索浴更衣而逝塔建本山

破山海明禪師西蜀蹇氏子也弱冠得度從慧法主聽楞嚴咨疑不決遂出蜀住破額山畢丁三載忽於經行之際見一平世界不覺墮巖損足至半夜翻身痛劇忽省叫曰屈屈一居士曰師脚痛耶師劈面掌曰非汝境界尋參博山雲門後謁天童童問那裡來師曰雲門曰幾時起身師曰東山紅日出童曰東山紅日出干汝甚麼事師曰老老大大猶作者箇語話童曰你者些絡索從那裡得來師震威一喝便出次

日同僧入方丈童命禮首坐師曰昨日走得今日走不得也童曰作賊人心虛師曰是賊識賊竜領之命蒞第二座入室次童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爲界師曰竿頭絲綫從師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便出崇禎巳巳出世禾之東塔　入院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曰此一瓣香斧斫不開刀劈不破一任風吹雨打遂成乾屎橛撞著忤逆兒孫不辭拈出爇向爐中供養現住金粟廣慧傳曹溪正脈三十四世密雲悟和尙用酧法乳斂衣坐曰香巳拈了更要說箇甚麼山僧素志本欲深棲嚴竇隱跡過時不意撞夥鐵面皮居士善具辣手慣會拏雲拽入者保社開張臭口說幾句爆皮胃話以光法門山僧自揣愚劣不會打葛藤只好將則古人住院因緣以塞來命昔日簡禪師入院曰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者老漢住院還有箇死猫兒頭賣弄腥羶遂引蒼蠅成群作隊山僧今日到院也無死猫頭賣亦無生藥鋪開以手作擎餅勢曰單單只有者箇大衆且道者箇是甚麼曹山好顯酒破山喫著曹山酒醉得通身俱是口嘒禿光兒罵上天又來拈棒打顯狗纂拈拄杖卓一卓曰還知麼知則途中受用不知則世諦流布喝一喝下座　後住夔州萬峰太平禪寺據室曰萬峰山頂別人間上有梧桐開合歡不是假鷄棲泊處箇中唯許鳳凰參顧視左右曰有麼有麼時一居士向前問訊師曰鷄棲鳳巢非吾同類　上堂僧問不參禪不念佛只學無心應萬物師曰那裡是汝無心處進曰無心豈有處師驀頭一棒曰者箇灣僧無語乃曰者箇事二乘膽喪十地魂驚所以古人道有一物明歷歷黑漆漆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收不得大衆既在動用中爲甚麼收不得速道速道　上堂値驢鳴師曰平地起骨堆虛空墮地走撞著嗜驢鳴將謂獅子吼震威一喝下座　石帆岳司馬問法臘多少師竪一拳岳勃然變色曰我東南水窟地方人民老實莫在者裡惑亂人師曰貧道行脚十五年今日惑亂者一箇岳曰惑亂我則可只恐惑亂愚人師曰阿誰是愚人岳瞠目視之曰我也是路見不平見你

年幼未是你做底時節。師曰。釋迦老子初出母胎。指天指地。難道也是年幼未是時節麼。岳曰。所以雲門要一棒打殺。我今日一棒打殺你。且作麼生。師乃作怕勢曰。貧道性命幾乎喪在門下。岳躍然拜別」　僧問。如何是一六開天。師曰。竹密山齋冷。曰。如何是二五成性。師曰。荷開水殿香」　問迷者迷。醒者醒。如何是獨脫一句。師曰。八角磨盤空裡走。曰。不會。師曰。不會別參。曰。參箇甚麼。師曰。八角磨盤空裡走」　問學人終日喫飯。不曾齩著一粒米時如何。師曰。一箇斑鳩九隻鳥」　月潭法主問。還是悟有悟無。師曰。放下有無來向你道。主作聽勢。師曰。慣會裝聾作啞。主曰。我是真聾。師曰。真龍何不上天去」　師不安。維那問曰。和尚尊候如何。師曰。七七八八。那曰。七七八八。還是好耶不好耶。師曰。一任卜度」　康熙六年丁未。示寂於梁山雙桂堂。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四。有語錄十二卷行世。

杭州府徑山費隱通容禪師。閩之福清何氏子。年十四。依鎮東慧山落髮。首參壽昌。提無字話。工夫純切。遽忘寢食。忽一日覺身世俱空。話頭脫落。目前虛逼逼地。問昌曰。今日看破和尚家風了也。昌曰。汝有甚麼見處。師便喝。次參雲門博山。往返至再。不能了手。天啓壬戌。聞天童寓吼山。師冒雨往謁。問。覿面相提事若何。童便打。師曰。錯。童又打。師震威一喝。童復打。師又喝。至第七棒。平生伎倆知見。泮然冰釋。後上天台省覲。童問。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曰。離此又如何。師曰。放和尚三十棒。曰。除卻棒又作麼生。師便喝。曰。喝後聻。師曰。更要重說偈言。童休去。既而隨童赴黃檗。未幾命師繼席焉」　開堂日。僧問。昔從黃檗去。今向黃檗來。作麼生道。箇無來去底事。師曰。頭頂天。腳踏地。曰。黃檗消息更如何。師便喝。曰。砂盆雖破。家風猶在。師曰。與闍黎無干。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打教髑髏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掀翻坐具地。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併收下。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一任跨跳」　上堂。今朝初一。好箇消息。若還不會。又是明日。所以道。舉一不得舉

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山僧畢一了也是汝諸人如何委悉便下座」上堂向上無門撥不開折旋俯仰幾多回等閒踏倒珊瑚樹格外風光特地來如是則轉短壽爲長年攺粟柄爲禾莖不是曩劫培成亦非今時造就且道端的在甚麼處千紅萬紫從君看那把春風度與人」上堂全身擔荷赤體提持要是夙有器骨英靈漢子於尋常日用活卓卓地不將奇特言句貼於額頭玄妙理致蘊於底裡專用格外鉗鎚獨距宗門牙爪生擒猛虎活捉獰龍縱有言超佛祖行過舍那入此閫域未免橫身拶出其餘之輩覲心作念著意思惟塵寂光生而有神穎妙慧自作去就畢竟構他語脉不上要有者等丁卓始可別行教外單傳直指主持棒喝全行正令而只從上瞎驢蹄角相似且正當恁麼時回機就位一句作麼生道本來不借修行得那說心明與法通卓拄杖下座」臘八上堂凍餓雪山欲斷腰明星忽現便成妖當時我若同斯會劈脊攔腮定不饒何以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雖然如是還有爲釋迦老漢出氣者麼有則不負今日供養其或不然莫怪山僧揞死蛇頭好遂以拄杖一時打散」住天童上堂入大寶剎登大法壇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顯揚臨濟宗猷提持向上一路指縱則萬別千差透脫固一字也無到者裡先師面目現在太白風規猶古摧邪挽正據眞黜僞直得四海沸騰五嶽起舞佛祖於是歡呼龍象自此奔馳乃至若貴若賤是凡是聖四衆普集俱在一處人天交接兩得相見都教箇箇機契單傳人人悟同本得然則即此大寶剎大法壇鐘鼓喧天法雷震地靈山勝會宛然見孫沐皇恩不等閒便下座」住徑山上堂天空地濶山高水長如鵬博萬里扶搖自在朝陽峰下祥光滿目晏坐當軒八面玲瓏盡孟峰頂香積成堆更有大人擁護其間頭頭彰寶所一一顯眞機心目所知手足所到無非是格外乾坤古佛家風從緣薦得市地優曇就體消停荊棘橫生所以學道人貴乎緣境會心從心了境心境一如方名解脫始信古人謂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忽然灑落時又作麼生山月如銀牽我與

朋行不覺到峰西卓拄杖下座」

小參舉雪峰示衆曰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師曰蛇無頭不行長慶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師曰張開蛇口雲門以拄杖攛向面前作怕勢師曰露出蛇斑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我稜兄始得師曰與蛇揩癢雖然如是我却不與麼僧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師曰跳出蛇窟乃曰當時雪峰會裡者一群蛇今日被山僧挑向拄杖頭上要教他生也得要教他死也得要教他不生亦得要教他不死亦得所謂把住則四方無路放行則草叢裡輥現前兄弟還有與古人出氣者麼有則出來為蛇畫足無則山僧放者一群蛇齩殺汝諸人去也以拄杖一時打退」

小參舉古人曰百丈三日耳聾不在馬祖一喝邊黃檗吐舌不在百丈耳聾處是汝諸人還識百丈黃檗麼若識得他二人到方丈來喫一鍾茶一僧隨後至曰裝聾作啞師曰那箇裝聾是誰作啞僧無語師曰將成九仞猶欠一簣」

師問雲機曰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機曰憐兒不覺醜師曰既打趂何謂憐兒機曰也要和尚具隻眼師便掌曰要我具隻眼那機曰不是某甲恁麼道爭見得和尚又一日問機曰世尊拈花意旨如何機驀竪一拳師曰不得喚作拳頭又作麼生機打師一拳師打機一棒曰且道是賞是罰機曰少賣弄師頷之」

師每問衆曰衣帶下一綫清風意旨如何僧多答師皆不諾於順治庚子二月十九日寂於福嚴壽六十九依法闍維得舍利光燦者無數嗣法弟子輩分散舍利建塔金粟福嚴黃檗諸處有語錄二十卷行世

嘉興府金粟石車通乘禪師金華朱氏子依天真海藏脫白稟具顯學徧參諸方終不自肯後謁天童於金粟頓契玄旨呈偈曰我手何似佛手赤脚蓬頭便走直透向上玄關管教合取狗口童肯之執侍七載先出世杭之隆慶次繼席金粟」

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只要諸人棒下見血若也恁麼會得觸處逢渠纖毫不立垂手人間和光化物既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喝一喝」

上堂

僧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如何是相見底事師曰相逢不相識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未相許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一棒沒踈親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腦後撥乾坤賓主已蒙師指示頂額一著事如何師曰穿過鼻孔僧禮拜乃曰問在答處互作主賓答在問處同氣相親且問諸人無問無答合作麼生直饒神光不昧萬古唯眞若恁麼會驢年未夢見在大衆畢竟作麼生道驀拈拄杖畫一畫曰畫斷多年爛葛藤括地清風赤骨體　上堂玄機透徹左右逢源以心契心流通正脉統三界以爲家作四生之依怙宏開不二之門揭示頂門正眼放出陜府鐵牛踏殺嘉州大象正當恁麼時且道甚麼人證據顧左右曰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　上堂少室眞機人天普育直指父母未生面目大衆有眼皆見有耳普聞且作麼生是未生前面目良久曰牆外鳥啼聲已碎盡在搖頭不語中喝一喝　上堂不寒不熱火柴頭撥動些兒爆地流從此一番親煅煉縱橫無礙任悠悠若也見得不須畫地爲牢其或未然燒却眉毛有幾莖　解制上堂拄杖本無彼此迸出一群獅子驀然擲地翻身休得人前露齒騰騰獨步大方不涉和泥合水正當恁麼時還有翻擲底麼擲拄杖曰橫身芳草綠同顧落花紅　小參扶揚宗乘須恁麼人知恁麼事具格外眼透頂透徹敲骨取髓不落窠臼如奔流度刃石火電光非眞獅子那堪翻擲豈不見臨濟初至河北住院時對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可成褫我二人便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問曰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又三日後克符問曰和尚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三尊宿一揆一捋摩觸家風威神凜凜天魔膽喪文殊普賢削迹吞聲天下老和尚聞風結舌正恁麼時且道還有建立宗旨底麼良久喚侍者者應諾師打曰普請喫茶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師曰無孔鐵錘曰生後如何師曰髑髏粉碎　問向上一句即不問歷代相傳事若何師曰鼻孔拖地曰如何是無得無傳底句師便掌問如何塵中能作主師曰撒手見青天曰如何化外自來賓師曰一棒一條痕　崇禎戊寅春示疾

僧問此後向甚處與和尚相見師曰徧界不曾藏僧
作禮曰恁麼則向者裡相見去也師曰莫錯認遂泊
然而逝世壽四十有六塔於本山之左
贛州府寶華朝宗通忍禪師毗陵望族幼習儒業
念生死弱冠投靖江獨知披剃遂謁天童於金粟童
學大千禪師垂語曰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貪
其子被童逼拶坐臥不安經兩旦驀然除去礙膺之
物趨見童下語曰惟人自肯乃方親童曰亦未在師
笑曰和尚只做得大千兒孫便出已而聞童自答曰
自肉食不盡方大徹翌日童上堂師問直下知歸則
不問如何大用現前一句童纔拈棒師指曰者老漢
伎倆不忘一鈞便上拂具而出　出住曹山上堂僧
問如何是心識不到處師曰逼塞虛空曰轉機不圓
時如何師曰橫抽寶劍乃舉世尊因文殊起法見佛
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白雲端和尚曰大衆
世尊當時無大人相如今有向承天者裡起法見佛
見承天終不敢動著他何謂如此但得雪消去自然
春到來五祖演和尚曰白雲則具大慈悲遂拍手曰

曼殊室利普賢大士不審今後更敢也無自曰一度
被蛇傷怕見斷井索世尊白雲五祖三大老將謂扶
豎綱宗要且未透末後句在曹山則不然忽有向者
裡起法見佛見每人分半院與他何謂如此一掌不
獨拍兩掌鳴聒聒同死亦同生還如虎戴角卓拄杖
下座　住曹溪上堂拈香畢乃曰諸佛諸祖惟以一
大事因緣不用開口不用動念直下一一天眞一一
明妙祇貴直截契證超越死生不離見聞纔超然登
佛地所以世尊於明星祇得一覩六祖於金剛經直
用一聞諸公若也得恁麼一回去便堪傳佛心印方
為佛祖嫡骨兒孫所以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
笑便乃親傳世尊之印謂之正法眼藏西天四七東
土二三傳至第三十三世本山六祖大師謂之吾有
一物後得南嶽讓禪師道箇喚作一物則不中便乃
親傳六祖之印自讓為始直下傳至三十五世不肖
孫通忍於天童和尚自肉食不盡言下打破漆桶親
蒙印授潛心操履有年方乃深契佛祖之道方不愧
為六祖嫡孫所以本山乃六祖說法之地今日承南

都諸護法會合本省現任諸護法命本山耆舊不遠三千餘里迎不肖歸祖師之舊室登祖師之舊堂陞祖師之舊座舉揚祖師底現成舊公案直令千年舊事頓現目前曹溪一會儼然未散試問諸人既是現成舊公案又用舉作甚麼迴機同本得一舉一回新復舉六祖傳衣盋之後隱於四會獵中十五年一日忽念說法時至遂至廣州法性寺暮夜風揚刹旛聞二僧對論一曰旛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衆竦然二僧平地起干戈一得一失六祖按牛頭喫草雙放雙收檢點將來總欠一著在豎拂子召大衆曰還見麼只者本來眞面目風旛未動絕安排下座　浴佛上堂舉徑山大慧禪師上堂曰毗藍園裡不曾生雙林樹下何曾滅不生不滅見瞿曇眼中又是重添屑徑山老人雖然把斷要津大似只見錐頭利曹溪則不然毗藍園裡不生生雙林樹下不滅滅生生滅滅見瞿曇分明惡水當頭潑眼既無屑又用水潑作麼若是接物利生打頭也少者一杓不得乃顧左右喝一喝曰你諸人因甚一箇箇水漉漉地下座　元旦上堂召大衆曰無位眞人又添一歲了也你們今日到處與人拜年還曾與無位眞人拜拜也未若也拜得方知恩大難酬若也未曾賓華今日為諸人立箇榜樣乃起身拱揖曰恭喜恭喜便下座復有僧問正當拱揖時無位眞人在甚麼處師曰不見道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小參僧問明歷歷露堂堂更有甚麼師曰猶是鬼窟裡底活計僧打一圓相曰脫體無依去也師曰依舊跳不出問譬如本色眞金未入洪爐煅煉時如何師曰光明燦爛曰煅煉後如何師曰燦爛光明曰石頭土塊還堪煅煉也無師打曰且道是眞金是土塊問日輪正當午虛空絕點埃時如何師曰喚甚麼作日輪曰更無別箇師曰添了一點也僧一喝師打曰更無別箇倘道添了一點又喝作甚麼僧無語乃曰日輪正當午虛空絕點埃若道更無別箇早添一點了也所以認箇明歷歷露堂堂猶是鬼窟裡底活計到者裡須有箇透脫處方得光明燦爛燦爛光明情與無情一時成佛眞金土塊煅與未煅向甚麼處分若

也未透須是全身放下不教一物存留自然一踏到底倘不放下未免迷頭認影若已透得亦不可放過倘一放過所謂一刻不在如同死人直得如大死却活一般無一點氣息無一毫滲漏二六時中似水合水似空合空方有少許相應分曹溪今日說平實禪汝等諸人還委悉麼菴內不知菴外事歸家穩坐絕商量」　小參僧問巍巍堂堂巍巍湛湛當下不能承當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只為多了者些閒家具曰檢點將來也不多師打曰為甚麼不承當僧無語師乃曰若論此事須是雲開日出方得無分別智現前從無分別中終日分別正分別此無分別底謂之無舌人語以無分別中能生種種分別謂之根本智從無分別智後得有分別所以有分別智謂之後得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者裡何處著得思惟分別來若也透得豈不是無分別智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只著豈不是分別然正分別此無分別底所以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裡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一切總不得速道速道纔開口便打出者裡又何處著得思惟分別來若也透得豈不是無分別智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裡不得向舉起處承當纔開口便打出只者豈不是分別者無分別底所以從上古人亦有領略其旨未能得到無分別田地命根不斷活了不死不得受用所以道如人斫樹須根上一刀則命根方斷又有得到無分別境界一坐坐住快活自在更不理會雖或解截斷天下人舌頭不解無舌人語總皆死了不活所以曰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到者裡截斷天下人舌頭正是無舌人語無舌人語正截斷天下人舌頭若非死盡偷心囫地一下透脫淨盡安得有此真實受用從上為人方便已盡情向諸人傾倒了也只是者下子無人替汝著力珍重」　師遊琵琶街回僧問如何是善知識師曰琵琶街上行曰如何不是善知識師

0864

曰你不信也去行一行來　問如何是寂然不動師曰七縱八橫曰如何是感而遂通師曰推門落臼　居士問月缺一條還補得麼師曰補得曰將甚麼補師曰但將缺底補　問狗子佛性趙州因甚道無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天主教問人是佛否師曰是佛曰以何爲佛師曰自性卽佛曰師還拜佛否師曰拜佛曰若然則拜自己也師曰西天外道果然靈利曰世間那有自己拜自己底事師曰疑則別參　宛委王鎭國請齋於金陵報恩寺時司寇錢動卿張璽卿趙廷尉棄閒卿同泰如講主契玄僧錄俱在座講主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後來以楞伽四卷印心也是自相矛盾師曰將謂楞伽經是文字麼主無語一衆大笑　問倩女離魂那箇是眞底師便打僧無語師曰會麼僧擬議師又打曰切忌私奔　師問僧那裡人曰蘇州師踢椅曰是甚麼僧無語師曰虎丘山也不識乃叱出　順治戊子示寂弟子依法茶毗頂骨牙齒衣環不壞建塔於龔公山右

常州府龍池萬如通微禪師嘉禾張氏子出家興善後遊方參天童入門便喝童曰胡喝亂喝師又喝童曰胡喝亂喝師禮拜童打曰再喝喝看師曰蒼天蒼天茶畢禮出童曰我直下疑你者兩喝道道看師曰歇歇與和尙道便行崇禎十三年開法如如次移曹山後補龍池　上堂前三三後三三箇中消息許誰諳春風處處花成錦秋水澄澄月一灣喚作眞如不壞法此人曾未踏鄉關喚作無常生死法管教累劫受餘殃敢問諸人畢竟如何卽是以拂子打圓相曰生佛未形消息在不知幾箇肯擔當遂擲下拂子　上堂宗門一著離言說萬象森羅早漏洩睦州擔版趙州無看來猶是多饒舌不饒舌頓超越陝府鐵牛吼一聲滄州獅子噢一跌旁觀撫掌笑呵呵六月炎天飛白雪喝一喝　上堂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者一著子未嘗動著一絲毫及乎萬姓紛紜千差顯露者一著子亦未嘗動著一絲毫只貴靈利漢子直下承當便能得大受用苟或三搭不回豈免沉迷苦海祇如龍潭吹滅紙燈德山見甚道理便爾自肯蝦蟆吞大蟲　上堂舉法眼問覺鐵嘴近離甚處覺曰趙州

眼曰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龍池有五十拄杖十拄杖打者僧不合問祖師西來意十拄杖打趙州不合道庭前栢樹子十拄杖打法眼不合道有此語十拄杖打覺鐵嘴不合道無此語還有十拄杖待打箇人忽有師僧出來山僧劈脊便棒曰只者漆桶

上堂水中鹽味色裡膠青決定是有難見其形拈拄杖曰拄杖子朝到西天暮歸東土窮年歷歲不曾遇著一人何故從來無伴侶在處獨稱尊

上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平地登高易文殊師利乃七佛之師於迦文會裡作弟子從空放下難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爲甚麼却作人語不昧因果當下脫野狐身猶有野狐氣息在衆中還有知得龍池落處者麼苟或知得不妨出來剖露看如其未然不見道釋迦彌勒是他奴

上堂卓拄杖喝一喝曰棒非棒喝非喝用出當陽活鱍鱍聞時何曾三日聾觸著直教親見血若是知恩解報恩丈夫意氣天然別金毛獅子奮全威野干狐狼俱屏跡大衆且道屏跡後如何天下太平各安其業

舉潙山問雲巖曰承聞子在藥山是否巖曰是潙曰藥山大人相作麼生巖曰涅槃後有潙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著雲巖却問百丈大人相作麼生潙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嘴處雲巖摹擬藥山大人相竭力形容只得一半潙山形容百丈大人相雖是當陽不昧可惜裝點太多如有人問龍池天童大人相作麼生卽向伊道僧繇難下手道子枉勞心

舉洞山曰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洞山曰非佛雲門曰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一老漢恁麼道只道得佛向下事若是佛向上事恐未得在且道如何是佛向上事拈拄杖卓一下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汝說

舉保寧勇禪師曰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向前村後村折得棃花李花一佩兩佩保寧恁麼道雖則風流逸格事理雙彰未免

向百花爭艷處著脚若是秋空皎月木落飄金千山露骨萬水澄渟總未知消息在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過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虎行樵子徑烏宿故枝頭師闡化龍池十有餘載順治丁酉冬告寂塔建本山

續燈正統卷三十二

續燈正統卷三十三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三十五世

天童密雲悟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山翁道忞禪師潮州茶陽林氏子也幼沈毅有夙慧讀書一目五行俱下總角以藝文擅名鄉曲試爲生員然性不耽世好飄然有塵外想及冠讀大慧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即走匡廬開先投若昧芟染昧以師志不羣使參憨山淸黃檗有輩數尊宿皆深契之終不自肯後參天童於金粟因閱狹幅產難機緣忽大徹從上關鍵童命掌記室親炙十有四稔崇禎壬午七月童示寂衆請繼席開法天童　上堂目擊道存鋒鋩不犯頭頭顯露物物全彰猶是因高就下曲爲今時況復言中取則句裡呈機擧古明今拈三播兩大似鄭州出曹門何異南轅而北轍殊不知當人脚跟下立地一著子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抽一機則千機頓赴展一目則萬目畢張透聲透色絕遮攔亘古亘今無處所還生死得伊麼還染汙得伊麼還榮枯得伊麼還推遷得伊麼總有德山棒如雨點也則打他不著臨濟喝似雷奔也則無伊下口處更說甚麼百問雲興千酬瓶瀉一毫端際出現無盡身雲一舉步間遊歷無邊國土正是泥裡洗土塊鰕跳不出斗諸仁者從上既有如此廣大門風穩密田地何不推他阿爺向後放出渠儂一頭與麼直截承當去正恁麼時接續流通一句作麼生道天高羣象正海濶百川朝　上堂天童寺裡開爐以虛空爲爐牀四大部洲爲爐脚須彌盧爲火筯

七金山為炭團其餘森羅萬象日月星辰赤縣神洲山川人物為引火黃葉且道火種墊以拄杖畫一畫曰饒爾向者裡薦得透脫分曉及乎施用未有其方也則是箇守死善道要得發焰聯輝正未可在當恁麼時發焰聯輝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曰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 上堂拈拄杖橫按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卓一下曰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移拄杖過東復移向西曰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擲下拄杖曰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靈利漢若向者裡著得一隻眼臨濟老子不直半文錢其或未然莫怪海門風浪緊干戈原是太平基」 上堂哀哀三歎蓼莪章罔極無能一報償至竟吾門真大孝迴光直薦本爺娘灼然欲報至恩須是親見本生爺娘則於一切時如龍得水無一念落虛於一切處似虎靠山無絲毫走作縱橫收放全彰本地風光出沒卷舒獨露金剛正體便能不動塵際坐寶王剎不動舌頭轉大法輪俾人人達本生緣使各各知恩有地所以道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舍棄恩入無為真是報恩

者大眾祇如山僧近日有人從嶺南來報道生身慈母已於辛巳冬朔遷化了也且道即今作麼生與本生爺娘相見山色翠濃春雨歇北堂萱草倚闌開」 上堂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更有一人且道得箇甚麼喝一喝曰迥超今古格不共汝同盤卓拄杖下座」 上堂眾集驀拈拄杖擲下曰不得動著舌頭向者裡道一句看眾默然師曰死去十分便下座侍者向前拾起度與師師接得便打」 開爐上堂乾坤索然陡變高岸夷為平川木頭生了耳聾底沒了煙饑時饑得眼翻白凍時凍得手攣卷有底沒轉智只管窮斯炒餓斯煎橫吞栗棘蓬倒跳金剛圈有底訝郎當誇我能向鑊湯中澡浴爐炭裡安禪劍樹邊經行刀山上打眠朝悠悠暮悠悠誰解騎駿馬驟高樓踢倒嘉州大象趯翻陝府鐵牛噓噓直饒如是也較山僧一籌何以衲被蒙頭萬事休」 上堂六戶無關鑰西風徹骨寒家家門首路一一透長安大眾外布施象馬七珍內布施頭目髓腦今日山僧盡情為諸人舍施了也其有饑餐未厭欲壑難填底道峰更債拄

杖子化作三十三天王爲盧至長者破慳著拈拄杖卓一下曰那貴殊祥生九穗好看比屋盡黃金」開爐上堂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山僧昔在兹山以不辦長久之念住凡四周寒暑散席他往東住天台南住於越西住吳興北住青齊已經十有一載無端遭人抑逼還復歸領住持則嚴頭雲老室內氷枯正當今日開爐作麽生得接談聯輝去拱手曰著力全在諸兄弟」順治己亥夏師應召入京上命迎師進萬善殿駕隨到傳諭免禮賜坐上慰勞畢敕學士王熙馮溥曹本榮狀元孫承恩徐元文至上命學士問老和尚來自天童如何是天童得力句師曰奉皇上詔書特特到此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竪拳曰突出難辨又問如何是觀自在師鼓掌曰還聞麽復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朱子曰明明之也如何是明之底道理師曰問取朱文公去士皆無語上甚欣喜上曰老和尚因甚機緣悟道師曰長疑產難因緣後來有箇會處學士曰大慧也從此打失布袋者公案畢竟作麽生師曰明破卽不堪又問女子出定公案請下一轉語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士曰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只轉得半藏那半藏作麽生轉師曰學士起身禮拜皇上著又問發心參禪卽是善如何又說不思善不思惡既善惡都不思當何處著力師曰善惡總從心生心若不生善惡何著士沉吟師震威一喝上曰纔涉思惟總成意識邊事師曰大哉王言上問如何是悟後底事師曰待皇上悟後卽知學士進曰悟卽不問師曰問卽不悟上首肯復問有箇雪嶠和尚聞渠眞率不事事末後示寂甚超脫老和尚可知其人否師曰先法叔住開先時曾受西堂之職及示寂雲門遺命主後事乃述雪老人於丁亥年八月十九日示微疾次日封鐘版親書一紙示衆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氷霜曉喫杯茶坐脫去了至二十六日酉時果索茶飲唱雪花飛之句奄然坐逝然近代如林皐和尚之陞堂告衆箬菴和尚之預定逝期其事詳載塔銘皆忞所撰則又不止一雪嶠老人也上曰學道須是恁麼方好是日自辰至午方始回宮」上一日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曰直

逼生蛇立化龍上曰趙州當日頂草鞋出去南泉許爲救得猫兒若問老和尙合作麼生師曰老凍膿爲他閑事長無明」 上一日手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拈起曰請老和尙下一轉語師曰日輪正卓午上問梁武帝見達磨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曰廓然無聖意旨如何師曰綿包特石上曰對朕者誰磨曰不識又作麼生師曰鐵裹泥團上曰今問老和尙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上曰對朕者誰師曰卽曰恭惟皇上聖躬萬福」 上自召見師後駕數幸萬善殿師屢辭還山上留法嗣旅菴月山曉晳開法善果隆安駕躬送出京錫弘覺禪師印號師南還謝天童金粟院事投老會稽化鹿之平陽鼎建寶坊于黃龍峰下爲開山第一代焉至康熙甲寅六月廿有七日說偈吉祥而逝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五有九會語錄布水臺集若干卷行世

寧波府雪竇石奇通雲禪師婁東徐氏幼因篤疾陡現異境乃辭母攢白于南廣遇老宿令看父母未生前話游方至餅窑顯聖疑情大發後參天童屢呈所見童叱出忽一日入室未啓口童便棒于是大徹頓脫凝滯不離左右者十有三載崇禎辛巳童命住台之靈鷲僧問如何是靈鷲境師曰秀峰齊插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覿面案山橫曰如何是目前事師打曰腦後鷂取問一口氣不來甚處安身立命師曰鼻孔撩天顧邑侯問宗門事從何門得入師曰從無門入曰儒家必從讀書門入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銅牆鐵壁曰那裡是銅牆鐵壁師曰剗剗在前師問正侍者寒時寒殺熱時熱殺你試道看正曰寒時由他寒熱時由他熱耿兵憲敘話次師曰公本分事相應也未曰要自家親到師曰如何是親到消息曰正要求指示師曰未舉步時三十棒次日耿呈頌師閱畢曰未在更道耿擬進語師驀掩其口」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逗到今朝是人日春風驀面忽相逢撲破鼻頭撞破額靈鷲寺裡今日有齋大衆開單展盋拈匙放筯則且置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泥牛起舞春悠悠不風流處也風流」 受景星嚴請陞座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古德恁

麼說話大似在孤峰頂上等箇人來大衆且道他要
等箇甚麼人擊香几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
暗點頭」　受雪竇請陞座杲日當空十虛普照淸風
帀地徧界全彰如是則景星與雪竇齊高乳峰與玉
柱一體瀑飛千丈影含珠星隊半巖光映月無彼無
此誰去誰來諸仁者若能會得不妨全明全暗全放
全收放行把住自在縱橫一切臨時不容擬議正當
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明年自有新條在惱亂春風
卒未休」　建法堂上堂臘月正窮冬日日是好日百
草頭呈古佛家風一毫端現寶王刹直得普賢大士
運斤成風文殊師利不拘繩墨所以道建大厦非一
木之能濟巨川非一棹之力況慧日高懸法幢重建
且道畢竟承誰恩力還委悉麼分明舉鼎調羹手撥
轉如來正法輪」　上堂長安甚鬧吾國晏然拈拄杖
曰大衆不可道拄杖子不晏然也遂點曰低聲低聲」
　解制上堂僧出叉手而立師曰且站一邊僧以拳
加頭上師曰揑怪作麼僧又加一拳師曰不識羞僧
繞禪牀彈指一下師便打乃曰正月十五泥牛颿舞

布袋打開西秦東魯」　上堂一之日寒風急寸絲不
挂底卽乃頂門裂裂現出三頭六臂把主風神一
摑直得須彌山倒地無數英俊踍跳禪和被他壓死
不能轉身吐氣直待春雷起蟄驀地叫曰屈屈屈堪
述絕後再甦眞欺不得喝一喝」　上堂古人道者一
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了也我立地待你搆去是則是
誣人之罪義所難容」　上堂五月十五榴花噴火寶
王刹海高懸直得萬歲塔與乳峰山一齊起舞且道
何故國有定亂之劍家有白澤之圖」　上堂學僧問
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曰老僧在爾盎盂裡師乃
呵呵大笑曰大衆分明記取」　法幢上座請上堂永
嘉祖道場法幢乃重建竿護衆檀臨山光映佛面今
日山僧來普請看方便豎起拄杖曰大衆見不見見
則便與麼去隨處作主遇緣卽宗當年本山眞覺大
師到曹溪時振錫三下卓然而立遂一宿而返今朝
不妨有箇同參若不見山僧大似勞而無功所以宗
師唱導譬如滄溟上客獨泛蘭舟月渚煙波隨情放
曠欲抛香餌爲待長鯨卽今還有麼卓拄杖曰三千

劍客分明在那許莊周致太平　上堂月朔月望月圓月缺一句全提萬機寢削卓拄杖曰看看擲下來也咄　小參舉五祖住太平時上堂曰太平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臘月三十夜贏得一張口且道如何是太平口自曰兩片皮也不識五祖與麼賣弄口皮即得要是衲僧受用則未在山僧不恁麼雪竇不會禪一向家裡坐臘月三十夜分明成話墮扯索底扯索擡木底擡木谷應山鳴聲光轆轆呵呵夜深山寺煖烘烘箇箇寮房一爐火　順治庚子師還南廣革應爲禪淩鹽鐵河直達於寺以利舟楫閱三載將東歸乳峰未幾疾作命二侍舉時皆以子時對乃點首至午夜端坐而化門人迎龕返四明窆於妙高峰頂世壽七十臘四十有五

嘉興府古南牧雲通門禪師常熟張氏子丱歲禮興福洞聞老宿爲師初參博山次謁天童於金粟童問即今事作麼生師擬議童便打師禮拜童於背上築一拳曰你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自是發憤咨參後上天童題萬松關偈曰古路松陰廿里長過時誰覺骨清涼童曰何不道過時誰不骨清涼師於言下豁然又作活眼泉偈正思索時偶右手於左臂一觸忽然契悟久掌記室出住古南僧問臨濟初住院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如何是黃檗宗旨師打曰一棒血淋淋曰今日問和尚如何是天童宗旨又作麼生師又打曰再犯不容僧禮拜師復打曰恩大難酬師曰道得一半問不生不滅是如何師曰好人不肯做定要屎裡臥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師曰放下坐具著曰恁麼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打曰未到你在僧作禮曰彼既丈夫我亦爾師曰只恐不是玉　上堂舉遵布衲於藥山浴佛次山問曰汝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藥山便休藥山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遵布衲鈎在不疑四楞塌地祇如藥山休去還有商量也無擲下拄杖曰不勞再勘　上堂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老將不談兵文殊特請纓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正當恁麼時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裡其或眼目定動諸人性命却在山

僧手裡卓拄杖下座」 上堂古南箇村僧性燥多瞋罵佛法懶得說終日尋人打打打打上士笑呵呵下士便驚怕怕怕怕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天下」 上堂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箇無心道人釋迦老子好與三十棒有一人長年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百丈老子略較些子便下座」 上堂拈下拄杖曰撲落非他物復擎起作舞曰縱橫不是塵汝諸人還見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麼復擊香几曰一片楠楠木敲來響殺人」 上堂昨夜西風號不歇遠近山頭都是雪朝來依舊日頭紅嶺上石人凍得皮膚裂下座」 請首座上堂日南長至節屆書雲天心復見扶揚抑陰紫羅抹額繡裙腰甚生標致赫赤布裙無來替換家無滯貨不發所以烹金琢玉須知作家鉗錘荷教扶宗全仗本色兄弟揮佛日於西垂回狂瀾於既倒豈不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你大衆還見麼物宜求新樓前海棠花開却一朶兩朶人宜求舊卽日堂中第一座少渠不得且阿那箇是第一座卓拄杖曰蘇州有」 住破山指山門曰石橋東

鎖古澗西來佛祖門戶古今洞開還見麼祥麟及瑞鳳盡入此山來佛殿三面好山中一所空王殿喝退麻三斤打開乾屎橛甚處與古佛相見以坐具打圓相曰交據室金剛圈拋來任你跳得栗棘蓬剌來儘你吞得山僧尙有三十棒在何故臨濟門下令不虛行卓拄杖」 上堂出山鬢尙青還山鬢半落入門仔細看青山宛如昨黃葉打頭來高林風索索驄聽不知休當初悔行脚昔有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尙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大衆鄰人只知百年一身不知念念遷變新新不住梵志雖知當體無常有變有滅不知不變於出家法中尙欠一著且如何是不變者死生老病非他物渴飮饑餐祇舊人下座」 上堂戰馬聽鑼聲簇簇通身癢臨濟喫拄杖山河齊合掌好事不瞞人裁成憑郢匠拈拄杖旋轉曰山僧運斤也諸人試摸鼻孔上還有一點泥也無復卓拄杖曰多虛不如少實」 住極樂開爐上堂昭陽城外煙水茫茫極樂菴中紅爐焰焰向火焰中拈一莖毛貫圖大家知

有脫若七十三八十四低頭打算算到盡未來際有甚了期還會麼擊拂子曰朝生鷄子撲天飛」上堂極樂極樂天涯海角舖子將收家私落索雪峰木毬普化鈴鐸搖搖打打捫捫摸摸仔細看來是何面目鐘鳴銅山崩劍學蜀頭落還會麼雲門參見睦州會得秦時𨍏轢鑽」住鶴林上堂僧問舊店新開人盡覩重光祖印乞師慈師曰殿前雙栢立進曰恁麼則山靈生色四衆沾恩師曰門外萬松排僧禮拜師乃曰楊子江心大浪飛白連天鐵甕城邊好山排青立地肇開香刹有此禪林縞衣聽法舞層霄烏帽逢僧鬧半日寄奴泉信爲王者所鑿杜鵑花浪傳仙子移歸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山僧今日借釋迦老子手中一華拈示大衆遂舉拂子曰見麼若也見去芳菲滿袖爛熳驚人若也不見却成當面蹉過衆中有具眼底莫被山僧謾好復舉玄素禪師住山時有僧敲門素曰誰僧應曰是僧素曰莫道是僧佛來亦不著僧問曰爲甚不著素曰無汝棲泊處大衆玄素禪師傳牛頭一枝佛法不妨孤峻若是山僧待曰是僧卽向

道青天白日寐語作麼諸公若言下了然便見古人立地處其或未然下座同禮祖師三拜」浙中歸上堂祖師一機深明向上當陽一句只在聲前提得則天上人間放則無處迴避所以道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到者裡流水桃花別通春色鷄鳴犬吠各露風光在處可作津梁無方不堪垂手是則是祇如維摩居士道法非文字言語斷故還有道得轉身句者麼良久曰青蛇上竹一種色黃鳥過牆無限情」住天童開爐上堂僧問了明差別智方證涅槃心千七葛藤都拈却德山托盋意如何師曰年老成魔曰爲甚被雪峰一拶直得低頭歸方丈師曰賺殺闍黎曰祇如巖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意師曰好與三十棒曰密啓其意又如何師曰來日來向你道曰旣會末後句因甚只得三年活師曰開眼作夢僧禮拜師乃曰今日開爐諸人還識開爐底意麼霜花點白山寮各下暖簾楓葉飛紅將見堅氷踵至通方上士鑒在機先得旨歸根去天寒人寒滴水滴凍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

釁不假炭煤宏開爐鞴直下化鈍鐵作艮金鎔頑銅成法器妙手雖呈大功不宰縣潙山水牯直入欄圈打疎山木蛇橫鑽泥土且道甚麼時節是他出頭分莫看水草嫌枯淡好聽春雷換甲鱗下座」 立春上堂靈樞密運四序推移天地之間其猶槖籥看看冬到來卽便春風至長連牀上學得底是第二機若是第一機天下老和尚未曾提著山僧又如何折合舉拂曰看看五彩畫頭黃金點額復擊一擊曰好好一隻春牛被山僧一鞭粉碎了也聞一知二從他徧界分身認影迷頭一任眼瞎瞳地」 上堂十五日已前野田祭婦鬼哭神號十五日已後鳥語如簧山花似錦正當十五日紅日三竿曲肱而枕佛法二字摸索全無山僧恁麼告報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上堂頂門隻眼明明非見脚跟一竅了了常知古者道從生至死祇是者箇回頭轉腦作麼正是憐兒不覺醜天童者裡還有回頭轉腦者麼拍膝曰且喜天下太平 小參舉巖頭上堂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兩三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舉巖頭曰吾教義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巖頭七八年看教指東畫西原來未曾在乃信手點曰敢問諸人山僧點箇甚麼有僧進語師曰去無汝昭啄分」 冬至小參今之夕群陰極潭影藏山光黑無足之人欲夜行往往扶籬摸壁咄咄咄參玄客千言萬語喚歸家艱辛休向途中覓如何是到家消息幾箇烏鴉殿角棲一雙白鶴松邊立還會麼歸堂喫茶去」 示衆大海不宿死屍虛空不著五色大火聚中不藏蚊蚋無住法中不立迷悟汝等諸人圖參禪悟道三生六十劫」 示衆善知識無家以叢林爲家十方衲子無家亦以叢林爲家蓋善知識以叢林爲家者本爲蓄養衲子續佛慧命衲子亦以叢林爲家者本爲親近知識發明大事故衲子尊知識爲師知識視衲子爲弟子尊爲師有父道焉視爲弟有子道焉既父子共住管理家業爲子者自當知得我父山場許多在某處田園許多在某處乃至家私什物共

有許多又當照管某山柴該養某山柴該斫某田該種某地該鋤不使荒蕪界限一一分明收藏一一牢固此眞克家子也縱使其父後日過世外人無議不能侵佔何故蓋爲父子一體父之家業子自然有分亦爲子平日肯照管得淸楚不致忘失設使雖在其父蔭下自不留心山荒也不管地荒也不管無菜蔬喫也不管無柴燒也不管乃至杓柄短長家中事問著一總不知此子決不能向後紹父家業也何故爲伊全靠著其父過日稼穡艱難出入經紀全不操心向後總把家業與他祖父田園四至界限都不能分曉又如何承當得去所以拋家失業自甘做箇客作賤人你要知克家之子麼從上大有樣子楊岐於慈明三十年任監院是他雲峰於大愚冒寒化米化炭是也演祖於白雲充磨頭是也佛眼大慧享大名於天下然在學地俱充化士奔走途中得益乃至雪峰飯頭溈山典座此纔入叢林者皆知得不必再舉」師自謝事天童十餘秋隱遁無定居至康熙辛亥冬示寂於石湖靜室門人請命於弘覺禪師全身入塔於鶴林祖塔右不一載塔石迸裂其法嗣秀峰瑋拉諸同門啓塔視之洪水湧龕而出遂依法闍維獲舍利千餘顆光瑩如菽門人分歸營塔於西華西資鶴林諸處

蘇州府遯村報恩浮石通賢禪師平湖人俗姓李幼不茹葷十九脫白歷扣眞寂雲門懵無入路乃偕同志上鶯窠山頂掩死關聞舉屍在者裡其人何在忽有省後參天童得厥旨出住吳江之報恩上堂指法座當陽顯露達者方知從地昇高阿誰無分正恁麼時便乃掀翻寶座喝散大衆豈不俊哉其或未然怪山僧不得遂陞拈香畢乃曰假使頂戴百千劫身爲牀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豎拂子曰報恩今日傳法也大衆一齊擔荷擲拂子下座」 上堂舉世尊初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世尊創業垂統道化萬方那慮後人之顚覆雲門鳳曆新頒肅淸宇宙輒踰上祖之遺規雖則光先裕後有祖有

孫檢點將來不無自累畢竟如何得恰好去卓拄杖曰天然習氣最難忘纔出頭時餤熾張將謂無人能抗拒誰知後代有韶陽」　上堂三春已過九夏初臨聚玄徒於林間扇眞風於世外豪不離之心印提出格之宗乘且道出格宗乘作麼生提還有道得者麼良久曰麥子頭垂春熟好荳花口吐莢前心」　上堂元旦一萬事吉衲僧不用加參管取通身眼徹何故不羨鐵牛耕陸地慣能井底種林檎」　上堂烏飛兎走急如梭明暗何曾昧得他箇裡本來無可說謂言無說已成多豎拂曰大衆且道是有說是無說擲拂子下座」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花園擺宴曰見後如何師曰茅屋疎籬」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風過樹頭搖」　問如何是一師曰賊曰學人爲何是賊師曰抱臟叫屈」　問行住坐臥不離者箇如何是那箇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埰生招箭」　問家親作祟是如何師曰只要箇護身符子曰如何是護身符子師曰但恁麼學」　師居常以馬祖一喝百丈因甚三日耳聾勘驗來學罕有契其機者丁未七月示微疾危坐終日至二十五辰刻索浴坐化閱世七十有五僧臘五十六門人孤卓浚迎龕窆全身於徑山鵬搏峰下

台州府通玄林野通奇禪師自幼窮研教典後出蜀南詢掩關當湖忽接天童參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疑請頓發一日失足墮樓有省遂破關參天童於吳門之淸涼隨童住育王童上堂擧世尊初生下地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諸人猶向老僧擬討甚麼盌曳拄杖下座打散師自此全身脫落一日將破盌入庫取油童問你爲甚打破常住盌師曰不是某打破底童曰爲甚在汝手裡師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童曰賠了盌去師便展兩手童休去崇禎癸未住通玄次居東塔棲眞後遷天童」　上堂今朝吾佛降生却向金盤澡洗便乃指天指地大似不知羞耻更道唯吾獨尊山僧未敢相許且道山僧有甚長處便乃開許大口以拄杖卓曰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上堂擧丹霞訪忠國師値睡次公案侍者瞠眼麻語累他國師寢食不安丹霞雖解就地埋

人殊不顧旁觀看破還有知得侍者喫棒丹霞喫驚底麼不辭頌出端居丈室獨安眠不意春花落檻前可恨游蜂胡亂採至今趕向草堤邊」 上堂汝等未到天童寺將謂天童異世間及乎到來親目擊依然松竹倚青山明明松竹林明明祖師意若或瞥爾情生未免觸途成滯且道不涉程途一句如何顯示驀卓拄杖曰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上堂昔日先師會下萬指圍繞粱法味者頗多追法乳者誰切山僧舉揚般若以報先師莫大之恩可謂寃有頭債有主從前得力處一句超今古且道是甚麼句驀拈拄杖卓曰汗馬無人識重論蓋代功復卓一下」 上堂山僧四大不强無能為衆說法遂拈拄杖曰惟者木上座雖則全無孔竅却能善說法要擊香几曰切莫錯伊顛倒」 師病中首座問曰古人臨末梢頭留下一言半句作將來眼目即今有何垂示師曰動即禍生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曰多口作麼曰不為分外師驀面一拳座便禮拜」 師將示寂出治自天台歸師急問曰汝來了治曰適纔到師曰於今是甚麼時候治曰午時師瞪目視之治曰前蒙和尚記莂今請和尚更取法名師曰行果圓成治禮謝師安祥而逝

黃介子居士諱毓祺毗陵澄江聞人也慧業夙稟博綜內外典籍久遊天童磬山之門有所契入嘗作語錄序有石磬音嘹亮聾人耳更聞斯言不我欺也昔漢武以兵法教去病病曰不在學古顧方略何如明皇示韓幹御府圖幹曰不願觀也去病胸中有活法韓幹胸中有活馬磬山胸中有活立要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為天下人抽釘拔楔豈口耳所能傳授耶我於是錄聊窺一斑云云後天童將順世以衲衣贈之至甲申鼎革士罹難南都獄中一日書偈扇頭寄同參牧雲禪師曰劍樹刀山掉臂過長伸兩脚自為摩三千善逝原非佛百萬波旬豈是魔潦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夜來夢作修羅手其奈雙丸忽跳何遂擲筆而終

續燈正統卷三十三

續燈正統卷三十四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三十五世

磬山天隱修禪師法嗣

鎭江府竹林林臯本豫禪師崑山陳氏子丱歲禮堯峰滋川老宿出家受具後徧歷諸方參博山山曰未入金籠時誰家野雀兒師曰鶴有九臯翀碧漢馬無千里謾追風山曰遲斤非郢未免傷痕師曰諸方拈椎竪拂又成甚麼邊事山曰片雲橫海嶽樵子盡迷歸師曰怪來巖下虎特地暗驚人便出師至金粟值天晚便問夜宿投人時如何粟曰者裡歇不得師曰豈無方便粟拈拄杖擬打師接住一推曰看破了也便出後參磬山山曰那裡來師曰武林山曰怎知我者裡師曰臭名難瞞山曰汙汝耳師便喝山曰喝後如何師曰猶是不知山曰老僧不知汝知箇甚麼師擬掌山曰莫掠虛一日侍次山曰今時學人不肯眞參實悟所以法門寥落師曰雖然如是亦在知識如黃龍不得慈明痛打爭知道出常情山厲聲曰豈口耳所傳受耶師自此服膺親炙三載

住後上堂僧問和尚未見磬山時如何師曰盋盂口向天曰見後如何師曰拄杖頭卓地曰見與未見又如何師曰細腰鼓子兩頭打曰和尚今日住淨雲如何酬答師曰別置一問來乃曰一大藏教是用不盡底故紙千七百則祖意總是引蔓牽枝伶俐漢不向者裡著脚直得清風帀帀膏雨濛濛吹太虛爲一漚揑沙界爲隻眼諸人在裡許作甚麼喝一喝曰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

上堂熊耳峰前常面壁無位眞人乾矢橛德山臨濟太無端棒頭有眼明如日驀拈拄杖曰看看臨濟德山來也卓拄杖曰臨濟德山被淨雲拄杖一卓直得懡㦬而退達磨大師在背後欵欵道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時如何復卓拄杖下座

上堂柳眼舒桃臉笑春風吹落花多少若是知音便轉身雲門扇子忽踍跳驚起枝頭百舌鳥聲聲報道不如歸去好擲拄杖

元宵上堂卓拄杖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又卓一下曰未來燈明佛本光瑞

如是復卓一下曰現在燈明佛本光瑞如是良久顧左右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下座　上堂一人向千峰頂上築著磕著無處躲避一人在十字街頭橫眠倒臥無出身路識得二人落處便知龐公問馬祖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公乃契入也是惡水驀頭澆者裡說甚菩提涅槃眞如解脫二十五有一十八界淨盡滌除會則金毛師子變作狗不會踢出楊岐三脚驢參　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豎起拂子曰者是諸相如何是非相復豎起拳曰者是非相如何是如來拍禪牀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上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歸宗斬却活蛇丹霞燒却木佛普化踢倒飯牀安國擊破竈墮且道怖畏也無黃鸝上樹一枝花白鷺下田千點雪擊拂子下座　上堂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六耳不同謀乃曰石虎山巔吼泥牛海底行不知何所以拄杖得人爭卓拄杖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連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乾峰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召維那曰來日不得普請乾峰曲高和寡若不得雲門幾成狼藉雖然祇如乾峰道來日不得普請意落在甚處會麼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上堂熏風吹暑氣蒸盋囊高挂碧崚嶒三世諸佛摸索不著歷代祖師失却眼睛無位眞人忍俊不禁撫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良久曰破木杓　上堂拈拄杖曰摩竭國中親行此令多年滯貨誰酬價熊耳峰前單提向上大似賣狗懸羊頭又何曾舉著者一著子若是特達英靈不妨入滄溟窟攀折驪龍角登巨峰頂捋斷猛虎鬚還有麼有卽出來喫山僧痛棒何也大鵬展翅非凡鳥九萬搏風擘海濤　上堂第一句道得合醬添油第二句道得和鹽賣醋第三句道得蒿湯代茶驀豎拂子曰臨濟大師來也遂震聲一喝僧出師便打僧喝師又打僧又喝師連打趂乃呈拄杖曰今日堯峰性命在諸人手裡諸人性命在堯峰手裡連卓拄杖下座　問如何是大海無魚師曰脚跟下過多少曰如何是大地無草師曰法堂前深

一丈曰如何是大富無糧師曰喫家飯放野屎曰如何是大悟無道師曰莫妄想　問明月堂前花開枯木是賓家句主家句師曰石女哭蒼天　問如何是秘魔叉師舉數珠曰者是番菩提曰未問已前請師答師和聲便打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炎炎三尺火僧曰不會師曰冷冷一堆灰　師一日染微恙時山門大興土木偏往觀之旋至法堂鳴鼓集衆敘出世行由即欲趨寂一衆悲戀主事白曰山主他往未歸願和尚稍遲一日師俛首回寢室翌日山主至師復登座陳謝付諸後事畢即於座上說偈而終門弟子營窣堵波於古竹林之後岡

杭州府天目玉林通琇禪師生而穎異童子時出語不凡年十九投磬山芟染受具執事巾缾夜則隨衆坐香一夕未開靜即進方丈山曰今晚香完何早師曰自是我不去坐香也山曰見甚道理不去坐師曰即今亦無不坐山驀拈几上石屋語錄問曰者是甚麼師曰却請和尚道山曰你不道教老僧道師曰情知和尚不敢道山曰石屋錄爲甚不敢道師曰隨他去也山曰贓誣老僧師者裡透不過直得大淚如雨一晚目不交睫至五鼓山呼曰不用急我爲你舉則古話龐居士初見馬祖便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誰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爲汝道師曰某有一頌山曰汝頌云何師呈頌曰不侶萬法的爲誰誰亦不立始親渠有意馳求轉睽隔無心識得不相違山曰不問你不侶萬法要你會一口吸盡師於言下大徹拂袖便出山後凡有徵詰師皆當機不讓山深肯有再來之稱山遷報恩未幾即趨寂師遂繼席焉　上堂拈拄杖曰先師和尚今日在山僧拄杖頭上示現全身舉揚大法還有共見共聞底出來互相激揚僧出師便打又僧問臨濟照用師卓拄杖曰喚作拄杖子又是先和尚喚作先和尚又是拄杖子汝作麼生分析僧喝師便打僧又喝師直打出法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洪武門前紅檔中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踢破鴻門樊噲怒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推倒須彌山揑殺恒沙佛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一花一國土一葉一釋迦僧曰四句已蒙指末

後事如何師便喝問如何是有拄杖子與拄杖子師曰別人爭不得如何是無拄杖子奪拄杖子師曰你儂怪不得乃植杖顧衆曰有人代得一轉語麼衆無語師擲杖曰報恩今日失利便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大師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又有問龍池幻師翁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翁曰西河火裡坐報恩則不然今日若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道我是蓉城楊四郎　上堂報恩新長老今年纔廿四黃面老瞿曇是吾最小子古往今來多少居曲彔牀的大善知識凡於四月八日播弄瞿曇小老的矢臭氣有分還曾夢見瞿曇的師麼向者裡緇素得不虛親到報恩若緇素不得直饒親到報恩未免對面白雲萬里驀喝一喝下座　上堂師拈拄杖曰奇特因緣須奇特人拈出驚群句子於驚群處舉揚今日既遇奇特人且道驚群句作麼生舉驀召衆曰吳中石佛大　上堂舉高峰大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洗盋盂去矢上加尖一場敗露西峰今日忍俊不禁却要向鷺鷥腿上割股良久曰便恁麼去咄哉箇老

漢一生盲修瞎鍊師資未盡其妙大法終未明在召衆曰要會洗盋盂話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維那白椎竟師驀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先聖道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高聲召衆曰是甚麼所在驀擲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世尊覩明星悟箇甚麼師曰衲皺枯骨乃高聲召衆曰能仁是汝之奴　大雪設禹門幻老和尚供師翁面目雪滿千山先師儀表春回大地春回大地也雪滿千山非當年久侍者不知雪滿千山也春回大地三十年後有人共見今日某孫應待獻一杯茗罪過彌天何故不合當面觸犯　示衆舉翠巖眞禪師上堂曰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子之勇拈拄杖曰者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翠巖老人恁麼舉揚雖然竭力提撕未免傷神費氣報恩則不然坐致太平者仁王之大

勇也道高虎伏德重龍馴者至人之大勇也袖手凭
几曰衲僧之大勇又作麼生竹戶松龕濃睡穩花開
花落聽東風」　示衆驀踢出一脚曰諸人向者裡道
一句看一僧曰某甲雖與人合席不與人同被師便
喝良久顧左右曰只者一句人也難道便拽杖歸方
丈」　示衆透脫末後牢關雲菴正罵洞達歷祖綱宗
妙喜猶呵汝等諸人趣向者箇法門大須仔細前溪
水急魚行澀後嶺風高鳥宿難」　示衆有一無手阿
師握天目山來報恩禪堂把高峰中峰斷崖三大老
靈骨捏得粉碎撒滿在諸人眉毛鼻孔上汝等諸人
爲甚晚晚坐香盡皆開眼瞌睡不瞌睡底道將一句
來」　示衆舉德山因一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山
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中棒僧拂袖便行山曰直
饒如是也只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山打曰須是我打
你始得僧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山曰天然有眼僧劈
開眼曰猫便出山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淸人聞德山
入門便棒將謂舉鼎拔山氣吞寰宇誰知揖讓升降
折旋中禮有如此夫僉云待其作相撲勢時便與劈
脊棒出令其別轉機謀是則固是若只與麼安得不
令暴虎憑河者狐假熊威語云臨事而懼好謀而威
德山之謂與」　晚參老宿敗屋紙帳靑燈此中有人
得些子意味否夜來風色峭釀雪已三分」　禮塔歸
晚參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天目代出明心見性
祖師因甚却有許多奇松怪石衆良久師以禪版拍
案曰人歸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淸」　晚參山
僧說得一篇佛法懸在雨華橋上大衆各去看取良
久曰伯樂曾三顧千金誰解增贈君君不納完璧倚
枯藤」　早參拈拂子曰擁門黃葉深三尺氷齒寒泉
懸萬尋禁得苦寒忘閒寂梅開不待嶺頭春隨聲擊
拂子喝一喝」　婆子燒菴頌谿頭逐日飯王孫臨岐
咄咄好生驚白眼阿婆能將將來路桃花風雨聲」
師於　世祖章皇帝時兩召內廷問道錫大覺普濟
禪師封號紫衣金印而玉林則叢林中法號也開堂
說法四十年乙卯秋遊五臺途次示疾說偈而終春
秋六十有二僧臘四十有三門人迎歸全身塔於潛
陽天目山之東塢與高峰中峰兩祖塔相望焉

杭州府南澗理宗箬菴問禪師。生緣吳江。世居荊溪。父羨長兪處士。晚憂無子。建百日無遮大會。應禱而生。少游藝林。究心理學。偶過山寺。閱楞嚴經。至此身及心外。洎虛空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性中物。有所觸發。走謁磬山。示以父母未生前話。後因婚事苦逼。遂宵遁至武林。投法雨大師落髮。旋歸磬山。晨參暮扣。一夕聞大風迸崖而悟。有偈曰。千玄萬妙隔重重。箇裡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巖吹落九更風。山曰。玄妙卽不問。如何是不隔底句。師擬對。山便打。又服勤數載。洞徹大法。山證以偈。有他年起我臨濟宗。殺活縱橫開天目之句。後因受業順世。武林紳衿請回南澗。爲開法第一世焉」 司理黃元公問。和尙幾時到者裡。師曰。臘月二十日。曾在那裡會過。師曰。忘却了。那曰。在磬山在報恩。師曰。當面錯過。茶次。公問。如何是下載清風。師曰。知音者少。曰。非師不委。師曰。且請茶。曰。作家師。曰。逢人切忌錯擧」 徑山雪嶠大師至。見曰。你是那邊爲甚又在者邊。師曰。一點水墨兩成龍。雪曰。未會興雲布霧在。師曰。今日且放過。雪曰。我只教人誦金剛經。師曰。多少人錯會大師意。雪曰。直饒不錯會。大遠在。師曰。莫瞞人好。至山門前見狗子吠。雪曰。者無佛性東西。師曰。却搔著大師癢處。雪乃呵呵大笑。師亦大笑而別」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花落亂流稀。村翁坐遲暮。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干戈旣息狼煙掃。誰唱江南折柳詞。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拍手向君開笑臉。大家齊上木蘭舟」 問。一貧赤骨時如何。師曰。有件破衲頭。要便與你。僧擬議。師曰。穿不著」 問。大悲千手眼。那隻是正眼。師曰。急水灘頭下釣絲」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木杓。僧問。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師曰。鑊湯爐炭。僧罔措。師曰。你害怕。又僧問。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如何是佛境界。師曰。爐炭鑊湯。僧低頭。師曰。你却害羞」 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師曰。金將火試。曰。旣罰錢因甚又趂出。師曰。龍門無宿客」 結夏上堂。盡十方世界是衲僧行履處。盡十方世界是衲僧安身處。檢點將來。隔三千

里萬機寢削一句孤危峻峭峭絕承當淨躶躶沒可把於諸人分上猶間一線道須是箇中人方明箇中事驀拈拄杖曰看看釋迦老子在山僧拄杖頭上現大威光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復有雲門大師忍俊不禁直下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以拄杖畫一畫曰總被山僧一線穿却不容絲毫走作若有人知得落處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不知釋迦老子向諸人脚跟下過去了也喝一喝卓拄杖　上堂舉臨濟大師曰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和泥合水屈曲垂慈立境立人有奪有縱臨濟大師嚼飯餵嬰兒郎得若道激揚向上宗乘直是未在時有僧問爲甚臨濟大師道奪人不奪境師曰不斬蕭何令不行爲甚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相爲甚人境兩俱奪師曰王令森嚴諸侯避道爲甚人境俱不奪師曰四海五湖逢化日何人不唱凱歌回僧曰旣然如是和尚適來恁麼拈提莫不辜負臨濟大師麼師曰却是你辜負僧擬議師便打復召衆曰還有救得者僧者麼衆

無語師擲拄杖下座　祈雨上堂師拈拄杖曰萬里無片雲靑天也須喫棒以杖指曰那邊雲生也驀擲下曰一雨普滋　上堂僧問昔年此日去今已屆周期未審先竹林卽今向甚處出沒師曰在鼻孔裡曰八面玲瓏底因甚借他鼻孔出氣師曰你作他兒孫未得在曰今日營齋還來受供也無師曰待你道得卽來乃曰我與竹林同條生不與竹林同條死同條生易不同條死難不同條死易同條死難同條死千人萬人一時活却不同條死千人萬人一時死却死却活底活却死底時如何落花臺上重鋪錦瑪瑙堦前布赤砂喝一喝　上堂咬破鐵酸餡百味具足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方能事事無礙氷稜上行劍刃上走也祇是衲僧尋常游戲設若己眼未開大法未明底竪拂子曰只者箇尚奈何他不得靑黃不辨菽麥不分魔說瞎說盈衢載道你還知祖師門下底劍麼擲拂子曰誰敢正眼覷著　金山入院上堂指法座曰須彌寶座高廣無量無邊由旬拄杖子亦高廣無量無邊由旬且道向甚麼處著足一聲霹靂風

雲起便陞拈香白椎竟師曰一椎擊碎是第二義未
舉一椎是第三義若是第一義佛祖難窺人天罔測
具眼衲僧出衆相見僧問昔日善財參德雲七日不
見意旨如何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七日後從別
峰相見又作麼生師曰金不博金曰恁麼則昔日德
雲今朝和尚師曰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曰即今
建立法幢又將何法接人師曰劄問闡揚古佛家風
決斷現成公案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郭璞墓前江
水黑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去也師曰看脚下曰忽
遇傾湫倒嶽時如何師曰放汝三十棒乃曰神龍窟
宅古佛名藍我二十世圓悟禪師重開正覺之場十
八高人打失鼻孔眼睛一同徹證之地洵江南之巨
剎誠衲子之寶坊不勞彈指樓閣門開無所希求風
雲際合據此位者顯示不言正令導此機者激揚向
上宗乘明如杲日皎若太虛一語歸宗千差坐斷迴
千百年既倒之瀾挽今時世已隳之轍直得臨濟有
喝倒退三千德山有棒未敢動著抹過建化門裂破
㘞圇句風高浪涌水沸波騰正當恁麼時且妙高已
到寶所親登剎影高揚誰遭毒手劈開華嶽連天色
放出鯨濤動地雷卓拄杖下座」謝侍者供法衣上
堂披如來衣坐如來座行如來事三脚蝦蟆著錦襠
風吹不動堦前樹馬祖扭鼻野鴨子浮處去百丈捲
席大用現前不存規矩堪笑南陽老國師負汝負吾
成指注點即不到到即不點三十年後莫道金山者
爲有屈無叫處」上堂靈雲見桃華香嚴聞擊竹推
落窠窟坑向那裡撈摸從緣入者永無退失聽事不
眞喚鐘作甕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未徹在醉我
落花天借他絃管裡檢點將來者一隊漢總出金山
圈繢不得若出得未具參方眼在拍禪牀下座」謝
兩序上堂著草鞋住院負栲栳爲人動若行雲止若
谷神初無心於彼此豈有意於去來所以綱宗在握
賞罰惟公正令當行進退有序其進也高山可仰其
退也湛水長閒若有一絲毫情存繫戀便屬泥犂滓
滓金剛圈栗棘蓬吞得跳得須是其人且開先啓後
果滿功圓一句作麼生道橫擔榔栗千峰上已有人
提折脚鐺」住磬山上堂四十九年全成露布末後

一句曳尾靈龜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總是接響承虛據實而論諸佛諸祖無出頭分自古至今無語話分翻轉劫初田地撥開向上宗猷突出頂顙一機顯示金剛正眼臨濟三玄三要不消一劄洞山五位君臣不直一唾迴眞風於既墜續慧命於將殘還他實地行來自然有本可據拈起也剗斷天下人命根放下也板轉衲僧鼻孔饒伊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底到來也須讓他一頭地何故綱宗在握寶劍橫揮正印全提十方坐斷莫有同明大機同徹大用爲先師吐氣者麼驀擲拄杖曰三十年後」　上堂僧問曉樹穿雲碧寒泉弄月明此是尋常境如何是磬山境師曰切忌道著曰耳傾四大海眼著五須彌此是等閒人如何是磬山人師曰高著眼曰當臺一鑑明如日鐵額銅頭也皺眉師便喝乃曰雨洗巖花白煙籠嶽色寒乍歸雲滿室莫作等閒看人與境會理得事彰明明一段風光灼灼不從他得既不從他得有眼共見有耳共聞若道聞底便是孤負你生來眼若道見底便是孤負你生來耳既不孤負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合作麼生商量莫把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反爲讐拽拄杖下座」　到龍池上堂昔年未見師翁面問上座却被師翁絆入葛藤窠裡沒頭沒腦及乎親見師翁後師翁却被問上座絆入葛藤窠裡沒頭沒腦者段公案正要向明眼人前判斷今日既到師翁法窟承堂頭和尚爲衆推出登師翁堂踞師翁座問上座豈敢掩耳偷鈴請諸仁者爲問上座判斷看若判斷得諸仁者合喫問上座三十棒若判斷不得問上座合喫我堂頭和尚三十棒者兩頓棒有一頓棒堪與佛祖爲師有一頓棒堪與人天爲師若也不甘自救不了卓拄杖下座」　上堂有漏無漏朽木杓小乘大乘錢貫井索一不成單二不成兩明眼衲僧作何伎倆磬山門下論實不論虛爭不足讓有餘踢出楊岐三脚驢」　小參一僧自呈會得臺山婆子驀直話師曰你作麼生會僧轉身便行師曰祇如道好箇師僧又恁麼去濟僧曰豈有第二箇師曰趙州勘破濟僧無語師呵呵大笑召僧近前曰我會臺山婆子驀直話與你迥別你轉身便行我只坐了要與婆子相見

婆子道好箇師僧又恁麼去趙州道勘破總出我者裡不得你還會麼僧復無語師又大笑曰我一發再與你說破你便是者僧我便是婆子拈起竹篦曰者箇便是趙州你作麼生會我不妨再與你說你轉身便行豈不與者僧一般我不肯你豈不是婆子道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一般只是趙州勘破竹篦子却不肯與你說一僧曰料和尚說不出師擲下竹篦時珍侍者在傍有省呈頌師曰頌且置那裡是趙州勘破處珍曰者老賊師便打珍作禮曰勘破了也師復大笑歸方丈　小參舉昔有一院主忽見鬼使來追主曰某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云待回白王若允七日後來不允須臾立至果七日後覓其僧了不可得者僧違得箇隱身符子如羚羊挂角杳無蹤跡可尋何異高峰大師道大海無魚大地無草大富無糧大悟無道到者田地也不易搆得若到磬山門下正好買草鞋行脚何故諸人要在山僧者裡作主事須是將閻羅老子捺在掌心鬼使縛在脚尖上要你上天便上天要你入地便入地任他追逐過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國土經歷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劫登劍樹刀山入鑊湯爐炭永不退失方許入磬山室與古人吐口毒氣衆中莫有恁麼人麼若有臨濟一燈未致寂寥在洗院主問如何是大海無魚師曰負命者上鈎來恁麼則擎頭戴角去也師曰與你三十棒如何是大地無草師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洗曰含元殿裡說甚長安師曰爭奈罕遇其人如何是大富無糧師曰少甚麼洗曰恁麼則不勞拈出師曰刺破汝眼如何是大悟無道師曰迅雷不及掩耳洗禮拜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師一日閱雪竇錄至竇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擧頭竇問牯牛擧頭作甚麼令衆下語院主曰侍者將束草來師不肯衆問師師曰是伊喫飽首座曰行是亦有一語師曰你作麼生座曰他却識人師爲撫掌　順治乙未秋師謝絕雲水一棹夷猶至九月廿三日上報恩掃塔預別玉林和尚交磬山院事廿七日舟次南潯辭謝諸檀護暮宿應天寺寺即范蠡宅命侍者灑掃一室沐浴淨髮更衣趺坐怡

然而逝門弟子扶龕歸潤茶毗入塔遵遺命也有五會語錄十二卷續燈二十卷並行於世

衡州府南嶽山茨通際禪師初參天童於金粟問客散堂空時如何童曰是甚麼時節師便喝童便打師又喝童又打師禮拜曰今日起動和尚後參磬山一見契合一日侍次山問只如百丈於馬祖喝下得箇甚麼師曰若有得即鈍駡馬祖山曰他道三日耳聾聻師曰某不可更作野狐見解山休去又一日山舉巖頭四藏鋒句問如何是就理藏鋒師曰梁皇殿上道不識如何是就事藏鋒師曰今朝雨落堦前溼如何是理事俱藏鋒師曰行不出戶坐不當堂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曰八角磨盤空裡走山曰此四轉語可紹先覺雖然也是搕七搭八」　住東明掃昰祖塔拈香曰者老漢二百年來在此藏身人天罔知佛祖難近今日脚下兒孫到來覷遺勘破且道以何爲驗顧左右插香」　示衆古人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兄弟畢竟作麼生即得良久曰簷前滴瀝非關雨溪澗奔雷不是聲」

示衆舉僧問雲門和尚如何是雲門一曲門曰臘月二十五臘月二十五今日爲君舉著意會應難藍田射石虎」　示衆本是無羈身偶向煙霞宿暑寒已七過刀耕種深谷帶水復拖泥衲破通身目無法向人前一任東西卜元同嶺上雲無心去來逐大衆既無心去來且出門一句作麼生道曳拄杖曰不涉程途句灼然草鞋步步踏莓綠」　住長沙南源示衆舉楊岐會禪師曰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周凋收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門庭冷峻語脉藏鋒此我遠祖楊岐和尚擔法道綱維叢社之典型山僧忝爲後裔亦有一頌薄福住南源霜風茅屋寒擁衲爐頭坐灰形似懶殘赤骨體不相瞞煩汝諸人掃黃葉千峰月上煮氷團」　示衆舉一不得舉二白雲萬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白雲萬里昨日有人從天台來今朝却往徑山去白雲萬里維那明日不得普請白雲萬里有人向四箇白雲萬里處薦得管取一生參學事畢」　示衆舉趙州勘臺山婆子因緣高峰曰檢點將來正是婆子勘破趙州畢

竟以何爲驗以手指曰蕭直去高峰老人恁麼批判未免見處偏枯山僧則不然婆子趙州只具一隻眼 師問爾瞻圍爐次學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汝作麼生會瞻曰太費力生師曰是夾山費力者僧費力瞻曰任師分別師曰情知汝會者話不得瞻起身便行 玄慈省覲至門首敲門師曰誰慈曰問路底師開門曰錯走了也慈進前擬掌師曰噁 師問且菴先聖教人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活句菴擧茶壺曰不可喚作茶壺師曰猶是死句在菴擲茶壺便出 師擧女子出定頌曰積翠煙濃撥不開三三兩兩畫樓臺不知已洩春多少猶向杜鵑啼處猜 文殊三處度夏頌一箇文殊尚不容那堪千萬面相同當時擲下金鎚看縱使瞿曇也不中 殃崛救產難頌故園花不開躊躇凭闌立多少守花人言藉春風力 師開法杭之東明因事即棄去緇素遮留不住竟登匡廬歷衡嶽遂結茆繼隱絲巃有年後避亂長沙南源未幾遷化楚中法道湮沒數百禩賴師重振焉

陽山松際通授禪師久依磬山一日聞畫眉鳥聲有省即見山山竪拳曰道道師曰般鳴也請和尚赴堂山頷之後結茆陽山僧問南山白額虎驀面相逢時如何師曰作馬騎曰倘不馴時如何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馴也問如何是末後句師曰且待來年未幾疾作忽自起沐浴更衣趺坐書偈曰昔年五十知非予年五十知止莫云日出事生須信分明直指遂擲筆而逝

普明妙用禪師法嗣

建寧府紫雲峯衡石悟鈞禪師錢塘潘氏子幼而穎悟慧性不凡總角時矢志出塵二十受具即徧歷諸方雖有所契終不自諾復謁佛日方深得洞上微旨佛日與鴛湖友善鴛晚年多疾以不得其嗣爲已憂佛日效道吾與夾山故事遂指師參鴛湖於普明洞徹圓常一日鴛問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識吾宗旨泥牛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夢眼見空花鴛曰臨濟有一句子你又作麼生師便喝鴛便打師又喝鴛又打師禮拜鴛曰元來是瞎驢師拂袖便出鴛命

掌院事」　崇禎辛巳開法雲峯上堂僧問昔日無趣
老人今朝衡石和尚如何是源遠流長古今不異師
曰開池見明月揮塵動淸風曰雲峯一滴水大地盡
承恩師曰會取未來的乃曰雲生寶樹風蔵翠竹勘
破鷄鳴徧地塗毒者是無趣老人的落處卽今還有
知落處的麼有卽出來通箇消息良久擊拂子下座
順治乙酉間隆武仰師道風詔至內掖詳問法要師
以本色奏對隆大悅賜紫並號及追謚鴛湖廣覺大
師塔曰妙莊嚴丙戌四月初四日示寂世壽三十四
僧臘一十五有演義答響等錄十五卷行世

嘉興府金明介菴悟進禪師字覺先姓張本郡人母
賀氏夢日輪入懷而誕幼不從兒嬉喜遊寺院見佛
像則依依不忍去及冠習舉子業嘗繙內典志慕禪
宗禮龍池微禪師祝髮因病臥聞匠斧斫大木聲有
省參鴛湖纔跨門鴛云是甚麼師擬對鴛震威一喝
師豁然契悟乃掩耳而出一日鴛欠安師侍次鴛命
茶問曰汝字覺先喚甚麼作先師曰喜今日得自在
鴛曰如何是覺後師曰請和尚尊重鴛曰汝還分得
先後麼師良久鴛便喝師曰只管喫茶鴛曰如何是
喫茶的事師曰柿棗腐乾都在者裏鴛曰意作麼生
師曰一口呑盡鴛曰是甚麼滋味師曰甜者甜鹹者
鹹鴛曰未在更道師禮拜曰謝茶鴛肯而印之崇禎
癸未出住徑山遷餘杭廣福武康天池鐘溪太平尋
主金明」　結制上堂問堯天舜日野老謳歌諸護臨
筵欣聞法要師曰天長地久曰一句語中含日月片
言自此振宗風師曰却被上座道著乃曰今日諸方
結制未免攢花簇錦巧妙尖新縵天布網打鳳羅龍
底句子賺誤於人徑山別資一路爲汝諸人鉗口結
舌冷啾啾去寒巖枯木去一念萬年去任他機似鐵
牛句如電閃管取崖州萬里」　上堂今朝又是五月
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雙手搥胸叫
冤苦大慧老人恁麼道恰似官債未了被鈎人一拶
神頭鬼面一齊現出太平與你些子禁方卓拄杖曰
今朝正値五月五不用雄黃並艾虎理能伏豹澤藏
山雲散青天日卓午復卓一卓」　上堂娑婆世界以
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金明者裏以

破院爲佛事還見麼破禪堂灰頭土面破佛殿馬額驢腮破山門擎拳持杵破佛閣待月眠雲破鐘樓知音者少令一隊破衲僧居此以破破不破破破不破不破不破底運用無窮直教七通八達若是超宗異目向者裏輕輕拶著拍拍相應呼之以牛自能拖犂拽耙喚之以馬便以銜鐵負鞍山僧只得另眼相看將破破底相待衆中有斫不開劈不破底麼出來金明與你破破去也良久以拄杖旋風打散歸方丈」上堂問按倚天長劍奮踞地獅威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便喝僧曰者是方便門頭句如何是正令全提句師又喝僧擬進語師便打乃擧白雲端曰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祇一莖草蓋却師曰白雲不是好心金明者裏向不與人枷鎖你諸人端的得一回汗出頭頭玉殿處處瓊樓端的一回汗不出頭頭總玉殿處處亦瓊樓還知落處麼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示衆東熱鬧西熱鬧忙忙業識不知老苦他烈燄熾炎炎獨我陶朱靜悄悄夏蟲若解識寒冰鐵牛決不被蚊蛟忽被蛟驚起楊岐三脚驢百億須彌都踏倒 僧參師曰你是高峯僧那曰是師曰既是高峯僧因甚在我脚下僧無語師便打出」嘗垂三問勘驗學者一曰既是天封室理應絶此絶彼爲甚有迎有送」 獅子窟中因甚有狗」 范蠡越國大夫因甚居吳地」 康熙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沐浴更衣書偈辭衆而逝世壽六十有二僧臘二十有七荼毗骨白如玉牙齒不壞骨塔於隱川大慈菴齒塔於楚黃石門之黃荊

嘉興府永正寺一初悟元禪師姓曹郡之當湖人生而岐嶷端敏喜趺坐十歲乞父教佛經能解妙義十五郎參究宗乘二十豁然大悟禮興善弘遠爲師參普明執侍久之明一日問我心裏不安你還得太平也未師曰蒼天蒼天又一日入室明竪拳曰道一句看師便掌明大笑師禮拜於是機契返興善掩關十有餘載順治辛卯出住永正上堂花笑春風格外眞規頓現漁歌曲水就中消息全彰向上拈提不礙通人唱和隨宜施設何妨達者商量寒時添衲熱則披

襟休云覓火和烟得擔來喫飯倦即打眠莫道擔泉帶月歸握一拳大千香水海攝盡無餘舒一掌百億須彌盧拈來有據所以道大人得大機大智得大用設或情塵未脫翳眼猶存 示衆以拄杖卓一下云道得也被他穿却鼻孔道不得也被他穿却鼻孔時有僧問道不得穿却鼻孔即且止道得因甚也穿却鼻孔師擲拄杖便歸方丈 舉六祖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時荷澤會出衆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頌曰橫將玉笛遡風吹不犯宮商調自奇最惜能邀仙子曲被人喚作鷓鴣辭 僧參舉雪峯淘米話未了師劈頭打云殘羹餿飯不勞拈出僧罔措師云學語之流直打出 康熙戊午五月十九日東通諸檀咸集畢師合掌敘別而逝壽六十四臘四十二塔於丈室

續燈正統卷三十四

續燈正統卷三十五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曹洞宗

大鑑下第十六世

天童珏禪師法嗣

寧波府雪竇足菴智鑑禪師滁之全椒吳氏子兒時喜讀佛書一日母與洗手瘍戲問是甚麼師曰佛手耳視母爲大笑俄失二親走眞州依長蘆了剃染參究厲精脇不至席者數年時大休珏典第一座目師爲法器具戒後入象山之鄭行山縛菴而居山當海岸多妖怪有巨蟒入菴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於牀師不顧蟒爲引去變怪百出皆不可惑徐亦帖然一夕深定中自念此豈外物耶遂豁然大悟身心世界洞如瑠璃乃下山見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餐菴小無牀可臥若能與食展菴則住否則去然曰者漢從甚處見鬼見神來者裡納敗師便喝於是反覆徵詰不能屈然乃曰鑒公徹人也復走見大休於嶽林機辯逸出休曰今後佛祖不奈爾何矣因令爲

衆行丙師荷二囊隨得即受備歷艱勤翠山宗白頭謂師曰爲衆竭力得無勞耶師曰須知有不勞者曰尊貴位中收不得時如何師曰獨處相逢不相識曰者猶是途中賓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而退宗遷雪竇挽師偕行時法堂新飭命師普說宗竊聽之歎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出世繼其席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凡六坐道場皆王公大人推引紹熙辛亥謝事退居雪竇之東菴明年七月示恙誡衆曰吾行矣送終須務簡約勿素服哀慟言訖而逝閱世八十有八夏五十三塔全身于本山之左有藏其鬢髮者纍纍皆獲舍利道聲震海內而跡曾不越四明故自號足菴

雪竇宗禪師法嗣

揚州府泰州廣福微菴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學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欸乃碧巖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紹興府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佛氷交野渡凍殺陜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煖了無知

淨慈暉禪師法嗣

常州府華藏明極慧祚禪師晚參舉洞山冬至夜請泰首座喫菓子山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掇退菓桌師頌曰洞山菓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點破牡丹花下睡猫兒

大鑑下第十七世

雪竇鑑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長翁如淨禪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

學出世法參足菴於雪竇菴令看庭前栢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𨃍跳松蘿亮鬲笑掀騰菴領之後出世屢遷名剎住淨慈時奉敕陞天童捧敕黃示衆曰雲開九天呈瑞曰看彩鳳銜出且道如何委悉急急如律令敕　開爐上堂召衆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涷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囬火爐動也　上堂霜風號肅殺木葉墮蕭颼舉拂子曰看惟有玲瓏巖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巡堂　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且道如何太白峰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　謝新舊兩班上堂開無間地獄現閻羅大王裟夜又一部列牛頭兩行與其進者劍樹上猛火進用與其退者刀山裡寒氷退藏且道理會甚事囙耐飯飽弄筋判斷矢急尿牀其或未然花柳春風入戲場　上堂天童鐵臭老拳頭打殺江湖水牯牛夜深忽然生箇卵天明推出大日頭且道如何晒眼諸人烝溼處免教行步滑如油

完橋上堂去那邊去來者裡來中間絕壑斷崕且道如何相委以拂子作彎橋勢曰看依俙金磴凋彷彿彩虹彎人從橋上過又作麼生松蘿影裡開天巧翰墨光中入畫看　上堂靈雲見處桃花開天童見處桃花落桃花開春風催桃花落春風惡靈雲且置莫有與天童相見者麼春風惡桃花躍淚生頭角　新起妙嚴閣慶懺陞座推倒多年老鼠窠掃空平地笑呵呵稜嶒樓稱插雲表萬億斯年蔭覆多大衆見麼今朝成就大緣千古發揮大事且道如何卓拄杖曰斫額任他門外客到家還我箇中人復學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曰南方殊曰南方佛法如何主持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師曰春風鉤引鷓鴣啼曰此間佛法如何主持殊曰凡聖同居龍蛇混雜曰多少衆殊曰前三三後三三師曰平地波淵駕鐵船天童者兩轉語僅與諸方眉毛斷結更有兩轉語要為諸方點眼或三百或五百銅錢鐵錢省數足陌前三三後三三蘿蔔芋艿淺貯滿擔諸方忽然眼開決定拍手大笑且道笑箇甚麼不

笑。巴叉便笑杜撰。雖然笑者還稀。或有人問天童多少。衆便向道。新起妙嚴誇第一。團圝都在畫圖中」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曰咦。一欵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舉世尊初生公案。頌曰。無憂樹下浴嬰孩。淸曉薔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處。後槽驢馬出胞胎」　舉初祖對武帝不識話。頌曰。金烏飛上玉欄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者些傳不得。落花流水大無端」　舉楊岐栗棘蓬金剛圈話。頌曰。肘後驀生開落索。風前忽布鬧叉撐。那吒八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師六坐道場。兩奉天旨。法道之盛可想見也。示寂說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踍跳。活陷黃泉。門人塔全身於本山

華藏祚禪師法嗣

寧波府東谷光禪師。舉世尊答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話。頌曰。無聽無說意無窮。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是渠眞聖諦。秋風昨夜到梧桐」　舉藥山指牽山榮枯二樹話。頌曰。三三兩兩不相同。携手行行入草中。掇轉脚跟穿繡履。何妨擊月鼓春風」　舉船子接夾山至覆船而逝話。頌曰。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踪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拆。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釵一逕爭拋擲」　舉僧問曹山。靈衣不掛時如何。山曰。曹山今日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山曰。曹山好顚酒話。頌曰。曹山顚酒有誰諳。醉語狂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衫」　舉韶國師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話頌曰。大海心中汎鐵船。隨波逐浪滔天。順風到岸無人識。江北從來使鐵錢。具如聯珠集中

大鑑下第十八世

天童淨禪師法嗣

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值翁上堂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鮫鐵釘。師在衆中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可」　出住鹿門。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者箇眼。讀如是經。

千萬億劫常無間斷報恩秀曰看讀不易　師嘗作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黑雲籠午夜天佛祖無踪凡聖盡箇中誰辨往來源偏中正金井玉盤秋水冷海天紅日已生東餘輝不照毗盧頂正中來戴角披毛知幾回應物轉身全得妙雲收終不露崔嵬偏中至覿面誰能容擬議手提妙印不當風大用繁興豈凝滯兼中到無舌兒童方會道撥塵何處得逢源撒手回途還得妙

東谷光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直翁一舉禪師語載增集續傳燈第一卷二十七紙以版失欠錄俟搜討出當補入

大鑑下第十九世

鹿門覺禪師法嗣

青州普照一辨禪師精究教相旨趣後棄去往參鹿門得言外旨出世中都萬壽室中嘗設百問勘驗諸方一曰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又曰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麼處相見得箇端的又曰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又曰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麼擬心即錯動念即乖又曰有口讚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如是憧憧籌室契其機者鮮焉師嘗作四賓主頌賓中賓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須徧涉義天空濶不容塵賓中主衣穿瘦骨露無餘獨鎮寰區輝太初三尺匣中誅佞劍百篇囊裡薦賢書主中賓丹墀鞭靜九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却襴衫戴席帽聲聲只道那邊來主中主重巖幽邃鎖煙岑古洞龍吟霧氣深石女唱歸紅焰裡木人運步覓知音又頌浮山示投子十六題一識自宗問答休將句偈酬到頭佛祖一齊收九年面壁已多事立雪神光亦強求二死中活今時及盡更何親雲鎖幽巖凍鎖津堪羨嶺頭增意氣雪中獨綻一枝春三活中死合頭相似喜人情水月空華鏡象榮荒徑客迷芳草渡擬將石火當天明四不落死活到頭探汲不虛施運水搬柴自合時燕語未歸簾幕靜曉鶯啼處綠楊垂五背捨三峰華嶽總平治雪壓寒林折凍枝一念不生全體現纖毫纔動

落堦墀六不背捨路濶巖高碧瀾流山華開徧接雲樓雨餘何處鶯聲囀不顧殘春語未休七活人劍耳聽無如眼聽親南山下雨北山雲動容舉止方圓異大賞將軍不語動八殺人刀凜凜霜風刮地生千山氷雪路難行未萌巳落威音際纔擬玄微墮穽坑九平常春來幽谷水泠泠策杖優游傍釣汀好箇太平無事客汨羅未必獨惺惺十利道拔生少室靈山事宛然不曾談教不安禪回光一句超今古大丈夫兒誰後先十一言無過失默時似說說時無迷悟剛令與道疎莫謂人根有利鈍麤言細語不關渠十二透脫雪後風和曉霽天鶯啼華笑柳含煙鳳樓不宿桃源客半夜穿鞋入市廛十三透脫不透脫劈箭機鋒著眼看當陽邈妙哂傍觀雲横谷口迷巢鳥雪擁柴門去路難十四稱揚寒潭不與月為期萬古松聲韻不移眼聽耳觀如會得方知佛祖密傳持十五降句當臺明鏡影難藏露柱燈籠自舉揚千聖不曾留半偈少林巳是不相當十六方入圓携琴玉女夜歸時鳳轉丹霄入紫微香霧噴華煙靄重汀洲漁棹月依稀又五位頌曰正中偏斗柄初横半夜前密室不燃龍鳳燭廣寒宮殿月當天偏中正木女手提無字印失曉崑崙暗皺眉自然羞覩秦時鏡正中來劍樹刀山也自摧玉馬嘶聲離月殿九重依舊鎖蒼苔偏中至大用縱横無巧智漁歌樵唱謁金門太平不是將軍致兼中到頭角完全無異號脫珍著弊入鄽來縱横踏破今時道

天童學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雲外岫禪師郡之昌國衛人逸其氏依直翁得度發明從上宗旨遂嗣之初住慈谿石門歷象山智門郡之天寧次繼西竺坦席後遷天童上堂鬧市紅塵裡有鬧市紅塵裡佛法深山巖崖中有深山巖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裡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滿目便見深山巖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良久云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便下座　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

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裡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者裡毋固毋必　一日問衆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輩作麼生救無印證出曰請和尚喫飯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證曰纔語作麼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證曰和尚先行大證後隨師呵呵大笑遂示寂塔全身於本山

大鑑下第二十世

天童岫禪師法嗣

寧波府雪竇無印大證禪師饒州鄱陽史氏子幼穎異依州之昌國寺智節剃染初謁荊石琰於圓通不契時思菴睿居開房師委身日就鍛鍊嗣聞雲外唱道天童往依之得入室師資唱和有若大溈之得寂子至治癸亥應詔金書大藏英宗賜織金屈眴南還江浙丞相脫歡請師主衢之南禪繼領光孝遷信之祥符明之定水後領雪竇　上堂千說萬說不若覿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汝參禪人此中有深秘孃生兩隻眼箇箇如黑漆急急回頭覷破天眞佛良久曰且道是甚面目下座巡堂喫茶　上堂妙妙妙衲僧鼻孔無多竅玄玄玄刹竿頭上掛靑天智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前贏得日高眠　舉世尊陞座文殊遽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話頌曰春風乍扇已天涯是處根莖競發芽何必子規更饒舌重教啼血染山花　元順帝至正庚子退居定水之圓明菴明年九月廿一示寂闍維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門人景雲等建塔於菴之後壽六十五

普照辨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寶禪師嘗作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鎖深宮午夜前燭殘人靜丹墀冷一片虛明照碧天偏中正曉天不掛秦臺鏡金烏纔擬出扶桑依稀還被輕煙映正中來深夜寒梅雪裡開馥馥幽香無間斷頭頭觸處絕纖埃偏中至大用全彰無忌諱携手相將賀太平熙熙風物從來異兼中到妙盡功忘非善巧枯木龍吟大地春靈根秀出寒巖草

慈雲覺禪師普照室中垂問曰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半夜石人無影象縱橫誰辨往來源問不見一法始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驟千山問喫飯忘其饑力充忘其飽作麼是力充底人師曰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問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邊事如何是向上人師曰半夜烏雞雪裡睞閒行玄體妙落在今時究理窮源關山萬里只如未知有底人如何趨向師曰脉窖先臥問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如何履踐師曰出不由戶坐不當堂問岸如欲止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師曰下載清風付與誰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大明寶禪師法嗣

太原府王山體禪師參大明一日見雀子啄生飯師乃拍手一下雀飛去大明適後至亦於師背上打一掌師驚顧明曰還是雀子辜負你你辜負雀子師罔措明曰幸是可憐生却乃互相辜負去師豁然有省於是典侍者戮力十年秘重深嚴不見參學一日抽單罔不疑怪或問明侍者何往明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曰參學何如明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滅他威光一衆方疑後受囑隱山西太原府府運南衙請主王山　上堂者裡莫有衝流度刃者麼試出來相見看僧出從東過西又從西過東師曰未得一場榮先刖兩脛足曰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曰罪不重科僧擬議師便打僧爲吐舌師曰棺材裡瞠甚眼睛乃曰似者等行脚祖師門下有甚交涉同安老祖道孤峰迥秀不掛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衲僧家到者裡劍甲未施賊身已敗豈不屈辱先宗山僧今日若不痛與鍼錐達磨一宗堪作甚麼喝一喝曰逢人不得錯舉　師嘗謂學者曰獅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眉共躅第三影響不眞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爲種草齊眉共躅者滅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眞則狐犴猥勢羊質虎皮祖師門下有甚用處　又嘗發明洞上宗旨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

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五位頌曰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煙寂歯苔封臣不立密密光輝未兆前偏中正玉人不覩臨臺鏡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正中來木人携杖火中回趂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馬步蒼苔兼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鋩大用縱橫無變異兼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女有智妙難窮解裁絕頂無根草

□□府□□仁山恒禪師久待大明深入堂奧明一日以衣法付之師曰恒不是恁麼人明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伊師乃唯唯受之蓋法乳恩深也明囑曰汝既如是第一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坎坷厚養久之乃出住□□焉」　僧問洞山巳邈雲巖眞因甚到過水覩影始云大悟師曰不是深心人不知曰如何是深心人師曰十八女兒不繫腰復示以頌曰柳底黃鸝送好音輕輕喚著愈傷心闌干倚徧無聊賴夢裡如何許我尋無路尋怨殺月明花下影依俙拂斷枕頭琴

普照寶禪師法嗣

順天府大慶壽寺虛明教亨禪師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是有汴州慈濟寺僧福安者山居有年於邙山村倚樹而化王氏母夢其求託宿遂生師焉七歲出家十五遊方參普照未有所入一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於馬上憶擊板因緣疑情百結將抵河津同行警曰此河津也師忽有省下馬悲喜交集至隕涕歸以告照照曰此僵臥人似欲轉動日面佛月面佛意旨如何師復茫然無所對後聞板聲乃大悟以頌呈照曰日面月面星流電卷少或遲疑面門著箭咄照曰吾今後瞞汝不得也後出世五坐道場末繼席普照尋奉旨主慶壽金興定己卯七月十日索筆書偈端坐而化其偈失錄尙記其末云咦一二三四五六七塔於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王山體禪師法嗣

彰德府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初參普照寶寶曰兄弟年後正宜參扣老僧當年念念以佛法爲事師遽避席進曰和尙而今如何寶曰如生冤家相似師曰

若不得此語幾累我枉行千里寶下禪牀握師手曰作家那師與勝默光同參有所逆嘗跪受呵斥或問其故師曰今諸方師資法屬諍訟招譏獅子身中蟲自食其肉滿雖不肖復敢蹈覆轍邪聞者咸歎以爲賢後造王山山學洞山覩影話師疑甚山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子今既疑則病發矣子知此病則子藥也師一日讀五位頌至折合終歸炭裡坐忽大悟曰今日方知病即藥也呈山山曰料掉沒交涉師曰和尚此回瞞不得也山可之俾接踵住持」 上堂舉洞山解夏曰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故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即不然徧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徧十方界祇者一微塵及盡不可得也向那裡安門甚處入草還委悉麼休侵洞嶺初秋草請看疎山臈月蓮下座」 僧問高郵定

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定曰乾屎橛僧無語師代曰謝供養師於金泰和六年丙寅十月寂當宋寧宗開禧二年其頌語最多茲僅錄正偏五位如左曰正中偏邃洞沉沉鎖翠煙午夜碧空清似鏡一輪明月上層巔偏中正欲曉雲濃封古徑雪屋靈明夢未惺冥然又若寒宵永正中來木人携錫下崔嵬縱橫不履今時地石徑蘚蓮襯足開兼中至高提妙印無眞僞碧紗叢裡恣情眠一任巖前花雨墜兼中到突兀三光曾未照夢手敲空聽者稀逈然不落宮商調

順天府慶壽勝默光禪師初參鄭州寶後參王山得法出世開堂嘗謂衆曰傳法當如船子求法當如可祖苟不然者其何以荷如來之大法哉」 上堂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德山齒不關風納盡敗缺要識綱宗先須識句巖頭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總好與三十痛棒還有不甘者麼如無莫怪壓良爲賤」 示衆舉麻谷到章敬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谷又到南泉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曰不是不是師曰是無可是非無眞非是非

無主萬善同歸。梟雞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縶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僧問如何是祖意。師曰。鈯頭削鐵。曰如何是教意。師曰。佛面剝金」。舉九峰不肯首座話。頌曰。元座徒亡一炷煙。九峰不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爲承紹。辜負先師不借緣。

仁山恒禪師法嗣

彰德府磁州大明詮禪師。依仁山得旨。賦性瀟灑□排諸談笑。仁山常囑定侍者拘檢之。師曰。人生一夢而已。快樂一世。是好夢。拘檢一世。是惡夢。我寧作好夢耳。人以爲佳言。徒單二騎馬赴南京。任道過大明入堂。見一僧面壁而坐。騎馬曰。好箇澹漢。師曰。今日被騎馬著鹽醬也。

慶壽亨禪師法嗣

開封府大覺西溪弘相禪師。沂水王氏子。初棄家事龍照。通經得僧服。恣覽內外典。凡十年。乃棄參虛明於普照。又十年。始獲印記。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少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淸凉。元遺山好問與師同遊蘭若。峰道中偶談及避寇事。時師以爲凡出身以對世能外生死。然後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工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雪途石滑。師失跌。同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遺山驚問。師方神色自若。徐曰。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爲石頭取勘。聞者笑服。因漢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純而不妄也。年六十四示寂。有語錄文集行世。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雪巖滿禪師法嗣

順天府報恩寺萬松行秀禪師。河內人。族蔡氏。氣骨不凡。幼便超然有出世志。父母難之。然知終不可以世相奪。因携送刑州淨土寺。禮贇允落髮。具後決力參究。擔囊距燕。歷潭柘。過慶壽。參勝默老人。老人曰。學此道如鍛金。滓穢不淨。則精金不顯。覩君眉宇間。大有物在。此物非一番寒徹骨。不能放下。子後自見。不在老僧多言。且令看長沙轉自已歸山河大地話。半載無所入。默曰。我只願你遲會。久之一日忽有省。於玄沙未徹語。尙未透。次參雪巖滿於磁之大明。

言下忽悟曰得恁麼近從前伎倆一火而燼始知勝默爲人處依雪巖二年盡得其底蘊巖付衣偈勉以流通大法自是兩河三晉皆欽師名於是法門隱然倚以爲重尋歸淨土構萬松菴寺中耆宿敦請開法師應之次住中都萬壽金明昌癸丑章宗詔入禁庭陞座帝躬自迎禮聞法感悟賜錦綺大僧伽衣承安丁巳詔住大都仰山棲隱寺以繼開山玄冥顗席次移錫報恩洪濟元太宗庚寅復奉敕主中都之萬壽晚年退居從容菴數遷鉅刹大振洞上之宗道化稱極盛焉　上堂舉昔有跨驢人問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曰者漢沒道理向道場裡跨驢不下其人無語師曰盡道者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却是者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者不平公案更與花判道喫拳沒興漢茅廣杜禪和早是不尅己那堪錯過他道場惟有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戸唵薩哩嚩　棲隱上堂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

汎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釣月鉤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上堂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山僧即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即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巳初忽有箇漢出來道疏通伶俐知時按節即不無要且無道人氣息山僧以手掩鼻道退後退後爲甚麼薰道人氣息太煞熏人　示衆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彰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咄　示衆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從立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　示衆去即留住住則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　示衆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腳始得　示衆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著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甚麼宗旨　僧問諸佛不出世爲甚却降誕王宮師曰青山常舉足曰亦無有涅槃爲甚却滅度雙林師曰白日

不移輪。問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如何是無二之性。師曰天曉不露。問撒手那邊的人為甚麼不居正位師曰大功不宰。曰回途者邊的人為甚麼不墮偏方師曰至化無為。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師曰切忌回頭。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師曰擔取去。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會師曰善解龍吟。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為甚麼却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師曰拆殿了相見。瞎全眞問某甲三十年來打疊妄心不下乞師方便師曰汝妄心有來多少時也未審本來有妄心否祇如妄心作麼生斷只者妄心斷卽是不斷卽是眞聞廓然作禮而去。晚年幽居多暇嘗拈掇宏智百頌曰從容菴錄又著請益錄碧巖後塵開寶鏡重垢甚有補於宗門師天資敏利百家之學無不淹通三閱大藏首尾熟貫有祖燈錄六十二卷釋氏新聞鳴道集辨宗說心經風鳴禪悅法喜集若干卷淨土仰山洪濟萬壽四剎皆有錄行世以元定宗元年丙午後四月五日示疾七日書偈曰八十一年只此一語珍重諸人切莫錯舉遂逝世壽八十一生宋乾道二年丙戌僧臘六十荼毗於通玄門外舍利無數諸方門人分而塔焉

□□府竹林巨川海禪師有風鈴頌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學士陳秀玉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為甚麼不修禪定不斷煩惱松曰眞心本淨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斷煩惱又問香山大潤潤曰禪心已定不須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後持以問師師曰本無禪定煩惱公曰惟此為快耳

續燈正統卷三十八

續燈正統卷三十六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曹洞宗

大鑑下第二十四世

報恩秀禪師法嗣

順天府萬壽雪庭福裕禪師字好問太原文水張氏子生宋寧宗嘉泰癸亥九歲日誦千言里中有聖小兒稱未幾遭世變失天倫所在煢絕無依道逢老比丘勸令學佛且曰汝能誦法華足矣師曰學佛止是乎比丘異之偕謁休林古佛於僊巖古佛納之爲祝髮受具當嘉定甲申與雙溪廣同事者七年次參萬松於燕之報恩松一見便許入室問子從何得箇消息便恁麼來師曰老老大大向學人手裡納敗曰老僧過在甚處師曰學人禮拜暫爲和尚蓋覆却松奇之於是親炙者十年値壬辰之變祖剎荒蕪尋承萬松海雲見招遂有少林之命自是道益隆名益著學者日益廣元世祖居潛邸命師作資戒會元定宗戊申詔住和林興國辛亥憲宗徵至北庭行在所問道言簡帝心庚申元世祖踐祚俾師總領釋教復僧尼得廢寺二百三十有六區仍賜光宗正辨禪師號爲師建精舍於故里曰報恩給田飯衆寵錫甚至時萬壽虛席衆請師主之尋分建和林燕薊長安太原洛陽諸剎至元辛未春詔天下釋子大集京師師之衆居三之一濟濟可觀上喜之師穎悟異常三閱大藏成誦而後已誘掖後學無倦色通群書善翰墨吟咏其上堂普說幾十萬言門人請梓師叱曰此吾一時遊戲所發佛祖妙道安可以形迹爲哉竟止之既老倦於接納歸隱嵩陽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乳峰點頭卽向汝道　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入蘆花不見蹤　問僧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且道畢竟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喝　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官不容針曰一花五葉時如何師曰私通車馬曰與麼則少林一曲國師唱去也師曰誰買黃金鑄子期　問逢山開路遇水安橋時如何師曰四十九年空費力一千七百枉施功曰如何得超然獨拔今時去師曰逢山開路

遇橋渡水」 問僧面壁石有人看見達磨麼曰今日幸遇和尚師曰拄杖子亦幸遇上座遂打僧作禮曰恩大難酬師擲下杖曰脹殺懷州牛」 師襟度夷坦丰神閒靜說法三十餘年如鼓雷霆揭日月繼踵前賢標準後學綽有古上遺風至於涸池出泉古殿光生屢致祥瑞師皆誡勿言乙亥秋七月二十日示微疾書偈告終壽七十三臘五十二塔於寺西塢後至仁宗履位初贈號追封命詞臣撰文表其塔尊隆特甚其爲天子追慕永歎有如此

順天府報恩林泉從倫禪師參萬松於阿那律得天眼因緣有省悟向上眼學似松松問如何是向上眼師曰瞎松曰眞箇瞎那師曰瞎瞎松頷之後出世住萬壽」 上堂禪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單傳超今邁古絕後光前但能亡影迹何必守蹄筌直指人心即佛乘槎客是張騫九年面壁無餘事夜半金烏挂碧天」 元至元壬申世祖詔入內殿與帝師論道且命師發揮禪學大旨師爲舉圭峰禪源詮對曰禪梵語也此云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爲萬德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亦即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然不無淺深階級之殊其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名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及與菩提一切智慧本自具足依此而修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最清淨禪達磨西來遞代相傳者是也帝曰在先有問皆言無說如今何却有說喋喋耶師曰理本無說事則千差帝曰何謂理無言說師曰理與神會如人食蜜若問蜜之色相可以紫白言若味則有難於啓口帝謂帝師曰此語非耶是耶帝師曰此與教中甚深般若無異帝復問祖師公案師擧六祖非風旛動仁者心動話對之帝師詰曰實風旛動何名心動師豎拂子拂一拂曰且道是甚麼動帝師無語師曰不可更道一切唯心萬法唯識也帝爲稱善」 示衆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凉飈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節令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吞吐者麼僧問法眼道我二

十年只作境話會既不作境話會畢竟作麼生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裡鳥銜花落碧巖前　示衆若論此事如丹鳳衝霄不留朕迹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覦密室不通風玄關難厝足雖然要不出一點靈犀明宇宙那分東土與西乾」　至元辛巳十月二十聖旨就大都憫忠寺聚道藏僞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師舉火師承旨以火炬打圓相曰諸仁者祇如上清玉樞三洞靈文還曾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證得家有北斗經人口保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煙滅盡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遂擲火炬僞經隨炬而盡

吾捨從覓禪師臨終問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爲何如隨整襟坐脫焉

順天府華嚴全一至温禪師字其玉刑州郝氏子生宋寧宗嘉定丁丑幼聰敏異常兒六歲見寂照菴應對照曰汝其爲釋乎師心許之會照避亂遠隱遼西乃從照上首辨菴訥祝髮當理宗紹定戊子也聞無

還宮開法萬壽莅衆甚嚴師偕十僧往佐之師好學博記多聞論辨無礙參萬松典侍司凡松所示一聞輒了松常令代應對機鋒不可犯遂得記太保劉文貞以師有經世才數薦於上世祖詔見與語大悅留內庭者三載於王化多有贊翊理授以官師辭曰天下佛法流通實僧至願富貴非所望也世祖嘉之賜號佛國普安大禪師憲宗末年緇羽之士各爲違言以相傾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眞僞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自是法道大興至元丁卯五月示寂於桓州天宮寺異香遠聞者三晝夜火浴心舌牙齒不壞後有掊其地深數尺皆得舍利者世壽五十一臘四十

河南府少林法王復菴圓照禪師上黨李氏子幼穎悟不嗜葷茹年十一出家於紫團山慈雲寺十六登具遂遊學精教乘後依萬松有年得悉禪旨出世德州大寧次遷齊河之普照鵲里之崇孝登封之法王京師之萬壽後仍歸宿普照至元癸未三月六日示寂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二塔於本山其臨終時有鶴

百數盤旋其上
丞相移剌眞卿居士字楚材本姓耶律及金滅遼歸金改姓移剌初京師禪宿居多唯聖安澄獨尊士常訪以祖道屢擧古尊宿語錄中所得扣之安間有許可士亦自恃爲得及遭憂患薄功名而求道之心益切遂再以前得訪聖安安爲大翻前案不然所見士甚惑焉問其故安乃從容諭之曰昔公居要地易爲喜怒又儒者多無諦信搜摘語錄不過一資譚柄故余不卽痛下鉗錘耳今揣公之心果爲本分事問余余豈敢更孤負乎於是乎不吝苦口然余老矣萬松老人宗門大匠公能見之自當了公大事士唯唯走參萬松於報恩甚相契合於是杜絕人迹苦心力究者幾三年始獲印記因號湛然居士」　嘗敍萬松評唱其略曰佛祖諸師埋根千丈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堪引蔓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穿過尋香逐氣者鼻孔絆倒行玄體妙底脚跟向去若要脚跟點地鼻孔撩天却須向者葛藤裡穿過始得」　先是元世祖將西征有司奏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有膂力者可爲部兵扈從西征士爲言於上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鷲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持雖死不犯用之行兵奚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制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之從王師也帝從之乃寢其奏太宗十五年卒壽五十五當南宋理宗淳祐癸卯也

偃巖德禪師法嗣

順德府天寧弘明虛照禪師遼州申氏子禮太原王山枝足出家爲大僧未幾足命徧參因謁偃巖後聞版聲豁然有悟尋受記爲去止燕之歸義元太宗己丑同門圓寤無還超請師開法淨土戊戌遷刑臺之天寧憲宗壬子五月八日沐浴更衣辭衆曰四大無常汝輩善自珍重索筆書偈曰兩處住持無法可說打破虛空一輪明月擲筆而逝茶毗舍利百餘顆五色燦然門人子顏子淇塔於墳菴次年世祖遷舍利於天寧壽五十七臘三十八

大鑑下第二十五世

萬壽裕禪師法嗣

河南府登封嵩山靈隱文泰禪師太原汾州陽城魏氏子宿秉靈知穎悟過人父母聽薙染受具後遊學太行經入東魯稍涉教乘知算沙非了生死計乃棄之參雪峰恒有年次參太原深皆有所詣然心頭終不能無事聞雪庭主少室往參焉庭問當機一句試拈出看師擬開口庭遽曰家產被人籍沒了也還在者裡㕸屈師乃撫掌曰爭奈我何庭曰者風顛漢出去師曰仁義道中且與一拜於是執侍十載終始如一受囑後奉旨開法少林風規整肅機用越倫當時稱雪庭高弟有二泰一肅者師其一焉　上堂塵劫來事只在于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卓拄杖曰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僧參提坐具擬拜師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曰本欲投誠被和尚撑住拜不下時如何師曰撐汝飯袋子到骨出有甚麼用曰也須將錯就錯便拜師曰錯你九玄七祖當甚麼盌僧無語師曰有頭無尾漢出去　元世祖至元己丑正月示微疾謂維那曰古人坐脫立化卽不無於衲僧分上皆餘事也山僧則不然言畢遂掩息右脇吉祥而逝當正月小盡日也門人舉闍維分靈骨建窣堵於少林實應兩處

太原府報恩寺中林智泰禪師汾陽魚城溫氏子剃髮於華嚴岩業經律一日喟然嘆曰大丈夫當體究大事作超佛越祖一流人焉能區區於此耶時雪庭主法萬壽師依之有年一日以事觸庭庭曰有頭無尾東西有甚交涉師猶出語不遜庭曰不但無尾亦且無頭師生平疑礙忽然頓釋庭以其契悟超絕遂囑累焉朝廷嚮師名宣住報恩其入室勘驗爪牙過諸方皆為諸方歎服　僧問如何是萬里無寸草處師曰不是闍黎境界曰如何是出門便是草師曰擬動卽乖曰如何是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住著卽錯曰如何得不涉動靜去師曰徧界絕纖塵通身無影象　臨寂示眾曰吾緣止此汝等所得善自護持當惜分陰勿令虛度聞者皆感泣索筆書偈曰修起忠師無縫塔推倒自家無相身無相無身真自在

大地山河絕點塵擲筆怡然而逝

濟南府泰安州靈巖足菴淨肅禪師保定金臺永平張氏子禮香山壽與爲師究心二十餘年歷參宗匠十餘輩最後參雪庭於萬壽陶鑄有年遂得入室初繼席開法次主少室靈巖 上堂白露橫江黃花滿圃砧聲敲夜月蛩語泣秋風蟬噪岸邊之樹葉辭檻外之柯色色現海印三昧塵塵轉根本法輪諸人若能會得如鏡對面眉目分明然只可喚作半箇衲僧俗氣未盡除在到者裡若能打破鏡來方好與你相見秖如打破鏡來相見後又作麼生良久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僧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胡漢不來時如何師曰桃華歲歲皆相似人面年年參不同曰此意如何師曰不因你來問山中太寂寥且喫一頓便打 後退席香山一日陞座辭衆右脇而逝塔於□□□□中林泰爲之銘曰撩天鼻孔點地脚跟心明眼正行古顏溫其事愈大其志愈敦諸方老宿偏叩其門受雪庭囑爲萬松孫機輪迅速電掣雷奔高標覺樹密固靈根慧燈朗耀銷鑠羣昏全機大用搖蕩乾坤掀翻渤海踢倒崑崙三世諸佛一口横吞二邊不滯中道寧論三居大刹四衆咸尊去來絕朕動靜亡痕虛空爛壞斯道常存 師生平語錄雖毀於兵燹而讀泰公此銘則法施之妙與夫牙爪之殺活縱横可以窺其十一矣

□□府和林北寺覺印禪師上堂良久曰會麼若道我有說須無却我舌若道我無說須有却我舌金剛推倒一堆泥踏著秤鎚不是鐵且道是有說是無說良久曰等閑失却手中橈只爲貪觀天上月 僧參師問曾見我雪庭老師麼曰不曾見師曰瞎漢亂走作麼曰也知和尚有此一機師曰拾馬糞當飯喫有甚好腸胃出去

成都府昭覺仲慶禪師上堂良久曰喫鹽添得渴便下座僧便問喫鹽添得渴時如何師曰吠影狗子無屎喫

眞定府安平守讓禪師示衆殺人刀活人劍是上古風規山僧者裡不費磨礱用得恰好且道此箇把柄從何處得來嵩山千丈雪熊耳一輪月復喝一喝

太原府太子文善禪師住後上堂擧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曰大龍恁麼道山僧則不然若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向他道山花啃人眼澗水毒人耳鵲不戀幽巢龍不藏死水

順天府長慶德鈐禪師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騎牛戴席帽無端到洛陽曰恁麼則乳峰嫡派洞水逆流也師曰牧笛吹來天地靜野老門前不立牌

□□府平水慧圓禪師一日謂門人曰老僧當年被人呼作噇酒糟漢便憤志不平踏破幾緉草鞋不得箇入處後問萬壽如何是禪壽曰猢猻上樹尾連顚你若不會却又猛火著油煎于是始得箇慶快以是知人不可不遭人激發雖然也須是你皮下有血始得僧便問罵人不剌骨時如何師曰你者無賴漢皮也無說甚麼骨

報恩倫禪師法嗣

順天府鞍山月泉同新禪師字仲益燕京房山郭氏子從鞍山堅剃落能以苦行事衆忽一日聰慧頓發與同行序所得衆譏笑之師憤甚以偈書壁而去偈曰氣宇衝霄大丈夫尋常溝瀆豈能拘手提三尺吹毛劍直取驪龍頷下珠往謁清安方方問欲窮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進前叉手立方曰爭奈脚跟不點地何師拂袖便出次見大明暠杖拂之下多所資發終以未盡爲歉復還清安又三年始大豁然次參林泉遂承印記尋受請靈巖泉爲引座師一音纔唱萬衆歡呼能於言下得旨者甚衆未幾元世祖旨下命主靈巖後退歸鞍山一日赴濟南結夏觀音院忽疾作說偈曰來無所從去亦無方驀竪拳曰且道者箇還有窒礙也無放拳曰撒手縱橫雲天蒼蒼瞑目便逝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復菴照禪師法嗣

西安府□□彬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木人夜半打鞦韆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羣僚怕見秦臺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童士偶笑哈哈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忿怒那吒擘八臂曰如何是兼中到

師曰拄杖風前還自靠

大鑑下第二十六世

嵩山泰禪師法嗣

河南府寶應還源福遇禪師。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之兜率薙染。徧遊諸方。雄辨無敵。或當者。企靈隱泰道眼精明。乃屈膝參請焉。泰嘗謂師曰。我舉拂子。你便向拂子上會。我纔良久。你便向良久處會。恁麼地如何透得本分事。師面熱汗下。無以對。一日聞泰上堂舉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語。師當下大悟。越二年遂承印可。元至元丙戌。開法永慶。己丑次主寶應。成宗元貞乙未。奉旨住少室。武宗至大辛亥。退居白馬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窓前　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雖有尊貴分。不是尊貴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不同金榜貴。終是老朝臣。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歷盡艱辛苦。方得覲堯天。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與父無異體。權操閫外機。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長在深宮內。咫尺面龍顏。曰向上一路又且如何。師曰。沒絃琴有韻。人天那得聞　仁宗皇慶癸丑十月示寂。壽六十九。臘四十九

濟南府靈巖秋江潔禪師。因雪軒成參。師問。甚處來。曰青州。師曰。帶得青州布衫來麼。曰呈似和尚了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靈巖肅禪師法嗣

河南府寶應月巖永達禪師。汾州劉氏子。落髮本州天寧寺。時中惟以生死事大為懷。南詢參扣。聞靈巖肅法韻鏗鏘。趼足往參之。肅一見。直以大器期之。久之遂為入室弟子。師忽自謂曰。啓悟由師。行之在己。知之而不之行可乎。於是掩關泰安州。後以寶應虛席。循衆請遂應之　上堂。鹿門老人道。盡大地是當人一卷經。盡乾坤是當人一隻眼。以如是眼。看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萬松老人計窮力盡。亦祇道得箇看讀不易。諸人還看讀得麼。須知者一卷經。阿誰不具。者一隻眼。誰人不圓。要長則千萬億劫難盡。要短則一剎那頃便周。寶應今日不惜眉毛。為諸人指出。乃彈指一聲曰。看讀了也。諸人切莫蹉過。良久

擊拂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眞定府封龍山古巖普就禪師滹陽劉氏子幼不茹葷十五禮封龍禪慶讚出家至元乙丑年十九受具戒卽事徧參首見淨土成崇孝安雖皆蒙賞識終不敢自足辛巳參足菴于萬壽菴知爲法器以本分鉗鎚日加鍛鍊一日爆然頓悟尋受記莂後辭菴乃於寶積閒居者十年癸巳桂菴住靈巖延師爲第一座大德壬寅月菴海退院本寺請師繼其席開堂丁未成宗特賜妙嚴弘法禪師號次遷封龍皇慶癸丑住少林祖庭爲之大振　僧問如何是類墮師曰不是披皮戴角底曰如何是隨墮師曰不是聞聲見色底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不是當堂正坐底曰若恁麼如何有墮名師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曰古人道三墮是了事人底病既是了事人如何有病師曰祇爲了事所以病生曰此病何時得愈師曰直待無身此病方愈因示頌曰金鎖重重早豁開三處悠然獨往來鴈過長空無繫著影沉寒水任渠猜　師簡重少緣飾進退有節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八

大鑑下第二十七世

寶應遇禪師法嗣

南陽府鄧州香嚴淳拙文材禪師平陽臨汾姚氏子生而有異喜見僧凡一動一止不類常兒稍長請學佛父母知其志從之依絳州福嚴普出家閱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卽法身處欣然有省往參還源呈所解源詰曰祇如道君不見是指阿誰師曰覿面親呈更無回互源曰墮坑落塹漢作恁麼語話師曰和尚又作麼生源曰塞斷汝口師曰勘破了也源可之尋閱藏於龍門山三載元泰定甲子主少室　上堂滿盤打算了只有者一著最便宜敢問諸人且道是那一著卓拄杖曰切忌卜度　問如何是道師曰鍼錐不容曰如何是禪師曰車馬有路曰和尚爲甚麼翻古人公案師曰壓直錯諸枉　晩隱香嚴箋釋般若心經及華嚴法界觀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

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順帝至正壬辰五月十七日沐浴更衣呼門人申教誡翌日吉祥而逝壽全身於雪庭塔右春秋八十

河南府熊耳空相珪禪師示衆我若喝汝便作喝會到處信口胡喝亂喝我若棒汝便作棒會到處信手胡棒亂棒我若除却棒喝教他向本分中道一句子他不是打之遶便作女人拜不是揑兩句鬼話出來便如啞羊相似如此等輩皆是狂狗逐塊何曾夢見有獅子奮迅的牙爪驀喚曰者裡還有獅子麼試弄弄牙爪看一僧出師便打曰逐塊尋香未為好狗僧擬對師又打曰棒折也未放你在曰恁麼則雲巖路絕也師曰是你上天無計怎怪我雲巖路絕乃連棒打出曰寄與天下亂統漢

河南府嵩山龍潭深禪師示衆山僧當年於般若經顛倒夢想處得箇究竟涅槃後乃知一切聖賢皆以究竟涅槃成了箇顛倒夢想及乎見我還源老和尚問他古塚不為家如何是禪老和尚曰此是死語山僧道如何是活語被老漢劈面一掌曰得恁麼死郎當山僧擬對又被老漢一掌山僧當時不覺如暗得燈乃大宣曰此回不是夢真箇是廬山今日山僧不敢昧却來源特為舉似汝諸人也須恁麼親見一回始得乃拍案一下曰噫山僧今日太殺漏逗

靈巖潔禪師法嗣

江寧府天界寺雪軒道成禪師一字鷲峰雲州趙大王遠孫也父徙保定遂家焉十五出家郡之興國師廣額平額雄偉有志納戒後結三人為侶居青州土窟中密究密參者有年忽一老人謂曰汝三人他日當作法門棟梁師叱之老人遂隱師於是益加精銳聞秋江大弘宗旨往參之語見秋江章中江默俾參堂陶鍊久之自覺無疑一日趨丈室江曰金鎖玄關曾打開盡也未師曰千年桃核裡覓甚舊時仁江頷之乃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後還青社衆請住普照次遷東來大澤山洪武壬戌應選道契親王殿下睿眷尤隆丁丑詔至殿命住持天界師奏不會佛法上製詩鐫金榜令懸法堂其尊重甚至」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真機紅葉千峰燦爛顯箇中

妙旨亘古今而不昧經塵劫以常存鳥道虛通運步玄關綿密獅絃錯落按指古韻鏗鏘直得石女點頭木人拍手拈起金鍼玉線穿過機先截來兎角龜毛發明向上正偏獨露隱顯全該所以物物頭頭塵塵剎剎未有一絲毫欠少大衆會麼夜來木馬雲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　上堂陰極陽回化日長梅花處處噴清香箇中消息無多子徧界何曾有覆藏如是則明明彙帶百草頭邊相逢密密宣揚萬象光中獨露利名場上薦取無位眞人人我山中顯示本來面目影含宗鑑心生則種種法生身是道境心滅則種種法滅石女高提寶印文彩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絲毫不昧牽動劫外機輪烜赫寰中日月潛通遐邇直得枯木生花該括古今解使寒氷發燄雲籠古路依依野色還迷月滿寒巖皎皎神光徧照六門機息何妨宛轉傍參一色功圓切忌當頭印破白牛運步巳蒙建化之緣玉馬嘶風總是利生邊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咄兎角杖挑潭底月龜毛拂挂嶺頭雲」　元旦上堂三陽交泰萬物咸新顯一眞之妙用總造化

之淵源塵塵合道處處通津法筵大啓覺苑宏開國運佛運齊興皇風宗風並扇只如道舊歲已去新歲到來未審去從何去來自何來者且置敢問大衆祇如衲衣下一著子還有增減去來也無者裡話會得便見臘盡陽和無影樹春回花發未萌枝」　上堂五月榴花照眼明熏風啼鳥徧巖扃機先一著無玄妙切忌當人認色聲記得夾山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天童覺曰夾山老子解開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大衆一老見處固有所長檢點將來總成漏逗鳳山則不然若是色見聲求卽非家珍了知目前無一法頭頭物物總相應其或未然更聽末後一句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壬午永樂登位奉使日本師往宣聖化癸未回奏上大悅仁宗在春宮時有忌師之寵者搆詞間之及御極遂謫師海南宣宗嗣位首召師還引見便殿慰勞甚至丁亥春命師於鍾山說法宣德丁未表辭歸山帝遣內臣護送南還天界西菴養老壬

子臘八示微疾辭衆說偈而逝上遣官致祭有文師年八十一僧臘六十七闍維官貴四衆萬餘人收舍利圓紅者無數建塔於應天府安德門外敕賜塔所爲鷲峰禪寺師三坐道場歷事四君道契王臣有光朝野送學侍者偈曰布毛拈起慧華開不是從門學得來昨夜一番秋雨過淮山依舊碧崔嵬

實聰達禪師法嗣

汝寧府光山石盤山遇禪師上堂諸方尊宿皆好舉話接待衲僧山僧今日儆犟也舉一則供養大衆良久曰莫怪空疎便下座復顧謂侍僧曰拄杖譬侍僧曰在者裡師曰各各自領取一頓

太原府斌禪師上堂以手屈指數之曰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算到一千七百總出我者指頭不得噫罷罷得歸去時且歸去莫落他人指數中便下座

封龍就禪師法嗣

河南府天慶息菴義讓禪師眞定李氏子丱歲薙落徧參宗匠末抵封龍扣古巖巖見器之一日呈達磨皮髓頌巖問達磨皮肉骨髓皆被諸子得之且道隻履歸西者是箇甚麼師曰且喜和尙猶記得巖曰是則是我終有些疑你師曰恁麼則老胡有賴也巖顧謂侍者曰如何元英宗至治壬戌開法天慶次遷能耳之空相泰山之靈巖洛之嵩少　問無功之功還有偏正否師曰偏正歷然曰如何是無功的偏正師曰石牛慣吐三春霧靈鳥不棲無影林　問如何是直指人心師曰舌在口裡曰如何是見性成佛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塵曰如何是莫向言中取則師曰道火何曾燒著口曰如何是句外明宗師便打　順帝至元庚辰夏遘疾謂門人曰吾往必矣急須營塔塔畢集衆辭世書偈曰來時本靜去亦圓周虛空作舞任意優遊擲筆右脇而化計五月十二也

泰安州泰山靈巖容禪師初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有省但於青州布衫與師子一吼祖父俱盡語未透一日與同參遊泰山日觀峰偶失跌幾絕良久起乃甦遂厲聲曰得非祖父俱盡時耶古人未必到恁麼田地因謁封龍呈所見龍曰更須知有向上關棙子始得師喝一喝而出龍喜而印之　卷三十六

續燈正統卷三十七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曹洞宗

大鑑下第二十八世

香嚴材禪師法嗣

南陽府萬安松庭子嚴禪師河南之古緱氏縣樊氏子幼多病父母許以從釋十八秉具博通內外與凡詩文辭賦皆不學而能初參江月照息菴讓皆有所發次參淳拙呈所解拙曰子不聞蠱毒之家水莫嘗邪師曰也須呑得入吐得出始見好肚皮拙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曰却謝和尚記莂復以寶鏡三昧反覆徵辯豁然無疑拙遂以大事囑之有五乳峰前鄉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群之句適萬安虗席延師開法瓣香爲香嚴拈出也次遷鄭州普照又遷大都天寧後退居浙之杭州雲福次領西京天慶洪武己酉主少室僧問地藏栽田博飰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曰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曰百丈開田說大義但展兩手意旨如何師曰一般無語處誰識聲如雷問和尚陞座人天駢集秦封槐爲甚不來聽法師曰闍黎聽他說法有分其對機直截類是　上堂瞿曇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山河大地鵲噪鴉鳴折旋俯仰展盍開單豈不是一切塵諸人還見堅密身麼良久曰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上堂今朝二月半百花開爛熳透過祖師關一一從頭判即心即佛狐狸戀窟非心非佛抱贓叫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一船明月一竿竹釣盡五湖歸去來　上堂作麼作麼夜叉呈獸面如是如是小兒誑閻羅恁麼中不恁麼靈龜曳尾不恁麼中却恁麼獺獺下深潭丈夫漢向者裡一趯趯翻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不說常光現前自然壁立萬仞三世諸佛是甚屎沸盌鳴聲一大藏教盡是拭瘡疣故紙天下老和尚盡是奴兒婢子且道普照到者裡合作麼生良久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上堂大道無難言端語端倚門傍戶者食人涎唾丹霄獨步者宇宙宏寬寒鴉棲古木白鷺立沙灘紅蓼映寒水蘆花雪滿天傅大士忘却門槌拍版寶志公失却鏡尺剪刀拍手

仰天開口笑鴈行斜處桂輪高」 上堂萬壑春歸絲陰偏野榴花吐火鶯囀喬林安排不得處却自現成著意追求時還成錯過所以道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如是則放得下時無一事擬思量處隔千山大衆祇如不擬議不思量又作麼生一枕夢回新雨後數峰高插暮天寒」 上堂拈拄杖曰竪去橫來該天括地頂顊上一向壁立無古無今脚跟下不露絲毫絕凡絕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漆桶放光非風動非幡動非心動野狐吐氣直饒聞佛掩耳聞法嗽口掀倒禪牀驀面便唾也是鸚鵡語鶴總不恁麼未免尊體無順處無頓處有來由寒風纔凜冽花發舊枝頭卓拄杖下座」 壬戌冬爲王殿下請師說法薦國母慈孝皇后賜僧伽黎旌異甚至年七十乃作退休計

河南府登封嵩山竹菴子忍禪師鄧州內鄉王氏子上堂舉法鐙欽開堂曰法鐙本欲棲藏巖竇養拙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僧遂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鐙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鐙曰過在我殃及你天童覺曰者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惟自已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曰山僧則不然今日若有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拈拄杖便打曰獅子咬人韓獹逐塊

佛巖稔禪師上堂英雄識英雄豪傑喜豪傑山僧非二者一生友難結獨有七尺藤相憐還相悅夜來忽反目要摧我腰折諸兄弟你道他爲何如此謂我太把達磨心髓爲人都漏洩

河南府登封華嚴遇禪師上堂說到不如行到行到不如忘套且道作麼生始得忘套去乃靠却拄杖曰白雲不約來青嶂綠水無心弄碧蟾

古蔡元禪師小參今夜不答話僧出師曰討棒喫的漢有甚了期僧曰何不便棒師曰賊是小人搜拄杖便歸方丈

空相珪禪師法嗣

河南府天寧齡禪師上堂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忙忙大地誰是放懷阿呵呵歸去來無根樹子清風起不

待春回花自開

天慶讓禪師法嗣

河南府陝州熊耳山崧溪子定禪師偃師馬氏子七歲禮古巖祝髮巖化往參息菴讓讓命典藏鑰因白事次言下豁然大悟出住熊耳有年其入室勘辨凜凜然若秋霜烈日隨機應對則又如盤走珠」小參宗門中事號曰單傳一心之外更無餘法只爲你好在言句裡著倒甘在道理坑埋殺於一心法轉增迷悶所以祖師西來特爲你打翻舊日窠臼闢開別樣乾坤非是好奇立異祇是見病與藥要人平復如故而已豈有他哉如始到少林九年壁立萬仞坐斷千差單提向上一機直使你窺伺無門鑽研沒縫者裡還許你以有言會麼還許你以無言會麼全彰諸佛之法印直顯列祖之大機按一指則地轉天旋行一令則山崩海竭又安同彼割截虛空巧立門戶輩而終日隨波逐浪妄生枝節者哉大衆還會麼就是洞山玉線金針也是花前弄影臨濟主賓玄要無乃醉後添盃諸人還覷得破麼良久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一日謂門人曰吾順化時至汝輩甚勿以世情眷戀有乖道誼末後一句聽吾分付言訖就枕泊然而逝

大鑑下第二十九世

萬安巖禪師法嗣

河南府嵩山凝然了改禪師嵩陽金店任氏子齠年繫念空宗依止少林訓剃落二十納具初參月印於香山鮮克契入會松庭主天慶師往依之師舉印示衆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與麼說話若是鹵莽禪和者裡如何透得語問曰者箇莫是背觸不得底意麼庭曰笑破山僧口師罔措庭曰你在鬼窟裡討甚麼盌師愈不安一日庭上堂曰一言迥脫獨拔當時師當下釋然尋匿迹二祖菴洪武庚午繼席少林」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擲拄杖便下座　上堂祖師心印不是有言不是無言不屬有知不屬無知豈可向句下研窮意中揣度復舉可大師問初祖弟子心不安乞師與我安心祖曰將心來我與你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你安

心竟。師曰缺齒胡販得箇陳年滯貨。攤向街頭。若不得箇孟八郞承虗接響。幾乎無著落處。總好與三十棒」永樂辛丑無恙忽集衆敘別。說偈曰。行年八十七。相爲在今夕。撒手威音前。金烏叫天碧。偈畢儼然而寂。師行止端莊。毫無放逸。雖密室如對大賓。周蜀伊三殿下。甞登山。尊以師禮。珍錫甚至。師皆泊如也

大鑑下第三十世

嵩山旼禪師法嗣

河南府嵩山俱空契斌禪師。晉亳邑王氏子。從重興院無相薙染。永樂丙申。參凝然。求示心要。然曰。你向達磨未西來時道一句看。師窘無以對。於是疑之。不知飮食之爲何味者久之。一日觀秦封槐。豁然契悟。上丈室擬呈似。然遽曰。契斌參得禪也。師便喝。然曰。作麼。師曰。和尙何得贓誣平人。自是愈加鍛鍊。日新日益。一日。然問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缺在甚麼處。師曰。一對無孔鐵鎚。曰。趙州意又作麼生。師曰。荊棘林中。重加陷穽。曰。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不通。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曰。靑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然爲點首曰。洞上一宗在汝躬矣。正統戊辰出領嵩山院事」僧問。如何是君。師曰。九重深密。敢誰窺。曰。如何是臣。師曰。萬里殷勤。宣至化。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寶殿光含。萬化新。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玉階仙杖覲龍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端拱無爲天下治。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請闍黎尊重」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烏雞帶雪眠。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老翁曉抱石烏龜。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出匣吹毛寒偪天。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公孫舞劍難思議。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黑狗銀蹄無處討。曰。五位旣蒙師指示。少林直指事如何。師曰。砂裡無油麥中有麪」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烏龜向火。曰。如何是成劫已後底事。師曰。龍馬負圖」師以景泰壬申示寂。塔於少林西塢。世壽七十

鄭州福禪師。僧問。鄭州黎何似靑州棗。師曰。多葉阿師慣潦草。曰。和尙也須別垂一隻手。師曰。那討閒錢賞落花

汝州風穴古潭本深禪師山西絳州張氏子處胎時母數夢異光入口父恠之髫亂捨金臺村大覺洪處出家二十五參凝然於少室執侍一紀受衣囑永樂甲午奉敕校證藏經宣德丁未主風穴庚戌八月十五集衆辭世說偈曰雲來雲去天元淨漏滅漚生體自同若問箇中端的意一輪明月伴清風遂化去門人建塔於開山沼公之龕西

大鑑下第三十一世

嵩山斌禪師法嗣

河南府定國寺無方可從禪師洛陽許氏子投福先芘峰剃落初參嵩陽龍潭順密縣超化宗入室參請俱有契入後乃參俱空於嵩山山以綿密闡奧重加淘鍊一日舉天衣以五行者俱召實上座因緣師當下於五位奧旨親證無遺受囑後隱於郟鄏定國寺尋開法菩提明成化癸巳主法少室　示衆向上宗乘本無言說當人一著非假外求直須向自己胸襟中迸出偏不附物正不立玄不涉程途方得到家穩坐雖然你還知九峰不肯首座麼百丈五百生墮在狐窩麼金鎞刮膜擬則成乖有志此宗大須仔細珍重　成化壬寅鈞州徽藩聘住觀音寺六月示寂世壽六十四臘四十塔全身於少室祖墳

大鑑下第三十二世

定國從禪師法嗣

河南府嵩山月舟文載禪師別號虛白北通州人世系蔚州廣寧王氏子祖才歷從明成祖靖內難贈武德將軍遂居通州生師於景泰甲戌時父夢僧寄宿翌日得誕師成化丙戌脫白於本州萬安寺師白菴空癸巳詣杭納具丙申北還掩關閱萬松拈提從上古德機緣竟若面牆一日忽省曰此宗非絕後再甦懸崖撒手者要望他針線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兎子攜牛奶萬萬不可得既而翻然出關參無方從問承師有言當人一著非假外求直須向自己胸襟中迸出方得到家祇如本無自己當體全空的人來如何接他語未絕從劈面便掌曰你恁麼那師大悟呈偈曰劈面攔腮電光石火立命安身絕影蹤臘月蓮花開朶朶一日從問二祖三拜歸位是何意旨師

曰褊衫破衲襖從曰未在更道師曰草履著氈靴從喝曰怪事師拂袖便出從撫而印之曰子異日支吾宗當大播天下愼之哉無忽也弘治壬戌開法登封華嚴正德改元丙寅奉敕遷少林參徒雲集撾鼓無虛日」 上堂舉金峰因僧問訊次乃把住曰輙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峰與一掌僧曰爲什麼打某甲峰曰我要者話行師曰鵾啄腐鼠鷹銜死蛇葢緣種類滂下只作者般伎倆累他金峰却成話柄當時華嚴若見他道輙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即掩耳而出爲什麼不見道師子翻身處金剛正眼開」 上堂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古人恁麼兢兢業業日日惟新只解登高不能放下大似抱橋柱洗澡若是山僧即不然是非海裡橫身入聲色場中信脚行烈焰亘天休覓火誰教日午打三更」 舉僧問石門年窮歲盡時如何門曰東村王老夜燒錢話頌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喚鬼呼神到曰前黑漆崑崙戴紙帽夜明簾外打鞦韆」 舉女子出定話頌曰三間茅草屋六箇大煙熜驀地瞋心發遍界煖烘烘」 示衆達磨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以單絲言之魄遺汝諸人趁色力康健打辦箇事急須努力莫閒過日大衆且喚什麼作一乘法聻良久曰切忌喚甕作鐘」伊鄭徽三府嚮師德風勤從問道而師之法道益可想見矣嘉靖甲申年七十有一倦接納乃命門人於三十六峰煙霞中結菴投老焉

大鑑下第三十三世

嵩山載禪師法嗣

順天府宗鏡菴大章宗書禪師別號小山順德南和李氏子生明孝宗弘治庚申時與羣兒戲好作佛事十歲能通經史大義一日忽置卷歎曰此治世事非出世間了生脫死法遂白父投郡之開元法堂鋼薙染聞月舟道眼精明往參焉入室請益濟淘密踐者八載一日因看舟語錄見定國投機悟道因緣有省私計曰此赤眼撞著火柴頭耳即入室問面壁九年即不問斷臂安心事若何舟曰只爲當初留毒害兒

孫洗土不成泥師曰不因和尚舉怎見少林人舟便噓兩噓師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便出又一日入室舟問入門須有語莫將問來問師曰日面佛月面佛舟曰腦後見腮師曰和尚也須仔細舟縮身曰山僧行年在坎師禮拜曰某甲罪過舟乃以大法囑累焉壬辰開法興德次主天慶五臺世宗嘉靖丁巳少室疏請再四師乃歎曰先師化後三十年宗風逮弱盡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急撐拄之其崩隤可須也某雖懃付囑其如付囑何遂欣然主之丙寅上京主宗鏡隆慶改元丁卯遊西山至谷集山三學洞師喜其幽寂遂結夏焉至冬疾作臘月十六日索筆書偈儼然坐脫世壽六十八僧臘三十六荼毗身骨分為三處一留宗鏡一送順德祖塋一歸少室先是謝院日法鼓墮地疾作日秦槐枝摧寂後樹竟仆師之去世其關法運如此

開封府鄢陵顯慶曙菴悟寅禪師幼祝髮禮僧可標為師參月舟有契囑以偈嘉靖己丑住栢梁尚書劉訒請上堂師登座曰月落星疎夜色濃日華迥揭帝京東翻經自愛虛窓白入定空搖蠟炬紅禪榻擁蒲青鬱鬱曉山臨水碧溶溶客來石鼎堪聯句簾卷晴嵐滿座中便下座丙辰四月十三示衆辭謝舉說偈泊然而逝

順德府內丘表善觀音院金山德寶禪師山東陽津劉氏子幼從北京海眼寺惟安剃染受學三載乃參無念於山西榆次縣依七載大有發明次參月舟於嵩少又九載得法後趙燕聞師之道相迎開堂無虛日坐道場凡二十有餘末乃就觀音休老焉忽一日將道具盡付門人祖通代揚法化乃說偈辭世曰來時無影去無踪生死輪迴好說空今日翻身雲外路一輪明月任西東遽瞑目而逝門人塔於舊隱之南礪水之北寂日當隆慶庚午三月初四世壽八十有五

大鑑下第三十四世

宗鏡書禪師法嗣

河南府登封嵩山少室幻休常潤禪師字大千南昌進賢黃氏子幼失二親從從父遊嘗目擊群優灑然

若有所創諸幻皆局也無常謂何乃入伏牛禮坦然平祝髮居三載初攝心如浮瓜起滅相乘茫無所厝始南參萬松林於徑山通所疑林詰曰疑是何人厝者何物師未諭抵九華一夕覺身同虛空就客質之客以爲理障閱楞嚴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處有省廓然如鏡中象不落幻空乃知前境直塵勞一息耳次參大方蓮問現鏡中象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師曰打破後如何蓮曰亦未離心境師亦未決聞小山書法道異諸方往參焉舉前話書曰何必打破師曰其奈鏡象何書曰鏡象安在師默而已一日書問疇昔之疑決不師舉掌書曰毋以罔象問景耶師曰此外更復何有書曰子試披衣檢看師於是益加精進力究者二年書一日舉洞山偈問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師豁然契悟呈偈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眞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蹤跡曾爲佛祖師常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淸風生兎角杖挑明月出書復把住曰子毋勦說更須自入悟門師曰尙不借緣何從門入書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書曰就不借緣一語爲我道看師曰彩鳳翻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閒書乃付以大法有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之句師後應詔過獲嘉止一精舍諸僧預設至恭師詢所以諸僧曰昨夢伽藍神掃門云旦日有祖師過此師曰祖師過去久矣逮書遷化輿議繼席者非師不可衆再請師再却有舉書所以付囑意師始允之以萬曆甲戌秋入院拈提說法人皆歎未曾有臨衆肅然有上古風度司馬汪道昆謂師魁然修頎容止莊嚴其響應如洪鐘其溥渡如廣筏其砥波流如山立其隨機而顯化如珠走盤至其秉大覺覺群迷日孳孳然以道自任云云蓋實錄也乙酉四月七日說偈告寂備載全錄宗伯陸樹聲文其石塔本山

建昌府廩山蘊空常忠禪師本郡□氏子從鶴林老宿剃落甲子參少林小山値山外出乃前問曰達磨面壁石何在山指那靑靑黯黯處師曰指東話西作麼山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師曰者老漢在者裡魔魅人那山便打侍山遷宗鏡師服勤三載受囑還盱

江隱從姑山日唯趺坐有問者師但搖手曰汝不會我語曰試說看師曰南城城外水滔滔向北流問者目瞪師曰向道汝不會我語後縛茅廩山二十年不與世接縉紳過謁唯默坐而已羅近溪輩相與論理學師則以向上語直掃之僧有以經論旨趣見難者師呵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僧便問如何是宗眼師振衣而起

無明參呈所得師曰悟則不無更須受用得著始得不然祇是箇汞銀禪遂舉南泉打破鍋因緣問曰古人意在甚處明曰拂袖便行鈎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師曰去牧牛場上待汝久在

萬曆戊子忽一日告衆曰我有件要了底大事汝等須知衆茫然師竪拳曰會麼衆無對乃揮案一下曰吽吽爲汝了去遂趨寂塔於本山之麓壽七十五臘五十生平言行縝密非有眞心爲法者槩不輕示

順德府蓬鵲山石河菴天然圓佐禪師字少溪本郡仙人鄉范氏子幼從普利瀛祝髮性好學偕大方往參小山於少室機契受大法之託歸里隱蓬鵲山堅不赴請柱史蓬巖吳相勸請再四始起而從之

上堂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花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巖也著開我豈敢哉古蓋如此今旣推委無由只得與諸人眉毛廝結以拂子作圓相曰會麼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苟非忘形去智喪耦息機到虛靈不昧了了常知的田地過來要見他拈花之旨面壁之宗大似數他桃李宮牆外終非己有諸人還要知佛祖直指的消息麼乃以拂擊案曰適來山僧已自告報了也便下座

僧問拈椎竪拂舉古明今皆是止啼黃葉如何是金錢師曰只見雷霆施號令那知星斗煥文章曰和尚是把火行其如學人何師曰閉目中秋坐却怨月無光

吳蓬巖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寂然不動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感而遂通曰如何是下手得力處師曰罔象到時光燦爛曰如何是不得力處師曰離婁行處浪滔天曰恁麼則儒釋未始有異也師指空曰此儒耶釋耶同耶異耶巖作禮曰謝指示自是畿南河北靡不望風而歸萬曆乙酉亥月坐化於本菴門人建塔於受業舊隱

大名府大伾山興國如進禪師廣平永年陳氏子年十七投東山曉剃染受具抵京都遊講肆知非究竟於是抽身南遊結伴渡河參小山於少室久之有所得室中徵詰皆當仁不讓山慮師性不通情嘗誡之曰吾宗漸與世異慧命如一絲之繫九鼎貴有得力兒孫深心保護子既知石龜夜步可如木馬遊春直須處處忘機方見頭頭顯露然尙有向上一路猶當審悉嗣囑偈曰長羽石龜月下行渠今覿面得分明直須收斂藏箱篋不遇知音決莫呈尋隱舊里影不出山不喜見內客久之開法機如走珠衲子日益盛一日應聘北上途宿三教堂堂西壁向有憨布袋像後爲羽士居安雙髻改呼鍾離權遷供東壁每以緇衣黃冠一樣兩人爭衡代位妖孽一方住僧求師除之師以杖指像曰者塊泥團變怪無端髡頭了髻魔魅閭閻安生喜怒東那西遷不遇老僧親點破空教冷地受牽纏咄四大各復識取本源從此長安風月舊大家安享太平年遂連棒像爲粉碎法化聞帝闕賜紫伽黎褒寵甚至寂後塔於寺左

懷慶府龍岡寺大方如遷禪師號松谷生鳳翔岐山落星里族李氏有夙根見佛寺如舊居年十七父母從其志乃捨依本郡無蹤本剃染嘉靖丁巳以已躬下事未明首參悅菴喜力究向上一路秉具後尋入青峰山弔影苦參忽有省辛酉走少林謁大章決擇大事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久之蒙印可有鐵頭玉線海底風牛之囑且系以偈曰帶子鐵牛海底藏憑伊尋得細調降旣欣性善歸牢圈異日肥充耕大邦於是徧參諸方回京窮性相宗旨末抵懷慶鄭世子讓國潛修白業聞師至致禮參請深相印契乃於府城北建龍岡精舍延師弘法四方學者由是響至萬曆丁亥遷大都慈雲戊子遷千佛寺庚寅奉聖母慈聖皇太后懿旨領大慈壽寺間及淨土唯心法門衆盈千餘欽頒大藏法寶御書大法寶藏四字甲午春還回龍岡安供戊戌八月十一示寂世壽六十一臘四十五全身塔於龍岡寺西原　舉萬松問雪庭曰從何得箇消息便恁麼來庭曰老老大大向學人納敗闕松曰老僧過在甚處庭曰學人且禮拜暫爲

和尚蓋覆卻頌曰襁褓纔離便放驕還他家世擅英標堪羚巖桂秋風好萬斛天香透紫霄

大鑑下第三十五世

少室潤禪師法嗣

順天府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別號清涼古唐楊氏子生嘉靖壬子十歲失父投京廣德大慈義爲師十五薙染登具廿一遊講肆知文字非究竟法乃參幻休於少林休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休曰北方法道何似此間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休曰恁麼何用到此師曰流出一源水分千派休可之命典維那一日遊初祖面壁處忽然大悟乃曰五乳峰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呈休休知爲克家種草遂囑曰從上佛祖以自已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人知有此事余得之小山先師今授於汝汝當體佛祖心紹續慧命然尙宜晦跡林泉乘時而出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雲淨峰頭露時年方二十八既而以差別智不可不明遂徧參諸方備行苦行明萬曆丁亥在古華嚴石城精厲過分雙目失明乃思惟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身心一齊放下端坐七晝夜眼仍平復如常尋入吳渡江歷補陀辛卯說法越之止風塗廣濟蘭若有澄鐵棠者以所得來見師勘驗間知爲法門樑棟乃出休所授囑累焉有五乳峰前無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之句師以大法肩承得人可謂無事乃遊吳抵秀州福城整飭東塔次走江西雲居匡廬將赴臺山請而越中緇白力挽之主寶林當萬曆甲午也未幾示寂嗣子迎遺骨塔於顯聖之南山先是師在越以寶林眷眷於懷汰如河公以爲必清涼後身乃載之高僧傳焉

河南府嵩山少室無言正道禪師洪都新建胡氏子投上藍璘薙染十五遇老宿知休指示禪要從其遊憩南嶽淨瓶巖力事參究一日休以張拙頌示師師曰眞如尙不可趨何頌之有休奇之乃指往參嵩山幻休休一日上堂師出問如何是洞上家風休曰月下三花樹峰前雙桂枝師曰和尙還有否休曰唯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師言下頓契呈偈曰雲擀絕頂月鎖幽巖石人撫掌木女舒顏休可之乃印以偈曰

無言的旨不離言玄唱玄提妙有傳今日單傳親印授芬芳雙桂利人天明萬曆庚寅主少林時汴梁周藩汝寧崇藩皆請師說法崇藩有世子患足非杖不立師爲引之周行七步而足疾頓瘳其道德動人如此　僧問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而世尊但良久意旨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靈春已有新條令不必重重爲指陳　有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四時行焉又一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萬物生焉師之對機敏捷有如是生平襟懷磊落誨人眞實初無浮華示寂門人塔全身於本山祖塋之側

保寧府廣元漢王山實相善眞禪師南昌熊氏子幼業儒嘗以三教誰尊爲問人以佛對遂往廬山禮湛堂落髮入武夷聽默菴拈提無所入乃之楚興國州建寺安衆道望聞州牧俄捨去參幻休於少林有間事偏參縛茅頂山獨棲雪夜負薪忽大悟嗣入終南居九坪旋聞休訃爲位哭之乃入蜀興復漢王山不數年頓成叢林以萬曆戊戌五月示寂有樂去論一行三昧說山房夜話及詩偈行世

續燈正統卷三十七

續燈正統卷三十八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曹洞宗

大鑑下第三十五世

廩山忠禪師法嗣

建昌府新城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撫之崇仁裴氏子生而穎異性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使問浩然之氣爲何物塾師異之長依廩山常疑金剛四句爲必有指據偶閱傅大士錄有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之句不覺灑然時年二十四知有此事遂辭山結廬峩峰閱燈錄於興善章僧問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有疑日夜提究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正極力推之忽然有得走呈山山詰之應對有緒遂與剃染受具當萬曆乙亥自是二十年不出山有偈曰野獅不嚙人間

食十二巫峰得自由養就縱橫無礙力崑崙翻轉作瀛洲偶一僧問曾見甚麼人來便住此山師以總未行脚對僧曰豈可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然其言急擔囊首謁少室會無言主席與論旦夕言喜師出語奇特因與當道尙父熊公請就寺示衆一時緇白歎未曾有尋入五臺訪瑞峰通南還受閩建董巖結制請一香爲壤山拈出也後遷壽昌寶方峩峰三剎三剎得師唱道皆煥然一新」 上堂諸佛常時說法不須擬議猜詳且道說的是甚麼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秖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爲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肯行道旁透得者些關棙何須顧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舜遲不肯漏泄達磨九年覆藏峩峰不惜口業直下爲你宣揚且作麼生宣揚罔談彼短靡恃己長」 上堂拍案一下曰向上一宗難爲措置大用大機怎容擬議等閒垂一句如太阿鋒離匣觸之者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擊聞之者喪不旋踵所以道妙峰峻峙異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越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攙搶拂世間之孽屑提墮阬落塹之類揭迷封滯縠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猶未是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限量外一句且作麼生是量外一句正令未施先斬首大機纔展佛魔悲」 上堂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恁麼則三世諸佛齊立下風且道貍奴白牯有甚長處首座曰爲他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寶坊者裡總與趂出何故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淸正令行好漢盡驅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座曰某甲則不然師曰汝作麼生座曰閒擔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箇人師曰也是閒絃子 師登古希尙混勞侶耕鑿不息丈室翛然唯作具而已嘗有偈曰冒雨衝風去披星戴月歸不知身有苦唯慮行門虧益王嚮師道德屢加褒敬嘗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萬曆丁巳臘八前一日自田中歸謂衆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衆莫諭其旨除夕示衆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

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痛下死工夫云云末復曰此是老僧最後分付切宜珍重明正三日示微恙遂不食其教誡諄諄倍常時衆環侍不懌師諭以偈曰人生有受必償莫謂老病死慌拈却無生法忍自然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十四作書辭道俗十六書舉火偈次晨盥漱拭身已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七衆爲失依荼毗頂骨牙齒不壞塔方丈後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四憨山淸云師不唯法眼圓明一振頹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益實錄也

大鑑下第三十六世

大覺念禪師法嗣

紹興府雲門顯聖湛然圓澄禪師別號散木會稽夏氏子生明嘉靖辛酉八月祖千徒以孝聞師生而穎悟具辨才觸事解了性不羈雖人所苦難賤簡事率躬親無所諱憚親沒走投隱峰知有參禪事看念佛是誰三晝夜有省趨似峰峰叱之退覺有物礙膺年廿四往投天荒從妙峰□薙髮脇不就席者三年乙酉聞僧誦傅大士偈向者礙膺物爲之脫然便能記持解甚深義秉聚雲棲還掩關寶林因憶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豁然大悟有頌明之曰舉一舉二別端倪箇裡原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鷂過新羅刻舟求劍原迷又頌雲門十五日話自是出語皆能脫去窠臼在雲棲值送荼毗歸棲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出曰多謝大師挂念棲領之至半堂訪有無念問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相似且道還具透關眼也未念曰我不見有甚麼古人師急指曰背後漸念休去神宗萬曆辛卯慈舟和尚來自京師說法會稽止風塗師以所得質之舟問止風塗向靑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邊時如何師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舟復以洞上宗旨次序徵詰師對以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絲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子日後開兩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遂命入室印以偈

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峰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太史陶君石簣太學張君濤元請興復顯聖住持三十年惟弘道是任在越祖庭首稱其盛甲寅主廣孝乙卯主徑山丙辰主東塔」上堂前山頭鴉鳴後山頭鵲噪祇是者〇〇沉思即不妙妙不妙啞子喫黃連有口不解道」上堂值雞鳴乃曰金雞上座爲汝等先轉第一義諦根本法輪了也更要討甚麼盤還會麼若不會山僧爲諸人再舉一上卓拄杖曰有耳定非聾漢豎起曰有眼定非瞎漢還會麼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復卓拄杖一下」上堂喚二作三指七爲八倒秉太阿佛魔盡殺却憶東村王大孃翻著西村李公襪見者聞者皆笑殺拍手曰噫嘻嘛阿喇喇」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不信女媧氏天缺鍊石補然則山僧今日登此座上又何所爲良久曰舉意碎鐵蓋無心射石虎」上堂老僧不識字錯讀已巳己去問大大人答道彌是彌且道識字的是不識字的是良久曰若是獅子終不逐塊」上堂一

拽石二撥磨日用云爲切忌蹉過玄沙木是謝三郎休向前村覓李大大衆作麼生是不蹉過底事只見六龍爭鬭舞豈知丹鳳入青霄」上堂西風正獰惡萬籟俱蕭索枝葉盡凋零露出者一著大衆且道者一著是箇甚麼良久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上堂寂寂直言寂寂惺惺直言惺惺泥牛空裡翻觔斗木女巖前喫大驚且道是何意旨玉兎懷胎當午照金雞抱子五更鳴」小參煙雨盜將山色去溪風送得水聲來本來法法皆成現莫教心識强安排大衆若作境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碎你頭顱拄杖子未歇手在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示衆若論此事直得三乘膽喪十地魂驚就是等覺大士到者裡也只好隔羅望月大衆且道衲僧家有甚過人處敢爾大言不見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非常之旨人焉廋哉」示衆儒者然藜苦讀田者帶雨耕鋤雖則勞逸有異要且同是工夫祇如沙門輩不田而食不蠶而衣畢竟成得箇什麼邊事卓拄杖曰雨滋三草秀是處唱堯歌」示衆毛端現剎塵轉法輪

芥納須彌粟藏世界冷眼看來未是吾人本分事且
道如何是本分事惟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　示衆
含珠報德按劍者自凝抱璞呈君刖足者不智衆中
還有感恩懷報者麼若有不得辜負老僧　示衆未
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現
前山明水秀鵲噪鵶鳴是分別不是分別試斷看
示衆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雲門大師拈山
門向佛殿裡即且置移須彌納芥子孔中且道是什
麼人　示衆舉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向道拂子昨
夜變作龍吞却百億須彌百億日月百億香水海了
也諸人那裡知得山僧今日饒舌再與你通箇消息
擲拂子曰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示衆門外拾
塴子何意尋閒遊家財無可託長者日添愁噫爭似
酒樓聽歌妓你若無心我便休　師初在嘉熙寺同
紫栢月川陶石簣黃慎軒諸公翫月次軒問馬祖與
南泉西堂百丈翫月因緣乞師一語師曰你坐我立
不得爲說軒亟起謝過川曰內翰錯過了也栢曰我
下語不及此老　雪嶠信問和尚在此作甚麼師曰
殺人信曰有者等手段師曰五年不見只道你鼻孔
向上了　一日同石簣基隆圍爐次簣曰無念師在
此阿師得力句乞爲舉似師曰向火背猶寒　巡漕
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
是金針師曰我在京師走一遭不曾遇著一人浦擬
進語師曰金針失也　僧參師問行脚事作麼生僧
劃一圓相師劃破僧敲桌三下師却畫一圓相僧又
敲桌三下師又重畫三圓相僧抹却師曰離此之外
別道一句僧擬議師喝出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師拈絲條示之曰此是杭州六分銀買得的　問南
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曰莫謗他好曰作麼生得不謗
去師曰蒼天蒼天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一
輪明月照姑蘇　問龐谷參章敬章敬道是意旨如
何師曰拈一放一不是好手　問清淨本然云何忽
生山河大地師曰爲你有者一問　問和尚常教人
放下未審放下箇甚麼師曰優盋羅華三千年開一
遍　晩參舉鼓山赴閩王請因緣曰一人死中得活
好手手中呈好手一人半路抽身得便宜處失便宜

雪峰道好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裡去早是拋鈎擲釣孚上座云待某甲勘過始得盲龜跛鼈納敗缺了也孚越至中路歸舉似雪峰大似把髻投衙峰云他有語在須知不是好心孚云老凍膿猶有鄉情在祇知貪程不覺錯路峰便休無齒大蟲傷人不知痛大衆徑山與麼批判久參上士定知雪峰做處若是初機切不得向他三人分上著脚直須自己有箇活路始得師生平不爲律縛脫略軌儀腸直如絃舌快如矢遇人無貴賤新故一皆以本色鉗鎚山東德王刺血修書請至府問道受戒師應之凡有利益人者無不從事熹宗丙寅臘月朔作付囑語數紙四日過天華示衆罷有僧告假師曰老僧今日亦欲起程晚復爲衆垂語諄諄至夜半丑時右脇而寂門人奉全身塔於顯聖之南山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有三

少室道禪師法嗣

河南府登封嵩山少室心悅慧喜禪師字寒灰金臺滿城劉氏子從普濟昇薙度十六請益盤山參究工夫矢志不倦者至忘寢食一日閱燈錄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沙曰者一縫大小師豁然有省嗣是偏見慈雲松谷淨淵諸鉅衲會無言主法少林師參之有契典維那久之言以偈囑曰密法無法付當傳何以傳無傳無付處明暗妙相參尋隱燕野有年言旣寂登封令請師繼其席師以明熹宗甲子入院　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曰如何是臣師曰流人去國行遠思深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寰中天子絲綸降塞外將軍報捷歸　崇禎癸酉周藩請入汴寓給苑香林士夫問道無虛日兵憲曹應秋問和尚年登七十色若孺子可謂有德師曰居士何得以德贊壽曹曰有德斯有壽師曰顏淵豈無德耶曹曰顏子德固有之只因太發聰明所以無壽師曰然則孔子之聰明乃不若顏子乎曹無以對師辯才敏捷類如此　己卯冬辭歸少室示微疾衆環問疾師屈指曰臘月十五日即愈至期命浴安坐而逝壽七十六門人海寬等建塔於寺迤西

壽昌經禪師法嗣

廣信府博山無異元來禪師廬州舒城沙氏子誕明

萬曆乙亥生。而白衣重包。十六遊講肆。有聲。忽歎曰。求之在我。豈區區事文句哉。遂走五臺。投靜菴通剃落。修空觀。五年。知非。乃參壽昌。看船子藏身處沒蹤跡話。一日於閩白雲峰閱趙州有佛處不得住因緣。有省。還見昌。昌問蟻子解尋腥處走。青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臣邊事。師曰臣邊事。昌叱之。師不懌。尋居一室。倍加死工。一日聞護法神倒地。不覺豁然。以偈呈昌曰。玉山誘一言。心灰語路絕。幾多玄解會。如沸湯澆雪。沒巴鼻金針。好因緣時節。梅蘤綻枯枝。桃花開九月。觸目如休辨。別急水灘頭。拋探竿溺殺無限英靈客。昌笑紿之曰。子一到多門。又到門。師曰。也不消得。然終不自肯。一日如廁。覩人上樹。始大悟。亟趨見昌。昌曰。子近日事作麼生。師曰。有箇活路。只是不許人知。昌曰。既是活路。爲甚麼不許人知。師曰。不知不知。昌遽曰。婆子具何手眼。便燒菴趂僧。師曰。只要黃金增色。昌曰。僧問玄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公案試頌看。師立頌曰。殺活爭雄各有奇。糢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昌笑曰。子今日方信吾不汝欺也。師曰。向後還有事也無。昌曰。老僧只知二時粥飯。子後得坐披衣。幸無籌策足矣。壬寅。師年二十八。出住博山。次主閩之董巖大仰鼓山。崇禎已巳。赴金陵天界請。法席稱至盛。　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幾幅素縑描不出。博山出世。亦爲一大事因緣。一條白練驀頭穿。破顏老漢。會相委。多少人天被熱瞞。諸昆仲須知此事。不從功行得。不從修證得。不從思惟得。不從禪定得。饒你將自已身心。鍊得如枯木寒灰。百年在定。終是一箇死人。本分中事。全沒交涉。所以道。直饒到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諸昆仲。直須向花柳街前。逴得九衢春色。芙蓉岸上。帶來八面秋風。始有應用無虧。隨緣自在的日子。諸昆仲。還知博山今日的行履處麼。良久曰。自有一雙窮相手。未曾輕揖等閒人。」　上堂。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紅塵堆裡。露全身。了知萬象空無物。那見山河礙眼睛。三歲孩兒頭似雪。神光萬里一條鐵。底事分明說與知。當戶連山也太奇。兼帶位中親迸出。

嚴前石虎夜生兒生兒則且置且道是甚麼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屈指頭倒數來依舊寸長尺短 上堂眞不掩僞曲不藏直大千沙界黑如漆揭開雲霧見青天男兒肯向他尋覓一語中具三玄新婦騎驢阿家牽一玄中具三要跛脚猢猻多躑跳有照有用砂盆打著邁底凍立主立賓相將携手過西秦唯有東村王太乙一番拈起一番新 上堂博山今日不說有法不說無法不說亦有亦無法不說非有非無法離四句絕百非石人點頭青山皺眉深寒博得三春暖破霧披雲入翠微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法與我一體肇公祇知全身拶入要且不會轉位旋機殊不知說箇一體已成兩橛不見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諸昆仲須知古佛堂前曾無異說夜明簾外別有家傳分明月照金沙喜見庭生瑞草家風笑展從他野渡無人寶樹風淸須信白雲有主向者裡別有生涯可與古人把手其或未然博山有箇方便卓拄杖曰急著眼薦 小參宗門中事難以措辭盡力道不得底句作麼生開口三乘十二分教有人說去了也卽心卽佛有人說去了也非心非佛有人說去了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人說去了也且道與諸昆仲分析箇什麼卽得良久曰黃金自有黃金價肯爲和沙賣與人珍重 小參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爲人自肯乃相親卽今山河大地樓臺池館滿目青黃是萬象喚什麼作獨露的身拈拄杖曰還會麼莫只圖他山色好須知別有故園春卓拄杖一下 僧問如何是和尚的具眼處師曰善逝橋邊逢鄉主曰未是和尚具眼處師曰三十棒趂出僧一喝師曰者一喝落在甚處僧擬議師直打出法堂 問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師曰毗盧閣後鳳凰山 問如何是無量壽師曰烏龍潭上浪滔天曰恁麼則有量也師曰天池一滴水怎與衆同流 問諸佛國土亦復皆空畢竟向甚麼處莊嚴淨土師曰青龍山上鹿兒肥曰不會師曰流鶯雖有語天籟聽無人 問向上一著如何道師曰石頭城外垂楊鄉曰者是衆生眼如何是和尚眼師曰吹盡殘花色愈鮮曰某甲參學

二十年今日學得一拜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問不得敲唱雙舉請示正中妙挾師曰高低雲遶樹曰謝師答話師曰遠近鳥銜花」　師行道三十年門庭莊重法道森嚴兢兢愼重大法座下雖英傑鱗集始終不輕許可嘗曰寧不得人勿授非器即不得人嗣雖絕而道眞自無傷於大法苟授非器名雖傳而實僞得無欺于佛祖顧諸方罕有能及庚午示疾首座問和尙尊候如何師曰儘有些子受用座曰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熱大作麼座曰來去自由請道一句師爲書歷歷分明四字擲筆而逝塔全身於本山西峰壽五十六臘四十

建寧府東苑晦臺元鏡禪師別號湛靈郡之建陽馮氏子生明萬曆丁丑六月幼而穎拔篤於孝友甲辰投虎嘯嚴麗空祝髮讀楞嚴知見無知處有得遂摳衣參壽昌於寶方呈所見昌爲痛呵曰墮大坑漢師驚悸失所守於是奮志參究不知味者久之一日閱維摩經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曰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處豁然大徹第覺行與解左復疑作後閱圓覺隨順覺性章而一切疑礙始得永拔是年庚戌竟趨壽昌求質曰元鏡特以此事求和尙著眼昌曰但言此事此事何憑師彈指一下昌曰猶疑你在師即呈偈曰可憐摸索幾多年識破不直半文錢宗流特煞瞞人甚剛道祖師別有禪昌復詰曰且道甚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曰和尙莫作怪昌爲大笑曰衲僧家到恁田地始不受人牢籠師遂掩兩耳昌囑曰子此後宜深隱自有好時節到來若強出便可惜也因付以偈有正令相持時刻愼逢人唯勘印其心之句師拜受而歸乙卯會無異說法聞之大仰師特訪之相見次異曰禮佛著師端坐異又曰禮佛著師把住曰那箇是佛異曰者是那裡來底師拓開曰者是那裡來底異就坐師大笑便出又喫茶次異曰聞師兄親見壽昌且道壽昌和尙當年命根斷在甚麼處所師劈面一掌曰且道在甚麼處所異不對師便出異曰三十棒可惜放過即日異上堂呼曰晦臺師將出衆異曰誰叫你師出震聲一喝異曰取棒來師曰宿食不必拈出且道馬祖一喝因甚百丈三日耳聾異

日金風多肅殺秋露愈加寒師拂袖歸衆巽曰你只學得一箇走師不顧戊午出住書林東苑辛酉開法一枝菴 上堂衲衣道道法本無多南辰貫北河祇消一箇字降盡世間魔且道是那一箇字喝一喝便下座 尋歸隱武夷搆室石屏巖孤風絕侶人所難親間有衲子求見者師遽喝曰你者禿斯失了魂來者裡討甚麼盌 嘗躡嶮兀坐終日來者皆望崖而退崇禎庚午示疾一日指巖下謂行者曰此處可以埋我者曰設使死了埋了又作麼生分發師大笑一聲曰恰好恰好行者再問則師已蛻去時七月十三也壽五十四臘二十六塔於師所指石巖祠部黃端伯作銘勒於石

建昌府新城壽昌見如元謐禪師字闃然郡之南城胡氏子生明萬曆己卯臘月幼端靜不喜章句之學二十一隨父謁無明于寶方若有舊識浹月再至求剃度不可走臨川禮金山鐙薙染次年再謁明于寶方充火頭父母戀戀不置師痛割之曰恩愛不斷生死不斷生死不斷親恩將焉而酬父母乃聽之一日明與僧論世尊良久因緣師近前曰是何道理僧曰者箇無你分師曰人人有分底為甚麼元謐獨無明曰你既有分為甚求人師無對於是力參苦究不間晝夜者久之忽念親恩莫報往白明明曰除是明心見性師求所以捷徑方便明曰父母未生汝已前是何面目師獃無所趨嚮是徹夜不臥衣不整帶者越月於拽磨次偶失手觸磨盤有省以偈呈明曰本來面目不須尋一點靈明亘古今要識生前端的句巾珍彬真欣鄰仁明曰前三句即不問後一句意作麼生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也明曰今日且放過然於衷不敢自是復看如何是道一夜坐圃中至五更正猛提際忽聞蛙聲當下身心一空無以為喻從是得通身放下要覓一絲毫了不可得以偈呈明曰虛空遍塞一聲蛙水鳥含靈共一家十字街頭親著眼自歌自唱哩蓮花明頷之明一日忽問如何是佛師擒耳而出師坐禪次明巡堂問在此作甚麼師不對明曰莫啞麼師亦不對明曰真箇啞那師下禪牀曰和尚也不得向髓中覓骨明曰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銚

柄杓杷明日三十棒且放過是冬居第二座明春事偏參潛行密用如愚若魯者二十年及歸明已示寂祠部黃端伯以壽昌席不可虛請繼之師入院一拈提問八面咸服龍湖寶方之新且剩事也師御人無少長高下有拜必答語意溫溫里紳公府皆服德欽風且願執弟子禮其道德感人如此順治己丑示寂壽七十一臘五十荼毗骨粒如銀雪置塔中緻有指據錄行世法語外偈頌居多

頌趙州狗子佛性無話曰泰山傾倒壓蟭螟氣絕心灰識浪平不是泥牛開隻眼焉知猛虎坐中廳而塔上之銘則有黎東古柱下史鄧澄撰

福州府鼓山湧泉永覺元賢禪師建陽蔡氏子生明萬曆戊寅二十補邑庠讀書山刹聞僧唱云我爾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忽覺通身歡喜急請經閱之則又茫然莫曉乃往參壽昌於董巖昌令看乾矢橛話久之一日因僧舉南泉斬猫話有省成頌曰兩堂紛閙太無端寶劍揮時膽盡寒幸有晚來趙州老毗盧頂上獨盤桓呈昌昌曰此事切不得於一機一境上作解會須是向百帀千重處垂手直過倘當遇人所謂心雖已在千峰上猶更將身入衆藏始是參學眼也師唯唯丁巳年四十親歿乃棄家竟投壽昌剃染一日值昌田中歸師逆問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昌振衣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昌遂行師當下豁然隨入方丈拜起將通所得昌遽連打三棒曰向後不得草草次年昌寂圓戒博山居香爐峰三載每當酬酢皆當仁不讓山嘗曰者漢生平自許他時天下人不奈渠何歸閩舟次劍津聞同行僧誦曰一時謦欬俱共彈指是二音聲徧至十方諸佛世界師忽大悟乃徹見壽昌用處作偈曰金雞啄破碧瑠璃萬歇千休祇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嗣是居金仙菴閱藏三載次隱荷山崇禎甲戌出住鼓山乙亥開法開元瓣香爲壽昌拈出矣丁丑出浙主眞寂辛巳歸閩主寶善次結制開元復還鼓山　上堂東海龍王與日月燈明佛大相爭戰勝負不分山僧將二人各與三十烏藤趕過北鬱單越去也諸人還委悉麼良久曰二人是非且置只如晴明陰雨外一句作

麼生道咄」上堂雪山老人指鹿爲馬東西祖師證龜成鼈次第累及山僧亦不免將錯就錯今當端陽佳節不可虛度將太虛空揑作箇小粽子與諸人充腸果腹乃托起香盒曰大衆還嚼得碎麼若嚼得碎行也競龍舟歌楚些一任煙波自由不用飲蒲酒挂艾旗自然妖踪頓息如嚼不碎小粽子塞却諸人口門去也咦臨淵無限傷心事安得黃金鑄屈原」上堂生從何處來鐵鋸舞三台死從何處去三台呑鐵鋸勿以明相覩勿以暗相遇坐斷兩頭關銀花開玉樹堪笑當年老凍膿不解放行只解把住山僧今日放行也諸人還會麼咦夜半石人方反側囗場好夢向誰言」上堂諸方浩浩談禪老僧常抱白雲眠今朝却被人唆哄無端走向法堂前算來無計施設只得將古人葛藤爲諸人拈掇一上僧問古德如何是禪曰猢猻上樹尾連顚又僧問如何是禪曰猛火著油煎又僧問如何是禪曰碌磚此三轉語如駭雞犀八面玲瓏如大火聚棲泊不得如塗毒鼓聞者喪身失命諸人向者三句語透得三千七百則陳爛葛藤一揑粉碎但老僧者裡却不如此若有問如何是禪向道鳳山深處雨如煙又問如何是禪向道門前池水養新蓮又問如何是禪向道鶻鵃啼破白雲天若會得老僧底盡會得古人底會得古人底未必會得老僧底若會得老僧底當別甑炊香飯供養你也」小參直截根源不存知解當陽露出不費纖毫若也眨起眉毛早成蹉過纔落擬議便隔千山所以陸州見僧來便掩門魯祖見僧來便面壁可謂眞實相爲豈似我輩阿漉漉地說三道四問妙答玄祖師門下成箇甚麼雖然也須識古人誵訛始得祇如魯祖面壁羅山云我當時見好與五火抄何故爲他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見也與五火抄且道與羅山是同是別二大老雖則各具手眼檢點將來總是借西家燈照東家壁山僧今日將三大老各與五火抄還會麼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小參曲如箭直如鈎小是海大是漚蚯蚓跳過東海跛鱉飛上雲霄」參示衆臨濟喝收歸後架德山棒拋向前坑不用從前殘羮餿飯斬新條令一句作麼生只把一枝無孔

笛夜深吹徹紫霄穹」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古鏡自含光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雪覆崑崙頂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不向死水蟠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縱橫無忌諱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古殿積煙雲」　問洞山三十年鬼神尋不見安平眞人却來乞和尚戒此與古人是同是別師曰拯溺須臨水嘯月却登峰」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燈月交輝處公子醉扶歸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出戸一長嘯杳然天地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仙人既羽化丹竈亦坵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上林花似錦每帶馬蹄香」　問有道之臣因甚不用師曰無渠著力處」　問主人不出戸如何見客師曰自有侍者在」　問既是無垢淨光院因甚又作浴堂師曰淨地恐迷人」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破驢脊上足蒼蠅曰見後如何師曰鐵牛背上無蚊蚋」　僧參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亦又喝僧復喝師曰饒你更喝八萬四千不如還我未喝前一句僧無語師曰掠虛頭漢好與三十棒」　師器宇峻特通內外典所著有寱言禪餘內外集及諸法語生平愼重大法行道三十年未嘗輕易許可順治丁酉九月朔示疾不食者二十餘日首座問末後一句如何分付師索筆書曰末後句親分付三界內外無可尋處越三日中夜引首座手書曰不有病了令扶起遂坐脫當十月十七子時也師所至異跡居多以非吾宗正旨不錄戊戌正月塔全身於山之西畬

續燈正統卷三十八

續燈正統卷三十九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曹洞宗

大鑑下第三十七世

雲門澄禪師法嗣

湖州府吉溪指南明徹禪師金華應氏子年廿一投古卓剃染卓示萬法歸一話令參久之恨無所入兩斷其指徧參明宿愈覺茫然還依眞寂及無擇雖有

省終覺礙膺次從龍池以追逼過度狂發幾死後參
雲門呈所見門爲痛下針錐始得脫略一日門曰僧
問法眼如何是佛眼對卽汝便是僧便拜倘問汝汝
作麼生師曰但向道淸風度廊下門曰未在更道師
曰到者裡道箇甚麼卽得門默之異日囑以偈曰心
是本來心法亦無他法心法祇如是源源不可絕當
萬曆壬子也　同明內侍立雲門次門曰老僧凶大
不和汝能療之否師曰蒼天蒼天門顧因內曰譫語
作麼門曰不如者不識字的　後住靜莟溪偶至土
橋示疾僧問大師得力宗門今日臨行一句如何分
付師震威一喝僧視之則師巳逝矣

紹興府明因麥浪明懷禪師山陰王氏子五歲驅烏
天王寺十七秉具雲棲遊講肆有聲聞宗門事有疑
遂參雲門門問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如何是見不及
處師下語無當乃再拜求示旨要門曰者裡無甚旨
要汝時中但看箇見不及處自有所詣師參究之久
愈覺茫然一日看雲門推出旁僧曰大衆證明話以
對雲棲舉海底泥牛銜月走之問忽然有省走見門
門卽席拈盤菓曰我用處不換機你喚他作甚麼師
撲菓落地門曰汝適道佛祖舌頭瞞你不得一盤胡
桃汝便破他瞞也師曰却是和尚破明懷瞞門曰你
檢點話頭看師曰胡桃只是胡桃門休去門赴徑山
乃令師首衆歲望丙辰省門於東塔會定林同席師
問大德尊號曰定林師曰葉落歸根時如何定擬對
師曰何不道本來無枝節到底赤條條定乃問大德
尊號師曰麥浪曰無風時甚處安身立命師劈面一
掌定曰未在師曰三尺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
水門曰麥浪行劍刃上事若無後語都成布袋裡老
鴉時埭山虛席延師主之拈提宗旨大有長處門始
付以偈曰如是之法宗說兼備汝今得之其善保莊
後住明因　示衆洛陽牛犢飲禾頭荊益田疇減半
收舜若多神枵腹死江河淮濟浪長流是汝諸人還
委悉麼便下座　示衆昨日雨今日風非空非色天
台來徑山去是聖是凡孟八郎漢檢點得七穿八穴
猶是隔靴抓癢黃口雛禪縱饒能打瓦鑽龜都來接
竹點天何如懶道人饑來喫飯困來打眠　後示寂

塔於明因之前山□□□□□□□
杭州府寶壽石雨明方禪師別號斷拂嘉興武塘陳
氏子以明萬曆癸巳正月甲申墮地慧業生知靈根
夙種年二十二偶遊雙塔寺觸昔緣遂辭親棄室投
武林法相剃染一日與老宿課佛號次忽擲槌曰不
惟西方東土亦可生矣獨於南泉三不是語礙膺如
塊時雲門說法嘉禾東塔師往參呈所得門無他示
但以俚言熱罵之而向所礙膺忽消落翻閱楞嚴至
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處不覺身
心世界打成一片然冷地撈著未免吞吐不下復走
見門門示以本色鉗鎚不少假借次參博山誌山二
老俱有得已未納戒雲門壬戌辭門住山饑寒耽佛
洞風雨西方菴者久之心灰智泯如大死人却恨死
了活不得復下西峰再參雲門一日門上堂曰放下
著師乃豁然通身慶快呈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
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
門閱畢佯爲叱之經行次聞僧舉大慧語禮侍者淨
剝荔枝話忽軒渠一笑首座擒住曰道道師曰恰值
某甲持不語戒座奇之時有僧問話而身甚抖戰門
曰問話且置把者抖戰的去了著師突出曰和尚何
得以貌取人門擬答師却作抖戰勢門曰賊師曰賊
賊自是機鋒人莫敢犯一日入室門問如何是一口
道不盡底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門曰
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尚喜著棋某甲纔知門
曰他道有又作麼生師矢口頌曰家家有幅遮羞布
放下便能常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擲却頭巾頂却
禪門遂以大法囑累之當天啓癸亥臘八也於是走
楚謁黃檗養靜鷄兒山下丁卯奔計雲門南入香栢
峰決志活埋崇禎辛未始起象田壬申開法天華甲
戌領顯聖院事丙子主餘杭寶壽彙理龍門戊寅住
西禪己卯主法雪峰壬午復結制天華甲申主東塔
順治丙戌住佛日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及其
降也一場懡㦬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及其出也一場
懡㦬致使後來一隊釘樁搖櫓漢盡道不動步而周
徧十方不開口而言滿天下蒼天蒼天總不如東村
西舍胡張三黑李四朝隨流水去暮踏白雲歸醉忘

春草綠侵扉」　上堂鬧市裡識得天子念念不違於
北闕百草頭薦得祖意時時奉重於尊堂不許義斷
功忘尤當竭忠盡孝雖然更須知我者裡別有生涯
且道是甚麼生涯良久曰富沙灘上撈魚蝦」　東塔
上堂指塔曰多寶佛塔爲汝轉根本法輪了也是汝
諸人還委悉麼良久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來
方始知乃顧謂侍者曰山僧今日眉毛在麼」　上堂
夜半金烏突出難辨日中玉兎覿面猶迷齊彭殤一
死生儒宗之妙唱即生滅非生滅釋氏之玄提露柱
懷胎特牛生子且道是妙唱是玄提咄無將送客風
翻爲留客雨」　上堂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決定不是
第一義摩竭掩室毗耶默然決定不是第一義九載
面壁千七百則決定不是第一義畢竟如何是第一
義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智人一言快
馬一鞭便恁會去猶涉聯纖驀拈拄杖曰看看松篁
橋水逆流也你輩要點鐵成金轉凡爲聖喝消得龍
王多少風」　上堂在日用中錯過喫飯穿衣向筵席
上去覓酸梨甜棗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深爲可

憫大衆且喚甚麼作手中橈擬人面前不得說夢」
上堂寶壽山高突兀中有人不相識中有境取不得
欲擬心身命失奇花幽木不知年古塔新開舊石田
此日爲君重說破寶龍橋下水連天喝一喝下座」
法相上堂古定光今法相驀地相看難度量短十尺
長一丈橫看成嶺側成峰幾希惱殺丹青匠無底盋
盂一箇斷鼻草鞋一緉海角天涯走一回兩耳依然
在肩上」　象田上堂者片田地人人都有只是不會
料理致使荒却所以勞他上古象爲之耕鳥爲之耘
梵卿禪師爲之灌蔭念首座爲之扶耒靈禪者爲之
繼耕今日衆中若有能向前承賃善於料理者驀拈
拄杖曰山僧有全紙契書兩手分付有麼有麼良久
衆無語乃度拄杖與侍者曰且收著」　上堂舉趙州
因婆子遣使請轉藏州下禪牀繞一帀向使者道轉
藏已竟使歸語婆婆曰我比來要轉全藏爲甚麼只
轉得半藏師曰且如那半藏還曾有人轉得麼山僧
今日爲諸人轉去也良久曰如是如是又良久曰不
是不是」　上堂木童撫掌石女嚬呻三家村裡慶新

子十字街頭等箇人且道等箇甚麼人雪消溪水活又見一年春梅花枝上月三更」小參識得破意不過不知把住要津卽是私通一路隨爾顚倒以緇爲素帶累三世諸佛也要在草裡坐驀豎拂子曰者是草還有出得三世諸佛者麼良久擲下拂子曰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開示諸方有貴見識不貴操履者有貴操履不貴見識者殊不知古人論見識卽是操履邊的見識論操履卽是見識邊的操履言行相符初無先後黃龍南坐事入獄者六十日後謂弟子曰我當時在獄中得法華遊戲三昧弟子請問其說南曰凡獄吏之治有罪者痛加箠楚欺詐情盡雖有嚴刑酷法無所施於是就死無恨今學者有狂妄心欺詐心不以知見智慧之力治之又何由而得安其心哉故山僧屢屢教你不要求安樂一切苦來病來痛來不如意事來都是你親切的善知識不可錯過若是恣汝身心頭頭順適者却是你的生寃家不可不先覷破也然則與麼說話現前大衆無不盡知但到對境臨場未免暗自走作所以道說

時似有貪嗔藥對境全無戒定方嗟嗟者逆順二境尙不能安閑自由又說甚麼見地又說甚麼操履你輩有志參學切須仔細」僧問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意旨如何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問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未審將何說法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凡有言句盡屬染汚如何得不染汚師曰巡人犯夜」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師曰老鼠吞大象」問馬祖道藏頭白海頭黑是何意旨師曰猩猩自古惜猩猩」問一悟永悟因甚却有大法未明師曰無米熟熬油」問併却咽喉脣吻請師答話師曰此問不答曰爲甚不答師曰恐犯咽喉脣吻」問此土無佛向那裡描畫師曰賊身已露」問渠不是我我不是渠渠我兩不立何處得逢渠師曰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問佛祖談不及處請和尙下一轉語師曰沒有者閑工夫曰和尙舌頭長也師曰你那裡見得曰學人把臂共高歌師曰且緩緩」石車乘同師坐次黃元公問雨石相磕時如何師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問父

母未生前還許學人會也無師曰問即不得曰恁麼則不弄鶯啼舌解吟無字碑師曰易拾爐中雪難分海底燈曰肯諾不全蒙師指不犯師顏請借賓師曰好炊無米飯供養莫將來曰祇如將來又作師生師曰恐喪我兒孫曰恁麼則借他香燭稱他壽去也師曰新荔枝新荔枝　順治乙酉遷散木老人木主入徑山龍堂丁亥八閩部使者遣官致幣請興雪峰芝山師堅辭不赴一日忽語眾曰世界勿寧不如歸去好每結冬必以元正小盡解戊子初三即撾鼓上堂曰人人藤斗笠箇箇水雲包出門踏著草途路轉迢遙到者裡不倒斷得一回直饒說箇回途得妙就路還家便是千里萬里者也只因你不能向異類中行且道異類又如何行乃屈指曰一雞二犬三豬四羊五牛六馬為甚麼七不道參至晚示眾諄諄次早辭眾出山首座問和尚幾時回師曰初八九初六至寶壽囑院事初七上龍門晚示微恙付託殷勤次早命浴罷端坐不語門人問還有分付也無師曰恰有箇分付遂坐脫當八日申時也闍維塔於龍門金龜巖下壽五十六臘三十五師行道一十八載住持名剎凡十餘穎悟逸格靈變天生故機用殺活不可測識其愛才作人出於性成雖鉗錘嚴厲人皆親如父母包荒馮河中行是尚故諸方皆稱為熱惱中之清涼幢云

杭州府愚菴三宜明盂禪師錢塘丁氏子生而有異八歲與群兒戲喜歌梵唄十四斷葷喜習定有禪者叱其非令看高峰主人公話忽一日觸龐公語成偈曰鐵牛解吼木人善走心境如何打箇筋斗但於托盋產難話有疑年二十三投眞寂印薙染喜博覽印嘗挫抑之一夕經行憶婆子轉藏因緣觸香桌有省舉似印印曰汝悟道耶師曰道即不悟捉敗趙州印曰甚處見趙州師乃敘所得印曰如何是那半藏師曰此是透法身事印遽劈面一掌師退次參雲門入堂約不語戒正提撕忽門入堂高聲曰放下著師不覺掀眉一笑門問懷州牛喫禾為甚麼益州馬腹脹師曰問取露柱門曰祇如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師曰長江翻白浪門曰如何是一口道不盡的句師

日小月落孤峰門曰尙疑你在師遂成偈曰石盒峰前玉一溪逢源那許動舟迷落花無限春山暮得路還家聽鳥啼門擬掄之師拂袖出一日入室門曰狗子佛性無意作麼生師應聲頌曰佛性無佛性無秤鎚落井却能浮曾經捉敗趙州後拍手終朝唱鷓鴣門可之遂軀累焉嗣是事偏參抵黃龎謁無念有有見詬罵不已師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有憑陵曰我殺不得汝邪師曰殺即任殺斬猫意旨畢竟如何有曰待趙州來與汝道師拂袖便出聞雲門訃歸哭影堂衆請小參舉石霜偏界不曾藏因緣舉曰大衆不曾藏東風搖拽柳絲長紅肥綠瘦紛紛蛺蝶度危牆燕子雙雙繞畫梁作彈琵琶勢曰謾別銀缸夜深獨自理宮商復喝一喝下座乙亥住龍門次住化山崇禎癸未繼席顯聖戊子結制宗曾己丑說戒眞寂次結菴湖濱養母庚寅主梵受丙申主朱明」 上堂無縫塔巍峩官家喫油糍難瞞土地三世諸佛有智而沉下僚白牯貍奴無德而居上位直賤非賤直貴非貴總不若露柱燈籠善于和會卓拄杖曰此是無諍三昧」 上堂點得無油燈豁開頂門竅走入鬧市叢中左右逢源得妙如何寒山子忘却來時道阮籍猖狂孫登長嘯」 上堂百草頭識取祖師草枯了也鬧市裡識取天子市散了也諸人向甚處相見良久以手招曰猩猩我與你相見了也」 上堂曰上海門東雲裡越山無數前村紅樹欲與杏花相妒橫橋野水杖藜徐步祇憑劉郎前度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上堂大衆世尊拈花後還有人學著箇事麼良久曰要識來年米價問取東村王大」 上堂好休休去不休休白首登科戀黑裘黃菊讒誇霜後色白雲紅樹滿荒坵舍利弗沒來由劍去徒勞更刻舟果然世累金輪子豈肯要功萬戶侯」 小參新豐一句當陽道破不涉脣吻已成露布細雨濛濛黃花滿路打失衲僧鼻孔忘却邯鄲故步古鏡臺前幾多錯誤顧大衆曰露」 小參雨後遠山風致美窓前紅樹看花荏樓頭清夜洞簫聲月下相將步煙水委不委切忌錯過棚頭傀儡」 小參牛頭未見四祖巳前百鳥銜花見後野鬼飛沙堪笑長汀布袋子却

從鬧市作生涯大衆歸堂喫茶」僧問洞山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師曰我二十年亦曾疑著今日被你一問直得口啞」問如何是透法身的句師曰青荷葉上耍孩兒」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我淸早割菜晚上擡水那裡有閒氣力與你們纏僧無語師曰菩提薩婆訶」僧參師曰還委悉麼曰香煙與和尚道甚麼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還有話會也無僧擬議師便打」問僧你在者裡做甚麼曰參主人公師打噴嚏一下僧罔措師曰誰在那裡說我了僧作禮師曰老僧入地獄有分」師應機說法不循途轍故領略者鮮其歸隱愚菴時嘗有示衆曰遠山如黛野水碧波淸漾衰橋隱隱聽雞鳴村舍草籬門巷鷺鷥刷羽蘆汀征鴈數聲嘹喨風中簫管短長聲夜來月白凋桐上政黃牛橘皮湯止渴嬾殘師芋香無恙變長籍草坐南薰白眼視公侯卿相愚菴老僧船子和尚堪笑箇不唧𠺕漢擯出院又罰饡飯良久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枝頭紅日上」師恥禪者空腹高心不明一經故時攻講演應機接物有古雲門風卽動上諸譃一皆密義康熙乙巳十月十一辭世壽六十七臘四十五塔全身於顯聖前山之陰

紹興府東山爾密明澓禪師別號散伊會稽王氏子生而雄偉力能仆牯賦性爽直見義敢爲年二十二謁貞白珊於大慈決志力參殆忘寢食偶德淸舟中聞鑼聲有省述偈曰鑼震空身世觀音獨露身泥牛銜月走木馬報新春年二十七潛往開元薙髮復依珊於光明寺珊沒訪一金融融知爲法器使參雲門以聞鑼之得呈之門曰此宿根所致耳尙須知有向上一著師唯唯一日門上堂曰放下著師忽全身脫落呈偈曰夜半霜寒月忽低行人到此盡遲疑翻身踏斷來時路點點星輝斗柄垂門可之越二年以偈囑累曰鑼鳴與鼓響擻音塞耳門眞得圓通意騎月上崑崙當天啓癸亥佛成道日也師以授受重晦迹東山香雪塢有大潙之風無何門示寂師以育王殿事抵金陵適博山來說法天界師謁之與論法門細大及物不遷旨徵辨竟日無少讓山曰江南佛法洵

有人矣。崇禎戊辰。東山國慶寺。延師爲重興。不數年規制大備。丙子冬。開法梅墅彌陀。次年領顯聖院事。庚辰。仍歸東山。有以徑山雲竇請師。皆力辭。唯以顯聖不可一日無主。於是復理焉」　上堂。少林九載面壁。言滿天下。釋迦四十九年說法。初無一字。多不在添。少不在減。今日東山與他踢翻窠臼。不刻華文。不書梵篆。直是箇無文印子。尋常逢逆則譏訶怒罵。遇順則四海春風。兄弟們。猶道者漢面皮少黃黑在。然則畢竟添多卽是減少。卽是有人緇素得出。許伊具一隻眼。緇素不出。亦許伊具一隻眼。爲甚麼。且要賞罰分明」　上堂。舉瑯琊問。學上座近離甚處。因緣畢。師曰。衆兄弟向二尊宿舌頭上打得箇𨍏轆過。來方得知道出常情。非特不被是非絆却。且能卽是非而作佛事。其或未然。君向西秦。我之東魯」　少參。興化擯維那。要顯吾道一貫。大顚打首座。始信教外別傳。我顯聖者裡。有時綿包特石。拶得萬象成狂。天上有星皆拱北。有時鐵裹胡葱。逼得千林盡㜸。人間無水不朝東。驀豎拂子曰。尙有者箇。不與諸人道破。何故。

擲下拂子曰。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小參。立功勳。存照用。大似緣木求魚。收視聽。黜聰明。何異牯牛取乳。又道。道非見聞覺知。不離聲色言語。據如上說。且道畢竟如何行履。始得恰好。良久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除夕小參。三十六旬。渾具吉凶悔吝。七十二候。無非加減乘除。須知雲裡千峰自秀。劫前萬象常新。寒松帶露。亭亭獨立巖頭。修竹欺霜。凜凜全超物外。諸人向者裡倒斷得一回。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其或未然。來朝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舉僧問風穴。壚鹿成群。如何射得壚中壚。穴云。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聊。問白鷗。頌曰。帝遠天高罵至尊。偶逢國士降絲綸。詔宣率土歸皇化。羽族銜蘆過雁門　舉僧問投子。三身中那一身說法。子彈指一下。頌曰。鳥啼花落昧當人。說法何曾假數身。折箸拈來旋北海。魚龍方識水爲親」　舉青林虔因僧問。學人竟往時如何。師著語曰。切忌流連忘返。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拍孀謔小兒。僧云。當頭時如何。拚命喫河魨。林云。喪子

命根。今日堂中幾人喪身失命。僧云。不當頭時如何。燒却了也。林云。亦無迴避處。滿眼滿耳沒蹤迹。僧云。正恁麼時如何。佛得黏皮帶骨。林云。失却了也。船不漏針。僧云。畢竟向甚麼處去。果然果然。林云。草深無覓處。打則打了。你還見麼。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引得孩兒會打爺。林撫掌云。一等是箇毒氣。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復曰。山僧與麼批判。諸人且作麼生會。良久曰。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　師行道一十五載。視人無高下。接物善權變。其住院領衆。威而不猛。寛而有節。秘重大法。不輕以隋珠彈雀。鞭龍撻象。摧鋒破堅。槩出諸從容指顧間。言到行到。宗通說通。誠不虛博山之預讖也。崇禎壬午夏示微疾。絕食旬餘。而示誨談笑不異平昔。六月十六寅刻說偈而化。壽五十二。臘二十五。塔全身於顯聖之南山」

紹興府香雪菴具足明有禪師。會稽楊氏子。弱齡事親至孝。父病嘗割股救之。年廿二出家。參念佛是誰。聞雲門家法迥別諸方。遂往參焉。聞僧舉北斗面南看。話疑情頓發。一日殿上經行。次舉首見前山。豁然大悟。述偈呈門曰。虛空粉碎無偏正。大地平沉孰是親。從今了却相思債。石虎泥牛笑轉新。門印以偈曰。孝為至道之先。孰能於此兩秉時中。護念如是。諸佛慧命可全。當天啓乙丑也。後出住上虞香雪」　斷拂老人問。古人道。堪與佛祖為師。未審佛祖又學箇甚麼。師曰。佛祖。蹔拂曰。與佛祖為師。蹔。師曰。黃山谷後園種菜。拂曰。不問佛。不問祖。不管你佛。不管你祖。速道速道。師曰。東村桃樹西隴梅花」　僧問。久滯不通時如何。師曰。數珠在手。曰。音聲未息時如何。師曰。孳蘗子。曰。六窓未淨時如何。師曰。相見了也」　示寂日。象田問。古人云。病有不病者。如何是不病者。師默然。田曰。恁麼莫便是那。師曰。三十棒領出自打。田曰。臨末稍頭一句作麼生。師喝一喝。田曰。此後如何。師曰。南山雲北山雨　時未有繼嗣。乃以如意法衣法卷。寄斷拂老人為求法器。偈曰。香栢枝分秀。隨緣折一枝。花開香雪遠。何必異苗為。示寂。塔於顯聖之南山」

湖州府弁山瑞白明雪禪師。別號入就。桐城楊氏子。生於萬曆甲申子月廿六。方毀齓。遽脫左髻。事母卓

有孝聞年二十從九華聚龍剃落紫栢可授以毗舍浮佛偈令持戊申納戒雲棲庚戌參雲門門問向來作甚麼師對以持毗舍偈門曰四大是假安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尸來師錯置疑甚至痛哭抵死一日聞門擧南泉斬猫話當下知有遂將蒲團拋出門曰一語下徐州會隨衆侍門橋上門曰溪水潺潺汝等各道一句看師曰截空有響擊木無聲門笑之越六日聞鐘聲頓爾大徹自是有機辨杰出衆中丙辰縛茅晥公山己未徧參基隆博山諸老機語契甚庚申歸省雲門明年屏居天柱峰癸亥門擢師爲座二座嗣住靜鐵壁居有僧請登高峰主人公話師示以頌曰打破碧瑠璃鉫却珍御服枕子開口笑雙髻罵天日丙寅秋復還雲門呈偈有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竄中天句門以爲語無滲漏善辯回互遂付以偈曰誕生原是妄安名空裡栽花忒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少知音無何門逝衆推師繼席當崇禎己巳冬也庚午剪榛湖州弁山復古龍華寺至若越之戒珠延慶湖之白雀台之護國則以其請應之丙子遯隱贛州崆峒庚辰建安王迎主洪都百丈住世七坐道場　上堂開疆展土彌勒樓現於當處伐木誅茅普光殿建在目前一任朝野高人出出入入乾坤道者往往來來性海悟於剎那行門成於頃爾正恁麼時煙霞散彩日月舒光則且置秖如成家樂業一句作麼生道四海水雲明正化萬邦黎庶樂無爲　上堂覿面無向背當處絕遮攔無向背處嚴密不通風絕遮攔時行藏難著眼直得三際凝然十方不隔者裡要用便用棒喝交馳彰祖令要歇便歇寂然無縫顯單傳大衆正偏兼帶則且置不涉離微一句作麼生擧卓拄杖曰鐵馬騎牛騰碧漢烏龜跨鶴上崑崙　上堂飄零黃葉振古佛之家風游衍行雲顯當人之面目快覩戒珠晄耀爐嶽崔巍一道神光貫徹今古雖然更須知有轉身一路且作麼生是轉身一路化功歸己琴堂冷退位朝君古殿寒　上堂一葉扁舟浪裡顚絲綸拋去看浮錢鈎頭若得錦鱗現不負漁翁冒曉煙以拂子作垂綸勢曰莫有負命的鯨鯤麼出來呑啗看一僧纔出師曰單鰕隻鯉

何足爲意便歸方丈　小參一向恁麼一華一彌勒一葉一釋迦一向不恁麼三世諸佛無開口處歷代祖師無厝足地更須知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把住不礙放行恁麼中不恁麼解制何妨結制所以道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者且置祇如功位俱隱正偏不立又作麼生無陰陽地草常秀花發寒巖不帶春　示衆今日天中佳節畫龍艾虎鬬額奪得錦標歸來特與諸君漏泄且作麼生是漏泄底事石榴紅似火楊花白如雪　示衆赤水有玄珠精光生四澤離婁不可求罔象偏能得既得必須護不護還成失欲識護珠人問取幻禪客大衆護則且置作麼生是珠喝一喝

僧問善財初見文殊已得根本智末上又見文殊是何意旨師曰騎虎頭收虎尾　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現前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曰鏡裡莫攀花　問最初威音王佛參見何人師曰鬍張三黑李四　問桂輪孤朗爲甚麼清光不照師曰忘功體更賒　問如何是不思議境界師曰螺螄吞大象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紅日上粉牆曰不會師曰光明燦爛　問發眞歸元者十方虛空悉皆銷殞如何是銷殞底事師曰玉人夢破一聲雞　師指桃華問衆曰靈雲見桃華悟道諸人見桃花爲甚麼不悟道衆答不契一僧進曰和尚見桃花未審如何師曰山僧不解眼花曰怎奈即今何師乃作咳嗽勢曰山僧有病出去　師參學時無被臥不解帶者十三年質樸不文端方可重鍛鍊學者不假辭色察有志可操者鉗鎚尤加嚴峻諸方於法門有所左者則力闢之或諫之師則曰摧邪輔正令法久住吾豈畏刀斧哉師性倔强行止自斷嘗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晚居百丈風規愈肅人咸謂大智再來辛巳榖日示微疾領衆益篤譚論倍常三月望日令淨髮十九侵晨索浴畢謂侍僧曰扶老僧入龕且掇管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要知端的意百丈花梢月擲筆以手招衆衆前師已逝矣壽五十八臘三十八塔全身於弁山龍華寺之右側

紹興府鴈田柳湞居士山陰人參雲門首以日用不

得力請示門曰但舉箇是甚麼看看來看去忽地放心始有箇安樂士爲密密提究者有年一日問趙州狗子畢竟是有佛性無佛性門抗聲曰道甚麼士擬舉門趨步便歸方丈士隨入方丈曰不是柳湞幾成錯過門曰放你三十棒他日又問世尊陞座意旨爲復在白椎處下座處門隨與一掌士曰分明勾賊破家門曰還要第二掌那士舉張天覺頌本因緣請判門曰判且置如何是頌本士擬議門一喝曰喚作頌本則瞎一日呈偈曰是甚麼有些些對著家君莫問爺金不博金隨處使從來常御白牛車門曰且道甚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士曰壁外蒸茅屋門曰不是更道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門曰不信道

南昌府葉曇茂居士參雲門有省值普茶次出曰曇茂昨日偏衆解制了也門合掌曰恭喜士曰和尚莫塗汚人好門曰如何是解制的事士曰仲冬嚴寒請和尚萬福門曰似則似是則未是士曰大衆散去遂歸位門頷之後以母老歸里養親有年覺浪盛說法上藍時士過訪次盛問雲門得力句還記得麼士曰當時恨不喞𠺕盛曰如今又作麼生士曰却放過和尙一著盛曰咦

續燈正統卷三十九

續燈正統卷四十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曹洞宗

大鑑下第三十七世

博山來禪師法嗣

廣信府博山雪關智闇禪師本郡上饒傅氏子父喪早八歲辭母依景德傳出家傳矜師體羸令頂禮大士號一夜獲大士摩頂肢節漸强及覽羣書無不意了第閱壇經有火燒海底句不明遂疑之年廿六參博山山令看船子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話久之一日於槽廠見磨鼻拽脫忽然有省以偈呈山曰直下相逢處由來絕覆藏舌頭元是肉嚼碎也無妨山曰子參得禪也吾助汝喜示以偈有未及朝

天子同機却有妨句因矢志服役曉夕無違一日侍山山指衲衣曰此是壽昌老漢的我嘗以一偈博得子能如我當不子惜師曰莫是師為睡著被和尚竊來山曰子試竊看師立成五頌山曰據子見處天下人攔把不住我者裡未肯點頭在師曰謝和尚衲衣便出山一日謂師曰子根利當鈍却利使死却全心始得師拜受即掩關六載關中懸大鏡日坐對之纔覺業識心起無明發現便指鏡中唾罵凡紙筆書籍之類槩不畜唯以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是計忽一日作雪關歌倩人寫呈山山為擊節稱善令開關說偈贈之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氷今日幸親無縫塔掣開關鎖萬千層旋命師秉拂晚率衆入室山問堂中首座人天眼目如何是人天眼目師曰頂門上山曰還假照鑑也無師曰君不見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一日受瀛山請山堅留師因問把住時如何山曰放開一線師曰放開時如何山曰把住不容行師曰如何是放行中把住山曰闍黎看脚下師曰如何是把住中放行山曰拂子在我手裡師曰大善知識也須讓人出得羅籠入得羅籠山曰爭奈老僧何師曰衝霄還彩鳳透網是金鱗山休去師於天啓丁卯出住瀛山崇禎辛未繼席博山丙子赴浙之虎跑大慈妙行諸剎請上堂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實覺眞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黃面老人五百生前曾做樂官來一等習氣可謂熟處難忘山僧者裡素乏師傳指法椎鈍祇有一曲沒絃琴彈得最熟今日舉似諸人也竪拂子曰者是妙指喚甚麼作妙音擊拂子曰者是妙音喚甚麼作妙指擲下拂子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今夜是除夕明旦是元朝者是時節作麼生說箇自彰底理拈拄杖曰者木上座二十年前寒不知寒熱不知熱桃符換不管春來爆竹響那知臘去雖則如癡似懵要且能為物主二十年後寒則知寒熱則知熱迎新歲也貼門符送殘冬還橈槽柮雖則隨波逐浪要且不為時凋卓拄杖曰到如今說知也得說不知也得說知不知總得不萌枝

上不妨暗辨春秋無影峰前曾得明占氣候諸禪德祇如年更歲換臘去春來諸人分上還是知郎是不知郎是若道知喚作毛道凡夫謾道花枝偏有色空勞鶯語爲誰嬌若道不知坐在淨白窠臼只爲氷堅難躍鯉却緣水淺不藏龍去此二途畢竟作麼生擲拄杖曰鶻臭布衫都脫却穿婆帔子拜婆年

上堂山僧開箇貨鋪慣行兌換不悞主顧且道是甚麼貨鋪你若把一副熱心腸來我便將一副冷的換與你若把一副冷心肝來我便將一副熱的換與何故爲他熱的太傷熱冷的太傷冷冷熱不均所以作病忽有箇不冷不熱的出來你道山僧將甚麼換與乃震威一喝時有僧出禮拜起擬問師曰想君不是金牙將怎解彎弓射尉遲便下座

小參釋迦老子解揑怪向無生處說生破院道人不曾生無生可說釋迦老子會裝巧向無滅處說滅破院道人不曾滅無滅可說與麼則釋迦老子全身墮在生滅破院道人全身跳出生滅且道跳出的是不跳出的是不見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示衆南人不夢千人帳北人不夢萬斛舟以耳目所接不同故也祇如香臺佛像夢作國王此聖境冥符法華所謂常有是好夢是也山僧適來偶得一夢既非熟習亦非聖境且道是甚麼夢試舉看昨夢一人入方丈求偈山僧道我要睡問取木上座去他道和尚說的纔好山僧爲他逼不得已向道借拳行令打虛空大地河山切慎同至道從來嫌揀擇趙州齒缺不關風惺來恰以讓居士請示衆山僧肚腸乾索無可應酧只得將此偈拈出顧視左右曰大衆三十年後莫道山僧與你說夢好

問如何是不呈的句師曰賊贓已露

問婆子燒菴者如何師曰任從風浪起穩坐釣魚舟

問那邊不坐空王殿是何旨趣師曰爲他不墮尊貴

問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倒挂眉問曰如何是活人劍師曰不斬死漢

問如何是眞實信師曰鐵輪天子璽曰如何是眞實疑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眞實見師曰一點瞞不得曰如何是眞實用師曰鈎錐都放下呼遣聽臨時

師鶴立牛行賦性寬厚色莊容敬

望者意消說法不假思議落筆無半點塵故士大夫樂與之遊所著有摘燈錄炊香堂詩文書復語錄若干卷行世丁丑浙歸抵瀛山示微恙聞然謐公問和尙安否師彈指一下謐曰末後句也須分付師曰你道我生耶死耶謐顧視間則師已逝矣壽五十三臘三十七建塔於博山蓮華峰之西原

淮安府檀度嵩乳道密禪師泗州唐氏子生而胎素幼歲便有出塵志事親以孝聞年十四投景會驅烏二十事包笠初歷講肆閱楞嚴至雖得多聞不成聖果句歎曰不就幻身世而反就此幻學耶遂棄之首參壽昌基隆次參博山山門庭巖重師爲心死焉久之做三登九上意徧參雲門金粟罷復還博山明年隨衆採茶次忽白雲從澗底起師覩之有省歸以偈呈山山曰者且置祇如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不向和尙通去處在山曰莫便是你安身立命處麼師曰道密終不作此見解山曰好與三十痛棒嗣是山與命名授戒且贈以偈曰新豐一曲傳來遠鳳嶺煙霞猶冉冉裂石穿雲和不齊一毫端上乾坤轉潛行密運貴深藏古殿含春待晚香萬里海天能獨笑金針繡出玉鴛鴦於是辭山縛茅郁洲山數年始開法淮安檀度次住安東能仁徐州雲龍乃若青峰菩提法起等處皆隨機隨時初無作意　上堂恁麼也得落花有意隨流水不恁麼也得流水無心送落花恁麼不恁麼總得常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拈拄杖曰識得一萬事畢設若一亦不立又作麼生擲下拄杖曰門簾乍被風吹去明月光贏四壁生　小參五九四十五木馬嘶風舞海底泥牛驚翻浪乘風鼓踍跳上梵天摩醯目撞瞎萬象沒逃生千聖叫寃苦忽然燕谷一聲雷依舊泥牛還復土喝一喝　小參藥山久不陞座依俙似曲院主曰大衆久思法誨請和尙說法好肉剜瘡山令打鐘却被風吹大衆方集錯過也不知山陞座良久便下座疑殺天下人院曰許爲說法何得不垂一言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蹲山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老老大大是何心行大衆還委悉麼山僧與你旁通一線乃頌曰杲日麗中天高

低靡不照爭奈無眼人反怪光不到徒勞告含元殿問長安道」　僧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祇如師子二祖是了未了師曰兩彩一賽」　問如何是無佛無衆生者師曰幾乎恁麼答汝曰是非不到處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汝要棒喫那」　問如何是兼帶一路師曰蝶穿芳草雙眉澀蜂撲殘花兩股肥」　問如何是類墮師曰靈犀翫月曰如何是隨墮師曰木馬遊春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坐不當堂」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雲籠嶽頂曰意旨如何師曰月照波心」　問如何是君師曰天然貴異曰如何是臣師曰武緯文經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天覆於下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地載於上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僧問如何是金針雙鎖備師曰石女繡雙鳳沖開碧落天曰如何是交互明中暗師曰蘆花兩岸雪烟水一江秋曰如何是理事俱不涉師曰前村煙浪裡別有好思量」　示雪照座主偈非風非幡澄潭不許蒼龍蟠是標是月打刀須用邠州鐵言外旨句中玄石虎雙翎頭戴雪拏吒八臂手擎煙見即便見傳無可傳擬議雲飛萬里眨眼鷂過三千海月雲山拋教盡男兒鼻孔自撩天」　師德重感人杖頭到處緇素委性喜誦說諸方間有妄爲雌黃者即厲色叱止之故及門之士皆厚重明年七十與答之間皆寓訣別意旋取道漣水登青峰度夏法起歸休菩提順治戊戌三月五日遂絕食示誨諄諄書偈有石火電光平田荊棘之語十一日沐浴端坐而逝壽七十一臘五十八塔全身於菩提社之右

福州府長慶宗寶道獨禪師廣州陸氏子六歲聞鄰嫗發願來生童眞出家見性成佛語遂觸宿因堅出世志乃披剃唯事苦參年十四有省三十出嶺參博山山與語器之一日呈偈曰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不是渠纔是却顚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有活生機不落宮商調山見以爲深入堂奧乃謂人曰山僧開三十年飯店從無一箇還飯錢者獨子其庶幾乎初住廬山次開法廣州羅浮後主福州長慶」　僧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

震聲一喝」舉六祖風旛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旛關山把住路行難愚人只管貪程去那想全身在此間」舉高峰無夢無想話頌曰無夢無想上在麼相隨來也沒如何誰家門首無明月頗奈夜行人更多」

江寧府獨峰竹山道嚴禪師順慶大竹縣沈氏子總角染衣南遊初預講肆一日走京口登凌雲亭忽身心世界頓然一空遂罷講往參博山於天界乃問和尚離博山來天界爲人事作麼生山曰今日特爲先君設奠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請坐喫茶於是命典第一座其領衆入室當機應對動合宗旨山喜之嘗曰博山一枝橫出秘在汝躬乃授名道嚴且囑曰汝當以道法嚴持也時年三十有四當崇禎己巳也自是韜迹承恩閱四年開極樂祇園兩刹於滁上又五年住錫金陵獨峰入院時恍然如舊師於是作投老計嘗榜三問語勘驗方來一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二曰此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且道喚甚麼作此經三曰獨峰路險把關令嚴欲到者試借公驗看師嘗應請姑孰之興國正覺萬壽三院晚仍歸獨峰順治壬辰師五十初度忽寺門菩提樹傾折一株三月四日集衆垂誡諄諄六日午刻浴畢長逝壽五十九臘四十說法二十一載計坐道場凡五塔全身於本山龍山之陽

建寧府迴龍古航道舟禪師泉州晉江鄭氏子生萬曆乙酉幼失父事母有孝聲母逝乃棄家寓承天寺閱壽昌錄至問僧死了燒了作麼生是你本性處有疑往參博山山爲薙染圓具嘗坐不語堂目不交睫者三月參究益切適余集生至與語有契延師閉關金陵一日洗面脫然有省自謂吾於無可奈何處得箇巴鼻會博山說法天界上堂師出問鐘未鳴鼓未響還有佛法也無山曰木人井底吹師曰石女溪邊舞山曰祇如語中帶玄一句又如何道師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山便下座山回博山乃以如意付之曰當愼重勿負老僧師復掩關明年奔訃博山乃入閩主法迴龍復隱里之戴雲山丙子林宗伯季翀請結制承天丁丑繼席雪峰結冬長慶戊寅還迴龍己卯

住博山辛巳菴建陽祀二親木主所住之處不循開堂請唯有示衆而已故有示衆曰老僧不上堂葢因無法說性不近人情恰似箇鐵橛一味放癡憨任人道朽𣏓雖然稱住持直是口無舌之句葢實錄也

示衆拈華示衆有口難開斷臂歸來無法可得四七祖師無非望空啓告遞代兒孫總是掘地討天老僧當年不識好惡悞入博山社火被伊熱瞞至今有屈難伸雖領衆住持三緘其口葢不敢鈍置諸人亦恐有玷法門大衆且道恁麼住院是爲人不是爲人不見道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示衆夜夜抱佛眠情眞罪當朝朝還共起死款親招起坐鎭相隨刀斧斫不開如形影相似去離亦不可欲識佛去處未敢相許祇者語聲是切忌錯認諸昆仲還識傅大士麼只知開口易不顧舌頭長

僧問眞覺有言石卵爆盡樫枝掃地吾當再來師今繼席莫非再來麼師曰誣人之罪以罪加之曰恁麼則據款結案了也師曰一狀領過

師病次僧問和尙何病師曰針灸不得的病曰與麼則神醫拱手也師曰須知有不病者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拈如意便打

示荊州親藩惠王法語宗門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只要人自參自悟自證自修以見自己本來面目而已非有他術葢此本來面目不以聖賢而莊嚴不以庸愚而醜陋王公與士庶同士庶與含生等凡屬有情體元無二特以迷而不參昧却自己精光謂之衆生若參究一明如天普葢似地普擎則謂之佛祖矣佛祖衆生只一迷悟間參究不參究斯有天地之殊耳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靈俐漢一覷便了更無許多周折所以寶誌云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者裡無疑說箇見性說箇成佛早成剩語也如未然者必須猛著精彩二六時中看是誰見誰聞誰爲覺知是誰穿衣御饍是誰起居動作看到無可看處自然大悟徹底洞明迷雲破散智日高昇始知大地衆生由來一體森羅萬象共貫同條且無情與非情之異又何有貴賤凡聖之殊哉

師骨鯁性成於衲子中卽英靈絕無肯諾語故於壁立萬仞無愧也順治乙未示微疾視事如常八月二十五酉刻趺坐而逝

壽七十一臘三十三塔全身於建陽鳳山之陽
廣信府博山雪磵道奉禪師建陽龔氏子夙根敏異幼不茹葷十七聽楞嚴有感遂投支提薙染廿六隨杖人於鳳山羅山玄沙間僅二載知有己躬下事乃抵浙參眞寂有年次參博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窑中山曰大不能葢地不能載因甚却埋在窑中師曰今朝且喜得見和尚山曰向來作何所務師曰看一歸何處山曰即今看者何在師曰伸手只在縮手裡山曰甚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某甲終不敢自瞞後於勺菴聞雞鼓翅大叫乃頓悟述偈曰栢子焚殘燄欲無鄰雞忽聽一聲呼昔年錯認驢窺井今日方知井覷驢走呈山山頷之順治丙戌開法瀛山丙申繼席博山高泉普寧間嘗廳之」　上堂水之濱山之麓是處是桃花是處是脩竹紅者紅兮綠者綠一般性質出天然直者直兮曲者曲知歸謾詐靈雲善用休誇只多福究竟其中委宛情總是畫蛇重添足不添足六六誰云三十六拈頭作尾尾爲頭饑喫飯兮困就宿咄」　小參今朝九月初五天氣半晴半雨最好時節因緣一衆耳聞目覩且道覩聞的是箇甚麼南山老大蟲咬殺壼牙虎萬象森羅一齊起舞大衆虎咬大蟲則且置萬象因甚麼起舞不見道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康熙己酉春以院事託座元明年六月二十日示寂臨寂時黃龍岑按師身問屋破不蔽風雨時如何師曰乾坤翻轉更由誰曰與麼則一衆景仰有分也師拱手而逝壽七十九臘六十二塔靈骨於本山蓮華峰之陽

開府大成余公居士字集生法名道裕別號布衲桐城人參博山覩法堂聯密移一步語有省自是決信無疑上山書曰自見和尚後覺向來胸臆雜毒祓少分醍醐洗括頓盡歸來硯筆付之祖龍書籍付之灔犢丈室而外一物不將獨是坐斷十方密移一步纔知奉教而行而長安甚鬧我國晏然且喜歸源有路中間自信得力處是去冬解組歸時於凍舟中結八十日不語期所謂佛也沒奈何戛然戛然若問某甲見箇甚麼纔開口便自肉麻了也」　一日與同參持論互相不肯公乃曰我最喜長慶道唯人自肯乃方

親同參曰此箇公案被和尚改了也他道唯人不肯乃方親公曰者老漢惑亂人無有了日」雪關誾問閉門作活爲何事公曰出賣鞍韉鑽曰補納張風成何用公曰添箇黑撈波曰八卦正位如何排公曰初忌當頭曰路逢猛虎如何避公曰一任踍跳曰一條直路如何入公曰巍巍堂堂曰斜街曲巷如何通公曰婆婆和和曰中心樹子如何斫公曰亞交空勞擲狙計曰關津把斷如何過公曰蘇卿元是漢朝臣曰如何是透頂的人公曰脚跟點地曰如何是透底的人公曰鼻孔撩天」 斷拂老人住雪峰時公問當年眞覺大師所遺三箇毬子和尚還是一時用次第用總不用斷拂答以偈曰雪峰毬子總不用死爛蛇頭能活弄次第拈來學向人眉毛與眼一齊動一時拋出大家看波斯乞命無門縫三轉語酬余石頭莫教礚破人間夢公於是竭力雪峰者無倦容」 晚嘗與黃元公輩結社究心禪學所著有五燈華行世

東苑鏡禪師法嗣

江寧府天界覺浪道盛禪師別號杖人閩柘浦張氏子于明萬曆壬辰十二月十六戌時生幼而聰慧天縱性成聞大父坐化輒疑曰此箇靈明向何處去一日街行聞猫聲有省適瑞巖源過浦密投剃落時年二十隨掩關夢筆一日閱百丈再參因緣忽有悟會博山來主董巖往求具戒且問從上佛祖如何行履山曰須從工夫透脫始得師曰佛祖行履豈因工夫耶山曰子且去做到那田地著師辭擬參壽昌道經書林見東苑苑問曾閱博山提唱維摩經否師曰曾閱苑曰彌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師曰大有人疑著苑曰你又恁麼去師異之圍爐次師舉僧問古德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苑曰你又恁麼來師遂折節過冬因呈生平所見苑喜一日以偈付之時年丙辰也次年隨苑禮足壽昌昌勘問明驗奇之因問東苑當時答一語和尚便滿口見許若是道盛決不輕易放過昌曰祇如他道和尚莫作怪你作麼生師纔啓口昌便劈面一掌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昌曰且喜有人契掌在嗣以臨濟趙州玄沙諸公案詰之師以六頌發明

昌領之戊午昌寂爲父兄攙歸浦次年結制羅山冬之興化開法國歡天啓壬戌禮足博山乙亥結制楚之龍湖次主寶筏黃檗丙子繼席壽昌戊寅主匡埠圓通己卯復入楚主芝佛赴荊王請內庭說法庚辰主豫章秦定建安王請說法上藍次應鼓山請冬還壽昌時師年五十矣癸未結制靈谷甲申結制祖堂乙酉住徑山次年結制天界又次年主太平萬壽及無相寺是冬江院王公閱師原道七論謂不應稱明太祖三字坐師獄中師不辨陳大宰命吏省師索偈師爲書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詩道之宰爲嘉甚操江李公過太平特入獄詢其事時當道畢集索七論閱之李公曰此論道書也刻在崇禎年稱明太祖禮也況明亦稱元世祖遂一笑而釋師出略無異色李公顧當事曰禁之無慍釋之無喜非眞道人何如辛卯再主萬壽壬辰主鱗山棲霞丙申住浙虎跑因得與復崇先坐道場五十餘處語錄如之內集三十三種外集三十一種師爲人機雖孤峻而性實溫和凡示誨人不豁然則不已故士大夫願就刀尺者比比然皆以道爲懷絕無他念不喜索隱形怪不喜別戶分門唯參同是任弘法是職雖屢經患難至死不怠海以內莫不咸尊爲宗門巨匠也 上堂以如意打圓相曰會麼迴日輪而叶夢夜半正明乘象駕以投機曉來不露天然貴胤綿生卽指顧稱尊正位青宮初立便紹承大統優曇示現長春之花蓂方新寶祚隆膺億代之本枝遠茂紹天地祖宗慧命啓朝廷社稷光輝則且置今當皇太子睿誕辰且作麼生舉揚慶贊永祝千秋同日月常瞻萬壽等乾坤 上堂偶向江頭採白蘋閑隨年少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說暗擲金錢卜遠人良久曰噫無限相思空自委尋常觸著最難禁 上堂雙輪合壁泥牛入海如神五曜經天石馬迴途自妙微雲澹河漢秋露滴梧桐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若有箇漢向者裡發得一笑許他親見歇祖八字打開別施手眼衣被萬化乳育羣英使箇箇遮天葢地去還會麼夜排月戶淸光遠秋拭山稜秀色多 上堂十字街頭結制唯有石橛子自

肯承當急水灘上白椎祇許竹篙兒全機活脫杖人恁麼舉忽有箇出來捲却席子也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伊罰伊檢點得出黃頭碧眼剜肉成瘡檢點不出白牯黧奴開眼作夢祇如今日與衆造箇欵端又作麼生巨靈抬手無多子劈破華山千萬重」 上堂人從賢溪來請登皐亭鼓策杖獨登堂一喝驚古今是誰直下耳聾又誰當央舌吐不勞象骨更拋毬且看玄沙是甚虎巢知風穴知雨動植飛潛各有主電卷星馳龍驤鳳翥者些兒須自許太平一曲韵深長流水高山何足譜」 示衆石女夜拋梭織錦密彰文彩木人朝結網得魚疾透波瀾相將活計以成家因此勤勞而樂業草野渾忘治象宸廷冥契天然祇如此外還更有向上事也無寒來破衲蒙頭坐醒後敲氷自煮茶」 小參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翻身撞倒老空王捉敗眞賊還叫屈誰見此眞賊誰雪此寃屈要識眞金火裡看杖頭有眼明如日」 示衆三七日前釋迦掩室於摩竭三七日內海底波斯嚼生鐵三七日後大家笑龜不成鼈無論是七後七前只要你自奮自烈不有傷人心爭解死寃結說甚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若作一場鬼戲徒自捉棒打月」 問僧甚處來僧曰和尚試定當看師曰野狐精踍跳作麼曰情知和尚有此一機師曰苦不是新羅僧便拜師曰村夫喫橄欖」 閩僧參師問你是延平來的麼曰是師曰交劍潭兩條龍還在否曰不知師曰蚰蚓穿過東海蝦蟆撞倒須彌跛死禪和打瞌睡未曾醒在」 問如何是常住三寶師曰兩粥一飯曰如何奉持師曰朝看東南晚觀西北」 問有問石頭如何是道頭曰木頭如何是禪頭曰碌磚此意如何師曰藝壓當行曰或問和尚如何是道作麼生師曰好皮不染皂曰如何是禪師曰好人不倩錢曰此與石頭同別師曰石馬廟前有傘鋪曰不會師曰木屐店在對門開」 師應機超脫不肯蹈人蹊徑類是己亥歸天界休夏毗盧閣九月四日命移几杖入舊方丈七日起禮佛巡各堂寮舍開示諄諄回室索筆書偈曰萬象指頭明卓異縱擒不換機何利無端拶斷破蒲鞋翻然直入千峰去擲筆而逝塔於棲霞

天開巖壽六十八臘四十九

鼓山永覺賢禪師法嗣

福州府鼓山爲霖道霈禪師參鼓山針芥契合親炙三十秋鼓山八旬大慶舉爲首座始垂記莂　住後上堂庚嶺一鋪功德無量劫來成就今日一回拈出便見光輝宇宙不須雪點紅爐一切萬法仍舊春水盈盈競流春山疊疊挺秀春鳥關關和鳴春樹蔥蔥鬱茂若能直下便見即是瞿曇之後更作佛法商量此人却不喞𠺕乃舉拂召大衆曰見麼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擊案下座　上堂人人有箇本爹娘如影隨形處處彰無奈衆生自違背今朝突出在中央前是佛殿後是法堂左是廚庫右是僧堂且道中間底本爹娘是何面目良久曰切忌觸諱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牀曰者裡是甚麼所在切忌開眼尿牀　師到南山二勝和尚請上堂賣松風於臘月煞不知時擲布鼓於雷門尤堪捧腹雖然只得將錯就錯向虛空裡打箇筋斗貴得主賓道合正脉流通拈拄杖曰滿口道不出信手拈將來卓一卓曰瞎驢正法眼滅却又重開開後如何良久曰不是我堂頭道兄和尚誰共相委又卓一卓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廿二日伐鼓敲鐘衆雲集時節因緣既現前聽取唱箇波羅蜜乃舉拂子召大衆曰君不見又放下拂子曰君不見良久曰呵呵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上堂菩提本無樹秤鎚是鐵鑄明鏡亦非臺光明徧九垓本來無一物千足與萬足何處惹塵埃蓮華火裡開諸人還見祖師麼良久曰清源方舉首案楯笑哈哈

續燈正統卷之四十

續燈正統卷四十一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未詳法嗣

杭州徑山雲菴慶禪師建陽人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者便是麼岐曰湖南長老頌曰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

說甚三隻脚

先淨照禪師問講主經中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若被物轉卽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主無對

公期和尙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子拍牛曰道道師喝曰者畜生公子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子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子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徵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猛擊之應手而碎豁然大悟

福州府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以再下春闈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卽謁大愚芝神鼎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己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爲頂三教僧問如何是和尙日用事師曰我喫飯汝受饑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麼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　問如何是和尙一枝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可矣　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呑老鼠　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眞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回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若人得一卽萬事畢珍重

金華府雲幽重惲禪師初謁雪峰次依石霜有悟旋里隱雲幽薇形唯一衲住後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遍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雲幽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髑髏（雲幽今改法雲）

杭州府大安如玉禪師號雙溪布衲閑卿嵩戲以詩悼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擧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閑卿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

亡於六十年後塔戸自啓其眞容儼然

安慶府桐城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兩岸唱僧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波」問如何是孤峰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尚者裡佛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府法海立禪師因旨革法海爲神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眞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焉足爲道正眼觀來一場笑且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缽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雖然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宋郡守具奏其事旨下復寺額曰眞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聖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即斂目而逝

西蜀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不如見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裡弄猢猻曰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一日偶遊街市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旨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忽悟呈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杭州府靈隱普覺淳朋禪師宋仁宗嘉祐庚子一日奉旨斷還九里松集慶所占路上堂山前一片閒田地曠大劫來無界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脚頭并脚尾東也是西也是南北縱橫無不是且畢竟酬恩一句作麼生十里荷華九里松直指堂前香一炷

嘉興府聖壽宜翁可觀禪師年十六依南屏出家從車溪有省宋高宗紹興初主嘉禾聖壽遷當湖德藏退隱竹菴一室翛然每自怡曰松風山月我無盡衣

盎也孝宗乾道辛卯丞相魏杞請主吳之北禪入院日適當九日指座曰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

青州府佛覺禪師雲門宗 頌仰山雪師子話曰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裡嚬呻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煦日新

圓通善國師雲門宗嗣佛覺 佛日自江右至燕寓大聖安一夕與佛覺晦堂夜話次時師年方十二座右侍立日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者師叉手進前曰自是和尚拄杖短日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濟宗師曰雲門臨濟豈有二邪日稱賞不已金世宗幸聖安瑞像殿問師曰禮即是不禮即是師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後住延聖示衆舉洞山解制上堂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且道諸人即今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參見太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閒話落人間 示衆舉雲門覲音買餬餅話師曰韶陽老人可謂唱彌高和彌寡如今却向延聖拂子頭上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四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還會麼野色更無山間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順天府慶壽寺玄悟玉禪師雲門宗嗣圓通 金顯宗遣中使持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師者是甚麼字師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賜十一字句詩曰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爲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罣礙佛佛心心若依佛也是塵師答曰無爲無作認作無爲還是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已是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物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鏡中

揚州府高郵州定禪師雲門宗嗣玄悟 初參玄悟悟室中舉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曰膿滴滴地師于是有省僧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乾屎橛

老素首座生平一關深隱罕有識之者元明宗天曆問有僧得其與居述懷三偈手蹟詣紫籜求竺元道著語竺元曰諸方皆以其不出世不說法爲恨今讀此三偈如金鐘一擊衆響俱廢謂之不說法可乎其偈曰傳燈讀罷鬢先華功業猶爭幾洛叉午睡起來塵滿案半簷斜日落庭花尖頭屋子不教低上有長林下有池夜久驚飈掠黃葉却疑蓬底雨來時浮世光陰日已斜題詩聊復答年華今朝我在長松下背立西風數亂鴉

溫州府鴈山羅漢寺證首座見道明白晨朝粥自汛掃或問者片田地掃得乾淨也未座竪起苕帚示之又問眞淨界中本無一塵掃箇甚麽座亦竪起苕帚示之嘗題九牛山偈曰四五成羣知幾年春來秋去飽風煙淸溪有水無心飲綠野不耕長自眠箇箇脚跟皆點地腰頭鼻孔盡撩天尋常只在千峰頂大地人來不敢牽

寧波府雪竇常藏主橫山之高弟也不諳文字專習禪定儕輩呼爲常達磨所作偈頌事理圓融音律調暢其頌鐵牛曰紅爐百煉出將來頭角崢嶸體絕埃打又不行牽不動者回端不入胞胎繇門偈曰猛風吹起浪如山多少漁翁著脚難拌命捨身挨得入方知玉戶不曾關苦筍偈曰紫衣脫盡白如銀百沸鍋中轉得身自是苦心人不信等閒嚼著味全眞息菴偈曰百尺竿頭罷問津孤峰絕頂養閒身雖然破屋無遮蓋難把家私說向人

松江府淸谷禪師曰堧北子姓蔣生不委處通經史言簡辭邃至正初抵松江坐太古圓室已則入市廛沈蒲團施地爲菴融然一室足不踰閫有問曰近思錄定然後有光明是金丹否師曰賢且去味中庸嘗示沈以偈曰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啞人得夢向誰說竪起空拳指白雲又曰不偏不倚立于中不著西兮不著東超出古今情量外一毫頭上釣蒼龍一日進沈曰吾乘化盡矣若等勉之言訖泊然蛻去

太原府五臺鐵勒院子範慧洪大師因閱楞嚴至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處忽大悟遂造河

朔汝處陳所見汝可之臨終說偈曰六十春光又八年浮雲收盡露青天臨行踢倒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正圓更衣坐脫

建寧府蔣山慧空元模禪師古田蘇氏子元成宗大德庚子定中遊蔣山山爲昔玄奘禪師道場有老人迎謁曰吾爲師守此山五百年矣言畢化黑龍而去既寤乃曰吾當還此山也遂往卓菴一日謂衆曰吾昔於佛所號慧空菩薩今化緣既畢即當入滅因爲衆說偈曰四十餘年寄俗塵如今却顯箇中尊嚴頭一夜東風起吹得華開滿樹春鐵船無柁亦無蓬撐入金蓮性海中末後一機今說破白雲元不離長空大地山河無處覓虛空撞破見端的縱使鐵輪頂上旋本性靈明原不失復曰西天第三代商那和修尊者隱象白山現龍奮迅三昧說法調伏諸外道然後化火自焚吾今象鼻巖前亦當如是言畢雲霧四起雷雨大作化火自焚塔於菴之西

開封府鄭州普照寺佛光道悟禪師臨洮蘭州寇氏子偶宿灣子店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得一物母曰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底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母參方母曰將何之師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遂往參白雲海海爲印記金大定甲辰出主普照久之退居竹閣菴晚年浮沉洛川人莫之測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我却向你眼睛鼻孔裡七顛八倒去金泰和乙丑五月十三無疾而逝壽五十五臘三十九

眞定府嘉山來禪師僧問鐵牛和尚塔何在師以手指之僧忽省發乃示頌曰鐵牛鐵牛更莫別求有人問我豎起指頭

杭州府天目一山魁菴主蘇州人天資敏捷通內外典與平石砥友善棲遲巖谷不與世接僅有山麓洪氏子往來送供一夕洪氏婦夢魁乘肩輿而至覺而產一子翌日登山候之魁化去矣因名應魁字士元幼讀書補邑庠至年三十一日忽自猛省棄家縛茅於東峰絕頂晝夜精勤行道一日空室因避寇自徑山過其廬見其擧止閑雅應對從容叩其所以乃知

其爲一山後身也因謂之曰你前身與平石翁爲莫逆交翁今年垂九十尚耳目聰明何不通箇信息亦見一夢兩覺而夢覺一如乎魁欣然揮毫作偈寄之曰寄語天童老平石一念非今亦非昔欲聽寒山夜半鐘吳江依舊連天碧

溫州府靈雲省菴思禪師性方介台之寧海人兄弟四人師居長同時發心出家徧叩諸方後出世靈雲次遷靈巖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牛角馬角爲我伽藍瓜籃菜籃」 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曰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晚季退居靈雲之前山元至正甲申空室通偕數衲往謁時師年已九十龐眉皓髮拽履而出且行且問何處來通曰江心師曰深幾百丈通曰謾老和尚不得師曰且坐喫茶壁間題有晉僧詩格調頗肖寒山辭曰五瘟不打頭自髡黃布遮身便是僧佛法世法都不會噇豬噇狗十分能通讀之凜然須臾拜辭不敢再犯其鋒

寧波府育王勉侍者空室之族姪也少年有志不幸命促嘗有送同事僧遊台鴈偈曰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雖不涉言詮早已成露布天台嶺上雲鴈宕山中樹此去好商量莫觸當頭諱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死亦非死祕魔擎杈俱胝竪指

江寧府永寧古淵清禪師聞雞鳴有省占偈曰喔喔金雞報曉時不因渠響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蛇舞柘枝

寧波府育王虛菴實首座寄臥雲菴主偈曰黃金園裡馬交馳徑寸多成按劍疑月曬梅華千樹雪臥雲一枕夢回時

寧波府天童幻菴住首座禮應菴祖塔偈曰眈眈睚虎管窺斑便把中峰作靠山不得破沙盆一箇兒孫乞活也應難

寧波府天童默中唯西堂詠蠶偈曰桑空柘盡始心休綿密工夫一繭收爐炭鑊湯拌得入爲人只在一絲頭

常州府宜興佛隴可上座聽雨偈曰簷頭滴瀝甚分明迷已衆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連宵敧枕夢

難成

瑞州府九峰壽首座臨終偈曰七十二年者邊那邊慣喫十方飯不參達磨禪今朝一擲翻身去笑破傍觀棠半邊

吉安府武功山白雲明星禪師閩長汀張氏子醉心內典從龍歸通落髮受具專修止觀一日自歎曰大丈夫道業未就其如生死何遂矢志參方徧叩名宿機緣或契師矍然不自少肯曰道固如是乎乃謁匡廬本源陳所見源皆不諾師發憤寢食俱廢繼聞盤龍陽遂往咨決一見頓釋凝滯依久陽以衣拂源流付之隱居瀟峰二十餘年太守請出世師以老固辭復移茅深入久之叉成精藍矣一日示微疾集衆敘謝曰吾去矣衆問師何往師示偈曰明月落波心白雲橫嶺上欲識往來機鐵牛吞大象語畢端坐而逝全身塔於本山世壽八十有四

揚州府長蘆登禪師嘗鼎新院宇畢一夜夢神人乞為土地師謂神人曰君愛見僧過恐不能許神人曰某有長誓遂下一臂置師前師憨其誠許之翌日遂與建祠追塑土地像成則一臂之璺屢屢修復不可得至今土地尚缺一臂

四川太瘤禪師因項有癭故名嘗歎佛法混濫異見蠭起乃曰我參禪有悟當不惜口業遂耑志禮馬祖塔久之塔忽放光得大悟於是所至以勘驗為事過雪竇乃曰者老漢口裡水漉漉地竇曰你不肯老僧那師曰果然口裡水漉漉地以坐具一摵便去直歲不甘趂至中路損師一足師曰此是老漢使然他日須折一足償我竇果如其語後放意都下市肆中有官人留供家中甚恭每使侍妾饋食師辭官愈敬一日官至乃故意挑妾乃得辭不日坐化鬧市中

紹興府上虞長慶法慈禪師居常宴坐一室士大夫喜從其遊深談名理嘉泰初忽謝客閉門一日方盛暑浴出易衣端坐就寂徒輩亟呼曰和尚既如是何不留偈示後師乃曰無始劫來不曾生今日當場又誰滅又誰滅萬里炎天飛白雪語畢而逝

順天府潭柘道玄覺宗禪師別號松溪扶風南氏子母夢法門坦授玉像吞之遂娠其日適坦寂生而有

異喜跏趺會蒙古兵作被執入武川軍主啓令出家投綿川青山寺剃染遊講有聲知說食罕充腸於是走見聖因因問來此何爲師曰生死事大曰自從識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子如何會師擬議因喝師趨出因召上座師回首因曰分明領取師豁然次日白因曰昨蒙一喝某甲有箇見處因曰試舉看師拂袖便出因可之憲宗元年轡山令遺書聖因求主靈山者因以師應其命付以偈曰十載志如鐵玄關皆透徹跳出荊棘林踏破澄潭月好向孤峰頂上行從前佛祖皆超越至元癸未會潭柘龍泉文退隱西堂師遷補其席後坐蛻塔于本山

順天府潭柘古淵福源禪師賜號佛性晉明太原李氏子祖父居官師幼喜學佛父母送妙覺從朗剃落興定中避兵山谷後走真定西牛參廓樂一與侍司次參圓明照照擧僧問雲門如何是啐啄之機門曰響汝作麽生會師曰今日痛領和尚一問曰意旨如何師曰一聲齊和處千古意分明照寂復見廓樂樂曰你來耶親切處道一句看師進前曰卽日恭惟和尚尊候萬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滿口牙是骨耳朶兩片皮樂作色曰何曾見圓明來師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樂喝師擬議樂打曰滿口牙是骨耳朶兩片皮師始大悟樂印可焉出世三遷大剎價重諸方海雲嘗極口稱之至元間坐化塔潭柘

蘇州府茅椒太古菴道亨禪師字濤音子自言姓楊宋末引一猿自金陵來淞大如人能供使給師夜坐有光淞人爭飯之豐薄不謝但曰分定人異之相與構菴接納師爲衆赤脚乞米市中故又號赤脚道人偶軍士戲烹其猿師嘆甚因辭衆說偈曰八十一年饒舌終日化緣不歇重陽時節歸家一路淸風明月遂趺坐而逝

□□府寶頂曉山元亮禪師河南信陽蕭氏子幼却葷以父官棠遂家棠因寶林至福有道從落髮福示以禪要有省且指參古渝幽谷纔入室針芥相投洪武壬子歸棠建寶頂被詔住報恩遷大慈宸章屢降力求退乃賜還山初蜀藩亦嘗請說法內庭　示衆甕裡何曾走却鼈蝦跳元來不出斗出世若無堅固

心六道輪迴空自走兄弟們即今入寶山還有不空手而歸者麼設有正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庚申十月十三時天淨無雲日午忽轟雷三震圓光空際亦三遂化去荼毗舍利如注

順天府大千佛寺徧融眞圓禪師西蜀營山隸氏子家世業儒書史過目不忘族人曰振吾宗者必此子至年將立感生死無常遂捨家入雲華山禮可公爲師薙染抵京師聽講華嚴至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處儼然頓悟身超虛空不覺屋廬爲礙私謂曰法界玄宗毗盧性海無外吾之方寸矣且道離文字孰衍孰聽畫餅不能充饑斯言信矣翌日曳杖東下至洪州居馬祖菴時同氣相求者畢至歷七載乃入匡廬躬爨薪易米供衆不避風雨寒暑者二十餘年居獅子巖時常橫一棒坐巖口僧來輒熱棒棒之惜無有契其機者前後四入京師初住龍華次住栢林又迻世刹海最後慈聖太后建千佛叢林請師居之嘗在杲日寺講華嚴有狂僧觸太宰繫獄因併逮師至于棰師稱大經名而鐵索檀棰轟然爲盡裂人皆感其異相率皈依而圜扉中皆浩浩佛聲矣刑部獄中苦逼萬端師處之晏然同刑者驚其異操師曰無他術也心存中正雖處患難而不知有患難也張大岳上章明師無罪得免慈聖皇后命復居世刹海陸五臺問如何是文殊智師曰不隨心外境曰如何是普賢行師曰調理一切心曰如何是毗盧法界師曰事事無礙陸嘆曰今而後萬殊一體我知之矣　趙大州問孔子方佛奚若師曰仲尼治世聖人也佛則治出世之聖人也懲惡勸善理誠無異剖裂玄微佛氏方罄州爲首肯明神宗萬曆甲申九月師命送龕無緩適一孤鴈集方丈師曰爾來耶至九日尙坐繩牀聞晚課誦願生西方句遂泊然而化壽七十九臘五十全身塔德勝門外普同塔

武昌府黃檗無念深有禪師黃州麻城熊氏子偶遊濤山有宿衲謂師曰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師悚然又聞僧擧僧問大休如何是西來意休曰黃瓜茄子師大疑遂往五臺伏牛遍叩知識抵廬山參大安安問汝號甚麼師曰無念

安曰那箇是無念師茫然無對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有省又一日開櫃失手被櫃蓋打頭渾身汗流乃撫掌笑曰遍大地是箇無念何疑之有往龍湖同卓吾居士到驅馬山會有講主至士問主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主依文講罷士顧謂師曰你試說看師擬開口士將師膝上一推曰者箇聻師忽大悟有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踪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住後僧問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即得師曰無求即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竪起拳曰者箇不屬四大」問古人曰迸却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者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迸却咽喉脣吻你且道一句看僧無對師曰你被音聲塞却口」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底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底只你不見曰請和尚指出看師曰我說汝不見」問如何出離生死師召僧僧應諾師曰從者裡出曰和尚說底話某甲不曉得師曰等你曉得堪作甚麼」復友人書曰

學道要趂初心猛利立刻就要討箇分曉日間對境逢緣纔得出脫不然日久月深漸忘精進依舊流落世情近時學人只圖口舌利便恃己見識聰明忘却本分及至惡病臨身手脚忙亂一些也用不著又不肯歸咎自己念頭不切立志差錯反說先聖佛祖也只如是毀謗正法輪自夢未醒且莫錯會好他古聖一言半句如吹毛劍鐵釘飯木札羹塗毒鼓直是無你側耳處無你下口處無你著意處無你近傍處纔眨眼來便成蹉過眞學道人時中必須情枯想絕恩盡神窮寒暑兩忘寢食俱廢於無可捉摸處驀地猛省將來從前馳求心一時頓息知見全消是非泯跡到此田地自然慶快平生更不隨聲逐色但是聰明解會能所辭通脫手讓與他人拚教終日如癡似口虛其腹閉其心舉世莫能知鬼神莫能覷就是黑面閻老子亦無處著眼者纔是吾學道之人眞自在也」

杭州府雲棲蓮池袾宏大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年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祝髮北遊參

偏融次謁笑巖於柳巷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你師恍然辭歸過東昌道中聞樵樓鼓聲廓爾大悟述偈三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閒事魔佛空爭是與非尋歸浙建幢雲棲侍郎王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師曰猫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曰走却法師留下講案遂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有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因饑荒疫癘餓莩載道當道發儲賑濟命醫救療舉師董其事銓部虞淳熙學慧日點五百病僧因緣請師判斷師爲拈之曰慧日自甘窮子捨已從人西院屈陷平民將生就死可惜五百僧只解點著便行竟無一箇高臥不起致令慧日顯異惑衆禍及兒孫郡主深切民瘼山僧急趨時雖倉卒中失帶了竹杖子不免奮空拳向居士癰腫上劈地一下敢保沉疴潰散毒血霖漓六脉調和百骸舒暢雖然如是云何一人能令衆起不見道陽回片葉春滿千林者事且置祇如終日把竹杖子東指西揮不如一直在木頭上朝持暮守守來守去忽然枯木重榮便是死人再活說甚麼竹木管取盡大地草木叢林悉皆成佛去也何以故青青物外虛空體即是如來堅實心」

問參禪念佛可融通否師曰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

舉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宴座不言帝釋曰善說般若話拈曰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霾萬里宴座邊擬聞般若說覓多時雖然鞭頭得旨空裡飛花者畢竟見箇甚麼」

示採蕨者曰心訣教我如何談蹉過山前好時節蕨蕨竪起拳頭向君說又新春日示衆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却昨日作麼生十二月廿八」

自像贊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青匠庶幾此近之權留作供養若道者便是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

臨寂預於半月前別衆曰吾將他往矣衆莫諭至期微疾面西端坐而逝當萬曆庚辰四月□□日世壽八十臘六十□塔全身於本山

南康府雲居顓愚觀衡禪師行脚時嘗過雲間因訪陳眉公三度通刺適公有事未及接見師乃留偈而

去偈曰硯池三泖秀筆架九峰高堂上讀書子清風吹布袍公見偈急呼舟追之至蘇州而師却杜門不見初出住楚寶慶五臺菴次遷金陵紫竹林萬曆末年領吉州青原晚遷雲居僧參拜起便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請坐僧坐又問師曰何必忙曰某甲特特遠來乞師指示師曰病僧實不知佛法僧懡㦬而退時有聞上座謂師曰諸方手段縱好殺人必有血痕和尚殺人莫道血痕氣息也無師曰你又來塗汚病僧」問普門大士今在何處師作咳嗽勢曰問甚麼僧罔措又僧問大士今在何處師曰大士且置上座今在何處曰現親覲和尚師曰病僧不受親覲曰某甲何曾親覲師曰者前言不顧後語漢出去」鎬上座依久一日辭去索師舊行脚爲信師曰我一向擔板有甚舊行脚只有一頂破樺皮帽子不嫌收取去曰就請師舉足示之鎬禮謝師示以偈曰禪人索我舊行脚只有一頂破樺帽舉足爲君重指陳若陰若晴莫忘却」問婆子具何手段便燒却菴師曰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曰菴主便去未審是何意思師曰明鎗易躱暗箭難防」問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師曰鏡面明鏡背暗曰不會師曰雲歸山水歸海」問如何是二種根本師曰火性燥水性溼」問如何是常住眞心師曰青山峽屼綠水長流曰眞心與妄想相去幾何師曰黃花熳熳翠竹珊珊」問和尚是誰家兒孫師曰臨濟曰臨濟機如雷電和尚爲甚綿軟如泥師曰好兒不住爺屋又僧問和尚是誰家兒孫師曰曹洞曰憨大師親見笑巖爲甚道是曹洞師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問和尚主持此宗爲甚教人禮大士及生淨土師曰家家門口長安路曰何不決定一門師曰活人不做做死漢」

有圓通頌百首一曰展脚長眠白月下光明不讓水晶宮睡濃不做圓通夢佛祖都爲過耳風一曰廣大普門深復深九重窅寞更沉沉玉階青鎖行人斷鎭日簾垂鳥不音一曰誰家公子慣風流淺履輕衫錦市遊醉倒春臺迷出處正知身在岳陽樓一曰眼底笙簧聽不盡耳邊朱紫任參差飛刀雨矢盈空下正是圓通自在時 憨山清嗣俟列此

佛妙禪師。昆明人也。出家於天華寺。洪武十六年。赴京。賜衣盂錫杖。遊兩浙。宣德四年十二月。沐浴更衣。書偈曰。去年七十九。今年滿八十。萬里爲參尋。世緣今巳畢。擲筆端坐而化

紫栢達觀眞可大師。句曲沈氏子。性伉慨激烈。弱不好弄。不喜見婦人。年十七。剃髮遊方。聞誦張拙偈。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大疑之。一日齋次。忽大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北遊京師。參徧融。萬曆癸卯秋。忽妖書發。師羅難。先是。神宗手書般若經。偶汗下漬紙。疑當易函。遣近侍質于師。師以偈進曰。師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大悅。由是注意焉。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著審而已。拷訊時。師神色自若。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嘗箠楚。抵死不屈。十二月五日入獄。法司定罪。欲死師。師說偈曰。一笑繇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孃生足。鐵橛華開不待春。又曰。世法若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復說偈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宿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語畢。端坐而逝。所著有紫栢集

潮州鳳棲孝禪戲蘆澄心禪師。海陽楊氏子。依無得剃度。受具於黃檗。後遊吳越叢席中。擬置師籌室。師固辭。願居學地以自煅煉。有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之句。素性少攀緣。絕請謁。每日危坐如入禪觀。或有過客口佞辯捷。相對久之。塵囂之念自消。故自題肖贊云。墮甑之屑。風蕉之葉。作如是觀。祇同一概。淡於水。冷於石。不可得而親疎貴賤。觀之令人心絕本是韓山一點青。於今化作千巖雪。師因葬親回潮。親友遮留築室於鳳棲。今爲孝禪蘭若。起南和尚未脫白時。嘗請開示。其詞曰。博地凡夫。業識錮蔽。平日只向冊子上口頭邊依他作解。幻妄中又增幻妄。命根不斷。枝葉增長。要得截斷葛藤。須是金剛寶劍。當頭直截。是卽是。只是無人代你下手。還宜自著忙一番。不負學道初心。到底作箇英烈丈夫。始得生平拈頌詩偈甚多。不令存稿。或有私記。見卽焚之。甲辰夏示微恙。謂衆曰。夢幻之軀。勢不久停。終歸滅盡。我沒後。

不得建塔投諸江中是矣至七月初一日奄然而逝

續燈正統卷四十一

續燈正統卷四十二

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

補遺

台州府天台山上雲峰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初見口溪詠於天寧繼參方山寶師資契合尋卓錫上雲峰影不出山者五十載洪武己酉二月八日示微疾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師破顏笑曰昔德山坐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德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德曰阿哪阿哪恁麼喚作病得麼衆無語師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去矣侍者執紙乞偈師曰終不然無偈便未到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拶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 瑞巖寶嗣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太原府臺山妙峰福登禪師山西平陽徐氏子從蒲州萬固朗出家有願行普賢行始於讚嘆寺立禪三載遇異僧指示曰普賢行乃潛行密用調一切心非勞筋苦骨之謂也師遂南遊金陵參雲谷拈念佛是誰話令參同憨山清北游參偏融圓嘯巖寶大千潤諸公萬曆初再參大千於少林一日請益千曰九年面壁坐耶非坐耶千曰坐不坐兩頭語須知旋嵐偃嶽就中原自不遷師不解問憨曰物不遷耶憨曰諸法元無去來這箇甚麼師有省隱居臺山獲文殊摩頂授記豁然大悟道望隆重至有猛虎引路菩薩送燈建橋梁修梵刹功行多不及錄神宗夢師像徵赴京賜紫衣師號示寂塔於臺山勅封眞正佛子 佛巖際嗣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夔州府白馬寺巖峰方彖禪師達州羅氏子參金佛山雲菴菴令看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偏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作聲大悟作頌曰三玄三要沒來由用盡機思無處求驀地一聲何所作白雲青峰齊點頭齊點頭南嶽天台輸一

24

籌又曰二八女子嫁新郎續麻捻線一如常稱家豐儉隨時過懶插堂前一炷香嘗游浙居杭之清平山聞谷印嘗依之一日師舉青峰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之曰青峰恁麼道法眼亦恁麼道爲甚麼有悟不悟印曰初以識心湊泊所以不悟後乃直下承當故能大悟師遽舉拳揮案厲聲曰恁麼則汝今大悟耶印擬議師便痛罵趂出印直得汗流浹背繇茲憤志力參萬曆壬辰師歸白馬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煙師手中常執一錢鼓一面書蠹字一面書犇字凡應機多舉而搖之示寂塔於龍神山

佛巖際嗣大鑑下第三十三世

杭州府苕溪眞寂聞谷廣印禪師別號掌石嘉善周氏子父珊母趙氏夢神率甲士護門覺而生師兒時左眼角常有塔影父命習儒不願乃逕杭開元剃染一日指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師不能對時儀峰結廬淸平山師往參理前問峰曰汝要會須從妙悟始得乃令看雲門露字久之閱七賢女遊屍陀林話忽有省見峰峰舉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師曰青峰法眼一般恁麼道爲甚有悟不悟師曰初以識心湊泊所以不悟後以直下承當乃大悟也峰舉拳揮案厲聲曰恁麼則汝大悟耶痛罵驅出師直得白汗浹背自是益力參年二十四會峰還蜀師乃秉具雲棲次謁無幻畢丁法華山禁足白雲峰下共十年於亮座主參馬祖因緣未決一日覩黃瑞香花忽大悟述偈曰却是虛空講得經碌磚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揑嬢生鼻錯認葫蘆作淨瓶於是出山圓戒雲棲因深得雲棲之旨　到龍池適池負暄堦下師曰和尚在那裡池曰恰好不在師便作禮池携手入坐定池曰昨日上堂舉黧奴白牯話進語者皆不愜老僧意子試道看師矢口曰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却知有從來迷悟不相干如何教他出得手池又舉托盋話令頌師頌曰末後句有也無德山父子太誵訛同條生不同條死活得三年恨轉多池喜甚師辭行池門送驀詰曰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興轉池呵呵大笑師便行於是首衆坐禪徑山連居永慶諸處萬曆壬子與復眞寂戊午

退隱楚之黃安建之寶善晚復歸眞寂　示衆徑山啓此禪期要你人人領荷須知本自圓成實無功夫可做六門晝夜放光照徹山河萬朶更欲直下承當豈止全身話墮雖然覓他不著却又同行同坐眉毛祇在眼上饅頭定是麵做直饒體貼得來早是覿面錯過老實告報諸兄泥多自然佛大汝若再要如何看取老僧下座　戒壇示衆諸大德戒是何物受者是誰會須從苗辨地見水知源始得祇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當恁麼時且道有言說無言說若道無言說孤負世尊若道有言說會說箇甚麼來向者裡開得一隻眼放出大光明方明得究竟尸羅無作梵行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三世悉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中何法名爲梵行尙不見有身心孰爲持犯所以高沙彌道長安雖閙我國宴然大珠道身口意淸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是則定共道共有作無作離心則別無有矣諸大德盲龜値木際遇實難在當發希有想生歡喜心勇猛堅強必在此席發起無作妙善戒體庶於順逆境界若身若心任運不犯而五分法身當從茲建立矣　對曹安祖大參靈小參無有涅槃佛亦無佛涅槃以證無生者未始有生死而亦同夫生死者也於戲公以預知緣盡灑然長往且道是生耶死耶五十年刹那一夢延耶促耶曹居士惺惺著你向來參詳博問息慮安禪所求者爲何事還記得麼靈山有一機少林無半語覿面露堂堂分明爲君舉會不會淸風拄杖頭知不知白雲千萬里伏惟珍重　除夕小參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即今是年盡月盡日盡之時正是智窮力竭處者裡雖轉輪天帝不能用其威福可不懼哉祇如遷上人昨日尙語笑歡呼今日向甚處去也不可道本自不生今亦無滅必須討箇眞實落處始得若是生不知所從來死不知所從去必須奮起新猛意志定不似今年因循仍前錯過將箇本參話頭頓在胸中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直待打破漆桶那時出來方好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甚不道不道不道還會麼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參　舉玄沙答僧我是謝三郎話頌曰月滿蘆花

雪滿舟小舠輕汎自悠悠金鱗忽向波間躍拋下絲綸用直鈎」　牧牛頌雙泯曰杳杳人牛不見踪一團秋月烱高空可中若問還源旨風落巖花點翠叢」有答古岑嶧四問語答六觀十問語答志西二問語答心城五問語答心涵瀛六問語皆精妙入神非過量人不能有此」　崇禎丙子臘月十七示寂塔全身於孔靑山之陽壽七十一臘五十八（白馬象嗣大鑑下第三十四世）

韶州曹溪憨山德清禪師字澄印全椒蔡氏子七歲見叔母生子又見叔死卽抱生死去來之疑年十二禮南京報恩寺西林寧公爲師時嘉興雲谷會主棲霞報恩師執侍甚勤谷開發悟明心地師卽請西林剃落盡燒所習外學誦無極受具聽講華嚴玄談有省乙丑谷結禪期於天界學師入堂示以向上巴鼻辛未辭谷北遊谷曰吾之大法在汝肩頭愼勿容易邸中閱物不遷論至梵志出家頓了旋嵐偃岳之句生死去來之疑乃作偈曰生死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下乙亥禮文殊結茅五臺之龍門匡山徹空雲棲蓮池相繼入山與師語契辛巳仲冬慈聖皇太后爲禪廟建祈儲道場於五臺大塔寺百有二十二日師與妙峰主其事壬午八月光廟誕生癸未春遁居東海牢山恢復那羅延窟慈聖再徵不得甲申乃得師輒賜內帑師倣古矯詔賑饑事以賑山東民丙戌慈聖頒藏經布金造寺賜額海印丁亥工竣卽開爐鞴己丑請藏至南京報恩感寶塔放光乙未方士流言侵攘逮赴詔獄按驗無實坐以私創寺院戍雷州衛道出江西鄒元標迎至鐵佛菴與師一語投契頓翻前案丙申禮六祖抵戍寓城西坡公亭雷州饑癘師收埋骸骨萬計建盂蘭會說幽冥戒天大雨癘隨止戊戌修曹溪通志戒靈通侍者酒歸侵田斥僦舍屠門酒肆皆爲寶所大鑑之道勃焉中興（雲谷會嗣大鑑下第三十二世）

洪都翠巖古雪眞喆禪師歟寧陳氏子生萬曆甲寅父之奇爲邑庠生嘗謂人曰吾先代多好善樂施後世子孫必有起者觀此子沉潛溫敏動止有則似非常兒可比因名國賓稍長隨父讀書山寺喜聞梵唄之聲年十六矢志出世投黃巖體空薙染一日閱中

峯瞥策歌恍然自得即事徧參首謁覺浪盛嘗疑青州布衫話次參天童相見次便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棒喝交馳合明何事童便打師曰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甚被生死之所流轉童打云還知麼師曰便恁麼去時如何童曰賺殺闍黎由是死心座下執侍者事每請益童唯大棒打出二六時中猶如木人日則隨衆作息夜則倚柱爲牀尋出山參雪嶠永覺雪關爾密諸老皆蒙器重久之復還天童童屢勘驗知其見諦穩密喜曰汝今方作得老僧侍者未幾出住洪都翠巖遷建寧黃巖白法建州佛頂所在法席稱盛」

上堂佛祖頂顙一機佛祖罔測天人脚下一著天人莫知沒蹤跡處萬象縱然正見聞時纖塵不立所以道聖名凡號總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若是大丈夫漢有殺人不眨眼底作略直下承當便可横揮寶劍獨據寰中截斷葛藤掀翻窠臼二六時中壁立萬仞見佛見祖如生寃家偶然道箇佛字漱口三日特地說箇受戒掩耳而趨到者裡聖解尚不生況復更隨世間喜怒哀樂殺盜淫妄貪瞋癡等習氣所轉所以道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且道如何是無生底句寶山一寶親披露徧界騰輝不染塵」

上堂今朝臘月十五屋角梅花正吐長連床上衲僧承當切忌莾鹵不莾鹵焦尾大虫原是虎喝一喝」

小參若論此事譬如野火燒山一般星星之火順風一吹縱使萬壑千峯枯枝腐艸一時鞠爲灰燼且道燒盡後如何青山依舊白雲中」

小參一期曾未竟心識已紛飛壁角抄方語閒房話別離曲談猶夢夢直指讓孜孜珍重參玄客精神莫浪施」

問如何是死句師曰嘉州大象陝府鐵牛如何是活句師曰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象念摩訶」

問如何是藏身處沒蹤跡師曰月落潭無影如何是沒蹤跡處莫藏身師曰雲生山有衣」

問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是如何師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院主眉鬚墮落又作麼生師曰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

密雲悟嗣大鑑下第三十五世

王臣附

宋太宗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僧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雪竇代曰。合國咸知）

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臥雲菴。帝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到此。僧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

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以何爲驗。僧無對。（雪竇代曰。貧道得得而來）

京寺回祿。藏經悉爲煨燼。僧欲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却燒。僧無對。（雪竇代曰。陛下不忘付囑）

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雪竇代曰。實謂今古罕聞）

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寂無對。（保寧勇代曰。陛下何處不稱尊）

一日朝罷。帝擎盋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宋徽宗帝政和三年。嘉州巡稱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峩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頒行。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趍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黃山趙文孺居士。有偈曰。妄想元來本自眞。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仔細看來無二人。

金華府義烏文獻黃溍居士。字晉卿。元天曆年。詔天下僧儒善書者。集杭州淨慈。泥金書大藏經。士亦預焉。每食必與衆僧共。有別爲治具則不樂不食而去。

甞題懸崖墨蘭曰嫋嫋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爲從他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又題東坡像曰五祖禪師世外人娑婆久已斷生因誰將描邈虛空手去覔當年身外身題山谷像曰笑殺當牛老晦堂相逢剛道桂花香披圖面目渾依舊鼻孔何曾有短長士以文章名世蔚爲一代儒宗以其造詣入微不覺冥符聖意況與僧雜處不肯自異亦可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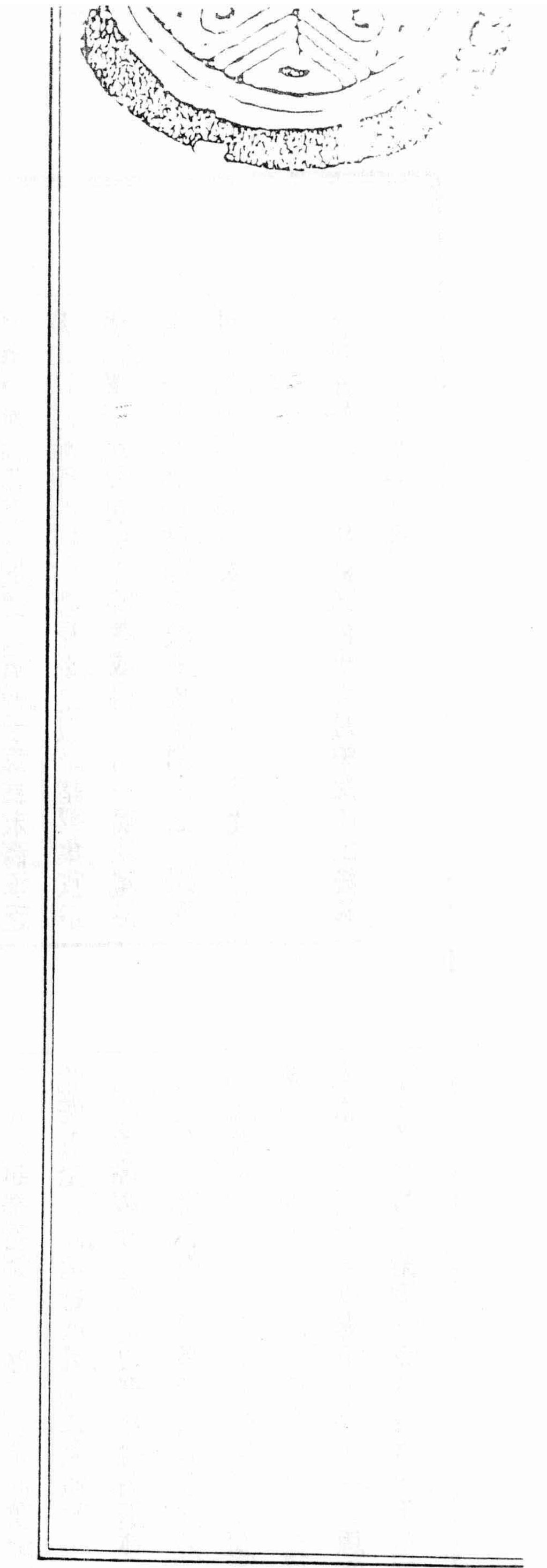
建康府待詔沈士榮居士洪武中爲翰林院待詔甞著續原教論辯解一十四篇其論略曰人之爲類不同故聖人之教不一此教之迹所以異也然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窮其至妙不出一心此教之理所以同也此心也此理也天下未甞有異也迹之雖異若推而極之必當致其同也又曰若得本忘末不爲迹之所惑研窮心性之原直趨至善之地則殊途同歸無有彼此之間矣又曰是心也變而不動死而不滅斯理之明昭如皎日且安得而自徹歟若人識此心悟此理在儒爲眞儒在僧爲聖僧矣心昏理迷莫知所往本之既失評論復何益哉又曰儒者志在排佛故作人死斷滅之說以破生死輪迴之論不知反違周孔聖人之意甚則撥無因果廢滅天理以造物歸於無知善惡皆無果報至仁夭暴壽敬愼蒙禍淫佚獲福小人僥倖君子無辜不明前因曲爲之說理則不通障正知見惑亦甚焉又曰自漢以來經書迭至究其指歸誠所謂窮心性之原入至善之地者也又非但文字而已至如日月雲霞飛潛動植色聲香味而咸臻妙理此教之體也得失違順生死苦樂事物遷流而常住眞性此教之相也文音語默食作動息威儀典章而隨機普應此教之用也具是三者其道大行矣孰能排而毀之拒而絕之乎智者體吾佛之理觀孔聖之道性理之學益加詳焉而勸善戒惡之文尤爲緊切大有功於名教豈可自生違背蔽吾心之良知也哉」其觀心解略曰心該萬法法徹心源至理雖知觀心斯得故世尊初成正覺嘆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蓋人由迷此心體不知反求外爲六塵所惑內生沉掉二病是以局促無知偏僻異見唯佛

如來返觀此心頓悟本性成等正覺故於世間無量百千法門出世間無量百千法門莫不洞明無礙廓徹無違故號三界大師十方慈父今儒者尙不自識本心豈能以心觀物哉又曰蓋不識自心則其本已失安能觀物明理哉又曰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心學之源也人心妄想也由執著顚倒故危道心天理也非思議之所能及故微精者不昧一者不雜由無思故不昧無爲故不雜乃能盡其至誠固守此中道也中者卽中庸之中在心而不在物在內而不在外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子思但以情識未動卽是中義與吾佛一念無生之理相近止欠悟耳儒者釋中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乃已發中節之和也便違子思之意矣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無有形相可見豈有偏倚過與不及之事乎又曰彼既不知觀心之妙徒欲以偏計之妄心觀物以窮理譬如塵鏡未磨水漩未止擬求鑒物未之有也自不知此理在內惟務外求故學解益多去道愈遠矣又曰一日觀心證理則天下萬物萬事之理皆貫通焉夫子亦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亦求其在內者矣」 其內教外教辯略曰教有內外不同故造理有淺深之異求之於內心性是也求之於外學解是也故心通則萬法皆融著相則目前自昧嗚呼外求之失斯爲甚矣今儒學之弊浮華者固以辭章爲事純實者亦不過以文義爲宗其視心學則皆罔然也宋之大儒深知其病又知吾心上工夫爲有本是當敦本抑末以斥其言語文字之非可也何自爲矛盾歟又曰昔者聖人皆以內學爲本而推其用於外後世文儒務外遂不知有心學之源乃以學解爲事惟宋河南之學始言性理而有實踐之跡然但知心之用而不究心之體遂不知養未發之中又昧太極之理在兩儀未判之先或以物理爲性理故本末體用於是乎不明而堯舜周孔之道微矣又曰悟則謂之內解則謂之外此內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專用力於外凡知解所不能及者不復窮究故不知允執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處皆在思慮不起物欲淨盡之時履踐雖專終不入聖

人之域矣」其作用是性解略曰大覺無思乃偏知於世界識情有著徒妄起於塵勞佛與衆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見有殊途佛性只在眼耳鼻舌之間妙用不離見聞覺知之際直是一塵不受一法不舍名為直至道場頓見本來面目又曰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若無心體會則森羅萬象一鑑昭然此按指發光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也若說是性卽是認著影子使毫氂繫念嘗爾情生業相宛然仍前迷倒此舉心塵起所謂六根纔動被雲遮也到此著力不得又曰三代而上未有佛可名惟聖帝繼天立極推本於天言人得此明覺知理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者言人皆以此明覺為體也率依此覺性而常不昧謂之道修者卽養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者私欲未起之時純乎天理者也私欲未起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寂者誠也至誠無思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繼之以戒謹恐懼不覩不聞之際不使隱微之或動皆是養此未發之中常覺不昧故發為中節之和則仁義禮智不待思而中矣斯所以為教後章言誠者寂也明者覺也寂而覺曰天之道覺而寂曰人之道皆修道之義也又曰聖人得此理乃立世間治教之法吾佛得此理乃立世間出世間解脫之法儒門但明天人之道吾佛則明四聖六凡之道若盡天人之道則可以趨佛道矣其於性理不明則天人之理有所不明又安能究佛氏之理乎士識遠材全深達法相議論縱橫無礙剖發幽晉直明心宗而辭旨尤善巧精妙其曰續原教亦可謂克續鐔津之緒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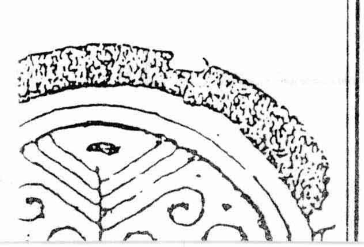
鑷工張生諱德鄞之下水人世為大慈供堂隨衆聽法有省値大雪有團雪作佛形像衆皆述偈生亦隨占一偈曰一華擘出一如來六出團團笑臉開識得髑髏元是水摩尼宮裡不投胎

續燈正統卷四十二終



普陀列祖錄

清・潮音通旭 編



刻普陀列祖錄題辭

名山大川固雖天造地設莫不因人而傳而重者也。苟不因人而傳而重夫古今天地古今山川。達磨之後始有嵩山仲尼之前竟無洙泗耶天造地設者固多其有幽閉而終不之傳者漠然而終不之重者可勝限計哉是皆未得因人而傳而重者也普陀一山卓越海涯屹立巨浸大經具載乃普門示現之區實列祖弘法之地又不可以尋常形勝並論也自宋至明禪宗世出眞歇唱導于前祖芳振興于後無何滄桑變易甲乙風成法鼓不鳴百餘年矣嗟乎四十代烜赫祖師泯焉無聞誰之責歟予忝爲末裔承乏茲山切恐祖德靡揚山靈見鄙是以求諸羣集攷諸舊志實于此山闡法住持者或得一句一偈或僅得其名一皆歸諸山誌間有缺典惟俟淵博之士採而補入焉復刻是編以表彰之且見四十代老古錐面目猶在

大清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九月中浣住山後學

沙門通旭拜手題

普陀列祖錄

住山比丘　通旭　集

宋　眞歇清了禪師 丹霞淳嗣

師號眞歇諱清了蜀之左綿安昌雍氏子也生有慧根眉目疎秀神宇靜深見佛則欣戀不捨年十一依聖果寺俊僧受業又七歲試法華經得度具戒聽講玄解經論以爲言說終非究竟出峽直抵沔漢扣丹霞子淳禪師淳問如何是空劫時自己師擬對淳掌之師契旨翌日淳上堂曰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師趨進曰今日瞞某甲不得也曰試舉看師良久淳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輒北遊五臺京汴南抵儀眞謁長蘆祖照一語契合命爲侍者踰載分座照常以老疾擬閑退夢人告曰蜀僧可代照未決蜀僧爲誰至宣和壬寅照病篤恍省前讖蜀僧卽了首座也迺囑經使陳公請了繼席長蘆開法以香酬丹霞淳語曰我于丹霞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于是洞宗大振

24

禪流如歸紹興元年辛亥師自長蘆南遊浮海至此結菴山椒扁曰海岸孤絕禪林英秀多依之郡請于朝易律爲禪以漚和機引導海山七百餘家一聞教音俱棄漁業日活千萬億命後應天台國淸閩之雪峯奉旨補處育王詔遷蔣山疾辭不赴明年朝旨以溫之龍翔興慶二院合一禪林詔師主之僧集如雲齋粥不繼朝以法田千畝賜之又詔主雙徑慈寧太后建崇先寺居師賜金襴銀絹法物隆渥殊甚師以爲可作歸休計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悉久云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尋示疾中使問候師從容叙謝呼首座曰吾行矣跏趺瞑目而逝時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十月朔日也越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五夏凡七處說法五承紫泥之詔得度弟子四百嗣法者宗珏等三十餘人所編語錄二集若干卷行世其語曰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玄淵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芒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悉久云雲蘿秀處靑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僧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女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之語句精妙臨機勘辨約類如此此山禪宗蓋自師始稱開法第一世云

自得慧暉禪師 宏智嗣

師諱慧暉號自得會稽張氏子自少割愛辭親得度于澄炤寺孤錫雲遊見長蘆眞歇以爲有所證于閃電機下竟南歸所遇叢社如逆旅一閱而棄之遂投謁于覺弘智和尙宏智威德自在道望隆當世見者皆爲神悚暉獨心負所畜不藉通詞特擬覲光于座下宏智熟視暉而容之暉微疑其所以乃自請挂搭宏智召暉至榻前詰以寶鏡頌暉驟進語智正色遣出之暉乃折節自悔從前寶惜一齊放下一夕正往聖僧前燒香適弘智來前暉見之頓悟大旨自爾問答無滯得授記莂焉紹興丁巳開法補陀馳其提唱

語于宏智宏智大悅其語曰朔風凛凛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閒閒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又曰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埜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閒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于是補陀風範與天童並峙其遷萬壽次吉祥又雪竇皆名公巨卿為之勸請淳熙丙申詔補淨慈庚子退歸雪竇以癸卯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于明覺塔右其法嗣華藏慧祚雪竇德雲仗錫崇堅雪竇煥四人

繼以了然禪師 徑山悟嗣

弁至瀾禪師

雪屋立禪師

垣堂圓禪師

蘧菴成禪師

還菴琛禪師

鑑菴實禪師

小菴高禪師

閑雲德韶禪師 佛照光嗣

師諱德韶號閑雲嘉定間來主是山言于朝賜錢萬緡修飾殿宇殿成御書圓通寶殿大士橋以賜師敕龍章閣藏之

大川普濟禪師 徑山琰嗣

師諱普濟號大川明州奉化人上堂舉睦州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　題世尊出山相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峯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師嘗纂修五燈會元行世

鐵脚清禪師

古巖顓禪師

深谷晙禪師

無咎吉禪師

寒巖悟禪師

夢窗嗣清禪師

師諱嗣清號夢窗山陰于氏子肆業郡之天章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逼龜成兆終不能靈寶陀者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馬無千里謾追風

佛涅槃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因甚二月十五日却向雙林樹下做盡死模活樣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舉白雲端和尚示衆云若端的得一回汗出師拈云要知白雲老人落處麼自從塞北經鏖戰敢向江南說陣圖　上堂舉曹山辭洞山云子向甚麼處去曹山云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山云去亦不變異師云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　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裁剪不得處桃花色轉嬌靈雲一見不疑去謝郎舞棹更呈橈　上堂歸宗斬蛇祕魔擎叉禾山打鼓趙州喫茶十字街頭開鋪席見錢買賣且無賒　上堂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云尋常春夢無奇特獨有靈雲說向人只如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萬里無寸艸頭上漫漫出門便是艸脚下漫漫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石屋環禪師　　寒巖舉禪師

松州基禪師

東巖日禪師西巖慧嗣　　混溪清禪師

白雲恭禪師　　愚溪智禪師

東洲永禪師松源岳下石林鞏嗣

一山寧禪師

日本智曜國師初參師備陳求法之故至于涕泣師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曰願和尚慈悲方便開示師曰本來廓然淸淨雖慈悲方便亦無

次翁元禪師　　險崖遇禪師

太虛沖禪師

元

孚中懷信禪師天童坦嗣

師名懷信字孚中俗姓江氏明之奉化人父某嘗爲某縣校官母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光如火亟取而吞之覺即有孕及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妄舉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親之稍長受三經于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好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祝髮爲大僧受具戒于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弘三觀十乘之

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繁多浩如烟海苟欲窮之是誠算沙徒自困耳卽棄去渡浙河而西凡遇名叢林輒往參叩下語多枘鑿弗合不勝憤悱往參天童竺西坦公師隨質所疑坦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師釋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輿化打克賓公案問師師曰俊哉師子兒也坦頷之師自是依止不忍去俾掌維那未幾坦入滅師鳴衆請雲外岫公補居天童師與擊節酬唱拍拍是令岫每稱之曰信公乃洞宗赤幟濟室白眉也泰定丙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住明之觀音寺師策勵徒衆視分陰若尺璧唯恐其失之天曆已巳遷住此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效它山師車輿盛徒御以誇衒于人自持一鉢丐食吳楚間鎭南王具香花迎至府中虛心問道語中肯綮且出達磨像求贊師運筆無停思辭旨淵邃王甚歡服宣讓王亦遣使者奉旃檀香紫伽黎衣請示法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雄藩之望首加崇禮諸侯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塡委姑蘇產奇石師遂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三層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宣讓王施鈔建故又名太子塔駙馬都尉高麗王璋而吉尼丞相撤敦以師行上聞詔賜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之號及金襴法衣一襲師于此山居十四載至正改元壬午住中天竺山天曆永祚寺乙酉遷天童百廢具舉佛殿之役最鉅亦撤舊而新之師建塔中峯之祖庭慨然有終焉之志己丑冬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住大龍翔集慶寺提唱宗乘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玄機自融無小無大皆靡然親戴之乃出衣鉢之私補前未建之堂會元政大亂戎馬紛紜寺事日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旦晨興索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尚去則去矣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嗔目叱之侍者呼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戾契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臘六十九停龕七日顏面如生作禮者旁午而名香蠟炬積如丘陵九月一日茶毗于聚寶山前舍利如菽如麻五色燦爛雖烟所

及處亦累累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其弟子坎牛首山東麓爲宮藏之復建塔于其上別分爪髮衣履瘞四明之太白山師賦性恬沖喜氣溢顏間生平未嘗以聲色忤人人有犯之者頷首而已然進修極勤自壯至耄默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爍金寒折膠無一日闕者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非世間者可比當明兵下金陵僧徒散處師獨晏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擲仗而拜高皇帝嘗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愨特爲改龍翔爲大天界寺寺之逋糧在民間者遣官爲徵之師將告終前一日帝統兵江陰夢師服褐色禪袍來見帝問曰師來何爲對曰將西歸告別耳帝還聞師遷化與夢中正同大悅詔出內府帛幣助其喪事且命堪輿家賀齊叔爲卜金藏窆龕之夕帝親致奠送出都門其寵榮之加近代無與同者巋然爲一代人天之師此無他眞則不妄不妄則近佛之道矣師有五會語錄行于世

古鼎祖銘禪師 徑山端嗣

師諱祖銘號古鼎奉化應氏子元叟住靈隱師往參一日入室叩黃龍見慈明因緣端詰曰只如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師曰一對無孔鐵鎚端曰黃龍直下悟去又如何師曰也是病眼見空華端曰不是不是師擬進語端便喝師當下廓然至正七年元帝錫號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師言行平易不以繩墨制學者嘗曰滄海有擇流之心則成牛迹春日有偏照之意仍似螢光所以大冶烹重不須九轉衆生成佛只在剎那分之別之遠之棄之豈大慈長者之心哉至正戊戌將遷寂遺書囑丞相外護復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荼毗舌根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于徑山隆教寶陀分建塔焉明宋文憲公濂作師四會語錄序贊古鼎禪宗銘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爲黑白之所宗仰一日祝釐江浙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語其徒曰觀世音蓮臺至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燦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摭其行業爲文勒諸碑而

四會語未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師西白金公屬濂作之濂覽巳合爪言曰是眞正語是不著有無語是雷轟電掃語學者隨所悟入如慈雲徧覆法雨普沾大小根莖皆獲生成非入正知見具大力量者孰能與于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謂果無之也求其眞這無僞若師者鮮也濂既爲敘其事復歆豔之歆豔之不足復作伽陀一章贊之其辭曰我觀我師四會語一言一句皆眞實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無餘亦無欠及至能所齊泯時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萬虛空界種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榮生死及崩竭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于虛空眞相不如不動故印昔嘗登寂照場耳遜一喝三日聾惟聾故使功用絕絕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翁川翁川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哮吼聲即使波濤增洶湧繼升補陀洛伽山合掌問訊觀世音目能觀色耳聞聲音聲何獨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聞盡大千界無礙者中天竺國凌霄峯所談妙法皆如是只因妙法法難思結集巳落第二義眉間放出白毫光七寶蓮臺向空至此皆遊戲神通事于師之道不相攝師之道大不思議千古贊歎莫能盡姑以第二門中觀可以洗空于結習可以觸動于悟機可以速證于菩提是宜流通于世間視如照耀光明幢我言或誣有如水

大方聘禪師天童岫嗣　　朴翁淳禪師

元虛照禪師

竺芳聯禪師竺西坦下正宗庄嗣　　所菴睿禪師

大千慧照禪師東嶼海嗣

師諱慧照字大千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往依縣之瑞光院了定菴師從兄也長老艮公知爲法器即剃落爲弟子明年稟持犯于處之天寧蟬脫萬緣暫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于杭之淨慈未契聞證一日閱眞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峯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鞏公世

嫡提唱于蘇之薦嚴師往謁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爾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何地措足耶師抵掌于几而退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爲心法旣通不閱藏教無以闡揚正法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于郡之萬壽天曆戊辰出世樂淸之明慶集衆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悅繹而去至正乙未遷主此山先是寺以構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辨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羣品我爲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寺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往育王識者以爲玄應師憫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三關最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後退于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因自號爲夢世叟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月屬後事于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恬然化滅臘七十壽八十五經三日茶毗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羅五色爛然塔于夢菴之後師三座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師智度沖深機神坦邁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眞積力久覺觀湛然非言辭所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爲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眞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樸不尙葩藻而指意超于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略不少動于中師之操履爲人梗概如此師之行業詳見明宋文憲公所撰石墳碑文茲僅錄其銘曰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

以攝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罔宣。浮翳盡斂。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只尺。欲趍頓門。片簡雖微。中具全體。瞥爾觸之。凡情盡死。從抵磧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類獅子兒。出世爲人。澍大甘雨。法雷轟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吐吞。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疏來謁。孰知玄微。若合符節。彼舍利羅。寶塔晝扃。助我發機。靈光晶熒。翻然西歸。趺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鮮孰其樞。坦然不惑。如人歸廬。前修漸遐。後武思厲。不有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石山樊。虗空有盡。師道永存

玠禪師

師之氏族法系俱莫之考。今按明宋文憲公濂所撰淨慈孤峯德公塔銘。其畧云。孤峰族姓朱。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黃氏。父與補怛洛迦僧玠公交。玠聞雞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爲雞號。玠亡已久。黃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據此說。可知孤峰即師之後身也

明　大基行丕禪師

師諱行丕。號大基。宗說兼通。行解相應。洪武初由佛隴來主是山

本初原禪師

祖芳道聯禪師 薦嚴義嗣

師諱道聯。號祖芳。四明鄞縣陸氏子。年十四。禮崑山薦嚴悅堂顏得度。稟戒于鄞之五臺。還侍物先義于薦嚴。有所造詣。洪武丙辰。侍佛心住靈谷天界。曇延居記室。穆菴康。恕中慍。木菴聰。咸作忘年交。後出世台之廣孝。遷紫籜及龐峪景山明之補陀越之能仁。末主淨慈。壬申。淨慈厄熒惑。師爲一新。蜀王賜衲衣盂盋。永樂丙戌。朝廷徵師爲釋教總裁。嗣還築室湖濵。曰藕華居。丁亥以事赴召至京。上令住五臺祐國寺。未及陛。陛忽語左右曰。吾世緣殆盡。後三日沐浴更衣。趺坐而化。當己丑七月三日也。歸塟藕華居之陰。世壽六十四。僧臘五十。有粜逸語錄行世

國朝　潮音旭禪師 萬年徹嗣

師諱遜旭。松江華亭俞氏子也。祖籍新安。居童子時。

每遇食以手擊木作梆聲里人詢之曰吾集衆以會
食耳父母驗其非凡乃送歸補洛薙染于紫竹旃檀
林比長稟具戒于白龍慧鏡禪師遍參海內名席隨
侍嘯堂寒泉二老悉入堂奧當機不讓旋受天台萬
年無礙徹老人屬始開法于慈邑壽峰及蕙江聖壽
適普陀初復師以省祖來山值定鎭　總戎藍公自
雲中移鎭建牙之日爲
國進香維時荊榛滿目慨無主席合山緇素競以師
對公一見奇之御請主院事　藍公交
欽賜帑金千兩領衆請上堂師拈香祝
聖畢乃云二十年前要津把斷不通凡聖所以紺宇
花宮化作頹垣廢址蓮臺獅座鞠爲茂草荒榛聖僧
打失鼻孔金剛碎作微塵彌勒開張大口笑他廿四
圓通全沒巴鼻惟有烏芻瑟摩却較些子倒騎佛殿
走出山門二十年後八字打開直得靑蓮呈瑞古柏
重榮于百草頭上現瓊樓玉殿革故鼎新光揚佛日
且道承誰恩力寰中
天子頒綸勅閫外將軍有佛心

大士誕辰說戒上堂日日香花夜夜燈春山潑黛雨
還晴戒珠朗潤人人得便是觀音今日生　佛成道
日說戒上堂若舉于足當願衆生踏斷釋迦老子脊
梁踢瞎達磨影子眼睛是事如是持　結制上堂鳳
不知美梟不知惡時至理彰無勞穿鑿莫莫祥麟秪
有一隻角　大士成道日上堂衆流海爲最衆星月
爲最衆聖佛爲最四大道場之中此山爲最此山之
中以此位爲最千說萬說以此說爲最若如是說名
爲佛說不如此說卽同魔說識得此說者便可與普
門大士同證圓通其或聞見失眞終是韓盧逐塊何
故枇杷葉是馬家兒眼裏無筋一世貧
欽差喇嘛到山示衆趙州不下禪牀東林不過虎溪
風高千古昨日
命使到山爲甚麼長老走出山門老我爲人無意智
世情隨順是菩提　中秋應祖印之請示衆寒山曾
有言吾心似秋月普陀今指出却値箇時節山谷重
相招木樨香更微薰召衆云知得者箇時節古今不
離當念自他不隔毫端便知晦堂老漢落處亦知普

陀不起于座巳赴來機無庸腕力高提祖印其或未
然山僧重爲下箇註脚以拂子作○相云一月普現
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其提唱大略如此師性恬
澹不事浮飾凡所經營必使堅固垂久十稔之內百
廢具興近革八十餘年之陋習遠紹四十二祖之芳
猷德業聞望煥然中興弘機偉辯視衆如已類元之
孚中信禪師而住院遭逢之時亦若合符節意者其
再世歟歲戊寅師抱疾十月二十八日以院中事宜
遺書預囑　總戎藍公十一月朔日爲衆上堂至初
四日午刻說偈云住住原無住行行實不行要知今
日事覿面甚分明侍僧擬進湯茶起坐而逝世壽五
十嗣法二十五人有全錄行世

古心忞禪師 普陀旭嗣

師諱明忞松江上海陸氏子首謁佘壇兀庵禪師發
明心要得法于普陀康熙戊寅冬總戎藍公暨合山
請繼席上堂祝
聖畢乃云大道絕中邊了無去來之迹至眞離向背
那有僧俗之分所以藍大護法不忘靈山付囑輔我
先師轉法輪于瓦礫場中土塊皆作獅子吼建寶王
刹于荊榛叢裏樗材盡作旃檀香十年以來百廢具
興四海英賢悉皆有賴不幸先師歸寂衆舉繼主此
席忞上座自慚凉德焉敢荷擔重任到者裏事不獲
巳祇得勉遵斯命脫珍御服披垢膩衣和光同塵灰
頭土面雖然如是一總但遵舊則何故濟不見道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次年春三月直
翠輦南巡師至武林迎　駕請額
皇上親賜寺額勅建普濟禪寺帑金幷御書皓月禪
心四字贈之師回山率衆謝恩上堂祝
聖畢舉天童忞祖道靈山密旨千聖同宣少室眞宗
萬靈共證其奈依稀越國者多彷彿揚州者衆正如
入京朝帝主纔到潼關即便歸所以不覩廣大門風
焉知威德自在仔細檢點將來也是釘樁搖櫓今日
普陀又則不然無論京師潼關揚州越國秖要鬧市
裏識得
天子親見一回自然千眼頓開明如杲日一念無私
廓若太虛拈一機則千機萬機齊赴說一句則千句

萬句流通直得堯風蕩蕩舜日熙熙野老謳吟漁樵歌舞四海清寧萬民樂業秖如林下道人受此天恩且作麼生報以拂子打圓相云但將日月爲天眼願見黃河百度清

凡他山知識來山光揚宗要者附識于後

天嶽晝禪師 弘覺忞嗣

師云五十年前曾遊此地而今追憶恍若同時召大衆祇如者箇時字你作麼生解茲蒙堂頭法姪和尚請陞此座爲衆舉揚直饒你向未舉以前承當早是遠時失候自餘之輩何足論之記得雲門大師有言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原來祇是饅頭咄大小雲門猶欠悟在老漢今日出言不怍謗訕古人應墮抜舌地獄去也衆中莫有相救者麼若救不得佛法無靈驗久立

延喜瑢禪師 萬年徹嗣

師云從來斯道不虛行分化名山信有因太白一燈懸海嶠濤沱亘浿湧千尋遠泛滄瀛瞻法席滿帆風飽出蛟門主賓契合歡如昔道誼情深話轉新非藉潮音大士力妙莊嚴路也難登然雖如是卽今親入潮音大士之堂高陞潮音大士之座現前聖侶曲推道誼申請殷勤山僧若要說玄說妙不惟塗汚名山亦恐有玷大士與麼休去歇去又孤負現前聖侶一番致意且卽今賓主和融塤篪迭奏一句作麼生展演良久卓拄杖云打鼗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慰弘盛禪師 爾堂晳嗣

師云四大海爲口五須彌爲舌此特描寫大士影像尚非大士法身今有大導師現坐普陀洛伽之山復有天大將軍共施神力向銀濤萬頃之中涌出瓊樓玉殿說法臺邊潮聲拍岸磐陀石上明月依人碧水丹山無非現量境界山河大地全露法王之身現前大衆人人挾滄海之珠箇箇抱卞和之壁蒙法兄和尚推陞此座座中衲子盡是雕金琢玉之詞老步摧頹媿乏白雪陽春之調卽今主件重重塤篪迭奏且道如何是唱和一句潮聲法鼓三千界雨氣天香十二峰

寓谷志禪師 大雷慶嗣

師云白華山畔大道坦然海印池邊眞風卓爾頭頭邁古超今一一騎聲蓋色不是觀音耳門亦非達磨眼睛所以道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秖貴個儻英靈向未跨船舷已前亦肩擔荷得去到者裏始有喫棒分其或稍涉遲疑依然仲冬嚴寒有甚共語處茲値一陽來復聖節維新伏承堂頭和尙虛已實人不棄椎魯命陞此座到者裏不免喚七作八應個時節若論佛法兩字不但志上座無啓口分直饒同堂二十四圓通一時到來有口秖堪挂壁何故不見道此方眞教體淸淨在音聞良哉觀世音無畏施衆生拄杖子聽見遂涌身讚云善哉希有難兄難弟震聲一喝云彼志上座一喝曼殊大士却拽拄杖歸第一座去也且道還有佛法爲人處也無召衆云諸昆仲還識大道麼豎拂云葭灰飛處陽回律萬國嵩呼祝太平下座

通玄機禪師 本山前住持

爲潮音和尙封龕師云豎擎天玉柱拋駕海金梁全彰祖印闡明臨濟三玄垂釣蓮洋收盡五湖龍象活瞽人之眼安已死之心橫拈倒弄狼籍彌天那知收歸一著猶在老軀手裏顧左右云還知收歸一著底句麼貼封條云斷除凡聖路不逐四時凋

普陀列祖錄 終



黔南會燈錄

清·善一如純 輯



序

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以九年面壁獨契眞機隻履西歸原無多說至於立雪斷臂之徒悉皆直參上乘一心相印又何語之足錄乎雖然自佛法入中國巳有四十二章卽盧老出東甌亦著譚經妙論又何語之不足錄乎黔居邊鄙佛法罕聞明末寇亂四方禪侶咸避地乞食於其間或著衣持鉢不墜家風或挂板懸槌洪宣法教於是諸家各有語錄於中片語接人吐辭見道者亦不乏也但以遠在天末不獲廣播中州流傳海內善一大師心竊惜之廼不辭跋涉偏歷諸山博采各家語錄集之成帙名以會燈過余求序欲授之梓余謂之曰嘗聞繪雪者不能繪其淸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語言文字固不足以見道也今公集諸家之語得無謂道在是乎曰唯唯否否昔道副有言不執文字而亦不離文字以爲道用今諸家之語雖造詣不無優劣之殊識力或有淺深之異然皆繫籍宗門表彰吾道故某欲投之名山公諸勝刹具眼者自能辨之庶不致謂黔地邊方未聞佛法也是則某之志也夫余曰有是哉不在語言而亦不外於語言不執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是誠教外別傳也因弁言簡端

旹

康熙壬午嘉平月紫池集山道人程春翔書於北隴之偶石齋中

序

佛法與聖教無二聖教洋溢中國極而至於日月霜露所照墜處莫不有聖人之教焉嗚呼盛矣佛法徧一切處恒沙世界無不同沾化澤初無此豐彼嗇之殊而或隱顯互異者則必待乎時之至焉時未至强之弗行時至矣遏之弗止而旋轉乎至與未至之間者則端賴英傑者出肩荷斯道殫心思竭勞瘁積歲月之功以底於成固未易易言之也昔夫子删詩而不錄楚風說者以爲孔子外之不知其時禮樂教化獨盛中土自荊以南歌謠未著故采風者無得而錄

焉今楚風已絕盛於諸夏矣黔南遠在天末去中原萬里其民風樸遨山川嶮巇聲教幾所勿及卽拈花一脈自唐宋以迄

勝國是少聞焉天龍善禪師慨然起任其事蒐羅散失取明季諸老以至於今行超明實四輩語錄共若干卷裒然成大集名曰黔南會燈錄少室一燈於是偏照乾坤矣癸未夏送板入藏過余問序余因慨黔南佛法泯沒數百年矣不謂顯揚之時乃在今日使無苦心大力如天龍者則將終於勿彰近而諸方遠而後學孰知從上有此一派宗師法要哉或從上諸老其光明會當出世故於常寂光中默相天龍以成盛舉抑天龍卽是祖位中人以現在身點檢前生自家物自然精當從此黔南佛法與中原分道揚鑣互相雄長厥功顧不偉哉天龍既以佛法爲已任今京南法派紊亂極矣如孔子之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使猖狂草澤之徒不得妄自位置以淆宗統廓淸之功又邁越茲錄一等矣蓋此在彰善而彼在癉惡皆春秋之義也是爲序

旹

康熙歲次癸未年桂月

予詣經筵講官禮部尙書加二級長水杜臻撰

源啓

予行脚東南經諸大刹每於休夏之際披閱傳燈見古今尊宿名目多在江浙諸省惟黔中未見片言點墨不禁掩卷而歎曰聖賢不擇地而生佛法徧一切處何吾黔之獨無也是人以地囿耶抑佛法有偏耶予抱此念週旋烟水十數餘年及至歸里每思唐宋時所集者蓋謂吾黔宗教未訖泯泯無傳固無論矣若自明迄淸風聲所樹吾黔宗教已廣且各家亦有語錄流行卓然可觀較量諸省不相上下何近代竟無傳也豈聖賢果擇地而生耶佛法洵非普徧耶予是恝焉有感於斯也但深究其源總以關山迢遞郵筒莫及故令操觚者無由收集爾予不敏敬矢厥志不憚寒暑躬歷諸郡彙收全黔諸家語錄綴以管見編輯成書名曰黔南會燈錄竊欲就正明眼刋送入

藏。待後高明遠達公心普德者出。再行撰集。以資採收之萬一。庶幾後世披覽。無遺憾焉

凡例

一此書宜彙諸省。並古今同編。庶覽者知淵源有序。但稽藏內諸省歷代諸祖語錄。不啻汗牛充棟。流傳已廣。故不復贅。亦且〇學疎慧淺。識寡力微。恐貽培山沃海之譏耳

一集此書原爲黔南幾經兵燹。誠恐先輩語錄散失無傳。特爲收集寄藏。以遺後學

一此書所收惟黔語。豈敢希補法門。不過假之以表黔善合諸省。咸稱佛國。以見東土正法徧流無間隔也

一撰集規式古例。止收上堂小參示衆機緣拈頌法語等類。其雜著空名不載。惟黔地遠人稀。弗能效例。凡在苦心力行之內。無論有錄無錄。雜著一槩並收。庶存名以備後考。非敢奉情濫贅

一諸師亦有僦居行化者。惟在黔語句收之。其餘弗敢備載

一論宗派雖云五家。近來惟洞濟兩宗行世。在黔屬濟兒孫居多。洞下僅有數人。已俱於卷首註出來源

一考吾黔宗風。興自明末。自燕居老人豎語嵩雲腹和尚三人入黔。爲破天荒也。燕師乃行字堂頭。所以此書先從行字起。至實字止。餘待後續

一自明迄淸。凡倡道於黔諸師語錄。亦有預刻入藏者。今復搜集並訂。俾閱者展卷全覽。免其東求

習安天龍　如純　謹識

黔南會燈錄目錄

燕居德申禪師　靈隱印文禪師
牛雲如慧禪師見師語錄拈破祖香皆破祖嗣但破祖錄中未見其名不卜何故也誠恐有誤姑收附載

臨濟三十三世天童第三代破山下

象崖挺法嗣　雲腹智禪師超輩　余山瑞禪師
純一道源禪師

卷二

雪臂碧法嗣　語嵩傳裔禪師
敏樹相法嗣　天隱道崇禪師即南濱　天湖正印禪師
顯秀眞悟禪師　天語懷禪師
聖符道越禪師　祩黎覺甫禪師
聖圓道行禪師　淨空性明禪師
赤松道領禪師　天機道通禪師

卷三

燕居申法嗣　述中合舜禪師　赤旛幢禪師
鐵梅珍禪師
丈雪醉法嗣　月幢徹了禪師
靈隱文法嗣　大慈悟度禪師　梅溪福度禪師

慈濟海舟禪師　鶴林性賢禪師
密行忍法嗣　萬德佛開禪師　用愚源哲禪師
聖可玉法嗣　雪林超化禪師
牛雲慧法嗣　三能性柔禪師

平陽下

芥菴法嗣　行之顯篤禪師

卷四

臨濟三十四世天童第四代漢月下

輪菴揆法嗣　雲空智量禪師明輩

破山下

石谷慧法嗣　竹航海禪師
雲腹智法嗣　會也益惺禪師　慧月益眼禪師
余山瑞法嗣　渠山妙隨禪師　鈍峰運禪師
純一源法嗣　無涯昌太禪師
語嵩裔法嗣　嵩目佛宗禪師　嵩眉佛海禪師

卷五

宗風佛定禪師　剖石佛鏡禪師
天吼廓法嗣　語聖弘正禪師即不波　語賢弘英禪師即睿旨

語林弘先禪師
天隱崇法嗣 古源海鑑禪師　大凡昌宗禪師
識竺海倫禪師　以四德教禪師
天湖印法嗣 別南傳旨禪師　月峰性瑛禪師
天語懷法嗣 項相道慕禪師即桂頴　桂魄智項禪師
桂鉉傳慧禪師
聖符越法嗣 福圓　滿禪師　衡嶽行規禪師
赤松領法嗣 大拙淨霞禪師　雲石明源禪師
鐵梅珍法嗣 逈然明月禪師　浮月福海禪師
古月明濟禪師

卷六

月幢了法嗣 劒端達祖禪師　祖鼻達最禪師
善權達位禪師　極乘道眞禪師
顯今達古禪師
半生衷法嗣 竺懷　印禪師
枕石法嗣 廣成普陞禪師
梅溪度法嗣 慧頴慶緒禪師　霞章海偉禪師
紹南眞解禪師　法雨照潤禪師

慧濟舟法嗣 六行海鑑禪師
萬德開法嗣 印海學脩禪師

卷七

密參山法嗣 錦江錄註參訛印　爍吼　六禪師
恆秀法嗣 藍田光碧禪師　明輝淨月禪師
楚眼衷法嗣 慧林如英禪師
行之篤法嗣 卓菴明開禪師

曹洞三十一世雲門下第四代 自曹溪發脈已來迄今濟下實字已居三十九世之列因甚洞下還在三十一二間不知是何也姑識之俟後明哲詳定焉

月印慶法嗣 淡雲明光禪師　弗曾傳知禪師

宿士類

梵行傳性和尚　祖融法印和尚
西識淸見和尚　合鱗李居士
天一劉居士　居易棄居士
三一龍居士　六度李居士

臨濟三十五世天童第五代破山下

嵩目宗法嗣 古雪海智禪師 實藏錦江錄誤收爲語嵩法嗣
嵩眉海法嗣 蒼龍道語禪師　長靈道祐禪師

黔南會燈錄目錄終

黔南會燈錄卷第一

習安天龍　如純　輯

臨濟三十二世天童下

破山明禪師法嗣

婺川西禪象崖珽禪師。福州陳氏子。一日遊吳山寺。偶閱禪宗正脈。至古德上堂拈拄杖云。法身無相而今現形處。動出塵念。禮常熙福公薙髮。親克融法師聽講。未可其意。到黃檗遇中師。叔示參無字話。三載不契。往鼓山親無異和尚。自改參萬法歸一。復黃檗參密。祖始覺大有得力處。故依祖圓具。復隨出閩。至金粟。緣久不契。後參破山和尚印可」上堂。宗乘舉唱。十地魂驚。正眼纔張。三賢膽顫。直饒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底來也落下風。且向上一句。又作麼生。拈拄杖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迦

葉波見世尊拈華契機而破顔微笑須菩提見世尊談經解旨而涕淚悲哭大衆二大師一笑一哭未免各見一邊山僧特與頌出有時笑有時哭七星斜映揮魔窟一箭雙鵰落碧空六六依然三十六卓拄杖云咄

上堂壁立千尋難湊泊銅頭鐵額漫勞猜桃紅李白眞慈氏笑指南詢有善財大衆還見善財麽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山色濃如黛鶯聲語欲流分明宣祖意何用別馳求如斯薦得人人本源彌綸萬有箇箇妙體遍塞十虛且道山河大地向何處安著良久云參

上堂十五日已前無位眞人擔雪塡井十五日已後無位眞人持蠡酌海正當十五日且道無位眞人有甚活計月中丹桂和雲摘天上瓊華帶雨收拍禪床下座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維新實鏡高懸森羅獻彩惟願皇風永扇佛日長明麒麟現而干戈寢鳳凰出而文德修四海衲僧吹新法螺擊新法鼓拈新拄杖演新法義共祝昇平且一氣未分已前又作麽生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

上堂問爲衆陞堂則不問未出方丈時如何師云日月不走乾坤黑乃云盡虛空世界是一面古鏡百億香水海百億須彌盧大地山河艸木叢林若聖若凡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貴若賤有情無情俱在裏許爲甚麽潙山水牯牛影也不見良久云顚眠倒臥無人識萬里靑天月一鉤

上堂五五二十五打開寶藏庫撒出無價珍供養無數佛且道誰是供養者誰是受供養者咄因憶謝三郞月下自搖艣

解制上堂說心說性入海算沙學古學今波中捉月德山用棒臨濟用喝雖是好心究竟大錯且道西禪今日解制又作麽生指示拍禪牀云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

上堂終日露堂堂無人解舉揚勞他木上座饒舌錯商量拈拄杖云且木上座商量底是甚麽義若道有義有卽是空若道空義空卽是有若道非有非空卽是顢頇佛性若道卽有卽空又是儱侗眞如如是四義既非大衆且道商量底是甚麽義以拄杖畫○云參差松栢烟凝薄重疊峰巒月上遲

上堂年年四月八香水浴悉達杓柄向誰拈千江一口吧若也會得塵塵刹刹若也不會當頭一蹋豎

拄杖云釋迦老子來也汝等諸人還見麼卓杖云劄

上堂谿聲鳴明月落禾山打鼓普化搖鐸五位三玄九帶四莫如是陳爛葛藤到者裏都用不著汝等諸人作麼生摸索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

舉高峰枕子話頌曰貪觀明月獨徘徊走入蘆華不轉來白石枕邊驚夢破風吹古寺竹門開

德山棒一棒一條痕千山俱打裂哀哉缺齒胡不識安心訣

達磨面壁九年面壁舌生毛賺得神光下一刀早是無風波自起至今平地浪滔滔

石阡三昧敏樹相禪師蜀之潼川王氏子年二十五自願出塵禮本境鑑空薙染自看五蘊皆空話為究竟次閱楞嚴經方得塵勞暫歇使參破山和尚山示參狗子無佛性話一日聞鐘板聲忽然渾身如桶箍子爆斷相似不覺失口囫地一聲傍有僧問曰是甚麼境界也要大家得知師曰各人珍重後趨見山山深肯之遂以印證師後開法行化黔蜀來往數十餘年始終不巽康熙壬子仲冬朔三日亥時在蜀之慈雲堂示寂臨時謂衆曰吾欲與衆別矣汝等不可向士大夫處索取塔銘竊彰名位聽吾偈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來去自由縱橫無礙偈畢跏趺而逝春秋七十僧臘四十五

上堂春光滿目入境紛紜不識死中得活奚言超凡入聖且二邊不住中道不安如何委悉玉蝶穿花零碎錦金鶯擲柳亂絲絲

立秋上堂以拄杖豎起云一塵起大地收佛眼覷不見放下杖云一葉落天下秋海口莫能宣且道如何話會撫掌呵呵云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喝一喝下座

師誕日上堂以拄杖作釣勢云數十年來遊五湖烟波江上踏橫蘆而今四海澄清日釣取金鱗看有無僧問海屋添籌人間事延生一句意如何師云金丹不屬五形煉玉液原非八石成乃云今歲老僧五十五逢人定不從頭數因甚不數分明五四三二一那管金木水火土惟有杖頭不等閒當陽擊碎虛空鼓識得山僧今誕辰三世諸佛悉皆普其或未能年來屈指二三千春到寒食一百五

上堂行棒行喝點破項顙一著搬石運土築起門墻半垛象骨輥毬家風貫蕊冷如秋禾山打鼓報與諸人莫

莽鹵溈嶺牧牛一聲麥笛喚回頭玄沙猛虎幾箇男兒作得主喫茶趙州何須特地逞風流面壁魯祖不必女媧鍊石補怎似老雲門看來也是弄精魂臘月二十五甜者甜兮苦者苦參」　住貴州大興禪寺門人湘穎請上堂遠問近對無非妄情卜度舉東明西猶涉意識廉纖到者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意識有時拈起也一人高拱無爲十方坐斷有時放下也萬民欣歌有道四海無虞正恁麼時不惟封疆萬里眼蓋乾坤且不落凡聖一句作麼生道過現未來同稱智萬象森羅笑點頭擲拄杖下座

清鎭九龍雲天燕居申禪師蜀之李氏子十九歲禮大休仙法師出家習講業後訪高原精唯識楞伽並相宗諸要因在合陽染病矢志必欲了明大事病愈隱忠南吊巖山住靜聞破祖自浙回川直往親覲凡悟入省見機緣在破祖章中承祖印證之後適亂入黔寓居會城大興禪寺次建清鎭之九龍後遷平越之福泉其餘僦居開法之所罔計其數」　上堂諸方開堂有法說山僧開堂無法說有法說鶖嶺拈來無處著無法說座上爐烟飄屋角日間浩浩摘楊花夜裏明明聽鼠嚼於此會得不受顢頇其或未然看取註脚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制日上堂五里亭十里舖夜則明行晝暗度任是銅頭鐵額來頂門一擊全身露今則坐籌圍幄之中決勝八方之路且如保民庇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邊邦寧靜干戈息萬里歌謠樂太平」　上堂諸人有寶用得極熟在空滿空在谷滿谷動靜忙閒頭出頭沒四衆各念佛持經五葷者飲酒食肉兩箇看來斤兩咸足山僧日用只如斯荷葉爲衣瓔珞粥盡力一句道將來不過尋常咄咄」　上堂未曾開口舌頭已遍三千更覓言詮猶是畫蛇添足何如樂則歡喜苦則哭許多癡人向外尋尋到驢年沒下落屈屈屈不特有情有知要且無情成佛大衆且道無情如何成佛香爐石磬丹墀走瓦礫泥團跳上堂」　上堂有時晴有時雨有時睡有時起有時呷飯有時屙屎擬議思量白雲萬里」　上堂五五二十五六六三十六溪西鷄齊啼屋北鹿獨宿現前人天與魔佛一棒當頭痛徹骨倒腹傾腸翻

成褻賡亘久云蒼天蒼天　上堂進前一步太過退
後一步不及引而不發箭箭中的直饒釋迦老人未
免以舌掛壁無邊香水海向耳畔傾盡大地拈來向
脚尖踢其中一點自天然牧童牛背横吹笛　住平
越福泉山上堂毿毿毵毵磊磊落落說則不聞聞則
不說高山流水兮若箇知音下里巴歌兮盡成雅曲
山僧終日口喃喃其奈儞曾聽不熟聽得熟三十拄
杖打得頭破血出　上堂或時風或時雪大冶紅爐
分外熱觸之則燎却面門背之則寒颼冷鐵於此會
得阿彌陀佛與釋迦牟尼聚首同參其或未然未免
腦後著楔　上堂人人有箇目前機只爲尋常放過
伊毋負我儂千古意得偷閒處略提撕且道作麼生
提撕亘久云天晴放火山頭黑下雨尋牛兩脚泥
上堂洪爐冶鞴好添煤鈍鐵頑銅運得來鑄就金鐘
三尺口龍山一撞響如雷且如龍山寺未撞鐘時樓
賢寺裏三五百人還有聞鐘者麼亘久云筋頭碗底
分明道只恐人聾不解聞　上堂無量法門頻舉出
百千三昧就中看花簇簇錦攢攢只是無容正眼看

看得圓至少半邊既是圓全因甚少半邊參　上堂
口說話鼻出息眼見耳聞無了日饒他伎倆鬥得來
只要一箇拳頭疾能治野狐精能使參禪畢盡情道
出告諸人試問諸人識不識識則快活平生不識則
昏迷苦極　上堂在儒習儒在佛習佛動止施爲何
所不足百千萬劫只如斯任是神通跳不出直饒跳
得出鳥倦還歸樹裏宿　上堂本無正本無邪何用
隄防試鏌鋣摸著秤鎚著實冷也須隨分納些些
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尚未來惟有今日事徘徊夢
眼開君不見古蒼苔多少行人盡活埋
紫竹靈隱印文禪師謝知事上堂烹佛煉祖須假作
家鉗鎚扶宗荷教倚仗本分弟兄交加肘臂互喚主
賓知音明眼相照同心統三界以爲家作四生之依
怙可以發大機施大用起祥雲布瑞氣令滿堂大衆
箇箇如龍似虎人人玉轉珠回到者裏不惟扶豎宗
乘亦乃流通正眼既然如此且道烹佛煉祖意作麼
生擊碎驪龍明月珠敲出鳳凰五色髓　因事解制
上堂法愛最難別其如世道何他年同聚首古鏡復

重磨煖瓶連雪水鳴錫帶風多滿堂龍象客暫度別山阿且道卽今聖制告圓慶賞一句作麼生道長將日月爲天眼踏破乾坤脚底寬

黄平九龍半雲慧禪師吉安羅氏子幼失恃怙七歲伊族送普陀山萬福堂禮月清披剃十八歲在本山圓具發心遍參師志願多重修持所以到處以行務爲先至雙桂參破祖元水頭機緣相契承祖印可後入黔克苦建叢林十有餘所惟九龍頗稱意故歸九龍示寂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八　上堂拈起拄杖云者木上座相伴老僧二三十年來穿雲渡水共歷艱辛有時穩坐家堂藉他撐門拄戶有時慣熟露布憑渠打雨敲風今日豈肯各施方便畫一畫云畫斷千差無異路卓一卓云等閒卓破上頭關喝一喝下座　上堂卓拄杖一下云山僧惟憑此棒要絕諸人伎倆當下斷卻命根作箇諸方榜樣如上祖師心印教外傳來似鐵牛之狀年印月印日印時印良久云今日盡情托開與汝諸人印證咦切忌錯認

臨濟三十三世天童第三代破山下

象崖珽禪師法嗣

永寧中和雲腹智禪師蜀之順慶李氏子母何氏夜夢僧托鉢入門覺而生於本境水月庵禮六度薙染因聽繩朴法師講法華經至若坐若經行處頓啓疑情始參含璞未契後參象崖和尚印可出世住蜀之三聖悟燈黔之雲歸清涼長壽復與永寧中和入楚因由不贅　上堂豎拂子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印泥印水印空乃至森羅萬象無不印之卽今清涼四衆臨筵人天普集且道還在祖師心印裏麼若也會得不勞彈指樓閣門開百千善財一齊敬禮其或未然一片白雲橫谷口許多歸鳥盡迷巢喝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太平衲僧得一海衆雲臻遂顧視左右云且道一作麼生得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且道過在於何師云領取三十拄杖僧擬議師便打乃云爐鞴重開鎔凡鑄聖鉗鎚再舉點鐵成金若是當爐不避火底衲僧向者裏鎔作一團鍊成一片正法眼直下開明秘密藏通身

突露不枉請主添煤添炭山僧扇風扇火其或未然巧匠爐邊鈍鐵多」　朔日上堂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乃顧視左右震威一喝云諸人者還識得一麽若識得一百千諸佛體共生三才四相從此出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豁開頂門正眼放出當陽鐵鷂一任南北東西管教隨流得妙是則是忽遇卒風暴雨時又作麽生迴避切莫將身潛古廟喝一喝下座」　師誕日上堂未知生焉知死死卽生生卽死生死直教徹到底驚起長空鐵鷂兒吞却門前石獅子且不涉生死一句作麽生道虛空卓立五須彌喝一喝下座」　上堂昨夜三十日今朝是新年鼓樂喧天地人人盡歌歡就裏有一人不隨聲色轉不逐四時遷且道是那一人遂擲下拄杖云參」　解制東風解凍艸萌芽行脚衲僧亂似麻帶水拖泥驀直去阿誰當道摘楊花遂拈拄杖召衆云卽今莫有摘楊花底麽出來試道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一齊打散歸方丈

開州龍音余山瑞禪師西蜀王氏子母張氏十六歲於本境奉聖寺禮惟遠祝髮隨遠赴講席聽楞嚴經至七處徵心八還辯見處忽起疑情便辭出關至楚之承天吉祥寺參一老宿宿示遍參師禮退遊江西至廬山參慧燈靜主緣不相契往浙之徑山參語風又至天台參大道法師道指參天童密祖依祖圓具後參瑞光項目勤務三載亦不契方辭歸里參象崖和尚印可後住黔之龍音崇寧粵之華林滇之報恩慈光獅雲鹿苑指林慧光正續常樂復終於報恩」　上堂幾天陰雨幾天晴爲道求師訪百城要會毗盧無相印千峰頂上出頭行德山曹洞潙仰雲門濟宗玄要奪境奪人輥毬打鼓懺罪安心乾屎橛麻三斤草鞋踏雪人人見竹枝敲雲箇箇聞直饒臨風快便未免拂跡成痕箇中若有白眉客何須費我頂門針喝一喝」　上堂名不得狀不得嶢嶂四青孤月白磋杵聲聲到枕寒最憐千里未歸客舉拄杖云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擺手出潼關山僧不再舉喝一喝云推倒面前須彌山鞭起石龍能作雨」　上堂到山貧骨勁抵志淸標潔甕牖度涼風繩樞穿曉月耳聽之而爲聲目視之而成

色該萬變而有餘會殊途以同轍猢猻天半攪銀河觸倒東華一箇缺喝云十字一直一橫莫道山僧扯白」 上堂正位來偏位來金樓玉宇夜生苔眼前色耳畔聲古寺敲鐘月正明伶俐衲僧覷不得也隔鄉關半日程拈起杖云惟有拄杖子橫豎握權衡卓一卓下座」 上堂超言象外不涉寰中發箭鋒機攬括利器睦州現成公案豈爲獨接雲門黃龍室內三關至今奔走衲子要會便會眨眼成盲以拄杖擊案云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思南海雲純一源禪師蜀之趙氏子母楊氏七歲送本境南華寺剃染參黃檗象崖和尚印可住黔之海雲寺」 上堂十虛融攝正眼洞明八表昇平圓機獨運萬象不能藏覆千聖無以擬倫明明絕承當歷歷無回互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艸偃風行弘開一道神光不落見聞知覺正恁麼時家邦穩密則且置祇如拈香報國一句作麼生道萬里山河歸有道十方世界樂無爲」 上堂目擊塵塵剎剎同居華藏海中頂門密密堂堂渾是無生法象所以拈一莖艸現丈六身吹一布毛傳正法眼離無離有絕聖絕凡八字打開分明顯示還委悉麼舉拂子云東方妙喜世界也不離箇裏西方極樂世界也不離箇裏上方兜率世界也不離箇裏如是則一處通百處千處一時通一處圓千處萬處一時圓且不離本有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念念不遷仁德重朝朝常共野雲閒」 上堂海雲鼓浪虎水揚塵衆德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剎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下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擊拂子云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黔南會燈錄卷第一

黔南會燈錄卷第二

習安天龍　如純　輯

雪嶺繼禪師法嗣

貴陽西山語嵩傳裔禪師西蜀宋氏子幼失恃怙育於祖母至二十三歲祖母歿於本境白鶴菴禮性空老宿出家修忍辱行一日得行脚僧指參破雪和尚圓具後服勤六載每有問難同參咸服雪寂師矢志遍參至重慶遇長破杲和尚印證後入黔開法於牟尼山報國禪寺又闢西山傳法寺後住鼎州德山乾明寺退院遊江浙上天童掃密祖塔因病坐化隨從門人扶靈骨歸黔建塔於西山鳳凰池畔　上堂問一爻未動時如何師云三爻四爻僧滯立師云立地死漢問生死未了時如何師云老僧不是生死中人進云師今陞座爲阿誰師云爲你者鈍阿師進云學人本無生死可了師云自顛自倒漢乃云一問一答平空起浪立主立賓拖泥帶水所謂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嚬呻曲爲中下若是靈利衲子向牟尼未出方丈諸人未問已前領略得猶較些子既然如是敢問諸人只如未出方丈未問已前作麼領會瞥喝一喝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　浴佛上堂問臨機不見佛大悟不存師時如何師云正是途中漢進云脚跟點地鼻孔撩天去也師云也須急著眼始得問四月八日即不問急水灘頭事若何師云山前麥熟也未僧擬議師云隨波逐浪去也乃云田裏禾青山前麥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佛畢竟是箇甚麼向者裏明得不須彈指樓閣門八字打開正法眼一時流通百億釋迦百億彌勒百億文殊百億普賢百億善財百億香水海百億須彌山盡在山僧拄杖頭上擊大法鼓吹大法螺演大法義轉大法輪與盡大地衆生解黏去縛抽釘拔楔去也何用分手指天指地一場漏逗大衆還委悉麼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馬坪拄杖子跨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驚駭東海龍王連日雨似盆傾令大地山河卉木叢林一切有情無情均霑雨露處處稿苗吐花結實山山枯草帶潤回蘇獨有一物風吹不著雨打不溼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且道是甚麼

物大衆問取燈籠露柱」　上堂依教奉行倚墻靠壁教外別傳節上生枝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麼不恁麼總不是到者裏把斷要津不通凡聖直饒通身是口說不出通身是眼見不及所謂坐斷報化佛頭底來也須喫棒何故箇中無背路誰是出頭人」　上堂昨日山前堆白雪今朝座上起清風不是有不是空觀體相呈向上宗巖畔石女睡初醒拍手呵呵笑不窮大衆且道巖畔石女笑箇甚麼顧左右云笑山僧不惜眉毛」　上堂當陽獨露照無私草木昆蟲徹證時觸目分明沒漸次莫教擬議更停思」　長破老和尚誕辰上堂適來方丈裏有一句子擬向長破老人祝嚴却被木上座勘破了也即今未免重重漏逗舉似諸人既然且道木上座具甚麼眼有如是勘驗大衆試檢擇看卓一卓云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解制上堂問倚天長劒揮戈拂日時如何師云截却舌頭進云坐斷十方去也師云未具衲僧氣象在問參禪學道不記歲月作麼生是解制一句師云打開布袋口問如何是的的意師云還我九十日

飯錢來與汝道僧禮拜師云披毛戴角有分在進云正是學人受用師云救得一半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云七念八念也僧禮拜師云重疊關山乃云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隔山見烟知是火隔墻見角知是牛所以未結制已前山是山水是水燈籠是燈籠露拄是露柱僧是僧俗是俗本不曾滅一絲毫只如今日當解制時亦俗是俗僧是僧露柱是露柱燈籠是燈籠水是水山是山亦不曾增一絲毫若論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厮結眉毛晝三夜三正是平地喫交且道見成賞勞一句作麼生道卓杖云九旬霜雪盡一花天地春」　送嵩目上座出川省覲破山師翁長破杲和尚上堂正令已行十方坐斷玄機獨唱影響氷消只是廓步大方不移本座貫通今古不起一念只如轉天關回地軸亦不費纖毫力所謂有恁麼事必有恁麼人既有恁麼人又何患乎宗風不振祖道不行如是正法眼藏密密流通諸佛慧命綿綿繼續承上廸下一句全收且作麼生是全收一句麗天紅日無私照大地山河一樣春」　出山示衆建法幢立

宗旨非金石心肝生鐵脊梁豈能全身擔荷所謂忠臣孝子受辱如榮視死若生若一念差殊便生恐怖以邪爲正以直爲曲屈體受辱遺臭萬年焉能爲天下後世楷模既然我本無愧到者裏豈可當爐避火事宜直下承當然則如是出山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見義不爲非勇士臨危不變始驚羣拽杖便行

僧問杲日當空爲甚被片雲遮却師云闍黎是那裏人僧擬對師云片雲遮却　僧參次師問云汝號甚麼僧云庭栢師云黑風起時作麼生僧云如如不動師云七顛八倒也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胡來胡現進云磨後如何師云漢來漢現進云已磨未磨時如何師云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遂以偈示之黃梅會裏盡高僧箇箇猶磨鏡上痕獨許負舂盧行者一花五葉廣傳燈問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誰是堅固者師云夢幻泡影　示六如老僧六如老僧求我偈未拈紙前文彩備重重吐露布葛藤下筆分明無一字珍重闍黎高著眼切忌莫作佛法會咄且道作什麼會速道速道　示航濟禪人航濟航濟黑

風起時作麼迴避羅刹鬼國裏切莫兒戲咦只須撐到蘆花岸始得船兒牢把繫牢把緊得魚沽酒醉打睡　示慈讓佛本居士大全直指之旨不立語言文字無論僧俗男女只教當下見性成佛且道如何是佛居士便是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超生死不相干之地了鬼神覷不破之機苟或未能正好向日用尋常處努力參究偈云佛即汝汝即佛人法雙泯本無一物示君軒佛帆居士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心動畢竟是甚麼向者裏著得一語始識本無佛亦無禪就中一句自方圓却笑區區外馳者可憐掘地覓青天　參禪偈參禪要割愛始得大自在求佛被佛魔求法被法礙恁麼不恁麼一鎚俱粉碎絕後復再甦是名眞慶快參禪本無別爲破生死訣無分智與愚豈論巧與拙只以悟爲期切莫拘時節倏然斷命根拔出眼中屑參禪要死志畢竟爲何事任他寒暑遷金石心不易佛祖尚不爲說甚名與利若人果恁麼可謂眞法器參禪要細心如履薄臨深念念不輕忽時時惜寸陰恁麼能返察鑽盡始存金再入紅爐

煉莫教由自任參禪莫偷安努力更加參體道無他事無事正欺謾口說無事易心中無事難老僧曾經歷須教汝返觀參禪不是假一切俱放下十年二十年須教學個啞只待自點頭不指鹿爲馬有人忽問渠麁拳劈口打」 頌世尊初生母胎纔出便稱尊大似靈龜拂跡痕由此是非無了日冤冤禍禍友兒孫」 頌南泉斬貓將軍令出豈容遲」掃烟塵定業基敗拾旌旗還故國功勛不見玉丹墀」 廣額屠兒子規啼破百花春遠客還鄉罷問津多少貧兒誇富貴不知原是舊時人」 大乘經首題八字昔有僧問地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藏曰看取下頭註脚啼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家家門首長安道何事行人在路傍」 高峰枕子正恁麼時無夢無想枕子墮地船高水漲」 夏日看雨示若訥禪人雨浸荷花滿院香薰風拂拂生微凉若將佛法攻文字屈殺胡僧遠渡江」 示徹空庄頭祖翁田地幾荒蕪幸得庄頭氣力麁耕去耕來稀爛熟而今全不費工夫」 拄杖子生來傲骨別芳叢氣節孤高孰與同佛祖頡綱猶有托只教千古振宗風」 重陽前一日示衆飄飄落葉打虛窗月冷猿啼幾斷腸堂下雖無一丈草上林誰破五更霜」 警語日用尋常勿自欺但觀善惡未萌時樞機動處能先覺了了分明本不迷

敏樹相禪師法嗣

石阡中華天隱崇禪師蜀東畢氏子年二十四禮破山和尚披剃往參敏樹樹以三頓棒話示之師領參三載竟無下落復覲山偶一士問山棒喝因緣曰弟子止知其痛而不知其地師挺身曰痛處即是地山顧師復視士云痛處即地耶師從此悟入至晚山又問師今日居士問老僧甚麼師舉其問山曰人前何得亂語師曰見義不爲無勇山曰汝還記得老僧荅的話麼師曰某甲從今不疑老和尚舌頭山云且道老僧是有說爲爾不疑是無說爲爾不疑師曰更要說有說無作麼山云爲憐三歲子不惜兩行眉師辭參象崖崖問趙州喫茶話上座作麼生會師置杯曰學人不會崖云聞上座同敏和尚住數年來茶話也

不會師起身曰莫道不會崖云即今作麼生師作禮曰謝和尚茶拂袖而出一日崖又問庭前栢樹子上座作麼會師云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崖即命頌師信口頌云趙州老漢太無端指出庭前栢樹看只爲分明人不薦古今多少受顢頇崖再命頌喫茶話師立頌云堪笑趙州老作家掘坑平地驗龍蛇相逢盡道喫茶去幾箇曾知路不賒崖因留師圓具後又將趙州訪二菴主話驗之師復對無疑一日辭崖復覲敏樹樹見師至即問云爾離老僧數年一向在何處師曰黔省樹云黔中時物近日是賤是貴師曰和尚到時自然曉得樹云恁麼則錯過地頭來也師云今日又來撞著者漢樹云好與汝三十拄杖且道是賞是罰師曰棒頭有眼樹一日又以靈雲悟桃花話勘驗師對無讓樹乃書源流付囑」

上堂雲臺峰頂逈別人間提持衲僧向上巴鼻揭示佛祖玄要機關目視左右云正當恁麼時截羣機於掌握挂寶劒於眉端三世諸佛亡鋒結舌六代祖師忍氣呑聲功高千古壁立萬仞正令既行十方坐斷到此端的知有向上一路在大衆還知向上一路麼良久云前峰高出斷鴻外把手無人誰共行喝一喝下座」

上堂衲僧鼻孔祖佛心宗會與不會總在其中且道其中是箇甚麼遂卓拄杖云者條拄杖安南塞北指西劃東到者裏一任牛擒虎兕活捉獰龍任是文殊普賢到來也須束手歸降釋迦彌勒直得退身有分豈但三賢膽喪十地魂驚若非其人大難委悉」

上堂千聖出世惟究一心五宗設教直指單傳三乘十二分總成剩語一千七百則盡是閒言承言滯句者埋沒家寶執棒疑喝者未透根源與麼吐露沾唇挂齒直饒薦得早是無端咄

思南中和天湖正印禪師蜀之重慶李氏子參敏樹和尚徹證源底親承印可」

上堂獅子吼時芳草綠天下衲僧跳不出象王行處絕狐踪鐵額銅頭敲脫骨大溈拄杖送香嚴仰山堂前圓鏡撲毒氣薰來萬古新親切人入眞面目本無一法與諸人管教千足與萬足咄」

臘八上堂皇宮捨去雪山中穿膝蘆芽荒草蓬不覺六年成禍事明星撥碎眼睛空顧視左

右云還見釋迦老子麼不歷僧祇獲法身鼻孔依前搭上唇」　上堂閉門打坐接上上機顧鑑嚬呻曲爲中下顧大衆拈拂子云見麼擊禪牀云聞麼喝一喝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上堂恁麼去二祖禮了歸舊位恁麼來栽松道者出黃梅不恁麼中恁麼三度棒頭沒交涉恁麼中不恁麼胡鬚赤撞赤鬚胡」　上堂第一義明歷歷二邊不著中道不立徧界分身月臨秋碧釋迦老子覩明星殃及兒孫沒了日

思南安化東山潁秀悟禪師上堂離相顯中其間殊勝莫測誠言物格至眞動靜不移所以道譬如虛空體藉羣相而發輝乃至一切語默言詞施爲作用千差同一貫萬種共一心祇要人人返照回光究出自已本命元辰落處動則行雲流水靜則心開朗耀且不動不靜一句作麼生道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道通天威光匝地本與佛祖同根人天一體三千界內無不禀此樞機普天之下莫不承此恩力收攝圓融應用無際設使千聖萬聖出來不移易一絲毫祇如臨濟德山石霜雲門各顯奇特可以蓋聲蓋色亘古亘今敵聖超賢輝揚佛日也不出者箇大衆若恁麼去風行草偃不恁麼去草偃風行且不動鋒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杖頭開正眼法界吐心珠」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猶是虛空裏釘橛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何勞掘地更尋天大衆須知者箇消息直下千差坐斷不隔絲毫覿體承當壁立萬仞還委悉麼良久云空劫已前諸佛子話頭不學自方圓

安順長壽天語懷禪師上堂描不成底一段天機日日顯露畫不就底者點玄妙時時敷揚綿綿也化工化母織成古錦密密也彰名彰號結作金羅山僧今日向寶華王座上當陽拈出只要人人全身擔荷覿體承當去也苟或擬議更與諸人點破擲拄杖鼓掌呵呵下座」　上堂道廓玄圓超情離見逢境則應遇緣即彰在在彌漫處處明歷穿衣喫飯勿越尋常洞達行藏不移寸步堂堂巍湛兀兀騰暉拔萃超羣元無縛著折旋俯仰任放任收且道恁麼與不恁麼看勘眉目相去多少以手作策眉勢云兩眸洞話千般

巧難及眉橫向上尊」 上堂家家有門戶戶有路中有一人體無去住出入尋常語言動步也有作奴作郎亦有掌權掌祿若道他知逢緣遇境策著磕著因甚處處失却鼻孔且道知底是不知底是試道道看

江口香山聖符越禪師佛成道日上堂今朝臘月八悉達成釋迦忽地覩明星剌却雙眼睛老瞿曇沒傷慘正好推出三門外一任風搖雨打雖然如是也不得辜負伊四十九年說法法說非法非非法狠藉五千四十八檢點將來笑倒巫山十二峽喝一喝云恰恰」 元旦上堂時清地泰發生萬彙風雨頻調八方慶快普天揚道化遍空飛鸞鸞祇如出格道人作麼生慶賀遂拈拄杖作笛勢云惟者一枝無孔笛風前常韻太平歌」 上堂佛法無多子仁者自迷源南山對北斗門戶共相連出入同來往坐臥同起眠恒河沙數劫常在於其間天左轉地右旋日月雙輪懸照破寒山鼻孔只教拾得流涎咄咄咄是甚麼乾矢橛」 上堂今朝中秋節長空明皎月萬里片雲無千山孤氣絕江水不生波斗星拱紫闕露柱踍跳時燈籠笑搖曳木人唱哩囉石女歌未歇向者裏會得諸佛相續不絕亦任倒涙橫雲亦任敲風打月噎還有拄杖頭邊覿靜分明底親切更親切天上人間渾莫測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小參一是一二是二分明題目分明句不作有相看不作無爲會未許聖同羣難容凡逐隊一切時中常現前無下無高無向背諸人會也麼張公飲酒李公醉醉後歸家橫接響

貴陽興國祿藜甫禪師蜀之張氏子在黔禮淨初披剃依梵行和尚具足參敏樹和尚印證」 浴佛上堂年年惡水浴悉達一度傾時一度辣普天散作雨花香笑倒雲門要打殺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今朝落在山僧手裏兩箇古錐一時打殺且道山僧有何長處喝一喝云中興臨濟宗扶起無爲化」 掃得戒梵行和尚塔波羅提邊生瑞氣光呑佛日燕天地而今拜掃報深恩乾矢橛頭明歷歷插香云戒月孤圓絕覆藏眞香直透吾師鼻」 佛誕日上堂不涉凡聖路頭脫却生死窩窟獨露眞常不存影相橫身天外獨步大方所以釋迦老子初出母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便道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今日看來大似一箇扶頭一箇扶尾遞相鈍置山僧此語有兩負門緇素得出婆兒原是小新婦其或未然依舊日午打三更」 佛誕日上堂擊石火閃電光擬議則天懸地隔眨眼則落塹墮坑不是能語欺人要且千途勦絕即今山僧揮殺活劒掣閃電機一一與人解黏去縛拔楔抽釘使其當下了徹不致沉沒生死箇箇如釋迦老子無處不稱尊還見世尊也無良久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示衆道人行履在尋常剔起眉毛休放過昂藏鼻孔沒多般徹體風流活鱍鱍觸背關頭俱撥破何須向外強穿鑿虛空粉碎欲誰知任意經行及坐臥拈拂子拂一拂云大衆見麼山僧手裏白拂恁是佛祖到來也放伊不過因甚如此放過即不可」 元旦示衆佛日重輝祖道新曇花先占上林春入心絕慮泥牛吼天運融和石虎伸拂斷風播超往古杖除山水絕疎親於今盡沐皇風化率土含麻仰至仁」 舉雲門因僧問一念不生還有過也無門曰須彌山話頌曰一念不生千差萬錯須彌山頂有無不著珍重禪流親切句休得無繩自討縛」 頌趙州訪二庵主入虎穴探虎子雙放雙收竭俊機趙州用處原無異識者雖多會者稀

貴筑華光聖圖行禪師上堂月映寒潭秋水共長天一色嵐拔紫岫落霞與孤鶩齊飛境致依然一點也瞞他不得情塵好處六門焉敢自欺卓拄杖下座」 上堂天晴地下乾落雨路上濕盡是目前機亦非心外事嗟哉向道人及至半途費不若種田翁通身沒氣息有氣息黔中山楚中水四海五湖王化裏迷時項笠走千山悟處歸家是自己咄」 上堂參禪參見性學道學明心念念歸實際時時勿外尋撞碎無明窟掀翻爛葛藤直到不疑地方得見家珍且道見後如何良久云饑來喫飯冷穿衣閒時打坐倦時睡

偏橋雲臺淨空明禪師上堂盤山和尚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大慧老人云白鷺下田

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看他三大老應時及節提
持箇事無非要人莫被聲色境物所轉當下回光返
照識取根源今日老僧亦恁麼舉示亦是要汝諸人
當下回光返照識取自已根源還識麼良久云錯
上堂舉眞淨和尙示衆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
一體脚頭脚尾橫三竪四北貝盧洲火發燒著帝釋
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
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鬍子醉中驚覺起來撫掌
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
師云當時眞淨老人恁麼提唱大似跟空四海傍視
無人可惜一衆錯過雲臺當日若類此數正好還他
劈面一咄看他面皮放在什麼處
貴陽黔靈赤松領禪師蜀之潼川韓氏子母謝氏因
世亂入黔年十五自喜出塵遂入南望山住靜數載
因到九峰參靈藥和尙藥示參萬法歸一後禮白雲
西識披剃參敏樹和尙發明親承印證閉關三載出
闢黔靈開法行化三十餘年道振黔地湖海衲子聞
風翕集座下得法者數十餘人集錄五卷已刻入大
藏師志始終黔靈故門弟子爲師預建塔於本山之
陽　上堂杖笠隨身滿谷白雲關不住蒲鞋著脚沿
途芳草襯人來步步踏著實地節節透出玄源到者
裏所以不惜醜拙只得將從前撞著箇無面孔老人
分付底無義味事對衆舉揚去也且道如何是無義
味事良久擲拂子下座　上堂雪積千山玉關河萬
里淸心光無可比推倒戒牆行何以故事同一家理
源不二得無漏學戒定慧具汝等還識菩薩心地法
門麼撫尺一下云諦聽諦聽　上堂王宮一降指天
地漏洩郞當式太過只爲當年行七步而今徧地走
禪和　上堂若道卽心卽佛未免矢上加尖若道非
心非佛亦是揚聲止響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
在今時萬象籠罩不住千聖拽不回頭畢竟作麼生
道良久云輪王全意氣寶印自然尊　上堂千載奇
逢在一朝了明大事始全超雖然踏著還源路及至
深深更寂寥所以道祖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
若旣得成舉足便超千聖外大千世界一毫端　上
堂本分宗乘越萬機一塵不立絕思惟明明歷歷無

邊際非佛非心更是誰更是誰却也奇認著原來不是伊即今人境分明句翻身踏倒五須彌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云祖師心印鐵牛機」上堂元旦初過又上元朗然一月印中天好箇未生前句子了了分明在目前上方本自光明滿世界有時月半邊今日黔靈移到此人間天上共同圓且道圓箇甚麼咄」

小參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水窮山盡處方識自家珍諸昆衆今夜初入期會值山僧爐鞴始開鉗鎚新設只要棒下知歸言前領略稍有擬議便錯過了也急須剔起眉毛高著眼孔向七尺單前大死一回直得冷灰豆爆却來方丈裏通箇消息珍重

偏橋福雲天機通禪師上堂年年此日臘八正覺山前花蘂發瞿曇夜半覩明星覷著兩眼一齊瞎打破者箇關頭現出多少奇特普觀大地衆生俱具如來妙德皆因背覺合塵故爾輪廻差別今遇老僧指示與衆聊通一脈若向者裏會得心佛同欣同悅誠恐當面不識猶似水中撈月咄

黔南會燈錄卷第二

黔南會燈錄卷第三

習安天龍　如純　輯

燕居申禪師法嗣

黃平雲居述中合舜禪師蜀之順慶戴氏子久參燕居申和尚印證僦居行化於平越之松平後闢雲居未就出寓陽寶山康熙癸亥季春初三日子時圓寂黃平僧俗慕師道行迎靈骨回雲居建塔藏焉世壽六十三僧臘不記」上堂昨日天晴今朝下雨草木爭鮮河山鬬麗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鳥飛展翅魚行擺尾於斯見得一一天然旨趣重重現成道理其或未然一片白雲橫谷口許多歸鳥盡迷巢喝一喝下座」上堂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但能一念回光始知見成受用且如何是見成受用擊拂子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上堂拂開千叡霧掃去萬山雲四面無遮障青天輾日輪以拄杖打圓相云日輪現也汝等諸人好生照看」上堂拈拄杖云祇者箇知不能知識不能識撿點得出參學事畢所以道闢門家中坐草鞋都走破閉眼見山河掩耳聞

葉墮東山水上行西河火裏坐說與聾人聽啞子口
笑破即此妙伽陀不許妄分鑿
黎峨耒佛燈幢禪師在本郡三教寺禮太和剃染
後䟽能法師習講依山暉圓具參燕居和尚印可
上堂潦倒踈慵七十餘了無佛法向人提難辭緇侶
慇懃請曳杖登壇爲解疑衆中還有欲解疑者麼有
則出來對衆決擇如無山僧直切相爲去也擲拄杖
下座　頌殃崛產難陰陽造化元無跡春在花枝本
自妍送語傳言失却鼻其家子母自團圓　麻三斤
洞山麻三斤分明舉似君頷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清鎮九龍鐵梅珍禪師蜀南隆昌陳氏子在黔平越
府準提菴禮無無披剃參燕居和尚印可　上堂有
耳不解聽無眼反能窺啞子做了夢好歹自家知
上堂冬來覺得冷春來覺得熱冷暖各自知圓通無
話說　上堂苦樂二途總不出乎自性聖凡二路無
非迷悟相分祇如當下明自性絕悟迷翻苦爲樂轉
凡成聖一句又作麼生唱舉顧視左右云吾無隱乎
爾　解制上堂無結無解總不覺得有解有結迷因

受惑覺從無處生迷向有中滅遂以拄杖打左右云
棒頭擊碎岩頭關時人跳出無生滅此回未悟待驢
年謾罵雲歸箇饒舌　上堂恁麼物名曰心五蘊山
前恁縱橫亦非青黃赤白亦非長短相形無玄無妙
無臭無聲有時喝風棒月有時吐霧吞雲有時一塵
不立有時萬象咸新且端的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
云從今指出如來藏八兩原來是半斤　小參人人
鼻孔撩天箇箇脚跟點地必要起模畫樣總是當人
不濟縱來會我圓通錯過光陰瞬息何不還家穩坐
辦取自身利益莫學矮子看戲好歹只聽別人分析
喝一喝　頌世尊初生母胎纔出便稱尊大口誇張
不讓人將謂深宮人不見却遭話欛到如今　世尊
覩星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六年雪嶺
成何事尤道明星落眼中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春
日融和春草深春風淡蕩滿園林落花誤遺隨流水
惹得漁郎來問津

丈雪醉禪師法嗣

安籠玉泉月幢了禪師蜀之重慶毛氏子母陶氏夢

僧送桃食而生禮寶山薙髮始參破雪歸源靈筏緣不相契又參象崖久亦不契後參丈雪和尚印可住滇之石寶黔之靜隱南明龍泉玉泉師終於玉泉時康熙丙午季冬廿二日也臨寂時有悟心侍者報衆日和尚欲棄世矣令吾先行卽應聲而化師果隨寂塔於寺西 上堂堪笑老瞿曇忒煞沒傝㑩殃及不肖兒孫平地無風匝匝祇如夜覩明星更是兩眼剌瞎瞎瞎萬劫千生楔難拔 上堂鏡中像海底月眼見最分明祇是難收攝縱收攝舉似明眼人不得喝一喝下座 辭衆上堂威音王已前了上座如三家邨裏石土地相似威音王已後如古廟裏石香爐相似卽今擲以拄杖橫肩云楖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包括五須彌吐納大千界釋迦彌勒無地容身文殊普賢有意難解生死涅槃劃斷眞如佛性捉敗雖然如是諸人切忌笑怪喝一喝下座 上堂屈指數來正月七天下通稱是人日惟有南明不恁麼普請大衆當著力若著力三千年後知端的喝一喝 淸明上堂春風拂拂春山漸青春日融融春鳥催耕路上行人且歌且笑山頂墓前誤認本根南明無事倚欄聽鶯召大衆云且道聽箇甚麼門外春水白如銀 上堂玄玄玄破五作三妙妙妙呼鷄作鵠撞著寒山拾得淨盡掃玉泉不惜兩莖眉告報諸人莫妄造若妄造晴空霹靂當頭斜 小參舉今舉古沉埋佛祖談心談性錯過自家到者裏道有也不得道無也不得道非有也不得道非無也不得道非非有也不得道非非無也不得畢竟如何得良久云不得不得 小參古人烹露地白牛分歲蘭溪者裏無歲可分亦無白牛可烹祇是燒松蓬剔無油燈門前爆竹兩三聲驀召大衆云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云知音不必頻頻擧達者從教暗裏驚 小參光明赫奕無少無欠覷著則兩眼俱瞎咬著則咽喉齊斷設有箇不挂唇齒底也祇救得一半 僧問如何是和尚心要師云無孔鐵鎚當面擲曰如何得入師云看脚下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眨上眉毛早已蹉過曰如何是作止任滅師云截曰如何是閉門打睡接上上機師云因汝在

門外」僧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云汝將心來僧無對師云恁麼即降伏也」士冒雨入山作禮師云殃及居士拖泥帶水曰不曾溼師云又拖了一身也」士問弟子久慕高明奈紅塵擺不脫師云爲甚到者裏士無語師云果然擺不脫

靈隱文禪師法嗣

貴陽法雲大慈度禪師上堂擧王常侍一日訪臨濟同到僧堂內侍曰者一堂僧還看經否濟曰不看經侍曰學禪否濟曰不學禪侍曰經又不看禪又不學畢竟作甚麼濟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侍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瞖又作麼生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云臨濟大師當時手握一柄金剛王寶劒氣衝宇宙縱橫天下莫敢觸其鋒者因甚被箇官人一拶便見氷消瓦解且道這官人有甚長處聽取頌出世出世間希有事顯發須憑過量人只將定國安邦手撥轉如來正法輪」上堂平地登高易從空放下難本來無一物何處覓心安既無物又無心且道放下箇甚麼不見道昔日有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僧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其僧有省又且道者僧省箇甚麼具眼者試道道看」上堂遂拈拄杖云見麼擊禪床云聞麼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若也分山僧拄杖子疑殺天下人若也不分流通正眼坐斷古今說甚麼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斤一大藏教是閒故紙三千公案乃爛葛藤將來盡底掀翻一任口吞佛祖眼蓋乾坤直饒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也教有屈無伸恁麼告報大似壓良爲賤衆中設有箇傍不肯底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山僧又只得飲氣吞聲還有麼如無據款結案去也卓一卓下座

貴陽東山梅溪度禪師西蜀永川張氏子母吳氏父攜入黔禮本山知如薙髮依潤浪受沙彌戒後親靈隱和尙圓具充維那發明親承印證後開法滇黔往來行化語錄十卷預刻入藏因上天童掃密祖塔回至漢陽棲隱示疾一日告衆說偈云來不拘者畔去豈涉那邊兩頭俱坐斷一月正中天遂投筆而逝法

24

嗣紹南法雨依法荼毗奉靈骨舍利歸東山入塔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七」　上堂梅花鬪雪芳楊柳爭春麗日月快如梭吾年三十四拈拄杖召大衆云且道拄杖子年多少卓一卓上座」　上堂拈椎竪拂波吒不少搖唇鼓舌絡索太多怎似珊珊明月瑟瑟西風鴻鴈穿雲天際菊花倚笑籬東飄飄黃葉舞長空玉露涓涓濕桂叢不是向上事亦非教外宗且自舒自卷一句作麼生道落霞與孤鶩任運自西東」　上堂研眞眞絕相斷妄妄無蹤眞妄一齊了日頭東畔紅」　上堂一溪絲柳如烟幾樹梨花似雪誰謂寂爾無聲晝夜熾然常說正恁麼時寂爾無聲的拈過一邊熾然常說的如何話會良久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上堂指天指地是今朝天下同將惡水澆澆得瞿曇無走處藏身芥裏自叨叨大衆且道他說箇甚麼自從降蹟閻浮世水厄年年被一遭」　上堂四月十五結却布袋口大家在裏許磨礲擦礪苦骨勞筋七月十五解開布袋口大家出外邊擔囊負鉢涉水登山雖然祇如不結不解之時爾諸人在甚麼處住脚若知住脚所在則三千世界總一道場百億山河皆一佛刹有情無情是中出入眞諦俗諦此內交參何須九旬禁足三月調心正眼觀來却是畫地爲牢無繩自縛正當恁麼時這些說話則且置祇如臨行慶賞一句作麼生道竹杖肩頭橫皎月芒鞋足底踏秋雲」　上堂棒頭領旨喚鐘作甕喝下承當指鹿爲馬說心說性通身泥水舉古舉今遍地荊棘所以道關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嚬呻曲爲中下且道如何是不落中下一句喝一喝」　小參古人以百年壽終之際喚作臘月三十夜若平日工夫不到漆桶不破到此時節地黑天昏胡鑽亂撞良可悲哉諸昆仲一年三百六十日已盡你諸人還辨得此事麼若辨不得則又虛喪一年光陰豈但虛喪此一年光陰從無量劫來至於今日光陰盡是虛喪諸昆仲何不趁此時節提起金剛王劒將從前底昏沉散亂一齊斬去以明朝元旦爲始奮大勇猛起大精進豎生鐵脊梁抱無義味話一直參究歲月不計寒暑莫管如打失一件要緊的物相似定要尋覓覓到

用力不及處尋到留意不得時忽然當下了明原來不在別處卽今香焚栢子炬點蘭膏梅花雪裏飄香爆竹風中送響你諸人還當下了明得麼若了明得說甚麼年終說甚麼月盡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囘」

小參諸方有禪可說我獨無說諸方有道可傳我獨無傳然無之一字包諸有而無餘生萬物而不竭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五行至精能役有數而不能役無數百念紛起能役有識而不能役無識故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舉藥山陞座話頌芥子孔中藏世界毫毛頭上現須彌雖然四面無遮障幾箇男兒著眼窺」 頌夾山二十年未舉宗門中事話昨日抛鎗奔北去今朝跨馬逐雲來饒君氣宇衝牛斗過後與師非將才

鎭遠雲臺慈濟舟禪師初參靈隱文問如何是祖師心印文曰千聖共傳無底鉢師云秖是法身邊事文曰你喚甚麼作法身師便喝文曰你者一喝當得甚麼師云恁麼則不勞三月安居便乃大方獨步文震威一喝師曰作家宗師文曰莫謗老僧好」 上堂撥開向上一竅歷代祖師不知坐斷千聖一機河沙衲子不會恁麼說話大似眼空四海旁若無人大衆須知自已分上有一段光明逈絕知見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途拈起則萬法全彰放下則一塵不立且道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有句非宗旨無言是正傳

甕邑龍山鶴林賢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龍山境師云瑞雪布成銀世界淸氷裝就玉樓臺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氷腸石骨眞男子鐵額銅頭古丈夫進云如何是人中意師云虛空可作新爐鞲鍛鍊凡流入聖流進云人境意承親切指向上宗乘句若何師云此至玉山三十里下山路少上山多乃云我本深山一老夫懸機勉力出蓬廬大張揭地掀天手高架鎔凡鑄聖爐華藏界爲新格局太虛空作古型模寒灰撥出一星火續焰騰輝晃帝都既然如是且道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般若因培於鳳頂菩提果結在龍山

密行忍禪師法嗣

新城圓通萬德開禪師潭州李氏子因避亂入滇寓慈雲菴禮另別和尚剃度後隨密行和尚行脚下楚至衡陽創關開峰時年二十六得受具足後乃偕行遊京都江浙復轉開峰蒙行印可有事將赴滇值世變阻黔之普安客居行化來往二十餘年後歸紫霞遷鎭龍縣主劉公令邑僧請住圓通休老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古人恁麼道大似將常住物作自已用檢點將來好與三十拄杖何故東風狠藉花枝上惹得黃鸝深樹譚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拄杖云祖師公案徹底掀揚皮下有血覿體承當且道承當箇甚麼卓一卓云天地玄黃　上堂不開藥鋪不賣猫頭千差萬別一畢全收卓拄杖云六爻未動先安定一曲巴歌和衆流　除夕小參一年之事今朝畢珍重諸人始徹元識得飯原是米做鉢盂依舊口朝天　示衆欲明其道先歇其狂狂心歇盡覩體全彰且道彰後如何卓拄杖云冬至日添一線長　頌三不是話不是佛兮不是心本來無物可相親三更月落欄杆冷萬里長空鶴一聲

普安紫霞用愚源哲禪師漢陽人十九歲在廬山金竹坪薙染二十四圓具矢志遍參遊江浙歸楚至衡陽得法密行和尚後入黔寓普安舊營三教寺掩關三載出關衆請開法青雲後歸紫霞歐功未果偶疾坐化塔於本山寺之陽壽四十九僧臘三十　示衆一大藏教無箇元字脚說甚麼經律論戒定慧未免驢馬頭間安兎角三千公案乃爛葛藤問甚麼如來禪祖師意亦是烏龜背上白毛生靈利底聞紫霞恁麼道不妨慶快若也未能慢赚平生

聖可玉禪師法嗣

麻哈觀音雪林化禪師蜀之鄭氏子母曹氏寓杭州張家菴禮冷菴披剃依華山見月律師受具足初參玉林國師不契後參重慶華巖遂獲印可　上堂春風纔發動百卉盡含新若以聲色會一年一度生不以聲色會萬古獨稱尊且作麼生是不干聲色一句喝一喝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兎角杖擊碎銀山鐵壁龜毛拂掃開明月清風洞

山麻三斤黏皮帶骨雲門乾屎橛滯殺迷封衲僧面前放過不可祖師門下再犯難容何故常教肚裏如針剌拋向洪波大浪中喝一喝

半雲慧禪師法嗣

黃平九龍三能性柔禪師蜀西楊氏子生値離亂被擄入營在軍伍時皈依金提和尚始發出塵之念後辭軍伍依九龍半雲和尚披剃圓具得法雲寂後繼席此山卒以淸苦振

平陽下芥菴禪師法嗣

貴陽乾明行之篤禪師西蜀李氏子因世亂入黔禮余山禪師祝髮矢志遍參遊江南至蔣山參芥菴和尙印證　上堂雪峰輥毬禾山打鼓趙州喫茶曹山顚酒一滴水作大海波濤一點塵培泰山崔嵬祇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且道是有分付無分付擊禪床一下云對月思玄度臨風懷謝公喝一喝下座　小參日照孤峰暖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於今日巳照月又臨孤峰溪水依然如故且道祖師玄妙訣在甚麼處拂一拂云鷺起暮天沙上鳫海門斜去兩三行　小參當下便會不快漆桶舉起便知漆桶不快有際天之雲濤方可容呑舟之魚有九萬里風方可負垂天之翼趙州老漢道箇粥喫了也洗鉢盂去咄也是針頭削鐵佛面刮金　小參石鞏張弓道吾舞笏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透得者平地丹霄遲疑者遭他埋沒拈了也咄咄當陽好事大家知且喜今朝熱如昨日　小參三日不相見莫作等閒看山僧與諸大衆一別數月餘今日歸來相見依然只是舊時人有甚麼不等閒處拈拄杖卓一下云細雨揩磨好山色春風擡學舊花枝

黔南會燈錄卷第三

黔南會燈錄卷第四

習安天龍　如純　輯

臨濟三十四世天童第四代漢月下

輪菴㗖禪師法嗣

習安雲菴智量禪師。古滇曲靖趙氏子。母張氏。寓黔之普安。禮清脫老宿芟染。後依了徹和尚具足。師因濟衆之心殷重。遂居習安蓮社堂。苦行接待數十餘年不改初志。後遇輪菴和尚遊滇回卓錫本堂。與師機緣相契。遂承付囑。師先號雲空。於是改號雲菴。並易蓮社為獅子林。師愈接納無倦。更建左寮為大士閣于上。常居休老。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庭前梨樹開白花。僧云。某甲不會。師曰。瞎。

破山下石谷慧禪師法嗣

平越龍山竹航海禪師。上堂。路逢劍客須呈劍。非是詩人莫獻詩。所以有時拈花。有時杜口。於是放行把住。徹便機宜。且道不把不放一句作麼生。口門窄極難為語。分付山前十里溪。　上堂。提起線頭。不過方寸。八臂擎天。丈量莫盡。放下鈎竿。總沒邊攔。微塵裏轉妙立偏大千。全放全收。度竅轉關。更為重宣梅蕚圓。柳葉尖。如不會薩喃喃。　上堂。一身兩隻脚。十指八箇丫。覿體親切事。何如不會耶。遂召大衆云。於此會得。不孤釋迦為汝明星刺眼痛切吁嗟。　佛誕上堂。常住世間不滅。今朝何謂初生。直饒周行七步。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也似虛空著楔。賣弄精靈。顧左右云。莫有知忤逆兒孫讚祝者麼。時有僧一喝。師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除夕小參。諸方此夜好盤桓。惟是虎歸不說禪。茶罷直教寒向火。來朝慶節養龍園。　舉趙州問一婆子甚處去。婆云。偷趙州筍去。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州休去。頌。好手手中呈好手。作家家裏揚家醜。無孔鐵鎚相撞時。擊得虛空顛倒走。

雲腹智禪師法嗣

永寧中和會也省禪師。上堂。無邊刹海。不隔毫端。歷劫前事。只在目前。汝等諸人還會麼。倘若不會。頭木上座為汝等註破。拈杖云。毗盧樓閣。姤君開八面玲瓏。接善財滿目。全施無盡藏。那箇男兒肯自裁。喝一

喝」 上堂諸仁者注心聽取拍膝一下下座院主把住云弟子得得請和尙說法何得不說師云老僧奉戒不蓄二物便打退」 上堂開口不相涉無言莫自瞞若道無法說隔去萬重山大家屋裏事豈在唇皮邊喝一喝下座」 上堂先聖道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若存一念心卽白雲萬里若道念佛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若道念法法尙應捨何況非法若道念僧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纔有纖毫卜度便是避溺投火直饒當軒坐斷難免借路傍通卓杖云會麼歷劫無影樹今朝沒底靴」 小參破沙盆折脚鐺貴在兒孫運用般若海涅槃心惟求具眼撑持猿啼鵲噪共談不二圓音水流風動齊揚如來眞諦正令當軒一句如何斷和良久云牧童嶺上一聲笛驚起羣鴉遶樹飛」 小參先聖道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釋迦老子夜覩明星悟道也只薦得第二句三乘十二分教一切修多羅是第三句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尙行棒行喝盡力道去也只在第三句窩臼裏頭出頭沒未有箇道得第一句底在若有道得第一句底坐斷天下人舌頭

普陽金鳳玉龍慧月眼禪師蜀之段氏子參雲腹和尙印證出世闢貴陽之佛吼鎭寧之光明普陽之金鳳終老塔於本山之陽」 上堂拈起拄杖云蓮花產於淤泥不被淤泥所染拄杖子出自荊棘林不被荊棘林所礙人人脚跟下有一段光明輝天鑑地耀古騰今因甚麼漆桶不快還委悉麼卓一卓云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冬日上堂凛冽形雲彌布長空碎玉篩屑目前了無異色惟有孤峰不白驀拈拄杖云大衆且道拄杖子作何下落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 上堂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且道是那一事擲拄杖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三月調心九旬白足扇眞風於紅爐窮玄辯於方寸不促一念豈涉三祇要且人人脚跟點地箇箇頂顯具眼若是直下承當得去放行把住全不由他出入縱橫更非外物頓教七穿八穴東涌西沒步步踏著實地心心契證平常何必更

上他入門戸覓甚麼碗還委悉麼布袋解開從君去也須勤看水牯牛擲拄杖下座」 臘八上堂明星突出瞿曇腦裂逢此時節無法可說唯有鐵蒺蔾打斷虛空舌驚起陝府牛呑却潭底月山岑岑風烈烈山色無非清淨身溪聲便是廣長舌猿鳥無聲空寂寂雲水相從尙未決尙未決踏著秤鉈原是鐵」 上堂悟得一萬事畢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如或不然且待金鳳點頭與汝諸人證據」 上堂三月調心九旬鍊性諸兄弟猢猻子捉敗也未若也未然草鞋終被石頭欺」 上堂不觸事而知金井欄邊絡緯啼不對緣而照明月堂前秋巳早統無邊刹海即是大圓覺地十世古今作箇雲水巴鼻無處不是道場與麼來來去去輕飄飄浮逼逼若鞋擬未動神馳千萬里喝一喝下座

余山瑞禪師法嗣

開州永興渠山隨禪師滇之晉寧李氏子於雞足碧雲禮效和薙髮依本山獅子林白雲律主受具參余山和尙印可」 上堂一海能納萬流一山能興萬嶺一法能包萬有以拂子擊禪牀云昨日山海曾在拂子頭上一毛孔中得去故號大通智勝如來試問大衆爲甚麼十劫坐道場不得成佛道良久拍膝云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上堂向上一事威音那畔絕形踪空王殿上沒消息絕形踪沒消息踏碎毗盧頂上髻驚起泥牛笑西風石女空中品鐵笛有人問道是何宗黃頭碧眼難分析咄」 上堂靈雲陌上桃唇方吐醉裏扶歸醉裏客香嚴臺畔擊竹聲消醒中識破醒中人一箇喚狗跳籬一箇牽牛入井二家門頭戸尾雖不相對深堂奧室尺寸一般直饒聲色界裏拾得鼻孔怎奈視聽難忘雙峰今日與諸人解黏釋縛將拂子拭座云此色無色之色擊案云此聲無聲之聲若有向無色無聲處薦得黃面老子攢花簇錦歷代古錐引蔓生枝一時坐斷如龍歸水似虎囘山倘若華擘不開失千里之神駒迷萬山之途轍且看長老作麼批判拍膝云峰高月冷雲攢急柳翠鶯流走兎茫木人接拍傾杯後驚起鴛鴦四五雙

平遠南林鈍峰運禪師西蜀渝城几水人在黔貴陽

禮恒素披剃依破智具足參余山和尚印證住滇之獅雲龍華慧光黔之南林後終龍華」 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羅意在目前千差萬別不是目前法將謂別有非耳目之所能到見色聞聲不用聾夾山老漢恁麼提持山僧今日錯下註脚還有辯得賓主者麼於此辯得方許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擘開臨濟三玄劃去曹洞五位騰騰任運自在施爲倘或未然莫將閉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有一人不上天堂不入地獄到處賣弄風流放蕩赤窮筋骨獨超天地之先能爲萬象之主諸人還會麼卓拄杖云也是畫蛇添足」 上堂喝一喝云當鋒實劍橫吞百萬魔軍肘後靈符歛盡諸般雜毒更有一隻艾虎驀鼻牽來山僧今日騎虎頭誰能踞虎尾揮拂子云屈原已跨碧鯨去徒使龍舟競汨羅」 上堂山僧有一機擬議錯過伊龍門風雨急游魚不敢棲若向十五日已前薦得帶水拖泥十五日已後薦得跛鼈盲龜正當十五日薦得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只如總不恁麼時作麼生薦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復擊兩下云參

純一源禪師法嗣

思南海雲無涯太禪師楚之尹氏子薙染具足印證俱純師純寂後師繼席本山次遷靈壽後歸本山休老」 上堂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既不在擊竹邊不在指頭上且道在甚麼處試檢點看」 上堂人間道月半天上月正圓年年此夕中秋節歲歲今宵人共看去年人到今年老今年月似去年圓今日海雲恁麼舉示即今若作時節會埋沒已靈不作時節會錯過目前畢竟作麼生會玉露清風秋夜冷碧天雲靜水生寒」 上堂廿年遁拙海雲自把鋤柄營生饑來喫粟度日寒時補破遮身不會看經讀教祇圖自了光陰不拘佛法世法總是不關我心下座」 上堂窮玄究妙眼裏添沙舉古舉今餧人說食一問一答其道愈遠喝來棒去轉自顢頇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良久云欲識盟心無倚處白雲時對鴈行飛上堂本來現成何須覓頭覓尾施爲動轉無處不是本地風光語默舉措一一皆從胸中流出塵塵諸佛道場刹刹普賢境界所以衲僧本分

在處覩體全彰。既然如此不落思惟一句作麼生道。
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

語嵩裔禪師法嗣

黔西東山開元嵩目宗禪師。蜀之重慶綦江陳氏子。參語嵩和尚印可。闢東山行化。終老塔於本山寺側。世壽七十八。僧臘四十餘」 上堂。即心即佛。眼裏添釘。非心非佛。無繩自縛。總不恁麼時。踢翻生死窟。大地沒遮攔。那更有拘束。到處隨類化身。一任興歌作舞。還有總不恁麼者麼。良久云。切忌補瘡挖肉」 德山書至上堂。師拈書云。汝等諸人還識得此箇音問來處麼。若識得來處。便知我本師用處。同日月以高輝。亘古今而不磨。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務使眞風永扇。祖道日新。正眼流通。心燈續焰。綿綿密密。祖祖相傳。乃子乃孫。長年不墜。雖然以此說話。未免遭人檢點。且超宗越格一句。又作麼生。拈拄杖云。符到奉行」 上堂。暑往寒來。風吹日炙。地迥天高。雷轟電擊。於中薦得生死事畢。其或未然。切須努力。大衆且道。努力箇甚麼。千聖莫能攀。祖佛趁不及」 上堂。舉孚上座問鼓山云。父母未生前鼻孔在甚麼處。山云。父母今生也。鼻孔在甚麼處。孚不肯。云你問我。山云。父母未生前。鼻孔在甚麼處。孚搖扇而已。師云。二老雖是各展家風。徒逞己長。檢點將來。未免傷鋒犯手。若是九龍又且不然。有問父母未生前鼻孔在甚麼處。只向伊道。看取眼下。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頂顙具眼者。試辨別看」 上堂。明明天青地白。箇箇眉橫眼上。要且自己不識。無端隨波逐浪。累他釋迦老子。六載因成榜樣。驀地夜覩明星。赤珠原來在掌。所以道。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著。故不能證得。大衆且作麼生說箇證得證不得的道理。良久云。切忌妄想」 上堂。今朝正月初一。好箇太平消息。五雲扶日麗中天。淑氣融和敷大地。碧潭深處魚化龍。草木香騰鳥聲碎。黃童白叟盡歡呼。林下道人無別謂。以杖召衆云。杖頭春暖日初長。共祝吾 皇萬萬歲」 上堂。年年臘八日。盡道世尊悟道之期。殊不知正是世尊迷却時節。何以故。人人眼橫額下。夜夜明星在天。自古迄今。無不盡知盡見。却於此夜忽覩

明星打失眼睛便乃三歎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正眼看來世尊大似當面熱顚好與三十拄杖只如不妄想執著又且證箇甚麼還有見得徹底試出來與世尊雪屈看如無一竝打入黑山鬼窟裏去山僧不是壓良爲賤且要賞罰分明」 上堂明珠在掌高懸日朗有求即失無念堪賞東樓念讚西寺鼓响全開大施門豈肯避來往驀遇通人携便歸一聲長嘯出塵壞」 上堂祖祖祖遭他苦佛佛佛自成屈四十九年沒交涉少林面壁成何物古今多伎倆祥麟一無措以拄杖畫○云尋常拈箇金剛圈天下衲僧跳不出」 衆玄士請上堂玄玄玄木人口裏讒傳言道道道石女懷胎堪自笑分明說與地行仙休將毒火埋神竈鍊得泥九喚作丹靈明已失天然竅鐃經八萬四千劫依舊落空王所考黃金喪盡髑髏乾須入荒田不揀草然雖如是不遇大醫王幾箇知天曉汝等要識入荒田不揀草麼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 上堂撞破五更鐘鬧門霜正濃通身無暖氣劈面日頭紅寒烟脫盡光明表處處青山展笑容」 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希有諸比丘所吐皆實義非語默之所識非色相之所見花開世界起光滿諸國土收攝在毫端一切不思議」 上堂春日交多時風和暖氣微長生草漸長遍界香雲飛大衆今日祥麟不合恁麼道大似流言俗語未免自己滅却半邊鼻孔汝等欲得相救直須識取那半邊始得且道是那半邊喝一喝云日月任流遷乾坤無更改」 上堂十五日已前風不鳴條十五日已後雨不破塊正當十五日金吾不禁夜歌笑滿山城家家門首一輪月一燈迥出百千燈燈燈發焰光遍法界照通今古相續不斷以致鼇鼓沿門打龍笙晝夜吹聾聵皆喚惺拄杖豈久停因甚如此正令當臺風行草偃」 闢黔西東山開元禪院落成上堂東山乍住沒情恩手把雲鋤恨日遲坑坎高低平似掌荊蓁蔓草悉除之晚來獨坐一天月困重如山夢不知寒夜盡曉風吹翻身笑倒老頑皮且道笑箇甚麼花開花落蠻烟地今日翻成古佛基」 上堂死句與活句淑氣盈天地草木懷香出山河

增秀麗正恁麼時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談玄談妙說是說非雖是爲人赤心片片無乃海底揚塵東山今日一時拈却難免眼裏添沙汝等還歸自作主宰豈不丈夫然雖如是八十老翁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戲」

上堂元旦纔過又經月半燈月交輝人景歡忭致令鐘鳴鼓響全彰祖佛家風燭燦爐紅廓示人天眼目不用再三思惟便請單刀直入」

立僧上堂打坐成佛賺爾多時磨磚作鏡一場敗闕開元院裏無此閑家具杖頭有斤兩尋常間不敢擅加鞭策皃今晴空散彩日麗中天庭前翠竹長新篁池畔荷錢開碧眼野色且無山隔斷天光常與水相連遂拈杖云等閑踏倒上頭關看取神駒時出廄」

上堂東君傳正令一一報當人氷河未捲三千混四海已回雨露新勿他馳須自親頂門具眼照通津家家有片無方地急著精神晝夜耕且道耕後如何甜瓜徹蔕甜苦瓜連根苦」

上堂淸淨比丘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善哉大施門諸佛之捷徑汝等要行便行要住便住馬鞍橋作不得阿爺下頷」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若人向者裏著得一轉語未免胡張三黑李四徒自亂噇直饒踏倒天關掀翻地軸人來也只作得他家奴婢亦不敢鼓唇弄舌且道他是何人良久云久經霜雪無人識一日堤楊挂綠袍」

上堂今朝雨蘇物潤忽然雲散長空乃世尊成道之日亦諸人證果之時山僧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一切有情無情揑作一團如芥子許擲在拄杖頭上放光動地照徹無量無邊微塵剎土於一一剎土中各現無量無邊身相說無上妙法令汝等各各得證如來智慧德相立地成佛去汝等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始笑世尊刮龜毛於木人背上截兎角於石女腰間其或未然看取山僧眼裏添沙遂拽杖下座」

上堂擂鼓上堂一等直截虛空迸破出廣長舌滿眼滿耳充遍一一騎聲蓋色縱橫洞達本無欺終日爲人長斫額靈明識得笑歸來尤落峰前第二月如何是第一月卓杖云賊」

上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飲犢到溪邊分明嘴鬪嘴」

示衆柴門朝啓春無際玉樹銀花牽蝶至千山萬里一般同

塡溝塞壑無人會良久云縱饒會得也是眼裏沙耳裏水」小參舉趙州因南泉曰今時須向異類中行始得趙州曰異卽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州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湼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州曰悔不更與兩踏師曰南泉刻木成文趙州錯加點畫二老雖是有放有收有縱有奪子細看來未免遭人撿點當時若問如何是類但指露柱云這瞎驢試看趙州如何下脚

貴筑雙林報恩嵩眉海禪師上堂春風微動百草萌芽未曾出土徧界生發道人活計切勿隨他若有箇漢向未萌未動之先不容一絲毫頭爲緣爲對方是本分作家不然雙林爲你諸人重添[illegible][illegible]以拄杖卓一卓下座」上堂大道洞明本無難易跳下禪牀兩脚踏地獨步大方縱橫無忌雖然如是只恐有人問如何是祖師意切忌切忌」上堂說戒又說法眼裏重添沙無法亦無戒切忌虛揑怪當機正眼明一切自圓成且道成後如何良久云龍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意氣閑

黔南會燈錄卷第四

黔南會燈錄卷第五

習安天龍　如純　輯

貴陽西山宗風定禪師思南任氏子二十三歲在都勻觀音寺禮峰池祝髮矢志遍參至楚親潙山養拙和尙機緣未契徑往江浙上天童參密雲在行寮數年亦不契因病歸里寓南望山莊靜有嵩目法兄訪之携覲嵩和尙隨住六年親承印證後語嵩和尙往天童掃祖塔囑師永住西山後圓寂建塔於本山之西」上堂權衡在掌殺活由人杲日麗天澄澄光彩頭頭上露法法上彰一處明百處千處光輝一言通千言萬言透脫所以無物不爲妙用無法不是眞乘光揚佛日耀古騰今卽此現成卽此受用一言含衆相一句逗羣機何用猛虎穴裏橫身萬仞峰頭側足以拄杖卓一卓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上堂十五日已前掬水月在掌十五日已後弄花香滿衣正當十五日無風起浪平地生波連累衆生平空喫苦正是好肉上剜瘡乃大笑云且道笑箇甚麼良久云腦後見腮不與往來擲拂子下座」上堂西來的的意

教外直指傳曹溪流正脉綿綿到破山破山出馬度馬度出西山全提臨濟令放出老德山劈破三玄旨坐斷趙州關勦絕天然黨狐窟盡掀翻魔佛齊喪命金剛把眉攢衲子跨門三十棒直教箇箇頭顱穿喝一喝下座上堂昔睦州咬臨濟問黃檗的的大意濟三遭痛打雖然不是好心君子有成人之美楊岐逼慈明晚參魯班手裏弄鑿斧趙州訪道吾知他是何心行實壽上堂三聖推出一僧大似埋兵掉鬬實壽便打爛泥裏有刺試問大衆即今還有為諸大老出氣者麼時有僧喝師便打云定上座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上堂即心即佛釘樁搖櫓非心非佛忍俊不禁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泥裏洗土塊西山今日一齊坐斷外不見有大地山河森羅萬象草木昆蟲一切境界內不見有自心貪染愛惡喜怒明暗色空我人衆生壽者如天之高地之厚水之深空之濶正所謂神光獨耀萬古徽猷體露眞常即如如佛大衆作麼生是如如佛卓杖云吃嘹舌頭三千里壷中日月自分明貫筑三潮水知非禪院剖石鏡禪師上堂知非洪開選佛場全提正令絕商量直教當下超方便莫把虛空較短長還有不較短長者麼東西十萬南北八千上堂不貴語清只圖眼正妍醜高低難瞞寶鏡少林罔測已輪機今日禪流看性命到者裏還有不顧危亡者麼若有可謂長鯨吸乾海底波泥牛吼落天邊月苟或未然河裏失錢河裏摝小參卓杖云今朝便是元宵節老漢當堂無法說露柱燈籠笑點頭誰能當下知休歇知休歇溪聲盡是廣長舌不休歇依舊三生六十劫

天吼廓禪師法嗣

習安玉丹語聖正禪師蜀之敘州富順楊氏子母陳氏因亂入黔至安順府大士閣禮覺旨老宿披剃依天台月峰和尚具足隱居丹山數載有提臺李公率普城衆姓請師重建大士閣適遇天吼和尚見師氣槩超然履踐精確遂印可師即開法普城掩關於後閣上三載復隱丹山休老門弟子為師預建塔於寺側建大悲閣落成上堂大悲千隻眼正眼惟是一隻大悲千隻手正手亦是一隻以一隻眼普觀三千

大千世界以一隻手等接微塵刹土衆生所以建法幢立規矩必須眼親手辦豎瓊樓張玉殿自不帶水拖泥正恁麼時只是不得將大法輪向微塵裏轉以寶王刹向一毫頭上現且道向甚麼處現卓拄杖一下云三門對佛殿」 上堂世尊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堪歎無端勞攘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怎奈平地扯謊歷代來尊宿全沒意智各各承虛接響正上座見處要且與諸人無別且道那裏是無別處普定城內有四十八條官街是那一條不許人行喝一喝下座」 說戒上堂拈起香云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無上法王親得受只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且道戒定慧解脫香無上法王是一是二試分別看若分別得出三際淨戒不假言詮一時圓具其或未然守護行持皆犯波羅夷罪汝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山僧抑只得隨類顚倒去也傳戒下座」 住丹山上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且道靈在甚麼處驀拈拄杖云看看卓一卓下座僧問賓頭盧尊者日應四天下供此間還來否師曰你將甚麼供養僧無語師曰聖僧前戲弄不得」 一日有僧至關前問曰昔日彌勒彈指樓閣門開令善財入今日某甲到來無人彈指也要入此樓閣與和尚相見還得麼師云瞎僧曰恁麼則覿面相呈去也師云新羅國在海南邊僧曰某甲到者裏却又不會師便打云老僧從不屈負人

黔安獅山語賢英禪師蜀之鄷都隆氏子母范氏因世變從戎入黔至安平天台山禮恒修剃染隨恒掤闢獅山恒寂後師繼守矢志行脚參敏樹老人圓具後參天叫和尚印可仍開法獅山有投老計門弟子預爲建塔於本山之麓」 上堂有一物明歷歷黑漆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既收不得且道喫飯穿衣屙屎放尿迎賓待客施爲動轉底是箇甚麼山僧今日不惜眉毛八字打開爲你諸人露頭露面了也汝等諸人還委悉麼若委悉得果是當然明歷歷若委悉不得依舊還他黑漆漆喝一喝下座」 上堂孟夏漸熱仲冬嚴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寒則普天普地寒若以世諦流布墮地獄如箭射若作佛法商量

驢年也未夢見在畢竟合作麼生卓拄杖云塡溝塞壑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大道洞然孤明歷歷動則橫徧十虛靜則銀山鐵壁所以道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於中寬窄大小長短方圓直得了無纖毫過患灼然一切自合其宜且作麼生是自合其宜一句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上堂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太平羣臣得一助國祐民百姓得一啓家營生衲僧得一海衆雲臻驀拈起拄杖云看看拄杖子得一直切爲人且如何是直切處卓一卓云一箭中紅心」示衆火就上水流下祖師西來無別話不將此語當宗乘萬劫千生病難拔若將此語當宗乘衲僧門下只好勘過了打且道衲僧門下又有甚長處良久云無影樹栽人不見根固時開智慧花

萬德語林弘先禪師西蜀朱氏子母駱氏因世亂入黔寓安順水橋圓照菴禮體如披剃遇一行脚老宿見師氣相不凡便以父母未生前話示之師謹領密行參究多載一日赴齋路行忽値驢鳴豁然大悟後過敏樹老人過獅山師往覲受具足參天吼和尚印證後住萬德於康熙癸亥十二月十三日卯時集衆囑後事畢遂坐化世壽五十二僧臘不記」上堂擡頭見天覷破娘生面孔低頭見地踏翻向上關頭直饒到者裏猶欠轉身一路在且如何是轉身一路良久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喝一喝下座

天隱崇禪師法嗣

定番九龍古源鑑禪師城都余氏子値亂寓滇之曲靖圓通寺禮滄海披剃隱鷄山數載初參靈隱次參靈藥皆不契又參渠山偕渠至楚復參靈隱亦不契遂遊江南於金陵參大咸无知藏復无維那後參天隱和尚印證住楚之龍泉龍標迴龍歸建岑山回黔闢九龍重興天龍仍歸九龍示寂世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上堂揮拂子云若論此事非口所宣非心所測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一任開虛空口掉江海舌到者裏也不能措得一辭何況輕學妄動早是笑殺傍觀」上堂五千四十八經卷是閒故紙三千七百則公案乃爛葛藤直饒臨濟德山棒喝交馳到者裏

也只看卽有分何故良久云三邊不用安戈甲萬里歌謠賀太平」 上堂古人道有一人長不喫飯一生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一生不道飽諸仁者且道卽今此人在甚麼處若道現前便是未免指鹿爲馬若道不是又是斬頭覔活正恁麼時還的當得麼分明月在梅梢上看到梅梢早已遲喝一喝下座」 上堂眉頭額底眼横鼻直上智下愚阿誰無分到者裏因甚麼十箇五雙不能領會得且道他過在甚麼處擊拂子云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山僧有箇千聖不奈何底句子要與諸人吐露惟恐諸人不識好惡當面錯過空起勞攘不自寧靜所以不敢相報但未審諸人還有直下委悉得底麼若委悉得便見山僧無事多事其或未能莫道不疑好」 上堂明珠在掌隨物色以分輝寶月當空臨水際而影現卓拄杖一下云會麼釋迦老子降生也九龍吐水沐金軀地湧金蓮捧雙足晃然八萬四千毛孔孔孔說無生法忍獨露三百六十骨節節節放大寶光明光光照徹無邊世界微塵刹土若草若木若凡若聖若僧若俗若男若女並有情無情無不盡皆覩其光彩於其光中得大利益得大安樂得大神通得大受用正恁麼時還有恁麼者麼有不妨捉敗釋迦老子將無盡三際淨戒不假文詞一時受具如無天雨四花呈瑞彩地搖六震起雲龍喝一喝下座」 上堂祖師心印鐵牛機學似現前大衆知不是見聞生滅法等閑愼勿別尋思」 上堂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萬邦寧且道衲僧不言又作麼生東方日出卯因緣時恰好虛空絕遮攔大地光皎皎此事甚分明切忌外邊討」 上堂時臨冬正寒大地雪漫漫鼻祖西來意分明無兩般若與麼會十萬八千不與麼會辜負現前敢問諸禪德且畢竟如何體究得不辜負現前去還會麼咄雪消清澗水梅吐玉枝香」 上堂天寒地凍水滴氷生釋迦老子夜覩明星摸著鼻孔打失眼睛寃沉毒海累及兒孫且道累及箇甚麼良久云細雨溼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 上堂朔風凜凜透疎籬寒威徹骨憶初時六年功畢遭塗炭直至而今幾得知且道那裏是釋迦老

子遭塗炭處若也會得不妨出手共整頹綱堪報不報之恩用作無爲之化如或未然直饒語透威音外眼底靑黃天地懸隔一喝下座」小參若論箇事人人本有箇箇不無爭奈十二時中業識茫茫致使當面錯過若是鼻吼端的底管取開眼合眼時時明見脚跟點地底一任東行西行自然步步踏著所以道捨之不離求之卽錯錯錯佛祖到頭難摸索」小參喝一喝云天自高兮地自厚日月無私照林阜堪笑一等丈夫兒只管隨人背後走直饒足跡徧天涯到頭依舊還依舊」頌女子出定話夜冷霜寒明月天都來簾外打鞦韆更闌沽酒不知醉悞賺嬰孩入倒懸」趙州訪二菴主船到江干任放行高低深淺浪花生縱橫兩岸歌聲疾風葉滿蓬聽不眞

恩南太平大凡宗禪師蜀之謝氏子禮我一披剃久親中華天隱和尙圓具並承印可住後上堂陰極陽回百卉萌芽開萬境乾旋坤轉羣芳吐艷遍三千分明漏洩無餘事天地同根體一然山僧恁麼告報大似將濁物投於淨器撒沙向諸人眼裏於中還有忍俊不禁底麼出來爲衆竭力看看如無山僧還有第二杓惡水潑汝諸人去也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石阡中華識竺海倫禪師蜀之夔州張氏子寓荊州禮天吼和尙披剃依敏樹老人具足久親天隱和尙並輔隱關中華又遊江南歸志愈堅苦任監寺十餘載承隱印證辭回蜀之遵義居靜後隱圓寂中華虛擬衆挽師繼席焉

眉潭白鏑以四教禪師蜀之葛氏子父避亂寓夜郎母彭氏夢僧乞齋覺而生年十二禮朝陽寺月如剃染廿五依天峰受具久參天隱和尙印記師有不出世之志故闢此山爲常居

天湖印禪師法嗣

都勻別南傳旨禪師蜀之牟氏子久參天湖和尙印可性執傲嘗有不出世之說生平不交權貴僻居勻城鼓樓山半之三元庵數十餘年足不越闔太守扣門竟不爲禮學者求開示惟默然而已勻郡諸山欽重師道爲建壽塔於城南十里吳家司山畔康熙庚辰仲冬告衆曰吾於後月初六日辰時欲去世矣衆

以爲戲師見衆不然預於初四日發帖辭諸山諸山雲集師復曰衲僧家豈肯舁箇死屍過市吾欲自出是時合郡僧俗翕然惟郡守疑而不信出示禁衆以道留之師聞叱曰癡漢正恁麼時莫道太守直饒當今到來亦留吾不得在言畢自趨入龕竟坐逝矣太守聞之立時親送舉火時咸聞異香遍野火後收骨舍利入塔藏焉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六

安平天台月峰瑛禪師安籠涂氏子母王氏禮本山幽玄薙染參雲腹和尚圓具雲示參萬法歸一話師侍雲住普陽常壽永寧中和往來日久後遇天湖和尚到山師堅留住不時請益一日立於簷下忽爾渾然無見從午至夕方甦通身汗流自覺身心輕快如卸百斤擔子遂作偈呈湖湖即印證並囑住此山廿餘年示寂塔於本山之後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三

元旦上堂昨日臘月三十今朝正月初一寒巖枯壁回春積雪凝氷解釋木人漫撫沒絃琴石女橫吹無孔笛且道台山長老又作麼生良久插香云香焚寶鼎祝皇室」 上堂世尊傳金襴袈裟與迦葉移花衆蝶至吾師付大紅偏衫與性瑛買石得雲饒若是具眼衲僧何用覿面打開當陽展示分明雞足山中一場鈍置大庾嶺上互相熱瞞還知麼其或未知且看據款結案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且道如何是菩提座遂以拂子打圓相云到者裏十箇有五雙若非覿面熱瞞便是當頭蹉過卽今還有不蹉過底麼且喚來與老僧洗脚」 中秋小參諸方佛法塞山海惟有天台一字無今日中秋佳節至堅堂默坐嘀盧都良久以拂子畫○云幸喜還有者箇不然則辜負此箇時節去也未審者箇從甚處得來顧左右云休從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小參無明識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以拂子打圓相云者箇是無明那箇是佛性又打圓相云者箇是佛性那箇是無明又打圓相云者箇是幻身那箇是法身又打圓相云者箇是法身那箇是幻身諸昆衆山僧如此分析爾諸人作麼生領會倘若會得喚作無明也可不喚作無明也可喚作佛性也可不喚作佛性也

可喚作幻身也可不喚作幻身也可喚作法身也可不喚作法身也可所以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雖然如是山僧自喫三十拄杖始得何故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梅花雪裏開」問如何是濟北家風師云棒頭血滴滴」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在甚麼處師打云且看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古佛心宗師云石頭進云如何是最上乘法師云籬笆進云學人不會師云遮牛遮馬

天語懷禪師法嗣

晉安雲鶩頂相慕禪師本境劉氏子因父任滇之臨安師偕往暇日遊雞山隨喜勝峰寺突然發心出家父令人勸之不返遂依本寺和雅和尚披剃並求具足後誅茆於獅子林居靜數載因念大事未明矢志行脚至蜀之遵義白牛砂岡參天語和尚發明印證歸里闢建雲鶩開法廿餘年足不越閫時丁巳季秋一日示微恙告衆而寂塔於本山之麓世壽七十三僧臘四十八」上堂經律論戒定慧伸手抓頭反手抓背火裏蝦蟆吞却月反覆看來又不會直饒會也是瞎驢趁大隊喝一喝下座」示衆我本有一訣見爲諸人說擬更問如何拄杖劈頭楔」師嘗問僧曰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上座明珠在甚麼處僧擬開口師便打往往未有契其機者

貴筑永興桂魄頂禪師蜀之瀘川毋氏子於本境中和寺薙染入黔參天語和尚印證住萬壽遷東山後終於永興」上堂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用則與八大龍王鬬富不用則半文不值到者裏直得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且道得力在甚麼處良久豎拂子云金鍮慣調會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喝一喝下座」上堂萬壽打開布袋口昴藏鼻孔金毛走一朝滿地化麒麟箇箇面南看北斗此四句中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點得出不止一生參學事畢更與千聖同出手眼去也還得麼卓拄杖云移舟諳水脈舉棹別波瀾」示衆春風解凍百草萌芽有一句子覷著眼瞎於此薦得許你具參學眼

普陽長壽桂鉉慧禪師。蜀東長邑陳氏子。因世變入黔。至普陽龍泉寺禮大光披剃。依雲腹和尚圓具。後參天語和尚印可。

上堂。凝然湛寂。十方獨露。一塵不動。萬象全彰。本無言象之表。亦無淨染之名。絕情絕見。明如杲日當空。超聲超色。寬若太虛無際。所以道。一處通處處通。一處明處處明。頭頭不昧。法法皆眞。然雖如是。卓拄杖一下云。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

上堂。驀拈拄杖云。這木上座亦條條沒人情。硬趄趄。無回互。不著佛。不著法。不著僧。汝等諸人總向者裏覔甚麼碗。良久云。正所謂巧匠爐邊多鈍鐵。良醫門首足病人。一時打散。

上堂。斬釘截鐵。未是作家手段。推山倒嶽。亦非向上鉗鎚。何故。聾石虎吼時。山谷響。木人唱處。鐵牛驚。祇如當下恁麼得去。又作麼生。良久云。覔火和烟得。擔泉帶月歸。

示衆。參若不透。理即不圓。悟若不深。智亦不瀾。參得透。理必圓。悟得深。智必瀾。若是出格人。果不向窠窟裏作活計。別具一段手眼。一覷便破。山河大地。盡在一粒粟中。三世諸佛。總歸一毫頭上。華藏刹海。不離脚跟之下。百億須彌。見在眉睫之間。一任脫灑。隨方應物。雖然如是。猶是化門邊事。如何是頓超直截一句。顧視大衆云。推倒須彌存日月。放開布袋納虛空。

聖符越禪師法嗣

思南天慶福圓滿禪師。南直鳳陽楊氏子。自幻出塵。年十九行脚。至楚之靖州青雲山。依願如律師受具。後入黔江口之香山。久親聖符和尚印可。住九臺天慶禪院。

上堂。年年此夕慶元宵。萬戶千門佳氣饒。一盞無油燈自焰。光明破暗不須挑。大衆。曠大劫來。者盞無油燈。爾等有眼。切莫錯過。卓拄杖下座。

示衆。出家子切爲何事。方能辭親割愛。剃髮染衣。身入空門。莫不是爲生死一大事因緣。心切故求受戒參禪。乞善知識決擇之。生死既明。亦更不可有違初志。錯過日前。巳前若得端的。自然不被一切汚染。何爲汚染。即今所說種種言辭。豈不是汚染。說心說性。亦是汚染。說玄說妙。亦是汚染。坐禪息定。亦是汚染。著意思惟。亦是汚染。只今恁麼形書紙筆。亦是特地汚染。除此之外。且如何是潔白無染處。良久云。金剛寶

劍當頭截莫管人間是與非

石阡鳳凰衡嶽行規禪師楚南武攸蔣氏子在黔之侗仁江口香山寺禮舉符和尚剃染圓具並以印可住鳳凰而終塔於鎮遠溁陽迎仙寺後世壽四十九僧臘十八

赤松領禪師法嗣

眉潭鳳凰大拙淨霞禪師上堂轉得山河為自已天地同根物一體更於自已轉山河沙界全身不是他所以道法身清淨等虛空應物現形水月同莫道他山芳草綠春來處處百花紅喝一喝下座

雲石明源禪師高安吳氏子母胡氏在楚平溪紫氣山禮省念剃染矢志行脚至常德翠微依雪崘和尚圓具參赤松和尚印可　上堂一槌粉碎徧界揚輝一句纔彰十方慶讚物物龍驤虎驟頭頭賓主交參正恁麼時直得七星臺畔木人起舞紫氣峰頭石女謳歌還委悉麼卓拄杖一下云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漫追風喝一喝下座　晚參示衆目前無法萬象森羅意在目前十方坐斷不是目前法瞞得阿誰非耳目之所到走殺天下衲僧即此四轉語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於此薦得分明也是秦時轆轢　頌高峰竹篦三尺吹毛覿面爛牛同引玉牛垂鉤當陽若不明斯旨劒去徒勞苦刻舟　離四句絕百非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瞞不得若從箇裏辨端的直待當來問彌勒

鐵梅珍禪師法嗣

貴筑中興逈然月禪師黃州曾氏子在黔之寶臺山薙染依語嵩和尚圓具參鐵梅和尚印證　上堂拂面寒風吹得枝殘葉落片片飛空西來祖意八字打開巍巍蕩蕩無窮拈來且非文字四方八面皆通且道通後如何卓拄杖云渾身徹骨無回互脫體風流得自由

習安石佛浮月海禪師清鎮劉氏子在城觀音閣禮智融披剃依天湖具足參鐵梅和尚印可重關石佛有投老計門人預為師建塔於寺西師嘗詠牧牛歌曰人牛兩俱忘無物堪比量本來原不動動處却非常　上堂恁麼來者闊浩浩不恁麼來者靜悄悄闊

浩浩靜悄悄。石佛拄杖子。總未肯相饒。因甚如此。卓拄杖云。萬派聲歸海上消

清鎮普化古月明濟禪師。蜀之彭氏子。寓黔清鎮叢林寺。禮慧融披剃。參鐵梅和尚印可」住普化。上堂。搖鈴舞鐸。鼓弄後昆。翻觔打斗。自揚家醜。濟上座到此。總不與麼。也自邁古超今。光前裕後。於中還有共相證據者麼。莫教刺腦入膠盆。喝一喝下座

黔南會燈錄卷第五

黔南會燈錄卷第六

習安天龍　如純　輯

月幢了禪師法嗣

安南定頭龍山劒端祖禪師。蜀之丁氏子。印心於安籠玉泉月幢和尚。幢寂後。師繼席玉泉。後遷龍山。行化數十年。示寂。本山塔於山陽之蔣家山麓」上堂。空雨濛濛下不休。門前大道滑如油。來朝自有新條在。行人莫與路為讎。阿呵呵。傅大士步行騎水牛」

上堂。握靈蛇珠。輝天鑑地。持金剛劒。截鐵斬釘。德山臨濟。如龍獲水。法眼玄沙。似虎靠山。西河獅子。東院胡盧。包羅萬有。含吐十虛。所以道。過量人有過量智。淨躶躶絕承當。赤條條沒回互。一道淸虛。貫通今古。還委悉麼。十字街頭石敢當。玲瓏八面沒低昂。卓拄杖下座」上堂。破草鞋。爛東瓜。漫天說價。連城璧。照膽鏡。就地還錢。不消至理一言。自然人間天上。若也融通萬有。那怕虎穴魔宮。動靜無依。卷舒自在。放行則瓦礫生輝。把住則黃金失色。只如今把住好。放行好。良久云。識人多處是非多」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驀豎拄杖云。還見麼。騎竹馬上高樓。手拿紅羅扇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拽拄杖下座」上堂。霜天皓月。剩珠珍。兩手和盤送與人。大地拈來無寸土。一毫頭上萬家春。以拄杖畫一畫云。還委悉麼。委則大家居東魯。未委則各自慕西秦。喝一喝下座」上堂。老鼠齩棺材。蚯蚓嚼生蕨。烏龜前作揖。蝦蟆吞卻月。識得此四語。一生參事學畢」上堂。春王巳

過二月一日月如梭似箭急匝地桃花爛漫靈雲一見便收拾人生夢幻在呼吸越聖超凡從此入百囀流鶯無所及一聲聲是花中汁木人聞得也流泣咄休流泣二五原來是一十」上堂去年開爐雪飄飄今年開爐晴杲杲雪飄飄晴杲杲長安幾箇知天曉咄更有不眠人莫道君行早因雪上堂羣芳爭秀萬壑盈珂好箇現成世界就裏多少誵訛羅門窈窕華戸婆娑獐兒兎鹿沒踪跡魚鼈蝦蟹絕網羅羚羊挂角千峰外白牯狸奴念摩訶龍女獻珠證果雪山童子呵呵還會麼瓊樓玉宇憑空架萬象參差挂薜蘿」上堂風動風鳴雪飄雪下錦繡山川了無縫罅所以道玄機透徹融萬象於目前至理高明會千差於物表超生死絕見聞即不無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又作麼生不萌枝上綻香肥無影林中日杲杲卓拄杖下座」上堂初三十一日日好日是佛是心非得非失脫殼烏龜飛上天幡竿頭上煎𩞄饠北斗八南斗七拆東籬補西壁佛法絕思惟學道豈朝夕略坐而商量動靜何損益卸却雲門項上枷解下慧能腰

間石頭久云還會麼馬祖纔陞堂百丈便捲席」上堂運瓦搬甎事事忙歸來無法可商量擡眸月在梅梢上大地山河總是霜喝一喝」上堂春日融融春風剝剝瑞草萌芽夭桃吐蕚靈雲一見便攢眉叵耐玄沙腦後著陝府鐵牛頭角攢嘉州大象皮毛脫碓嘴纔生花磨盤出八角大信衆檀那添囊又添鉢且受用一句作麼生道囫圇一箇鐵酸餡無位眞人細細嚼」上堂仲冬又過三十日曲指數來兩箇七凍得諸人毛骨寒脚跟下事浮逼逼掇轉雲門轆轢鑽扇子築碎梵王鼻東海龍王也流泣盡然蚌蛤服中汁拈拄杖召大衆云還見麼一時吹入我門來不借東風些子力喝一喝」上堂雨水前元宵後柳含烟梅披秀桃李讒成蹊馨香塞宇宙遂卓拄杖云是大神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上堂去年解制十分吉今年解制十分凶兩脚草鞋獰似虎一條拄杖活如龍草漫漫自西東風從虎兮雲從龍搏撮扶搖九萬鵬雖然不如隨分納些些免外馳求落下風」示衆生死齊一凡聖同源揮之不破圓之不圓清光瑩

白明鏡當軒一條白練一念萬年是賓是主有實有權如此領悟故曰單傳且道傳箇甚麼咄靈利底休熱瞞南海波斯騎石虎森森露出珊瑚鞭」

示衆逃禪須切記恐墮有無㞁喫飯與穿衣咳唾並掉臂處契眞機物物明祖意又須格外觀莫信人巧謩一念如萬年千差當一致古之學道流依之超十地若不如是行待勞多矯志我須不識丁敢言說非義情忘體自殊意絕理自備應用在臨時斯道爲第一」

示衆在家出家理無差別一念回光萬機頓泄本既無生何者受滅心佛衆生都盧一槪萬年一念獨超方便佛說有眞我本無見曰男曰女乃貴乃賤一念萬年頓在目前先天勿用何假後天前後際斷其道玄玄玄玄之妙不涉眹兆推倒虛空歸來大笑」

示衆山前好松山後好竹中間是甚麼汝等諸人下語看此語下得恰與汝一箇鈯斧子住山不然擔柴去」

示衆寸絲不挂粒米不餐底衲僧正好痛與三十棒爲甚如此爲他解潔白地上作活未解一切處流通雖然正是貧兒索舊債

普安蘭溪祖鼻最禪師得法於月幢和尙住普安鳳翥山上堂無福鬼神妒有德陰陽助最上座無德並無福脚底無私隨縱步踏碎曹溪月踢翻鷲嶺路非是格外玄機亦非當前露布擲拂子云磯頭石女腰無薭」

上堂依山傍水送寒烟短櫂蘆花露一班莫謂月明人盡望大家收拾笑中看且道收拾箇甚麼良久云七九六十三」

上堂舉雲門上堂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濶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徑山杲頌云鐘聲披起鬱多羅碧眼胡兒没奈何一箭雙鵰隨手落拈來原是棚中鷲最上座亦有箇見處鬱多羅衣鐘聲披倒跨須彌渡海瀰疊嶂奔峰攔不住回頭殘照落溪西」

上堂會則眉橫眼上不會則鬢挂腮邊昨夜渥疎月朗趁流水入花前細檢點賣盡風流不値錢惟有太古石凝然不動於其間」

上堂僧問不用棒不用喝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不萌枝上風光老花放天池劫外春僧豎一拳云一拳打破黃鶴樓師云你道崔顥題詩明得甚麼邊事僧擬議師驀頭棒云須是我打你始得乃云屋破不關風窗破恒留

月不墮悄然機時時頻漏洩且道漏洩箇甚麼鼓掌云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上堂五里一亭十里一鋪熙熙穰穰摩肩擊轂到家消息卽不問作麼生是攙前一步衆無語師卓拄杖云芒鞋兩耳忽聞聲依稀踏斷斜陽路」上堂呑盡虛空失却半邊嘴踏翻大地展却兩行眉爲甚麼穿破鐵鞋跳不出漫天網子反謂妙高峰德雲七日尋不見阿呵呵蘭溪水鎭日向東流流出桃花瓣切忌攙將洞明月堂前空打算」上堂摘楊花摘楊花崎嶇覓路遠拄杖挂烟霞莫教風雨溼點碎破袈裟此猶是途中消息作麼生是到家一句良久云五更聞畫角吹斷落梅花」上堂去來了無相明月掩映蘆花上咄動靜復何心蘆花搖拽白雲深咄如弦大道無回互分明鼻直兩眉橫咄」上堂最上座侵早起來明明歷歷特來舉似一見星月皎潔銀河在天二聞更漏催促報曉聲寒三者長連床上欹枕高眠鼻息齁鼾叺至天明上首拍椎鐘鼓鏗鏘濟濟楚楚雲水兩行自是現成生緣不屬造作蒼皇若當下領荷得去朱項

王菩薩箇日問者赤頭漢作麼高峰悟云者箇便是超宗越格底事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履踐始得師云悟則不無且作麼生履踐良久云長廊獨演千秋月竟日橫眠萬派雲」上堂雨溼芳草綠春來樹帶花脫體事無別鎭日有生涯凭欄欲會山居意雲濤松韻較些些」上堂秋光澹蕩秋水澄清菊英映日瘦石抱雲不是向上機要豈當參學眼睛卓拄杖云亮座主五更畫角聲」上堂倩女離魂巧手王維畫不成檢點將來命根不斷五祖演云那箇是眞那箇是假依前走入伊圈繢至今轉身不得爲甚如此相思怨恨梅花影搖曳窗前不是君」上堂海衆雲臻機前如電到頭霜月滿堵墀依前錯過本來面咄雪嶺六年鼓起朔風如箭放開一天星斗打失唇皮兩片阿呵呵會也麼冬至日長添一線」小參吟風嘯月漱石枕流錯過自家面目寒冰發焰枯木花開打失參學眼睛饑餐渴飲閉坐困眠依前無本可據安禪息定返本還源未免業識茫茫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小參四十九年不曾說著一字

舌頭無骨。末後拈花。口是禍門。將謂天曉不露。誰知
脚下泥深。一朝露柱頻撫掌。多少赤手弄猢猻。德山
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阿呵呵。笑殺萬象與森羅
學天衣懷。云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向日轉。還
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卽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
十三。敗師乃豎拄杖云。今日木上座。拶碎有情窠窟。
無情喫驚。劈破無情面孔。有情喫驚驀然。木上座惡
發。各與三十拄杖。免得纏繞葛藤。未審木上座。還受
檢點也無。擲拄杖云。葛藤葛藤」 小參。野蔬花香。野
水味長。惟有野僧家。全然沒伎倆。半間茅屋無心。補
夜來星斗煥文章。會則瓊樓玉宇。不會則徧地刀鎗」
僧投書次云。家常消息。師云。快露布將來。僧作禮。
師云。勘破多時。僧遂呈書。師袖却云。還有麼。僧罔措。
師喝出」 問。如何是見滲漏。師云。眼中著楔。如何是
情滲漏。師云。笑裏有刀。如何是語滲漏。師云。口是禍
門」 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云。一瓢一衲。如何是古
佛道場。師云。柳陌花衢。如何是古佛受用處。師云。哩
哩蓮花落。進云。恁麼則與時人共出一手也。師云。爾

未夢見在」 頌。廓然無聖話。一夕嚴霜逼歲寒。梅花
吐白月孤圓。清香不著人間價。散作長堤幾樹烟」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月挂珠簾
玉一鈎。斷腸何事問東流。夜猿啼罷西江冷。蕩盡氷
壺一葉秋」 俱胝凡有問卽竪一指。倚天長劒逼人
寒。凜凜金戈帶淚。看老去戰聲頻入耳。何年扶醉話
宵闌」 對一說。滾地楊花隨馬走。拍天桃浪化龍鱗。
玉壺滿酌風流酒。要寄荼蘼架上春
普安松巖善權位禪師。楚北瞿氏子。因世亂入黔。寓
安順之太虛硐。薙染依含光圓具。參月幢和尚印證。
住安南之萬壽。普安之松巖。次遷慈雲。後復松巖。終
老塔於本山之麓」 上堂。豎拄杖云。位上座生性莽
鹵。不通佛法。文字不明善惡因果。單單者條拄杖。佛
來也打。祖來也打。只要斷諸人命根。未審衆中還有
傍不甘底麼。良久云。饒伊縱有擒龍志。者裏那容捋
虎鬚。喝一喝下座」 浴佛上堂。兜率何年得道。毗嵐
園中顯妙。靈山會上拈花。惹得旁人恥笑。付甚麼涅
槃妙心。設許多經律論教。不肖遠孫。今不管長與短。

直把惡水驀頭澆佛債祖冤一齊報」 上堂有時恁
麼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有時不恁麼揞鹿為馬證龜
成鼈有時不恁麼中恁麼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
時恁麼中不恁麼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且道恁麼
底是不恁麼底是喝一喝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
風吹別調中」 小參法本無生心何有滅生滅兩俱
空洞然如皎月擬問箇中消息拄杖驀頭便楔」 小
參無毛鐵鷂奔西東鐵柱牽蜒拽高峰跛足蝦蟆天
外叫泥鰍合眼跳虛空內有一句大用全提撿點得
出參學事畢」 小參舉楊岐示衆云薄福住楊岐年
來氣力衰寒風吹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哩拈起
死柴頭且向無烟火師云山僧雖是他家兒孫怎奈
家風各別薄福住崧嶠家貧無卓錐禰子望巖退長
年靜打隈地爐燒松火熱豆爆寒灰自倒還自起瀟
傲白雲堆」 示衆即心即佛迷頭認影非心非佛忘
前失後隔林見烟知是火墻頭見角識是牛祇如海
底魚蹤空中鳥跡又且如何覓捕豎拂子云摩尼妙
寶原無價要識眞金火裏看」 示衆春日融和百鳥

啼桃紅李白花滿枝分明露盡深深意會得原來是
祖機靈利漢知不知耳聞眼見好消息咄」 示衆翠
竹黃花便是祖師西來大意青山綠水無非諸佛淨
妙法身歷歷全彰明明顯露為甚當面錯過不自領
會祇因悞入桃園裏覓到如今尚未歸」 舉臨濟痛
棒話頌曰禍福無門口自招烏藤三頓不相饒大愚
脅下翻身轉平地波濤萬丈高

安籠伏龍極乘道眞禪師蜀之杜氏子年九歲父母
送至合灘寺禮聖試披剃初參雪涯靜主後入黔寓
安籠扁山住靜三載依雲腹和尚具足參月幢和尚
印可」 小參者一片無陰陽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
俱向此中印證而出總要潔潔白白乾乾淨淨不容
一點渣滓忽地言談便是屎尿汚濁了也如何得精
淨去良久云切」 小參昨夜三更瞿曇老子自言我
不是佛既不是佛是箇甚麼示現露地白牛向八識
田中與衆拖犂拽耙去也大衆還見麼良久云用力
耕田人不識不如緘口過殘年」 小參椿菜香米酥
甜人人喫著悟心源心源悟緊照顧且道照箇甚麼

燈籠露柱　示衆老僧一味不開口開口未有實義
且作麼生是不開口底實義良久云多嘴作麼　僧
參問如何是三要師起身云一掃地二種田三撥燈
你可會麼僧佇思師把住云速道速道僧喝師云胡
喝亂喝有甚交涉　士問如何是衣線下事師云大
庾嶺頭提不起士無語師云恰　僧問如何是佛師
云你是石頭僧佇思師云三十年覓一箇問佛底人
也難得僧云不會師云明晨宜早起
安籠玉泉顯今達古禪師習安李氏子于太虛硐禮
法雲披剃依南華具足久參月幢和尚在本寺印可
幢寂後師繼席廿有餘載後寓松巋山示寂安籠僧
俗欽重師道迎靈骨回玉泉建塔于和尚庄之雲棲
庵側師志願世不開爐故無上堂小參示衆等語惟
頌古一帙僅收世尊拈花並三關話附此頌曰馥郁
香風拂面來人天百萬盡疑猜飲光不識瞿曇意一
笑渾身入禍胎　我手佛手弄蛇揮麈掃破虛空烏
飛兎走　我脚驢脚芒鞋倒著踏遍乾坤踢翻海嶽
人人生緣倒駕鐵船衝開碧浪撐破湖天

半生襄禪師法嗣

習安玉眞竺讓印禪師本郡馮氏子七歲父母送出
家禮觀凡披剃矢志行脚遊滇至五華寺參半生和
尚圓具生示參萬法歸一話發明遂印證復歸玉眞
終老塔於本山之麓　上堂執事白椎云諦觀法王
法法王法如是師便下座有僧把住云和尚法要未
舉如何就便下座師云可惜連城璧徒勞獻楚君一
時打散歸方丈　上堂昨日上堂無一法今朝陞座
太多生怎奈遼天拄杖子非思量處善評論且道評
箇甚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驀拈拄杖云朝打
三千暮打八百木人頭喫棒石女身流血文殊普賢
遠避他方釋迦彌勒含寃莫雪惟有臨濟德山稍得
一訣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彰名打鼓埋沒本
眞說性說心轉成妄誕且道總不與麼時如何良久
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還山上堂
一出一入出入原無動相一來一去來去一般時節
所以道去來不以相動靜不以心自是風行草偃水
到渠成不動道場徧十方界正恁麼時直得去來不

二動靜一如且作麼生是應時及節一句芙蓉花發秋江上丹桂香飄入廣寒卓拄杖下座

枕石　禪師法嗣

普安鷓鴣廣成普塈禪師荊州程氏子寓黔新城斷頭山禮運心剃染依金題圓具參枕石和尚印可師語錄因兵燹失遺年六十四終老鷓鴣塔於寺陽

梅溪度禪師法嗣

鎮寧金鳴慧顯緒禪師湖南永郡蔣氏子因時變入黔至安順禮覺悟薙染依靈隱老人受具參梅溪和尚印可住金鳴終老塔於本寺之陽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八　上堂松風拂拂柳色青青當陽理會更勿別尋只是不得作境話會亦不得作佛法商量若作境話會錯了也若作佛法商量亦錯了也畢竟如何得不錯去卓拄杖一下云年年有箇四月八喝一喝下座　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即此者箇不可喚作佛法亦不得喚作世法直教人人眼見如盲口說如啞到者裏世法佛法都攙壽笑看陸地長蓮花大衆還知此花來處麼良久云石女歌時空谷震木人唱處鐵牛驚　上堂把住牢關三月卓拄杖云今日放開一線從玆一任縱橫更莫三七打算人人頂𩕳上頓開正眼箇箇脚跟下七穴八穿其去也直教善爲道路其來也依舊明窓下安排正恁麼時窓下安排且置作麼生是善爲道路一句良久云夜行莫踏白　上堂卓拄杖一下云者箇意事諸方盡道木上座爲諸人轉根本法輪去也金鳴則不然恁麼提持不惟悞賺衆生顚倒迷已逐物要且返使捕風捉影之流依模畫樣去在殊不知到者裏饒伊道箇是柱不見柱非柱亦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也是泥中洗土　上堂日落西水流東覿體傳來向上宗怎奈當機人不薦進前退後喪家風金鳴雖是恁麼告報諸人還知落處也無擊拂子云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貴陽霞章海偉禪師思南劉氏子禮東山梅溪和尚薙染具足後參靈隱老人靈囑師同嗣梅溪師遵命竭力輔梅行道滇黔來往數十餘年在處充監院職梅往天童掃塔師充座元理東山院事梅回至楚圓

寂時遺書命師令紹南繼席師方退隱新城三元宮休老人咸謂師退讓法門忠孝人也

貴陽東山紹南眞解禪師湖南永郡唐氏子因世亂入黔寓觀音寺禮霞章剃染常親梅溪老人充侍者梅示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一經八載渾無入處至圓具後一日入室梅問本來原無生死因甚人人只道生死事大師云者箇正是某甲底疑處梅曰汝疑還是有是無師擬開口梅直亂棒打出師不覺通身汗下恍如有得後歸里省親回過瑪瑙山謁師林和尚林問那裏來師云永州來林曰曾參甚麼人師云貴筑東山林曰東山佛法如何師云木人撫掌石女點頭林曰子莫錯會師云若錯怎得到者裏林曰恁麼則汝緣還在東山速回親覲師辭歸承梅印可又侍梅上天童掃祖塔回至楚之漢陽梅示寂時遺囑命師繼東山法席」 繼席上堂拈起拄杖云者箇便是我先師老人在普門堂上奪得來底今日落在解上座手裏要以撥舊日之禪燈闢新學之捷徑開人天正眼整頓頹綱使見前一衆人人知其本本箇箇不昧水源堪報不報之恩用作無爲之化正恁麼時雖是光前裕後革故鼎新檢點將來只是門庭邊事衲僧分上要且了無相干且道作麼生是衲僧分上事良久云疑則別參復舉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云二大老雖是竭力爲人怎奈一箇有活人劍且無殺人刀一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若欲權衡佛祖號令宗乘只須斬絕兩頭中間不立別資一路七縱八橫始得山僧與麼告報於中還有恁麼者麼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喝一喝下座」 示衆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汝等諸人向甚麼處與我本師老人相見遂挂幀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喝一喝」 上塔纔看楓林錦繡巒又見黃菊金鋪地兩輪日月快如梭不覺吾年三十四爾我光陰非等閒急須薦取無生意大衆如何是無生意良久云巖懸不易長生畫瀑響無絃太古琴」

上堂祖師關當陽句向上機頂門眼於斯會得普

天匝地𦘕光輝法法頭頭皆妙用若也不會在處雲月是同要且溪山各異」上堂世尊拈花達磨面壁當陽顯示覿面提持然雖體用不同要且本無二致學一明三目擊銖兩底多少當頭錯過推不向前約不退後底偏然理合全歸且道歸後如何卓拄杖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喝一喝下座」上堂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不可得中祇麼得且道得箇甚麼良久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頌產難因緣不領公文猶自可領得公文急如火忽然擊送曉風清月落寒潭珠一顆」

習安南山法雨照潤禪師本境洪氏子禮恒聞披剃依天台省參具足參梅溪和尚印證」上堂卓拄杖一下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又卓一卓云屠牛之刀焉得與人剸雞靈利漢當下收取豈肯東討西覔還得麼復卓一卓云等閒翻作龍泉劍一掃烟塵定業基喝一喝下座」上堂山自青水自綠松自直棘自曲此四轉語轉轉有箇落處大衆且道落在甚麼處卓拄杖一下云河裏失錢河裏摝」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釋迦老子雪山六年苦行達磨大師少室面壁九載要且摸索不著古今天下老和尚競出頭來各逞其威亦摸索不著直饒摸得著也是秦時轅轢喝一喝下座」上堂明如日黑似漆細若微塵寬若太虛到者裏若作佛法商量十箇有五雙未免當頭錯過不錯過芍藥花開紅朶朶」上堂天上無雙日人間獨至尊萬年松不老聖壽等乾坤既然如是且道以何為憑卓拄杖一下云亘古亘今

慈濟舟禪師法嗣

黃平崇安觀音六行海鑑禪師荊州易氏子在滇之遙安府妙峰山披剃依靈隱老人具足參慈濟和尚印記

萬德開禪師法嗣

普安印海學僧禪師古滇南氏子母李氏夢梵僧入家始生二十二於本邑法界寺禮德明披剃二十七依水目非相受沙彌戒遊黔宅金粟參祖鼻圓具至新城圓通參萬德和尚德問那裏來師云金粟來德

云古人道藏身處沒踪跡汝作麼生會師云有水皆含月德云沒踪跡處莫藏身澧師云無山不帶雲德云原來闍黎脚跟未點地在師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德云只恐詐明頭師云老和尚也不得壓良爲賤德深肯之師嘗述偈曰達磨西來特地安排直指人心眼裏添釘不是渠儂生我慢只因雪化水流聲

黔南會燈錄卷第六

黔南會燈錄卷第七

習安天龍　如純　輯

密參山禪師法嗣

貴陽指月爍吼六禪師滇之曲靖許氏子於本郡天竺寺禮覺悟剃染參密參和尚印可」　上堂流光易度五十有八幻隨幻住不拘花甲驀拈起拂子云且道是幻耶非幻耶若道是幻幻不自幻若謂非幻非幻不幻且拈放一邊只如善財參遍百餘城文殊指陳第一義又且如何八十老翁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戲」　臘八上堂擊碎玄關山色寒如來成道不虛談明星午夜誰同覩隴上梅花自破頭氷皎皎雪漫漫一色凝然化外看直往南方無垢界獻珠成佛不爲難且道那是不難處彈指頓超無量劫輕輕屈指便成拳」　上堂華嚴將諷畢摩利初開啓當此慶元宵笙歌時貫耳妙音觀世音自在忘依倚滿月圓如鏡長天淨若洗銀花噴火樹轉交生歡喜何故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中秋上堂雲淨一天風淸四海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人人圓光現前箇箇眞常獨露於斯見得一花堂上臂肘交加三晶門前主賓互換其或未然荊棘林中下脚易月明簾外轉身難」　小參銀缸高剔坐立儼然蘭麝半薰起居自若話頭淸楚不患靜地迷人公案見成自有生機奪秀白寥寥無滯無礙淸的的離相離名若到者般田地千七百則殘羹冷飯不許沾唇一大藏陳年故紙讒言合藥山僧今日鉗鎚再展爐鞴重開若要鑛盡金純除非脫皮換骨何故濟不因躍起龍門過怎得春風動地來」　小參今日已已欲盡明朝庚午方起本

來原無舊新世俗強分彼此若能不雜用心那管人間甲子從今打破趙州關爆竹聲中好薦取」示衆心淨若蓮月明似晝香邊榻前燈搖座右要識本來面目非青非黃非肥瘦」示衆春行冬令十分寒縱有紅爐火費攢寒暑不驚惟拄杖是非坐斷獨蒲團法身有主因無漏覺體無私妙有觀若果如斯端的去分明生死不相干」示衆妄緣頓盡覺純眞碓嘴花生別是春石女蒜吹無孔笛木人慣撫沒絃琴高山解聽常移足流水知音每出身此意若能深悟入一回舉起一回新

恒秀林禪師法嗣

安南永興藍田光碧禪師城都朱氏子生値離亂被擄入營歎截脫遇經題和尚薙髮在雲南曲靖府東山寺依余山和尚圓具矢志行脚參恒秀和尚印可後住安南永興十餘年足不越閫一日示微恙告衆而寂塔於寺西世壽四十七僧臘三十

永寧廣福明輝淨月禪師城都趙氏子生値世亂隨戎入黔於平越府圓覺庵禮清海披剃依達遠和尚具足參恒秀和尚印可立誓施茶接待數十餘年不改初志又募修通滇大道數百餘里厥功未就偶恙圓寂塔於寺西世壽六十七師嘗有偈已刻附秀師錄後入藏流行此不復贅

楚眼襄禪師法嗣

貴陽谷萌法華慧林如英禪師潭州梁氏子在浙天童禮心應剃染後因行脚歸楚依潙山圓具久親楚眼襄印可後住馬苗寶華又遷法華重建功畢會城南關衆姓慕師道德迎至大士庵供養爲預建塔於庵後師因警衆示一偈云老僧七十一開口少神氣來者免多言說話損精力若要問修行脚跟下薦取未曾死一番少要誇伶俐生死若不明孤獨一張嘴若依老僧言利人先利已說盡黃河波原來只是水閉目且觀心盤著兩隻腿這著死工夫當下超於彼講盡世間言惟一箇道理若不悟斯道難了箇生死

行之篤禪師法嗣

安南萬雲卓菴閒禪師蜀之廣元丘氏子母夢蓋飯僧入家投宿始生幼不茹葷寄名迴龍山因世亂入

黔禮佛旨和尙披剃時年二十一圓具後矢志徧參
遊楚至沿州十方菴參行之和尙印證復回安南創
闢雲山梵光寺」上堂春日融融門外春光佈景春
風拂拂檻前春樹凝烟物物頭頭合道在在處處明
心放之則周沙界捲之則入微塵香嚴擊竹猶遲船
子覆舟莫及若向箇裏見得更說甚麼平地登仙白
衣拜相明明光吞宇宙歷歷耀古騰今且結角羅文
歸根達本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一下云上元原是
正月半家家打鼓慶元宵喝一喝下座」頌華亭船
子雨笠烟蓑傲雪霜竿頭風月老滄浪適來釣得金
鱗子無限魚龍入鑊湯

曹洞三十一世雲門下第四代

月印慶禪師法嗣

安南淡雲明光禪師楚南李氏子在黔之安南定頭
禮本然老宿披剃矢志行脚遊滇至鍾靈依月印和
尙具足請益參究發明皆得力於印師座下所以
承嗣印師乜頌世尊初生纔出頭來囫一聲指天指
地得人憎縱使雲門能蓋覆至今難免賺癡僧

安南金獅弗會傳知禪師蜀之余氏子年九歲寓黔
之安籠禮極乘和尙薙髮乘示參父母未生前話乘
寂後師矢志徧參遊滇至廣南萬壽參本源和尙復
歸黔依松巔天一和尙具足後遇月印和尙於江浙
回滇掛錫定頭師往覲印一見器之將拈花公案
勘驗機緣契合親承印證後隱居阿黑數載邑侯余
公率衆紳士請闢金獅洪音寺」上堂建叢林立規
矩逞能矜勢豎門庭行法令賣狗懸羊所以古人向
千巖萬壑之間韜名遁跡深蓄厚養遂能淸振一時
美流萬世設有先人未了底公案萬不得已出來了
却今日知上座且無未了底事因甚也被此一陣業
風吹到金獅山裏自逞一場敗露雖然如是檢點將
來又且事無一向理有差殊欲報佛祖深恩必作四
來依怙發揮向上宗猷闢關人天正路當與麼時還
有同聲相應同氣相謀者麼卓拄杖一下云共將補
袞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喝一喝復舉楊岐道楊
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
憶古人樹下居師云楊岐老人恁麼道雖是淸節操

守激厲後昆怎奈檢點將來只可獨善其身欲豎臨濟門庭猶未得在看今日知上座又作麼生施設復卓杖云不因滄海潤爭見百川潮」上堂日暖風和二月天鳥啼花放滿山川當人直下恁麼去脫體風光本自然是則也是秖如水底魚蹤空中鳥跡又作麼生商量速道速道」上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良久云佛恩報也作麼生是深心還委悉麼分明月在梅稍上看到梅稍却又無喝一喝下座

宿士類

貴陽興國祖融法印和尚蜀之李氏子未詳披剃依華山三昧和尚圓具明萬曆欽賜紫衣住興國終老無恙坐脫世壽六十三僧臘不記

貴陽觀音梵行傳性和尚普陽人在會城興國禮祖融和尚披剃並具足傳衣鉢首住毗尼後住觀音終老塔於寺西世壽七十三僧臘四十餘

西識睛見和尚楚籍王氏子出身疆場禮法中披剃持金剛經得止參靈藥和尚印證師開法貴陽白雲寺終老塔於寺側

合鱗李居士貴陽人字之驊原宦襲棄儒學佛參燕居和尚印證脩然林下集書一帙名蔚堂草並附有逃禪集僅收雜偈二首挺特男兒秉太阿不將生死問如何信然直下了無事撒手懸巖唱哩囉」詎肯瞞頇負己靈分明鼻直兩眉橫更須試看誰爲主十二時中常自惺

普安邑侯天一劉居士關南人諱个臣幼喜宗乘常與當代尊宿交往盤桓初任福州過江西參龍山和尚有省臨任公事之暇少閒談只危坐每有定課行持嘗述偈曰世間一切盡歸空誰識眞空用不窮三萬三千獅子座維摩應是足神通

居易居士法諱明韞金陵葉氏子字得穌鎭黔撫中軍事幼好佛教留意宗乘參海內知識未足其意特建家菴名鷲嶺禪寺迎隱元和尚於內問法請益印證復志謁諸方明宿盤桓有偈頌機緣等錄成一書名逃禪集僅收雜偈三首機緣一則」牧牛歌露地白牛見也麼牧童拍掌笑呵呵等閒不用勤鞭策放去收來一任他」心入空門身在家朝衣脫去換袈裟

菩提不二原無樹意地淸凉轉法華」六根有疚勿他疑心病還須心藥醫面壁九年無一字令人特地歎希奇」元和尙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銜花天人送供士曰花開蜂蝶聚元曰見後因甚不來士曰果熟樹頭空

三一居士普安龍氏子諱元敘幼年因慕道之切盡家以供僧道一日遇松巖垂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因甚一生不欲見佛士著語云彼丈夫兮我丈夫

六度居士古滇李氏子母尤氏十五看香山戲動出家念父母不允幸得霞昌老宿諭曰昔有維摩大士作人天師談不二法門又不是在家菩薩耶汝依我說後來自有受用士遵霞語如父母命有儒士黃中翠指參爍吼和尙得入頭處後參善權和尙印證所集有錄僮收機緣三則偈一首」有僧問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士展兩手曰是箇甚麼僧云不會士曰怪我不得」僧問云盡大地是箇火坑因甚跳不出士曰盡大地是箇火坑僧擬議士曰燒殺也」士一日卓杖行有僧指杖問云要者箇作麼士曰滑路上全得他力」偈曰著衣方免寒喫飯卸止饑祖師西來意是甚破驢脊

臨濟三十五世天童第五代破山下

嵩目宗禪師法嗣

黔西東山古雪智禪師蜀東人參嵩目和尙印證」上堂今朝五月端午柴門不懸艾虎時節豈可空過五毒拈來共羮明州布袋喫了吶殺池州魯祖好大歌莫莽鹵甜瓜徹蔕甜苦瓜連根苦」上堂元日初昇春回六宇家家鳴鑼戶戶擊鼓大者騰歡小者作舞惟有東山與世殊單條白棒慣莽鹵顚拈倒弄且無年日日打佛並打祖忽有箇傍不甘底出來道者老漢不諳時世只知有已不知有人山僧卽便和聲打退因甚如此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棄拄杖下座」上堂東風連日發羣芽開遍山前桃李花捲起簾來人共見當陽一句落誰家速道速道」小參打鼓落堂見成公案燭燦香騰與麼不薦若也薦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若不薦且看老僧與汝判斷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嵩眉海禪師法嗣

貴陽慈雲蒼龍語禪師江南陸安張氏子在黔之西山禮語嵩老人薙染圓具參嵩眉和尙印可住慈雲而終塔於本山世壽七十僧臘四十　上堂般若如大日輪昇之則乾坤普照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如塗毒鼓擊之則聞者皆喪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海宴河淸祇如不拈不放人人懷赤水之珠箇箇抱荊山之玉且家堂穩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上堂天無四壁地絕八維一亘晴空貫通今古明明絕去來歷歷無向背所以道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性心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喚作如如早是變也且作麼生是不變底消息良久云早晨喫稀飯下午又覺饑喝一喝下座　上堂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箇箇脚跟點地佛出世後人人眼裏添沙箇箇耳中著水於中若有一箇半箇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底出來道箇凡聖無差古今一致不妨慶快平生如無山僧更與重添墻壍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明如日黑似漆眞不掩僞曲不藏直雪山六載空忍饑少室九年癡面壁於中若具擇法眼底只向羊邊乾處臥豈肯從他雪地立雖然如是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須借春風力喝一喝下座

威陽華巖長靈祐禪師荊州胡氏子値世亂從戎入黔至二十七歲切思出塵寓九龍山皈依燕居和尙又親西山語嵩和尙後禮嵩眉祝髮圓具並請益發明親承印可開法華巖遷臥雲後復遊楚　上堂靈機密運寶劍全彰截斷千差眞常獨露頭頭顯妙物物輝光一道淸虛貫通今古明明絕去來歷歷無對待坐斷毗盧頂不秉釋迦文到者裏說甚隨處作主遇緣即宗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携且超然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下座　上堂智鑑圓明萬法皆空慧光獨露了妄全眞塵塵刹刹普現威權物物頭頭全彰妙用只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瓦礫石頭咸皆踍跳山川草木動地喧鳴殊勝中殊勝奇特中奇特且作麼生是日用應緣一句揮拂子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上堂學芭蕉示衆云你有拄杖子與你

拄杖子頭上安頭。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斬頭覓活。芭蕉老漢計窮力盡。無處啓口。向拄杖頭上作活計。山僧者裏則不然。有也不與。無也不奪。直教他全體脫落。絲毫不挂。淨躶躶。赤灑灑。是你到家底消息。何處更有一物與諸人爲緣爲對。還會麼。不見一法。即如來。是則名爲觀自在」　小參。舉古德云。尋牛須訪跡。學道學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成。即今衆中有箇漢出來道。跡在者裏。牛在甚麼處。直對他道。綠楊芳草岸。無處不稱尊。又有一箇漢出來道。我本無心。道在何處。對他道。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又有一箇漢出來道。男兒自有沖霄志。不向他人行處行。老僧聞得。只得飲氣吞聲。何故。一粒老鼠屎。打汚一鍋羹」　元宵晚參。十五日已前。海底泥牛含月走。十五日已後。巖前石虎抱兒眠。正當十五日。石人把板雲中拍。木女銜笙井底吹。舉似燈籠。笑破口。無端特地一場非。卓杖一下云。山僧拄杖子。活如龍。一口吞却了也。三十年後。免得敲磚打瓦

石阡黃菊濟川普禪師。蜀之潼川梁氏子。入黔。於西山鳳凰池禮語嵩和尙披剃。參嵩眉印。可住九龍。退院上堂。苦住龍山三五載。犁耙債滿便抽身。芒鞋拄杖如龍虎。試問同行有幾人。雪峰老人。𣠽標橫擔不顧。彌勒大士。向十字街頭立等。且道龍山長老。又作麼生施設。卓拄杖云。出門三步外。別是一家風」　上堂。古云。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山今日拈頭換尾。將古作今。以此眞如般若。翻作廣大伽藍。直教十方龍象。到此各各於中安居。平等性智。正恁麼時。喚作廣大伽藍。又是眞如般若。喚作眞如般若。又是廣大伽藍。且如何得的當去。卓拄杖一下云。殿閣峰頭千古致。三門高對廣輿場」　上堂。月大有三十。月小是初一。到者裏。要且千聖不能知。諸佛不能識。是汝諸人還識麼。若也識。且許途中受用。若也不識。九龍不惜慈悲。率性與諸人通箇到家底消息。如何是到家底消息。良久。擲拄杖云。也是烏龜鑽敗壁

宗風定禪師法嗣

貴陽西山實行慧眞禪師。西安葛氏子。禮宗風和尙。

剃染具足並以印證　頌華亭船子狂心猶勝在江邊短棹長歌駕鐵船不是夾山來換手只教撐渡到驢年　黃龍三關我手何似佛手打殺泥豬癩狗剃盡貼肉汗衫隨分拈花折柳　我脚何似驢脚踏斷趙州略彴縱橫獨步大方一任衲僧卜度　人人有箇生緣漁翁腰帶牽船夜宿蘆花深處曉來搔首看天

西山無滅慧顯禪師印心於宗風和尚　舉東山水上行話頌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雲開紅日出雨過綠苔生

剖石鏡禪師法嗣

修文三潮水知非菴雲峰祖高禪師蜀之符氏子因亂入黔寓貴陽牟尼山禮月空薙染依語嵩老人具足得法於剖石和尚住知非數十年康熙戊辰仲秋告衆圓寂塔於本菴之陽世壽七十七僧臘四十六　上堂大道本在目前說甚目前難覩以拄杖卓一卓云若也覩大家薦取雲門普如不覩君自西秦我東魯喝一喝下座　佛誕日示衆指天指地巳徒勞七步週行禍更招惹得雲門行正令兒孫代代病尤高

語聖正禪師法嗣

習安溪脈照一禪師江西撫州吳氏子寓蜀誕生在黔安順州華嚴硐禮德水披剃過丹山參語聖和尚又參敏樹老人圓具後復丹山掩關三載印心於語聖和尚　提督軍門侯延生然燈請上堂樹樹青松堅晚節竿竿翠竹響清風延齡千古燈輝燦劫外春光迥不同且如何是不同底消息良久喝一喝下座　住定南萬壽上堂昨日古佛堂裏坐今朝萬壽示機緣携節唯是尋知巳處處青山展笑顏且道其中事作麼生顧視左右云朝看白雲橫嶺上夜觀明月照堦前

貴陽玉龍鏡天宗照禪師本郡王氏子母陳氏於貴筑蓮花禮自善披剃依密蘊具足自行密行因閱禪關策進見黃檗示衆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心心相顧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歲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華發現悟佛祖之

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處頓起疑情。且一時無處請益。只得靜夜焚香發誓自拈無字公案。晝參夜參。身心渾忘。如斯久久。一日正經行次。忽聞鴉聲。得入頭處。矢志徧參。遊滇途遇語賢和尚。問云。如何是你行脚事。師曰。癡狂外邊走。聖云。爾因甚到者裏。師曰。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烟。聖云。只恐詐明頭。師曰。和尚也不得壓良為賤。聖深肯之。師得法後。闢玉龍名弘法寺」 上堂。大道無形。至眞無名。隨方示化。轉變權衡。靈利漢。遑得些子。便解布漫天網。散荊棘林。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頓使一切衆生。同見同明。同得同證。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然雖與麼。猶是化門邊事。若論向上一路。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歷代祖師。忍氣吞聲。只如黃檗打臨濟三頓痛棒。且道是向上一路耶。是化門邊事耶。良久云。鴛鴦繡出自金針。更把金針度與人。喝一喝下座

鎮寧列峰大千宗月禪師。蜀籍廣安白氏子。僧問。牛度窓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便打云。不快底漆桶。進云。恁麼則搖頭擺尾去也。師云。切忌挨著別人」 示衆。威音那畔。絕諸訛。直下承當。已錯過。珍重本來端的處。風吹石臼念摩訶」 小參。什麼物。兮恁麼來。捏不成團。擘不開。踏著秤錘原是鐵。天高雲淨月初回。月回且置。祇如古人道。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諸人又作麼生商量。卓拄杖一下云。狀元原是天生定。莫把馮京作馬凉

語賢英禪師法嗣

習安永峰慧鏡常禪師。本郡王氏子。母吳氏。在城禮恒聞剃染。參獅山語賢和尚印可。師易建永峰為投老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山僧是普城人。僧云。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上山氣喘。僧云。以何法治。師曰。坐坐再行

清鎮普興慧知寂雲禪師。本境劉氏子。禮本寺聞旨披剃。依黔靈赤松老人圓具。參獅山語賢和尚印證。復志行脚。同蓮舟遊楚。途間嘗咏持戒參禪。無繩自縛。總不與麼。歷歷落落。逢人若問祖師意。向道帽子頭上著。呵呵

古源鑑禪師法嗣

定番九龍月恒眞昇禪師貴陽章氏子於本境圓通寺禮氷雪披剃始參慧林和尚緣不相契後參古源鑑發明親承印證源示寂後衆勉師繼席師不允遂掩關於臥雲室內

黔南會燈錄卷第七

黔南會燈錄卷第八

習安天龍　如純　輯

月峰琰禪師法嗣

安平天台省參海寧禪師蜀籍周氏子寓黔之安順州始生於乾塘潮音寺禮自然披剃參本山月峰和尚印可峰圓寂後衆勉師繼席復掩關於隱硯堂三載出關常居此山　上堂打破玄關放出鐵鷂冲破虛空作兩邊嚴前石女點頭笑且道他笑箇甚麼笑山僧自顛還自倒喝一喝下座　上堂戒是根基行是墻經遮重難謹隄防破山老人恁麼道祇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海寧則不然戒是根基行是墻寒則向火熱乘凉不是渠儂生我慢都緣箇事絕商量於中還有絕商量底麼正好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正恁麼時不惟捉敗破山老人要且落得一場快便有麼如無山僧直得曲垂方便去也遂說戒下座

上堂卓拄杖云佛佛授受受者箇祖祖相傳傳者箇古今天下老和尚橫說竪說說者箇盡十方湖海衲子橫參竪參參者箇且道者箇是箇甚麼良久曰切忌卜度　上堂箇事元無巴鼻一一却有來由路行動步翫月擡眸乾坤盡在眼底何必更上高樓山悠悠水悠悠廓徹圓明一鑑收喝一喝下座　上堂卓拄杖云無量法門百千妙意總向者裏百雜碎了也更教寧上座搖三寸舌鼓兩片皮說黃道白指東畫西終是不做何故寧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頂相慕禪師法嗣

習安雲鷲禪那廣靜禪師本境陶氏子幼時父母送至本山禮本師頂相和尚剃染具足隨頂三十餘年未離座右頂書源流付囑師立志韜晦故堅讓之頂

寂後。師承頂衣鉢。繼席此山

衡嶽規禪師法嗣

鎮遠迎仙濟菴普靜禪師。粵西平樂宋氏子。寓石阡鳳凰禮衡嶽披剃。於施秉西林堂依雲徹具足。復參衡嶽和尚印證。住施秉之永祥。重闢迎仙。專苦接納。後事不記

竺懷印禪師法嗣

習安石霞厂石巖禪師。本郡程氏子。母陳氏。在城圓通寺鑑明心剃染。矢志行脚。從玉眞山偕本師竺懷遊滇至五華寺參平生老人。圓具。老人示同看萬法歸一話。一齊打翻漆桶。後老人印證。懷時嘗謂此子當嗣爾之後。懷遵老人命。不忍捨師。師輔懷歸黔。住玉眞十有餘載。竭力領衆。不憚汗勞。遂承印可。後辭懷過五村。重闢石霞為投老之所。門弟子為師預建塔於山麓 上堂。霞峰小小。衆山圍繞。曲水盤旋。明堂恰好。不假些子安排。自是地設天造。到者裏只貴人境相宜。自然一切皆為至道。且如何是至道。良久云。不因紫陌花開早。爭見黃鶯下柳條。卓拄杖下座

上堂。手持執足運奔。眼觀色。耳聞聲。惟有舌頭要說話。更不與人論疎親。既是說話。因甚麼又不論疎親。卓拄杖一下。云遠親不若近鄰 上堂。卓拄杖一下。云天晴日出。又一卓。云下雨地溼。又一卓。云諸仁者。還知霞山拄杖子為人落處麼。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口吧吧地。何嘗說到者裏。山僧今日雖是一片婆心。檢點將來。也是施錢造罪。且道是甚麼罪。復卓一卓。云我無辭焉

習安玉眞玄一如海禪師。本郡孫氏子。年十三。在總持菴禮本師竺懷剃染。並以具足。印可後住本山。終老塔於山麓。世壽四十九

祖鼻寂禪師法嗣

安順靜明嵋霽宗禪師。河南汝寧蔡氏子。九歲時值世亂。竄嶺南。忽染瘴疾。因發出塵之念。疾愈。皈依雪巖靜主。乞示念佛公案。後遇舌響指參月幢老人。於滇之石寶山禮本實剃染。復依幢圓具。參祖鼻印可 上堂。向上向下。掘地覓天。求佛求心。泥中洗土。爭如向者裏一時坐斷。報化佛頭。似桶底脫去。始謂之

了事人宗上座尋常在孤峰頂上竪坐橫眠今日被人推出不免向羣隊裏拂顧危亡與衆兄弟聊露一線遂以拂子召衆云且道者一線是心耶是佛耶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拽拄杖下座　頌萬法歸一話一歸何處虛空碎獨許石人側耳聽應物隨機閒輥轢侵晨紅日麗山新

善權位禪師法嗣

貴陽觀音普濟大闇禪師安南陳氏子印心於松巖善權和尚　上堂慈雲山中打鼓觀音菴裏上堂拄杖子跨跳上搖搖堆頭撞著峨嵋普賢願王說些老婆禪碞碞堆堆使多聞阿難陀結集不來賺得昔年譯經底鳩摩那翻梵語為唐言報道囉囉哩哩缽囉孃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明賞暗罰臨濟逢人便喝春令冬行出格底不遭陷穽具眼者那被熱瞞所以向上關棙千聖同源箇中消息諸佛無異如電光石火豈容眨眼若是俊傑拶著便知何待入水入泥其或鈍滯早已錯過新羅還委悉麼動容揚古路弗墮悄然機　小參臨濟家風德山要訣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隨機應機以楔出楔用老婆心為人直切幾箇知恩解報恩莫道吾儕虛饒舌　小參山僧有一訣入道最親切勿以聲色求莫將心意測擬更問如何拄杖劈頭楔

普安松巖天一大悅禪師楚南呂氏子因亂入黔寓安南龍潭寺禮無霞披剃參善權和尚在松巖一日侍權與官人持論楞嚴經至世尊舉手問阿難處忽然有惺遂以白權權即印證權寂後師繼席此山十餘年一日示微恙白衆囑後事畢趺坐而逝塔於寺西之老塔山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　上堂拈拄杖云啓祖翁門戶展古佛家風卓一卓云闢人天正路掃蕩邪宗又卓一卓云正法眼藏一時流通汝諸人還知松巖拄杖子為人處麼有向者裏承當底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有向背地裏吐舌底亦與三十棒未必肯容何故聻復卓一卓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舉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麼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云二大老恁麼作略將謂據令而行怎奈

傍觀者哂。松巋門下只好一坑埋卻。且道他過在甚麼處。具眼者試定當看」 上堂。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何殊亂世英雄。釋迦掩室。淨名眦耶杜口。正似太平奸細。直教列在下風。方乃揭示向上巴鼻。且如何是向上巴鼻。良久云。直饒向者裏薦得分明。也是一場特地」 上堂。盧陵米鎮州蘿蔔。山僧尋常受用得快。今日特爲諸人拈掇。還會麼。若會得。且許途中受用。若也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則且置。祇如山僧自納敗缺。諸人還知落處麼。良久云。三生六十劫。咄」 上堂。卓拄杖一下云。三世諸佛也如是。歷代祖師也如是。天下老和尚也如是。悅上座到者裏。也不得不如是。且道如是箇甚麼。復卓一卓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上堂。禪禪禪。語默動靜體安然。道道道。喫飯穿衣誰欠少。既然如是。因甚麼善財童子。歷一百一十城。烟水參五十三員善知識。然後復見文殊。方纔得了。且道了後如何。花開上林不是春。日出扶桑不是早」 上堂。新年頭佛法鏡清道。有也好與三十棒。明教道。無也好與三十棒。何故。佛法論箇甚麼有無。直饒道箇不有不無。正好劈脊便棒。何以如此。卓杖一下云。拄杖開封。當仁不讓」

頌覩明星話。一覩明星眼界寬。大千無處著羞慚。分明雲散家家月。枉受深山六載寒」 萬法歸一。萬法歸一。一歸何。漁翁江上釣烟波。蘆花兩岸偷開眼。戲水鴛鴦遠避過

安南廣福虔峨大照禪師。楚之江陵陳氏子。在雲南宜良石寶山禮月幢和尚。剃染。依黔之普安松巋善權。圓具。印可。住廣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果碟云。核桃一把抓。僧曰。核桃一把抓是多少。師云。前三三後三三。僧曰。前三三後三三。又是多少。師云。汝也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僧曰。爭奈君子一言既出。四馬難追。師便打云。因憐三尺子。失卻兩行眉。師終廣福。塔於寺側

安南萬壽審實本照禪師。西蜀易氏子。幼失恃怙。自發心於本境小菴禮一行僧薙髮。矢志行腳。至黔之普安松巋山。禮善權和尚。求受具足。權深器之。嘗將狗子無佛性話追究。一日出坡挑柴。因柴担頭脫。忽

然有省卽書偈曰甚奇怪甚奇怪刷脫兩頭中間在無始劫來是今朝不識今朝頻納敗持以白權權曰青天白日見神見鬼作麼師曰從今向後再不受老和尚欺瞞也權曰饒你識得今朝要且他時後日有事在師曰他時後日有甚麼事聲未絕權卽亂棒打出次日書源流付囑師住安南萬壽開法接待二十餘年始終一揆乙丑孟冬一日示寂塔於西門外之晴龍山麓」 上堂一念不生萬緣頓息常光見前孤明歷歷更說甚麼向上事格外機檢點將來也是糊餅裏呷汁還會麼著衣免寒喫飯止饑擬問如何打折驢脊」 師一日在城檀越家齋次一士問三教之中那一教爲尊師曰問則總不尊也士曰據老和尚道總無分別也師曰也不得儱侗士曰恁麼則畢竟是那一教爲尊師曰象斗地皮震士曰老和尚與麼則相戲弄也師曰戲弄則墮地獄如箭」 問僧甚處來僧曰安籠來師云聞大扁山被人偷去是眞麼僧曰和尚何得當面誑語師曰你眞實道看僧無語師曰龍頭蛇尾漢出去」 僧問如何是雲門餅師云半斤一箇僧曰某甲不問者箇餅師云料汝受用不得」

普安碧雲恒曈聖目禪師江右熊氏子寓黔之安南生隨父於獨秀山披剃參善權和尚印心」 上堂前釋迦後彌勒無端各各妄分別如來禪祖師訣堪笑人人總被惑碧雲恁麼批判且道意在甚麼處卓杖一下云人間無水不朝東天上有星皆拱北喝一喝下座」 上堂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斤等閒忽拈出疑殺許多人於中還有不疑底麼出來試道道看僧纔出師便打云吾行荒草裏汝便落深坑直打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三世諸佛用不盡歷代祖師用不盡古今天下老和尚用不盡今日落在碧雲手裏且道又作麼生卓一卓云堪行正令」 上堂擡眸不見天低頭不見地人間三尺子都來道不是饒你道得是拄杖子亦未肯相許咄」 上堂大光明藏八面玲瓏含融十虛通貫古今乾坤以此覆載日月以此照臨聖人以此治化諸佛以此傳心歷代祖師並天下老和尚以此扶宗荷教豎立門庭開權顯實接物利生且道衲僧門下當作箇甚麼十字街頭破草鞋

喝一喝下座」 小參參禪沒甚奇特唯要生死心切無明窠窟掀翻凡聖路頭勦絕直下及第心空自然大休大歇且道歇後如何良久云碓嘴忽開花磨盤時結果

習安天龍善一純禪師本郡張氏子母陳氏在法海寺禮靈光老宿披剃依項相和尚具足參吾權和尚印證復志遍遊自浙歸里住天龍山次遷松巖復住天龍」 上堂天龍峰頂別是人間猿啼嶂外鳥噪雲邊不是目前法亦非心外事掀翻陳年骨董揭舒象外幽玄玉壺影裏劫初前亘古乾坤不變且作麼生是應時及節底句喝一喝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打綁出坡打板過堂會則神通妙用不會則業識忙忙咄切莫壓良為賤卓杖一下云鳧脛短兮鶴脛長 上堂春日熙熙和風習習岸柳搖金溪桃吐赤突出威音那畔揭示衲僧巴鼻明歷歷親的的因甚惟道江南三月鷓鴣啼天龍門下打折驢脊」 上堂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知箇甚麼雲中木馬嘶海底泥牛吼驚起夜叉神踍跳上岸瞠眉努目一一面南看北斗」 中秋上堂寶月放光丹桂飄香兩彩一賽鼻孔昂藏正恁麼時直饒道好修行好供養禪歸海經歸藏總好喫龍山痛棒何以分明有月落波心自是無雲生嶺上喝一喝下座」 上堂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德山老漢背月逃影掩耳偷鈴殊不知山河大地草水叢林文殊普賢無處藏身墻壁瓦礫忠國師一生受用不盡立雪斷臂與安心眼裏無觔一世貧喝一喝下座」 上堂禪禪禪饑來喫飯困來眠道道道城樓五鼓金鷄呌除却禪去却道夜半日頭紅杲杲於此者裏知分曉月明簾外轉身早是則是只是衲僧門下未免攔胸踏倒」 上堂春寒秋熱隆冬下雪梅花開放嶺頭路上行人欲歇不歇何故不歇眼覷東南意在西北殊不知饒你走遍天涯海角踏翻茶陵橋板豁然大悟天龍拄杖子緩緩向你道明月蘆花一樣看鷺鷥立雪非同色一喝」 上堂儱儱侗侗顢顢頇頇正是全體大用法法分明頭頭合轍未免遍地葛藤天龍只知饑來喫飯困來打眠

夢昇兜率猶未惺金鷄啼唱五更天 中秋上堂月
圓月缺猶是幻中境界桂開桂卸無非世諦馨香於
中有箇亘古亘今不開不卸無圓無缺底亦不可作
奇特商量若作奇特商量脚跟下便與三十痛棒何
故好肉上不許剜瘡 上堂南泉斬猫歸宗斬蛇有
例不可興無例不可缺咄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卓杖
一下云珊瑚枝枝撑著月 上堂歷歷明明古今不
變擊鼓陞堂全機展演坐立儼然相呈覿面卓杖下
喝歷良為賤智者猶迷愚者取辨離智絕愚好看方
便甚麼方便呵呵倒騎驢兮入佛殿 臘八日上堂
奇哉三歎覩明星漏逗一場冤莫伸千古無人能雪
釋瞎驢瞎馬趕成羣即今還有為釋迦老子雪釋得
底麼緩緩著是非已落傍人耳洗到驢年也不淸
元旦上堂說新又不新道舊亦非舊新舊兩無干冷
灰重爆豆既是新舊無干因甚却成冷灰爆豆莫不
是本來無新舊由自强名模恁麼見解作他座主奴
也未得在還分析得麼不萌枝上含春色鐵樹花開
遍界香 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遂喝一喝云虛
妄浮心多諸巧見作麼生是眞實底句盞子撲落地
碟子成七片 上堂年年說月月說日日說時時說
在在說處處說塵塵說刹刹說說無間歇諸人還會
麼不見道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山門頭與汝相見
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還會麼癡人面前不得
說夢 上堂處處眞處處眞塵塵刹刹本來人者般
說話唱教門中足可觀光衲僧門下未免白日見鬼
且道衲僧門下又有甚長處良久曰衲被蒙頭萬事
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元宵上堂日月燈明佛互相
為晝夜亘古不相違此夜最親切最親切年年正月
半便是元宵節壁上挂燈籠空中懸寶月嘉州大象
趁光明陝府鐵牛生歡悅休歡悅看來也是證龜成
鼈 上堂一往直行茫茫宇宙千差坐斷死水澄潭
饒你運用無斷隨緣得妙也是杓卜聽虛聲且道總
不與麼時如何良久曰風送白雲飛嶺外水流黃葉
到江心 因事上堂箇事見成本無欠剩豈欺未明
可憐不信呵呵也是為他閒事長無明 達磨忌拈
香梁皇殿上道不識面赤不如語直少室峰前癡面

壁多虛不如少實當時隻履西歸而今討甚巴鼻有巴鼻無巴鼻揷香云萬古淸風吹何極」 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所以道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不差別踏著秤鉈原是鐵喝一喝下座」 示衆當陽一句截斷衆流充塞十虛了無向背諸佛諸祖出身無路天魔外道覷捕無門只得盡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情與無情蜎飛蠕動一切含靈同一體證同一受用同一圓明於中不見有纖毫生佛之相不見有纖毫凡聖之名不見有纖毫見聞之性不見有纖毫取捨之心不見有纖毫生滅之狀不見有纖毫動靜之形不見有纖毫得失過患不見有纖毫物我之分所以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到者裏如擊石火閃電光會與不會總是當人歷歷明明本自見成底事無欠無餘纖毫不昧祗因一念緣起不定逐境生情隨情轉念隨念分別有天有地有物有人有佛有祖有凡有聖有取有捨有見有聞有生有滅有動有靜於動靜中故起種種生滅於生滅中故有種種知解於知解中故有種種凡聖之論於凡聖中故有種種妄想執著於妄想執著中故有種種取捨於取捨中故有種種分別於分別中故有種種散亂於散亂中故有種種顚倒於顚倒中故成種種過患於過患中故使種種不安種種不和種種不寧種種不靜所以道萬法本閑惟人自鬧果實一念緣起無生自然當下脫體風流那有許多之謂到者裏若是箇漢直教翻轉面皮掉轉脚手掀翻海嶽撥亂乾坤指南作北換斗移星等閑向淨白地上撒沙撒土立主立賓立照立用立境立人立玄立要立縱立奪立殺立活立收立放立賞立罰一切由己亦然道有生有佛也得有凡有聖也得有見有聞也得有取有捨也得有生有滅也得有動有靜也得又說甚麼得失過患物我分別所以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者豈不是盡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情與無情同一體證同一受用同一圓明者哉者些且置更作麼生是當陽一句還會麼咄靑天白日寐語作麼」 示衆大道無形眞空絕跡會與不會總在裏許若也於

0812

中分緇素辨玄微論是非正是取螢火燒須彌若也總不恁麼切忌玉石同觀金沙混積所以道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麼不恁麼總不是到者裏直須別有向上一路始見衲僧巴鼻且如何是衲僧巴鼻烏龜鑽敗壁鷄向三更啼」示衆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十方坐斷無去來今一道坦然渾無邊畔豁開正眼大地山河無寸土列回光相本來夜暗與日明自是淸風生八極得來明月照乾坤到者裏塵塵刹刹全彰古佛家風法法頭頭總是當人機用還得麼果若得到恁麼田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乾佛法流遍天下空生枉立巖前不然一片白雲橫谷口許多歸鳥盡迷巢喝一喝」示衆若論此事別無奇特山僧有箇方便不惜眉毛與你諸人下箇註脚還委悉麼遂卓拄杖一下云者箇便是最初句良久云者箇便是向上句還有末後一句在你諸人肚皮餓了要飯喫處薦取於此薦得明信得及方知飯是米做鍋是鐵鑄若信不及正好向三家村口十字路頭把定待有人撻犂拗耙趕牛來時你便問他做甚麼事去他自向你道得親切若再不信直饒釋迦彌勒也奈你不何自是你無靈種要且怪別人不得設若信了山僧還有一句再向你道如何道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黔南會燈錄卷第八終

黔南會燈補續錄

聖可玉禪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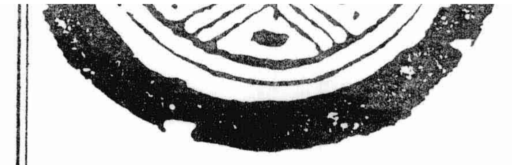
都勻續燈寂常禪師楚鄂蒲邑王氏子母岑氏適亂入黔始生年十三聞母誦金剛經動出塵念從本菴巨徹芟染依貴筑東山梅溪和尚具足參四川華巖聖可和尚印證」示衆眞空本湛然幻翳從何起佛祖假虛名度生亦昧語若是過量人不用頻頻舉一口涸西江一擊忘所止掉臂出長安難瞞拄杖子且道拄杖子有甚長處腦後見腮不與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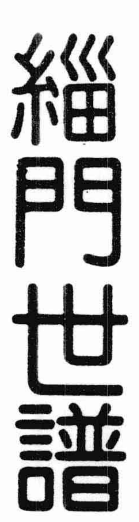
都勻無瑕玉禪師尊宿 本郡徐氏子出家於開化殿禮

參實為師依天野廣恩和尚圓具師善操守有不出為人之學數十年以枯澹自若臨終據座示衆坐脱世壽五十一僧臘三十六

壁林門禪師法嗣

平越蘆坪慈門竺崖性禪師蜀東墊邑朱氏子出家於安順圓通寺禮恒明剃染依語嵩老人具足參壁林和尚印可　佛誕日上堂指天指地獨稱尊個事還他過量人瞿曇露盡深深意幾個知恩解報恩即今還有知恩底麽有慈門拄杖子打教拆也未放手在何故衲僧門下賞罰分明師臨終説偈示衆坐化塔於本山之陽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餘





清・迅雷明喜等 編





終南山天龍會集緇門世譜

釋氏源流五宗世譜定祖圖序

傳燈錄云古佛應世綿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故近譚賢劫有千如來暨於釋迦但紀七佛案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故遡流於莊嚴劫七佛以來號至釋迦文降靈之後爲天竺中華傳法之始祖也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密付於汝汝當護持併勑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由是相繼二十八代傳至菩提達磨後達磨復持佛祖一枝正法眼藏併世尊衣鉢航海西來東至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又爲東土之始祖也於是繩繩蟄蟄代代不絕二祖有慧可大祖禪師三祖有僧璨鑑智禪師四祖有道信大醫禪師五祖有弘忍大滿禪師六祖有慧能大鑒禪師自六祖下並出兩枝一曰青原行思禪師一曰南嶽懷讓禪師其後列五宗者又以二師爲始祖也青原下出石頭希遷禪師遷下復出二枝一曰藥山惟儼禪師一曰天皇道悟禪師儼下出雲巖曇晟禪師晟下出洞山良价禪師价下出曹山本寂禪師由是遂創立曹洞一宗天皇下出龍潭崇信禪師信下出德山宣鑒禪師鑒下出雪峯義存禪師存下復出二枝其一曰玄沙師備禪師一曰雲門文偃禪師由是遂創立雲門一宗備下出羅漢桂琛禪師琛下出清凉文益禪師以示寂後起塔謚大法眼禪師由是遂創立法眼一宗以上三宗俱青原之後也又南嶽下出馬祖道一禪師一下出百丈懷海禪師海下復出二枝一曰潙山靈祐禪師祐下出仰山慧寂禪師由是遂創立潙仰一宗一曰黃蘗希運禪師運下出臨濟義玄禪師由是遂創立臨濟一宗以上二宗俱南嶽之後也爰自六祖下分青原南嶽二大枝二大枝下復分潙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五小枝是爲五宗以應一花五葉之讖此乃天倫有序源遠流長之定式也喜遵傳燈錄考之則六祖下第五世

並有潙仰臨濟第六世方有曹洞第七世始有雲門第九世纔有法眼後人錯亂豈可昧却源流古序乎故謹按傳燈錄編集釋氏源流五宗世譜定祖圖併五宗法派正枝旁出沿流分派溯源所自一覽相從彙成一帙付梓刊行諸方使後之世代雲仍辨魔揀異捨邪歸正知師資授受之有源衣鉢傳持之有本矣是爲序

旹

大淸康熙歲次癸未孟夏佛誕日中興陝西西安府華州城東南十五里入終南山猛虎峪太項二十里許古蟠龍山寺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子肅超遠和尚法嗣創開建正興陝西西安府華州城西南十五里入終南山赤帝峪又名馬家峪今名勅德峪太項二十里許天龍山寺傳臨濟正宗第三十四世迅雷明喜禪師仝十方緇素人等盥沐焚香稽首撰輯敬刊

目錄　序　圖　宗　派

祖圖

初祖達磨○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六祖下有兩枝一曰青原行思禪師○石頭希遷遷下復出二枝一曰藥山惟儼○雲巖曇晟○洞山良价○曹山本寂禪師自此立爲曹洞宗

又遷下一曰天皇道悟○龍潭崇信○德山宣鑒○雪峰義存存下復出二枝一曰玄沙師備○羅漢桂琛○淸凉文益禪師自此立爲法眼宗

又存下一曰雲門文偃禪師自此立爲雲門宗

上三宗乃青原之後也

又六祖下一曰南嶽懷讓禪師○馬祖道一○百丈懷海海下復出二枝一曰潙山靈祐○仰山慧寂禪師自此立爲潙仰宗

又海下一曰黃蘗希運○臨濟義玄禪師自此立爲臨濟宗

上二宗乃南嶽之後也以此遞推遡流則六祖下第五世並有潙仰臨濟第六世方有曹洞第七世始有

雲門第九世纔百法眼有何差謬

潙仰宗

仰山慧寂禪師─西塔光穆─資福如寶─報慈德韶─興陽詞鐸禪師(後嗣無考)

臨濟宗

臨濟義玄禪師─興化存奬─南院寶應─風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陽善昭─石霜楚圓─楊岐方會─白雲守端─五祖法演─昭覺克勤─虎丘紹隆─天童曇華─天童咸傑─臥龍祖先─徑山師範禪師範下並出二枝一曰斷橋倫禪師─方山寶─無見覩─白雲度─古拙俊─無際悟─月溪澄─夷峰寧─寶芳進─野翁曉─無趣空─無幻沖─南明廣(其後嗣未錄)

又徑山師範禪師範下一曰雪巖欽禪師─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千巖長─萬峰蔚─寶藏持─東明旵─海舟慈─寶峰瑄─天奇瑞─無聞聰─笑巖寶─幻有傳禪師傳下並出四人一曰雪橋信一曰抱璞蓮(二人後嗣未錄)一曰天隱修修下並出四人卽林皐豫○玉林秀○箬庵問○山茨際(四人後嗣未錄)又幻有傳禪師傳下一曰天童密雲圓悟禪師悟下復出一十二人卽五峰學○漢月藏○破山明○費隱容○石車乘○朝宗忍○木陳忞○石奇雲○牧雲門○浮石賢(以上一十八人後嗣未錄)○一曰林野通奇─宕山行遠─奇然超智─文源明燦(後嗣未已)○一曰龍池萬如通微禪師微下(餘者未詳)一曰浮山文弱行盈禪師盈下(餘者未詳)一曰中興陝西西安府華州城東南十五里入終南山猛虎峪太項二十里許古蟠龍山寺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子肅超遠禪師遠下(有一十二人)卽戒月慧─心印璽─空谷源─耕雲信─松林友─松雲澄─善惟朗─際雲闊─半庵瑩─智林接─深雲瑞(以上一十一人後嗣不已)一曰創開建正興陝西西安府華州城西南十五里入終南山赤帝峪又名馬家峪今名勅德峪太項二十里許天龍山寺迅雷明喜禪師喜下(有一十二人)卽此峰休─空懷心─大權任─瑞雪雨─大勇進─永志響─永住乾─善水海─般若果─慧空定─古崖固(以上一十一人後嗣不已)一曰偈曰始來蟠

龍行無邊創開天龍更勝先蟠龍法孫天龍嗣天龍二代第一禪〇一曰涌蓮實開禪師開下有一十二人郎中株松—大豎立—萬行修—惟修安—須彌弘—秀山勤—慧目定—貫周通—靈珠光—天心順—慧靈珍以上一十一人後嗣不已〇一曰威山際魁禪師—勝登了然後嗣不已

曹洞宗

雲居膺禪師—同安丕—同安志—梁山觀—大陽玄—投子靑—芙蓉楷—丹霞淳—長蘆了—天童珏—雪竇鑑—天童淨—鹿門覺—靑州辨—大明寶—五山體—雪巖滿—萬松秀—雪庭裕—靈隱泰—還源遇—淳拙才—松庭嚴—凝然改—俱空斌—無方從—月舟載—大章書書下復出二枝一曰廩山忠—壽昌經經下復出四人郎聞然謐〇鼓山賢〇博山來〇東苑鏡—天界盛其後嗣俱未錄又書下一曰大千潤潤下復出二人一曰大覺念—雲門澄後嗣未錄又潤下一曰無言道—心悅喜—彼岸寬後嗣未錄

雲門宗

雲門文偃禪師—香林遠—智門祚—雪竇顯—天衣懷—慧林本—長蘆信—慧林深—靈隱光—中竺妙—光孝深禪師後嗣無考

法眼宗

淸涼文益禪師—淸涼欽—雲居齊—瑞巖海—翠巖元禪師後嗣無考

僞仰派計二十字

派曰崇福法德慧普賢行願深文殊廣大智成等正覺果

臨濟派計二十字

派曰慧正普覺智圓通湛寂淸廣演法界性永遠德弘宗〇至第十三世法鑑禪師嗣法門人福慶號雲巖旁出一枝計三十字

派曰福德弘慈廣普賢覺道成利益無邊量宗本永興隆妙悟恒常滿自性證圓融〇又第十四世界源禪師嗣法門人性金號碧峰又旁出一枝計四十八字

派曰智慧淸淨道德圓明眞如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聖果常演寬弘惟傳法印證悟

會融堅持戒定永繼祖宗○接此派又新續一枝計四十八字

派曰湛然法界方廣嚴宏彌滿本覺了悟心宗惟靈廓徹體用周隆聞思修學止觀常融傳持妙理繼古贊公信解行證月朗天中○又碧峰下第二世鵝頭禪師於北京西山建萬壽戒壇橫出臨濟一枝計二十四字

派曰清淨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來自性圓明行理大通無學○又碧峰下第四十七世祖定禪師入閩住雪峰山復旁出一枝計二十字

派曰祖成戒定慧攸光正圓通行超明實際了達悟眞空○又祖定禪師下第十三世朗燦禪師入晉住中條山萬固寺又橫出一枝計二十字

派曰明德義幽玄昭然廓性天慧燈聯海焰萬固永流傳○又祖定禪師下第十三世創開建正興陝西西安府華州城西南十五里入終南山赤帝峪又名馬家峪今名勅德峪太項二十里許天龍山寺傳臨濟正宗第三十四世迅雷明喜禪師遵上祖定派下

至第二十空字畢後續出一枝計二十字 後續枝派曰智種金剛子天龍寶地生法雨心苗勝華開果弘靈

曹洞派

曹洞下有少林祖庭併江西豫章兩派其豫章派計二十八字 派曰清淨覺海圓弘廣悟本眞常慧性寬祖道興隆傳法眼普周沙界定心安○至第十二世慧經禪師入江西壽昌旁出一枝計二十八字 派曰慧圓道大興慈濟悟本傳燈續祖光性海洞明彰法界廣弘行願證眞常○經下又旁出博山大艤禪師復續一枝計二十字 派曰元道弘傳一心光照普通祖師隆法眼永播壽昌宗○其少林派計七十字 派曰福慧智子覺了本圓可悟周洪普廣宗道慶同玄祖清淨眞如海湛寂淳貞素德行永延恒妙體常堅固心朗照幽深性明鑒崇祚衷正善禧祚謹慤愿濟度雪庭爲導師弘汝皈玄路○又第六世旁出蓬鵲山興化寺一枝計二十字 派曰了因明祖道覺海永洪宣普度大千界同登般若船○又鵲山下至彼岸寬復新出一枝計一百二十字 派曰覺海永洪宣授傳宗正脈遐衍善慶福隆自性周

徧本來圓通眞智妙理淸淨澄明實相寂照慈憫利
生平等普度方廣權衡教啓賢哲戒行克功學緣悟
達法在信能止觀定慧聞思修崇莊嚴品位玄契參
同德充果滿佛圖續燈秉持心印師範寰中我願如
是世宜敎從彼岸爲祖貽訓雲仍嗣先昌後萬代常
興○又賈菩薩萬安禪師旁出一枝(計三十二字)派曰廣
崇妙普洪勝禧昌繼祖續宗慧鎭維方圓明淨智德
行福祥澄淸覺海了悟眞常○又虛照大師旁出一
枝(計一十六字)派曰弘子友可福緣善慶定慧圓明永宗
覺性○至無極明信禪師復續一枝(計一十六字)派曰性
能廣達妙用無方蘊空實際祖道崇昌○又萬松禪
師後立一枝(計二十字)派曰行從慧智立貫徹入環中化
統三千界弘開洞上宗○至智洪禪師又岔一枝(計二
十字)派曰智信定德寶志善了道行妙淨本明眞正法
惟思敬(又續新派)敬謹修持功成福慶緒續新燈圓通自
性普度大千權衡曹洞衣鉢傳來萬松祖令○又妙
相決定禪師復岔一枝(計二十八字)派曰淨薌香然喜敬
宗萬光瑞寶顯朗燈世界皓月宣圓照通天了道貫

乾坤

雲門派(計二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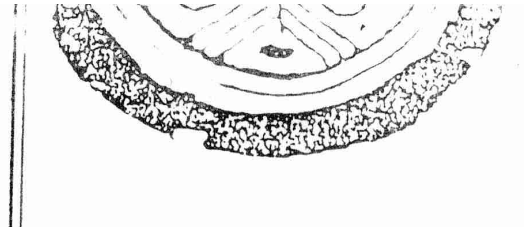
派曰優曇從廣政了性悟眞如德智圓通品方知紹
祖燈

法眼派(計二十字)

派曰祖智悟本眞法性常興勝定慧廣圓明覺海玄
淸印

以上五宗五派原宗大綱流行天下也其餘不
從正枝正葉接派分宗惟憑各人一時家風與
勝隨機自立一枝尚有三十餘家不知自何宗
岐至此俱無實考一槩不曾强入後人須明正
派切莫涉於別岐欲窮始末根本宜以斯爲指
南定式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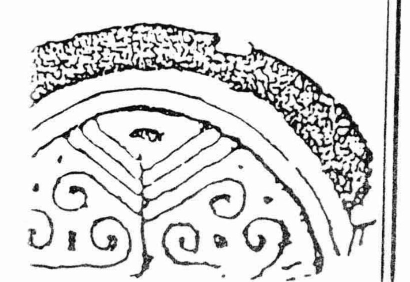
終南山天龍會集緇門世譜 終



南嶽單傳記

清・繼起弘儲表

南潛評



南嶽單傳記自序

詳夫釋氏之爲法於天下後世。一曰宗。一曰教。宗所以明道也。教亦所以明道也。迦文騰口四十九年。開疆闢土。末後以教外別傳之一宗。鄭重付飮光尊者。幷敕慶喜副貳傳化。次第二十六代。說法度人無算。機鋒往復。以貌取之。說通也。而宗眼在句身之外。非的的印心上士。不知其爲宗通。達磨氏荷法西來。法運在革。革轉而鼎。正位凝命。廓然無聖。匪從人得。天衢初開。言路不設。大用現前。勿存規則。如是五傳。而得根性猛利之獨撩。竝包東西。雙流幷注。南嶽應讖。出一馬駒。忽雷拔地。雲開九天。眞丹旗甲一新。直至於東山昭覺。吐詞刀鋸。豈是宗通。而焰中之雪。鐵縫之花。不主說通。而說通之用悉備。自漢明帝朝。佛法入中國。教之流行久矣。達磨氏荷法西來者。蓋以人心流轉。歷刼不停。門門生死。刹那立現。理障猶礙正知見。所貴一句當天。單刀直入。若復一意依通言詞之尙。則何有于教外別傳哉。後來確確悟明者。波瀾浩濶。雖方便說通。截流不負。日浸歲潤。忘心外馳。炫六代之繁華。昧唐虞之黼黻。久假不歸。烏知非有。弘儲痛念從上恩德。碎身罔報。作南嶽單傳記。表而出之。法子住堯封南潛克體師心。共圖返古。懸救方來。六十九代祖宗。實式臨之。繼住福嚴嗣法吳靈巖弘儲謹序

南嶽單傳記

福嚴禪寺嗣祖沙門吳靈巖弘儲表

始祖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刹利氏自天地更始。閻浮洲初闢已來。世爲王。佛歷刼修行。值然燈佛授記。於此刼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上生覩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至。乃降神於摩耶。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右脇誕生。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花。自然捧雙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自降生後。種種神異。具如經言。至四十二年。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卽於四門遊觀。

見生老病死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人於窓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曰不斷八苦不成無上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也淨飯王思甚遣其臣勸諭還宮者萬計確然不回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世尊自思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卽沐浴于尼連河天爲之偃樹世尊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藉坐景雲祥風四起紛披天魔念世尊道成且受折抑率衆作難窮現可怖可欲諸境世尊泊然不動以指按地地大震魔皆顚仆於是降之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乃於穆王三年癸未歲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時年三十三矣(或云成道于臘月八日以周正二月乃夏正臘月也)成道後六年歸爲淨飯王說法王大喜遣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表曰如今歷歷聽法者定當堯封潛曰一步一萬里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父號飮澤母號香至過去世爲金師値毗婆尸佛般涅槃四衆起塔有貧女得金珠懇金師爲補塔中佛像金面缺處相與發願世世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刧身皆金色及此世與紫金光尼復爲夫婦梵語迦葉波此云飮光蓋以身光名然夫婦皆淸淨自居無世間想旋復出家修杜多行會空中有神告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卽趨禮釋尊於竹林精舍佛言善來比丘而鬚髮自除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尊者破顔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敎外

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表曰有人以福智四事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隨其所欲滿八十年已後將滴水飲彼自爲不敎人爲者前來利益悉皆銷殞堯封潛曰天下老和尙打鼓升堂七十三八十四各各稱名道姓來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寔如來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梵云阿難此云慶喜以如來成道日生故名也尊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

表曰何處欠少一毫毛堯封潛曰饑逢王饍不能餐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摩突羅國人也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乃西域九枝秀草名出則聖人降生尊者生而此草出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至此林遂降二火龍龍受三歸遂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付法已卽隱于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于三昧中見毱多徒衆多懈慢乃往彼正之毱多見尊者至頂禮次尊者以右手上指卽有香乳自空而注問毱多曰汝識之乎毱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測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之知復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阿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於是毱多弟子皆伏而悔謝尊者復爲說偈曰通達

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

表曰念此百年質而不憚風露堯封潛曰多見饑寒在子孫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毱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持瓔珞縻尊者頸尊者出定取人狗蛇三尸化爲華鬘諭波旬曰吾此華鬘酬汝瓔珞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復三尸蟲蛆臭壞盡其神通莫能去之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復示偈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聞已即下天宮至尊者所禮足哀懺尊者曰汝自今而往於佛法更不相嬈乎波旬曰誓向佛道尊者曰汝可自唱皈依三寶波旬合掌三唱而三尸悉除踊躍作禮而去

表曰劒劒相害若爲論過堯封潛曰歸路羊腸

五祖提多迦尊者伽陀國人也初名香衆優波毱多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于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尊者來禮毱多求出家毱多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毱多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毱多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剃度授具足戒尊者生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毱多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因爲更今名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眞量尊者聞已踊躍述偈云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于天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我今復付汝尊者後至中印度法付彌遮迦說

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

表曰十年春草綠相思在方寸堯封濳曰朝聞鼓動暮聽鐘沉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國有八千大仙尊者爲首聞提多迦至率衆瞻禮謂提多迦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提多迦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尊者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提多迦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提多迦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提多迦乃付法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

表曰八臂三頭誰解看堯封濳曰桃符入土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彌遮迦遊化至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遇尊者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彌遮迦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尊者曰識我手中物否彌遮迦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尊者曰師識我否彌遮迦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尊者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彌遮迦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尊者置器禮彌遮迦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彌遮迦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後尊者法付佛陀難提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

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
表曰大空小空堯封潛曰兩稅百姓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辨捷無礙逾婆須蜜行化至國廣興佛事尊者於法座前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婆須蜜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尊者知師義勝心卽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婆須蜜遂與剃度而授具戒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尊者轉付伏馱蜜多法已忽起本座現大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
表曰海門山長安道茫茫煙水連芳草堯封潛曰放你橫說豎說無人塞你口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姓毗舍羅佛陀難提到其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難提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難提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尊者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難提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未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尊者聞偈已便行七步難提曰此子昔曾値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難提尋授具戒付法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尊者承難提付囑卽超身虛空散衆寶花說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
表曰若非閭闔頁販必定飄露伶俜堯封潛曰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
十祖脇尊者姓氏未詳處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夢白象載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乃生生而神光燭室體有奇香及長離穀食絕無穢滓本名難生後遇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以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九祖付法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初伏馱蜜多行化至中印度尊者父香蓋攜尊者而來瞻禮曰嘗有一仙謂此兒骨相

非常今遇尊者可捨令出家祖卽與落髮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粒現前

表曰山失孤峻水喪澄碧堯封潛曰古佛到這裡不肯住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父寶身有子七人尊者最少幼則與諸兄異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我則詣彼親近隨喜脇尊者從中印土來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尊者合掌前立脇尊者曰汝從何來尊者曰我心非往脇尊者曰汝何處住尊者曰我心非止脇尊者曰汝不定耶尊者曰諸佛亦然脇尊者曰汝非諸佛尊者曰諸佛亦非

表曰掘路上造佛堯封潛曰岣嶁山頭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富那夜奢教被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後至波羅奈國尊者來趨其會富那謂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聖者馬鳴紹吾法者也於是尊者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富那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尊者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富那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尊者曰此是鋸義富那曰彼是木義富那問鋸義者何尊者曰與師平出尊者却問木義者何富那曰汝被我解尊者豁然省悟遂求剃度富那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利國王以其國有一類裸人如馬裸露王遂運神通分身爲蠶以衣之後生中印土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懸記滅度後六百年馬鳴當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正是時遂付法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〇一外道索尊者論義集國王大臣及四衆俱會論場尊者曰汝義以何爲宗曰凡有言說我皆能破尊者乃指國王曰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服

表曰如向眼睛上下一釘相似堯封潛曰長七寸廣四寸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諳異論馬鳴大士於華氏國中轉妙法輪忽

有老人座前仆地馬鳴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馬鳴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馬鳴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馬鳴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馬鳴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馬鳴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放之令去魔不能動馬鳴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馬鳴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尊者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馬鳴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尊者曰我化巨海極爲細事馬鳴曰汝化性海得否尊者曰何爲性海我未嘗知馬鳴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玆發現尊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馬鳴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

尊者造無我論一百偈此論至處無不摧魔

表曰若報化邊論也他且不到這裏堯封潛曰鐺是鐵鑄

十四祖龍樹尊者亦名龍勝少則能誦四韋陀長而善知衆藝才辯神明迦毗摩羅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摩羅名請于宮中供養摩羅曰如來有敎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有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否摩羅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摩羅直前不顧盤繞摩羅身摩羅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摩羅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摩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于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摩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摩羅遂與徒衆詣彼尊者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摩羅曰吾非

至尊來訪賢者尊者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摩羅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尊者聞已悔謝摩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南印度有五千外道與大幻術王與國人靡然從之不知向佛尊者感慨易其威儀白衣持旛每侯王出則趨其前或隱或顯如是者七載王一日忽異之問曰汝何者而前吾行追之不得縱之不去尊者曰吾是智人知一切法王曰汝知諸天今何所爲尊者曰天今與修羅方戰王曰何以明之尊者曰頃則徵矣俄有戈戟手足自空紛然而下王遂大敬信命諸外道皆歸禮尊者尊者悉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付法於迦那提婆已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座凝然入寂及七日天雨舍利尊者復于座指空語衆曰昔拘那含佛弟子摩訶迦尊者有三願一爲佛時凡有聖士化度則天澍雨及其身皆爲舍利二大地所生皆堪爲藥療衆生病三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

表曰記得屬第六識不當無所說堯封潛曰說這不通方漢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龍樹至南印度國人多信福業樹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樹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人曰佛性大小樹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樹復于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尊者于衆中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尊者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樹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樹即爲剃髮命諸聖授具尊者傳佛心印猶以衆生不能信受其言爲憂乃訴于大自在天之像曰願神賜我使言不虛○至巴蓮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幡入彼衆中彼問尊者

曰汝何不前尊者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尊者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尊者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尊者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尊者曰元道我得汝寔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尊者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尊者曰汝名何等尊者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尊者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尊者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西天禁斷鐘鼓謂之沙汰經于七日尊者運神通登樓撞鐘諸外道衆一時共集至鐘樓其門封鎖乃問撞鐘者誰尊者曰天曰天者誰尊者曰我曰我者誰尊者曰你曰你者誰尊者曰狗曰狗者誰尊者曰你曰你者誰尊者曰我曰我是誰尊者曰天如是往返七度外道一衆知自負墮奏聞國王再鳴鐘鼓大興佛法

表曰種種生身我說爲量那個不同于經論堯封

潛曰河流湍逝谷風怒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國中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惟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値迦那提婆至國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乃問其故提婆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精勤供養得以享之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有九提婆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羅睺羅多隨師出家提婆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與剃髮得法已行化至室羅筏城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是寔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

表曰隔岸有山橫暮雨堯封潛曰何不剪斷白雲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

僧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羅睺羅多至城有河名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羅多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于彼處佛志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遡流而上至彼見尊者安坐入定羅多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羅多問曰汝心定耶身定耶尊者曰身心俱定羅多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尊者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羅多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尊者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羅多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尊者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羅多曰此法不然尊者曰彼義非著羅多曰此義當墮尊者曰彼義不成羅多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尊者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羅多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尊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羅多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尊者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羅多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尊者以偈讚曰稽首提婆師而出于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羅多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尊者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羅多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羅多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尊者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羅多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尊者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草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眞如惟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于是羅多命尊者付法眼偈尊者聞命敬奉勤至復說偈讚曰善哉大聖

者心明逾日月一光照世界暗魔無不拔○及尊者
攀樹化後諸羅漢欲移之不得以諸象力挽亦不動
遂就樹下焚之身焚樹更蓊鬱

表曰彼此出家兒莫遞相埋沒好堯封潛曰四顧
寥寥誰未可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
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
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閒靜語非常
童偕伽難提行化至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
常而不知其然難提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
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
頃至一峰下謂衆曰此峰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
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尊者持圓鑑直造難提前難
提問汝幾歲耶曰百歲難提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
尊者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難提曰汝善機耶尊者
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
決了之難提曰汝手中當何所表尊者曰諸佛大圓
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尊者父母
聞語即捨令出家難提携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
舍多聞風吹殿鈴聲難提問曰鈴鳴耶風鳴耶尊者
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難提曰心復誰乎尊者曰俱
寂靜故難提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
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
果亦復爾後尊者法付鳩摩羅多偈曰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于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表曰須知有相見底事否則上經家之義堯封潛
曰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
爲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聞憍
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故升梵天以根利故善
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降月氏伽耶舍
多至舍見有異氣將入尊者問曰是何徒衆舍多曰
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舍多良久
扣其門尊者曰此舍無人舍多曰答無者誰尊者聞
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舍多曰昔世尊記曰吾滅
從一千年有大士出現于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値

吾應斯嘉運於是尊者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付
法後度闍夜多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
當紹行化跡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
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于座上以指爪𠢐
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

表曰隨此則返彼順彼則逆此堯封潛曰日往月
來瘡痍轉多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智慧淵冲鳩摩羅多至中天竺
國尊者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
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
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羅多曰何足疑乎且
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
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
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尊者聞是語已頓釋所疑
羅多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
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
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

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尊者承言領旨
卽發宿慧懇求出家羅多曰汝何許人可白父母而
後出家尊者曰我國北印度也去此三千里然吾有
小術往返亦易遂行其術與羅多須臾達彼尊者既
聞其父母羅多與授具付法〇月氏國王聞師德風
躬詣問法修敬已請開演尊者曰大王來時好道今
去亦如來時王歎服

表曰足下烟生心兩隔堯封潛曰半夜裏道將一
句來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國人也姓毗舍佉父
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禱於佛塔母夢呑明暗二
珠因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
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曰回禮法身大
士光蓋疑之賢衆曰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
故吾避之然當一乳而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
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昔如來雪山修道芻尼巢于頂
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
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胎今無爽矣

後一月果誕二子尊者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闍夜多至羅閱城敷揚頓教時有學衆惟尙辯論尊者爲之首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淸淨無欲爲衆所歸闍夜多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闍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闍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尊者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闍夜多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爲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讚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尊者曰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于衷乎尊者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于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聞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闍夜多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表曰不覺翻然笑轉新堯封潛曰裁衫錯却領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姓刹帝利婆修盤頭行化至那提國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摩訶羅次卽尊者王問盤頭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盤頭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盤頭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卽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初那提國有惡象爲害尊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尙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盤頭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逼城王憂之盤頭曰王次出子患解矣王試命尊者出尊者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爲震動群象顚仆頓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安以尊者也王大敬信命尊者依盤頭出家盤頭卽與受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後尊

者法付鶴勒那卽踊身空中呈十八變返座指地而發一神泉復說偈曰心地淸淨泉能潤于一切從地而涌出徧濟十方世

表曰而今行脚底兄弟可信道凡夫情量如未經火生土坯相似堯封澘曰八萬四千毛孔一時開張幾人洞見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求子禱於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持金環云我來及誕而天雨花國王以其有神徵乳於宮中宮嬪育之卽分身各爲其子有千許王曰我無儲嗣將育爾爲太子今者千身孰爲正子哉言已一子放光忽皆不見而見於其父母家王莫能如何七歲覩民間淫祠惡其宰殺入廟叱之廟貌遂隳鄉黨稱之爲聖子至年二十二出家栖一林間九白誦大般若感鶴衆相隨摩拏羅至西印度國王名得度瞿曇種族事佛精進一日於行道處忽現一塔高尺四寸欲舉以供養竭衆力莫能舉王大會四衆問所由衆莫能知摩拏羅曰此阿育王塔感王精進故現耳王曰敢問法要摩拏羅曰佛法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王問三物七事爲何摩拏羅曰所去三物貪嗔癡所具七事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證人所以明了不明了以此耳王聞已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卽傳位太子出家七日而證四果摩拏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跡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摩拏羅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支國尊者曰汝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尊者爲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西印土摩拏羅尊者將至此信香也王與尊者俱西向作禮摩拏羅亦以手東向三點于地答之卽辭得度與其具通衆凌虛趨月支國尊者與寶印迎摩拏羅至王宮供養異日尊者問摩拏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于三世推窮莫知其本摩拏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嘗以旃檀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摩拏羅曰于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

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入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于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望之有汝即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爲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尊者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摩拏羅曰吾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乃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〇尊者三十得法行化至中印土爲其王無畏海說法感日月天子禮拜其前王目見之乃問尊者曰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

表曰從道場來從道場去什麼世界即無晝夜堯封潛曰化瓦礫之墟爲梵釋龍天之宮與夫裨販如來者異矣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博通強記事婆羅門有弟龍子爲鶴勒那尊者上足早夭將葬龍子衆力舉其柩不能動鶴勒那謂尊者曰昔汝弟欲冥福汝而塑一佛像汝方信婆羅門投于地今汝弟雖謝世德欲感悟汝故示斯異汝亟供像柩斯舉矣尊者奉命而柩舉未幾婆羅門師死尊者乃歸依鶴勒那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鶴勒那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鶴勒那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尊者聞是語已即入佛慧時鶴勒那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尊者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鶴勒那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鶴勒那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巳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尊者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鶴勒那乃密示之尊者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本習小乘禪觀其學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尊者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行般若孰爲不語而反佛說耶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淸白豈捨相耶謂執相者曰佛土淸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

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見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四衆皆服從惟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義屈憤悱而來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尊者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尊者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尊者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尊者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聞已遂作禮曰我于學道蓋虛勞耳尊者幸有以教我慇懃哀請尊者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眞解脫酬因答果世之業報于此法中悉不如是達磨達蒙尊者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尊者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詭爲釋子潛入王宮其王彌羅崛遂毀釋教秉劍至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恡于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吾父何故自取其禍延衆懺悔時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尊者與羅崛往世皆爲白衣以嫉法勝故陰戕于崛乃今償焉衆遂以尊者報體建塔

表曰曉夜懇苦後學初心有疑請問堯封潛曰甚麼劫中無祖師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母夢得神劍而孕既誕拳左手師子比丘方求法嗣遇寂行長者引尊者問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師子覩之卽以手接拳曰可還我珠尊者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師子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

令出家師子會衆聖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師子即謂之曰吾師密有縣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尊者得法已後至中印度國王迦勝設禮供養有外道無我尊先亦爲王禮重乃于王前論義冀勝謂尊者曰我辯默論不假言說尊者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尊者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者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尊者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名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尊者又名婆羅多那又名婆羅多羅此二名華云別業泉衆初中天竺王苑內有泉熱不可探王迦勝以問尊者尊者曰泉熱有三一下有熱石二鬼業三神業此神業也因命爇香臨泉爲其懺悔須臾有神見謝得度脫七日而泉清冷如常泉故中竺北竺復以二名紀之後法付不如蜜多不如蜜多問衣可傳乎尊者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化被十方何假傳衣

表曰非究竟不與闍黎堯封潛曰不可作沙彌行者見解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姓刹帝利南印度王子婆舍斯多至南天潛隱山谷王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長曰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次即尊者和柔而常嬰疾苦王以問斯多爲陳因果王敬信受有呪術師忌斯多寘毒食中斯多知而食之彼反受毒遂投斯多出家後六十載德勝即位惑外道說因詰斯多曰師子尊者已遇罽賓國王難何緣付法斯多出師子尊者所付僧伽黎示勝勝命焚之衣出五色光薪盡如故勝乃追悔致禮初勝欲抑斯多尊者往諫因囚之至是立出尊者尊者遂求出家斯多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尊者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斯多曰不爲何事尊者曰不爲俗事斯多曰當爲何事尊者曰當爲佛事斯多曰王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度

出家侍斯多六年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乃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尊者得法後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尊者至王問曰師來何爲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即化爲一大山於尊者頂上勢且下壓尊者指之山遽移在彼衆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怖懼懺禮尊者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王異日大治齋集諸外道懇尊者預會尊者初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胡來耶尊者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爲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衆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尊者爲演法即辭王曰化緣已終將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座現形如日

表曰兄弟得共林泉與道伴一處齧嚼此事也須慶幸始得堯封潛曰九萬里則風斯下耳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婆羅門子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曰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即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即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初不如蜜多于國演法時謂王曰王國有聖人當繼吾法一日王與不如蜜多同車而出尊者稽首於前蜜多曰汝憶往事否尊者曰我念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蜜多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却返此方即以昔因故名爲般若多羅付法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尊者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師獨爲何不轉尊者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表曰深深無底淺淺無源堯封潛曰旁照三天下正照四天下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土香至王尊重供養施無價寶珠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尊者欲試其

所得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祖曰此是世珠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于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其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器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菩提多羅獨于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尊者求出家受具得法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今名祖恭禀教義服勤四十年迨尊者順世演化本國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于彼遂囑弟子不若蜜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乃辭祖塔別學侶且謂王曰勤修白業吾去一九即回祖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禮迎供表聞武帝帝遣使齎詔迎請以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

表曰可以一掌置熟視之堯封潛曰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武牢人姬氏子父寂以無子禱祈既久一夕有異光照室母遂懷姬故生而名之曰光少時超然博涉載籍尤善談老莊後覽佛乘遂盡棄去依寶靜禪師出家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

心能難疑倒置

返香山終日宴坐又八年於寂默中忽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汝其南矣翌日覺頭痛如刺欲治之忽聞空中曰此換骨也往見靜述其事靜視之見頂骨嶢然如五峰秀出以有神異更名神光靜語祖曰汝相吉祥而神令汝南彼少林有達磨大士必汝師矣祖遂造少室參承達磨端坐面壁莫聞誨勵祖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値大雪祖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達磨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祖悲涙曰惟願和尙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達磨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能行難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祖聞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達磨前達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達磨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達磨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我與汝安心竟越九年達磨欲返天竺

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達磨曰汝得我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達磨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達磨曰汝得吾骨最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曰汝得吾髓乃顧祖而告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祖曰請師指陳達磨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玆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

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
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
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如訥今得汝傳授吾意
已終○祖往鄴都化導四衆皈依三十四載遂韜光
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
廝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
何關汝事

表曰枯杌鬼堯封潛曰無行走之路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北齊天平二年年
踰四十以白衣謁可大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尙
懺罪可大師曰將罪來與汝懺祖良久曰覓罪了不
可得可大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祖曰今
見和尙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可大師曰是心是
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祖曰今日始知罪
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
可大師深器之卽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
年三月十八日于光福寺受具自玆疾漸愈執侍經
二載可大師遂囑累付以衣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
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又曰汝受吾教
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般若多羅懸記所謂
心中雖吉外頭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今往酬之汝
諦思聖記勿罹世難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著信
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
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
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
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
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
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
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惟
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
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
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
知兩段原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
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
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

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延促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必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表曰猛虎鬚畔光自照珠堯封潛曰如下天狀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年始十四往禮僧璨大師曰願和尙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璨曰誰縛汝祖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祖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于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璨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餘年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卽適羅浮山師旣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六十年于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値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稍稍引去○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回以狀聞帝彌欽重

表曰與道有損有益堯封潛曰古人有不了之句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于道信曰法道可得聞乎信曰汝

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倘若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肎之即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擧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唐武德甲申歲道信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祖見骨相奇秀異乎常童信問曰子何姓祖曰姓即有不是常姓信曰是何姓祖曰是佛性信曰汝無姓耶祖曰性空故無信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嗣化於破頭山○後法付盧能已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

表曰纔施三拜便合知有二十下鐵棒堯封濬曰

闔閭中物颺不下

第三十三祖惠能大師姓盧氏父行瑫母李氏感異夢覺而異香滿室因有娠六年乃生毫光騰空黎明有僧來語祖之父曰此子可名惠能父曰何謂也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語畢不知所之祖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母婺居家貧甚幼則樵採鬻薪以養母一日負薪過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曰此金剛經黃梅東山五祖忍和尙恒教人誦此經祖聞語勃然思出家求法乃乞于一客爲其母備歲儲遂辭母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嘗讀涅槃經祖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持卷問字祖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請居寶林寺寺廢已久四衆營緝朝夕奔湊俄成寶坊祖曰我求大法止此何爲遂棄之抵黃梅參弘忍大師忍問曰汝自何來祖曰嶺南忍曰欲須何事祖曰唯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祖曰人即有南

北佛性豈然忍令隨衆作務祖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未審和尙教作何務忍曰這獦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祖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晝夜不息經八月忍知付授時至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于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忍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祖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尙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尙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祖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祖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祖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祖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祖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于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忍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忍語遂不之顧逮夜忍潛詣碓房問曰米白也未祖曰白也未有篩忍以杖三擊其碓祖卽以三鼓入室忍復徵其初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祖言下大徹遂啓忍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來淸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忍知悟本性謂祖曰不識本性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復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旣無種無性亦無生祖跪受訖問法則旣受衣付何人忍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

爭端止于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祖曰當隱何所忍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祖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忍大師送至九江驛邊令祖上船祖隨即把櫓忍曰合是吾渡汝祖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能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忍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祖禮辭南行者兩月至大庾嶺僧惠明本將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明先趁及祖擲衣鉢于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擧衣鉢不能動乃曰我爲法來不爲衣來祖曰汝旣爲法來可屛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麽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旨否祖曰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已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飮水冷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向甚處去祖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還至嶺下謂衆曰向涉崔嵬杳無踪跡當別道尋之趁衆遂散祖後至曹溪物色之者稍稍聞遂避難于四會之獵人隊中經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令守網有獲悉放每飯時常以菜寄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忽念說法時至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値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幡動不是風動仁者心動一衆竦然印宗延入上座徵詰奧義見祖言簡理當不由文字乃曰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祖曰然印宗作禮請衣鉢出示大衆令瞻禮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祖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表曰觀之又觀蟻子決定不食鐵堯封潛曰焰頭誇富貴

第三十四祖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生有白氣上屬天太史奏之高宗高宗問是何祥乎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高宗敕金

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年十歲惟樂佛書有玄靜三藏告師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年十五依荊州玉泉寺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習毗尼藏一日歎曰夫出家者當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遇同學坦然相與謁嵩山安安啓發乃直詣曹溪禮能大師能曰何處來師曰嵩山能曰什麼物恁麼來師無語經八載忽然悟乃白能曰某甲有個會處能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能曰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能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師旣得法侍能復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示衆曰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愼辭哉○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光歸何處師云如大德未出家時相狀一向什麼處去僧云成後爲什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表曰十八女兒不繫裙難得入地獄如箭堯封潛曰判官手裏筆

第三十五祖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世稱馬祖或云馬大師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於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於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定於衡嶽讓和尙知是法器就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師曰圖作佛讓取一磚於師菴前石上磨師曰磨作甚麼讓曰磨作鏡師曰磨磚豈得成鏡耶讓曰磨磚旣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師曰如何卽是讓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師無對讓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師聞示誨如飮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讓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讓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師曰有成壞否讓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

何成師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始居建陽佛迹嶺遷於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堂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却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表曰雲畟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堯封潛曰紫羅袋

重盛官誥

第三十六祖百丈懷海禪師生福州長樂王氏兒時隨母入寺指佛像問母此爲誰母曰佛也師曰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參馬祖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開盤蓋馬祖便拈起一片胡餅曰是甚麼如此經三年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馬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馬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馬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馬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回事問曰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馬祖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馬祖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座衆纔集師出卷却席馬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馬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馬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馬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馬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馬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馬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麏至○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峰僧禮拜師便打

表曰無人情不怕紊亂走他人打入叢林堯封潛

日不違顏咫尺

第三十七祖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淡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棘扉間曰太無厭生師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師異之進而與語多所發藥師須臾辭去嫗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馬大師已示寂遂往石門謁塔時百丈大師廬於塔旁乃往參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一日丈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師聞舉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師曰不然今日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師便禮拜○師一日揑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通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揑

表曰無二亦無三堯封濬日還見文殊也無

第三十八祖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而頴異長以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毗尼博賾經論俄而歎曰此濟世之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即更衣遊方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

和尙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
去須辭和尙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
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
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
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
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
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
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
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
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
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
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
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
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
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尙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
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
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
曰這風顚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

這風顚漢參堂去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
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
了將钁頭𣂪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
棒了也師又𣂪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
於世徑山有五百衆少人參請黃檗令師到徑山乃
謂師曰汝到彼作麼生師曰某甲到彼自有方便師
到徑山腰裝上法堂見徑山徑山方擧頭師便喝徑
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徑山這僧適來有
甚麼言句便喝和尙徑山云這僧從黃檗會裏來你
要知麼自問取他徑山五百衆大半分散師半夏上
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唵黑
豆老和尙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
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尙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
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
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
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
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師爲
黃檗馳書到潙山時仰山作知客接得書便問者個

是黃檗底那個是專使底師便掌仰山約住云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見溈山溈山便問黃檗師兄多少衆師曰七百衆溈山云什麼人爲導首師曰適來巳達書了也師却問溈山和尙此間多少衆溈山曰一千五百衆師曰太多生溈山曰黃檗師兄亦不少師辭溈山仰山送出曰汝向後北去有個住處師曰豈有恁麼事仰山曰但去巳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此人秖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師後住鎭州臨濟學侶雲集師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尙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尙三日前打普化作麼師亦打〇師嘗示衆曰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大德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卽過了也學人若眼定動卽沒交涉擬心卽差動念卽乖有人解者不離目前

表曰西水流急牯牛兒也好看取堯封瀋曰四目相覷

第三十九祖興化存奬禪師初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參濟問甚處來浦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褫他不成褫他濟曰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師曰和尙秖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尙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峰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靑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後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個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擧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

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你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亦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領旨雖同嗣臨濟嘗以覺爲助發之友臨濟寂後嘗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躱避得過

表曰香灰裏唯聞牛糞氣堯封潛曰士宿頷下髭鬚多

第四十祖南院慧顒禪師河北人也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有防禦使問長老還具見聞覺知也無師與一踏踏倒○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表曰祇這個帶累殺人堯封潛曰佇集如雲之衆

第四十一祖風穴延沼禪師以僞唐乾寧三年十二月生於餘杭劉氏少魁礨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應進士至京師一舉不遂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遊講肆玩法華

玄義脩止觀定慧夙師爭下之棄去遊名山到越州
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浙東來清曰還過小
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秦
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艨艟勢
列漢飛帆渡五湖清竪拂子曰爭奈這個何師曰這
個是甚麼清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
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
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即失便出
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
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騃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
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
竇親棲寶蓋東清曰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
篇章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曰
詩速祕却略借劍看師曰梟首甑人攜劍去清曰不
獨觸風化亦自顯顢頇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
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請
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秖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
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

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到黃龍龍曰石角
穿雲路垂條意若何師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原
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曰和尚低聲到華嚴嚴曰我
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
海樹嘴盧都北遊襄沔間寓止華嚴時僧守廓者自
南院顒公所來華嚴陞座曰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
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廓
出衆便喝華嚴亦喝廓又喝華嚴亦喝廓禮拜起指
以顧衆曰這老漢一場敗缺喝一喝歸衆師心奇之
因結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
廓使更見南院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
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
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
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
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
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
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
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

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
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
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
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
旨遂依止六年一日南院謂師曰汝乘願力來荷大
法非偶然也問曰汝聞臨濟將終時語否曰聞之曰
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
如師子兒見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
師曰密付將終全主即滅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
師曰親承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頷之
又問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師曰凡語不滯凡
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
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新出紅鑪金彈子簉
破闍黎鐵面門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芻草
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
奪師曰躡足進前須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
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
百花香又問曰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
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師隨聲
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
和爭赴截流機師曰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是第
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師曰
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爲可以支臨濟後唐長興
二年至汝水見草屋數椽依山如逃亡人家問田父
此何所田父曰古風穴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飢
衆棄之而去餘佛像鼓鍾耳師曰我居之可乎田父
曰可師入留止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檀
信爲新之成叢林僞晉天福二年州牧聞其風爲禮
致之上元日開法嗣南院僞漢乾祐二年牧移守郢
州師又避寇往依之牧館于郡齋寇平汝州有宋太
師者施第爲寶坊號新寺迎師居焉法席冠天下學
者自遠而至陞座曰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
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
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參
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
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

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汝一切掃却直教個個如師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覰著卽瞎却渠眼○師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頞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卽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摘其左膝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摘其右膝曰這裏是于時莫有善其機者

表曰不假記一字亦不用一功亦不用眨眼亦不用呵氣堯封潛曰從教鴨聽雷

第四十二祖首山省念禪師生狄氏萊州人也幼棄家得度於南禪寺爲人簡重有精識專修頭陀行誦法華經叢林畏敬之目以爲念法華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

正當恁麼時且道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又一日穴陞座顧視大衆師便下去穴卽歸方丈自是聲名重諸方首山在汝城之外荒遠處而師居之將終身焉登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師必勘驗之留者纔二十餘輩然天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作鋼宗偈曰咄哉拙郎君汾陽注曰素瀔條然巧妙無人識運機非面目打破鳳林關蕩盡玲瓏性著靴水上立壂泥自異咄哉巧女兒汾陽曰妙智理圓融擲梭不解織無閒功不立看他闘雞人旁觀審勝距爭功不自傷水牛也不識全力能負不露頭角

表曰有函有號有部有帙白日明窓夜附燈燭堯封潛曰飛簷楣瓦蕩摩雲烟寶鈴和鳴珠網閒錯

第四十三祖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相。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師歎之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師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擧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徹拊手稱善。然師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卷簟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於是大悟。言下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遊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剎請師擇之而居。師笑一夕遯去。北抵襄沔。寓止白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晩為歎。時洞山谷隱皆虛席。衆議歸師。太守請擇之。師以手揶揄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地苦寒。師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陞空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楚圓守芝號上首。○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麽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

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智孰能[illegible]同參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

表曰盡乾坤人口到這裏百雜碎堯封潛曰不當以其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第四十四祖石霜楚圓禪師出泉州清湘李氏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為老宿所呵以為少叢林師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耆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為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師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須厮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師詣昭昭揣其志必罵詬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師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眞個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喝之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大年顧令別點茶曰元來是家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良久又問如何是圓上座為人句師曰切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內翰二十拄杖年拊膝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師拍掌曰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悟時因緣否師曰唐明聞僧問首山佛法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只如此語意作麼生師曰水上掛燈毬年曰與麼則辜負古人去師

曰內論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
踍跳年乃大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問前言
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曰近得一道
人眞西河師子李公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大
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
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黎明謁李公公
閱謁使童子問道得卽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
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刋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
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
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李公乃出坐定問
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什麼處得此消
息李公喝之師曰野干鳴李又喝師曰恰是李大笑
旣辭去問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李曰何異諸方師
曰都尉又作麼生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
李又喝師曰瞎李曰好去師曰諾諾自是往來楊李
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唐明
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
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

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句師曰
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作噓聲年
曰眞師子兒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
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李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
金椁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
歸至筠州首衆僧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
謂師曰我偏參雲門尊宿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
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
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虛南原致師師不赴旋特
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
賢之住三年棄去之謁神鼎諲禪師諲首山高弟望
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
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獘衣楚音通謁稱
法姪一衆大笑諲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
曰親見汾陽來諲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
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諲
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諲老忘所問又
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

遂去證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師自
是名增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
所信敬證見延稱師知見可與臨濟會道吾席虛延
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爲法者集焉〇師
平生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宴坐橫
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來參扣者下語無有契其
機者

表曰不如休去歇去身心淳朴去堯封濬曰此是
西天祖師靈雙峰頂上鐵花生

第四十五祖楊岐方會禪師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
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竄名商
稅務掌課最坐不職當罰宵遁去遊筠州九峰恍然
如昔經行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爲大僧閱經聞法心
融神會能痛自折節依參老宿慈明禪師住南原師
輔佐之安樂勤苦及慈明徙道吾石霜師俱自請領
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而衆論雜然稱善挾楮衾入典
金穀時時憃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爲當依之雖久
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
明曰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
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搊住曰這老漢今日
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
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
曰你且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
丈禮謝明呵曰未在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
失所在師闞其出未遠卽撾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
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乎師徐對曰汾
州乃晚參也慈明無如之何慈明遷興化因辭之還
九峰萍實道俗詣山請住楊岐時九峰長老勤公不
知師驚曰曾監寺亦能禪乎師受帖問答罷乃曰更
有問話者麼試出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
裏一任橫拖倒拽爲什麽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
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胡盧相似當衆勘驗看有
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得個同
參師曰同參底事作麽生勤曰楊岐牽犂九峰拽耙
師曰正當與麽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無語師托
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上堂楊岐

作住屋壁疎滿牀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人樹下居○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

表曰謹奉一文爲謝將來堯封潛曰燦如日星

第四十六祖白雲守端禪師生衡州葛氏幼工翰墨不喜處俗依茶陵郁公剃髮年二十餘參顯禪師顯歿會和尚嗣居焉一日師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上人受業師師曰茶陵郁和尚曰吾聞渠過谿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之否師即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會大笑起去師愕視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野狐者乎師曰見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於是大悟於言下辭去徧遊廬山圓通訥禪師見之自以爲不及舉住江州承天名聲爆燿又讓圓通以居之而自處東堂師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訥公厭閑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曰師師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昔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閑房舒州小剎號法華住持者如籠中鳥不忘飛去舒守聞師高風欲以觀其人移文請復居之師欣然策杖來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遷居白雲海會陞座顧視曰鼓聲未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個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上帶出來底早已參差須有辨參差眼方救得完全有麼乃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著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著爲甚麼鼻孔不正爲尋常見鼻孔頭了所以不肯發心今日勸諸人發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風峻拔如此○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葢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

表曰不用低頭思量難得堯封潛曰得于荒寒平
遠

第四十七祖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
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
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
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
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玄奘
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乃通其難
師曰冷煖則可知矣如何是自知底事遂往質本講
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
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
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云
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
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個村齋中
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
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
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個譬喻說似你你
一似個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個匾擔向十字街頭

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討云若如
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
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
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徑
造白雲端曰川藞苴汝來耶師拜而就列一日舉僧
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
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
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一日有僧
見磨轉遽指以問師曰此神通耶法爾耶師褰衣旋
磨一帀僧無語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
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
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
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
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
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
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
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
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

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
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
表曰跋涉數州迢遞千里連披疏文不暇審詳堯
封潛曰吳山碧楚江碧
第四十八祖昭覺克勤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
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
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
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
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
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
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
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溈喆黃龍
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
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
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
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
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

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
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
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
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
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
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
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西來祖師意庭前栢樹子
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杆鼓翅而鳴復自謂
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
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
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
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
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
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
復出峽南游時張無盡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
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
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
萬復萬浩然無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

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師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四年前見他恁麼地乃至來金山陞座也祇恁麼地打一個回合了又打一個回合祇管無收殺如何爲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劍相似將一柄出了又將一柄出祇要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那裏祇管將出來弄

表曰吹大法螺擊大法鼓堯封潛曰溫柔敦厚詩教也

第四十九祖虎丘紹隆禪師和州含山縣人生而岐嶷絕俗九歲謝父母去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遇長蘆淨照禪師參扣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錄撫卷歎曰想酢生液雖未能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謦欬爾於是欲訪之復至寶峰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胸示之曰和尙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因留年餘廼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參堂度一夏心甚器重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啖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

重稱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抵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竪拳曰還見麼師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圓悟復曰見個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自此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挍叅衆盡得圓悟之祕師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褒禪山繼受請住城西開聖建炎之亂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曇之輻湊川奔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於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上堂僧問古人到這裏因甚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

表曰報不報之恩堯封潛曰香風惹衣裓

第五十祖應菴曇華禪師生江氏蘄之黃梅人幼而奇傑骨目聳秀童稚即厭世故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爲大僧又明年錫杖參訪首謁隨州水南遂和尚染指法味徧歷湖南北江東西所至與諸老宿激揚無不投契上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拊勞痛與提策服勞趨走惟恐後會圓悟入蜀指見彰教隆于宣隆移虎丘師實爲先馳未半載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爲人處機關深固運用恢廓言句之出皆越格超量道聲藹然洽於叢林未幾禮辭遊戲諸方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蘄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末乃住天童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普說小參問答勘辨之際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辨操縱殺活尤號明妙飽參宿學一近摳拂亦汗下心死恨見之晚先意出力辦所難集以申報効

舊嘗領徒典刹者皆晦匿名跡以得寓巾鉢於下陳爲幸○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瘂蘇州人獃常州人打野大宋國裏只有兩個僧川僧浙僧其佗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

表曰將今視古鎖斷奔馳堯封潛曰喬木故家四方觀聽

第五十一祖密菴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頴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偏參知識後謁應菴於衢之明果菴孤硬難入屢遭訶一日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菴頷之未幾辭回省親菴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呑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埰根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末幾詔住徑山靈隱晩居太白○上堂一個葫蘆纏倒地滿地葫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禪今日閻湊得恰好

表曰進之須以禮退之須以禮堯封潛曰敢把指頭指著

第五十二祖破菴祖先禪師出蜀廣安王氏從羅漢院德祥出家聞緣老宿住昭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菴頭有人麼師云無人語未竟緣劈胸與一拳云你聾師忽有省出峽依澧州德山涓落髮尋受具徧參諸方至蘇之萬壽値雪夜坐自念行脚十年矣尙不能徹去正悶悶間不覺鐘動趨後架舉頭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旣而見水菴一於雙林水菴問西天鬍子爲甚麼無鬚師云非雙林不舉此話水菴云今日撞著個作家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慙色水菴遂拓開師云勘破了也逮水菴謝事遂往見密菴於烏巨菴命師典客偶菴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師聞豁然大悟次日菴遇師於衆寮前謂師曰總不得作伎倆你試露個消息看師厲聲曰方丈裏有客菴呵呵大笑菴遷蔣山師侍行相從凡五載盡得旨要辭歸蜀菴以偈送之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扣玄關頂門戳瞎金剛

眼去住還同珠走盤已而南至婺門尙書楊公輔以臥篔請居之辭去徧遊於吳華藏遯菴演金山退菴奇

隱笑菴悟徑山蒙菴聰皆分第一座命說法歷住常州薦福眞州靈巖吳中秀峰穹窿楊和王請住湖州資福約齋居士張公請爲廣壽慧雲禪寺開山住持六座道場〇上堂曰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是禪禪

表曰辨得五天梵語底選一人上座來堯封濳曰吹火長尖嘴

第五十三祖徑山師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登具戒出遊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堯首座晴堂高弟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提前話有省辭去依佛照於育王東菴照問曰何處人師曰劒州人照曰帶得劒來麼師隨聲便喝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甚無賓剃髮故人以烏頭子目之未幾聞破菴住蘇之西華秀峰遂往見焉有純願者入室次橫機不讓菴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至如此菴曰豈不聞道我肚飢聞板聲要喫飯去遂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破菴居靈隱第一座復往從之因侍破菴遊石筍菴菴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菴曰用捉他作甚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在侍傍平生礙膺之物頓釋嚴雲巢居吳郡穹窿遷瑞光及台州瑞巖皆延師分座師在瑞巖忽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源專使至迨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彤貌與曩昔所夢無異繼遷焦山升雪竇連被旨移育王徑山師居徑山二十年儲跱豐積有衆如海雖兩丁火厄而旋復舊觀號法席全盛〇上堂若論個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

表曰忖思有幸處而在句語之外堯封潛曰拋擲播遷混于沙石

等五十四祖仰山祖欽禪師婺州人十六爲僧十八行脚聞天目和尚久侍松源是松源的子必得松源說話詣淨慈懷香請益目特示黃檗接臨濟因緣又云混源住此山時我做蓋到方入室他日現成公案未入門來與你三十棒了也但恁麼看師時未領厥旨日尋常請益末上有一炷香禮三拜謂之謝因緣我這一炷香不燒了也依舊自作意坐禪三年脇不沾席一日纔上蒲團面前豁然如地陷自此淨粿粿地半月餘日動相不生然於中夜睡著無夢無想無聞無見之地又打作兩橛凡古人有義路句語則理會得如銀山鐵壁者却都不會師雖久在徑山無準和尚會下每遇入室至佛祖爪牙輒無下口處如是十年遊浙東一日佛殿前行擡眸見一株大栢向來凝膺之物撲然而散見無準於徑山因鑄鐘令作疏語師成偈曰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輥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準即俾居侍司自是聲動叢林出世潭州龍興遷湘西道林處州佛日台州護聖湖州光孝逮住仰山道遂大顯○上堂曰一見便見一得永得展手曰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潭州內外有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千萬萬往往來來一任東西南北

表曰蕩除鑑覺詞氣脫略乃今而後未可知也堯封濬曰折釵股差遜屋漏痕

第五十五祖天目原妙禪師吳江人姓徐氏母周夢僧乘舟至而娠其生也在宋嘉熙戊戌離襁褓輒喜趺坐見僧愛戀十五歲懇父母出家投嘉禾密印寺法住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父兄至巍然坐不顧二十二見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口體俱忘或如厠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扃鐍而去時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朝夕護侍惟謹時雪巖欽和尚寓北磵塔欣然懷香往扣方問訊即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自此參扣無虛日欽每問阿誰與你拖個死屍來聲未絕即打欽赴處之南明師即上雙徑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

目不交睫一日少林忌隨衆詣三塔諷經遽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眞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遮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個死屍到這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爲甚麼打不得師拂袖便出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迤邐由國清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寓日過曇問曰那裏來師抛下蒲團曇曰狗子佛性你作麼生會師曰抛出大家看曇自送歸堂暨欽挂牌於道場開法於天寧師皆隨侍服勞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一生做個癡獃漢決要這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

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在龍鬚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擣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烟絕咸謂死矣雪霽見師宴坐那伽甲戌遷武康雙髻峰學者雲集菴小難容拔其尤者居之丙子春衆避兵四去師獨掩關及按堵啓戶兀然如昔於是戶履彌夥應接不暇乃有楖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之語己卯春腰包宵遁直造天目西峰之肩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巖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法昇等追尋繼至爲葺茅蓋頭未幾衆復集師造巖西石洞營小室如舟從以丈衡半之榜以死關上溜下淖風雨飄搖絕給侍屏服用不澡身不薙髮截甕爲鐺併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法子罕瞻視乃有三關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下語不契閉門弗接○普請上堂禪不在參道不須悟動轉施爲山嶽鼓舞孟八郎漢便恁麼去爭似西峰搬石運土

表曰弗觀其華唯食其實亦可以不失其宗矣堯封潛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第五十六祖天目明本禪師杭之錢塘人姓孫母夢無門開道者寄籠燈其家翌日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能言即歌讚梵唄凡嬉戲皆佛事九歲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夜則常行困以首觸柱自警居近靈洞山時登山顚習禪定甫冠閱傳燈錄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沙門明山者指師往參高峰妙和尙妙峻冷不假人辭色一見讙然欲爲祝髮師以父命未許妙曰可舉闍夜多尊者因緣勸喻未幾誦金剛般若至荷擔如來處開解內外典籍皆達義趣年二十五從妙薙染於師子院明年受具又明年觀流泉有省詣妙求證妙打趁出會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尙討童男女時如何妙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洞然陸沉衆中無知者妙書眞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兒得半邊鼻傳參徒詣師請益衆由此知歸淮僧子證嘗問妙諸弟子優劣妙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松江瞿霆發施田建寺於蓮花峰號大覺正等禪寺妙將遷化以寺屬師師辭於是五山缺主席當事致書屢請師皆力辭至於窮崖孤洲草栖浪宿屏遯其跡而避去之然而四方學者北殫龍漠南極六詔西連身毒東窮搏桑皆裹糧躡屩萬里犇走而輻湊赴師者逮無虛日南詔僧玄鑑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便悟昔非洞明大法方圖歸以倡道而歿於中吳鑑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易教爲禪奉師爲禪宗第一祖○示衆曰瞻在前忽在後竹雞晝啼華鯨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

表曰三復之歎其滴水能敵巨海堯封潛曰燧人氏鑽火將以烹飪饗上帝而秦始皇用以焚古圖

書非火之咎也
第五十七祖千巖元長禪師出越之蕭山董氏世業
詩書父九鼎母何氏晩而生師欲棄之鞠於嫂謝七
歲誦外傳諸書經目成誦出入路炬矱如成人父嘗
曰　子當以文行亢吾宗諸父曇芳學佛於富陽法
門院乞師爲嗣謝不從未幾師遘疾甚革謝禱於觀
音大士曰佛幸我慈俾此兒不死令服洒掃役終身
詩已師汗下而愈遂使從芳遊時年始十七益求良
師友摩切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曰此非出世法也復
從授經師學法華經至藥王品問曰藥王旣然二臂
曷爲復現本身耶授經異之年十九薙髮受具戒走
武林習律於靈芝寺律師問曰八法往來片無乖角
何謂也師曰胡不問第九法乎律師曰問律而答以
禪眞大乘法器也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入衆天目
本亦在座遙見師卽呼謂曰汝日用何如師曰唯念
佛耳本曰佛今何在師方擬議本厲聲叱之師遂胡
跪作禮求示法要本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繼往縛
菴靈隱山中雪庭傳召師掌內記師下筆成章五釆

交粲見者歎服餓棄歸將十載一旦喟然曰生平氣
志尤塞乾坤乃今作甕裏醯雞耶復造靈隱三年因
往望亭聞鵲聲有省亟見本具陳本復斥之師憤然
來歸夜將寂忽鼠翻猫飯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披
衣待旦復往質於本本問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
食猫飯本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本曰破後云何師
曰築碎方甓本乃微笑視師曰汝宜善自護持棲遯
巖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旣受付囑隱天龍之東
菴聲光日顯諸名山爭相勸請師與弟子希昇杖錫
踰濤江而東至烏傷之伏龍山見山形如靑蓮華乃
卓錫巖除誓曰山若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
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初伏龍山有禪寺號聖壽
廢已久師入山時鄕民咸夢有異僧來遂相率登巉
巖披蒙茸以訪見師晏坐不動邑大姓各爲伐木搆
精廬以安師尋因舊號建大伽藍重樓傑閣端門廣
衍彌映林谷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
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莫不奔走膜拜咨決心學留
者恒數百人至有求道之切斷臂師前以見志者師

各隨其根性而爲說法○上堂曰貴買廬陵米大做鐵餕餡普請諸禪流堂中自呑咱呵呵呵聊表殷勤莫嫌冷淡

表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堯封潛曰遠山皆與之同聲

第五十八祖蘇州萬峰時蔚禪師溫州樂淸金氏子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末有光燭室鄭懼欲弗擧祖母育之襁褓見僧輒微笑合掌父母度不可留使禮越之永慶寺講主昇公出家時年十一嘗誦法華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有省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非一切世間境界可比遂入杭受具參止巖禪師于虎跑巖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因入達蓬山卓菴佛跡寺舊址晝夜參究至忘寢食一日聞寺主宗公擧潙山踢倒淨瓶話忽契悟乃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咄這鈍漢好與三十棒聞千巖和尙道風遂行脚到伏龍巖上堂擧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師出震聲一喝拂袖而出巖便下座請師居第一座未幾付以衣偈初住蘭溪嵩山後遷蘇州萬峰一日○上堂展兩手云大開方便門請從這裏入復握雙拳曰閉却牢關說家裏話且不開不閉又作麼生良久斂僧伽黎下座

表曰少室道行光騰後裔適當危寄猶班班足徵堯封潛曰是疾驅急擊之時

第五十九祖寶藏普持禪師一日問慧旵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旵向前問訊叉手而立師呵曰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

表曰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堯封潛曰照出雄心憑蠟燭染來詩色是湘山

第六十祖東明慧旵禪師年十四禮丹陽妙覺寺湛然出家受具後徧參諸方末至雲間松和尙處于本參有所見終不肎諾自誓不徹證不已因禪定六晝夜偶出定擧首覩長松豁然尋至蘇州玄墓見杲林和尙針芥相投復指見寶藏持和尙具陳悟因持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得泊在這裏一日有所省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持乃未點首服

勤甚久㒸得其道乃蒙印可潛隱杭州安溪古道山三十年影不出山高風遠播四來羣至諸方宿德爭趨座下師誨勵無少倦一言之出莫不洽然有省未幾遷湖南淨慈道益大行辛酉六月廿七日忽命侍僧點平生衣物估唱飯僧一衆知師無意住世請留偈師笑曰有幾句閒言無人相著至二十九日辰時辭衆跏趺而逝停龕七日顏貌如生依法荼毗獲舍利無數明瑩如珠

表曰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堯封潛曰胃管他月之大小歲之餘閏

第六十一祖金陵東山永慈禪師姓余氏蜀成都縣名族齠齔見僧轍喜棄俗趨彭縣大隋山景德禪寺投獨照月公剃染月寂師襄塔事畢入西山八載行脚首依太初和尙一日問父母未生前那個是你本來面目師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後出峽赴京受牒復還金陵靈谷掛搭雪峰和尙請充首座制解造武林受具後於東明昱和尙兩掌下開悟乃展具珍重三拜而出昱曰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這僧

表曰而我沙門一切時一切地不整理人家手脚堯封潛曰有一轉語還有人答得麼

第六十二祖金陵高峰智瑄禪師久依東山海舟和尙末後付正法印得殺活拈來總現成之記因本瑞來參師問甚處人瑞曰四川師豎拳曰四川還有這個麼瑞曰無師曰因甚却無瑞曰非某境界師曰如何是你境界瑞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瑞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汝當第一

表曰大唐國裏宗乘有一人舉唱大地人失却性命堯封潛曰諸人從朝至暮說千說萬不是說不到

第六十三祖金陵本瑞禪師南昌鍾陵江氏子隨父商潁州偶厭世相遂信步至荊門殿無說能公剃染爲沙門令看萬法歸一話乃徧參耆宿與全首座者同行至襄陽道中偶聞老嫗喚猪聲全說偈曰阿娘墻內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撈破這些關棙子阿娘依舊是婆婆師疑滋甚一日病中聞僧舉大慧臨

滅因緣頓明全公偈意入蜀見梵山雪峰諸老多所發藥益臻玄奧末後見金陵高峰和尚橫機不讓拂袖便行瑄撫而印之

表曰約甚麼體格商量堯封潛曰當時聽衆甚難歸立

第六十四祖玉泉明聰禪師邵武光澤縣人姓奚母吳氏將誕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辭之夜半遂生師而病僧是夜道亡里人咸謂此僧再來十七從隱菴得度二十受具精毗尼兼修止觀深究唯識等論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宿問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此理如何師依文對老宿訶罵而去師因疑情頓發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表曰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個甚麼事堯封潛曰突然起得許頭角

第六十五祖圓通德賓禪師金臺錦衣吳氏子幼孤情質近道弱冠入寺聽講華嚴大疏至十地品如來無輪王時捨國城妻子頭目手足因感悟禮廣惠能公出家既落髮徧參名宿一日渡溪失足墮水衣履俱濕更衣呂家店默坐忽聞婦人買子有省遂造關嶺謁玉泉聰呈所得明日入室聰曰上座昨日許多絡索向甚處去也師擬對聰笑曰鷂子過新羅師復問曰十聖三賢已全聖智爲甚不開斯旨聰曰如何是斯旨下語皆不契因臨泉洗菜忽一莖菜墮水逐水團轉捉之弗得遂豁然喜躍來歸聰以玄沙未徹語勘之師曰賊入空房聰曰不得草草師便喝拂袖而出後辭關嶺入楚參大覺圓公覺崗高儀貌豐碩辭音如鐘住山數十年不與人事禪門巨匠也師侍覺數月朝夕扣擊覺老拈放風轉方便莫測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便悟覺曰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何名正當恁麼時外道悟個甚麼師擬對覺以手掩其口曰止止師挂崗在師曰可謂東土衲僧不若西天外道遂作偈曰自笑當年薔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覺爲助喜未幾回關嶺聰付以法印諭出世〇上堂拈拄杖曰有麼有麼時有一僧

出作禮師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麽曰某甲一言未措何爲多口師復打曰再犯不容

表曰塗毒鼓置之幾百年矣又一撾也堯封潛曰

塞北風霜緊江南雪不寒

第六十六祖荊溪禹門正傳禪師姓呂氏溧陽人也年十九從善權樂菴和尙薙髮看父母未生前話無所入刻苦歷二七日一夕經行纔就坐聞琉璃燈光爗爆豁然有省乃曰古人所謂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非虛語直造燕都參笑巖和尙通所得語未竟巖忽趯出隻履曰向這裏道一句看師無語立簷下自夕達旦巖出見喚師師回首巖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乃大悟服勤數載禮辭南歸巖書從上源流付之臨行覆以一笠曰無露圭角還荊溪唐太常凝菴請住禹門禪院示衆佛法二字不是偶然亦非特意悟底人信手拈來自然貼體隨分道出自然恰好老僧昔居臺山有僧問三賢尙未明斯旨十地那能達此宗如何是斯旨老僧鳴指一下曰會麽僧曰不會老僧又鳴指一下曰知麽僧曰不知老僧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其僧矍然致敬倒身三拜直趨而去俊哉這僧如此去還曾悟也未時悟西堂出衆禮拜曰夜深天寒請和尙歸方丈師曰推開叉手得當是時北宗盛行衲子相見不齒向上師孤任單提激冷之風儼然汾州〇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語辨驗方來三十年衲子士大夫罕契其機

表曰左證古今爲之增氣堯封潛曰千里持來呈舊面

第六十七祖明州天童圓悟禪師出陽羡蔣氏生而淵穆凝重歲遇春明駘蕩動世無常之想家世具正信少卽切慕向上究覽六祖壇經永嘉集二十六見堆柴橫突慢然有省棄家宅從禹門傳和尙出家卽至荷擔法道之志腰鎌肩耒人不堪其勞求道彌切於古人所謂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不能釋然恍恍惚惚昭昭靈靈終未得安穩秋日過銅棺山頂頓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盡大地覓纖毫過患不得于前時

所見古人因緣宛爾不同走三千里省傳和尚于京師傳問老僧離汝三年有甚新鮮佛法麼師曰有傳曰拈出來看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曰汝分上又作麼生師曰得得來省覲傳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抽身便出一晚入室傳纔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師便出傳曰此子如傷弓之鳥見弓影而馳又一晚傳問今月是大盡是小盡有者曰小盡有者曰大盡師曰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一早室中侍傳和尚語話出應供堂同學問室中舉何因緣師便擾倒飯桌一日傳和尚索師始末因緣師據實錄呈傳閱竟曰已有半卷語錄也師接得火之師辭傳傳曰此去適意處不得住不適意處急走過師佩記南行由蘇齊淮南北三吳達浙西路雙徑天目苕雲諸山無不探幽索隱罔當其意者渡錢塘至于會稽訪周海門陶石簣與佛法相見二公欽懾折節問道留山堂日就智證臨別海門握師手曰師五十已上道滿天下師曰有與麼事渡南海窮天台龍湫諸勝回禹門傳陞座召師師近前傳學起拂子曰諸方還有這個

麼師震威一喝傳曰好喝師連喝兩喝歸位傳顧師曰更喝一喝看師即出法堂明日傳擂鼓上堂以大法印付之一日傳曰汝其爲我扶佛法師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〇〇〇〇〇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傳大笑傳臨寂命師繼住斂銑闍彩三年泯泯心喪同時抱奇負氣者易視之一陞座一衆拜伏歷住天台通玄秀州金粟福州黃檗越州鄮山明州太白禪宗自元迄明千巖元叟楚石南堂愚菴諸老以來五宗一綫寸縷千鈞師赫然震耀海內外川搖嶽動道起十世之衰上堂豎拂子曰見麼只此拂子已刺破釋迦老子眼睛了也衆中莫有眼見如盲口說如瘂者向金不博金處道將一句來良久曰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坐當軒孰敢窺上堂若據個事正如青天白日充塞圓滿直是無人廻避處亦無遮障得且道既無迴避遮障因甚等閒問著十個五雙不知喝一喝曰祇爲分明極上堂天童這裏不敢虧人你有半斤稱你八兩你有十尺量你一丈養痾蘇州北禪誕日上堂山僧六十有五素來不涉迷

悟無端痢疾三年累得通身骨露若人如是證明管取超佛越祖示衆舉大慧禪師道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不知生死來去謂之生死事大山僧不然只這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消息又曰諸佛衆生本無異相只緣迷悟見有差殊迷時本體不曾迷悟時本體不曾悟迷悟都不干本體之事迷時則全佛而全衆生悟時則全衆生而全佛全衆生而全佛衆生不見諸佛之名全佛而全衆生諸佛不見衆生之相諸佛不見衆生之相故諸佛何曾度一人衆生不見諸佛之名故衆生度盡恒沙佛衆生度盡恒沙佛衆生與諸佛無殊諸佛何曾度一人諸佛與衆生不異如是舉手所指縱目所觀諸佛衆生水中鹽味色裏膠靑○僧參自敘雲門博山相見機緣將畢師咳嗽一聲唾地曰你道道看僧罔措師連棒打出一日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搖頭曰老僧頭癢曰還有奇特也無師展兩手

表曰十成點出天人眼一著平空起古今堯封潛曰泰山日觀峰觀日出黃河一線若在山阯

第六十八祖蘇州鄧尉山三峰法藏禪師降生錫山蘇家父道垂先生諱蘭母周生而屹然負大志五歲聞道垂先生論孟子浩然之氣神思奮發十一禮佛方投地心如洞開矢志出家萬曆十九年辛卯師十九歲尙寶薛公敷政素奇師爲鬻禮部牒得度德慶禪院研究首楞嚴修觀音耳根圓通閒討河洛著五經參同四書參同諸書一時倡道諸名賢顧端文高忠憲輩有麟鳳之目一日侍御錢公啓新與尙寶薛公立臺搖艇子到門舉楞嚴圓覺諸經論問師師曰楞嚴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瞿曇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核去盡送在人口裏多不解吞又云但能轉物卽同如來臨濟德山又豈能過之圓覺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而今諸家浩浩說禪爭能許便捷二公甚擊節師器量邁越不易自肎諸憮然曰宗乘中事自問理會也理會得說也說得只一事未在敵他生死不得遂決志行脚圓具徧參無當意隱虞山三峰參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會窓外二僧夾籬拗拆大竹聲若迅雷乃大悟復深研玄要之旨從梅蓓蕾閉關疽發于背不覺忽推窓見黃梅墮地千門萬戶劃然天開師痛念臨濟之道歎曰非我則從上大法墜於地矣乃握一黑漆竹篦不顧身命亡曉夜開發學者一時稱三峰爐鞴四方抱道宿望之士及賢士大夫爭集其門座下得法乳名重叢林者若干人嘗示衆舉雲門大師曰禪非意想道絕功勳汝等諸人怎麼生參乃曰日升之時明徧天下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死活也不知過在阿誰隨打露柱一下曰諸惺惺著示衆舉雲門齋次將胡餅一咬曰咬著帝釋鼻孔帝釋害痛師乃笑云且道三身中那一身覺痛人中來底菩薩終隔一層天中來底菩薩試道看衆無對一齊打趁云得恁不識痛癢示衆舉盤山和尚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乃云直得露柱立地放屎知者謂師擅臨濟綱宗括雲門作用于是徑山歸宗諸名刹皆虛席盡禮迎住而師力辭甲子秋見悟和尚于金粟悟特上堂舉黃檗參百丈丈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丈曰子以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祇貴單刀直入師出衆便喝悟曰好喝師又喝悟曰汝試更喝一喝看師禮拜歸位悟復顧師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階下漢僧曰請師接上階德曰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便出堂即日請師居第一座遂嗣法金粟出世歷住杭州安隱淨慈秀州真如吳江聖壽蘇州北禪鄧尉行世語錄三十卷廣錄五十卷

○安隱示衆曰機先一向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著是汝諸人立命處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脚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諸方目爲五決旨

表曰拗折秤衡將甚麼定斤兩堯封潛曰大陽已在箕三度好用陶唐太乙盤

第六十九祖衡州南嶽般若寺退翁弘儲禪師出通州李氏帝高陽之苗裔虞士師咎繇後忼慨重大節父孝敏先生諱嘉兆母高師降生前一日高夢梵相僧授金環而生乳名曰金四歲撫于祖母孫終日兀坐自語語不可解鏘然成文聽者駭之七歲聞祖母學佛之訓切憂生死不樂章句方外有道之士至必見見必深叩岸然莫當其意會若昧法師從匡廬歸提唱東林遠法師蓮社遺旨師結伴刻漏修淨業二載終疑禪宗慨然曰大丈夫一事不知猶以爲恥況如來大法不干門萬戶一躍而開非夫也遂踰城越海投三峰藏和尙剃染圓具逾年侍藏開堂杭州安隱師自期七日明道至第六日危立如塑像堂中開靜見兩行僧對問訊驀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徹底現前亟趨方丈藏望見顏色曰看箭師喝藏曰看箭師又喝藏起立大呼曰看箭師放身倒時華嚴鴻和尙燒香曰儲兄何不禮拜師卽下去藏當晚小參師方作禮藏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恰恰今朝臘月初三藏問與趙州衫子同別師曰一滴水一滴凍藏問如何是奇特事適大殿撞鐘師曰鐘聲咬破七條藏一日上堂師出問闢天人深域一往已見全提振今古洪模此時願垂一語藏曰剛道點頭猶未是纖毫不了亂縱橫師曰金毛師子相逢著未必輕輕放過伊藏曰行脚若還不帶眼難免海外覓浮漚師點頭三下藏和尙齋時舉趙州道老僧三十年不襍用心除二時粥飯是襍用心處遂指鉢內外曰是飯襍用心是箏襍用心師點胸曰是伊襍用心藏曰罪過師作禮曰弘儲自今更不敢答話也一僧問同學雪生曰紅日出時兄作麼生雪生請師代師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今靈隱禮和尙適城中回雪生理前問禮答亦如是老和尙聞之擊案賞曰二子當起吾宗師服勤又三年益臻玄奧藏乃書臨濟正宗記付之首住常州夫椒山祥符寺法堂揭五宗要旨室中出十二種日旋三昧以驗方來一時東南衲子賢士大夫目爲龍門師志發古人曳杖入天台由天封慧明深入東掖山跡三年不出爲天台文邑侯可紀請住國淸始開堂一香供藏和尙道益

大上堂曰汝等遶四天下行脚盡謂我求心且道心是何物老僧於無數量中略露些文彩心是日處空照有無定跡心是月光涵實鏡淸高絕心是星運斗旋貫爽曜靈與麼昨朝則有今日則無也不然心是雨花木普滋含笑蕋心是風錦繡山川披拂中心是雲舒卷乾坤越機新心是雷發蟄一聲幽谷開汝等迢回還識心麼直饒量取河沙算他過去未來現在無有窮盡臨濟先祖又道眞正學道人念念心不間斷噓噓心之一字刀刀莫辨魚魯難分晩參舉雲峰悅和尚一日謂僧曰汝問訊了一邊立地是什麼道理師云未必善因而招惡果復曰靈岳今問大衆汝等禮拜了兩行立地是什麼道理一曰某甲若說道理遭人怪笑一曰也不較多一日不可兒戲一日冒以小緣妨于大事一曰是上古風規是今時樞要一曰不得作佛法商量一曰尚爲流通一曰衲子難謾師乃云眼目洞然是誰不然更儗踏步落花滿前晩參七十二峰各住本位三萬餘頃去不知方我輩林下人月聽其自白風聽他自淸一向申申夭夭樂此

太平時節有粥有飯諸人還甘也無若甘去驀地卒風暴雨如何避得過若不甘無事不可生事千個作團萬個作塊我也不敢錯怪你你也不要錯怪人上堂舉明教大師曰秋初夏末莫道我不向你諸人道大家看火燭師曰我要打明教三十棒賊發火起何日無之因什只在秋初夏末老僧只要這老子知時節莫道爲你諸人說喝一喝曰去上堂拈起拄杖云達磨心宗傳至今日稍不著便又是明日卓一下曰更待何日上堂佛法徧天下惟善決擇則庶乎其不差矣看看春雲如鶴飛青舞絲春山如沐彈冠攝服春草如錐處囊不欲春波如矢捷赴大壑道人任運春至說樂非不知老之將至潤生留惑歷住台州興化靈石天寧瑞巖蘇州靈巖堯封虎丘淮陽龍華秀州金粟南岳福嚴諸剎行世上堂語錄四十卷廣錄六十卷餘錄三十卷樹泉集報慈錄甲辰錄各十卷雪舟集二卷浮湘錄五卷南嶽單傳記五卷南嶽勸古一卷師以如來大法爲己任刻苦祖宗家政單提第一義爲法施直欲剜人肺肝而還之古所至雲擁

雨集然師無留意唯喜靈巖峻立雲濤聳出七十二峰之表居獨久〇建立六成就八要門以六不容定法禁上堂曰腰軟背酸難立久纔近繩床瞌睡來面前大好山脚下俊衲子一齊攢簇著如逼債相似抖擻肚裏零星究竟收拾不下再三無計可施略與諸人評議一不得截生死流二不得踞祖佛位三不得互分賓主四不得馳騁問答五不得曲順機宜六不得平懷常寔豈不聞纖芥不留猶是交爭之法拈拄杖卓一下曰漢家雖有三章約爭似靈巖六不容

南潛表曰西乾東震得幾個不受整理又曰具衲僧眼目不然

南嶽單傳記終

南嶽單傳表後序

我臨濟氏承南嶽之明命兼統五宗以照耀南天下于諸宗獨尊黃檗謂臨濟曰吾宗到汝大興于世潙山舉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及潙固問仰云一人指南令行吳越遇大風即止後風穴得念法華咸以爲小釋迦再來此臨濟之統潙仰宗也臨濟在黃檗會中睦州爲第一座無多子佛法實發軔於睦州而雲門失脚在睦州門縫秦時𨍏轢鑽便見紅旗閃爍識者謂臨濟雲門最初同步此臨濟之統雲門宗也汾陽行脚中見七十一老宿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其示石門徹禪師五位偈所謂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早在龍袖拂開象王行處之前浮山遠禪師至大陽機契大陽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付之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俊鷹入夢前讖方符此臨濟之統曹洞宗也江河地中行飛濤合赴楊岐白雲以臨濟克家兼有雲門之作略雪竇以雲門幹蠱實本臨濟之裁成推其變通灼其同異以抉開佛祖之心髓則可以定宗眼矣日在尾宿二度老和尚表南嶽單傳成以示南潛南潛表其後序成復示南潛南潛序其後

舊吳靈巖法子住堯封南潛謹書